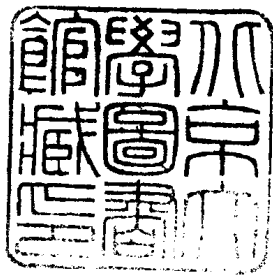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四三冊目次

昭代芳摹三十五卷

〔明〕徐昌治撰
明崇禎九年徐氏知問齋刻本

.....
一

昭代芳摹三十五卷

〔明〕徐昌治撰

明崇禎九年徐氏知問齋

刻本

南京圖書館藏

序

臣聞作史之道必有資於

家學辨史子長皆世職那

管以故史漢二編軒輊時

古蓋文人之作貴撰矣創

史氏之筆尚信尚因故思

唐因室者也延嘉目太師

者也虞預以王隱為因蕭

嵩以吳兢為因歐宋以劉

昫為因夫不得所借材必紀

述和邈碑版湮其難久

載華以悅者不得其以訖

是哉

朝建陽之治我之百年自

太祖以神武而馳騁猶

成祖以孝思而平內難

列聖相承蔚乎藻華凡以治

之大如天潢戚里兵農錢

穀九逾士馬之宅耗太倉水

衡同寺之會計與夫撲時

考律水利屯田河渠水運
禮之是法一哀之於寔錄
前代史與實錄於然然
垂

本朝善史而以實錄為史

故借資者往之於於因此止
地位陽生都琅琊以善格
考而慨然也臣昌治少承父
兄之訓竊見

高皇帝掃強天之實於宇內

剪犀離之亂於四方制禮
樂定郊祀設壁雖黜異端
肅宮壺而嚴官寺罷村禱
而正神祇崇禋祿禱而定曆
數昧矣朕朝日晏忘在神
謀睿慮決勝萬里凡詔誥
命之標觚立就皆瀉正高簡
洞達物情洵乎再闢乾坤
聲備人紀者於乃善

文皇以周公東征之師定在

錫京之業牧多南羅涉道
通西域靖北胡述祖德表
聖經置肉陶儒臣制法王
兵柄海外移否者得三十
國鳴呼休哉至于封豕以
紹祀懿文釋方策心禁而
思用鍊安非甚善治身克
有此以故

英宗之擇建庶人之累也

憲宗之後帝郎也

世宗之正一也仁經義緯
孝性成格于皇天昭乎
且難以重僕教者寧塵跨
漢轉周凌高滯夏哉嘗
晚實銘法樣克棟却車朱
克有死士林銘此不得祝
列聖之茂勳而聖史舛濫
譏鬼環東莞西蜀筆削
幸南臣猥以洛誦得聞咨

謂故實上二三百餘年
撰筆書稍異以甄序

先烈顯顯風聲卓犖初

就東謀諸練水陸舟車

隨心揚權乃新禽之誠

不啻再之而斯編猶存似

有法持者曰法者古與見

總治少因變讀於家卷也

見於

國討賊以身殉者新

聖天子褒郵之典氣於一時

日願名青史或名媿忠烈

而臣世受

國恩父書徒讀九旬膝下

日方紫正慚福者之未結

敢附論評之昭誓子庶幾

田父先成踴尋煩領難付

信棄奇于以羽翮

鴻猷揚托

帝載名其書曰方等美矣

分洛蜀而寓康澤因述
 敗而生感概此彙者聖釋
 所以治讓臣公亦有年立存
 固是為一成而已不形于已德
 和也

崇祿九年丙子歲季冬
 望既武原舉人臣徐
 昌治書於知同齋



凡例

- 一 編年編月
- 一 分綱分目
- 一 開明年號於中格以便披閱
- 一 大詔誥大奏疏一一收錄
- 一 召對廟謨敘述悉備
- 一 建文帝遜位照致身錄元本而年號不遺
- 一 成祖文皇帝未登寶位仍書國號
- 一 景皇帝遵舊廟號
- 一 獻皇帝未遵舊稱仍書國號
- 一 表題策題雖不標名具載顛末
- 一 名臣列傳列傳
- 一 九邊漕河要害俱詳
- 一 禱祥災眚及慶禮賑恤歷歷攷覈
- 一 隨時隨地附刻忠孝廉節
- 一 名儒崇祀隨氏敘錄

昭代芳華卷目

太祖高皇帝紀

一卷

壬辰起兵元至正十二年至
辛丑年

二卷

壬寅元至正二十二年至
乙巳年

三卷

丙午至
丁未吳元年

四卷

戊申洪武元年正月
太祖高皇帝即皇帝位

五卷

庚戌三年
辛亥洪武四年至
甲寅七年

六卷

乙卯洪武八年至
庚申十三年

七卷

辛酉洪武十四年至
丙寅十九年

八卷

丁卯洪武二十年至
庚午二十三年

九卷

辛未洪武二十四年至
戊寅三十一年閏五月

十卷

皇太孫即皇帝位

建文紀

巳卯建文元年至
壬午建文四年六月

十一卷

文皇即皇帝位

成祖文皇帝紀

癸未永樂元年至
癸巳十一年

十二卷

甲午永樂十二年至
甲辰二十二年八月

十三卷

皇太子即皇帝位

仁宗昭皇帝紀

二十五卷

甲戌正德九年
辛巳十六年四月
世宗即皇帝位

世宗肅皇帝紀

二十六卷

壬午嘉靖元年至
巳亥十八年

二十七卷

庚子嘉靖十九年至
丙寅四十五年十二月
皇太子即皇帝位

穆宗莊皇帝紀

二十八卷

丁卯隆慶元年至
壬申六年六月
皇太子即皇帝位

神宗顯皇帝紀

二十九卷

癸酉萬曆元年至
壬辰二十年

三十卷

癸巳萬曆二十一年至
甲辰三十二年

光宗貞皇帝紀

三十一卷

乙巳萬曆三十二年
丙寅四十八年八月
皇太子即皇帝位

三十二卷

庚申八月為泰昌元年至
九月
皇太子即皇帝位

熹宗愍皇帝

三十三卷

辛酉天啓元年至
壬戌二年

三十四卷

癸亥天啓三年至
乙丑五年

三十五卷

丙寅天啓六年至
丁卯七年八月
聖上即皇帝位

昭代芳華卷目

末

昭代考墓卷之一

武原臣徐昌治編述

太祖高皇帝

壬辰元至正十二年

聖主高皇帝起於濠州

帝之先江東句容朱家巷人，皇祖熙祖始渡淮家泗州，皇考仁祖淳皇帝與太后陳氏徙濠之西鄉，後遷太平鄉，生四子，上季子也，時苦多病，仁祖欲度為僧，太后不欲，至上年十七

芳華

卷六

知問齋

時值旱瘦，父母三兄相繼病歿，上孤立無依，乃遵先志，遂托身皇覺寺，在寺多異，徵逾月，僧乏食，散遣徒衆，上乃游江淮，嘗夜陷麻湖中，遇羣兒呼迎，聖駕叱之不見，崎嶇三載，仍歸寺中，四方兵起，潁州劉福通、蕭縣李二、羅田徐壽輝等各擁衆，剽掠定遠人郭子興，與其黨孫德崖等攻陷濠城，據之，元將徹里不花率兵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為盜，以邀賞，百姓益洶洶不安，其豪傑咸投入城以自保，上乃祝伽藍神卜筮，得吉，遂以三月朔入

濠門者疑為謀，執見子興，子興見上狀貌奇之，與語太悅，留參謀，謀凡有征伐，即命往往輒勝，子興日益親信，遂以所育馬公女妻之，馬公與子興為刎頸交，有李女術者謂當大貴，子興撫如已出，馬公尋卒，子興為女擇配，遂妻之，即高后也，上在甥館，湯和委心推翊，為萬夫長，

上過臨淮，郭山甫驚異，急具饌與交歡，備陳天表之異，他日貴不可言，山甫後語謂兒曰：吾視若曹皆可封侯，今始知昔以此公耳，宜謹事之。

三月元虞討方國珍不克，歸不華為台州路，

國珍使其戚黨陳仲達僞降不華，具舟張受降旗，乘潮下，垂與國珍遇，呼仲達語，仲達目動氣索，不華覺其詐，手斬之前，搏賊船，格殺五六人，羣賊至，欲擁過國珍船，不華瞋目叱之，奪刀殺賊，賊攢槊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謚忠介。

徐壽輝攻破武昌，沔陽，蒙古威順王寬德、公兀等棄城走，推官俞述祖死之。

徐壽輝破江州，蒙古總管李黼戰死。

輔治城隍收器械募丁壯分守要害請兵于江西行者以扼賊衝不報武昌既陷賊乘勝破瑞昌船廬蔽江而下江西大震乃令以長木數千貫鐵椎于杪暗植沿岸水中賊舟數千艘順流鼓譟而進遇椿木不得動輔以火箭射之焚溺無算時東際淮甸西自荆湖守臣往往弃城遁獨輔守城中外接絕而賊勢益熾輔引兵登陴賊已焚西門張弩射之轉攻東門輔急往救賊兵已入矣猶與之巷戰力不能敵乃揮劍叱之曰殺我無殺百姓州民

漢武 三 知開卷

聞之哭聲震天謚文忠

七月徐壽輝兵襲杭州蒙古江浙參知政事樊執敬戰死

時董博霄從平章教化征安豐乘勝攻濠州會朝廷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教化問計博霄曰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為備宜急攻之教化不能決諸將亦難其行博霄拔劍顧諸將曰相君狂是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博霄麾壯士突前諸將相繼夾擊凡

七戰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皆死遂復杭州八月蒙古右丞相脫脫破蕭縣李二於徐州屠其城李二將趙均用彭早住奔濠州脫脫命賈魯圍之上與子興極力拒守

癸巳元正十三年

上招延豪杰於是鄉里壯士徐達等數十人率先歸附

左列二十四將皆濠產後竝為開國元勳封公侯

徐達 湯和 吳良 吳瑄 曹聚

華雲龍 鄭遇春 郭子興 郭英

李新 張龍 張瑄 謝成

三月元命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

里失里招諭國珍請授之官時劉基為浙東行省都

事建議謂方氏首亂宜捕斬之執政多受國珍賂

罪基擅作威福竟授國珍徽州路治中弟國璋廣

路治中國英信州路治中督令之官國珍疑懼擁船

據海道阻絕糧運

元復以國珍為海道漕運萬戶國珍為衢州路總管

自是國珍雖受元官實擁兵據有溫台慶元等路五月張士誠陷高郵稱王國號周改元天祐

知府李齊不屈士誠怒使曳倒槌碎其膝而剛之時論大廷三魁若李備秦不準李齊皆不負所學云

上率徐達等略定遠

張家堡有民兵號驢牌寨上與費聚等三百人

抵其營以計取之得壯士三千有秦把頭者聚眾

於豁鼻山結寨復以義招降之得八百餘人定遠

考墓

卷一

知府齊

穆大亨初起義兵為元攻濠不克元兵潰散大亨獨以二萬餘眾屯橫澗山上命花雲等夜襲破之大亨乃舉眾降

定遠人馮國用丰儀峻整器量恢豁弟國勝美貌

長軀勇毅多智兄弟並喜讀書尤喜讀孫武子講

論兵法夜分不寐因亂里人推為義長立寨保障

鄉曲至是遇上略地至妙山國用率所部來

上見而奇之曰爾被服若是其儒生耶因問定天

下計將安出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真帝王之

部願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命將四出掃除羣寇救生靈於水火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上大悅曰吾意正如是遂待以心膂俾兄弟皆居帷幄國勝後改名勝

定遠人李善長來謁上見其為長者禮之與語

竟日皆合上大喜遂留幕下甚見親信上從

容語長曰方今羣雄竝起非有智者不可與謀議

吾觀羣雄中持策崩及謀事者多毀左右將士將

士弗得效其能以至於敗主者安得獨存故相繼

考墓

卷一

知府齊

而亡汝宜鑒其失務協諸將以成功無效彼所為也遂與俱攻滁陽下之時廬州合肥人吳復沈鷲少言笑勇略過人遇亂聚眾立寨保護鄉里至是率所部伏謁上命領前鋒

定遠人丁德興歸附德興驍勇善戰面黑貌偉

上以黑丁呼之六月從攻洪山寨敵兵數千德興

所率者纔百人一鼓而破之

上將兵取滁州

時花雲為先鋒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於道顧後

騎尚未至欲退不可雲提劍躍馬衝上橫衝其陣而過賊大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濠州人趙德勝來謁狀貌魁偉膂力過人能馬上運槊捷疾如飛上喜其才勇即命為帳前先鋒兄子朱文正及姊子李文忠來歸上喜甚文忠時年十二見上牽衣而戲上曰外甥見舅如見娘也即取文忠自養育擇師教之與沐英皆賜姓朱氏英定遠人年八歲因兵亂父母俱亡焚然無依上見而憐之與孝慈皇后撫育之為子

芳華 卷一 洪武 七 知開書

至是十歲矣

六月 上駐節滁陽

彭早住趙均用遣人邀上將兵守盱泗以二人僮暴淺謀難與共事辭不往二人尋相吞併戰士多死早住亦亡惟均用專據濠州狼戾益甚子興勢孤遂將其所部萬人至滁州見上所將兵號令嚴明軍容整肅大悅

蒙古立子愛猷識理達臘為太子

秋七月泉州兩白練海水日三潮○劉健擒賊

江西賊王善既陷羅源因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濬募壯士與其子健拒賊數與鏖戰濬中箭墜馬健下馬掖之俱被執濬罵賊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收濬屍飲瘞健歸請帥府兵以復讐弗聽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為工商流丐入賊中夜半發火大噪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害其父者張破四并擒善及陳伯祥獻於帥府磔之

蒙古哈麻進西番僧獻淫戲僧教元主行房中運氣之術以西番僧為司徒伽

芳華 卷一 洪武 八 知開書

璘真為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元主日從事其法廣取女子惟淫戲是樂及選宮女一千六人按舞名為天魔舞元主諸弟八郎者與哈麻妹塔秃魯帖木兒及老的沙等十人號倚納皆有寵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君臣宣淫而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皇太子既長深疾二僧

甲午春正月汴河水五色如繪三月方解

九月蒙古命右丞相脫脫督諸軍擊振士誠

冬十月蒙古脫脫分兵寇六合滁州我 太祖高皇帝帥耿再成禦却之

元帥脫脫克高郵分兵圍六合六合遣使求救於滁郭子興不答 帝曰六合受圍無救必斃六合既斃次將及滁遂帥師東之六合與耿再成守瓦梁壘元兵攻壘數四每垂陷輒又完壘苦戰元兵疑之 帝又以計給之元兵不敢迫遂引去既而元兵復大至將攻滁州 帝設伏澗側令再成佯走誘之渡澗伏發城中鼓噪而出內外夾擊元兵

勇塞

卷一

洪武

九

知問齋

大敗滁城得完時馮勝趙德勝胡大海皆來從時有鐵冠道人精數學謁 上曰天下擾擾非命世之主未易安也以今觀之非明公而誰 受命應在千日內

蒙古哈麻喉御史袁賽因不花劾脫脫削其爵安置淮安

哈麻有德於脫脫汝中栢譖之脫脫改為宣政院使哈麻深銜之至是喉賽因不花等劾脫脫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為已用半朝廷之官

以自隨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廣鄙貪淫玷

污清臺詔至軍中龔伯璉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脫脫曰天子詔我而不從是我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既聽詔頓首曰臣至愚荷天子委以軍國重事早夜懼弗克勝一旦釋此重務上恩所及深矣即出名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以聽月闕察兒等節制客省副使哈刺答曰丞相此行我輩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遂拔劍自刎而

勇塞

卷一

洪武

知問齋

死

蒙古製船舟於內苑

又自製宮漏精巧絕出人意皆前代所未有

乙未

元至正十五年宋主韓林兒龍興元年

正月滁師乏糧

諸將謀所向 上曰困守孤城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子與命張天祐將兵前行耿再成繼後約相距十餘里候天祐青衣兵薄城舉火為應再成兵即鼓

行而趨天祐兵從他道就食遂誤前約再成候之過期不見舉火意天祐必已進遂率衆直抵城下元平章也先帖木兒急開城以飛橋縋兵出戰再成不利中矢走衆皆潰元兵追三十餘里至千秋壩會日暮收兵還天祐等始至與元兵遇急擊之元兵敗走追至和州小西門天祐湯和等奪其橋而上登城大呼也先帖木兒乘夜遁去遂據其城子與聞再成兵敗大驚俄又報元兵至遣使來招降子與益恐時守兵單弱上令合除三門兵於

芳華

卷一

洪武

十一

知問齋

南門使填塞街市呼使者入叱使膝行以見子與諭之多失辭衆欲殺使者上謂子與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謂我怯殺之以滅口是速其來也不如縱之歸揚以大言彼必畏憚不敢進王從之縱之往元兵明日果遁去時子與猶未知和州已拔命上率徐達李善長曉和陽兵至界始知天祐等已破城據之上乃入撫定城中報子與遂屬上總守和陽初諸將破和陽暴橫多殺人城中民夫婦不相保

上爲之惻然卽召諸將凡軍中所得婦女悉還之於是夫婦皆相携而往室家得完民大悅

三月子與卒上統其軍

虹縣人鄧愈來附命充管軍總管

濠州懷遠縣人常遇春來歸遇春性剛毅多智略奮力過人狀貌奇偉年二十三困臥田間夢神人披金甲擁盾呼之曰起起主君來忽寤見上騎從至與其徒乞歸附上喜其勇壯用以爲先鋒上駐和陽既久謀東渡江取金陵

芳華

卷一

洪武

十二

知問齋

時患無舟楫適廬州巢縣人廖永安與其弟永忠俞廷玉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淵趙伯仲與其弟庸合肥人張德勝葉昇無爲人桑世傑和州舍山人華高等各率舟師來歸上大悅謂李善長曰吾衆已數萬所乏者糧欲渡江乏舟楫永安等以舟師來附良應我機始天意也遂定渡江之計六月朔上率諸將渡江

時因北風順諸將舳舻齊發舉帆頃刻達牛渚上先抵采石磯時元兵陣於磯上上麾將士以

進常遇春奮戈先登諸軍從之元兵敗走遂拔采石乘勝徑取太平路

上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為戒輯軍士榜及入城張之通衢皆愕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即斬以徇城中肅然

八月徐達等取溧陽諸縣

九月丁亥上第一子生

蒙古哈麻殺其故相脫脫脫脫器謀宏遠好賢禮士至于事君始終不夫臣節

蒙古之大臣何以遇之

芳幕 卷一 洪武 十三 知問齋

我師攻集慶路降將陳瑄先叛與蒙古合兵拒戰于秦淮水上瑄先尋伏誅

瑄先來攻太平高皇帝遣徐達鄧愈湯和引兵

迎戰復命別將潛師由間道繞出其後夾擊之瑄

先腹背受敵大敗遂擒瑄先高皇帝釋不殺與

之語瑄先詐為招辭陰實激之不意其眾據降自

念失計心不自安及聞欲攻集慶私謂其部曲曰

汝等攻集慶毋力戰埃我得脫還當與元兵合有

以其謀告者帝曰吾久知其不誠然殺之恐失

豪傑心乃召瑄先謂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任汝

所適不相強也縱之還我師克溧陽縣瑄先既歸

收其餘眾屯于板橋陰與元福壽合我師進攻集

慶元帥張天祐等至方山瑄先遂叛來拒戰於秦

淮水上我師失利天祐郭元帥皆戰死郭元帥子

與之子也瑄先追襲我軍於漢陽經葛山鄉鄉寨

民兵百戶盧德茂惡瑄先反覆謀殺之遣壯士五

十人衣青衣出迎瑄先瑄先不虞其圖已與十餘騎

先行青衣兵自後擊之仆地拊梁刺之瑄先死我

芳幕 卷一 洪武 十四 知問齋

師克蕪湖置永昌翼

丙申春正月太陰犯昴○徐壽輝據漢陽為都○

蒙古哈麻雪雪伏誅

二月張士誠陷平江

我師攻蒙古蠻子海牙于采石大敗走之

元中丞蠻子海牙復率舟師進扼采石江以阻絕

南北欲伺間攻太平帝率常遇春等擊之時元

舟聯絡江上勢甚盛乃令遇春設疑兵以分敵勢

而以大兵薄之及戰遇春率舟師衝其中敵舟分

為二我師左右縱擊飛礮中敵舟輒糜碎自辰至午戰益急敵大敗碎獲萬計盡得其舟艦蠻子海牙以餘衆走集慶自是元人扼江之勢遂衰

三月我太祖高皇帝克金陵改集慶路為應天府陳瑄先之子克先合淮兵二十萬屯碭方山與海牙茂才等相擊帝命廖永安馮國用先攻兆先營大破之遣拔其僱擒兆先盡降其衆得兵三萬六千人擄其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帝覺其意至暮令其悉入衛屏曹

芳華 卷一 十五 知問齋

人於外獨雷滿國用侍郎榻旁帝解甲酣寢達旦疑懼者始身乃相語曰既活我又以腹心待我何可不盡力圖報庚寅進兵集慶未及城五里諸軍鼓譟而進元兵皆破膽行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戰我師擊敗之將士以雲梯登城城中莫能走遂克之福壽督戰不已遂死於兵平章阿魯灰叅政伯家奴及集慶路達魯花赤達尼連恩等皆戰死蠻子海牙走投張士誠水寨元帥康茂才苗軍元帥尋朝佐許成劉哈刺不花海軍元帥葉撒及

阿魯灰部將完都等各率衆降凡得軍民五十餘萬帝入城悉召官吏父老人民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並起生民塗炭汝等處危時朝夕惴惴不能自保吾率衆至此為民除亂耳汝宜各安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禮用之居官慎毋暴橫以殃吾民舊政有不便者吾為汝除之於是城中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以廖永安為統軍元帥命趙忠為典國翼元帥以守太平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

芳華 卷一 十六 知問齋

之置上元江寧二縣是月有兩日相盪○方國珍降于蒙古為海道運糧萬戶兼防禦海道國璋為衢州路總管○我師克鎮江改鎮江路為江淮府金陵既定帝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能禁戢士卒為民患明日召諸將數以管縱士卒之過欲置之法李善長懇救乃免於是命徐達等將兵以往戒之曰汝等體吾心戒戢將士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達

等頻首受命丙申徐達湯和張德麟廖永安等進
兵攻鎮江丁酉克之達等自仁和門入號令嚴肅
城中宴然民不知有兵康茂才率所部三千餘人
以從征

夏六月彰德李質如黃氏先是有童謠云李生黃氏民皆無家○太陰

犯鼻○我師克廣德路改為廣興府

秋七月張士誠陷杭州

諸將奉我 太祖高皇帝為吳國公

遣使聘鎮江秦從龍

芳華

卷一

洪武

十七

知問齋

從龍字元之洛陽人仕元累遷江南行臺侍御史
會兵亂以老避居鎮江王師將下鎮江 上謂徐
達曰鎮江有秦元之才器老成為吾詢訪致吾欲
見之意達果得之而還 上即命兄子文正以白
全文綺往聘之既至 上親至龍江迎之以入自
是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皆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濬
間問答甚密常稱為老生而不名
我師攻常州獲張士誠弟張九六誅之
達帥師攻常州遺薄其壘且遣使來告賊已窘迫

請益師以薄之 帝復遣兵三萬往助之於是達

軍於城西北湯和軍城北張彪軍於城東南士誠

遣其弟張九六以數萬眾來援達曰張九六狡而

善鬪使其勝勢不可當吾當以計取之乃去城十

八里設伏以待仍命總管趙均用率鐵騎為奇兵

達親督師與九六戰鋒既交均用鐵騎橫衝其陣

陣亂九六退走遇伏馬賊為先鋒刃國寶王虎子

所獲

八月徐壽輝陷衡州○我師圍常州及士誠戰于城

芳華

卷一

洪武

十八

知問齋

南大破之○上如鎮江謁孔子廟遣儒士勸民農桑

丁酉三月 我師克常州

韓林兒將毛貴攻破膠萊諸州山東郡邑皆陷

時濟南告急元董搏霄宣慰山東乃提兵赴濟南

大破毛貴兵于城下時有嫉搏霄功者請之令守

河間長蘆搏霄北行曰我去濟南決不可保毛貴

果取濟南山東遂陷搏霄方駐南皮縣魏家庄毛

貴兵猝至搏霄拔劍督戰賊兵突前搏霄被刺無

血惟見白氣衝天是日搏霄卒元御史張禎上疏

陳十禍以輕大臣解權綱事安逸杜言路離人心
濫刑獄六者為根本之禍以不慎調度不資羣策
不明賞罰不擇將帥四者為征討之禍自四方有
微調兵六年初無紀律又失激動將帥因敗為功
指虛為實大小相購內外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選
功求賞則同所經之處鷄犬一空貨財罄盡且河
南一省今所存者不過三四縣而江淮千里所在
蕭條如此而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使天雨粟地
湧金朝夕且不能保況以地力有限之費而供將
帥無窮之欲哉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
節而禁屠宰皆虛名也今天下兵起殺人不知其
數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
至哉疏奏不省既而執政惡其訐直除山南道廉
訪僉事

夏四月 我師克寧國路

徐達常遇春率兵取寧國元守臣別不華楊仲英
等閉門拒守攻之久不下過春中矢裹創與戰帝
親往督師命造飛車前編竹為重蔽數道並進仲

考纂

卷一

洪武

十九

知開齊

英不能支開門請降其百戶張文貴殺子妻自刎
死擒其元帥朱亮祖并得軍士十餘萬馬二千餘
疋於屬縣太平旌德南陵涇縣相繼皆下
我師克泰興銅陵縣尹羅得泰來降○我師克青陽
縣○六月有龍關於樂清江
我師克江陰

趙繼祖郭天祿良取江陰張士誠兵據秦望山
以扼我師繼祖引兵攻之會大風雨其兵奔潰我
師據其山翌日進攻州之西門克其城命良守之

考纂

卷一

洪武

二十

知開齊

先是士誠北有淮海南有湖西長興江陰二邑皆
其要害長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枕大
江扼姑蘇通州濟渡之處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
敢出廣德窺宣歙得江陰則士誠舟師不敢沂大
江上金焦至是並為我有士誠侵軼路絕

我師狗宜興取常熟○我師取績溪

我師取徽州

張士誠降于蒙古以為太尉

九月 我師取武昌○徐壽輝將陳友諒襲殺倪文

俊并其軍

友諒沔陽漁人子嘗為縣吏不樂會壽輝文俊兵起慨然往從之遂為文俊簿書孫尋亦領兵為元帥及文俊專恣心不能平至是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因乘蒙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

我師克池州○我師克揚州○徐壽輝將明玉珍據成都

徐壽輝將陳友諒破安慶蒙古淮南行省左丞余闕

死之

闕固守安慶以小孤山為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擣山下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敵追薄城下闕遣兵扼之敵并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捍敵晝夜不得息至是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兵軍南門四面蟻集闕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分遣步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鎗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為乃引刀自剄噲清

步謀 漢武 二十 知周齊

水滸中死妻蔣氏妾卜耶律氏子德生女安安甥福堂皆赴井死闕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嘗戰矢石交下士以盾蔽闕必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敵我為故人爭用命稍暇即注周易卑諸生謁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同時死者守臣韓建屬賊不屈一家被害居民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

先是余闕使莫倫赤市鹽浙東還泊龍灣我兵邀之 上曰余公元各臣使當道皆若之天下豈有

步基 漢武 二十 知周齊

亂者哉命諸軍勿得侵掠以禮晏勞之且曰告余公善自為守又曰老趙在池州素無仁心恐汝去不能免也吾以書與汝至則以示其左右莫倫赤至池州果為所扼以書示之趙省書曰但免汝一死耳倫赤遂得生還

我師克婺源州○命提刑按察僉事分巡郡縣釋囚

戊戌二月 帝以康茂才為管田使 上諭茂才曰比因兵亂隄防頽圯民廢耕耨故設管田司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為急理財之

道莫先於農事故命爾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旱不病潦蓄洩得宜若但使有司增飭官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非付任之意也

韓林兒將毛貴破蘭州蒙古徵四方兵入衛

我師克建德路

夏四月徐壽輝將陳友諒破隆興

我師取浦江縣

李文忠取浦江縣鄉鄭氏者宋聚族同居至元旌為義門俱避山谷仰訪得之悉送還家禁軍士無

芳華

卷一

洪武

二五

知問齋

侵掠

秋八月太陰掩昴○蒙古大饑斗米金一斤

我師克宜興

先是徐達邵榮攻宜興久不下帝遣使謂達等曰宜興城小而堅猝未易拔聞其城西通太湖口張士誠餉道所由出若以兵斷其餉道彼軍食內乏破之必矣達等乃分兵絕太湖口而并力急攻城遂拔之同知樞密院事廖永安復率舟師擊士誠象于太湖乘勝深入遇呂珍與戰不利遂為所

獲士誠欲降永安永安不屈竟被囚死

十一月太陰復犯昴○蒙古糊思監有罪免以紐的該為左丞相

時天下多故外則疆宇日蹙內則帑藏空虛而元主方溺於嬖孽不恤政務糊思監居相位無所匡救而公受賄賂貪弊著聞於是御史燕赤不花劾奏詔罷其印綬

我師克婺州

胡大海帥兵攻婺州不克帝自將親軍副都指

芳華

卷一

洪武

二五

知問齋

揮使楊瑒等師十萬往征之石抹宜孫守處州聞大軍克徽州進攻婺城與參謀胡深章溢議為守備造椰子戰車數百輛以弟石抹厚孫守婺繼令深等將車師為援自率眾萬餘出緡雲以應之帝謂諸將曰婺倚石抹宜孫故未肯即下聞彼以車戰兵來援此豈知變者松溪山多路狹車不可行今以精兵遇之其勢必破援兵既破則城中絕望可不勢而下之翌日命胡大海養子濟誘其兵於梅花門外縱擊大敗之擒其前鋒元帥李彌章

深等遁去。於是樞密院同會審安慶都事李相開門納大兵甲申。帝入婺州。下令禁戢軍士剽掠。有親隨知印黃某取民財。即斬以徇。民皆安堵。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雲見城西。氤氳似蓋。城中望之以為祥。及城下。迺知為帝駐兵之地。丙辰。置中書分省。以表貴為元帥。吳德真副之。以儒士王宗顯為知府。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康為五經師。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開。絃誦之聲無不欣悅。聞前學正朱升召問之。對曰。高築堵。廣積

芳墓

卷一

洪武

二十五

知開齋

糧緩稱王

上悅命預帷幄密議

徐壽輝將陳友諒破信州

已亥三月方國珍以慶元溫台三郡來歸

方國珍與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

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況與我為敵者西有張士

誠南有陳友諒宜姑示順從籍為聲援遂遣使奉

書幣以三郡來附以次子關為質上曰古人慮

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變而為交質皆由未能相

信故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

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為哉厚賜關而遣之。夏四月李二將趙均用殺韓林兒將毛貴貴黨續繼祖尋執均用殺之。五月我高皇帝自寧越還建康。召胡大海諭之曰寧越為浙東重地特命爾守之。吾將歸建康其衢處紹興進取之宜悉以付爾。宋伯顏不花枉衢其人多智術石抹宜孫守處州善。用士紹興為張士誠將呂珍所據數郡與寧越通。爾宜與同會常遇春同心協力埃間取之此三人

芳墓

卷一

洪武

二十五

知開齋

皆勁敵不可忽也

六月徐壽輝將陳友諒破信州蒙古伯顏不花的斤

戰死

我師克潛山縣

九月陳友諒殺其部將趙普勝併其軍

初陳友諒攻陷安慶令趙普勝守之六月我僉院

俞通海率兵攻趙普勝不克而還諸將患之帝

曰普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以令衆上下之間

心懷疑貳用計以離之一夫之力耳時普勝有門

客通數術，嘗為普勝畫策。普勝尊為謀主，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置書與客，故誤達普勝。果疑客，客懼不能安，遂來歸。於是厚待客，客過，整傾吐其實。盡得普勝平日所為，乃重以金幣資客，潛往友諒所，親以間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由是忌之。又有言普勝將歸於我者，及是憤潛山之敗，友諒益欲殺普勝。乃詐以會軍為期，自至安慶，圖之。普勝不虞，友諒之圖已，聞其至，具燒羊迎於雁汊，登舟見友

芳華 卷一 洪武 三十七 知問齋

諒友諒就執殺之併其軍

我師克衢州

常遇春率兵攻衢州，建奉天旗，樹柵圍其六門，造呂公車，僂人橋，長木梯，懶龍爪，擁至城下。高與城齊，欲階以登城。又於大明門城下穴地道攻之。元守臣宋伯顏不花等悉力備禦，以束葦灌油燒呂公車，駕千秤釣懶龍爪，用長斧以砍木梯，築夾城防穴道。遇春攻之弗克，乃以奇兵出其不意，突入南門，甕城毀其所架砲，督將士攻圍益急。元樞密

院判張斌度不能守，密遣其下詣遇春約降。是夕引軍士十餘人出小西門迎大軍入城。宋伯顏不花不知其降也，猶督兵拒戰。俄頃城中舉火，大軍已入城，擒宋伯顏不花及院判朶粘等，得糧八千石。

杜鵬啼於京城中，居庸關亦有之。我師克處州

初，帝定婺州，即命耿再成駐兵縉雲之黃龍山，謀取處州。至是，胡深叛，宜孫間道來降，且言處州

芳華 卷一 洪武 三十八 知問齋

兵易取。胡大海聞之大喜，即出軍抵樊嶺，與再成合攻之。大敗其兵，連拔桃花嶺、葛渡、二岩、遂薄城下。右抹宜孫戰敗，弃城走建寧，遂克處州。七邑皆下。帝初在婺州，既召見宋濂，至是克處州，又有薦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者，即遣使以書幣徵四人同赴建康。入見，帝大喜，賜坐。從容問曰：四海分爭，何時而定？溢起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帝善其言，甚禮貌之。

樂平儒士許瑗至正初兩以易經舉於鄉皆第一及會試不第放浪吳越間謁上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豪傑之士勢不獨安夫有雄略者乃可取雄才有奇識者然後能知奇士上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收攬英雄難與成功上喜即授博士留帷幄參預謀議未幾以太平爲股肱郡命瑗爲知府

庚子四月高皇帝第四子生是爲成祖皇帝

閏五月陳友諒寇我太平府陷之院判花雲知府許

芳墓 卷一 洪武 二十九 知問齋

瑗皆不屈死之

陳友諒率舟師攻太平守將花雲與朱文遜等以兵三千拒戰文遜死之友諒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而登城遂陷雲被執縛急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主必滅爾曹斯爾爲鱗也遂奮躍大呼而起縛皆絕奪守者刀連斬五六人賊怒縛雲于舟檣叢射之雲至死罵不絕口雲子燁生始三歲戰方急妻郜氏會家人抱兒拜家廟泣謂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敵夫死吾寧獨生然花

氏惟此一兒爲我善護之雲被執郜氏赴水死侍婢孫氏收其屍瘞之抱兒欲投他所爲陳氏兵所虜孫氏恐兒被害以簪珥付漁家姬鞠之及陳氏敗孫氏脫身至漁家見兒遂竊負之夜出宿陶穴中明日出江濤僦舟以渡適陳氏潰卒還爭舟猝孫氏及兒投之江方出沒波中有斷木自上流至孫氏挾兒附木浮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啗兒凡七日得不死忽夜半聞人呼之一老父令與俱行得達帝所聞花雲兒也即呼入見孫氏抱

芳墓 卷一 洪武 三十 知問齋

兒拜且泣帝亦泣置兒膝上曰此花雲子將種也命賜老父衣老父已不見追之無所得衆以爲神云燁既長命爲水軍衛指揮僉事

陳友諒弒其主徐壽輝于采石自稱帝

陳友諒寇建康龍灣我師合擊大敗走之遂取安慶

復太平

陳友諒既僭號乃潛遣人約張士誠欲犯建康羣議皆請先復太平以牽制之帝曰不可彼既居上流順勢來寇舟師十倍於我猝難敵也或勸

帝自將擊之。帝曰：此亦不可敵。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直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非一日可至。縱能得連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吾有一計，足以破之。於是召指揮康茂才論之。曰：有事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所命。帝曰：陳友諒欲來爲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與友諒舊，且伴欲爲叛，遣人致書約其來，當爲內應，彼必從。茂才曰：諾。吾家有老聞者，嘗事友諒，頗信之，且忠謹，不洩吾書，令責以

芳華

卷一

洪武

三十一

知開齋

往，則必信來無疑。遂遣聞者持書乘小舸徑至友諒軍。友諒見聞者，卽呼問之曰：爾何爲來？聞者曰：康相公令我來。友諒曰：康公何言？聞者出書進之。友諒觀書畢，甚喜，問聞者曰：康公今何在？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江東橋何如？曰：木橋也。乃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卽至。至則呼老康爲號。聞者諾，歸具以告。帝曰：虜落吾彀中矣。乃命李善長撤江東橋，易以鐵石，通宵治之。及旦而成。命馮國勝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於石灰山側。

徐達軍於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帥舟師出龍江關外。帝總大軍於廬山，令持幟者偃黃幟於山之左，偃赤幟於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及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乙丑，友諒果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鐵石，乃驚疑，連呼老康無應之者。始知聞者之謬，已卽與其弟號五王者率舟十餘向龍灣，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其勢銳甚。時暑熱，衆欲戰。帝曰：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衆莫之信。忽雲起，東北

芳華

卷一

洪武

三十一

知開齋

須臾雨大注，赤幟舉。帝下令拔柵，諸軍競前拔柵。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適雨止，命伐鼓鼓震。黃幟舉，馮國勝常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並集，內外合擊。友諒軍披靡，不能支。遂大敗，潰兵走趨舟，值潮退，舟膠淺，卒不能動，殺溺死者無算。俘其卒二萬餘人，其將張志雄、梁鉉俞、國興、梁世衍等皆降。獲巨艦百餘艘，及戰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於其所，乘舟卧席下。得茂才所遺書，帝笑曰：彼愚至此，誠可嗤也。張志雄言

於高皇帝曰友諒之東下盡併安慶兵以從今之降卒皆安慶之兵友諒既敗走安慶無守禦者帝乃遣徐達馮國勝張瑄等將兵迫友諒又命元帥余某等將兵取黃德勝追及友諒于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又與大戰德勝死之國勝以五翼軍蹙之友諒與其將張定邊出皂旗軍號黑旋風者迎戰又敗之友諒晝夜不得息遂收餘兵弃太平遁去達率舟師追至池州而還余元帥遂取安慶守之

芳華

卷一

洪武

三十三

知問齋

冬十一月朔黃河清凡三日

辛丑正月朔中書省設御座奉小明王行慶賀禮

劉基怒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為不拜上召基入

問之基遂陳天命所在上大感悟及定征伐之計

秋七月陳友諒知院張定邊復陷安慶○八月我師

克浮梁遂克樂平州

我師伐陳友諒復取安慶大破之于江州友諒走武

昌○八月上親征陳友諒

先是上怒友諒悖逆犯我近疆殞我名將又聞其執主及殺趙普勝後將士離心不樂為用及安慶之陷遂決意伐之親督徐達等諸將率舟師乘風溯流而上至安慶先陳陸兵以疑之乃命俞通海趙德勝等潛以精兵擣其水寨不支大破之攻城自旦及暮不拔劉基以為宜徑拔江州傾其巢穴上從之長驅過小孤友諒將丁普郎迎降抵江州距五里許友諒始知之以為神兵自天而下倉皇單妻子夜奔武昌我師遂克江州乘勝進拔

芳華

卷一

洪武

三十四

知問齋

新州及黃州與國黃梅廣濟旅師攻安慶下之傅

友德率所部歸附友德宿州人勇略冠時用為將

張士誠遣司法李伯昇率水陸師十萬寇長興

城中兵僅七千諸將陳德華高費聚等三路督兵

往援寇兵夜劫營諸軍皆潰寇悉兵攻城甚急耿

炳文固守晝夜應敵凡月餘內外不相聞上在

九江聞報亟遣常遇春授之伯昇弃營遁追擊之

俘斬五千餘人

胡大海領兵攻紹興其子犯酒禁上命誅之

○帝方仁祖及陳太后受質不能具信謀蔡蓋
之舉屍者行未半忽絕陸地開鬼神語云誰大胆
謀此大地又一鬼答曰是朱某問者曰此人足當
此地可助之墓其夜暴風驟雨土裂屍隨擁積成
墳今鳳陽皇

○陵師其處也
上在神霄派手相于潭有五蛇擾而從之
其能也視曰若天命有在當永附我一日戰酣藉
土生一蛇蜿蜒在側乃覆以兜鍪頃復戰大捷軍
法戰勝祭甲冑臨祭時置兜鍪于前空中忽開霹
雷一日龍天矯從兜鍪

○扶霄聲火光騰空而去
元兵圍六合上率師與耿弼成守瓦梁元兵
攻之益急與戰德勝左股中流矢上益為所迫
走匿源舟舟短即移取血淋漓履之而臥追者
至問源曰曾見一將軍否源答無有欲登舟索
一見源即止不入上乃得免上問源曰所為
救難何也源曰此地人不稱見產城彼視謂上血

○芳華
謂妾產婦送去否者且危矣上深德
之即位召其子封恭國公惜逸其名
時上威名日著徐勝王二子惡其勝已陰置毒
酒中欲害之其謀預泄及二子來赴上與飲
往哈無難意二子謂其計也迨至半途上遂
躍起馬上仰天若有所見轉馬即轉因罵二子二
子問故上曰獲上天說道爾今以酒毒我我不
去矣二子駭汗浹背下馬拱立曰豈敢如此遂送
巡而退自此

○不敢萌害意
涿州舊帥孫德崖乏糧率所部就食和州因求入
城假居數月子與舊與有隙聞之怒即自涿來和
德崖聞其至欲他往然其軍先發德崖留後上
送其軍出城行二十里忽報城中孫軍與德崖
開德崖為子與所執上驚呼取柄文吳楨策騎
欲逐德崖軍先發在道者益驚異志急扶上馬
圓而行行數里遇德崖弟欲加害有髮髮者以

○不可力止之予與聞上被厄憂患如失左右兵

○遺徐達等數人往代張姓者後請其衆歸上以
出德崖於是上得還子與韓德崖徐達等亦得
脫

○金華有民獻一女子年方笄能作詩上怒曰我
取天下豈以女色為心耶命誅于市以絕進獻
上于暑月視事東閣天熱坐久汗濕衣左右更衣
以進皆經淋濕然軍宋思顏曰臣見主公躬行節
儉得衣皆淋濕即夏再之惡不厭無以加矣真可
示法于後但恐今日如此後或不然願始終如此
上喜曰思顏之言甚善他人能言或及目前未必
及于久遠或及已然未必及其將來見我能行于
前慮我不能行于後盡忠于我也賜之幣以彰其
直復謂之曰汝在前朝頗有聲譽為主者不能知
汝及歸于我數進

○劉基嘗遊西湖有吳雲起西出老映湖水時基道
剛與諸同遊者皆以為吳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
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親也處在
金陵十年後存王若與我輩轉之
謂之日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遊觀之所今但
令內使程儀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其商紳
崇飾宮室而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驛
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富夫奢儉
不同治亂懸判爾等當記吾言嘗存儉戒

○芳華
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親也處在
金陵十年後存王若與我輩轉之
謂之日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遊觀之所今但
令內使程儀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其商紳
崇飾宮室而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驛
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富夫奢儉
不同治亂懸判爾等當記吾言嘗存儉戒

○芳華
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親也處在
金陵十年後存王若與我輩轉之
謂之日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遊觀之所今但
令內使程儀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其商紳
崇飾宮室而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驛
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富夫奢儉
不同治亂懸判爾等當記吾言嘗存儉戒

○芳華
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親也處在
金陵十年後存王若與我輩轉之
謂之日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遊觀之所今但
令內使程儀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其商紳
崇飾宮室而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驛
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富夫奢儉
不同治亂懸判爾等當記吾言嘗存儉戒

昭代芳摹卷之二

太祖高皇帝

壬寅元至正二十二年
木龍風八年

武原臣徐昌治述

正月，朝廷瑞約降。太祖遂發九江，如龍興，謁孔廟。胡廷瑞、祝宗等俱迎新城門外。太祖慰勞之，俾各仍舊官入城，存恤饑寡，孤獨放陳友諒所蓄鹿於西山築臺於城北龍沙之上，召城中父老人民，悉集臺下，諭之曰：自古攻城掠地，鋒鏑之下，民罹

芳摹

卷二

洪武

知開齋

其殃。今爾民得保骨肉，安生理，無所苦者，皆丞相胡廷瑞灼見天道，先機來歸，為爾民之福。陳氏據此軍旅百需之供，爾民甚苦之。今吾悉去其弊，軍需供億，俱不以相勞。爾等各事本業，保父母妻子，為吾良民，士民皆感悅。

黃河清

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凡七日。命秘書少監程徐記之。十二月，石州河清，至水泮始如故。

金華賊蔣英等殺我守臣胡大海降於張士誠。嚴州守臣李文忠尋撫定之。

初，大海下嚴州，劉震等從員，成自桐廬來降。大海喜其驍勇，畱致麾下，待之不疑。至是，震等謀亂，以書通衢處苗帥李祐之等，約以二月七日同舉兵。是日，蔣英等入分省署，陽請大海至八詠樓下觀。奪大海出，將上馬。英令其黨鍾矮子跪於馬前，陽訴曰：蔣英等欲殺我，大海未及答，反顧英，英袖出鐵槌，若擊矮子狀。因中大海腦，仆地。英即斷其首。

芳摹

卷二

洪武

知開齋

提於馬上，以示同僉。寧安慶院判張斌脇其從已，復殺大海子，關住執郎中王愷愷，正色曰：吾職居郎署，同守此土，義當死，寧從賊耶？遂殺愷及其子寅。椽史章誠亦死之。典史李斌懷省印，絕城走嚴州，告變于李文忠。文忠遣元帥何世明、椽史郭彥仁等率兵討之。至蘭溪，英等懼，乃大掠城中子女，西走降於張士誠。世明軍入城，文忠亦率將士至金華鎮撫其民。既入，父老遮道訴曰：士民不幸遭叛寇屠戮，日夜望王師以解倒懸。今將軍至，吾屬

無患矣。文忠勞勉之分，遺左右，遍行鄉邑，撫輯民人，乃大安。

處州賊李祐之等殺我守臣耿再成、平章邵榮等，率兵討平之。

處州苗軍元帥李祐之、賀仁得、蔣英等已殺胡大海，遂作亂。院判耿再成方與客飲，聞亂，即上馬收兵，不及迎賊，罵曰：「賊奴國家何負汝？」乃敢反。賊將直前刺再成中頸死。高皇帝聞處州之亂，命平章邵榮率兵討之。李文忠聞亂，亦遣元帥王祐等

芳華

卷二

洪武

三

知問齋

率兵攻處州，軍士登城以入。李祐之自殺，賀仁得走縉雲，耕者縛之，檻送伏誅。處州復平。

我 高皇帝還建康

叛賊祝宗等陷我洪都，右丞徐達等復取之。

祝宗、康泰叛，攻陷洪都府。時鄧愈居故廡訪司，聞變，倉卒以數十騎出走，數與賊遇，且戰且走。從者多遇害，愈倉甚，連跳跨三馬，馬輒踣，幾不免。最後得養子所乘馬，始得脫，走還建康。帝命徐達等還討之，達等師抵城下，攻破之，復取洪都。祝宗走

新淦，依鄧志明。後為志明所殺，函其首來建康。康泰走康信，為追兵所獲，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等同叅政鄧愈鎮洪都。

田豐殺察罕帖木兒，蒙古以其子擴廓帖木兒代總其兵。

時山東俱平，惟益都城不下。察罕移兵圍之，大治攻具，諸道並進，賊悉力拒守。田豐復與王士誠陰謀，刺殺察罕，叛入城。初，豐來降察罕，推誠待之，不疑，數入其帳中。及是，豐乃給詣行營，衆以為不可

芳華

卷二

洪武

四

知問齋

往。察罕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從十二騎行，至豐營，遂為王士誠所刺。

八月，陳友諒遣將熊天瑞寇我吉安，陷之。殺守將孫本立，大都督朱文正復取吉安。

冬十一月，蒙古擴廓帖木兒拔益都，執田豐等斬之。蒙古擴廓帖木兒遣使以書來獻馬。

先是，擴廓父察罕帖木兒駐兵汴梁，帝嘗遣使通好。既而察罕亦以書來聘，帝以前所遣使不

還不之答至是察罕已死擴廓帖木兒代領其衆
乃遣尹煥章送我使者自海道還因以馬來獻
帝遣中書省都事汪河送尹煥章歸汴以書報擴
廓帖木兒曰元失其政中原鼎沸廟廊方岳之臣
互相疑沮喪師者無刑得志者方命悠悠歲月卒
致土崩閣下奮起中原英勇智謀過於羣雄遣送
使者涉海而來深有推結之意加之厚貺何慰如
之薄以文綺用酬雅意自今以往信使繼踵商賈
不絕無有彼此是所願也

芳華

卷二

洪武

五

知問齋

癸卯春正月朔明玉珍稱帝於蜀

國號大夏
改元天統

張士誠入安豐殺劉福通據其城我師擊走之

五月朔陳友諒知院饒鼎臣等復陷我吉安執參政

劉齊知府朱叔華遂破臨江執同知趙天麟皆不屈

友諒以三人徇于洪都下

秋七月陳友諒寇洪都我高皇帝率諸將討之大

戰于鄱陽湖友諒伏誅于理走據武昌

陳友諒忿其疆場日蹙乃作大艦來攻洪都艦高

數丈飾以丹漆上下三級級置走馬棚下設板房

為蔽置艦數十其中上下人語不相聞艦箱皆裹
以鐵自為必勝之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洪
都城始瞰大江友諒前攻城以大艦乘水漲附城
而登故為所破帝既定洪都命移城去江三十
步以是友諒巨艦不復得近乃以兵圍城其氣甚
盛都督朱文正與諸將謀分城拒守參政鄧愈守
撫州門元帥趙德勝守官步士步橋步三門指揮
薛瑄等守章江新城二門元帥牛海龍等守琉璃
澹臺二門文正居中節制諸軍自將精銳二千往

芳華

卷二

洪武

六

知問齋

來以禦之友諒攻撫州門其兵各戴竹盾如箕狀
以禦矢石極力來攻城壞三十餘丈鄧愈以火鏡
擊退其兵隨樹木柵敵爭柵都督朱文正督諸將
死戰且戰且築逼夕城完友諒復攻新城門指揮
薛顯將銳卒開門突戰斬其平章劉震昭友諒增
修攻具攻水關欲破柵以入都督朱文正使壯士
以長槩從柵內刺之敵奪槩更進文正乃命煨鐵
戰鐵鈎穿柵更刺敵復來奪手皆灼爛不得進友
諒計窮又以兵攻官步士步二門元帥趙德勝中

流矢死，洪都被圍既久，內外阻絕，音問不通。文正乃遣千戶張子明告急於建康。子明取東湖小漁舟，夜從水關潛出，越石頭口，夜行晝止。至是凡半月，始得達見。帝具言其故。帝問友諒兵勢何如。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而戰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之巨艦將不利用。又師久糧乏，若援兵至，必可破也。帝謂子明曰：汝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自當取之，不足慮也。子明還至湖口，爲友諒所獲。友諒謂曰：若能誘城降，非但不死，且得

芳集

卷二

洪武

七

知問齋

富貴。子明僞許之。至城下，大呼曰：大軍且至，但固守以待。友諒怒，遂殺之。先是，徐達常遇春攻圍廬州城，三面阻水，三月不下。帝乃召徐達常遇春還師，援洪都。秋七月，帝自將救洪都，會師馮彝於龍江。舟師凡二十萬，俱發。師次湖口，先遣指揮戴德以一軍屯於涇江口，復以一軍屯南湖嘴，以遏友諒歸師。又遣人謝信州兵，守武陽渡，防其奔逸。友諒圍洪都，至是凡八十有五日。聞大軍至，即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我師。帝率舟軍由松門入

鄱陽湖，論諸將曰：兩軍鬪，勇者勝。陳友諒久圍洪都，今聞我師至而退兵迎戰，其勢必死。諸公當盡力有進無退，剪滅此虜。正在今日，諸將受命，皆自奮。與友諒師遇於康郎山。友諒列巨舟以當我師。帝見之，謂諸將曰：彼巨舟首尾連接，不利進退，可破也。乃命舟師爲十一隊，火器弓弩以次而列。命徐達常遇春廖永忠等進兵薄戰。達身先諸將，擊敗其前軍，獲一巨舟而還。軍威大振。俞通海復乘風發火炮，焚寇舟二十餘艘。彼軍殺溺者甚

芳集

卷二

洪武

八

知問齋

衆。元帥宋貴、陳兆先等亦戰死。徐達等搏戰不已，火延及達舟，敵遂乘之，達搏火更戰。帝急遣舟援達，達力戰，敵乃退。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犯帝舟，舟適膠淺，我軍格鬪，計無所出。牙將韓成進曰：古人殺身以成仁，臣不敢愛其死，乃服上冠袍，對敵自投水中。敵人信之，攻少緩。遇春從旁射中定邊，定邊舟始却。通海來援，舟驟至水湧。帝舟遂脫。永忠遂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既而遇春舟亦膠淺，帝麾兵救之。

一日與友
謀與敵對
本在江舟
忽躍起大
呼曰誰能
逐可更舟
上如其言
此之學未
下例習舟
已為敵破
擊碎

俄有敗舟順流而下，觸遇春舟，舟亦脫會。日暮，諸軍欲退。帝御樓船，鳴鉦集諸將，申明約束，喻以死生利害。諸將咸以手加額，以死自誓。是日，命徐達還守建康。帝命鳴角，舟師畢集，乃親佈陣。復與友諒戰。諸軍奮擊敵舟，敵不能當，殺溺死無數。院判張志雄所乘舟檣折為敵所覺，以數舟撈兵，鉤刺之。志雄窘迫，自刎。丁普郎身被十餘創，首脫，猶執兵若戰狀。植立舟中不仆。帝命以七舟載，荻葦置火藥其中，束草為人，飾以甲冑，各持兵戟。

芳嘉

卷二

洪武

九

知問齋

若聞敵者，令敢死操之，備走舸於後。將追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須臾抵敵舟，焚水寨，舟數百艘，燔烟蔽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友仁眇目，有智數，最勇善戰。至是死。友諒為之喪氣。明日，帝復諭諸將曰：友諒戰敗氣沮，亡在旦夕，今當併力，感之於足。諸將亦自奮。是時，帝所乘舟檣白。友諒覺欲併力來攻。帝知之，夜令諸船盡白其檣。旦時，莫能辨敵益驚駭。復聯舟大戰，敵兵巨艦艱於運轉。

我舟環攻之，殺其卒殆盡，而操舟猶不知尚呼號搖櫓如故。命通海廖永忠、張興祖、趙庸等以六舟深入搏擊。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謂已陷。沒有頂六舟旋繞敵舟而出。我師見之，勇氣倍增，合戰益力。呼聲動天地，波濤起立，日為之晦。自辰至午，敵兵大敗，奔旗鼓器仗浮蔽湖面。友諒遂奪氣，張定邊自以戰不利，欲挾友諒退保鞋山。為我師所扼，不得出。乃飲舟自守，不敢更戰。通海等還。帝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公之力也。是日出湖時，水路狹隘，舟不得並進，恐為敵所乘。至夜，令船置一燈，相隨渡淺。比明，已盡渡矣。乃泊於左蠡。友諒遂亦移舟出泊，諸磯相持者三日。友諒左右二金吾將軍率所部來降。友諒失此二將，自是兵力益衰。帝既駐師左蠡，遣書友諒。友諒得書，怒留使者不遣。猶建金字旗，週迴巡察。令獲我戰士皆殺之。帝聞之，命悉出所俘友諒軍，視其軍有傷者，賜藥療之。皆遣還。下令曰：但獲彼軍，皆勿殺。又令祭其弟姪及將之戰死者。我師遂出湖口，命遇春、永忠諸

芳嘉

卷二

洪武

十

知問齋

我舟環攻之，殺其卒殆盡，而操舟猶不知尚呼號搖櫓如故。命通海廖永忠、張興祖、趙庸等以六舟深入搏擊。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謂已陷。沒有頂六舟旋繞敵舟而出。我師見之，勇氣倍增，合戰益力。呼聲動天地，波濤起立，日為之晦。自辰至午，敵兵大敗，奔旗鼓器仗浮蔽湖面。友諒遂奪氣，張定邊自以戰不利，欲挾友諒退保鞋山。為我師所扼，不得出。乃飲舟自守，不敢更戰。通海等還。帝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公之力也。是日出湖時，水路狹隘，舟不得並進，恐為敵所乘。至夜，令船置一燈，相隨渡淺。比明，已盡渡矣。乃泊於左蠡。友諒遂亦移舟出泊，諸磯相持者三日。友諒左右二金吾將軍率所部來降。友諒失此二將，自是兵力益衰。帝既駐師左蠡，遣書友諒。友諒得書，怒留使者不遣。猶建金字旗，週迴巡察。令獲我戰士皆殺之。帝聞之，命悉出所俘友諒軍，視其軍有傷者，賜藥療之。皆遣還。下令曰：但獲彼軍，皆勿殺。又令祭其弟姪及將之戰死者。我師遂出湖口，命遇春、永忠諸

芳墓

卷二

洪武

十一

知問齋

將統舟師橫截湖口，逸其歸路。又令一軍立柵於岸，控湖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復移書與之。友諒忿恚不答。帝與博士夏煜等日草檄賦詩，意氣彌壯。友諒住湖中，既久，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糧於都昌。都督朱文正復使舍人陳方亮潛往燔其舟。友諒糧絕，勢益困，進退失據，欲奔還武昌，乃率樓船百餘艘趨南湖黃，為我軍所遇，遂欲突出湖口。帝麾諸將邀擊之，我舟與敵舟聯比，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至涇江口，涇江之兵復擊之，張

芳墓

卷二

洪武

十二

知問齋

舟至武昌，復立理為帝，改元德壽，廼改洪都府為南昌府，遣兵追陳理於武昌。時有周顛者，建昌人，舉措詭譎，人莫能識。每見人必曰告太平。上每出，顛必前遮拜，命沃以燒酒，顛飲極多，終不醉。曰：公能死我乎？命覆以甕，積薪燬之，火息起視，正坐晏然。乃令括蔣山寺。上幸寺，顛以手畫地為圖，謂上曰：你打破一桶，再做一桶，既而王師征友諒，行至皖城，苦無風，顛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贖行，行便無風，乃令眾挽舟行。不三里，迅颼猛作，倏忽達小孤。友諒滅，顛遂去，莫知所之。後有人見顛在廬山中。張士誠自稱吳王，蒙古遣使徵糧，不與。帝至建康，告廟飲至，論功行賞，因與諸將論鄱陽之戰，諸將請曰：陳友諒兵據鄱陽，先處上流而待我，是我勞而彼佚，今勝之，試未喻也。上曰：友諒兵雖眾人，各一心，適勞於東，又馳於西，我以時動之，師成不震之，虜將士一心人，百其勇如勢，鳥搏擊巢，卵俱

覆此所以為吾破也諸將皆歎服

帝復率常遇春等討陳理於武昌

帝至武昌馬步舟師水陸並進既抵其城命遇春等分兵於四門立柵圍之又於江中聯舟為長寨以絕其出入之路分兵徇漢陽德安州郡於是湖北諸郡皆來降

十一月帝至建康

帝發武昌至建康命常遇春總督諸將守營柵諭之曰彼猶孤純處半中欲出無由久當自服若來

卷二 洪武 十三 知問齋

衝突慎勿與戰但堅守營柵以困之不患城不下也陳泰休陳友諒將軍乘馳入中軍上方坐胡床呼曰郭四為吾殺賊恭持

甲辰春正月 高皇帝建國號曰吳

李善長徐達等屢表勸進 帝曰戎馬未息瘡痍未蘇天命難必人心未定今日之議且止俟天下大定行之未晚羣臣固請不已乃即吳王位置中書省官屬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為平章政事汪廣洋為右司郎中張昶為左司郎中諭達等曰卿等為生民計推戴予

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協心為治以成功業又曰吾昔起兵濠梁見當時主將皆無禮法恣情任私縱為暴亂不知取下之道是以卒至於亡今吾所任將帥皆昔時同功一體之人爾等為吾輔相當守此道無謹於始而忽於終也

二月 帝復往武昌視師陳理請降湖廣江西悉平帝以諸將圍武昌久不下復親往視師先是陳理

芳華 卷二 洪武 十四 知問齋

太尉張定邊見事急遣卒夜由觀音閣縋城走岳州告丞相張必先使入援至必先引兵至去城二十里軍於洪山 帝命常遇春率精銳五千乘其眾未集擊之敵兵大敗遂擒必先必先驍勇善戰人號為潑張城中倚以為重至是縛至城下示之定邊氣索後數日 帝乃遣友諒舊臣羅復仁入城諭陳理及張定邊等曰理若來降當不失富貴復仁因請曰主上推好生之仁惠此一方使陳氏之孤得保首領而臣不食言臣雖死不憾矣 帝

曰吾兵力非不足所以久駐此者欲待其自歸免傷生靈耳汝行必不汝謀復仁至城下號哭理驚召之入復相持痛哭哭止問故復仁諭以帝意詞青懇切理與定邊等遂請降理至軍門俯伏戰慄不敢仰視帝見其幼弱起牽其手曰吾不爾罪勿自懼也命宦者入其宮傳命慰諭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令理悉自取之遣其文武官僚以次出門妻子資裝皆俾自隨王師圍武昌凡六閱月而降士卒無敢入城市井晏然城中民饑困帝

芳華

卷二

漢武

上五

知問齋

命給米賑之召其父老復撫慰之民大悅

三月帝至建康

帝發武昌命常遇春發遣陝理官屬赴建康封陳理為歸德侯

江西行省進錢金林燬之即陳友諒床

定官制以劉基為太史令時偽漢平上與基

密謀取張士誠及平定南北次第

上時至基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之

四月建忠臣祠於鄱陽湖之康郎山

死事之臣丁普郎等三十六人封贈勳爵有差以

韓成爲首功追封高陽郡侯命有司歲時祭之錄

成子觀爲散騎舍人復命建忠臣祠于南昌以祠

平章趙德勝知府葉琛千戶張子明等死事之臣

凡十有四人

五月上第六子生

蒙古字羅帖木兒舉兵犯闕殺搆思監太子愛猷識

里達脫出奔

八月張士誠取江浙

芳華

卷二

漢武

十六

知問齋

士誠使其弟士信面數達讓帖木邇罪失勒令自

陳老疾避位去即逼取符印士信自爲丞相又賜

普花帖木兒爲請王爵普花帖木兒不從從容沐

浴更衣賦詩與妻子訣仰藥死達讓帖木兒聞之

曰大夫且死吾生何爲亦仰藥死士誠遂專有江

浙

上痛念起兵以來死事諸將

趙封 柳大海趙國公 趙德勝 梁國公 張德

公 蔡國公 取甫成高陽郡公 俞廷玉 何問郡 爲忠節侯 桑世傑 永義侯 花雲 東丘 郡侯 張子明

十月 上念廖永安陷于張士誠守義不屈遙授光祿大夫柱國江淮行省平章事楚國公○設起居注二員以宋濂魏觀爲之日侍左右記言動

十一月命平章湯和救長興擊張士信兵收之

張士信以兵侵長興守將耿炳文破之獲其元帥

宋興祖士信志怒復益兵圍長興是月命平章湯

和率師救長興湯和師至張士信以兵拒戰自己

至申我師內外夾擊敗之虜其士卒八千餘人獲

馬五百餘匹湯和師還

芳皋

卷二

洪武

十七

知問齋

乙巳春正月我師克贛州故陳友諒守將熊天瑞出

降

常遇春兵至贛州熊天瑞固守不下 帝命平章

彭時中以兵會遇春等共擊之又命中書右司郎

中汪廣洋參謀軍事諭廣洋曰汝至贛如城未下

可與遇春等言熊天瑞固處孤城猶龍禽阱獸豈

能逃逸但城破之日當以保全生民爲心廣洋至

贛見遇春等傳 帝命時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

浚濠立柵以困之遇春圍贛州久以 帝命勿殺

故困服之至是天瑞援絕糧盡遣子元震出降天瑞尋亦肉袒詣軍門盡獻其地遇春送天瑞建康帝聞遇春克贛不殺其甚遣使褒諭之曰子開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行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降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捷書至子甚爲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

大都督朱文正有罪免官安置桐城

文正 帝兄南昌王子也少孤 帝撫之愛如已

芳皋

卷二

洪武

十八

知問齋

子既長涉微傳記勇敢有才略然深狡強戾人莫敢觸使守江西驕淫橫暴奪民婦女所用床榻僭以龍鳳爲飾 帝遣人責之文正慙懼謀叛降張士誠江西按察使李飲水奏之 帝曰此子不才如此非吾自行無以定之即日往南昌艤舟城下遣人詔之文正不意 帝遽至倉卒出迎 帝泣謂曰汝何爲若是遂與同歸至建康羣臣交章劾之請寘于法 帝曰文正固有罪然吾兄止有是子若寘之法則傷恩矣乃免文正官安置桐城

召其子鐵柱語之曰爾父不率吾教恣肆兇惡以貽吾憂爾他日長成吾封爾爵不以爾父廢也爾宜修德勵行蓋前人之愆則不負吾望矣帝封鐵柱爲靖江王改名守謙

二月日旁有一星一月○張士誠遣李伯昇寇我諸全之新城嚴州右丞朱文忠擊敗之

先是帝以謝再興守諸全叛降於張士誠至是士誠集兵號二十萬寇諸全之新城部陳延亘十餘里遣盧令建倉庫預爲必拔之計守將胡德濟

芳華 卷二 洪武 十九 知問齋

堅壁拒守告急於嚴州行省右丞朱文忠且曰敵兵甚衆非大發兵不能濟文忠遣指揮張斌元帥張俊率兵出浦江遙爲德濟聲援士誠又以兵自桐廬適鈞臺易石將犯嚴州文忠命以舟師扼之分署諸將各爲備禦自指揮朱亮祖以下悉統以行次浦江下令諸軍卽枚走新城且檄處州守將以兵來會抵龍潭去敵不二十里有白氣覆我車上黎明軍方食候卒告敵兵至文忠令老弱守輜重悉精銳陣於營外張左右翼以待之旣而直營

右數里望見烟焰勃興疑爲寇兵會處州參軍胡深亦遣耿天璧援兵適至文忠復勒兵申約束於是軍大奮直前擊之兩軍旣交文忠躍馬衝其中堅當者迎前而斃敵中軍驍將周遇等皆披靡謝再興及苗軍見之震懼失色遂大潰弃兵甲走自相蹂踐我軍輜而殲之逐北十餘里溪水盡赤士誠第五子及其將李伯昇僅以數騎遁去

三月白虹貫日○蒙古太子愛猷識里達臘發兵討李羅帖木兒李羅幽皇后奇氏調兵拒戰大敗

芳華 卷二 洪武 二十 知問齋

夏四月參軍胡深進攻建寧之松溪克之獲陳友定守將張子玉而還我師克安陸遂克襄陽

先是上命遇春往取安陸及襄陽論之曰堅城之下難以猝攻緩之則頓三軍之銳氣急之恐驅人以冒矢石宜相機招徠以輯寧其民復調江西行省右丞鄧愈爲湖廣平章政事領兵繼其後使人謂愈曰凡得州郡汝宜駐兵以撫降附能愛軍恤民則仁聲義聞被於遠邇人心之歸猶水走下

愈奉命遂行至是遇春攻安陸其守將任亮出拒戰遇春擊敗之執亮遂克其城至襄陽守將弃城遁遇春追擊之俘其衆五千元僉院張德山羅明以穀城降

我師克溫之樂清擒方國珍鎮撫周清等械送建康命戍常州○我師克崇安遂攻建寧參軍胡深爲陳友定將阮德柔所執遇害

時陳友定將阮德柔嬰城固守我師次城下朱亮祖卽欲攻之胡深視氛祲不利謂亮祖曰天時未

芳基 卷二 洪武 十一 知問齋

協將必有災未可與戰亮祖曰參軍何得以災爲解迫深進兵深不獲已遂引兵鼓噪進擊之破其二門德柔盡率精銳扼深軍圍之數重時日已暮深突圍而出德柔伏兵忽起深馬蹶遂爲所執先是日中有一黑子劉基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至是深果敗沒深有文武才守處州五年威惠甚著一方賴之及死 上痛惜之追封縉雲郡伯

六月蒙古太子愛猷識里達臘加李思齊平章政事那國公○蒙古孛羅帖木兒老的沙秃堅帖木兒等

皆伏誅

孛羅與老的沙等飲宴荒淫無度威順王之子和尚忿其無君鼓言於元主受密旨與徐士本謀結勇士陰圖刺之至是秃堅帖木兒遣使來告攻上都之捷孛羅入奏行至延春閣下伯達兒自衆中奮出砍之中共腦死老的沙趨出被執伏誅時遇變城門不開者三日竹貞賴高軍至城外緣城而上碎門鍵以入大掠於都市

命鄧愈戍守襄陽以王天錫爲湖廣行省都事

芳基 卷二 洪武 十二 知問齋

命降將張德山歸襄陽招徠未附山寨 帝諭之曰自古豪傑識幾於未形故夏將亡而終古先奔於商殷將亡而向藝先歸於周今令爾歸襄陽招徠未附當曉以大義告以成敗之由俾知所以圖存又賜鄧愈書曰爾所守之地隣於王保保若汝之惠愛加於民法度行於軍則彼之部曲勝從者望風來歸如脫虎口以就慈母吾之與汝義雖君臣恩同骨肉所以諄諄告語者以成事甚難而儻事甚易古之良將以仁義爲先勇略次之汝能自

勉則邊境可寧而予無外顧之憂矣以王天錫爲湖廣行省都事諭之曰方鎮之寄固在將帥贊畫之助寶資幕僚恪盡厥心毋負吾委任之意

蒙古思州宣撫使田仁厚遣使來獻府州縣地

八月平章鄧愈取襄陽之竹山縣蒙古平章余思志以其衆降

九月蒙古太子愛猷識里達臘還大都

置國子學於應天府

命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存取泰州

芳草

卷二

洪武

三

知開齋

時張士誠所據郡縣南至紹興與方國珍接壤北有通泰高郵安徐宿濠泗又北至濟寧與山東相距帝欲先取通泰諸郡縣剪士誠肘翼然後專取浙西故命達總兵取之達兵趨泰州擊敗士誠湖北援兵獲其元帥王成士誠淮安李院判來援泰州常遇春又擊敗之擒萬戶吳聚等時江陰水寨守將康茂才報張士誠以舟師四百艘出大江次范蔡港別以小舟於江中孤山往來出沒無常疑有他謀請爲之備帝即日遣使諭徐達曰近

得康茂才報張士誠以舟師往來江中吾度此寇非有次江陰直趨上流之計不過設詐疑我使我

陸寨之兵趨備水寨我兵既分彼將乘我水軍疾趨陸寨吾之虛爾宜備之又聞欲誘遇春深入

俟我軍去泰州既遠首尾衝決不及救援兵法致人而不救於人爾宜審慮且寇兵初駐范蔡港觀

望猶豫不敢即沂上流其爲詐益明宜遣廖永忠

還兵水寨大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自老其師

乘其怠慢此月必克泰州泰州既克江北瓦解寇

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耳

我師克泰州

徐達常遇春克泰州虜張士誠將嚴再興夏思忠

張士俊等凡十四人卒五千送建康時天寒命人

賜衣一襲婦女亦皆賜衣服鍼線布帛初衆自以

抗拒必不免及得賜又妻子完聚咸感悅拜呼萬

歲而去

十一月太白辰星彗感聚斗○張士誠遣兵寇我宜

與徐達率兵擊敗之○十二月歲星掩房○張士誠

遣兵寇吉安我守將費子賢擊却之

魏伯華之末兵亂在父母置別原山中倉卒為盜
所迫投棄莽間數天不知所在伯華尋不可得哭
聲徹天忽有指亦曰爾親在崖下趨視之則死久
矣伯華裹以絳袖被行拾二骸至姚家山祖墳之
右用木錐穿三尺穴深可丈餘負二骸噴於穴仍負
土築壘高三尺痛哭血而出伯華恨二親死非
其所悲不自勝計其遇難時二月也不知其死之
日故每臨二月則終月絕酒食不茹葷不接賓客
獨據爐自泣手持杖畫灰隱痛裂肝淚傾注疾
盡溼或問之故不答動之益悲咽咻已連飲食輒
推去奉祭祀魏爵哀哀呼父母如在膝下時聞者
無不感動伯華記逃難日乏草履幾不免尋以銀
釵購得之始獲濟遂終身手織草履以施貧乏弗
取直伯華三子八孫雙走部尚書龍河南左參政
子孫男女不下七百伯華壽七

羨慕

卷二

洪武

三五

知周齊

武原臣徐昌治述

太祖高皇帝

丙午春正月定議按察事宜

諭之曰凡事當存大體有可言者勿緘默不言有不可言者勿沽名賣直苟察察為明苛刻為能下必有不堪之患非吾所望於風憲也

二月黃河北徙

歲星退行犯房○白虹亘天貫口

芳華

卷三

洪武

知問齋

容美洞宣撫使田光寶及宣慰同知彭建思等各以蒙古所授宣勅印章來請改命○置兩淮都轉運鹽使司○三月蜀明玉珍卒子昇嗣

夏四月我師克淮安遂克興化

徐達兵至淮安張士誠將徐義軍在馬驪港夜率兵往襲之破其水軍義泛海遁去達宿兵城上民皆安堵令指揮蔡德華雲龍守其城達率兵取興化先是上命達圖泰州興化海安通州高郵山川地形要害以進覽之見飯子角為興化要地

兵所出之路令達以兵絕其隘達如旨進兵至是遂取興化淮地悉平

我師克濠州

先是上以李濟據濠州名為張氏守而觀望未決命右相國李善長以書招之曰審成敗之勢察禍福之機惟豪傑之士能之況濠梁吾主上祖宗生長之地陵墓親戚皆在於是謂陵之心無時或忘今左相國統率大兵東克泰州攻高郵取淮安徇未下之地惟是父母之邦不忍以兵相加願

芳華

卷三

洪武

知問齋

閣下觀天時察人事因時立功獻納濠城使吾主得以上奉祖宗之靈下慰鄉里父老之望竊又為閣下籌之以彈丸孤絕之地歸元不足恃歸張無所成夫不權事勢之宜昧於成敗禍福之機非智也使人民苦於鋒鏑非仁也不仁不智亦閣下所惡聞也濟得書不報命江淮行省平章韓政率指揮顧時葉琛等取濠州以雲梯砲石四面並攻時孫德崖久已死城中度不能支濟及知州馬麟乃出降

高皇帝如濠州

帝發建康往濠州省陵墓。帝近念仁祖太后始塋時禮有未備，議欲改塋。問博士許存仁等改塋典禮，時有言改塋恐泄山川靈氣，乃增土以培其封。陵旁居民汪文劉英於帝有舊，召至慰撫之。遂令招致隣黨二十家以守陵墓。濠州父老經濟等來見，帝與之宴，謂濟等曰：吾與諸父老不相見久矣，今還故鄉，念父老鄉人，遭罹兵難以來，未遂生息，吾甚憫焉。諸父老宴飲極歡。帝又曰：

芳華

卷三

三

知問齋

知問齋

父老歸宜教導子孫為善，立身孝弟，勤儉養生，鄉有善人，由家有賢父兄也。濟等頓首拜，皆歡醉而去。

方國珍遣其經歷劉庸來貢白金。○蒙古徐州守將陸聚以徐宿二州來降。

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我師克安豐。

初，帝往濠州，遣使諭徐達曰：聞元將竹貞領馬步兵萬餘，自如灘渡入安豐，其部將曹運自陳州

而南，給其餽餉。我廬州俞平章見駐師東正陽，宜

令遣兵絕其餽道。竹貞連來之軍，野無所掠，與我軍相持。師老力疲，爾宜速與之戰。一鼓可克之，不然，事機一失，為我後患。達聞命，即統率馬步舟師三萬餘至安豐，分遣平章韓政等以兵扼其四門，晝夜攻之，不下。乃於城東龍尾壩，潛穿其城二十餘丈，城壞遂破之。○帝遣使諭徐達曰：比聞王保保欲侵徐州，可分精銳急趨徐州，為陸參政應援。彼不知吾有備，輕來侵犯，破之必矣。達克安豐，即

芳華

卷三

三

四

知問齋

五月，帝還自濠州。既而王保保兵至徐州，果大敗而去。

帝還，諭中書省臣曰：吾往濠州，所經州縣，見百姓稀少，田野荒蕪，由兵興以來，人民死亡，或流徙他郡，爾中書其命有司，徧加體訪，俾之各還鄉土，以遂生業。帝諭羣臣曰：國家休戚，我與卿等同之。曩者羣雄並起，東西角立，孰不欲成大業，然不數年，徐氏以柔懦滅，陳氏以剛暴亡，今惟張氏存，來者咸謂政事縱弛，親昵奸回，民心離怨，而費用無

博士許存
仁德澤深
之歷上曰
上下交修
新為格人
之本

經士卒困敗而征請不息此將亡之時也夫察於
亡者然後可與圖存審於危者然後可以求安卿
等宜竭忠宜力以匡不逮

庚戌拓建康城

命劉基卜地於鍾山之陽延亘周圍五十餘里

命左相國徐達為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為副將軍帥
師伐張士誠

李普長曰張氏宜討久矣然以臣愚觀之其勢雖
屢屈而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又多積儲恐難猝拔

芳華

卷三

洪武

五

知問齋

徐達進曰張氏驕橫暴殄奢侈此天下之時也其
所任驕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誤誤不足數惟
擁兵將為富貴之娛耳臣奉 主上威德率精銳
之師聲罪討三吳可計日而定 上喜顧達曰
汝合吾意事必濟矣於是命達為大將軍常遇春
為副將軍集將佐諭之曰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
擄掠毋妄殺戮毋發丘隴毋毀廬舍聞張士誠毋
莖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諸將帥務在輯睦勿
縱左右欺凌軍士善撫恤之諸將皆再拜受命遂

為戒約人給一紙 上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

孰先遇春對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

穴此行當直搗姑蘇 上曰不然士誠與張天驤

潘原明相為手足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援兵

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湖州羽翼既披然

後移兵姑蘇取之必矣 上乃屏左右謂達遇春

曰吾欲遣熊天瑞從行俾為吾反間也天瑞之降

非其本意心常怏怏適來之謀戒諸將勿令天瑞

知之但云直搗姑蘇天瑞必叛從張氏以論此言

芳華

卷三

洪武

六

知問齋

常遇春等大敗張士誠兵於湖州

大將軍徐達等率諸將發龍江至太湖常遇春擊

張士誠兵於太湖港內擒其將尹義陳旺遂次洞

庭進至湖州之毗山又擊敗士誠將石清汪梅擒

之張士信駐軍湖上不敢戰而退指揮熊天瑞叛

降于士誠與張天驤分兵三路以拒我師達遣遇

春攻黃寶王弼攻天驤達自中路攻陶院判別遣

驍將王國寶率長鎗軍直扼其城士誠遣朱暹王

晟戴茂呂珍李茂及其第五子率兵六萬來援也

城東之舊館，連與遇春、湯和等分兵營於東阡鎮。南姑嫂橋，以絕舊館之援。士誠督潘元紹時駐兵於烏鎮之東，為呂珍等聲援。我師乘夜擊之，元紹亦遁，遂填塞溝港，絕其糧道。士誠知事急，乃親率兵來援。達等與戰于皂林之野，又敗之。士誠復遣徐志堅以輕舟出東阡鎮，覘我師欲攻姑嫂橋，常遇春遇之，與戰，會大風雨，天晦甚，遇春令勇士乘刈船數百突擊之，復破其兵，擒志堅。

蒙古以陳友定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兼守閩中八

芳華 卷三 洪武 七 知問齋

郡。○九月，蒙古以方國珍為浙江行省左丞相，

星孛於東北。

命朱文忠帥師攻杭州。上諭文忠曰：徐達等取姑蘇，張士誠必集兵以拒。今命汝攻杭州，是掣制之也。我師或衝其東，或擊其西，使其疲於應戰，其中必有自潰者，爾往宜慎方略。

蜀明昇遣使來聘。

蜀使者自言其國東有瞿塘三峽之阻，北有劔閣

棧道之險，古人謂一夫守之，百人莫過。而西控成都，沃壤千里，財利富饒，實天府之國。上笑曰：蜀人不以修德保民為本，而徒恃山川之險，誇其富饒，此豈自天而降耶？

冬十一月，我師克湖州。

張士誠自徐志堅兵敗，懼甚，乃遣其右丞徐義興、潘元紹率赤龍船兵屯於平望。遇春由別港追襲之，至平望，縱火焚其赤龍船，軍資器械一時俱盡。眾軍散走，遇春兵攻烏鎮，徐達復攻昇山水寨，士

芳華 卷三 洪武 八 知問齋

誠五太子盛兵來援，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大敗其五太子及朱暹、呂珍等，以舊館降。五太子者，士誠養子也。本姓梁，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又善沒水。朱暹、呂珍亦善戰，士誠倚之至是。皆來降。士誠為之奪氣。十一月，徐達遣馮國勝以降將呂珍、王晟等徇於湖州，城下李伯昇出降。我師克杭州。

朱文忠率指揮朱亮、祖耿、天壁攻伺廬，降其將戴元帥，復遣袁洪、孫虎略富陽，擒其同僉李天祿，遂

芳華

卷三

洪武

九

知問齋

合兵圍餘杭。遣人語謝曰：爾乃我之戚臣，若降可保不死，仍享富貴。謝曰：我誠誤計，若保我以不死，我即降。文忠許之。乃與弟姪五人出降。文忠遂進兵杭州。潘原明懼，遣方彞謂軍門請納款曰：嬰城固守，乃受任之當為。歸款救民，亦濟時之急務。念是邦生靈百餘萬，比年物故十二三，今既入于職方，願溥單于天澤，謹將杭州土地人民及諸司軍馬錢糧之數以獻。文忠至杭州，潘原明及李勝奉士誠所授印，并執將英劉震出降。文忠進

原明等宜帝命慰諭之。禁戢士卒，城中晏然。送英震建康。帝誅蔣英于市，以潘原明全城歸降，民不受鋒鏑，仍授平章守舊城。從朱文忠節制。張士誠紹興守將李思忠以城降，命駙馬都尉王恭千戶陳清李邁守之。○張士誠嘉興守將宋興以城降。○我師圍蘇州。

徐達既下湖州，即引兵向姑蘇。至南潯，張士誠元帥王勝降。至吳江州，圍其城。總政李福知州楊彝降。徐達等兵至姑蘇，城南鮎魚口，華士誠將寶義

芳華

卷三

洪武

十

知問齋

走之。康茂才至尹山橋，遇士誠兵擊敗之。達遂進兵圍其城。達軍封門，遇春軍虎丘，郭子興軍婁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閶門，王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屠對，築臺三層，每層施弓弩火銃于上，又設襄陽礮以擊之。城中震恐，有楊茂者，無錫莫天祐部將也，善沒水，天祐潛令入姑蘇，與士誠相聞，邏卒獲之，于閶門水榭旁，送達軍，達釋而用之。時姑蘇城堅不可破，天祐又阻兵無錫，為士誠聲援。達因縱茂出入往來，因得其彼此所遺蠟丸書，由是悉知士誠天祐虛實，而攻困之計益備。十二月，陞右丞朱文忠為杭州平章政事，命復姓李氏。○定以明年為吳元年。

命有司建廟社立官室。

謂省臣曰：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斷，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下，稱德者必以堯為首，後世號為奢侈，極宮室花園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

亂由是起。吾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宮室但取完固而已。新殿成，命博士熊鼎編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於殿壁。又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以備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是年，小明王殂。

丁未，吳元年三月，俞通海敗張士誠兵於滅渡橋，復提兵桃花塢，蕩其營，中流矢，創甚，還京師。

上幸其第，揮淚出，明日通海卒。年三十八。車駕復臨幸，哭之恸。進封鎮國公，禮車太廟。弟通源通河亦皆封侯。

令免徐宿濠泗襄陽安陸等郡稅糧三年。

芳華 卷三 洪武 十一 知問齋

秋八月，蒙古命太子總制天下軍馬，置大撫軍院。

太子以中書令樞密使總天下兵馬，其擴廓帖木兒領本軍，自潼關以東，蕭清江淮，李思齊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以少保禿魯為陝西行省左丞相。

總本部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等進取襄樊，王信固守山東。

九月朔，命參政朱亮祖帥師討方國珍。

方國珍既入貢，復陰泛海，北通元，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定，王師討姑蘇，而國珍擁兵坐視。帝以

國珍反覆，貽書數其十二過。國珍得書，不報。復以書諭之曰：吾兵下姑蘇，即南取溫台慶元，水陸並進，無能禦也。汝早於此時改過效順，猶可保其富貴，以貽子孫。以及下人，不然，為倫生之計，揚帆乘舟，竄入海島，吾恐子女玉帛，反為汝累。舟中有自生敵國，徒為豪傑所笑也。方國珍大懼，為汎海計。至是，命參政朱亮祖帥馬步舟師討之。

定文武科取士之法。

先是，命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略，通曉天文

芳華 卷三 洪武 十一 知問齋

之士，其有兼通書律廉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乃下令曰：上世帝王創制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茲設文武二科，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

本廟成

四祖各爲一廟。德祖居中。懿祖居東第一廟。熙祖居西第一廟。仁祖居東第二廟。廟在宮城東南。皆南向。

我師克姑蘇。執張士誠以歸。

徐達之圍姑蘇也。上初不欲煩兵。但困服之耳。至是。又久不下。乃以書遺張士誠曰。成湯放桀。武王伐紂。漢祖滅秦。歷代帝王之興。兵勢相加。乃爲常事。當王莽之亡。隋之失國。豪傑乘時蜂起。圖王業。據土地。及其定也。惟歸于一。天命所在。豈容紛

芳墓

卷三

洪武

十三

知問齋

然爾能順附其福有餘。毋爲困守孤城。危其兵民。自取敗亡。爲天下笑。士誠不報。士誠被圍既久。欲突圍以戰。至閭門。將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分兵北濠。截其兵。復遣兵與鬪。戰良久未決。士誠復遣參政黃哈喇八都等兵千餘人助之。又自出兵。山塘爲援。山塘路狹。塞不可進。麾令稍却。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爲猛將。能爲我取此乎。弼應曰。諾。卽馳鐵騎。揮雙刀。往擊之。遇春因率衆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甚衆。士誠馬驚

墜水。幾不救。肩輿入城。計忽忽無所出。時降將李

伯昇知士誠勢迫。欲說令歸命。乃遣客詣士誠門

告急。士誠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爲公言禍

福興亡之計。願公安意聽之。昔項羽啗咤。叱咤百

戰百勝。卒敗垓下。天下歸於漢祖。何則。此天數也。

公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

奔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

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

此項羽之勢也。誠能於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

芳墓

卷三

洪武

十四

知問齋

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吾亦甚恨無及。然則今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於國家。有利於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荆楚。兵甲百萬。與江右之兵戰於姑孰。鏖於鄱陽。陳友諒欲舉火燒江右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我益急。竊慮勢極患生。猝有變從。

中起者竊以爲莫如順天之命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亦不失爲萬戶侯況嘗許以寶融錢俶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仰首沉慮良久卒狐疑莫能決復率兵突出胥門索戰鋒甚銳遇春禦之兵稍却士信張幟城上踞銀椅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而死府城圍既久木石俱盡至折祠廟民居爲礮具徐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笆軍伏其下載以

芳墓

卷三

洪武

十五

知問齋

攻城矢石不得傷至是達督將士破葑門常遇春亦破閭門新寨率衆渡橋進薄城下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參政謝節周仁立柵傑知不能敵投兵降周仁徐義潘元紹及錢參政皆降晡時士誠軍大潰諸將遂蟻附登城城已破士誠猶使副樞劉毅收餘兵尚二三萬親率之戰於萬壽寺東街復敗劉毅降士誠倉惶歸從者僅數騎士誠妻劉氏積薪齊雲樓下及城破驅其羣妾侍女登樓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士誠獨坐室

中左右皆散走士誠距戶緝李伯昇決戶令降將趙世雄抱解之氣未絕復蘇達又令潘元紹以理曉之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眉昇之出葑門途中易以戶扉昇至舟中凡獲其官屬二十餘萬皆送建康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臥不肯起昇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上欲全士誠而士誠竟自縊死賜棺以葬之叛將熊天瑞伏誅我師克通州故張士誠守將張右丞以城降

芳墓

卷三

洪武

十六

知問齋

我師克無錫胡廷瑞等率兵攻城州人張翼知事急率父老往見莫天祐曰吾民不見天日十二年張氏已就縛固守將誰爲況未必能守一城生民存亡皆在今夕願熟思之至是降我師克台州朱亮祖師至天台縣尹湯盤以城降亮祖進攻台州方國瑛出兵拒戰我師擊敗之指揮嚴德戰死國瑛度力不能禦以巨艦載妻子夜出與善門走

黃岩亮祖入其城遂狗下仙居諸縣

新内成

正殿曰奉天殿前為奉天門殿之後曰華蓋殿華蓋殿之後曰建身殿皆與以廊廡奉天殿之左右各建樓左曰文樓右曰武樓謹身殿之後為宮前曰乾清宮後曰坤寧宮六宮以次序列焉周以皇城城之門南曰午門東曰東華西曰西華北曰玄武制皆朴素不為雕飾

四月 仁祖忌日

上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淚下不止謂起居注詹同日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值此其何以

芳華

卷三

洪武

十七

知問齋

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皆泣下不能仰視

冬十月蒙古罷擴廓帖木兒官奪其軍

我師克黃岩守將哈兒普降方國瑛遁之海上○置御史臺及各道按察司○以劉基為太史院史

置大理寺○命中書省定律令○定國子學官制

命湯和為征南將軍吳去疾為副將軍帥師討方國珍于慶元○甲子命信國公徐達為征虜大將軍鄂

國公常遇春為征虜副將軍北取中原

帝謂信國公徐達等曰自元失其政君昏臣悖兵戈四興民墜塗炭予與諸公仗義而起初為保身之謀冀有真安生民者出豈意大難不解為眾所附乃率眾渡江與羣雄相角逐遂平陳友諒滅張

士誠闔廣之地將以次而定尚念中原擾攘人民離散山東則有王宣父子狗偷鼠竊反側不常河

南則有王保保名雖尊元實則跋扈擅爵專賦上疑下叛關隴則有李思齊張思道彼此猜忌勢不

兩定且與王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將亡其機在此

今欲命諸公北伐計將如何鄂國公常遇春對曰

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直搗元都而我百戰之師

敵彼久遠之卒捷罕而可以勝也帝曰元建都

百年城守必固若如卿言應師深入不能即破須

於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

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

南斷其羽翼援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

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

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

芳華

卷三

洪武

十八

知問齋

卷而下諸將皆曰善於是命達爲征虜大將軍選
春爲征虜副將軍帝親祭上下神祇于北門之
屯里山祝畢復大召諸將士諭之曰今命爾諸將
各率所部以定中原爾等師行非必略地攻城而
已要在削平禍亂以安生民凡遇敵則戰若所經
之處及城下之日勿妄殺人勿奪民財勿毀民居
勿廢農具勿殺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間或有遺弃
孤幼在營父母親戚來求者卽還之此陰陽美事
好共爲之○檄諭齊魯河洛燕趙幽薊秦晉之人

芳華

卷三

洪武

十九

知問齋

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
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
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達人志士時有
冠履倒置之歎自是以後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
長立幼秦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鳩兄至於兄收
弟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於父子君
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君人者斯民之宗
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太防其所
爲如彼豈可以爲訓於天下後世哉又加以宰相

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
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
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弃之之時也當
此之時天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
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
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
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阻兵據險互相吞噬
反爲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
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今十有三年而

芳華

卷三

洪武

二十

知問齋

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
皆入版圖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
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之塗炭復漢官之威
儀慮人民未知反爲我讐軍家北走陷溺尤深故
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
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
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爾民其體之如
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
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

上道世子
太子作臨
深內陳

命書平章胡廷瑞為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為副將軍率師取福建以湖廣叅政趙德隨征○命湖廣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叅政張彬率師取廣西

帝諭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實無過故命汝總兵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否為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於汝復論璟等曰南方之地皆入版圖惟淮北山東尚未寧一兩廣入閩尚未歸附已命

芳幕

卷三

洪武

三十一

知開濟

丞相徐達平章常遇春等北定中原平章胡廷瑞分道南征以取入閩俟入閩既定就以其師航海趨廣東故命爾等率荆湘之衆進取廣西兩軍合勢何征不克何堅不摧爾其務靖亂止暴撫綏順附使人畏服懋建乃勛

十一月徐達克沂州

徐達師至淮安遣人往沂州以書諭王宣父子使來降王信得書乃遣使納款且奏表賀平張士誠帝遣徐唐臣李侍儀等往沂州授信為榮祿大夫

信與其父陰持兩端內實修備帝知之乃遣人密諭徐達曰王信父子反覆不可遽信宜勒兵趨沂州以觀其變唐臣等至沂州宜令其子信密往

莒密等州募兵為備禦計而遣其員外郎王仲剛等詐來犒師以緩我軍宣即以兵夜劫徐唐臣等欲殺之衆亂唐臣得脫走達軍達聞之即日率師徑抵沂州營於北門分兵營其南門都督馮宗異令軍士開壩放水明日達督軍急攻其城宣待信募兵未還自度不能支乃開西門以元所授沂州

芳幕

卷三

洪武

三十一

知開濟

公印出降達身宜為書遣鎮撫孫惟德招降信信不從殺孫鎮撫與其兄包走山西達以宣反覆并怒其子殺孫鎮撫遂執宣杖而戮之并戮王仲剛等命指揮韓溫守沂州

湯和克慶元

朱亮祖自黃岩進兵溫州陳於城南七里方國珍部將率兵拒戰我師擊敗之追北至城下哺時克其城方明善先已挈其妻子遁去亮祖入城撫安其民遂率舟師襲方明善於樂清之盤嶼敗之湯

和兵先自紹興渡曹娥江進次餘姚降其知州李
樞及上虞縣尹沈煜遂進兵慶元城下攻其西門
府判徐善等率官屬者老自西門出降方國珍部
下乘海州遁去湯和率兵追之國珍率餘衆入海
湯和徇下定海慈溪等縣

命平章廖永忠為征南副將軍帥師自海道會湯和
討方國珍遂克之

方國珍部將徐元帥李僉院等率所部詣湯和降
國珍見諸將叛不得已於是亦遣郎中承廣員外

芳華

卷三

洪武

二十三

知問齊

郎陳永奉書于湯和乞降朱亮祖兵至黃岩方國
瑛及其兄子明善率家來降送至建康於是方國
珍遣其子明完奉表謝罪乞降帝始怒其反覆
及覽表憐之乃賜書曰昔汝外示歸誠中懷詭詐
今勢窮來歸詞甚哀懇吾當以汝此誠為誠不以
前過為過汝勿自疑率衆來歸悉從原有方國珍
及弟國珉率部屬詣見湯和於軍門送京師入見
上諭之曰汝獻款已久何為反側復勞征伐國珍
頓首曰臣遭時多艱逃死海上終期歸附聖明以

上天天沐
谷畢出觀
四五

全首領不意又勞王師惟陛下哀其愚特赦其
死上曰草昧之時英雄角逐人孰不欲有為亦
誰能識帝王之有真爾之所為亦何足責朕推赤
心待汝其自安國珍頓首謝以為廣西行省左丞
不之官食祿居京師

國丘成○太史院進戊申歲大統曆

上召御史中丞兼太史院使劉基謂曰古者以仲

冬頒來歲之曆以為太遲今於冬至亦為未宜明
年以後皆以十月朔進初戊申曆成將入梓基與

芳華

卷三

洪武

二十四

知問齊

其屬高翼以所錄本進上覽之謂基曰曆數國
之大事帝王敬天動民之本也天象之行有遲速
古今曆法有疏密苟不得其要不能無差卿等推
步須各盡其心必求至當基等頓首而退及復以
所錄再加詳校而後刊

徐達克益都

先是帝遣使諭大將軍徐達曰聞將軍已下沂
州不知勒兵何向如向益都當遣精銳將軍於黃
河扼衝要斷其援兵使彼外不得進內無所望我

軍勢重力專可以必克。徐達命平章韓政分兵扼黃河以斷山東援兵。即督兵填壩攻其城。拔之。執平章老保與白知院等。普顏不花不屈死。遂徇下壽光臨淄昌樂高苑等縣。及濰膠博興等州。律令成命頒行之。

初命李善長等詳定律令。帝每御西樓召諸議律官。謂起居注熊鼎曰。刑法重事也。苟失其中。則人無所措手足。何以垂法後世。及是始成。帝與廷臣復閱視之。去煩就簡。減重從輕者居多。

芳華 卷三 洪武 二十五 知問齋

汪興祖下兗州以東州縣

大都督同知汪興祖率師至東平。元平章馬德奔城遁。進至東阿。元參政陳璧以所部五萬餘人降。孔希學者。孔子五十六世孫也。聞大軍至。率曲阜縣尹孔希舉。鄒縣簿孟思諒等。迎見興祖于軍門。興祖禮之。于是兗州以東州縣皆降。以希學襲封衍聖公。

徐達克濟南

大將軍徐達至濟南。元平章達朵兒只進巴等以

地降。命指揮陳勝守之。上遣人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曰。周將軍已下齊魯。諸郡中外皆慶。子獨謂勝而能戒者。可以常勝。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必須固防謹密。常若臨敵。勿生懈怠。為人所乘。慎之慎之。

胡廷瑞克邵武。蒙古守將李宗茂以城降。○汪興祖克濟寧。蒙古守將陳秉直奔城遁。中書省左相國李善長等奉表勸進。先是善長等勸上即帝位。上未之許。善長等

芳華 卷三 洪武 二十六 知問齋

力請曰。陛下起濠梁。不墮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羣雄剗削殆盡。遠近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早正位號。以慰臣民之望。上曰。我思功未覆于天下。德未孚於人心。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已歸。察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尊尊。志驕氣盈。卒致亡滅。貽誤于後。吾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至是復率文武百官奉表勸進。曰。欽惟陛下。智勇自天。聰明冠世。掃除

六合之風塵，拯救兆民於水火，擁樓船而西上，孺子奉壘而出迎，命將帥以東征，僞主束身而受縛，旣膺在躬之曆數，必當臨御于宸居，俯從衆請，早定尊稱。帝曰：始吾卽王位，亦不得已，勉從衆言。今卿等復勸卽帝位，吾恐德薄不足以當之。羣臣皆頓首請曰：天生聖人以爲民主。殿下之卽王位，天命已有歸矣。今又三四年，若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昔漢高帝旣誅項籍，群下勸進，亦不違其請。帝固却之，明日，善長等復請曰：

芳基

卷三

洪武

二十七

知問齋

殿下謙讓之德，著於四方，感於生民，願爲天下計。早徇羣臣之請。帝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議此。而卿等屢請不已，此大事，當斟酌禮儀而行，不可草草。

胡廷瑞克建陽，蒙古守將曹復疇出降。○敕征南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帥舟師自海道取福州。廣信衛指揮沐英破分水關，略崇安縣，克之。○中書省左相國李善長率禮官進卽位禮儀。○大將軍徐達遣參政傅友德取萊陽。

論中書省選官擇人

上諭曰：自古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不以官私愛。惟求賢才以治其民，所以示天下至公也。

湯和克福州

初陳友定環福州城外，皆築壘爲備，每五十步，更築一臺，嚴兵守之。聞我師入杉關，乃留同僉賴正孫副樞謝英輔院判鄧益以衆二萬守福州。友定自率精銳守延平以拒。時湯和等舟楫自明州乘東北風，徑抵福州之五虎門，駐師南堂河口。元平

芳基

卷三

洪武

二十八

知問齋

章曲出領兵出南門拒戰，指揮謝得成等擊敗之。是夜參政表仁密遣人納款，黎明我師於臺蟻附登城，遂開南門和擁兵入。鄧益拒戰於水部門，擊殺之。正孫英輔自西門出，走延平。曲出搭海木兒杭者不花左丞鄧住中丞鐵木烈思等皆遁去。參政尹克仁赴水死。時僉樞相鐵木兒積薪樓下，殺其妻妾及兩女，縱火焚之，遂自剄。湯和入省署撫輯軍民。

上出觀園丘世子從行

本

芳基

卷三

洪武

二十九

知問齊

上因命左右導之，循歷農家，觀其耘處，飲食器用，
 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勞四體，樹五穀，身不
 離畝，飯手不離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
 不遇茅茨，草闕所服，不過練衣布衣，所飲食，不遇
 一居處，服之，則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
 節，使之不至于饑寒，方盡為上之道，若復加之橫
 歛，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為民上者，不可不體下情。
 平章鄧榮祖、勇善戰與太祖同起兵，梁深帝待
 之甚厚，自平處州還，益驕，遂有覲覲心，帝憤憤出
 怨言，謂持有欲告之者，帝懼不自安，與趙繼祖謀
 伺間，作亂，至是，帝聞兵三門出外，榮與繼祖伏
 兵門內，欲為變，會大風，掠發，吹旗觸，帝衣，帝
 異之，易服從，上道，遇榮等，不得發，遂為宋國典所
 告，帝召榮等面詰之，具伏，帝不欲誅，榮于
 別室召諸將曰：吾不負爾，爾亦不負我，如此將何
 以處之？帝過泰口，榮等因作一巨志，思我謀為亂，
 逆不利於至公，將害及我，等縱至公不忍殺之，我

等義不與之俱生，帝不得已，命
 其酒食，飲食之，涕泣與訣，皆跪誅。
 偽吳舟師數百艘，出馬駁沙，浙大江，侵鎮江，江陰
 守將吳良與積，兵以待，上親帥大軍，水陸並
 進，討之，至鎮江，寇已遁去，追至子門，寇乘潮逆
 拒，首尾相失，良等縱兵夾擊，大破之，獲士卒二千，
 寇退，上臨岸，江陰見，則等防禦有方，謂曰：汝非
 昔日之吳，起乎，稽數久之，良在江陰十年，軍民安
 枕一境，恬然，上有事江漢，大軍發，
 出東藩，竟無擾，皆良為之捍蔽也。
 上因久不用，以城縣素食，調近臣吳封，病等曰：子
 以天旱故，幸諸宮中皆素食，使知民力艱難，往時
 宮中所需，務茹醢，皆出大官供給，今皆以內官
 為之，損其煩，撥于民也，既而大雨，羣臣請使膳，
 上曰：元早為矣，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
 焦槁必多，縱食美能甘味，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
 今欲拜天災，但當謹于備已，誠于愛民。
 庶可答天之推，乃下令免民今年田租。

昭代芳墓卷之四

武原臣徐昌治述

太祖高皇帝

戊申洪武元年春正月我太祖高皇帝祀天地於

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

追尊四代祖考

皇高祖考尊號曰玄皇帝廟號德祖妣曰玄皇后

皇曾祖考尊號曰恒皇帝廟號懿祖妣曰恒皇后

皇祖考尊號曰祐皇帝廟號熙祖妣曰祐皇后

芳墓

卷四

洪武

知問齋

皇考尊號曰淳皇帝廟號仁祖皇妣陳氏曰淳皇

后

立妃馬氏為皇后世子標為皇太子○大誥天下

詔曰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既終天命真人於沙

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餘年今運亦

終海內疆土豪傑分爭朕本淮右庶民荷上天

眷顧祖宗之靈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賢於左右

各處寇攘屢命大將軍與諸將校奮揚威武已皆

戡定民安田里今文武大臣百司眾庶合辭勸進

尊朕為皇帝以主黔黎勉徇輿情於吳二年正月

初四日告祭天地於鍾山之陽即皇帝位於南郊

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以吳二年為洪武元年是

日恭詣太廟追尊四代考妣為皇帝皇后立

大社大稷於京師以冊寶立妃馬氏為皇后

長子標為皇太子布告天下

收宜徽院為光祿寺○詔製太廟祭器○蒙古興化

守將葉萬戶奔州遁者民李于成率眾詣湯和降

大宴羣臣於奉天殿

芳墓

卷四

洪武

知問齋

寔罷因諭之曰朕以布衣有天下實由天命當羣

雄初起所在剽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朕見其所

為非道心常不然既而與諸將渡江駐兵太平深

思愛民安天下之道自是十有餘年收攬英雄征

伐四方克賴諸將輔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

廣生民之眾萬幾方殷朕中夜寢不安枕憂懸于

心御史中丞劉基對曰往者四方未定勞煩聖慮

今四海一家宜少紓其憂上曰堯舜聖人處無

為之世尚綸憂之矧德匪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

民方脫創殘其得無愛乎○上又諭羣臣曰忠臣愛君諫言爲國比來朕每發言百官但唯諾而已其間豈無是非得失而無有直言者雖有不善無由以聞自今宜盡忠諫以匡朕不逮若徒唯唯非人臣事君之義也

帝自舊內遷新宮○以李善長等兼東宮官

初御史中丞劉基學士陶安言於帝曰昔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做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爲之帝曰吾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

芳基

卷四

洪武

三

知問齊

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古通今議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啓問何必做彼作中書令乎朕以廷臣有才望勲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若江充之事可謂明鑒朕今立法令臺省等官兼東宮官贊輔之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無相構之患也且選名儒爲之賓友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狃於安逸軍務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

上諭
上諭
上諭

改中書省官制○定尚寶司官制
論省府大臣戒驕盈保富貴

論曰爾諸大臣既受封爵當同心輔國以享祿位朕常思古之君臣居安不忘警戒盈滿常懼驕縱兢兢業業日慎一日故能始終相保不失富貴大抵開基創業之主待功臣非不欲始終盡善如韓信彭越自不能保全其功深可惜哉古人致敬器於座側以戒驕盈耳汝等宜戒慎之又謂都督同知康茂才等曰古之人主待其臣下往往以權術

芳基

卷四

洪武

四

知問齊

駕馭不以至誠相感易生猜疑故久而生變今吾以直言告汝常相警戒非止在於汝身汝又當以朕意訓汝子孫則可與國同其長久矣時皇太子侍側上指謂之曰太子年幼未歷世故朕嘗以此意誨之使他日汝子成立與吾兒共享太平常如今日則子子孫孫無有窮也群臣皆拜謝而退○上朝罷從容謂御史中丞劉基章溢曰朕起義淮右以有天下戰陣之際橫羅鋒鏑者多常惻然於懷今民脫喪亂猶出膏火之中非寬恤以惠養

之無以盡生息之道且為政非空言要必使民受

實恩如徒事其名而無其實民亦何所賴焉中丞

壬辰斷黃妖寇犯龍泉魏從子存仁願代賊聞盜名大喜問計益正色曰若等皆有父

母妻子願為此滅族事賊怒并執從子夜給守者乘間脫境集里兵擊賊

上與儒臣論學術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

美色之眩目人鮮不為所惑自非有豪傑之見不

能決去之又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

亡不行仁義之道夫秦襲戰國之弊又安得知此

論天下來朝府州縣官

步奏

卷四 洪武 五

知門齋

天下來朝府州縣官陛辭 上諭之曰天下初定

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

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

詔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實田畝

上謂中書省臣曰兵革之餘郡縣版籍多亡田賦

之制不能無增損征歛失中則百姓咨怨夫善政

在於養民在於寬賦今遣周鑄等往諸府縣覈實

田畝定其賦稅此外無令有所妄擾

我師克建寧

征南將軍胡廷美副將軍何文輝率師至建寧元

守將同僉達里麻叅政陳子琦備禦甚堅我師環

其四門攻之益急達里麻不能支夜潛至副將軍

何文輝營納款詰旦總管翟也先不花亦率眾詣

文輝降廷美怒二人不諳已欲屠其城文輝止曰

吾與公同受命至此為安百姓耳今城降欲以私

忿殺人可乎廷美遂止乃整軍入申嚴號令毫髮

無所犯

湯和克延平執蒙古平章陳友定送京師伏誅

步奏

卷四 洪武 六

知問齋

先是 上遣使招諭友定友定大會諸將殺使者

置血酒甕中慷慨飲之誓眾死守至是我師隔水

而陣分一軍渡水攻其西門友定嚴飭軍校巡城

晝夜不少怠諸將出戰友定不許數請不已友定

乃疑其部將蕭院判劉守仁有携二心即收其兵

柄殺蕭院判守仁知事急來奔士卒多踰城夜遁

自始圍凡十日適城中軍器局失火炮聲亂發我

軍疑其內叛遂併力攻城友定見勢窮蹙曰大事

已去吾無以報國家惟有死耳乃退於省堂按劍

仰藥飲之連魯花赤白哈麻具服北面泣拜與射
英輔皆自縊死賴正孫等夜開門出降黎明我師
入城友定氣未絕遂昇之出水東門外值大雷雨
復甦械繫送京師 上詰之曰元綱不振海內土
崩天命更革豈人力所能為爾竊據偏方負固逆
命害吾叅軍殺吾使者陸梁弗服欲何為哉友定
對曰事敗身亡惟有死耳尚有何言遂誅之

二月朔中書省臣李善長等進郊社宗廟議

善長等奏有國大祀曰圜丘曰方丘曰宗廟曰社

芳墓 卷四 洪武 七 知問齋

稷園丘之說曰天子之禮莫大於祀天故有虞夏
漢高祖因之又增北時兼祀黑帝至武帝有雍五
時之祠又有渭陽五帝之祠又有甘泉太乙之祠
而吳天上帝之祭則未嘗舉行至元帝時合祭天
地光武帝太乙魏晉以來郊丘之說互有不同宗
廟玄者以為天有六合歲凡九祭宗王肅者則以
天體惟一安得有六一歲二祭安得有九武德貞
觀間用六天之義承藏中從長孫無忌等議廢郊
德元年冬至合祭天地于圓丘神宗元豐中罷合
祭將宗紹聖徽宗政和間或分或合高宗南渡以
後惟用合祭之禮今當遵古制分祭天地於南郊
冬至則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大明夜明星太歲
從祀方丘之說曰冬至報天夏至報地所以順陰
陽之義也祭天於南郊之圓丘祭地於北郊之方
澤所以順陰陽之位也然先王親地有社存焉自
漢武則廟官覽軒轅立於土祠於於陰離上禮如

祀天而後世宗之宋元豐中議專祭北郊南渡以
後則惟攝祀而已今擬以今歲夏至日祀方丘以
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祀宗廟之說曰太祖百世
不遷三昭三穆以世次此至親盡而遷焉此有天
下之常經也右至周穆王時文王親盡當祀其王
時武王親盡當祀以其有功當宗故皆別立一廟
而高祖始立世宗室世宗室亦皆百世不遷漢高至太
宗高祖唐高祖追尊高祖考立四廟於長安太
宗高祖唐高祖追尊高祖考立四廟於長安太
宗高祖唐高祖追尊高祖考立四廟於長安太
宗高祖唐高祖追尊高祖考立四廟於長安太
宗高祖唐高祖追尊高祖考立四廟於長安太
宗高祖唐高祖追尊高祖考立四廟於長安太
宗高祖唐高祖追尊高祖考立四廟於長安太

芳墓 卷四 洪武 八 知問齋

社必及稷所以為天下祈福報功之道也然天子
有三社為羣姓而立者大社其自為立者曰王社
又有所謂勝國之社後世天子之禮惟立大社大
稷以祀之春秋二仲月及臘一歲三祀今宜祀以
春秋二仲月
上戊日從之
蒙古漳州總制陳馬兒以城降
詔湯和還明州造海舟漕運北征軍餉○命平章廖
永忠為征南將軍以參政朱亮祖副之帥舟師由海
道取廣東
上諭永忠等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所以除暴亂
解倒懸以慰民望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

據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可不勞師旅。慎勿殺掠。沮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扼其險要。絕其聲援。未有不_下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仍與平章楊瑒等合兵取廣西。蒙古汀州路守將陳國珍及泉州郡縣皆降。詔以太率祀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

論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朕今為天下

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

孔謂為事恭謹。善詩工書。襲衍聖公。上曰。既爵公。勿棄散官。但詔以織文玉軸為異耳。述者為令。

禁士民易姓氏為胡名。及習胡語。服胡衣者。○常遇春克東昌及所屬荏平等縣。皆降。

楊瑒遣千戶王廷取寶慶。遂下之。

楊瑒遣千戶王廷將兵取寶慶。賊眾千餘。據險拒戰。廷擊敗之。進至城下。遂下其城。留兵守之。

命都督同知康茂才率師赴濟南。從大將軍徐達北伐。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興帥師會廖永忠征廣

卷四 洪武 九 知問齋

東○命中書議役法

省臣奏議田一項。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上諭中書省臣曰。民力有限。而徭役無窮。當思節其力。毋重困之。民力勞困。豈能獨安。自今凡有興作。不獲已者。暫借其力。至於不急之務。浮汎之役。宜罷之。

徐達平樂安

初樂安俞勝納款。徐達禮而遣之。勝既歸。拒命而叛。達等遂進師攻之。師至土河。距樂安五里。命軍

朱慕 卷四 洪武 十 知問齋

士填塹以進。俞勝遁去。達等率師趨樂安。營于城東南。其郎中張仲毅出降。樂安平令指揮華雲龍守之。副將軍常遇春督馮宗異追勝。不及。獲其將朱右丞而還。既有報。元丞相也速平章忽林台等軍至。達率兵出戰。元兵敗走。追奔八十餘里。殺傷甚眾。生擒樞密院判脫歡。

詔定宗廟時享之禮

翰林學士陶安待制詹同等奏。古者禴祠烝嘗。四時之祭。三祭皆合享于祖廟。惟春祭於各廟。上

命春特祭餘三時合祭是日太常又進宗廟月朔薦新禮。上覽畢謂羣臣曰宗廟之祀所以隆孝思也然祭之於後不若養之於先朕今富有天下親沒矣雖欲以天下養其可得乎因悲歎久之命以月朔薦新儀物著之常典俾子孫世承之。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宗廟社稷諸神各有所用。上曰五冕禮太繁今祭天地宗廟則服衮冕社稷等祀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

諭侍臣審察讒佞

芳華

卷四

共武

十一

知問齊

上御奉天門謂侍臣曰凡人之言有忠諫者有讒佞者忠諫之言始若難聽然有益如藥石讒佞之言始若易聽然其貽患不可勝言。○上諭侍御史文原吉等曰比來臺臣久無諫諍豈朝廷庶務皆盡善抑朕不能聽受故爾嘿嘿乎爾等以言爲職所貴者忠言日聞有益於天下國家若君有過舉而臣不言是臣負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納是君負臣朕嘗思一介之士於萬乘之尊其勢懸絕平居能言臨對之際或畏不能盡其詞或舍卒不能盡

其意故常霽色以納之惟恐其不盡言也至於言無實者亦略而不究

命選國子監生周琦等十人侍太子讀書禁中。○三月命翰林儒臣修女戒。

上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爲本正家爲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使預政事至於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中櫛若寵之太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爲禍亂者也卿等爲纂修女戒

芳華

卷四

共武

十二

知問齊

及古賢后妃之事可爲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蒙古江西分省廣東左丞何真遣使奉表迎降。諭侍臣劉基兵事。

上謂劉基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得侍左右每觀廟算初謂未必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由是知任將在上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

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尤所難也。上曰：戰者謀也。因敵制勝，閭闔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何暇論古法耶？

斬州進竹箠却之。

廖承忠師至廣東，何真率官屬見，遂破邵宗愚誅之。廣州平。

宗愚兄弟俱殘暴嗜殺，廣州民尤嫉之。及而縛入城，民往觀之，爭噬其肉，遂與其徒皆棄市。廣州既平，承忠遂進兵取廣西。

芳華

卷四

漢武

十三

知問齋

○時近臣言山東有民，可舉。上曰：銀坊之與利民少而損民多，豈今舉之餘，豈可重勞民力？楊璟遣兵攻武岡州，蒙古守將曾權以城降。○鄧愈至南陽，蒙古叅政王國寶、副樞喬珍等以城降。○徐達師至陳橋，左君弼、竹昌迎降。

先是左君弼自唐州走安豐，及安豐破，復走汴梁。元汴梁守將李克彝使守陳州。上嘗遣使諭以書曰：製者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予勞師暑月，與足下從事，足下乃舍其親而奔異國，且子之國乃足下父母之國，合肥之城乃足下丘隴桑梓之鄉。

寧不思乎？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時以取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子于亂世，足下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獨居寡處，各天一方，朝思暮望，以日為歲。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再得。足下能幡然而來，予當盡棄前非，仍復待以故舊。上乃歸其母于陳州。至是，汴梁守將李克彝聞徐達至，召君弼謂曰：公與南朝數接戰，熟其陣勢，今授公以兵，公前與戰，我從後乘之，何如？君弼嘗感上歸其母，有降附意，因曰：南朝軍鋒不可當，吾見其陣輒膽落，不能戰，故奔投至此。況徐相國善用兵，所向克捷，君弼安敢復受命？克彝無如之何，乃夜驅軍民遁入河南。於是君弼與竹昌等率所部兵詣達降。達等率步騎自中潁進取河南。

芳華

卷四

漢武

十四

知問齋

是月，彗星出昴北。

昴，胡星也。彗，除舊布新之象也。

夏四月，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為圖，以示子孫。

徐達平河南，遂取嵩州。

大將軍徐達等率師自虎牢關進至河南塔兒灣元將脫目帖木兒以兵五萬迎戰列陣於洛水之北十五里我軍旣成列副將軍常遇春單騎突入其陣敵發二十騎橫刺之遇春發一矢斃其先鋒彼軍奪氣達遂揮眾乘之俘斬無算脫目帖木兒將散卒走陝州達遂進營於河南城北門李克彝復走陝西於是河南行省平章梁王阿魯溫送款軍門河南平副將軍常遇春率兵至嵩州守將李知院迎降

芳華

卷四

洪武

十五

知問齋

禁宦官預政典兵

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為宦官敗盡不可拯救未嘗不為之惋歎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灑掃給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者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為亂豈可得乎

楊璟克永州

璟進擊永州元右丞鄧祖勝出兵南門拒戰璟擊敗之祖勝收兵入城固守璟命指揮胡海洋等於

各門築壘困之復造浮橋於西江上練習軍士示以必克祖勝屢屈至是食盡力窮仰藥死胡海洋等踰城入叅政張子賢與元帥鄧思誠等就執於是未陽等州皆遣人降

芳華

卷四

洪武

十六

知問齋

取陝州蒙古守將脫目帖木兒弃城遁以都督同知康茂才守之○置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叅政汪廣洋為山東叅政以翰林學士陶安為江西叅政車駕發京師幸汴梁

馮宗異入潼關請益兵於徐達達調僉事郭子興等守潼關與宗異俱還河南

郭德成子興弟事上一為驍騎舍人性明爽見幾避禍以酒自放上一日召校都督懸辭不受上變色曰朕念爾親且舊兄弟皆登列侯而爾獨未顯故界爾職何拜為德成免冠泣拜曰臣性狂愚懶慢耽酒嗜賭位高祿重必任職司事苟不理上殺我也人情不過多得錢飲美酒隨意自適足了一生上大喜曰善人舉能若此吾刑可措矣德成嘗侍宴後苑醉獨免冠謝髮禿落且歡上笑謂宗如曰汝兄醉風漢毛髮如此非過酒耶德成嘗見其兄弟征闕四友歸不辭歸

笑其以虛名受辛沽曾如我飲中樂耶已而
當事起死者相屬德成益任事不檢以壽終

廖永忠等克廣西梧州等州

時元吏部尚書普顏帖木兒張翔以便宜行事入
廣西行次藤州伺永忠兵至募兵欲迎戰民無有
應之者既而聞州守吳鏞出降乃率所部百餘人
走鬱林亮祖勒兵追之普顏帖木兒戰死張翔赴
水死亮祖駐兵於藤州於是潯容貴橫鬱林等州
郡以次皆降

車駕至汴梁

芳華

卷四

洪武

十七

知問齋

常遇春馮宗異至行在謁見上勞之曰大將軍
與將軍率師北征不逾年平齊魯下河洛亦甚勞
矣徐達尋自河南至見上上勞之曰將軍帥師
征討勤勞於外古人所謂忠爾忘身國爾忘家誠
將軍之謂也朕聞河朔之民日夕望吾師至將軍
宜與諸將乘時進取而安輯之達等頓首謝既退
上復召問達今取元都宜選偏裨提精兵為先鋒
將軍督提水陸之師繼其後取山東之粟以給饋
餉由秦趨趙轉臨清而北直趨元都彼外援不及

內自驚潰可不戰而下達曰臣慮進師之日恐其
北奔將貽患於後必發師追之上曰元起朔方

世祖始有中夏其成其敗俱係於天縱其北歸天
命厭絕彼自漸盡不必窮兵追之但其出塞之後
即固守疆圉防其侵擾耳達受命而退

蒙古海南海北道元帥羅福等遣使來降

楊璟朱亮祖等克靖江

璟既克永州遂引兵抵靖江城下屯於北關蔡政

張彬屯西關亮祖亦帥師自廣東來會屯於東門

芳華

卷四

洪武

十八

知問齋

象鼻山下攻城越三旬不下璟語諸將投曰彼所
恃者西城濠水耳遣指揮使丘廣引輕兵攻開口
關殺其守堤兵決其堤濠水涸因築土堤至近與
其城接以通士卒遂克其北門月城尋又克其北
門水隘斬獲百人也兒吉尼勢窮感其總制張榮
與麾下裴觀以書繫矢射璟營約降約四鼓從寶
賢門入至期璟命指揮使吳與寧等率眾登城而
入也兒吉尼聞變倉卒走追至城東伏波門執之
亮祖德興各以所部兵入城惟彬尚屯南關彬始

攻城爲守者所詬嘗悲曰城破之日當悉屠之北
克城璵懼其縱殺下令曰殺人傷人及剽掠者死
彬乃止衆心遂安○廖永忠進師至南寧元上浪
屯田千戶宋真執其守將平章咬住叅政邢海道
使詣永忠降永忠悉收諸司印章命真守其城送
咬住等赴京廣西悉平楊璟等自靖江率師還京
陳友定故將金子隆陷將樂攻延平命平章李文忠
率師討之

秋七月蒙古大都紅霧及墨氣起

芳華

卷四

洪武

十九

知問齋

都督同知康茂才兵至河北安邑夏縣皆降○車駕
發汴梁還京師命右副將軍馮宗異留守

上在汴梁復勅大將軍徐達等曰將軍駐師河洛
養鋒蓄銳經營布置已見功緒今軍中士卒皆鼓
勇思奮況秋氣已近糧餉粗足乘機進取維其時
矣宜調益都徐州濟寧諸將各將精銳悉會東昌
以俟征進徐達遂檄張興祖韓政孫興祖高顯等
會於東昌

閏七月徐達等率師取河北州縣

芳華

卷四

洪武

二十

知問齋

傅友德遊騎獲元將李寶臣都事張處仁遂以爲
嚮導達因遣友德開道以通步騎都督副使顧時
浚開以通舟師達師至德州常遇春張興祖及指
揮高顯毛讓程華等俱以師會達等師至長蘆元
守將左僉院遁去達命指揮費子賢守之達遂徇
青州下之遣人諭子賢分兵守青州達等師至直
沽獲其海舟七艘作浮橋以濟師達又令常遇春
張興祖各率舟師並河東西以進令步騎遵陸而
前元丞相也速等捍禦海口望風奔遁元都大震

廣東何真率官屬入朝詔授江西行省叅政
何真者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劍弃官歸鄉里邑人
王成陳仲玉構亂真舉義兵擒仲玉成築砦自守
真募人能搏成者予鈔十千成奴縛之以出真笑
謂成曰公奈何養虎爲害成慚謝奴求賞真如數
與之使人具湯鑊駕轉輪車上成以爲將烹已也
真置奴於鑊使奴妻炊火使數人鳴鼓推車號於
衆曰四境毋如奴縛主以罹此刑聞廖永忠師至
籍戶口兵馬錢糧奉表歸附詣京師上褒真曰

天下紛紛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為治者上也保民
達變識所歸者次也卿輪誠來歸不煩一旅不血
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矣授真江西叅政
平章李文忠破清流寧化諸山寨闔地悉平○以張
正常為真人去天師之號
大將軍徐達入通州城蒙古主妥懽帖睦爾北遁開

平
大將軍徐達等師至河西務元平章俺普達朶兒
只進巴率兵迎敵戰師與戰大敗之達進兵至通
芳墓

卷四

共武

十一

知開齋

州營於河東岸常遇春營於河西岸達命衛吏田
中為通州判官攝州事括糧得四千一百石元國
公五十八知院卜顏帖木兒等率眾出都城來禦
遇春擊敗之擒卜顏帖木兒及副樞也先迭兒脫
帖木兒指揮華雲龍以兵來會
元主聞報大懼遲明羣臣會議端明殿及開門忽
有二狐自殿上出元主見而歎曰宮禁嚴密此物
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豈可復作
徽欽御壁求活是夜三鼓元主及其后妃太子開

建德門性北走大將軍徐達命都督副使孫興祖
督軍士修築通州城

八月詔以金陵為南京大梁為北京
大將軍徐達克元都詔改為北平府

徐達命馬指揮守通州進師取元都師至齊化門
命將填壕登城而入執其監國宗室淮至帖木兒
卜花及太尉中書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右丞相
張康伯等戮之并獲宣府鎮南威順諸王子六人
及玉印二成宗玉璽一封其府庫及圖書寶物又

芳墓

卷四

共武

二十三

知開齋

封故宮殿門令指揮張煥以兵千餘人守之宮人
妃主令其官寺護視號令士卒無侵暴人民皆安
堵明日順德守將吉右丞胡參政鄭參政皆自西
山來降達遣指揮鄧輝赴京獻捷仍命右丞薛顯
參政傅友德平章曹良臣都督副使顧時將兵偵
邏古北諸隘口
御史中丞劉基致仕
初上北巡命丞相李善長及基等留守京師且
語基督察好惡以肅輦轍雖內府之事亦宜糾舉

基素剛嚴，凡中書僚吏有犯，卽捕治之。宦者監工匠不肅，基啓皇太子捕寘諸法，人皆側目。畏基會中書都事李彬好事，覺彬素附善長，竊弄威福，善長託基緩其獄，基不允。遣人馳奏請誅彬，上可其奏。時大旱，善長等方議禱于神，而誅彬之報適至。善長曰：「今欲禱雨，可殺人乎？」基怒曰：「殺李彬，天必雨。」遂斬彬。善長銜之，及上遷，怨基者多，訴於上前。善長亦言基專恣，語頗切。上皆不聽。會基有妻喪，因請告歸，許之。

考墓

卷四

洪武

二十三

知問齋

大將軍徐達命指揮華雲龍經理故元都新築城垣。○大赦天下。○命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帥師取山西。○大將軍徐達遣右丞薛顯叅政傅友德將兵略大同。○命指揮葉國珍計度北平南城。故金時舊基也○下詔求賢。詔曰：「朕惟天下之廣，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理之，向以干戈擾攘，疆宇彼此，致賢養民之道未之深講，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懷才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岩穴，今天下甫定，願與諸儒

講明治道，啓沃朕心，以臻至治。岩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有司禮遣之，朕擢用焉。

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叅政傅友德等率兵北平，取未下州郡。○都督張興祖下永北。○副將軍常遇春下保定中山府，遂帥師趨真定。○十月，大將軍徐達下河間府。○副將軍馮宗異偏將軍湯和取懷慶澤州下潞州。○以元都平，詔天下。○大將軍徐達克雄州。○命毀蒙古水晶宮刻廟。召劉基還京師。

考墓

卷四

洪武

二十四

知問齋

手詔曰：「爾昔從朕於羣雄未定之秋，居則匡輔治道，動則仰觀天象，察列宿之羅布，驗日月之何光。指示三軍，往無不克。至於彭蠡之塵戰，砲聲猶天雷之臨首，諸軍吶喊，雖鬼神也悲號，自且至暮，如是者凡四，爾豈不同患難也哉！今天下一家，爾當同盟勳冊，庶不負昔者之多難。基至京，詔贈基祖父爵，皆永嘉郡公。上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基書片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青雲起，卽伏兵，有黑雲起者，

是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

接者，此賊歸也。即御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

詣所指地，果有雲氣如基言，竟拔其城。所謂指示

三軍，往無不克，此一徵也。

上嘗詰責李善長，基曰：善長勤舊，能和輯諸將，

上曰：是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上欲相楊憲，憲

與基素厚，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

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

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基曰：其人褊淺，

芳基

卷四

洪武

二五

知問齋

上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小積，將債轉而破犁矣。

上曰：吾相無踰於先生。基曰：臣嫉惡太深，又不奈

煩劇為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

求之，如目前諸人，未見其可也。

定正旦朝會儀。十一月，定諸祀典。

遣文原吉、詹同、魏觀等分行天下，訪求賢才。

封孔希學為衍聖公，孔希大為曲阜知縣，皆世襲。

徐達克趙州。手詔召御史中丞劉基，命以來春舉

行籍田禮。詔定乘輿以下冠服之制。十二月，徐

達克太原，蒙古橫廓帖木兒遁之甘肅。

初元主北奔，命橫廓帖木兒復北平，由是率兵出

雁門關，將由保安州，經居庸關以至北平。徐達聞

之，謂諸將曰：橫廓帖木兒率師遠出，太原必虛，北

平孫都督總六衛之師，足以鎮禦，我與爾等乘其

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

依，此兵法所謂批亢搗虛也。遂引兵徑進，橫廓帖

木兒至保安州，聞之，果還軍，其鋒甚銳，副將軍常

遇春謀於達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未可與

芳基

卷四

洪武

二六

知問齋

戰莫若遣精兵夜襲其營，其衆可亂，主將可縛也。

達然之，遣兵夜襲其營，橫廓帖木兒方燃燭坐帳

中，使兩童子執書以侍，衆覺變，擾亂，橫廓帖木兒

倉猝不知所出，亟納靴未竟，蹠一足踰帳後出，乘

驛馬從十八騎遁去，豁鼻馬以其將降，橫廓帖木

兒遂走甘肅。

詔定官民喪服之制。定三師朝東宮儀。

頒社稷壇制於天下郡邑。遣符寶郎僕斯以卽

皇帝位，國號大明。建元洪武。賜噶書高麗國王，王顯

知之○遣知府易濟奉詔以卽位號國大明建元洪武示安南知之。

上與翰林待制秦裕伯論學術。

爲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狹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狹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情小則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爲準賢人之學以聖爲則苟局於小而拘於凡近則亦豈能擴充其學哉。上謂學士詹同曰古人爲文或以明道德或以通世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

芳華

卷四

洪武

二十七

知問齋

至如諸葛亮出師表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使人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不達世務立辭艱深意實淺近卽使過於相如楊雄何俾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無事浮藻。

上謂宋濂曰古之帝王當晏安之餘多好神僊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卽神僊也濂對曰漢武好神僊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好賢則賢者至矣天下其有不治乎。上深然之。

○帝初登極時未歸而雪連晝城帝陰晦及祭告上視曰如臣可爲生民主伏望帝祗來臨天明氣清惠風和聖如臣不可當降烈風異景使臣知之。至月天半淫濛濛霧雲變精靈屬中星此天關景運之徵也。

○上未立后時幸師渡江后亦幸將士妻妾繼至太平上居建康與吳漢戰無虛日親率去屢完興衣製助給將士夜分不寐時時助上規畫勳合事機上嘗焚香祝天願天命早有所付母若天下生民后謂上曰方今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被人爲本願者扶之危者救之收集人心人心所歸卽天命所在彼縱殺掠以失人心天命所惡雖其身亦難保也。上曰爾言深合吾意及冊立爲皇后上謂侍臣曰昔光武勞苦異日倉卒應變享豆粥再充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兩全朕念皇后起布衣時同甘苦嘗從朕任軍倉卒自忖後保懷俱俱食

去

卷四

洪武

三十八

知問齋

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長孫皇后嘗歸太子捕獐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忌朕素爲郭氏所疑經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爲戲后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寵朕后輒爲彌補卒免于患殆尤難于長孫皇后者朕或因服御誦怨小過輒謂朕曰王忘昔之貧賤乎朕後爲揚然家之良妻猶因之良相豈忍忘之朝罷因以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身若君臣相保難且安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陛下以堯舜爲法耳。

○尹都奏蘇州通稅三十餘萬請諭守臣罪上曰蘇州歸附之初軍府之用多賴其力分積二年不償民困可知若遂其官必責之民民長刑罰必傾危以輪官如是而欲其生運不可得夫并免所進上以定典金陵每以六朝國祚不承歷代帝王皆指中原意欲遷都及得汴果親往視之請辭臣曰汴梁四面受敵非建都之地且人民凋瘵不可重勞輿樂也遷之又有官軍于長安以清運難而

止監察御史胡于提請悉都閣中不却又嘗議進
都北平可以控制胡虜以問廷臣翰林傅縡頗
對曰胡主起自朔北是以立國在燕天運已改不
可因也今南京與正之地官殿已完不必改國傳
曰在德不在

○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寺人外戚權臣營鎮夷
狄之禍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
之國家之事亦猶是矣漢無外戚則寺之權唐無
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朕觀往古深用為戒然
制之有其道若不威于羣臣嚴官則之禁貴戚有
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幸于私愛惟
賢是用苟犯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
聞寺近習職在攝除供給使令不假兵柄則無寺
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誠威
福之下稜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
財歸有司兵必待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御
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

芳亭

卷四

二十九

知問齋

侵暴之虞凡此數事皆欲著實使後世
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

○上以先王射禮久廢朕矢惟習于武夫至是詔太
學及郡學諸生習射

○上親祀地祗畢時有白者使人扶掖御前號曰皇
帝皇帝梅梢在此上驚曰微汝自號幾忘汝矣

○即日召見賫資不貲梅梢者操舟為業上與陳
氏歷戰鄱陽流矢相及梅梢急撤御座得免上
深德之登寶極賞功微勞必錄獨忘梅梢耆病

○居家自已失明至是乃蒙恩賞焉
○上製玉函書以蠅龍為紐一賜皇太子文曰大本
實記一賜中宮文曰厚載之記

○金陵城完上與劉基同閱視上曰城高若此
非人可踰基曰殊非燕能飛入耳後燕王入金陵
遂符此讖

○上以天下既平海內外幅員方數萬里欲觀其
山川形勢開檄阨塞及州縣道里遠近土物所產
遂命各行省每於同年繪圖以獻

未

昭代芳摹卷之五

武原臣徐昌治述

太祖高皇帝

已酉洪武二年春正月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

召蒙古舊臣問政事得失

馮翼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上

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則未之聞也夫

步急則蹶茲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

寬但云寬則得衆不云寬之失也元季君臣耽於

芳摹

卷五

洪武

知問齋

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

命立功臣廟於鷄鳴山

羅開大
廣州提

以徐達為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宋英胡

定太廟功臣侑享

時以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

命有司建蒙古右丞余闕總管李蒲祠祀之

以危素謫和州

素仕元為翰林學士與黃暉約同死難竟背之徐

達下燕以素歸上雅聞素名仍命為學士一日

上御東閣側室素至履聲索索做簾內上問為

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

懼頓首上曰汝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

闕廟去遂謫和州

上與危素論宋元興替素因言元世祖至元間僧

揚連真伽奏毀宋會稽諸陵取其金寶以諸帝遺

骨瘞於杭之故宮築浮屠於其上又截理宗頂骨

芳摹

卷五

洪武

知問齋

為西僧飲器天下莫不傷心上歎息曰宋南渡

諸君無大失德元非世仇乘其弱而取之復肆酷

如是耶即命北平守將吳勉訪頂骨而屑於京城

之南

以廣東行省參政周禎為刑部尚書

上諭之曰刑以輔治唐虞所不免當時君臣莫不

恤刑為重而民亦自不犯所以能致雍熙之治卿

當體之

詔免山東北平燕南河東北京河南潼關等處光息

等處稅糧○遣使以印位詔諭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諸國○副將軍常遇春師至大同蒙古守將竹貞等弃城走○諭宰臣更議朝賀三呼之禮
二月詔修元史

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當紀載況史記成敗示勸懲不可廢也乃詔中書左丞相李善長為監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通判王禕為總裁徵山林隱逸之士汪克寬等十人同為纂修開局於天界寺

芳華

卷五

洪武

三

知問齋

崇寧縣有貝瓊隱居父山博通經史尤工於詩洪武初徵修元史累官國子教博士

學士王禕幼秀爽奇敏及長有偉度習古學師事黃潛元政亂為書七入于言上時幸嫌其切直格不聞危素張起程並薦不報隱青巖山著書近徵署中書省樞密商略機務上每稱子克不名間與論文章稱善因命采故實為四言詩校太子進平江西項上覽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和典

詔立皇陵碑上仁祖淳皇帝陵名曰英陵遣太常寺行祭告禮○上躬享先農以后稷氏配遂耕籍田于南郊○夏久不雨

上素服草履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藻席露坐晝暝於日頃刻弗移夜臥於地衣不解帶皇太子奉楛進農家之食雜麻麥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四郊霑足

大將軍徐達師次河中遣副將軍常遇春馮宗異先渡河趨陝西
大將軍徐達克奉元改奉元路為西安府
時關中既附民饑上聞之命戶賜米一石繼又命赴孟津倉戶給米二石民大悅

芳華

卷五

洪武

四

知問齋

副將軍常遇春馮宗異等率師發陝西進克虜蒙古守衛李思齊奔臨洮○夏四月大將軍徐達克隴州遂克秦州

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詔中書編祖訓錄定封建諸王國邑及官屬之制
大將軍徐達師至鞏昌蒙古守將梁于中汪靈真保等出降以都督僉事郭子興守其城遣馮宗異征臨洮都督副使顧時參政戴德征蘭州○都督顧時等克蘭州○右副將軍馮宗異師至臨洮蒙古守將李

思齊降徐達遣指揮韋正等守之

初思齊在鳳翔上以書諭之思齊見書有降意

至是宗異師至遂與臨洮降報捷京師上覽畢

即遣使往諭大將軍徐達曰將軍提師西征所至

克捷今李思齊納降但未知慶陽寧夏攻取如何

張思道兄弟多誦詐若其來降宜審處之勿墮其

計李思齊入見命為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

于京師

大將軍徐達克安定州以降將陳宗聚署州事○徐

考纂

卷五

洪武

五

知問齋

達克會州以參隨黎宗文署州事

遣使持詔以即皇帝位號國大明建元洪武諭吐蕃

○大將軍徐達師至蕭關遂下平涼指揮朱明克延

安以明守之○蒙古將張良臣以慶陽降復叛

初張思道在慶陽聞王師克臨洮懼而走寧夏而

使其弟良臣與平章姚暉守慶陽思道至寧夏與

金牌張等俱為擴廓帖木兒所執良臣以其兄被

執遂以城降良臣驍勇善戰軍中呼為小平章出

迎匍伏道左佯為卑下以示歸順逮暮即以兵劫

營我軍不意其叛為所衝潰指揮張煥薛顯被傷

走還達聞語諸將曰帝明見萬里外今日之事

果如前日所謂然良臣之叛祇取滅亡耳當與諸

公戮力剪之於是右副將軍馮宗異參政傅友德

開張良臣叛率師自臨洮至涇州乃先遣兵抄其

出入之路平章俞通源將精騎略其西都督副使

領時略其北參政傅友德略其東都督僉事陳德

略其南

詔追封皇外祖考為楊王妣為楊王夫人並建廟于

考纂

卷五

洪武

六

知問齋

太廟之東以時奉祀

楊王姓陳氏世為維陽人不知其諱宋季隸籍軍

伍從張世傑扈從世傑戰敗士卒多溺死王幸脫

死達岸糧絕計無所出晝仆地曠夢一白衣謂曰

今夜有舟來載也至夜將半夢中彷彿聞櫓聲有

衣紫衣者以杖觸王曰舟至矣王驚寤身忽在舟

中見舊所事統領官時統領已降於元元將畏舟

壓凡附舟者擲弃水中統領憐王亟藏之舟板下

日取乾餼從板隙投之王掬以食居數日事將洩

皆徬徨不安忽颶風撼舟元將大恐徧求祈禱者不可得統領知王能巫術遂白而出之王仰天叩齒若指揮鬼神狀風濤頓息元將喜因飲食之至通州送之登岸王歸維陽以巫術行王無子生二女長適季氏次卽 皇太后年九十九歲卒

常遇春克開平 上命遇春自鳳翔赴北平平章李文忠輔之敗故元將江文靖兵于錦川元丞相也速以兵迎戰又敗之也速遁去進攻大興州文忠謂遇春曰元兵必走乃分兵千餘爲八屯伏其歸路虜果夜遁遇

伏兵大破之擒其丞相脫太赤遂率兵道新開嶺進攻開平元主先已北奔追北數百里俘其宗王慶生及平章鼎住等斬之薊北悉平 以宋濂爲翰林院學士

征虜將軍中書平章鄂國公常遇春還次柳河川以疾卒詔平章李文忠領其衆 七月七日常遇春得疾而卒年四十計聞 上震悼罷朝追封開平王謚忠武愜至龍江 上親製

芳華 卷五 洪武 七 知問齊

文躬往祭之恸哭而還 上念其功不置謂廷臣曰朕東撫高麗西抵土番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占城莫不稽首奉命以十分而言遇春居其九命配享太廟肖像祀于功臣廟位階第二追封三代皆王爵長子茂封鄭國公文昇封開國公長女許爲王太子妃後勅塋遇春于鍾山之陰

廣西左右江田州土官岑伯顏等遣使奉表貢馬及方物請以伯顏爲田州府知府岑漢忠爲來安府知府黃美衍爲太平知府黃忽

都爲恩州府知府趙帖堅爲龍州知州皆世襲 蒙古將王保保遣部將韓札兒攻原州救慶陽徐達道都督爲宗吳移軍驛馬關以扼之札兒遁去 宗吳復與達謀曰今大軍圍慶陽張良臣雖困未能遽下王保保欲爲良臣聲援故令札兒攻原州欲以揆慶陽請得移軍逼關以扼原州彼無所施矣達然之宗吳遂以其軍西臨驛馬關引兵討之札兒走 蜀明昇遣使來貢

芳華 卷五 洪武 八 知問齊

蒙古兵寇大同平章李文忠擊敗之擒其將脫伯列時慶陽未下上詔李文忠自北平往合師攻之師至太原聞大同受敵文忠謂左丞趙庸等曰吾與若等受命而來聞外之事有利於國者專之可也今大同甚急若俟進止豈不失機衆皆諾遂由代出雁門至馬邑適遊騎數千奄至猝遇我師與戰敗之擒其平章劉帖木兒進至白楊門又擒黠虜四大王時天雨雪文忠疑有伏兵乃身引數騎入山察視之營於漫地其地阻水先遣人由間道

考纂

卷五

知問齋

知問齋

達大同城中使知之元將脫伯列悉銳來攻文忠令將士秣馬蓐食閉營不出先以兩營誘敵督令死戰自寅至辰前營報數至文忠不為動頃之度其饑疲乃分軍為左右翼身當前鋒奮擊大敗之生擒脫伯列諸軍門文忠命解其縛與之共食遂進兵東勝州至莽哥倉而還元主知事不濟無復南向矣脫伯列至京師上曰彼亦為其主事敗至此情有可矜其釋之賜冠帶衣服

八月定內侍諸司官制

上謂侍臣曰此輩自古以來求其善長千百中不一二見若用以為耳目即耳目蔽矣以為腹心即腹心病矣取之以道但常戒飭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檢束則自不敢為非也乃定制內使監尚酒尚醋尚麵尚漿四局倉監及置東宮典簿典簿典禮典服典藥典乘六局又置左門東華門西華門玄武門奉天門左右門東宮春和門東宮後門宮左門宮右門各門正及各人數有差

考纂

卷五

知問齋

知問齋

李唐長等奉表進上親疏張中十事命宋濂作傳中宇景華江西臨川人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遂放情山水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時天下大亂與人言避兵之方從則吉遠則凶歲壬寅上帥師下豫章鄧愈因薦中召至問曰平定豫章也且久此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中對曰未灰燒惟一殿存耳及指揮康泰反一如中言陳友諒圖豫章三月不解上舉兵伐之召問中中對曰五十日當大捷亥子之日獲其首領其戰必在南昌上因中從行舟次孤山無風不能進中日當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進彭蠡湖常遇春與敵戰于康郎山被圍其勢甚危餘謂不可救中日亥時露自出如期果出連戰大勝陳友諒中飛矢死降其衆五萬初豫章受圍上問何日解圍中曰當在七月丙戌其他奇中往往類此中為人狷介寡與人言嘗戴鐵冠人因號曰鐵冠道人云

徐酒陶與委性過人，才高學博，義見卓遠，為文千言，汨汨不見艱難，意初遊吳楚，文多激憤，中更亂，離去居深山中，授經授文，多隱約，明與應聘而起，凡稽古說文事，多公論定。

徐達克慶陽，誅張良臣

初徐達率諸軍趨慶陽，駐於東原，令馮宗異、湯和、顧時、戴德以兵四面圍其城。張良臣出戰東門，顧時擊敗之。良臣復自西門出戰，馮宗異以兵擊之。時王保保自寧夏遣竹筒來慶陽，良臣因復遣還寧夏求援。邏獲斬之以狗城下。張良臣復乘大風出兵與我師接戰，我師擊敗之。初良臣之復叛也。

芳華

卷五

洪武

十一

知開齋

自以其城高險而下有井泉，可據以守其兵。又精悍，養子七人，皆善戰。又其兄思道與王保保為聲援，賀宗哲、韓札兒為羽翼。姚暉葛行之徒為牙爪，故欲拒守，以圖大功。及王師列營城下，以困之。良臣不得逞，數出戰，又不利。又遣人赴寧夏求援，皆被獲。內外音問不通，而糧餉乏絕。至煮人汁，九泥燕之。平章姚暉、熊左丞、胡知院等知事不濟，爭開門納降。達勒兵入自北門，良臣父子俱投井中。達命指揮朱果引出，斬之。遣指揮陸成赴京奏捷。

蒙古部將賀宗哲掠蘭州，大將軍徐達遣馮宗異擊遁之。

九月，詔儒臣纂修禮書。○大將軍徐達御史大夫湯和發平涼還京師，右副將軍馮宗異總制軍事。

吐蕃寇臨洮，守河原指揮韋正擊降之。諸郡土酋皆來降。○征南將軍廖永忠參政朱亮祖等帥師自廣西還，命皇太子率百官迎勞於龍灣。

甘露降於鍾山，羣臣稱賀。

上曰：朕存心警惕，惟恐不至。烏敢當此，一或忘鑒。

戒而生驕，逸安知嘉祥不為災異之兆乎？羣臣皆頓首謝。

時甘露降，上問災異之故，宋濂對曰：其在每燕見坐賜茶，前舊章甚條，析至問廷臣，燕否，弟言其善者，詩文每篇忠告，且深密不洩，禁中語有奏輒焚稿，嘗大書溫樹二字室中，或問朝廷事，指二字不對。

命圖魏國公徐達開平王常遇春等攻戰之蹟于雞鳴山，功臣廟。

詔郡縣立學校。

詔曰：朕統一天下，復我先王之治，宜大振華風，以與治教。今雖內設國子監，恐不足以盡延天下之

芳華

卷五

洪武

十一

知開齋

俊秀其令天下郡縣并建學校以作養士類府學設教
授一員訓導四員生員四十人州學設學正一員
訓導三員生員三十人縣學設教諭一員訓導二
員生員二十人師生月廩米八斗有司
若與向學官月俸有差學者專治一經

十一月大將軍徐達北征還入見 上慰勞之

右副將軍馮宗異還京師

宗異見 上詰之曰將軍在平涼外禦胡虜內鑣
撫關中國家所托非輕也乃不俟命輒引衆還關
外之事將誰任之宗異頓首謝 上以其勳爵姑
置之

卷五 洪武 十三 知問齋

設河東陝西都轉運司○大賞平定中原及征南將
士之功於奉天殿

庚戌三年春正月命徐達等征沙漠

先是王保保偵知大將軍南還遂寇蘭州圍城數
重指揮張溫堅守不與戰守鞏昌指揮于光將兵
援之遇保保兵于馬蘭灘戰敗被執不屈遇害復
命右丞相徐達為征虜大將軍浙江行省章李
文忠為左副將軍都督馮勝鄧愈湯和為右副將
軍往征沙漠 帝問諸將曰元主還留塞外王保

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僥倖尺寸之利不
減不已今命卿等出師分兵二道一令大將軍自
潼關出西安搆定西以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將軍
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應
援況元主遠處沙漠不意吾師之至如孤豚之遇
猛虎取之必矣事有二舉而兩得者此是也王保
保攻蘭州不利且聞大將軍至乃引去

西安鳳翔二府饑命戶部往賑之

戶部奏須運粟以濟 上惻然曰民日暮待食若

卷五 洪武 十四 知問齋

須運粟死者多矣况今東作方興民無食而廢耕
其患益甚即命戶部主事李亨馳驛往賑之戶給
粟一石計三萬六千八百八十九石

以太常卿胡惟庸為中書省參知政事

二月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上見後苑集卷外異

追封故元帥鄂子興為滁陽王立廟滁州命有司致

祭○命製朝服公服以賜百官○三月免應天徽州

等十三府州河南山東北平三省稅糧

鄭州知州韓琦上言時宜三事命中書省采行之

其一謂西北餘孽未平一有警息調兵轉果事難
卒辦請議屯田以久長之規其二宜選股
肱重臣才兼文武練達邊事分鎮要害以統制諸
番其少漢非要害之處當設其城郭徙其人戶於
內地其三聖田以資中原自平朔南兵起十年
之間耕桑之地變為草莽為今之計莫若許復業
之民聖田外餘荒蕪田土責之守令召誘流徙未
入籍之民官給牛種及時播種於官種外與之置
倉中外敢受則中原漸至殷實少蘇
轉運之勞流移人民亦得永安田野
災民在饑仁勇不妄刑殺俟來自持食不二味
色貨利泊無所嗜夜宿城樓枕戈警備獎利名
廉新學官崇尚士習結誦相問官無
私訟屯田平糶禁情誥好封境帖然

大將軍徐達師至平西王保保退屯車道峴達遣左
副將軍鄧愈立柵逼之

夏四月乙丑冊封諸皇子為王

詔曰朕荷天地百神之祐祖宗之靈當羣雄鼎沸
之秋奮起惟右賴將帥宣力創業江左曩者命大
將軍徐達統率諸將以定中原一二年間海宇清
肅虜遁沙漠大統既正黎庶靖安欲先論武功以
行爵賞緣吐蕃之境未入版圖今年春復命徐達
等帥師再征是以報功之典未及舉行朕惟帝王
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諸子當封以王爵分
茅胙土以藩屏國家

朕今有子十人即位之初已
立長子順為皇太子諸子之

以封達
王告太廟

既廢物
徐核天下
敢不

封所宜早定是以四月七日封第二子德勝秦王
第三子綱為晉王第四子為燕王第五子儲為
煥王第六子慎為楚王第七子博為齊王第八子
梓為潭王第九子也為蜀王第十子觀為魯王從
孫守謙為靖江王皆授

大將軍徐達及王保保戰於沈兒峪大敗之保保遁
和林

徐達等率師出安定駐沈兒峪口與王保保隔深
溝而壘整衆出戰諸將爭奮大敗保保兵於川北
亂塚間擒元鄭王文濟王及國公闕思孝平章韓
札兒虎林赤巖奉先李景昌察罕不花等保保僅

與其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去至黃河得流木以

渡遂由寧夏奔和林愛猷議理達臘復任以事
置弘文館以胡鉉為學士命劉基危素任本中
雅稼皆兼學士

大學士朱善少穎敏好學九成通經史大義能屬
文元末兵亂隱山中益奮力讀書著詩經解題史
綱等編母孝江西亂奉繼母展匡山中洪武
初為郡學教授後召廷試第一授翰林修撰

五月大將軍徐達遣左副將軍鄧愈招諭吐蕃而自
將攻興元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
詔設科舉取士

大將軍徐達遣裨將金興旺等入連雲棧合攻興元
蒙古守將劉思忠知院金慶祥迎降

左副將軍李文忠克應昌蒙古主妥懽帖睦爾先死
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北走

文忠師趨應昌未至百餘里獲一故騎問之曰四
月二十八日元主已殂文忠即督兵兼程以進遇
元兵與戰大敗之追至應昌遂圍其城獲元主嫡
孫買的里八剌并后妃宮人等及玉璽金寶玉冊
鎮圭與駝馬牛羊無算惟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與

數十騎遁去文忠親率精騎追之至北慶州不及
而還捷奏至京師百官稱賀上以元主不戰而
奔克知天命謚曰順帝時百官奏事奉天門聞元
主殂遂相率稱賀上曰元主守位三十餘年荒
淫自恣遂至於亡因謂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
捷爾不當賀因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仕元
者不許稱賀

詔定嶽鎮海濟城隍諸神號
免蘇州逋負秋糧三十萬五千八百餘石

芳華 卷五 洪武 十七 知問齋

鳳翔府寶雞縣進瑞麥卷五 洪武 十七 知問齋
詔封蒙古買的里八剌為崇禮侯

李文忠遣人送獲故元買的里八剌等及其寶冊
至京師省臣楊憲等請以買的里八剌獻俘於廟
寶冊令百官具朝服進 帝曰寶冊貯之庫不必
進也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代殷曾用之乎憲曰
武王事殆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 帝曰太宗是
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雖夷狄
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滋繁家給人足朕之祖

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
令服本俗衣以朝買的里八剌朝見奉天殿其母
及妃朝見坤寧宮俱賜以中國服及賜第宅於龍
山封買的里八剌為崇禮侯
命翰林學士張瑄副使牛諒封安南國王
目寧元進士諸起為翰林學士 帝親製誥命錫
之遣使安南時國王已逝國人請以詔印封王之
子目寧守禮不從將詔印寶封還奏 帝大悅以
其有用夏變夷之智舍生取義之節降 聖書製

芳華 卷五 洪武 十八 知問齋

詩十首褒之

頒平定沙漠詔於天下

詔曰朕本農家樂生於有元之世庚申之君荒淫昏弱紀綱大敗由是豪傑並起海內瓜分雖元兵四出無救於亂此天意也然倡亂之徒首禍天下謀奪土疆欲為王霸觀其所為不合於禮故皆滅亡亦天意也朕觀羣雄無成徒擾生民乃率眾渡江訓將練兵奉天征討于今十有六年削平強暴混一天下大統既正民庶皆安而元之遺孽時犯

芳華

卷五

洪武

十九

知問齋

邊場勞我師旅今左副將軍李文忠左丞趙庸等遣使來奏五月十六日率兵北至應昌獲元君之孫買的里八剌及其后妃寶冊等物知庚申君已於四月二十八日殂於應昌大將軍所至朔庭遂空。中書上言宜以其孫及后妃獻俘於太廟朕心思之其君之亡係乎天運所遺幼孫何知若行獻俘實有不忍況當天下紛亂朕非有意不過欲救患全生今定四海休息吾民於田里非朕所能亦天運致然也左副將軍以禮護送買的里八剌已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至朕憐帝王之後特封崇禮侯總其眷屬以及母后等同居飲食服用出官民上俾存元祀體法前王不敢過虧嗚呼天命靡常惟殷是鑒可不畏哉仍遣使齋詔諭安南高麗占城

故蒙古陝西行省吐蕃宣慰使何鎮南普等以蒙古所授金銀牌印宣勅詣左副將軍鄧愈軍門降秋七月朔續修元史成○大都督同知康茂才卒禮部尚書陶凱請進膳日舉樂不許

詔禁官民器服不得用黃色為飾○禮部尚書崔亮

芳華

卷五

洪武

二十

知問齋

請宗廟祭祀用四時孟月及歲除從之○命中書省遣人收瘞遺骸

八月京師及各行省開鄉試

詔翰林自今太廟祝文止稱孝子皇帝不稱臣凡遣太子行禮止稱命長子某不稱皇太子著為令○定朝會燕享舞樂之數○大明集禮書成詔刊行之遣使致書于蒙古太子愛猷識理達臘

書曰君之將擄廓帖木兒自太原奔潰後今年四月七日復大敗于定西遣去已命將追捕且冬必

拾近獲徹里帖木兒乃君舊所用人特令致書適
元史告成朕以先君為三十餘年之主不可無
謚以垂後世用謚曰順已著於史君之子買的里
八刺亦封崇禮侯歲給食祿及其來者與之同居
無恙但不知君之為況何如進退之間其審圖之
十一月左副將軍李文忠等班師凱旋至龍江車
駕出勞于江上○大將軍徐達等征西師亦旋丞相
李善長率百官上表賀 詔大封功臣

考

卷五

洪武

二

知問齋

部備賞物禮部定禮儀工部造鐵券翰林院撰制
誥 上御奉天殿 皇太子親王侍丞相率文武
百官列丹墀左右召諸將論之曰汝等咸聽朕言
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已私皆放古先王之典籌之
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其爵賞次第皆朕所
自定至公無私如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
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朕
起兵時即從征討摧堅撫順勞勛居多此二人者
已列功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餘悉據功立封

考

卷五

洪武

二

知問齋

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若爵不稱德
賞不酬功卿等宜廷論之無得復有後言 善長李
師韓國公食祿四千石 徐達太傅魏國公食祿
五千石 封常遇春子茂鄭國公 李文忠曹國
公 馮勝宋國公 鄧愈衛國公並食祿三千石
侯 封謝和中山侯 耿炳文長興侯 吳良江陰
侯 廖永忠德慶侯 傅友德穎川侯 趙庸南
雄侯 楊璟營陽侯 郭興華昌侯 顧時濟寧
侯 吳濬靖海侯 唐勝宗廷安侯 陸仲亨吉
安侯 費聚平涼侯 周德興江夏侯 陳德臨
江侯 華雲臨淮安侯 胡廷瑞豫章侯 朱亮
祖承嘉侯 韓政東平侯 俞通淵南安侯 康
茂才子錦 薛瑄存侯並食祿一千五百石 王志六
安侯 鄭遇春侯並食祿一千五百石 曹彬
宜春侯 梅思祖汝南侯 陸聚河南侯並食祿
九百石 韓廣德侯食祿六百石並賜鐵券于
孫世英 李善長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
徐達以下並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 封汪
廣洋忠勤伯 劉基誠意伯食祿二百四十石備
賜諸大臣功臣綺帛有差○追封故功臣馮國用
鄂國公 俞通海統國公 丁德
與濟國公 加封取再成泗國公
按鐵券之制其形如瓦而刻諸文皆鑄免罪減
死俸祿之數字嵌以金○初欲制鐵券而未
定制開台州民錢允一者吳越忠肅王鏐之裔
家藏唐昭宗所賜鐵券遂遣使取之準其式而
加損益高廣有差第為七等割而為二一
頒功臣一藏內府有故則合之以取信
封汪與祖為東勝侯既而有人言其過者 上宥
而弗問然弗與諸券○優待諸降臣李思齊潘原
明李伯昇上溥等並食平章祿不
爵李子孫世襲指揮同知等官
薛顯封為永城侯時顯有專殺之罪 上亦不與
鐵券惟賜文綺帛六十四匹俾居海南 上諭諸將

曰右丞薛顛或慶湯進王保保戰賀宗哲勇略意
亦可謂奇男子然要後胥吏殺戰醫殺火者又殺
馬軍此罪難恕又殺千戶吳富富自幼從朕有功
無過期刑其所獲軍畜殺而令之朕欲加刑恐人
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欲有之則死者何辜今封
以侯爵分其祿為三一一以贖囚之家一一以贖馬軍
之家一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
功過不相掩而國法不廢也

上諭馮勝曰禍福之來皆人自致朕命卿子出鎮
西鄙近以家人違令開朕朕察言觀色良由不得
其所故爾然小人略無怨言誠可愛惜朕念卿昆
弟相從爾爾有功且聯姻親不忍不為卿言自後
役人俾得從容足衣食無窮迫自
然効力下無恙否則家道昌矣

徐司馬侍揚州人九歲弄道旁上得之名馬兒
既長出入侍左右征行守禦有功歷陞都督食事
司馬好文學謙恭居下士大夫前東河南尤著惠
政得人歡心公暇退居一室蕭然如布衣及卒家

芳華

卷五

洪武

知問香

無餘貨解
賢將云

勅省臺延聘儒士於午門番直與諸將說書

監察御史袁凱言國家蕩平四海固資將帥之力
然今天下已定將帥多在京師其精悍雄傑之士
督兵有餘而於君臣之禮恐未悉究臣願於都督
府延致通經學古之士於諸將朔望早朝後俱赴
都堂聽講經史庶幾忠君愛國之意全身保家之
道油然而生而不自知也 上嘉納之

大宴功臣

宴罷 上曰創業之際朕與卿等勞心苦力艱難

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理萬幾不敢斯須自逸誠

思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

今皆安享得位優游富貴不可忘艱難之時明者

能燭於未形昧者猶蔽於已著大抵人處富貴欲

不可縱欲縱則吝情不可佚情佚則淫奢淫之至

憂危乘之今日與卿等宴飲極歡恐久而忘艱難

故戒勉也

祭戰沒功臣

芳華

卷五

洪武

二十

知問香

上思天下大定諸將之力然存者得膺爵賞死者
不復見矣乃設壇親祭之且撫其兄弟子孫俾食
其祿羣臣莫不感動又設壇祭戰沒軍士優養其
父母妻子

大明志書成命刊行之

凡天下行省十三府一百二十州一百八縣八百
八十七安撫司三長官司一東至海南西至瓊崖西
至臨洮北至北平

建奉先殿

上謂禮部尚書陶凱曰事死如事生朕祖考陟遐

已久不能致其生事之誠。然於追遠之道。豈敢怠忽。復感歎曰。養親之樂。不足於生前。思親之苦。徒切於身後。今歲時致享。則于太廟。至於晨昏謁見。節序告奠。古必有其制。爾考議以聞。於是凱奏太廟。祭祀已有定制。請於乾清宮左。別建奉先殿。以奉神御。每日焚香朔望。節序及生辰。皆于此祭祀。用常饌。行家人禮。上從之。

昭代芳蔭卷之六

武原臣徐昌治述

太祖高皇帝

辛亥洪武四年春正月，中書左丞相李善長致仕，以汪廣洋為中書右丞相，胡惟庸為中書左丞。○命征西將軍湯和征虜，前將軍傅友德等分道伐蜀。

舟師由瞿塘趨重慶，步騎由秦隴趨成都。上諭和等曰：明玉珍嘗遣使修好，存事大之禮，故於明昇憫其稚弱，不忍加兵。昇乃惑於羣言，反以兵犯

芳蔭

卷六

洪武

一

知問齋

吾興元不可不討。今命卿等率水陸舟師，首尾攻之，使彼疲於奔命，勢當必克。但師行之際，在肅行伍，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乃命宋國公馮勝往陝西，修城池，衛國公鄧愈往襄陽，訓練軍馬，運糧餉，以給征蜀軍士。

御史臺進擬憲綱四十條。○命給守邊將士綿襖，修治廣西興安縣靈渠三十六陡。

建陡甃石為閘，以防水泄。漢馬援嘗修築之，歲久堤岸圯壞，至是始修治之。水可溉田萬頃。

以方克勤為濟南知府。

初至官，諭以「上愛民之意，日引耆老，訊以得失。」

墾廢田，均徭科尤慎。庶獄時，朱亮祖舟師北征，河涸，舟膠亮祖趨五千夫浚河，克勤不忍勞民，泣禱於天，夜大雨數尺，舟竟去。克勤方

以刑部郎中劉惟謙為本部尚書。

上諭之曰：擢卿為刑官之長，用法之際，常體古人欽恤之意。

三月給僧道度牒。

芳蔭

卷六

洪武

二

知問齋

戶部奏定淮、浙、山東中益之例。○故蒙古、遼陽行省平章劉益以遼東州郡地圖，并籍兵馬錢糧之數，遣使奉表來降，詔置遼東衛指揮使司，以益為指揮。同知。○策試進士于奉天殿，賜吳伯宗等一百二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始令進士釋褐，行釋菜禮。○中書省奏給宦官月俸三石，命但月支廩米一石，不許月俸開端。

以冷謙為太常協律郎。

謙杭州人，精音律，善瑟，工畫，隱吳山，郊廟樂章多

所裁定有友爲吏，貧不能自存，謙曰：「吾指汝一所，慎勿多取。」乃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友敲門，門忽開，入其室，金寶乞物，蓋朝廷內帑也。其友恣取以出，而遺其吏引庫吏得引以問，詞及謙，併逮之。謙索少水救渴，逮者以瓶汲水與之，謙且飲，且以足插入瓶中，其身漸隱，逮者驚曰：「吾輩皆坐死矣，謙口無害，但以瓶致御前。」上問之，瓶中應如響。上曰：「汝出，朕不殺汝。」謙曰：「臣有罪不敢出，上怒，擊碎其瓶，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

芳墓

卷六

洪武

知問齋

初保寧有韓氏女，年十七，避亂僞爲男子服，混處民間，旣而被虜，居兵伍中七年，人莫知其爲女子，後從明玉珍掠雲南，遇其叔贖之歸，成都人稱爲韓真女。

閏三月命吏部定內監等官品秩

上謂侍臣曰：「古之宦豎在宮禁，不過司晨昏，供役使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以來，權傾人主，及其爲患有如城狐社鼠，不可以去，朕所以防之極。」

嚴戒履霜堅冰之意也。

以兵部尚書劉直爲治書侍御史。

論之曰：「擢卿爲侍御史，居朝廷之上，當懷寒謬之風，以爲百官表率。至於激濁揚清，使奸邪屏跡，善人業進，則御史之職兼盡矣。」

平章楊璟進文罹瘡不利。

夏四月，潁川侯傅友德克階州，遂克文州。

先是友德陛辭，上密諭之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彼必謂地險而吾兵難至，若出其不意，直搗階文門戶，旣墮則腹心潰，兵貴神速，但患卿等不勇耳。」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而使人潛覘，知青州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於是引兵趨陳倉，選精銳五千爲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守將平章丁世真率衆來拒，友德擊敗之，遂克階州。進至五里關，蜀平章丁世真等復集兵據險，都督同知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擊攻破之。世真僅以

芳墓

卷六

洪武

四

知問齋

數騎遁去遂拔文州

命永嘉侯朱亮祖為征虜右副將軍率師助伐蜀

傳友德克綿州

友德選精銳鼓行而前別遣都督僉事藍玉夜襲其壘蜀守將向大亨軍驚擾達旦友德麾兵乘之俄大風起諸軍順風縱擊蜀兵大敗大亨走保漢州

六月傳友德克漢州

蜀人雖失階文猶恃漢水自固我師造舟進取漢

芳華

卷六

洪武

五

知問齋

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為之解體偽丞相戴壽偽太尉吳友仁等悉眾守瞿塘及聞友德破階文擣江油壽等乃與友仁分瞿塘守兵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未至而友德舟師已逼漢州向大亨悉兵戰于城下友德選驍騎擊敗之既而壽等兵至友德下令諸將曰彼勞師遠不聞向大亨兵敗必洶洶一戰可克也乃親帥迎擊壽等大敗之遂拔漢州

壽與大亨走成都臨江侯陳德追擊又敗之友仁走古城友德乃以濟寧侯顯時守漢州自將擊古城又大敗其眾友仁自古城遁還保寧

德慶侯廖永忠克夔州

先是中山侯湯和兵發歸州進攻瞿塘關以江水暴漲駐師大溪口上聞湯和欲候水平進師恐其逗遛緩事乃詔和曰傳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階文諸州及青州果陽白水江之地兵既越險次于平川蜀人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首

芳華

卷六

洪武

六

知問齋

尾受敵疲於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德慶侯廖永忠聞命即率所部先進和猶遲疑未決及得友德木牌於江流遂進兵自白鹽山伐木開道由紙牌坊溪以趨夔州永忠兵至舊夔州戴壽還兵內援乃留鄒興守城永忠分軍為前後陣軍既接乃出後軍兩翼旁擊之與大敗殺溺死甚眾進兵瞿塘關永忠以山峻水急而蜀人設鐵索飛橋橫據關口我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飢

渴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青篲衣魚貫山岩石間，蜀人不知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黑葉渡，分爲兩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昇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而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箭火炮夾擊，大破之。其將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索，擒同僉蔣達等八千餘人，斬首千餘級，溺

芳墓 卷六 洪武 七 知問齋

死者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中山侯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蜀僞平章丁世真陷文州，指揮僉事朱顯忠死之，復寇秦州，敗走，爲其帳下小校所殺。傅友德克文州，留指揮僉事朱顯忠守之，僞夏平章丁世真令番寇數萬來攻，僞夏趙元帥復與世真合兵攻城，城中食且盡，外援不至，部下皆曰：與其陷死地，孰若出城求生路乎？顯忠勵聲曰：爲將

守城，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求活將軍耶？詰旦，世真攻圍益急，顯忠被傷，裹瘡決戰，力不支，城破，爲亂軍所殺。千戶王均諒被執不屈，蜀人磔之于文州東門。既而友德調兵來援，世真弃城遁去，事聞，使祭顯忠，均諒厚恤其家。僞夏守金州九龍山寨平章俞思忠聞傅友德已克文階，遂率其官屬軍民二千三百餘人，詣軍門降，送至京，賜第居京師。世真逃竄山谷，夜宿梓潼廟中，爲帳下小校所殺，及蜀平，小校赴京言狀，中書省臣奏請賞之。

芳墓 卷六 武 八 知問齋

上曰：小校殺本管，非義也，何賞爲不許？德慶侯廖永忠、中山侯湯和至重慶，明昇謁軍門降，永忠率舟師自夔州乘勝抵重慶，是日次銅鑼峽，明昇與右丞劉仁等大懼，仁勸明昇奔成都，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不如早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明昇遂遣使詣永忠，軍全城納款，永忠俟湯和至，明昇面縛銜壁，與母彭氏及右丞劉仁等奉表詣軍門降，和受壁，永忠解縛，下令將士不得侵掠，撫諭戴壽向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遣

指揮萬德送明昇等并降表于京師。

穎川侯傅友德克成都。

友德兵圍成都戴壽向大亨等出戰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前鋒以火器衝之象却走壽兵躡藉死者甚眾會湯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壽等亦得家書聞重慶已降而室家皆完乃籍府庫倉廩遣其子詣軍門納款友德按兵入分兵徇下川屬州縣之未附者。

詔立祠祀元御史大夫福壽。

考其

卷六

洪武

九

知開齊

上謂中書省臣曰朕渡江已來元之守臣如御史大夫福壽仗義守職保障其民以身殉國臨難不避可謂忠臣矣宜立祠令有司歲時致祭。

蜀明昇至京朝見授歸義侯賜居第于京師○淮安侯華雲龍統兵雲州擒故蒙古平章僧家奴而還○江夏侯周德興等克保寧。

先是上遣使諭中山侯湯和等曰全蜀已下惟吳友仁尚據保寧偷旦夕之命乘機而取之此破竹之勢無不克者將軍徘徊不進何也和等聞詔

始遣周德興會傅友德兵克其城執吳友仁械送京師蜀地悉平。

日本國王良懷遣其臣僧祖來進表箋貢方物。

召龍南知縣魏觀安遠知縣宋濂以為禮部主事。

征西將軍中山侯湯和征虜前將軍穎川侯傅友德等還京論功行賞。

等還京論功行賞。

詔穎川侯傅友德統大軍冒越險阻首克隋文破

綿漢成都克保寧諸郡德慶侯廖永忠破羅塘下

重慶致明昇出降二人功最大各賞白金三百五

考其

卷六

洪武

十

知開齊

十兩綵段二十表裏濟寧侯顧時臨江侯陳德都督僉事何文輝金朝興等各指揮千百戶鎮撫總小旗軍士各賞有差明日上復諭中山侯湯和曰朕前者命爾統師伐蜀爾乃駐兵歸州逗遛不進非穎川侯越關渡險直入劔閣致戴壽撤羅塘之兵還援漢州德慶侯因得乘虛攻破羅塘則西蜀何由可下後攻保寧又不勇往爾朕舊人自濼梁相從軍功不細宜爵爾為公緣功過不相掩封爾為第一侯爵今又不能自奮朕甚為爾惜之

和叩頭謝曰：陛下屬臣以大任而臣愚劣失機，緩事死有餘責。陛下天地之量，宥而不誅，臣已過望，況敢希重賞乎。

建漢中知府費震至京，詔釋之。

初震在漢中多善政，值大軍平蜀之後，陝西旱飢，漢中尤甚，鄉民多聚為盜，莫能禁戢。是時府倉儲糧十餘萬石，震即日發倉令民受粟，具以狀奏聞。自是攘竊之盜與隣境之人來歸者，令為保伍，驗十給之，賴以全活者甚眾。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

方奉 卷六 洪武 十一 知問齋

倉。上聞而嘉之，至是以他事被逮。上曰：震良吏也，釋之以為牧民者勸。震初為吉水知州，亦以寬惠愛民有善政，後累官戶部尚書。

壬子洪武五年春正月，置親王護衛指揮使司。瑄里國王卜納的遣使奉金葉表，貢方物，并繪其土地山川以獻。遣使楊載以建國大明，建元洪武，諭琉球知之。

徙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於高麗。

陳理明昇居常鬱鬱不樂，頗出怨言。上聞之於

是徙之高麗，仍賜高麗王紗羅紋綺，俾善待之。

命靖海侯吳禎率舟師運糧遼東，以給軍餉。

遣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分道征

王保保

王保保

達曰：今天下大定，民庶已安，北虜歸附者相繼，惟王保保出沒邊境，終必為寇，不如取之。於是命達為征虜大將軍，李文忠為左副將軍，馮勝為征西將軍。上戒曰：卿等力請北伐，今兵出三道，大將軍由中路，出雁門，揚言趨和林，而實運重致其來

方奉 卷六 洪武 十二 知問齋

擊之，必可破也。左副將軍由東路，自居庸出應昌，以掩其不備，必有所獲。征西將軍由西路，出金蘭，取甘肅，以款其兵，令虜不知所為，乃善計也。卿等宜益思謹慎，不可輕敵。達等遂受命而行。

命衛國公鄧愈、江夏侯德興、江陰侯吳良分道討

古州、田州、澧州等處洞蠻。

凡平二百二十三洞，并焚鳳安田等州悉平之。各

班師還京。

二月諭羣臣各盡其職。高麗國王王顥請遣子弟

上憂天久
不雨命旱
后妃而下
言蔬食是
浪大雨

入大學○詔天下舉行鄉飲酒禮

五月詔勸興禮俗

中丞陳寧曰法重則民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
上曰不然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夫壘石之岡
勢非不峻而草木不茂金鏡之溪水非不清而魚
鱉不生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秦有繫
顛抽腸之刑而天下怨叛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
堯舜之治也寧慚而退

詹同日帝王之治無過唐虞三代 上曰三代而

芳華

卷六

洪武

十三

知問齋

上治本於心三代而下治由乎法本於心者道德
仁義其用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易敗為
治者遠乎道德仁義必入於權謀術數不可不慎
也

大將軍徐達及虜兵戰于嶺北敗績○征西將軍馮

勝左副將軍傅友德師至甘肅故蒙古將上都驢降
左副將軍李文忠及虜兵戰于阿魯渾河大破走

文忠率都督何文輝藍玉至口温之地虜聞之夜

奔營遁進至哈刺莽來虜部落驚潰復進至贖胸

河文忠諭將士曰兵貴神速宜乘勝追之於是留

部將韓政等守輜重命士卒人持二十日糧兼程

而進至土刺河虜將蠻子哈刺章規知之悉騎渡

河設陣以待文忠督兵以戰戰數合虜稍却復進

至阿魯渾河虜兵益衆搏戰不已文忠馬中流矢

急下馬持短兵接戰從者劉義直前奮擊以身蔽

文忠指揮李榮兒事急以所乘馬授文忠自奪虜

騎乘之文忠策馬橫槊麾衆更進於是士卒鼓勇

芳華

卷六

洪武

十四

知問齋

皆殊死戰虜遂敗走獲人馬以萬計追至清海勒
兵據險虜疑有伏乃遁去文忠亦引還夜行失故
道至桑歌兒麻士卒無水渴甚文忠默禱於天忽
所乘馬跑地長鳴泉水湧出人皆以為天助云

作鐵榜申誠公侯

詞曰朕起布衣賴股肱宣力平定天下既已論功

行賞封為公侯錫以鐵券頒以重祿令傳子孫其

享太平尚慮公侯之家奴僕人等習染頑風冒犯

國典今以鐵榜申明律令凡奴僕一犯即用究治

夏秋二回
帝而

敢有藏匿者同一斬罪爾等各宜謹守以稱朕始
終保全之意

命工部造紅牌鑄成諭后妃之辭懸於宮中○秋七
月中山侯湯和及虜兵戰於斷頭山敗績平陽左衛
指揮同知章存道死之○九月靖海侯吳禎遣人送
故蒙古平章高家奴等至京

上謂羣臣曰昔元都既平有勸朕即取遼陽者朕
謂力不施於所緩威不加於所畏天下平定彼當
自歸已而元遠陽行省平章劉益果以其地來降

芳華 卷六 洪武 十五 知問齊

尚有一二桀驁徘徊顧望朕亦不問今高家奴等
又相繼而至不勞寸兵坐底平定朕思彼皆故元
之臣天運已革故來納款向使其君臣知天命可
畏兢兢業業夙夜罔懈何至淪喪卿等宜監前軌
小心慎德以匡朕不逮

詔獨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秋糧
靖海侯吳禎還京

先是禎督餉定遠因完城練卒盡收遼東未附之
地至是還 上曰海外之地悉歸版圖固有可喜

遼東則等
較其詳

上謂羣臣
重案論行
司務如存

上以聖安
河間諸處
遠處馬牛
糧食以
自食及編
布給之

師道節錄

亦有可懼禎曰 陛下威德加於四海夫復何憂
上曰自古人君之得天下不在地之大小而在德
之修否元之天下地非不廣及末荒淫國祚遂滅
由此觀之可不懼乎

十一月詔以塞上苦寒命大將軍徐達左副將軍李
文忠等回京士卒還駐山西北平
復以禮部主事宋濂為太子贊善大夫○遣使書諭
故蒙古幼主及其臣劉仲德朱彥德

書曰朕觀前代獲亡國子孫必獻俘廟社誇示中
芳華 卷六 洪武 十六 知問齊

國其有陽示優待者不久非鴟即殺君家待宋幼
主至削髮為僧終不免於死朕則不然君之子
至京今已三年優待有加君宜遣使取婦朕本布
衣生長君朝自辛卯盜起汝類斬黃間君家天運
已去人心已離四海土崩民罹荼毒朕始議興師
保身救民一時僭稱名號者盡為俘虜君之父
亦不守宗社北遁沙漠此天運非人力也故特致
書以達朕意君宜察焉○又與元臣劉仲德朱彥
德二生書曰至正之君蒙塵而崩幼主孤弱大臣

無不叛去獨二生竭力守護誠可嘉尚今特遣使
者諭爾君令取其子買的里八刺歸二生宐察之
毋教人絕父子之倫爾君之宗祀不絕二生之家
族亦可長保

命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等往山西北平練兵
防邊

上諭之曰處太平之世不可忘戰略荒裔之地不
如守邊卿等無事之時正宐往彼練習軍士修葺
城池嚴為守備使邊境永安百姓樂業

芳華 卷六 洪武 十七 知問齋

癸丑六年正月安南陳叔明表貢方物請封爵

二月改羣牧監為太僕寺始定養馬法

江北以便水草一戶養馬一疋江南民十一戶養
馬一疋官給善馬為種率三牝馬置一牡馬每一
百疋為一羣牝馬歲課一駒牧飼不如法至缺駒
損斃者責償之寺官以時巡行羣牧視馬肥瘠而
勸懲之

五月頒賜祖訓錄于諸王

祖訓錄成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祀

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內
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 上親為之敘
頒賜諸王且錄於謹身殿東廡乾清宮東壁仍令
諸王書於王宮正殿內宮東壁以時觀省

六月胡人寇武朔等州大將軍徐達遣臨江侯陳德
華昌侯郭子興擊却之○秋七月以中書左丞胡惟
庸為中書右丞相

開文華堂於禁中選舉人年少質美者肄業其中

選各省張唯王璉等十七名召見便殿親命題賦

芳華 卷六 洪武 十八 知問齋

詩稱旨皆擢翰林編修詔宋濂桂彥良分教之又
選成均之秀蔣學方徵等皆拜給事中

上諮桂彥良以治道對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好
惡頗賞罰差太平未有期也○濂法數行而數
犯奈何對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法以靖民民勞
而勿靖德以靖民民靖於德矣 上曰江南大儒
惟卿一人

以太子贊善大夫宋濂為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仍
兼贊善○命禮官參考歷代帝王有功生民者立廟

祀之

胡寇河州，入土門峽，千戶王才戰死。臨江侯陳德統兵擊敗之。○建歷代帝王廟于京師。

遣使勅諭大將軍徐達等。

上以大將軍徐達等久出師，遣使齋勅諭之曰：卿等與朕平定天下，勳業已成，而瑣瑣殘胡不能盡討，致連年出師，勞民擾眾，孰任其咎？昔田單攻狄，久之不下，問計于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即墨時，飲食起居與卒同，身先於士，所以獲生而致勝。今

芳華

卷六

洪武

十九

知問齋

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虞，黃金橫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卿等忘昔日之艱難，豈不犯仲連之誦乎。

詔禁四六文詞

上命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為法者，以韓愈賀兩表，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進。上命頒二表為

天下式

九月始分六科，各設給事中。○命翰林學士承旨詹同侍講學士宋濂等纂修大明日曆。○命諸司常事

啓皇太子重事，乃許奏聞。

鑄太和鐘成。

其制以九九為數，高八尺一寸，拱以九龍，植以龍夔，建樓於圓兵齋宮之東北懸之，每郊祀，候駕動，則鐘聲作，既升壇，鐘聲止，則衆音作，禮畢升輦，又擊之。禮官奏曰：昔黃帝有五鐘，其一曰景鐘，景大也。上曰：古鐘各宜更之，遂取周易保合太和之義，更名之曰太和鐘。

芳華

卷六

洪武

二十

知問齋

高麗王願遣使貢馬，却之。○命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大明律。○十月，禮部尚書牛諒上進膳禮。

奏云：古禮凡大祀，齋之日，宰犢牛為膳，以助精神。上曰：太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所定，非過侈也。上曰：周官之法，不行於後世多矣，惟自奉乃法古哉。

潞州遣官貢人參，却之。

大將軍徐達遣將擊王保保兵於懷柔之三角村，擒其平章康同僉而還。○遣使勅諭大將軍徐達。

勅曰爾諸將屯軍塞上爲日頗久軍中動靜王保
保安得不知爾所率步騎多王保保部屬今隨爾
往征其心不可測王保保力勢雖微然多詐謀必
籌之萬全而後動能不戰而屈之乃爲上智

十二月詔使王偉遇害於雲南

往論雲南梁王曰爾僻在西南久阻聲教遣使者
來諭意亟宜奉版圖歸職方官封如故身名俱全
不然爾恃險遠屢拒明命龍驤鷁會戰昆明悔
無及矣梁王駭服有降意會元遣使脫脫至雲南

芳華

卷六

洪武

二十一

知問齋

覘知梁王有二心欲追殺朝使以固其意梁王持
兩可不決匿禕民間脫脫聞之謂梁王梁王不得
已出禕與脫脫相見脫脫欲屈禕禕罵曰燭火餘
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有
死而已顧梁王曰汝若殺我大兵且夕至矣竟被
害瘞地藏寺北後贈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
節開國以來文臣有謚自禕始

甲寅七年勅諭六安侯王志南雄侯趙庸駐山西榮
陽侯楊璟汝南侯梅思祖駐北平達與李文忠馮勝

還京

蘇州八里麻民郭買的叛誘番兵入寇

遣其兄着沙與其弟火石反往招之郭買的不從
着沙火石反夜斬其首以歸本衛以其事聞請賞
之 上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爲兄弟者告之不從
執之而已手自刃之有乖天倫若賞之非所以令
天下也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耳

廣西行中書省左丞方國珍卒○安南陳叔明遣使
上表謝恩辭老請以弟熾代視事許之○夏四月都

芳華

卷六

洪武

二十一

知問齋

督僉事藍玉率兵攻興和故蒙古將脫因帖木兒奔
城走○永道桂陽諸州蠻寇竊發命金吾右衛指揮
陸齡討平之○命置鐵冶所官
命宋國公馮勝衛國公鄧愈中山侯湯和華昌侯郭
子興復鎮北邊○召廣東行省叅政汪廣洋入爲左
御史大夫○五月翰林學士承旨詹同侍講學士宋
濂請類皇明寶訓從之○日本國遣使來朝貢方物
却之○西域卜煙帖木兒遣使來朝貢
秋七月朔增闢丘方丘從祀更定其儀

左副將軍李文忠克大石崖斬故蒙古宗王朶朶失里及其承旨百家奴等○西番酋長獻葡萄酒却之○遣故蒙古威順王子伯伯齋詔往諭雲南

詔曰朕起自布衣削平羣雄戡定禍亂今已七年江夏既安四夷順附其欺服臣順者咸得保其境土其享承平之福惟爾雲南梁王把匝剌瓦密爾乃元君遺派孤處遐荒不諒天意猶未臣服蓋雲南土地人民本大理所有自漢通中國稱臣朝貢至唐宋皆受王封其來久矣昔因爾元滅其王而

芳華

卷六

洪武

三十三

知開齋

一統其弟今元祚既傾天命已革爾尚據其境土不思改圖今特遣爾親族威順王之子往諭如上順天命下契人心即奉貢來庭則改授印章爾仍舊封羣下皆仍舊官不然朕當別遣使者直抵大理合兵加討悔將無及○詔諭大理曰近稽載籍大理在唐宋時受封王爵今其國乃元君遺派梁王者主之未復故封朕命臣僚議準唐宋故事封爾段氏為大理國王故特遣使先諭左副將軍李文忠追擊胡虜於豐州破之

遣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還

選老成宦者咸禮表卜花帖木兒二人送行復遺其父愛猷識理達臘織錦文綺及錦衣各一襲買的里八剌辭行上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曩欲即遣爾歸以爾年幼道里遼遠恐不能達今既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客於此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又諭二宦者曰此爾君之嗣也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因致書與愛猷識理達臘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君明天

芳華

卷六

洪武

三十四

知開齋

理能悟我所言必得一族於沙漠誓爾保持或得善終君若不悟他日加兵禍不可測昔君在應昌所遺幼子南來朕待以殊禮已五年今聞粵魯去全寧不遠念君流離沙漠無寧歲後嗣未有故特遣咸禮等護其歸庶不絕元之嗣君其審之翰林院奏進回鑾樂歌其詞皆存規諫其舞分為八隊隊皆八人禮官圖其制以上命樂工肄習之十月皇長孫孫雄英生○十一月孝慈錄成命頒行之

○孫貴妃薨

詔禮官定禮儀，皆云父在，為母服替年。若庶母，則無服。上以禮近人情，親定制，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與子為庶母，皆齊衰杖朞。五服亦稍有升降，編緝成書，使內外遵守。

道靖海侯吳禎，往浙東收籍方氏故兵。

禎既至，三郡無賴惡少，挾私逞怨，復引平民富室為兵，瀕海大擾。寧海知縣王士弘曰：吾寧獲死罪，不可誣良民為兵。即上封事，辭甚懇切。上即詔

考墓

卷六

洪武

二五

知問齋

罷之三郡之民，賴以復安。

詔天下有司，衛所體訪存恤。

詔衛國公鄧愈，中山侯湯和還京。

詔天下有司，體訪軍民戰死他鄉，其父母妻子無依者，廩至京存養。倭寇登萊，吳禎總兵出海捕倭。

浚開封漕河。御註道德經成。

徙江南民實中都。

卷六末

昭代芳華卷之七

武原臣徐昌治述

太祖高皇帝

乙卯八年春正月各省郡縣入朝濟寧知府方克勤有善政錫宴儀曹鄭州知州榮敏以廉能擢爲工部侍郎○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依者給衣食屋舍○置中都國子學○遣使齋勅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李文忠等

勅曰總兵塞上偏裨將校日務羣飲虜之情僞未

芳華

卷七

洪武

知問齋

嘗知之如濟寧侯顧時六安侯王志醜歌終日不出會議軍事此豈爲將之道都督藍玉昏醜悖慢尤甚苟不自省將繩之以法大將軍宜詳察之遣衛國公鄧愈等往陝西中山侯湯和等往彰德真定指揮馮俊等往汝寧指揮李謙等往北平董兵屯田○二月定外夷山川之次外夷山川附祭于各省御製資世通訓成書凡十四章其一君道章曰忠曰孝曰勿欺勿蔽之類十有七事及其次日曰民用士用工用商用等

十一章皆申戒士庶之意

命有司立張巡許遠廟於歸德州歲時致祭○洪武正韻書成詔頒行之

德慶侯廖永忠坐累卒

按功臣本傳曰永忠張友諒于鄧陽繫士獄於吳會服困珍而擒友定靖兩廣而轉胡昇降王破國於指顧之間斬符奉旗於談笑之頃收聲定價豈直開國之元勳哉千古之名將不是過也永忠論功當封公太祖謂其使所善儒生

大將軍徐達等還自北平○帝幸中都改中立府爲

鳳陽府○皇太子攝祭皇地祇於方丘始用親祭樂

芳華

卷七

洪武

知問齋

章 奪誠意伯劉基祿 基言溫處之間有地曰淡洋萃遠逃爲梗宜設巡檢司蒞之又言郡縣豪猾吏當治使其子璉奏上二事皆不先關白中書胡惟庸恨之使刑部尚書吳雲怵猾吏誣基善相地以淡洋有王氣欲圖爲墓民弗與則建巡司之策以逐其家奏之惟庸請加重辟又欲逮璉獄上皆不聽惟奪其祿基入朝謝恩居京師不敢歸

丁巳試京伯劉基卒

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元至順癸酉舉進士除高安丞有鄧祥甫者通數術之學以其術授基治高安未幾辭去尋起為江湖儒學提舉嘗與魯淵字文公諒等遊西湖適有異雲起西北光照湖中基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當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城猶無事淵等大駭以為狂及方國珍兄弟起兵海上元行省辟基為湖東元帥府都事俾國珍基與參政石林宜孫守處州

芳基

卷七

洪武

三

知周齊

上既取婺州聞基名遣使徵之基遂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上喜納之既而上決策取張士誠北取中原以定天下基密謀居多初上欲相胡惟庸基謂不可既而竟相之基大戚曰其如蒼生何因憂憤舊疾愈增時惟庸潛畜奸謀深惡基乃遣醫來視疾飲其藥二服有物積腹中如卷石基以白上上亦未之肯也自是疾遂篤上御製文一通遣使送基還家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未卒前數日以天文書授其子

璉使伺服闋即進之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謂次子仲景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奏遣表無益也

日後上必思我待有問當為我密奏其略以為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為政寬猛當如循環耳基剛毅慷慨有大志每遇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天威嚴重惟基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撓其中上亦甚禮基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基密為救解而

芳基

卷七

洪武

四

知周齊

免又以文章為當代首稱云所著有郁離子覆瓿集寫情集犁眉公集故蒙古廣平王保叻等來降詔永嘉侯朱亮祖率師同傅友德北平備胡○六月諭安南麗占城等國自今惟三年一來朝貢○命曹國公李文忠濟寧侯頤時往西北平代傅友德朱亮祖還京○七月朔日食八月初韓國公李善長永嘉侯朱亮祖南安侯俞通源諭諸屯勸農事○故蒙古王保保卒

九月，命湖廣行省叅政吳雲使雲南。

雲行時，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為大將軍所獲，送京師。上釋之，命與雲偕行。至雲南之沙糖口，鐵知院等謀曰：「吾等奉使不達中道，被獲而還，罪必不免。於是共說誘雲，令胡服，辨詐為元使，又逼令改易制書，共給梁王雲，不從。以死自誓。鐵知院等知不可奪，遂殺之。梁王後知其事，遣人收雲骨，送蜀給祇寺瘞之。」

靖海侯吳禎率備倭舟師自海道還京。○冬十月，命

芳華

卷七

洪武

五

知周齋

皇太子秦王楚王靖海王講武中都。

陞彭州知州胡子祺為延平知府。

子祺請都關中，略曰：「天下形勢之地，可都者四。河東地勢高厚，然苦寒，江淮士卒不便，汴梁襟帶河淮，然平曠無險可守，洛陽嵩邱諸山，非有殺函終南之固，涇渭瀾滻之雄，惟關中據百二山河之勝，可以建都。上善之子，祺聞元祐黨人碑在融州，岩谷中出而碎之。彭州有沿江諸堰，歷代皆用鐵石修築，水溢旋復衝決。子祺代以竹木，民甚便之。」

十二月，蒙古太尉納哈出寇遼東，都指揮葉旺等擊敗走之。

丙辰九年春正月，諭太子諸王修德進賢之道。

命中山侯湯和、穎川侯傅友德等帥師往延安防邊。

湯和等至延安，伯顏帖木兒乞降。上聞之，召諸將悉還，獨留傅友德屯兵以備之。勅諭友德曰：「無事而請降，兵法所戒。爾其慎之。」伯顏帖木兒果乘間入寇，友德大破之，俘其衆，獲輜重羊馬無算。故元平章兀納反，遂執伯顏帖木兒以降。

芳華

卷七

洪武

六

知周齋

詔免山西、陝西、河南、福建、江西、浙江、北平、湖廣及直隸、揚州、淮安、池州、安慶、徽州今年夏稅秋糧。

定親王宮室之飾。

作親王宮，得飾朱紅、大青、綠，餘居室止飾丹碧。

安南陳端遣使來朝貢方物。

六月，以翰林侍講學士宋濂為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贊善如故。

濂素寡飲，嘗侍宴，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上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

王祀

用親公達
大女為無

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

命訊汾州考滿主簿成樂

山西汾州平遠縣主簿成樂秩滿來朝本州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吏部以聞上曰地之所產有常數官之所取有常制商稅自有定額若額外恢辦剝削於民是失職之吏矣州考非是爾吏部其移文訊之

七月朔日

命申書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廣洋更定大明律

上曰聖王貴寬而不貴急務簡而不務煩今觀律

芳華

卷七

洪武

七

知問齋

條猶有議擬未當者卿等可詳議更定務合中正

於是惟庸廣洋等復詳加考訂釐正者凡十有三

條餘如故凡四百六十六條

八月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劾奏韓國公李善長有

罪詔宥之

廣洋陳寧劾奏韓國公李善長位以太師爵以上

公禮命之榮冠乎文武近令其子祺尚公主復營

宅於主第之左以居之善長受厚恩佯為愚懇

陛下以疾不視朝者將旬日亦無問候之敬孤思

以上手詔
與山東布
政吳中

失禮古昔所無駙馬李祺六日不朝宣至殿又不

施禮此可知善長家法之不修凡此所為揆之事

君之道果安在哉疏奏善長父子免冠待罪上

曰大罪不治則法無以立小過不赦則人無所容

善長國之大臣不能立身教子劾之誠是但念相

從之久宥之勿問

九月遣指揮吳英往北平論大將軍徐達

論曰七月火星犯上將八月金星又犯之占云當

有奸人刺客陰謀事能戒慎之庶可免憂

芳華

卷七

洪武

八

知問齋

賜璽書勞福建參政魏鑑翟莊

魏鑑翟莊皆一姦吏至死上賜璽書勞之曰兩

參政致極刑於一姦吏朕聞茲事當哉惟仁人能

好人能惡人果然矣故往諭之爾尚慎終如始乃

能其官

閏九月詔求直言

時有山西訓導葉居昇上三事曰二事易見而為

患小一事難知而為患大分封太多也求治太急

也用刑太繁也所謂分封太多者天子畿內地止

千里而秦晉周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少年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為僭亂此人所未易知而臣謂患難見者也。上怒其疎間骨肉逮死獄中。

冬十月更建太廟成。

十二月勅送故蒙古官蔡子英出塞。

子英河南永寧縣人元季舉進士為擴廓帖木兒所知薦元累遷顯官。王師征定西擴廓帖木兒軍敗子英單騎走關中入南山有可以形求得

芳慕

卷七 洪武 九

知問齋

之械送京師至江濱亡去至是陝西又捕得之械過洛陽其妻適寓洛陽聞子英至欲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上命釋之授以官英不受退而上書曰伏惟皇帝陛下削平羣雄混一四海九夷八蠻莫不賓貢臣鼎魚漏網假息南山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疾易其冠裳賜以酒饌授以名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之外矣但以名義所在不敢改其初志臣之事君猶女之適人一與之燕終身不改事君之道一

食其祿終身無二方今金城湯池兵極其精器極其利府庫充實米粟紅腐國家之盛古未有也。

陛下猶以為未足於是與學校明人倫褒死節獎忠義蓋以為治天下之本莫大於禮義廉耻也臣自被獲以來日夜所思惟追咎昔之不死以為今日惟死可以塞責陛下乃待臣以禮沐臣以恩臣固不敢賣死以市名然亦不敢全身以苟祿若察臣之恩全臣之志禁錮海南以終蓬露之命則雖死於炎毒亦感恩極矣。上覽奏而益重之命

芳慕

卷七 洪武 十

知問齋

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之故子英曰思舊主耳語聞。上知其志不可奪勅有司送其出塞。

江西布政沈立本招故元吏部侍郎賴子中飲鴆死之。

子中西域人官江西都事陳友諒陷贛州子中募壯士復城不克間道入福建出奇計收復建昌出使廣東而廣已歸附子中變姓名浪跡江湖居進賢北山先是其妻子已為楊憲送京師有弔之者

子中答曰：吾身且不有，奚暇顧妻子哉？嘗懷鴆，自隨曰：有強我仕者，當以死答之。適立本招徵，子中慨然曰：吾今死亦晚矣，乃具牲酒祭祖父師友，作歌七章飲鴆而死。

都督僉事濮真征高麗，不屈死之。

真被執，高麗王愛其驍勇，欲降之，真大罵，抽刀剖心示之而死。王大懼，遣使入朝謝罪。上曰：濮真當危難，秉義不屈，謚忠襄。真子興生甫數月，即襁褓中封為西梁侯，以報真功。

芳華

卷七

洪武

十一

知問齋

丁巳十年春正月，賜翰林承旨宋濂致仕。

宋濂行既有期，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日，時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上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上笞之，而怒未解。濂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為上耳，烏可深罪乎？已而，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誥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言，不幾誤罪。

言者耶

詔百司見任官員之家，免其徭役。夏四月，命衛國公鄧愈、大都督府同知沐英率師討吐蕃。

五月，誅戶部主事趙乾。

勅中書省臣曰：向荆、浙等處水災，朕寢食不安，亟命趙乾往賑之。豈意乾不念民艱，坐視遷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賑濟，民餓死者多矣。夫民饑而上不恤，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

芳華

卷七

洪武

十二

知問齋

宣上之意，視民死而不救，罪不勝誅，其斬之以戒不恤吾民者。

羣臣大小政事，皆先啓皇太子處分，然後奏聞。三月，河間知府楊冀安等考績入朝。

上命吏部曰：各官來朝，宜課殿最為三等，以稱職無過者為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為下，不預宴，序立於朝，宴者出，然後退，使知所激勸。斥遣中官供事內庭，言及政事者。

通羅斛國遣使奉金葉表貢獻方物

封都督沐英為西平侯

十一月己卯衛國公鄧愈卒○丁亥冬至合祀天地

於奉天殿○皇孫允炆生

上論天與日月五星之行

傅藻黃麟等以蔡氏左旋之說對上曰天左旋

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

日月五星緯也朕與善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三

年矣嘗於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為主太陰居是

宿之西相去丈許畫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

是而觀之則是右旋

戊午十二年進湯和為信國公

改封吳王為周王罷杭州護衛○蘇松楊台海溢

重建皇陵碑親製文○故蒙古嗣君愛猷識里達臘

殂子脫古思帖木兒立○遣祭故蒙古嗣君○秋八

月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徽州廣德安吉長興諸

府州秋糧○追封劉繼祖為義惠侯

詰曰朕昔微時游雁親喪艱於宅兆爾繼祖以已

芳華 卷一 洪武 十三 知問齋

沃壤慨然惠朕朕得安厝皇考皇妣瞻茲大惠云何可忘而歲月易流厚德莫報慨念質深茲特賜爾為義惠侯妻婁氏追贈為義惠侯夫人以牲體祭之

西蕃寇邊命西平侯沐英都督僉事藍玉王弼帥師

征之○十二月致仕翰林承旨宋濂來朝賜勅勞之

○是年封皇子柏為襄王桂為深王後改封棖為漢

王後改封植為衛王後改封遼王

己未十二年正月命湯和率陸仲亨練兵臨清○三月

芳華 卷七 洪武 十四 知問齋

以萊州知府董俊為兵部尚書明州知府余文昇為

工部尚書○九月征西將軍沐英等擊西番大敗之

擒三副使癩瘰子等班師○丁玉討平蜀寇

冬十月以儒士吳沉為翰林院侍制

上觀漢武帝紀謂吳沉曰人君理財之道當視國

如家一家之內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為子計者

父子而異貲其家必墜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

民以益君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

上與吳沉論持身保業之道曰人當無所不謹事

萬已附口
皇太子妃
常氏卒

封監丞
謝庚

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
不防於小終虧大德常人且然況人君乎況封曰
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
十二月開甜水渠

西安城中水鹵不可飲李文忠奏請作渠引龍首
渠水入城縈繞民舍始得甘飲

貶右丞相汪廣洋于海南道卒

汪廣洋與胡惟庸同在相位惟庸所為不法廣洋
知而不言但浮沉守位而已至是御史中丞涂節

芳墓

卷七

洪武

十五

知問齋

言前誠意伯劉基遇毒死廣洋宜知狀上頗聞
基方病時丞相胡惟庸挾醫往候因飲以毒藥乃
責廣洋欺罔不能效忠為國坐視廢典遂貶居海
南自縊卒

詔求天下博學老成之士皆至京師
時丞相胡惟庸專恣

禮部員外吳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斥胡惟庸罪
狀不宜獨任以政恐滋久為國大害

庚申洪武十三年正月丞相胡惟庸等謀逆內史雲

奇發其事皆伏誅

惟庸黨逆謀已定誣言所居井湧醴泉遊上往
觀惟庸居第近西華門守門內史雲奇知其謀乘
輿將西出奇走衝蹕道勒馬街言狀氣方勃舌狀
不能達意上怒其不敬左右擬揮劍下奇垂斃
右臂奇執猶尚指賊臣第弗為痛縮上方悟登
城眺祭則見彼第內兵甲伏屏雜間鼓匝上亟
遣兵圍其第罪人一一就縛并其黨御史大夫
陳寧中丞涂節等皆伏誅上召雲奇死矣深悼
之追封右少監賜葬鍾山命有司春秋致祭仍給西掃戶六人

胡惟庸辭連李善長陸仲亨羣臣請罪之上曰

朕初起兵時善長來謁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書
記贊計畫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仲亨年十

芳墓

卷七

洪武

十六

知問齋

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為亂兵所掠持一升麥藏伏
草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長育成就以功封侯
此皆吾初起時股肱心腹吾不忍罪之其勿問惟
宋濂徐宋慎坐黨逆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上
怒欲誅之皇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有始終
不忘待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王豈宜若是忍
況濂致仕在家必不知情乞赦其死上意解濂
遂得發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
革中書省罷丞相等官陞六部為正二品分理天下

成政改大都督府分設左右前後中五軍都督府
詔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術數之士
○故元國公火脫赤知院愛足屯衆和林爲邊患
上命沐英總陝西兵討之

英下令分軍爲四一襲其背二掩其左右英率驍
騎當其前夜銜枚以進合而圍之火脫赤等就縛
獲其全部以歸

燕王之國北平以葛誠爲燕府長史

號騎指揮郭德成入禁內

芳華 卷七 洪武 十七 知問齋

上以黃金二錠置其袖曰第婦勿宣德成敬諾比
出宮門納鞵中伴醉脫鞵露金關人以聞上曰
我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閣嚴密藏金而出非竊
耶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間安知上不以此
相試耶衆服其識

二月以嘉興府知府薛祥爲工部尚書

諭皇太子諸王持守之道

諭曰吾持身謹行汝輩所親見吾平日無優伶裝
近之俾無酣歌夜宴之娛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嬪

無寵幸之招或有浮詞之婦察其言非即加詰責

故各自修飾無有妬忌至若朝廷政事藉於衆論

衆決可否惟善是從或燕閒之際一人之言尤加

審察故言無偏聽政無阿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

而休慮患防危如履淵冰苟非有疾不敢忽惰以

此自持猶恐不及故與爾等言之使知持守之道

韓國公李善長以年老養疾還○三月命戶部減蘇

松嘉湖四府重租糧額

夏四月令羣臣各舉所知

芳華 卷七 洪武 十八 知問齋

賜御史臺左中丞安然歸鄉里命韓國公李善長理

臺事○詔免天下今年田租○倭寇海上郡縣

瓜哇國王八達那把那務遣使奉金葉表入貢留其

使月餘遣還

祭酒宋誥少承家教矩矱自檢性遲重不妄言笑

齒貴曹館師友切磋學問該博益有造詣初舉進

士爲鹽山知縣中更驟驟懷寶自贖洪武十三年

定兩浙鹽額

賜魏國公徐達以下六十四人米五百石

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大赦

詔曰朕以非德託于萬姓之上奉天勤民于茲十有三年矣不期幸輔失職四姦擅權使賢愚陷于不義朕思創業之艱難念守成之不易首除姦惡鋤根剪蔓爰及餘黨然刑戮之際不無過焉其非上帝好生之德乃于是月初四日申時雷震謹身殿朕甚懼焉于是赦天下罪者除十惡不赦外其餘已未發覺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

詔洪武十三年天下秋糧盡行蠲免

步募 卷七 洪武 十九 知問齊

遣使齋勅諭江陰侯吳良豫章侯胡美即胡廷瑞改名停罷王府一切役作以昭上天垂戒之意

上以天變避正殿羣臣上表固請至是凡兩月然後受朝于正殿

○上諭刑部尚書都御史等曰凡論前須原情不可一深入人罪非民有子犯法當先其父行賄求免御史為罪之朕以父子至親子死而父救之人之至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議覆奏而行
○禁天下罪囚于烈山詔文武大臣錄之都督會事沐春錄其可伶姪者奏釋數百人明年蔚州民告變那海者搆逆上命春馳往至則逃春厲兵襲而捕之推較得實白其誣並省又全所百人

○上諭戶部臣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自作一之制淫奇巧之技作而農桑之業廢一農耕未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欲民無貧得至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絕其弊

○上以元末之君不能嚴宮闈之政主官嬖女謁私通外臣而納其賄賂或施金帛於僧道或遣僧入宮中攝持受戒而大臣命婦亦往來禁掖淫泆糜亂禮法蕩然以至於亡遂深戒前代之失者為今典何世守之皇后之尊正得治官中嬖婦之事除宮門之外毫髮事不預焉自后妃以下至嬪侍女使小大衣食之費金銀錢帛需用百物之供皆自尚宮奏之而後發內使監官覆奏方得赴所部開領若尚宮不請奏而賂發內監官監官不覆奏而輒擅領之部者皆論以死或有私書出外者罪亦如之宮嬖以下遇有病雖醫者不得入宮中以其惡取藥而已群臣命婦於慶節朔望朝見中官

步募 卷七 洪武 二十 知問齊

以卓敬為給事中
卓性剛直論事無所顧避上器重之時諸王在宮中服飾有擬太子者敬乘間自於上曰宮中朝廷視效紀綱攸先今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在宮中服飾有與太子埒嫡庶相亢尊卑無序則何以令天下耶上笑曰卿言是但吾慮未及此耳

○上諭戶部曰朕捐內帑之資付天下青民糴粟以儲之正欲備荒歉濟飢民也若歲荒民飢必俵奏請道途往運動經數月則民之饑死者多矣爾戶部郎論天下有司自今凡遇歲饑則先發倉粟以貸民然後奏聞者為令

昭代芳墓卷之八

武原臣徐昌治述

太祖高皇帝

辛酉十四年春正月故蒙古平章朵兒不花入寇命

魏國公徐達信國公湯和穎川侯傅友德率師討之

始編賦役黃冊○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

二月以鄭湜為福建布政司叅議

湜金華浦江人鄭綺八世孫以孝義聞胡惟庸既

敗四方有仇怨者率指為胡黨坐重獄有誣鄭氏

芳墓

卷八

洪武

知問齋

交通惟庸者湜兄弟六人吏捕之急湜曰弟在忍

使諸兄罹辟耶獨詣吏請行仲兄濂先有事京師

湜至迎曰吾家長當任罪湜曰兄老弟當伏辜二

人爭入獄上聞之俱召至勞勉之謂近臣曰有

人如此而肯從惟庸為非耶即宥之擢為叅議

三月命宋國公馮勝佩印節制河南○命刑部更定

徒罪煎鹽炒鐵之例○六月海鹽捍海塘成

河南五溪蠻作亂江夏侯周德興請行

時德興年老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彰其爨

鑠狀上壯而遣之

大將軍徐達率諸將出塞

右副將軍傅友德至北黃河虜騎駭遁友德選輕

騎夜襲灰山克之西平侯沐英等畧公主山長寨

殲其戍卒

以賢良方正何德忠為河南布政使司左叅議聰明

正直金思存為北平布政使司右叅議以孝弟力田

聶士舉為四川布政使司左叅議賢良方正蔣安素

為右叅政

芳墓

卷八

洪武

知問齋

九月命穎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帥

師征雲南

友德等既受命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遐荒行師

之際當知其山川形勢以規進取朕嘗覽輿圖咨

詢于衆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

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

據要害迺進兵曲靖雲南之喉襟彼必併力於此

以拒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取勝正在於此即下曲

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永寧之師大

大勢
故翰林宋
濂卒于寔
州

洪武
知問齋

河決原武
詔遣舊災
勿重困民

軍直搗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兵也。

征南將軍傅友德等克貴州，普安進兵曲靖。

傅友德兵至湖廣，即分遣都督胡海洋等帥兵五萬由永寧趨烏撒。友德與藍玉沐英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進攻普定，克羅鬼苗蠻犵狁，聞風而降。至普安，復攻下之，乃留兵戍守，進兵曲靖。

征南將軍傅友德平曲靖，遂率師擣烏撒，分遣將士

芳華 卷八 洪武 三 知問齋 趨雲南

友德師至曲靖，擊敗梁王將達里麻兵于白石江。先是梁王把匝刺瓦爾密聞王師下普定，遣司徒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備我師。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謂友德曰：「彼不意我師深入，若倍道疾趨，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上所謂出奇取勝者，此也。友德是之，遂進師。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衝霧而行，阻水而止，則已臨白石江矣。頃之霧霽，達里麻見之大驚，倉皇失措，友德即

命法司論

命法司論 因故律會 謀不克復 奏如重傷 人命

欲濟師，英曰：「我軍遠來，形露固利，速戰然，亟濟恐為所犯。」乃整師臨流，勢若欲濟，達里麻果擁精銳扼水。英於是別遣數十人從下流潛渡，出其後，鳴金鼓，樹旗幟，達里麻見之急，撤眾以禦，眾亂。英乃拔劔督師濟江，達里麻却數里而陣。我師畢濟，既陳，友德麾兵臨敵，矢石齊發，呼聲動天地，戰數合，英縱鐵騎揮其中堅，敵眾披靡，遂大敗，生擒達里麻，俘其眾萬計。友德悉撫而縱之，使各歸其業。夷人見歸者皆喜，而軍聲益振，遂平曲靖，留兵鎮其

芳華 卷八 洪武 四 知問齋

地。友德率其眾數萬，擣烏撒，分遣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率師趨雲南。

藍玉沐英克雲南

故元梁王把匝刺瓦爾密既入羅佐山，其右丞驢兒自曲靖馳歸，謂曰：「事急矣，將奈何？」於是把匝刺瓦爾密驅妻子赴滇池死，把匝刺瓦爾密自與達的驢兒夜入草舍中俱縊死。癸酉，征南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師至雲南之板橋，元右丞觀音保等出降，諸父老焚香迎拜，玉

等整師入城，戒戢軍士，秋毫無犯，吏民大悅。

封皇子權為寧王。在大寧善峯關。外故會州地。○征南將軍傅友

德克身撤遂下東川烏蒙芒部諸蠻。

初大軍破曲靖，傅友德自率師循格孤山而南，以

通永寧之兵，遂持烏撤諸蠻，時元右丞賈卜遁去，

復大集，友德屯兵山岡，持重以待之。諸將及士卒

無不奮勇，思致死力。友德度其可用，下令曰：我軍

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合，心必不一，併力勦

之，破之必矣。我軍既陣，有芒部土酋率眾援賈卜

芳墓 卷八 洪武 五 知問齋

合勢迎戰，我軍鼓譟趨之，戰十餘合，其酋長多中

槩墜馬死，我軍勢益奮，蠻眾力不能支，大潰，遂城

烏撤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

烏蒙芒部諸蠻震懼，皆望風降附。

始置諸司勘合

壬戌十五年春正月，命儒臣制九奏，侑食樂章成。

一奏，炎精開運，二奏，皇風三奏，天眷皇明，四奏，天道傳五奏，振

皇綱，六奏，金陵，七奏，長楊，八奏，芳醴，九奏，駕六龍

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

置雲南都指揮使司及承宣布政使司。

閏二月，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進師大理，克

之。

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河為固，土酋段世聞王

師且至，聚眾扼龍尾關下關，玉等至，品甸遣定遠侯王

弼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為犄角勢，自率眾抵下

關，造攻具，遣都督胡海洋夜四鼓由石門間道渡

河，繞出點蒼山後，攀木援岸而上，立我旗幟，旆爽

我軍抵下關者，望之踴躍，譟謀，酋眾驚亂，英身先

芳墓 卷八 洪武 六 知問齋

士卒策馬渡河，遂斬關而入，山上軍望見，亦下攻

之，酋兵腹背受敵，遂潰，拔其城，段世就擒，乃分兵

取鶴慶、略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由是車里平、緬

等處相率來降，諸夷悉平。

詔天下通祀孔子，○免浙江、江西、河南、山東直隸府

縣稅糧，○烏撤諸蠻復叛。

以儒士吳訥為國子監祭酒。

詔旌表遠東節婦。

有高希鳳者，為亂兵所掠，斷其右腕而死，其妻劉

氏被虜，罵不絕口，亦為所殺。希鳳仲弟，業師，奴亦死於亂。妻李氏，携子與姪避難，度不能兩全，以子差長，弃之，獨携姪行。及混一復業，訪得其子，同歸。守服希鳳季弟伯顏不花，為納哈出所殺。妻郭氏自縊死於馬。握希鳳從子高塔失丁，為警誣陷死。妻金氏與姑邢氏，縊死魚塢居室。又裴鐵，瘟死。妻李氏晝夜哀，臨葬之日，陳祭辭，極畢，縊於屋西桑樹上。為動容，稱歎，即詔有司，旌表希鳳家為五節婦之門。裴鐵家貞節之家。

芳墓

卷八

洪武

七

知問齋

真定故元知印韓太初妻劉氏，事姑寧氏甚謹。例遷和州，姑在道遇疾，劉氏刺臂血和湯以進，疾愈。比至和州，太初卒，劉氏種蔬以養姑。姑又患瘋疾，劉氏割股和粥以進，姑復甦。及卒，劉氏欲合葬於舅墓，凡五年不能歸。上聞之，遣中使賜衣鈔，官送歸，葬旌表其門。

五月

帝幸國子監，謁先師孔子。

上謂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國學新成，朕將釋菜，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

再拜。朕謂孔子明道德，以教後世，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明斷。今朕君天下，敬禮百神於先師之禮，宜加尊崇。仲質乃與儒臣定議其儀。乙丑，上幸國子監，謁先師孔子，釋菜禮成，退御講筵，祭酒吳頤等以次講畢。上復命取尚書大禹臯陶謨，洪範，親為講說，反覆開論，群臣聞者莫不悚悅。遂賜宴，竟日而還。

芳墓

卷八

洪武

八

知問齋

八月，皇后馬氏崩，葬於鍾山。謚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葬孝陵。后性恭儉，初未有子，上嘗育朱文正李文忠沐英等數人，愛如己生。及太子諸王生，恩無替焉。妃嬪有子者，待之加厚。太子諸王，雖愛之甚篤，勉令務學，至以衣服器皿相尚，必切責之。上決事，或震怒回宮，必詢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曰：上已有眾子，正好積德，不可暴怒，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國祚亦長。上從之。文正鎮江西，荒淫無

度取回京欲罪之。后諫曰：文正雖驕縱，充太平破也。先取建康，堅守江西，友諒不能克，皆其智勇也。況骨肉親姪乎？上省之。沈萬三家富敵國，上因事欲殺之。后諫曰：彼固富，未嘗為不法，救之甚切，遂得不死。流雲南。聞太學生孳妻孥者，無所仰給，勸上賜以月糧，給其家，遂永為制。后病劇，上強之服藥，曰：死生有命，雖扁鵲何益？使吾服藥而不瘳，陛下必以愛妾之故而殺諸醫矣。終不服藥而崩。上終身不復立后。

芳華 卷八 洪武 九 知問齋

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鄭韜等二千七百餘人入見。上諭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側席賢士，與圖至治。然自古知人堯舜所難，豈所知者皆賢，所未知者無賢哉？故勅天下徵聘遺逸，於是濟寧單縣儒士張寧以董倫等薦，復遣使徵之，仍賜韜等鈔，人各一錠。

詔選高僧分侍諸王，命僧道衍往燕府，住持慶壽禪寺。

道衍名姚廣孝，好讀書，工詩文，善術數，能預知人。

休咎。文皇於時為燕王，廣孝自請曰：殿下能用臣，臣當奉一白帽子與大王戴也。洪武末，侍燕王宴，時天寒甚，文皇偶出一對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廣孝應聲曰：國亂民愁，王不出頭誰作主。文皇大喜，後為太子少師，輔導東宮。

遣使勅勞征南將軍傅友德等。

勅曰：卿等提兵振揚國威，擒首帥于曲靖，西敗烏蠻于河渡，北席卷長驅，掃金馬碧鷄，而撫金沙，至於全齒檄定，百蠻咸加八譯，將軍之勞至矣。

芳華 卷八 洪武 十 知問齋

以秀才曾泰為戶部尚書。

遣使諭征南將軍傅友德、右將軍沐英。

遣使諭傅友德等曰：雲南士卒艱食，措置軍士貴乎得宜。於赤水畢節七星關各置一衛，黑張之南瓦店之北中置一衛，如此分守，則雲南道路無礙矣。萬翠之地必以十萬衆乃可定也。

九月始鑄監察御史印。文曰：銅忽糾誤。○雲南諸夷復叛，右

副將軍沐英討平之。

晉府致仕長史桂彥良上太平治要，前太子正字。

凡十二條。一曰法天道。二曰廣地利。三曰順人心。四曰養聖德。五曰培國脉。六曰開經筵。七曰精選舉。八曰審刑罰。九曰敦教化。十曰馭戎狄。十一曰覓材俊。十二曰廣咨訪。

以應聘儒士沈士榮為翰林待詔。

士榮上疏曰。臣欽承勅符。受國重聘。赴京師與天下之士數千人。親承聖諭。共論治道。諄諄誠切。至於再三。願臣愚昧。不足以答聖意。然使臣不肖之言。得行。則賢于臣者。必皆進言矣。

芳幕

卷八

洪武

十一

知問齋

南雄侯趙庸討平廣東羣盜。詔班師。

徵耆儒鮑恂等三人。為文華殿大學士。辭不拜。

先是禮部主事劉庸舉鮑恂。余詮。張長年。皆明經。

老儒。達於治體。可備顧問。遣使召至。上見之甚

喜。賜坐顧問。命為文華殿大學士。恂等以老疾因

辭。尋賜還鄉里。

以監察御史任昂為禮部尚書。

癸亥十六年春正月。白虹貫日。

鞏昌侯郭興卒。追封陝國公。

人

與與滁陽王同名。其父郭山甫。識。上於徵時。命諸子謹事。復以女入侍。後為皇寧妃。孝慈后崩。攝六宮事。次子英。封武定侯。德成。驍騎指揮。

以雲南所屬烏撒烏蒙。芒部三府。隸四川布政司。

命曹國公李文忠兼領國子監事。

諭之曰。國學為育材之地。公侯之子弟。咸在焉。雖講授有師。然貴游子弟。非得威望重臣。以蒞之。則恐怠於務學。故特命卿兼蒞其事。必時加勸勵。俾有成就。

芳幕

卷八

洪武

十二

知問齋

二月。東閣大學士吳沉等進精誠錄。

書凡三卷。敬天一卷。取易十章。書七十二。詩十

七章。禮記二十七章。孝經論語各一章。忠君一卷。

取易大學中庸各一章。書四十六。詩十章。禮記

十四章。左傳六章。國語一章。論語十四。孟子十

二章。孝親一卷。取易二章。書三章。詩九章。禮記四

十八章。論語十一章。孝經十九章。大學二章。中庸

三章。孟子十章。

命天下府州縣學。歲貢生員各一人。倭寇浙東。

三月諭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玉班師留西平侯沐英鎮守雲南。詔戒刑部尚書開濟審法。夏五月定武職嫡妾封贈之例。

廣東都指揮使狄崇王臻言妻阮氏等封淑人已沒仍乞封次妻何氏等為淑人。詔下廷臣議。太師韓國公李善長及禮部等官議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妾不可為嫡夫人。故魯莊公妾成風。僖公母也。稱為夫人。春秋非之。襄公庶子制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賈夏獻其禮。對曰無之。蓋古

芳華

卷八

洪武

十三

知問齋

者夫人沒貴妾攝其家事不得稱為夫人。若庶子而貴得以推恩其母亦不得稱夫人使並嫡也。一定文官封贈廢敘之例。

封贈例十一其一文官一品至七品止封贈散官職事其應封一代者父與子同妻從夫貴應封二代者祖降父一級應封三代者曾祖降祖一級父見任者不封已致仕及亡歿者封之其在任弃職就封者聽其二應封父母者嫡母在而所生之母不得封嫡母亡得並封若所生母未封不得先封

芳華

卷八

洪武

十四

知問齋

其妻其三父母有兩子當封者從其高品父祖原有官既歿而因其子孫封贈者進一階其四應封妻不止封正妻亦得追封凡繼室止封一人其五命婦因子孫品級封者並加太字若已歿及曾祖父母在者不加其六凡從七品陞至正從六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五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四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三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二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一品封贈一次其七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曾犯十惡奸盜除名等罪其妻非禮聘正室或再醮及倡優婢妾並不許申請其八封贈之後但犯賊私者並追奪其九凡婦因夫貴母因子貴受封不許再醮其十京官四品以上試職實授頒給誥命一考滿秩方許封贈五品以下官試職一年考覈稱職者實授頒給誥勅亦須一考方許封贈其十一凡在外三年為一考稱職者頒給誥勅再考稱職聽請封贈其有才能卓異出自特恩者不在此例廢敘之例五其一用廢以嫡長子殘廢則嫡長子之孫以遺曾玄無則嫡長

之同母弟，以逮曾玄，又無，則繼室及諸妾所生者，又無，則傍廢其親兄弟子孫，又無，則傍廢其伯叔子孫，其二用廢者，孫降子，曾孫降孫，傍廢者，皆於應敘品第降一級，其三正一品官，廢其子於正五品，用從一品子，則從五品用，正二品子，則正六品用，從二品子，則從七品用，正四品子，則正八品用，從四品子，則從八品用，正五品子，則正九品用，從五品子，則從九品用，正六品子，則於未入流上等職內敘用，其四凡職官子孫，許廢一人，年二十五

芳墓

卷八

洪武

十五

知問齋

以上能通本經四書大義者，敘用，其不通者，發還習學，其五應敘之人，各於原籍附近布政使司所屬地方銓注，詔皆從之。

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稅糧，○秋八月壬申朔，日有食之，○頒鄉飲酒禮圖式于天下，○十一月，定祀歷代名臣。

甲子十七年，春正月，命魏公徐達出鎮北平，信國公湯和巡視海道，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海上諸城，○更定都察院官，以詹徽為左都御史。

以戶部右侍郎栗恕試本部尚書，參軍府左參軍劉達試刑部尚書，右參軍麥至德試工部尚書，三月，頒行科舉成式。

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夏四月，論平雲南功。

傅友德進封穎國公，藍玉仇成王弼先為有功，身受侯封，今爵及子孫，陳桓加封普定侯，胡海東川侯，郭英武定侯，張翼鶴慶侯，俱世襲，仍各賜鐵券，其餘將校，遞陞有差。

芳墓

卷八

洪武

十六

知問齋

命禮部以八事榜示天下。

其一州縣之官，宣揚風化，撫字其民，均賦役，恤窮困，審冤抑，禁盜賊，行鄉飲酒禮，使知尊卑貴賤之體，其二為官府者，當平其政令，廉察屬官，致治有方，吏民稱賢者，優加禮遇，紀其善績，其有闕茸及蠹政病民者，黜罰，其三布政司官，宜宣布德化，考察府州縣官能否，詢知民風美惡，及士習情偽，奸弊，如所治不公，則從按察司糾舉，其四凡民有犯笞杖罪者，縣自斷決，其實以聞，其五犯徒流罪者，

縣擬其罪申州若府以達布政司定擬其六有犯死罪者縣擬其罪申州若府以達布政司達刑部雜犯者准工贖罪真犯者奏聞遣官審決其七凡諸司獄訟當詳審輕重按律決遣毋得淹禁其八民間詞訟務自下而上不許越訴

六月命禮部製大成樂器以頒天下儒學

秋七月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往來

八月壬申平緬宣慰使思倫發遣使貢方物上收

考舉

卷八

洪武

十七

知問齊

蒙古所授宣慰司印

平緬在西南夷稍遠自雲南大理越金齒至其地所謂百夷者是也其人皆樓居地產象馬官民皆髡髮如僧出入則乘象自洪武十五年大兵既下雲南進取大理金齒平緬與金齒壤地相接思倫發聞之懼故遣使朝貢

冬十月景川侯曹震請開四川峨眉至建昌故驛道上從之○冊李氏為淑妃攝宮中事以左春坊左諭德趙瑁為禮部尚書○以秀才宋矩

等十七人為監察御史○欽天監刻漏博士進大統曆○河南北平大水命駙馬李祺等往賑之閏十月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成

有司上言山陰縣民徐允讓夫妻節孝詔旌其門元末兵亂允讓與妻潘氏奉其父安避兵山谷間遇寇斫安頸流血允讓抱安大呼曰汝寧殺我勿殺吾父寇即舍安殺允讓將辱潘潘給曰我夫死從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則無憾也寇以為然縱潘聚薪焚其夫火方熾潘即投火中死寇驚歎而去

考舉

卷八

洪武

十八

知問齊

安得不死至是有司以聞上以允讓能捐生以救父死潘氏能全節以盡婦道詔旌其門曹國公李文忠有疾上與東宮臨幸其第視之及卒上痛悼輟朝親製文道祭封岐陽王謚武靖賜葬鍾山配享太廟

文忠器量沉闊人莫測其際臨陣蹈厲奮發遇勁敵膽氣益壯建立殊勳名播華夷性好學飭行釋兵家居恂恂若儒生嘗師胡翰講性理之學為詩辭雄壯可觀上命領國子監事可謂文武全才

此葉北圖配補

矣。

十一月命遼東立學校。○十二月詔修祖陵。

乙丑十八年春正月命吏部考察天下朝覲官。

二月詔中外條陳軍民利病政事得失。

江寧處士陳遇卒。

遇為元溫州教授兵亂隱於家。上禮徵與語大

悅禮待甚厚屢幸其第各以機密授以官輒辭每

召見賜坐賜宴賜肩輿群臣被譴者率為救解。

上諒其誠未嘗為忤官其子亦固辭始終一致至

芳墓

卷八

洪武

十九

知問齋

是卒賜祭墓及賻。

福建按察使陶垕仲劾布政薛大方貪暴大方証訐

垕仲至京事白。

垕仲以國子生擢御史彈擊權貴陞為按察使與

學勸士撫恤軍民俸給有餘悉施貧乏詔垕仲還

官閩人迎拜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

無皮卒于官。

乙巳初昏五星並見。○已未魏國公徐達卒。

上自起兵濠梁一見奇之遂位諸將上託為股肱

心膂戮力行陣四征羣醜驅逐胡元重開華夏方

其在軍中日延禮儒士說古兵法及將師行事親

析其是非成敗莫不心服至料敵制勝與漢唐名

將等而忠謹仁厚過之故能輔成帝業為開國功

臣第一。上以達薨輟朝愴然不樂曰今邊胡未

殄朕方倚任為萬里長城而太陰屢犯上將不意

遽殞其命朕思盡心國家安得復有斯人。

武寧夜侍宴強之醉命內侍送至為吳王時所居

宿焉中夜酒醒問曰此何處內侍曰舊內也即起

芳墓

卷八

洪武

二十

知問齋

趨丹陛下北面四拜三叩頭而出。上聞之喜自

此愈信愛不疑嘗南征至姑蘇聘一女子約之曰

且不即納當為後期及師旋悔之令其他適女父

堅求送女侍巾櫛武寧固拒更遺數十金助資妝

以謝負約。

三月策試舉人四百七十二人於奉天殿擢丁顯為

第一。○上以諸進士未更事俾視政諸司

命宋國公馮勝為征虜大將軍偕穎國公傅友德永

昌侯監玉等率京衛將士往北平練兵備邊。

以翰林院待詔朱善爲文淵閣大學士。○夏四月五
色雲見。○朱善進觀心箴。

思州諸洞蠻作亂，命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從
楚王楨討平之。○六月詔禁諸司納賄。

秋七月遣使勞鎮江丹徒知縣胡孟通。

丹徒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高以事當就逮，耆民
韋棟等數十人詣闕，疏其撫民有方，畱之。上特
命釋之，仍遣使往勞以酒，勅曰：乃者有司失職，民
受其害，惟丹徒父老詣闕舉畱知縣胡孟通，縣丞

芳華

卷八

洪武

三十一

知問齋

郭伯高，朕聞而驚異，夫一縣之民，生齒寔繁，爲之
官長者，非必人人而悅之也。今其相率來言，必爾
平日爲政，能盡父母斯民之道，有以感動其心矣。
在濶之中，砥柱屹然，疾風之餘，勁草不偃，特賜酒
二罇以勞之，其慎終若始，勿廢前功。○時金壇縣
丞李思進亦坐事當逮，邑民丁原德率數十人詣
闕言思進在官多善政，乞畱。上亦遣使齎酒勞
之。

九月洞蠻吳面兒等寇古州，命信國公湯和從楚王

命蜀王閔武於中都。

上第十子諱椿，有賢德，博通經籍，旁及釋典，上
呼爲蜀秀才。王至中都，以讀書自娛，閱武餘暇，召
儒臣李叔蘇伯衡名僧來復輩，與之講道論文，殆
無虛日。建寶訓堂，遵奉祖訓錄，及前代帝王經典，
來復通儒術，工詩文，與高僧宗泐齊名。永召賜
食，謝詩云：洪園花雨晚吹香，手挽袈裟近御床。闕
下彩雲生雉尾，座中紅第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

芳華

卷八

洪武

三十二

知問齋

城玉盤醍醐出上方，稍疊瀛承天上賜。自慚無德
頌唐虞，上見詩大，怒曰：汝用殊字，是我爲反朱
耶無德頌唐虞，是謂朕無德，雖欲以唐虞頌我而
不能也。好僧大膽如此，遂誅之。宗泐博通今古，
過目輒成誦，善爲辭章。上幸天界寺，見其動止
異常，命著髮授官，固辭，常奉詔著心經，金剛，楞伽
三經名僧二人爲首。

使福州知府朱季用原官。

季用台州人，由薦知福州府，視事僅五月，以例起

入京法司一切論罪任築城役日刑錢糧十緡又病痢被楚謂子煦曰吾貨力豈足堪此且父死汝收骸骨歸葬之煦惶懼不敢離左右後戒二弟共守不少寐季用由是不得死時嚴告枉之令告而謫戍者三人被極刑者四人煦曰訴不訴皆死萬一吾父由譴獲免雖戮無憾遂陳詞通政司以聞上憫其情赦季用復其官緣此得免復官者十四人皆拜煦父曰非君有孝子吾儕為城下土矣

太乙酉彗星見掃翼○翰林院檢討茹

太素為戶部尚書○詔修築漳河堤○文淵閣大學士朱善卒

冬十月彗星掃天廟○御製大誥成頒示天下

擢宜興縣主簿王復春為常州府同知以其不肯賂民之利以徇上官之欲遣庶吉士楊靖齋勸勞之

十一月以進士秦逵為工部侍郎○十二月以庶吉士楊靖為戶部侍郎○詔舉孝廉之士

令州縣凡民有孝廉之行著聞鄉里者正官與耆民以禮遣送京師

丙寅洪武十九年春二月高麗國王王禡遣使貢白黑布一萬匹馬千匹○遣使勞蘇州常熟知縣成莛奇

時府吏詣縣徑由中道入公堂莛奇怒其越禮執之事聞上喜其能命以酒勞之

雲南潞河西浦擺金龜榜諸蠻叛命禡公傅友德率師討平之○置行人司官○三月諭戶部毋為聚

欽以傷國體

御製大誥續編成頒示天下○存心省躬錄成詔頒行之

上初命翰林儒士編集歷代帝王祭祀祥異感應可為鑒戒者為書名曰存心錄朝夕觀覽後復命贊善劉三吾編類漢唐以來災異之應於臣下者別為一書名曰省躬錄

遣行人齋勸勞嘉興府崇德知縣畢輝以其剛正執法不容奸惡遣行人齋勸諭之仍勞

以醴

遣使齋醴勞常州知府范好古

好古上言行人王良至郡奉職不謹，贖貨無厭。

上諭禮部曰：好古能守邦憲，以尊朝廷，發奸貪，以安黎庶，爾禮部即遣人齋醴以勞，仍令械良至京罪之。

六月，平越衛麻哈苗蠻楊孟等作亂，征南將軍傅友德討平之。○秋七月，遣使齋勅勞蘇州知府王觀。

蘇州府吏錢英姦宄不律，知府王觀廉得其狀，筮

芳墓

卷八

洪武

二十五

知周齋

死以聞。上遣使齋勅諭之。

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

上諭禮部郎中鄭居中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於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見聞廣，遠於人情，周於物理，有可資者，奈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真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槩以老而弃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

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使司按察司用之。

九月，西平侯沐英請置雲南屯田，從之。

命錦衣衛千戶周原往麗水縣捕謀亂者，知縣倪孟賢疏辯其妄，釋之。

處州麗水縣民有賣卜者，嘗干謁富室，不應所求，乃詣闕告大姓陳公望等五十七人聚眾謀亂，命錦衣衛千戶周原往捕之。知縣倪孟賢聞原將至，密召父老詢之，父老皆曰：無是事。孟賢又微服往

芳墓

卷八

洪武

二十六

知周齋

察見其男女耕織如故，乃歸謂僚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惟欲撫輯斯民，安於田土，今使良善者受惡逆之名，豈朝廷命孟賢意耶？即具疏上聞，復令者老四十人詣闕訴其妄。上命法司論妄告者罪，賜耆老酒食，及道里費，遣還。

河南府盧氏縣主簿徐存義上言治道嘉納之，都察院請重犯法之刑，不許。

冬十月，頒志戒錄。

其書采輯秦漢唐宋為臣悖逆者，凡百有餘事，賜

羣臣及教官諸生講誦使知所鑒戒

十一月詔長興侯耿炳文率陝西都司延安等衛官軍往北平聽征○御製大誥三編成頒示天下

初上以中外臣民染元之俗往往不安職業觸麗憲章欲倣成周大誥之制以訓化之乃取當世事之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著為條目大誥天下久之又慮誥條所載未能盡夫天下之情續為一編以申其意使民觀感知所勸懲自是民之作非者鮮從化者多故又作三編大誥其意切至而辭

芳華

卷八

洪武

三十一

知尚齋

益加詳焉每編成上親序之

命宋國公馮勝分兵置衛控制大寧諸邊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昭代芳華卷之八終

昭代芳墓卷之九

武原臣徐昌治述

太祖高皇帝

丁卯洪武二十年春正月命宋國公馮勝為征虜大將軍、穎國公傅友德為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為右副將軍、南雄侯趙庸定遠侯王弼為左叅將、東川侯胡定武定侯郭英為右叅將率師北伐。

上諭勝等曰虜情詭詐未易得其虛實汝等慎無輕進且駐師通州遣人覘其出沒虜若在慶州宜

芳墓

卷九

洪武

知問齋

以輕騎掩其不備若克慶州則以全師徑擣金山納哈出不意吾師之至必可擒矣既而上復遣前所獲番將乃刺吾北還以書諭納哈出等曰昔者天更元運華夏奮爭朕自甲辰春定荆楚平吳越定中原元君北奔深塞於是息民於華夏諸夷附者莫不莫安今二十年矣惟爾等聚兵出沒不常意較勝負由是乃刺吾留而未遣朕惟人心離無父母之念夫婦之情故特命其生還以全骨肉之愛且聞其喜戰今遣北歸更益爾戰將他日再

較勝負爾心以為何如

大祀南郊禮成諭侍臣事天之寶○躬耕藉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羣臣於壇所○禁采銀礦

二月大將軍馮勝等襲破虜騎於慶州

勝等兵至通州遣邏騎出松亭關聞虜騎有屯慶州者乃遣右副將軍藍玉乘大雪將輕騎往襲之殺其平章果來擒其子不蘭奚并獲人馬而還

浙江布政使司直隸蘇州等府縣進魚鱗圖冊

御註書洪範成○焚錦衣衛刑具

芳墓

卷九

洪武

知問齋

三月大將軍馮勝等率師出松亭關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遂提兵駐於大寧○夏四月命江夏侯周德興置福建綠海防倭衛所

五月遣使齋勅諭西平侯沐英等

勅曰近御史李原名婦自平緬朕聽其所陳知百夷誦詐之詳雖百千萬言無一言可信由是觀之蠻夷反欲窺伺中國為我邊患符至可即葺壘金齒楚雄品旬及瀾滄江中諸道須高城深池固其營柵多置火銳為守備賊來勿輕與戰相機乃動

六月大將軍馮勝等進師駐金山

鎮撫張允恭以所送乃刺吾至馮勝營勝復遣人送入納哈出所馮勝等進師駐金山之西是時乃刺吾還至松花河見納哈出納哈出大驚曰吾謂汝死矣今日乃復得相見執手勞問殷勤乃刺吾因諭納哈出朝廷所以送還之意納哈出喜即遣其左丞劉探馬亦叅政張德裕隨使者張允恭等至勝軍獻馬欲因以覘我勝遣人送赴京師既而乃刺吾備以朝廷撫恤之恩語其眾由是虜眾多

芳華

卷九

洪武

三

知問齋

有降意

大將軍馮勝率師踰金山納哈出降遂班師

初納哈出分兵為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發莊一曰龍安一禿河輜重富盛畜牧蕃息虜主數招之不往及是大將軍逼之納哈出計無所出乃刺吾因勸之降納哈出猶豫未決大將軍馮勝遣馬指揮往諭之納哈出乃遣使至大將軍營陽為納款而實覘兵勢勝遂遣藍玉往一禿河受其降虜使見大將軍勝還報納哈出聞之乃指天噴噴

曰天不復與我有此眾矣遂率數百騎自詣玉納

降玉大喜出酒與之飲甚相歡納哈出因酌酒酌玉玉請先之納哈出即飲訖復酌以授玉玉解衣以衣之謂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不肯服玉亦持酒不飲爭讓久之納哈出取其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將脫去時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趙指揮者解胡語以告茂直前縛之納哈出大驚起欲就馬茂拔刀砍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眾擁之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

芳華

卷九

洪武

四

知問齋

松花河北聞納哈出被傷遂驚潰餘眾欲來追勝遣前降將觀童往諭之於是其眾亦降凡四萬餘納哈出有二姪不肯降勝復遣人諭之乃折弓矢擲於地亦來降勝以禮遇納哈出復加慰諭令耿特兵同寢食遣使奏捷於京仍奏常茂驚潰虜眾遂班師上遣使勅諭勝等曰劉鎮撫至備言軍中事納哈出入營大軍既定惟在處置得宜其本管將士各照原地方居住順水草以便牧放擇膏腴之地以便屯種如北平湖河川大寧金寧口

南口北舊居之人立成衛分與漢軍雜處若瀋陽
崖頭間山願居者亦許與遼東軍參住從便耕牧
務令人心安樂不致失所將士之數其實以聞朕
將犒勞之常茂驚潰虜眾即令人械赴京

廟 秋七月命以太公從祀帝王廟去武成王號罷其舊

上曰太公周之臣封諸侯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
子並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

真臘國遣使貢象五十九隻香六萬斤暹羅國遣使
芳幕 卷九 洪武 五 知問齋

貢胡椒一萬斤蘇木十萬斤○八月遣使戒諭北征
諸將召馮勝還以藍玉行總兵官事

馮勝械常茂至關茂勝之壻也勝每於眾中卑折
之茂不能堪出不遜語勝啣之及納哈出降而虜
眾驚潰勝欲自解故歸咎於茂而奏之茂既至陳
所以降納哈出之故 上曰如爾所言勝亦不得
無罪命收其總兵官印召勝還而令永昌侯藍玉
行總兵官事

九月故蒙古降將納哈出至京封海西侯

其所部官屬悉賜衣服冠帶有差第其高下授以
指揮千百戶俾各食其祿而不任事分隸雲南兩
廣福建各都司以處之

安置鄭國公常茂於廣西龍州○詔以永昌侯藍玉
為征虜大將軍延安侯唐勝宗為左副將軍武定侯
郭英為右副將軍率師進討殘胡○冬十月封朱壽
為舳艫侯張赫為航海侯○置北平都指揮使司於
大寧○詔建歷代忠臣廟于鷄鳴山

命宋國公馮勝建第鳳陽奉朝請○十一月命普定
芳墓 卷九 洪武 六 知問齋

侯陳桓靖寧侯葉昇總制雲南諸軍於定邊姚安等
處立營屯種以俟征進○十二月大誥武臣

上以中外武臣多出自戎伍罔知憲典故所為往
往麗法乃親製大誥三十二篇以訓之

戊辰二十一年春正月召前諸城知縣陳允恭於雲
南

上諭吏部臣曰為國以任人為本作姦者不以小
才而貸之果賢者不以小疵而弃之陳允恭前任
諸城以簿書之過謫戍雲南比有言其治縣時能

愛民夫長民者能愛民雖有過可用也於是召允
恭還復其官

以浙江道監察御史凌漢為右副都御史

漢鞠獄平恕人有感漢者過諸途邀漢飲厚報以
金漢告曰子罪當爾律有定法非我私子酒飲而
金不可受固却之時有廉得其事以聞上嘉之
而用焉

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

上曰古之君臣同德者終始一心載在史傳萬世

芳華

卷九

洪武

七

知問齋

不泯國家祀典必合公論若宋趙普負太祖為不
忠不可從祀元臣四傑木華黎為首不可以其孫
從祀而去其祖可祀木華黎而罷安童既祀伯顏
其阿木亦不必祀如漢陳平馮異宋潘美皆節義
兼善始終可從廟祀於是定以風后力牧皋陶夔
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
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
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儀曹彬潘美韓
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木赤老溫伯

顏凡三十有七人

定歷代帝王廟制

初歷代帝王廟五室自伏羲至元世祖凡十七帝
至是去隋文帝凡十六帝為五室中三室居三皇
五帝三王如舊最東一室則漢高祖光武唐太宗
最西一室則宋太祖元世祖從祀各臣凡四壇東
廡第一壇九人第二壇十人西廡第一壇九人第
二壇九人建於鷄鳴山之陽

故蒙古四大王來降命隨西平侯沐英戍守雲南

芳華

卷九

洪武

八

知問齋

遣使勅諭大將軍藍玉左副將軍唐勝宗右副將軍
郭英

勅曰今歲四月十五日夜月食五月朔日食此天
戒也不可不謹卿等統兵在外宜嚴號令肅部伍
遠斥埃以防不虞

三月策試舉人九十七人於奉天殿擢任亨奉為第

一令諸儒撰疑信論

上召考試官陳宗順等坐武英門賜食諭之曰今
日觀利子鄰子竊鐵之事因思人之信疑皆生於

心信心常出於忠厚疑心必起於偏私君之於臣好而信之。讒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毀謗不召而自來。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處已待人。則自無獨信偏疑之私。

遣使勅諭大將軍藍玉

詔申國公鄧鎮定遠侯王弼南雄侯趙鏞東川侯胡海等往從征虜大將軍藍玉北征遣使齋勅諭藍玉等曰。邇者故元司徒阿迷來降。朕察其事情。知虜心惶惑。眾無紀律。度其勢不能持久。卿等宜

芳華

卷九

洪武

九

知問齋

整飭士馬倍道兼進直抵虜庭覆其巢穴其眾若降附撫慰南來毋失事機以孤朕望。百夷思倫發叛西平侯沐英討平之。

先是雲南平緬蠻叛結砦于摩沙勒總兵沐英遣都指揮竇正擊破之至是思倫發悉舉其眾號三十萬象百餘隻復寇定邊欲報摩沙勒之役勢甚猖獗新附蠻夷陰相連結咸蓄異心西平侯沐英知夷人反側乃謂眾曰吾與若等約有功者必賞退躬者必斬於是將士皆奮勇欲戰賊悉眾出營

結營以待其酋長把事招網之屬皆乘象象皆披

甲背負戰樓若闌楯懸竹筒於兩旁置短槩其中以備擊刺陣既交羣象衝突而前我軍擊之矢石俱發聲震山谷象皆股栗而奔指揮張因千戶張榮祖率騎士乘勝追奔直擣其柵寨破之遂縱火焚其寨烟焰張天還以兵邀擊之殺傷甚眾賊黨有昔刺者最號驍勇復率眾死戰英乘高望見我軍左隊小却即傳令馳斬隊將隊將懼奮呼突陣眾隨之無一不當百賊眾大敗斬首三千餘級俘

芳華

卷九

洪武

十

知問齋

萬餘人象死者過半生獲三十有七餘賊皆潰我師追襲之賊連日不得食死者相枕藉思倫發遁去英遂遣使奏捷還師雲南所過城邑百姓爭持牛酒出郊迎勞英慰諭而遣之。

夏四月大將軍藍玉師至捕魚兒海大破故象古主愛猷識理達臘子脫古思帖木兒走之自是殘元之孽不復能振矣。

藍玉等率師由大寧進至慶州聞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從間道兼程而進至百眼井去

捕魚兒海尚四十餘里，哨不見虜，欲引兵還，定遠侯王弼曰：「提十餘萬衆，深入虜地，今略無所得，遽言班師，徒勞師旅，將何以復命？」王深然之。戒諸軍皆穴地而甕，毋令虜望見烟火。師遂進至捕魚兒海南，飲馬偵知虜主營在海東北八十餘里，玉弼爲前鋒，直薄其營。虜始謂我軍乏水草，必不能深入，不設備。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虜皆不知。虜主方欲北行整軍，馬皆北向，忽大軍至，其太尉蠻子率衆拒戰，敗之。殺蠻子及其軍士數百人，其衆遂降。虜主脫古思帖木兒與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等數十騎遁去，玉率精騎追之，出千餘里，不及而還，獲其次子地保奴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秃妃并公主等五十九人，其詹事院同知脫因帖木兒將逃失馬，竄伏深草間，擒之。又追獲吳王朵兒只代王達理麻平章八蘭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軍士男女七萬七千三百七十七口，得寶璽、圖書、牌面、金印、銀印等，馬、牛、羊俱十萬餘，遣人入奏，遂班師。

乙酉，五色雲見。

東川蠻叛，命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沐英爲左副將軍，陳桓爲右副將軍，曹震爲左叅將，葉昇爲右叅將，統領馬步諸軍討之。

友德等既受命，復遣使齎諭之曰：「東川芒部諸夷種類雖異，而其始皆出於囉囉，厥後子姓繁衍，各立疆場，乃異其名曰東川、烏撒、芒部、祿、肇、水、西。無事則互起爭端，有事則相爲救援，須預加防閑，嚴整師旅，使彼不得肆其奸謀。」又曰：「其地山勢險峻，道路崎嶇，林箐深遠，其人與猿猴無異，大軍一至，竄入林藪，猝難捕獲，宜且駐兵屯種，待以歲月，然後可圖也。」

海西侯納哈出卒，命其子察罕襲爵，改封鄱陽侯。大將軍藍玉遣人送所獲故蒙古主次子地保奴至京師，賜鈔居之琉球。玉遣人送虜主次子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至京，地保奴及后妃獻金印、金牌，賜鈔二百錠，命有司給第宅，廩餼，俾就居京師。既有言玉私元主妃

事 上怒曰玉無禮如此豈大將軍所為哉元主
妃聞之惶懼因自盡由是地保奴有怨言 上聞
之曰朕初以元世祖居主中國時有恩及民不可
無嗣嘗與儒臣議欲封地保奴以盡待亡國之禮
彼乃如此豈可以久居內地於是遣使護送居琉
球仍厚遺資遣之

八月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等還朝

上謂玉曰爾率將士北征功最大然虜主妃未降
不能遇之以禮乃縱欲汗亂又嘗恃勞遣人入朝

芳奉

卷九

洪武

十三

知問齋

規伺動靜此豈人臣之道哉今憫爾功勞屈法宥
爾爾其率德改行以慎厥終玉頓首謝於是論功
行賞賜玉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五十疋左
副將軍延安侯唐勝宗右副將軍武定侯郭英白
金一千兩鈔四百錠文綺一十疋餘各賜白金鈔
文綺有差

宴征北諸將于奉天殿

上悅賦平胡詩二章命羣臣和之

御製論武臣勅頒之將士

越州土酋阿資叛命西平侯沐英會穎國公傅友德
討平之

初阿資之遁也揚言曰國家有萬軍之勇而我地
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輩英乃請置越州馬隆
二衛扼其衝要又分兵追捕至是勢窮遂降

景川侯曹震靖寧侯葉昇領兵分討東川叛蠻
詔更定歲貢生員例

府學歲一人州學二歲一人縣學三歲一人

進封永昌侯藍玉為涼國公

芳奉

卷九

洪武

十四

知問齋

玉征北還論功行賞擬封玉梁國公適有發其私
元主妃者 上聞大怒事中止至是念其勞改封
涼國公仍鑄是過于券

己巳二十二年正月以秦王為宗人令

中書庶吉士解縉上封事論時政

縉吉水人以二十一年進士選中書庶吉士上封
事論時政剴切萬言其略曰 陛下進人不擇於
賢否授職不量於重輕 建不為君用之法取之
盡錙銖置朋奸罔上倚法為奸之條用之如泥沙

陛下誠信有間。用刑太繁。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律以人倫爲重。乃有給配夫婦之條。聽之於不義。恐傷節義之化。太常非俗學。可肄官妓。非人道所爲。釋老之壯者。宜出之使復人倫。經呪之妄者。悉火之以杜俗惑。治曆申播種之時。不用建除之謬。陛下天資清高。而學問不充。善端間發。而心學無素。典師取實。真僞莫明。神僊微應。誕謾莫信。申明旌善之亭。徒爲虛設。藍田呂氏鄉約。義門鄭氏家範。可以頒行。祀

芳墓

卷九

洪武

十五

知問齋

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當備七廟之制。奄寺宦官。命掃除。公卿子弟。敦賢達。勅有司課弓手。教民兵。習射於農隙。茶椒泉繆。旣稅于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其奪民利之密也。古時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宜興復而廣益之。監生進士。多困州縣。孝廉人才。驟歷華要。椎埋負販者。冠裳赫奕。賢者羞爲等列。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詞。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弱勝官人。沒商量之謠。宜任用忠良。弗任喜怒。生殺

緝封事皆治平良規。聖祖能容之。且愛護而玉成之恩。猶父子非常之遇也。

遣行人齋勅旌温州府平陽縣知縣張礎

勅曰。朕惟郡守縣令。其職惟在愛民。邇年有司。任非其人。往往與軍衛交通。誅求賸剩。重困吾民。乃者通政司言浙江金鄉衛。因造軍器。意在擾民。爾温州府平陽縣知縣張礎。執法不從。具奏以聞。朕深嘉歎。特遣使以鈔三十錠。內酒一封。往勞以旌爾功。

芳墓

卷九

洪武

十六

知問齋

三月命征南將軍穎國公傅友德率二十四將軍分駐湖川防西南諸夷。遣使命領國公傅友德等選軍分駐湖廣四川衛所操練。諭友德等曰。西南蠻夷自昔號稱難服。所以然者。其高山深林。草木叢密。夏多霧雨。地氣蒸溼。蛇虺蚊蚋之毒。隨處而有。人入其境。不服水土。則生疾疢。所以功多不就。今得爾報。已平東川。降阿資大勢。已定。然諸蠻夷易變生亂。朕恐大軍一回。彼復跳梁。嘯聚。豈不重勞吾將士乎。今且還

軍分駐要地一以休息士卒一以控制夷蠻使至爾等一如所論

五月癸巳置泰寧福余朵顏三衛

遣使齋勅往諭故元遼王阿禮失里等曰昔者二百年前華夷異統勢分南北奈何宋君失政金主不仁天擇元君起于草野戡定朔方撫有中夏混一南北逮其後嗣不君于是天更元運以付于朕自即位來今二十餘年爾阿禮失里等知天命有歸率眾歸附朕甚嘉焉朕每於故元來歸臣民悉

芳墓

卷九

洪武

十七

知問齋

加優待况爾本元之親屬者乎今特於泰寧等處立泰寧福余朵顏三衛以阿禮失里等為泰寧衛指揮塔賓帖木兒為指揮同知海撒男答奚為福餘衛指揮同知脫魯忽察兒為朵顏衛指揮同知各領所部以安畜牧

狠洞黃平蠻作亂頴國公傅友德討平之置興隆衛隸貴州都指揮使司○征南將軍頴國公傅友德有疾命還京尋召從軍諸將皆還○秋七月故蒙古部虜也速迭兒弑其主脫古思帖木兒而立坤帖木兒

○八月更定大明律○禁武臣預民事徵趙撝謙為瓊州教授

撝謙雅追古學探造化之原嘗與修正韻徵為是官作瓊臺布學範六書本義聲音文字造化經綸圖說俱手錄以授教蠻俗自茲嚮風瓊崖四州稱為趙夫子丘瓊山出其門下

冬十月西平侯沐英自雲南來朝錫宴賜金遣安南黎季犛弑其主陳日規○諭侍臣與治之要

上謂侍臣曰與治之要當進君子退小人也兵部

芳墓

卷九

洪武

十八 知問齋

尚書沈縉對曰君子小人未易識上曰獨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異庸常譬如良玉委於污泥其色不變君子雜於衆人德操自異何難識也○翰林學士劉三吾言南北方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可以威制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三吾愧服○上退朝與侍臣論及守成之道上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行於峻坂而仆於平地者慎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

可不慎

徵士梁寅卒

寅家貧力學，一時名士多與之交，為元集慶路訓導，避亂隱居。上徵名儒修文，寅與焉。時以禮樂制度分為三局，寅在禮局，討論精審，諸儒推服。書成，授以官，以老病固辭，四方士多從之，學稱為梁五經。

高麗幽其主，禰立禰子昌

庚午二十三年春正月，癸亥入南斗。

芳草

卷九

雜賦

十九

知問齋

詔燕晉王分道伐虜。○遣鳳翔侯張龍等往雲南置驛傳。

高麗復廢其主，昌立王瑤權國事。

高麗遣使來言，國王王昌非王氏後，實辛旽子禰之子。國中人民多不信服，故別求王氏宗親定昌院君王瑤迎立嗣位，以續王氏之後。伏望朝廷允所請。上諭禮部尚書李原名曰高麗限山隔海，其人多詐，若果為本國人民所推，亦聽其自為，倘陰謀詐立，一旦變更，盡為虛妄，必將禍起不測，皆

自取也。爾且備吞其國人知之。

二月考定王國合祀山川諸神。

詔覓仙人張三丰

三丰魁偉美髯，穿一衲，或處窮僻，或遊市井，浩浩自如。有問之者，終日不答。與論三教經書，則吐辭滾滾，皆本道德忠孝。每事輒先知之所，噴斗并輒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或隆冬臥雪中，胸肝如常。時詠揚州瘦花云：瓊枝玉樹屬仙家，未識人間有此花。清教不沾凡雨露，高標猶帶古煙霞。歷年

芳草

卷九

雜賦

二十

知問齋

既久柯曾老，舉世無雙莫。浪誇便欲載回天，上去擬從博望借靈槎。蓋以自況也。

以廣東龍川知縣陳敬為吏部侍郎。

燕王率師出古北口，征虜。穎國公傅友德等以所部從。○申定官民服飾。○三月燕王率師至遼都，故蒙古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忽哥赤知院阿魯帖木等皆降。

先是王師既出古北口，文皇比臨塞，諭諸將曰：吾與諸將軍受命，提兵沙漠，掃清胡虜，今虜無城

郭居止其地空曠千里行師必有耳目不得其所
難以成功諸將皆諾即發騎哨得虜跡知乃兒不
花等駐廬帳於迤邐進兵適大雪諸將欲止
文皇囑曰天大雪虜必不虞我至宜乘雪速進遂
抵迤邐隔一磧虜不知也乃先遣指揮觀童徑詣
虜營觀童與乃兒不花有舊至即相抱持而泣倉
卒之頃各師已壓虜營虜衆大驚乃兒不花等欲
上馬走觀童諭以文皇親至毋恐乃兒不花素
聞文皇大威德遂不去觀童引之來見文皇

芳華 卷九 洪武 二十二 知問齋

且降辭色以待之即賜之酒食令醉飽慰諭遣還
營虜喜甚過望遂無遺意將至營又復召來如是
者三於是悉收其部落及馬駝牛羊而還遣人報
捷京師

施南忠建二宣撫司蠻叛命涼國公藍玉討定之○
五月遷楊靖為刑部尚書沈縉為工部尚書趙勉為
戶部尚書秦達為兵部尚書令今後在京官三年皆
遷調○江南北海盜○河決河南
太師李善長自殺

虞部郎中王國用上書訟公冤曰竊見太師善長
與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為勲臣第一
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人臣之
分極矣志願足矣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而今
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之事理大謬不然善長於
惟庸則姪之親耳於陛下則子之親也使善長
佐惟庸成事亦不過勲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
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豈復有加於今日
之富貴者乎富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

芳華 卷九 洪武 二十二 知問齋

蓋粉身絕宮污僅保首領者幾人哉凡為此者必
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未有平居晏然都無形迹
而忽起此謀者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
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意哉今
不幸已失刑而臣愧惻為明之猶願陛下作戒
於將來也事枉冤延羣臣杜口竟無一人為陛下
下言者臣誠愧耻忘其疎賤冀陛下萬一感悟
甘就鼎鑊無恨解縉奏善長冤狀辭亦剴切
都勻安撫司散毛散徇長官司蠻民作亂涼國公藍

王遣厥翔侯張龍等率兵討平之。詔禮部製公侯伯屯戍百戶印。

先是，上以公侯伯於國大有勳勞，人賜卒百十有二人為從者，曰：「奴軍至是以公侯年老賜其還鄉，設百戶一人統率其軍以護衛之，給屯戍之印，俾其自耕食。」

召涼國公藍玉還京尋詔還鄉。

賜鈔三千五百錠，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文綺三十疋，綾十疋，仍命工部具舟坊。

芳基

卷九

洪武

二十三

知問齊

冬十月降詔刊行韻會。

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上以其字義音切未能盡當，命翰院重加刪正。

命劉基孫劉薦裝封誠意伯，復以基次子仲璟為閣門使。

初基爵止其身不世襲，既而基積忤胡惟庸，為所害。基子建為江西參政，又為惟庸黨，沈立木所殺。發憤成疾，卒于官。及惟庸敗，朝廷憫之，命建子薦裝封贈，祿二百六十石，共食祿五百石，賜鐵券。

時并令儒臣修孟子節文。

先是，上覽孟子至草芥寇讐之說，大不然，謂非

臣子所宜言，議欲去其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

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宰抗疏入諫，輿觀自

隨，袒胸受箭，曰：「臣得為孟軻死，死有餘榮。」上見

其誠懇，命太醫院療其箭瘡，而孟子配享得不廢。

至是乃命修孟子節文，凡以不尊君為主。如諫不聽則易

位及君為皆刪去。

錢宰被徵修纂尚書會，是孟子節文，偶微吟曰：「四

鼓槩擊起蒼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

芳基

卷九

洪武

二十四

知問齊

樂睡到人間，飯飽時。上廉知之，明日文華宴畢，

面諭諸儒曰：「昨日好詩，然曷嘗兼汝，何不用愛字，

宰驚悚謝罪，未幾皆遣還。」

十一月，以重慶府永州縣知縣王佐為翰林院侍讀。

○置景東蒙化二衛。○十二月，福建布政司進南唐

書金史、蘇轍古史。○擢夷陵州學正張智為禮部試

左侍郎，鞏昌教授李本立為翰林院編修。○西番諸

夷遣使表貢方物。○諭刑部令死罪輸粟北邊，以自

贖。○相人袁珙入燕。

璜鄆縣人字廷玉少游海上遇異人授相術論人
 吉凶輒驗燕王聞其名密召至北平一見伏地
 叩頭仰對曰殿下龍質鳳姿天高地厚大明麗中
 神略內蘊真太平天子燕王問度在幾何時對曰
 年逾四十紫府過膺當是時撥亂反正萬邦一統
 王喜留府中久之已而乞歸靖難後召珙為太常
 寺丞子忠徽序班忠徽能傳父術宣德朝常侍
 上言天顏慘肅恐宗人有急變謀上者未七日樂
 安反書至官尚
 賀少卿致仕

昭代芳墓卷之九終

芳墓

卷九

洪武

二十五

知

昭代芳華卷之十

武原臣徐昌治述

太祖高皇帝

辛未洪武二十四年

二月播河問府景州學正胡委安試國子祭酒○三

月戊子朔日有食之○策試會試舉人五十一人於

奉天殿擢許觀為第一○封皇子棣為慶王在慶陽

川松為韓王在開州樹為濟王在濟州經為唐王在南陽

論皇太子諸王

芳華

卷十

試

一

知開齋

上諭皇太子諸王曰人君之有天下者當法天之

德終始不倦則庶事日修若怠惰侈肆則政衰教

弛虧損天德而欲長保夫位者未之有也昔元世

祖東征西討混一華夷是能勤於政事至順帝偷

惰荒淫天厭人離遂至覆滅朕鑒不遠爾等當克

謹克慎庶承保基業

更定太科官制○命禮部頒書籍於北方學校

秋八月乙丑命皇太子巡撫陝西

上諭皇太子曰天下山川惟秦中號為險固向命

汝弟分封其地已數十年汝可一遊以省觀風俗

慰勞秦民○遣使勅諭皇太子曰爾自幼至長未

嘗遠出今命爾巡行陝西方渡江之際雷起東南

爾征西北爾前行雷從後風震之光也然一旬之

間久陰不雨占法主陰謀事爾宜慎舉動節飲食

嚴宿衛親君子遠小人務在存仁養性施恩布惠

以回天意

藍玉征虜婦至北平以名馬獻文皇不受玉慙謝

婦見太子太子能開平玉女也因說太子曰殿下

芳華

卷十

試

二

知開齋

試觀文皇上於諸子中最愛者為誰太子曰鴈鳩

之愛焉有軒輕玉璽曾白田園燕平英武得人心

威名日盛皇上所最愛又聞術者言燕地有天

子氣臣幸托肺腑願殿亦自愛

擢江西建昌府南豐縣典史馮堅為都察院左僉都

御史

堅言九事一曰願養聖躬二曰慎擇老成之臣三

曰懷夷狄四曰精選有司五曰褒封祀典六曰減

省宦官七曰調易邊將八曰採訪廉能九曰增置

關防書奏。上曰所言知時務達事變但調易邊將一說未然若邊將數易則兵之材力勇怯虜之出沒情狀山川形勢險阻不能熟知何以制敵使其如趙充國班超輩惟恐任之不久何以數易哉然堅之言關於政體者多是可嘉也

復以吏部考功主事周丹為新化縣丞丹溫之永嘉人性明敏有治才初由進士授新化丞在官以廉勤稱驗民貧富及丁稅多寡第為上中下籍記之遇有賦役隨輕重使之民晏然安業

芳藁 卷一 洪武 三 知問齋

由是流民之歸者益衆滿考課最陞考功主事既而縣民蕭俊等詣闕言自本官去職縣政復擾民不安業乞令再任上命吏部俾復為縣丞仍令禮部宴賞而遣之

皇太子還自陝西○十二月命景川侯曹震往四川治道路

震至瀘州按視有支河通永寧界乃鑿石削崖直接其地以通漕運復開陸路作驛舍郵亭駕橋立棧自茂州一道至松礮一道至貴州以建保寧通

陝西由是往來便之

命湖廣寶慶舍人倪基叅贊清平衛事以上言四事而嘉之也壬申二十五年春正月穎國公傅友德請懷遠等縣官地為田園不許○河決武陽

三月命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等往陝西山西河南簡閱士馬○夏四月命涼國公藍玉率蘭州諸衛將士征西番罕東之地○丙子皇太子薨太子薨於五月五日

上御東角門召廷臣諭之曰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於此命也附葬孝陵東冊曰名以彰德諡以表

芳藁 卷十 洪武 四 知問齋

行古今通議爾皇太子標居儲位二十五年分理庶政裨贊弘多特遵古典從公議賜諡曰懿文詔都督聶緯總兵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涼國公藍玉師至建昌

初以聶緯為總兵命侯玉至緯為之副

六月西平侯沐英卒上哭之慟輒視朝親製文遣祭封黔寧王謚紹靖命其子春襲封侯往鎮雲南

時英守雲南開皇太子薨號泣不輟遂致失聲飲食為少是月丁卯卒年四十八聖像功臣廟仍配享太廟贈三代皆王爵英為人克己沈毅謙明而見高謀深而慮遠臨事果斷實副用兵如

神有功不伐，居負不驕，凡得、上賜，悉以給將士，故能得其死力，其鎮雲南也，簡官僚條惠政，別外，行雲南，遂為樂土。

選秀才張宗濟等，俾隨詹事府左右春坊，分班直入華蓋殿。

侍講畢，近前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間，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藝，日以為常。

秋七月，四川都指揮使瞿能率兵討月魯帖木兒，大破之。

瞿能率各衛兵至雙狼寨，攻破之，進至打冲河，三

芳華

卷十

洪武

五

知問齋

里所與月魯帖木兒遇大戰，又敗之，進至水西，其截路寨上酋長沙納的等皆中矢死，能還攻天星，臥漂諸寨皆克之，先後俘殺千八百餘人，月魯帖木兒復遁入栢興州。

命普定侯陳桓往陝西修連雲棧，以入四川，都督王成往貴州平險阻，治溝澗架橋梁，以通道路。

靖寧侯葉昇坐交通胡惟庸事覺，伏誅。○頒醒貪簡要錄于內外諸司。

九月，高麗李成桂幽其主瑤而自立。

庚寅立皇孫允炆為皇太孫。

詔曰：曩者列聖相繼，取字者首建儲君，朕甲辰即王位，戊申即帝位，於今二十五年，前者選將練兵，與生民於田野，統一以來，除奸貪，去豪強，用心多矣，邇來蒼顏皓首，儲嗣為重，九月十三日，冊嫡孫允炆為皇太孫，奉上下神祇，以安黎庶。

以方孝孺為漢中教授，詔許水陸給舟車，赴任，至官日，與諸生講習聖學，蜀獻王聞其賢，命世子受學，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芳華

卷十

洪武

六

知問齋

孝孺字希古，聰穎絕倫，雙眸炯炯，一目十行，俱下精寸，為文雄邁，醇深，鄉人呼為小韓子，見與冊所載聖賢遺跡，欣然有願慕之志，從宋濂遊，同門名士盡出其下。

涼國公藍玉遣送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至京，伏誅。

藍玉兵次栢興州，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木兒，并其子胖伯，遂降其衆，班師而都，指揮瞿能同知徐凱亦還成都。

閏十二月，更高麗為朝鮮國。

免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官。

癸酉二十六年春正月，起致仕兵部尚書唐鐸，以刑

部尚書楊靖首康太子賓客

上嘗曰都御史唐敬所部守部事唐敬一人
不同下人中之事與剛斷法惡不容奸偽
髮蓬而垢容愁肌瘦不異羈囚以不得肆其貪故
若是鐔始友及臣至今三十四載交不知變色口
不出惡聲德有餘而才精不足屢被小人誣誤極
刑者數矣朕深知其德由宥弗罪奸人忌礙剛則
謗訕滿朝鐔厚重無礙又謂倫而無為一切文移
計察皆舞文弄法愚鐔斷駁公行鐔無可奈何嗚
呼明決斷者以為非謂德薄誦者以為為惡人之
心不古若此相制從子希原為中書舍人善大書
兼賦成韓柳元宮殿
城門坊編皆和原書

乙酉殺涼國公藍玉吏部尚書詹徽

王為錦衣衛指揮蔣獄告謀反命羣臣訊狀伏誅

芳墓

卷一

洪武

七

知問齋

徽以文行歷官監察都御史陞左都御史上謂
徽奉職公勤復其家權為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
有龍江衛吏以過罰書寫值母喪乞守制徽不聽
吏擊登聞鼓上切責吏得終喪至是坐藍黨死
詹徽素刻薄嘗陷李善長又惡解縉欲中縉危法
縉文太子亦恨徽徽與太子錄囚太子欲開縉微
輒文附重法太子為白上先入徽言謂太子曰
徽執法也太子因言立賜以仁厚為木上笑
曰汝欲逐自為皇帝耶太子懼因感疾卒謂建文
君曰詹徽殺我建文君為太孫錄藍獄命先斬徽
手足戮於市

二月命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往北平等處備

邊聽燕王節制

遣禮部員外潘善應往祭廬山為周顛仙立碑○九
月復以劉三吾為翰林學士○遣使齎勅勞河南按
察司僉事王平

平巡按至孟津有司飲眾財以賂平平械其人并
所賂來奏上嘉平得憲臣體命賜平文綺襲衣
及鈔百錠書吏衣鈔減平之半仍以勅書勞勉之
以鄭濟為左春坊左庶子王勳為右春坊右庶子
上以東宮官屬久闕命廷臣舉孝弟節行之士廷

芳墓

卷十

洪武

八

知問齋

臣以浦江鄭氏對上曰鄭氏朕素知聞其里人
王氏亦倣鄭氏家法皆可選用以風勵天下乃徵
兩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詣闕既至令自推舉鄭
氏舉濟王氏舉勳餘皆給道里費遣還
封皇子榘為岷王在岷州後榘為谷王在社○永鑑
錄成頒賜諸王
其書輯歷代宗室諸王為惡悖逆者以類為編直
敘其事頒賜諸王又輯歷代為臣善惡可勸懲者
別為書名曰世臣總錄以頒示中外羣臣

初果石
信都中
樂有諸
曰人從
橋上行
狀元此
時生其
父首從
橋行遠
還家有
生兒之
喜後果
如其言

侵施浙
東都督
劉德揚
文等巡
視兩浙
防後

甲戌二十七年春正月，建漢壽亭侯關羽廟于鷄鳴山之陽，與歷代帝王及功臣城隍廟並列，通稱十廟。
○三月，策試會試中式舉人于奉天殿，擢張信為第一。
○命韓王潘王分道省視秦晉燕周齊王。

一○命韓王松濟王模平幼，欲其遊觀諸王國都，以敦友悌之情。

九月，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

青州府日照縣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脇肉食之，不愈，乃禱于岱嶽，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既而母

芳墓

卷十 洪武 九

知問齋

病愈，竟殺其三歲子祭之。有司以聞，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為長子三年服，今百姓無故賊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捕治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因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行於天下。

定正蔡氏書傳成。蔡沉著，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故正之。

撤馬兒附馬帖木兒，遣酋長迭力必失等奉表來朝，貢馬二百匹。
○寰宇通志書成。
○穎國公傅友德卒。
乙亥二十八年春正月，遣使勅周王橐，發河南屬衛

馬步軍晉王橐，發山西屬衛馬步軍，往塞北築城屯田。

命都指揮使周興等，往三萬等處，勦捕野人，信國公湯和卒。

先是和既歸，風陽暮年多疾，上眷念之，每歲必

一召入覲，賜以安車入殿庭，宴養備至，相對語舊

勞，撫摩感泣，賜緡鈔，稍為坐塵之資，至是卒。上

嗟悼，輟視朝，親為文授使者以祭，封東甌王，謚襄

武，塑像功臣廟，復配享太廟。上之初起兵也，和

芳墓

卷十 洪武 十

知問齋

為滁陽王部曲，率先推戴，聽命惟謹，願上嘉焉。

恩禮之隆，時莫與比。

九月，燕王進呈永清左衛龍門東嘉禾。一本三穗者，一本二穗者，嘉禾詩賜之。

○宋國公馮勝卒。

詔岷王橐之國。

初，岷王定都岷州，上以雲南土曠人悍，必親王

往鎮之，故命岷王改都焉。

詔免山東及應天等五府稅糧。○始令法司擬罪，引

大誥減等。○頒祖訓條章於内外文武諸司。

勅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後子孫不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蓋創業之君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後世守成之君生長深宮未諳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已長至有奸賊之臣徇權利作聰明變更祖法以敗亂國家貽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德

閏九月詔更定親王歲支祿米

親王歲給祿米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二千石輔國將軍八百石奉國將軍六百石鎮國中尉四百石輔國中尉三百石奉國中尉二百石公主及駙馬二千石郡主及儀賓八百石縣主及儀賓

芳華

卷十 洪武 十一

知問齊

冬十月冊馬氏為皇太孫妃

光祿寺卿馬泉女也

征南將軍楊文等平奉議州蠻寇

楊文等師至奉議州分兵勦向武都康龍英等州斬叛酋黃世鈇黃嗣徽等又征南丹州斬其酋莫金分兵勦六藤峽江南巖蓮花寨等處擒戮其叛酋陸光公等餘悉撫定之開設奉議南丹潯州慶遠四衛向武池河懷集賀縣四守禦千戶所鎮守其地遂班師

此葉北圖配補

上以子孫蕃衆命名慮有重複乃于東宮諸王世系各擬二十字

以某字為命名之首其下一字則臨時定議以爲二名編入玉牒至二十世後復擬續增如燕王位下二十字則曰高瞻所見新厚載功
禮制集要成頒布中外

禮制集要成頒布中外

上謂翰林學士劉三吾等曰朕自即位以來累命儒臣歷考舊章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喪祭之儀服舍器用之制各有等差著爲條格俾知上下之

芳華

卷十 洪武 十二

知問齊

分而奸臣胡惟庸等擅作威福謀爲不軌僭用黃羅帳幙飾以金龍鳳紋邇者逆賊藍玉越禮犯分牀帳藤藤皆飾金龍又鑄金爵以爲飲器家奴至於數百馬坊廊房悉用九五間數而蘇州府民傾常亦用金造酒器飾以珠玉寶石僭亂如此殺身亡家爾等宜重加考定以官民服舍器用等編類成書申明禁制使各遵守至是書成

十二月諭戶部自二十六年以後裁種桑果樹與

不詳立派

二十七年以後新墾田地俱不起科○朝鮮國王李
見遣使奉表貢方物○洪武志書成詔頒行之

丙子二十九年春正月以詹事府丞杜澤為吏部尚
書左春坊左贊善門克新為禮部尚書

安南國以其前王陳叔明之卒來告哀○征虜前將

軍胡冕討湖廣郴桂廣東潭源廣西平川誘蠻平之

○三月甲子燕王抵大寧擒胡將索林帖木兒等於
徹徹兒山

文皇親率諸軍北至徹徹兒山遇胡兵與戰擒其

芳墓

卷一

共武

十三

知問齋

首將索林帖木兒等數十人追至兀良哈禿城遇

哈刺兀復與戰敗之遂班師

罷漢揚雄孔廟從祀進董仲舒

行人司副楊砥言孔子廟庭從祀諸賢皆有功世

教若漢揚雄臣事賊莽忝列從祀以董仲舒之賢

反不與焉事干名教甚為垂錯上納其言

八月免太平等五府田租○改六部諸屬為清吏司

○頒表箋文式於天下

先是天下諸司所進表箋多務奇巧詞體駢儷

詔頒行

公餘

上或待

臣論

上甚厭之乃命撰慶賀謝恩表箋成式頒于天下
九月大賚致仕武臣

論之曰元末兵爭中原鼎沸爾諸將臣從朕共平
禍亂勤勞備至天下既定論功行賞使爾等居官

任事子孫世襲永享富貴朕思起兵時與爾等皆
少壯今皆老矣久不相見心恒思之故召爾等來

所賜薄物以資養老爾等還家撫教子孫以終天
年諸臣皆感激叩首謝有墜淚者

十月詔定各司奏事次第

芳墓

卷十

共武

十四

知問齋

甲寅晦皇曾孫文燧生

太孫允杖長子也上以十月數終又生于晦日
命內庭勿賀

十二月復永州知府余彥誠等十人官

初彥誠與齊東知縣鄭敏定遠知縣高斗南儀真

知縣康彥民岳池知縣王佐安肅知縣范志遠當

塗知縣孟廉縣丞趙森懷寧縣丞蘇益等先後坐

事逮獄至是其民具列各官善政詣闕以請上

嘉之賜彥誠等襲衣靴鈔道還仍給耆民道里費

陳炳文
人稱
學識
之日
新觀
今成
頭當
奈何
而身
已

丁丑三十年春正月命長興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巡西北邊以備胡寇○漢沔盜高福興等為亂詔耿炳文郭英討平之○初置雲南提刑按察司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安府紀善白信蹈為考試官取秦和宋珠等五十二人中原西北士子無預者三月殿試賜進士以開縣陳郊為第一

被黜落者咸以為言上怒命儒臣再考下第卷中擇文理優長者復其科第于是侍讀張信侍講

芳華 卷十 洪武 十五 知問齋

戴舜贊善王俊華司憲等受命閱卷或傳三吾與信路至其所囑以卷之最陋者進呈上閱卷驗之益怒謂其胡藍餘黨命刑部拷訊惟三吾信路及司憲為藍黨餘皆胡黨戴舜不與焉詔宥三吾誦成邊餘皆凌遲於市於是覆閱取六十一人皆北人也

古州上婆洞蠻林寬作亂龍里千戶吳得鎮撫井孚戰死
吳得井孚議城守之計令人馳報貴州都指揮使

司堅守以待援至賊縱火燒四門攻城益急得曰我等為國守邊又有父母在城今賊勢如此若城不能守父母不能救是不忠於君不孝於親吾何用生為即率麾下馳入賊陣中殺數十人搏戰不已遂中毒弩死孚繼戰亦死於陣城遂陷事聞上曰忠孝立身之大節能克全者古人所難今吳得井孚臨難捐身因忠顯孝非烈丈夫不能命追贈得為指揮僉事孚為正千戶各令其子襲職仍以鈔帛恤其家

芳華 卷十 洪武 十六 知問齋

夏四月諭燕王備邊兼築大同城
陞刑科給事中張思恭為刑部右侍郎
人有暮夜以金遺思恭者却而不受其人委金而去詰旦思恭言于朝上善思恭有守遂陞其官勅晉燕代遼寧谷六王勒兵備虜
陞翰林修撰張信為侍讀編修戴舜為侍講

六月策試下第舉人于奉天殿擢韓克忠為第一翰林院學士劉三吾暴卒

重慶縣
文獻
北勝
陳炳文
洪武
洪武
洪武

太祖嘗欲易太子學士劉三吾痛哭曰太子天下本若欲易之置太子於何地

志務所
即無
可考矣

士等復學士易儲華竟在洪武末二王相繼薨而
聖祖隨亦安駕使更得一二年在位其立 文皇
無疑而天下克
鼓年戰爭之苦

駙馬都尉歐陽倫有罪賜死

先是立茶馬司于陝西四川等處令西番納馬易
茶以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察察者處極刑時駙
馬倫奉命西使以巴茶私出境貿易令陝西布政
使司移文所屬起車載茶渡河倫家人有周保者
索車至五十輛蘭縣河橋巡檢司史某彼捶不堪
以其事聞 上怒以布政司官不言并倫賜死保
等皆伏誅

芳華

卷十

洪武

十七

知問齋

置政平訟理二樞論罪囚

上諭刑部官曰爾等每論囚引至朕前雖詳其致
罪之由然一時裁決恐未得其情自今以所犯來
奏然後引至承天門外命行人持訟理幃傳旨諭
之其無罪應釋者持政平樞宣德意遣之
八月以義門鄭沂為禮部尚書○冬十月停遣東海
運○十一月平緬蠻刁幹孟叛逐宣慰使思倫發命
西平侯沐春為征虜前將軍都督何福為左將軍徐

凱為右將軍討之

十二月癸未上不豫

廷臣數問安勅之曰昔有元治世民庶乂安何期
至正之君失於勤民慢於事神由是倡亂稱尊者
恣為吞併自相磨滅如此者十有七年朕西定荆
楚東平吳越北撫華夏為衆所推戴定鼎金陵國
號大明改元洪武三十年于茲朕壽六十九矣靜
而思之非 皇天眷命安得居天位若是久哉古
語云天不與首亂豈非朕無心于天下以救民為
芳華

卷十

洪武

十八

知問齋

心故天特命之乎近者失調受疾卿等頻來問安
朕以此示卿等宜竭忠修職副朕至懷

戊寅三十一年春二月 平緬蠻刁幹孟請入貢
都督僉事徐凱執卜木瓦寨叛酋賈哈刺送京師伏
誅○三月琉球國中王察度遣使貢馬及琉璃胡
椒等物○
勅燕王與代遼寧谷王禦虜○進齊泰兵部尚書
陞刑部侍郎恭昭為左都御史天策衛經歷周璿為
左僉都御史龍江衛經歷黃福為工部左侍郎羽林

衛經歷邊昇為工部右侍郎

皆以言事

五月都督何福擒叛蠻刁幹孟思倫發復還平緬

甲寅上不豫○乙亥勅燕王統部制總率諸王備虜

勅 燕王曰朕觀成周之時天下治矣周公猶告

成王曰詰爾戎兵安不忘危之道也今雖海內無

事然天象示戒夷狄之患豈可不防朕之諸子汝

獨才智克堪其任秦晉已薨汝實為長攘外安內

非汝而誰已命楊文總北平都司行都司等軍郭

英總遼東都司并遼府護衛悉聽爾節制爾其總

芳墓

卷十

洪武

十九

知問齋

率諸王相機度勢用防邊患又安黎庶以答上

天之心以副吾托付之意

閏五月乙酉 上崩于西宮

遺詔曰朕受 皇天之命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

日勤不怠專志有益於民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

微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允炆

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

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吾民墓祭之儀一如漢文

帝勿異布告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川因其故無

改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
朝廷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諸不在令中者推此
令從事

皇太孫治喪禮

披髮哭踊哀動左右勅有司喪儀悉遵周禮於是

做金縢遺制前朝後殿左右角門及西宮內寢各

設座如生存凡十一所有久不御者即以香湯

掃之陳祖訓於東直殿設重器於西直殿京官四

品以上朝服執鉞立于階陛之上自初十以至十

芳墓

卷十

洪武

二十

知問齋

六日哭臨如禮晝不飲勺水夜不就枕算先是太

祖不豫多暴怒遭譴戮者甚衆 太孫侍事必

躬承服藥則親嘗以進去後則親杖以起唾壺滿

器之屬靡不手提以獻而愉色婉容蕭然可掬

太祖氣亦漸平多所全宥當深更夜分侍衛酣寢

際呼無不應應無不起蓋終夕未嘗交睫也 太

孫素豐腴至是哀毀骨立矣是日率諸大臣迎之

于大明門外羣臣百姓望見其毀瘠之容深墨之

色與哭泣之哀莫不舉手加額曰 天子純孝舉

喟喟然有至德之思焉。

是月辛卯，皇太孫即皇帝位。

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以明年為建文元年，大赦天下。

是日葬孝陵。

援遺詔，止諸王會葬，詔下，諸王皆怒。燕王入臨。

將至淮安，齊秦言于帝，令人齋勅，勅使還國。

詔行三年喪禮。

有司執例以請，上出諭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芳華

卷十

洪武

十一

知問齋

于疑人先太子，殂，向欲終之，而不可得，茲當大故，敢不如禮。有司奏遺詔在，復傳諭曰：魏文帝，胡人也，猶能守禮，況朕讀書知禮義，不能遵古先王之定制。有司復奏曰：漢文詔以日易月，而歷代因之，遺詔諄諄，欲一如漢文行事，其慮甚遠。願陛下少抑至情，俯循衆請。復諭曰：朕非敢效古人亮闇，不言也。郊社宗廟，朕將執紼而行事，朝貢訟獄，罔敢不親。但朝則麻冕，麻裳退則齊衰杖經，食則館粥，有何不可。不然，食稻衣錦，爾輩真以為安乎。羣

臣奏曰：陛下既不廢政事，而自致哀情，敢不惟命，遂定儀注以進。

六月甲辰上，皇祖考大行皇帝，謚曰欽明啓運峻

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皇祖妣孝慈昭

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

尊母呂氏為皇太后。

立孝陵衛。○革冗員。○初省州縣。

帝本志切養民，而所為多異，四年之間，今日省州，明日省縣，今日并衛，明日并所，今日更官，明日更勳，官門限門名，過日新，雖以干戈控禦，口不暇給，而不少休。

芳華

卷十

洪武

十一

知問齋

以中書舍人蹇義為吏部右侍郎，戶部主事夏原吉為本部右侍郎。○命兵部尚書齊秦、太常寺卿黃子澄預參國事。○以平江知縣陳彥回為徽州知府。以方孝孺為翰林侍講學士。孝孺，台州寧海人，幼精敏，絕倫，為文雄邁，醇深，恒以明王道，剛異，瑞為己任，世謂程朱復出。洪武十五年，以薦召見，太祖喜其舉動端整，謂皇孫曰：此莊士，當老其才輔汝。遣還鄉，二十五年，又以薦召至。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學教

授建文即位廷臣交薦召為翰林博士尋陞侍講學士

秋七月廢周定王為庶人

人告王反上命曹國公李景隆即訊之景隆大索金寶王不能應坐王反逮至京竄雲南諸子並列流放已而召還南京

八月加魏國公徐輝祖太子太傅

時燕藩選兵將練士馬以勾逃軍為名招致異人術士至者多以天命有歸為言由是靖難之志決

芳華

卷十

共式

三十一

知問齋

矣時僧道衍號知兵且知天文謂圖大事成燕

王問人心所向對曰天之所造何論人心自是燕

王遂以道衍為軍師燕王妃輝祖之妹也輝祖雖

與燕王至親而心在帝室嘗召對密言燕情帝信

任之加太子太傅與李景隆同掌六軍協謀圖燕

吏部尚書茹常免以雲南左布政使張統為吏部尚

書○徵江西處士楊士奇授齊府審理副留翰林

纂官○禮部尚書鄭沂免以雲南右布政使陳迪為

禮部尚書

九月長星西隕有聲如雷○冬十月熒惑守心

十一月監察御史解縉謫河州衛吏

縉時時直言太祖慰諭賜錄曰汝歸且讀書著

述縉歸家入年太祖崩縉來奔喪有司劾縉母

喪未葬父年九十違詔奔喪謫河州衛吏

以淵部侍郎張揚掌北平布政司事謝貴張信為北

平都指揮使

建文初諸大臣言藩王相繼變告藩國所在宜簡

精強謀略有威望者為守臣彈壓於是楊出掌北

芳華

卷一

共式

二十四

知問齋

平布政司事與謝貴並受密命以往

十二月召漢陽知縣王叔英為翰林修撰

方孝孺欲復井田叔英貽書力阻之上資治八策

曰務問學曰謹好惡曰辨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

否曰慎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證今古可

見行事又曰太祖除奸剔穢抑強鋤梗如醫去

病如農去草去病急或傷體膚去草嚴或傷禾稼

是故體膚病去則宜調燮其血氣禾稼去則宜

培養其根苗深有補於時云

以董倫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倫事懿文太子陳說忠厚 太祖聞而善之擢左

春坊大學士太子薨出為河東叅議 帝即位眷

念舊臣召至京師遂有是擢賜書願老堂三字及

採几玉鳩各一倫上表稱謝略云桓榮設几杖於

太常而不聞有宸翰之賜爰殊題舊學於神道而

不見有几杖之頒自今將杖以戒噫則當思四海

或有饑餒之民悲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失

所之歎 上甚嘉之

芳華

卷十

洪武

二十五

知問齋

有祭酒劉松者博學有志行家素貧及貴米嘗增
產業居官十歲不以妻子相隨清苦如布衣賦其
為北平按察副使携一童往至則遣還每夜必燈
一則讀書不輟五更衣冠起坐待旦招徠過者
安反側惟務寬厚若大體尤慎威刑小人險狡
先事防制溫顏異詞而見者凜然致任歸益謀下
問學之功老而彌篤與人言未嘗
及官政文雅粹詩有唐人風韻

以王紳為國子監博士

紳先翰林侍制紳之子也紳使雲南為元孽梁王

所殺紳甫十三與兄綬事母盡孝母卒哀毀踰禮

未幾綬亦歿紳筑筑憂患中綜理生業而傑然負

奇志暇日益取經史百氏窮其指歸宋濂一見器

之曰子充有後矣至是給事中徐誅等薦之

詔以監察御史尹昌隆奏疏頒示天下

時帝視朝稍晏昌隆諫未明求衣日昃求食常如

不及斯為庶幾今乃日晏臨朝羣臣宿衛疲於伺

候曠職廢業上下懈弛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

非社稷之福也

故前軍都督府斷事高巍上書論時政

巍事母至孝母老疾巍奉湯藥不解母亡廬墓三

年洪武壬戌貢入太學上書論時政其略曰今欲

芳華

卷十

洪武

二十六

知問齋

弱疾王定經制俾萬世無疑臣請借漢為喻漢高
起布衣推秦滅項以定禍亂遂大封同姓分王天
下之半蓋欲藩四夷而禦中國也豈其遺文帝不
治之痼疾哉故賈誼脛腰指股之喻痛哭流涕之
歎無非欲削六國之意也賴文帝寬厚含容而吳
王几杖之賜折其強悍不臣之心迫厲王謀反僅
廢處蜀郡已不免有尺布斗粟之謫景帝寬厚不
如文孝又晁錯輔以刻深徑削諸侯遂挑六國之
禍非文帝付託得人民心輔漢幾危社稷是晁錯

不能辭其責矣我太祖高皇帝起類漢高人行
皇后有后妃不妬之行則百斯明無不穆穆皇皇
宜君宜王者矣故本宗百世為天子支庶百世為
諸侯體三代之封建分茅胙土陝西百二山河其
人勇悍西隣上蕃以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其
人剛壯北逃胡虜以晉府王之北平雖無各山大
川之限而桑土沃饒廣畜羊馬其人衣皮食肉弓
馬是務遠金元藉之各興一代之業故以燕府王
之四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劉備諸葛亮據
之而虎視吳魏者也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
充寧遼谷代慶肅星羅棋布莫非欲護中國而屏
四夷也今各處親王固多驕逸以臣愚見不當聽
晁錯削奪之策當行主父偃推恩之令其賢如漢
之河間獻王與東平王蒼者下詔褒賞之其驕逸
不法如漢之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放
之三犯而不改者當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
處之豈有不順服哉未逾年北平兵起

召故翰林學士宋濂孫懌為翰林侍書○茹常仍以

芳華

卷一

洪武

知問齋

知問齋

尚書掌河南布政司事○以王純為戶部尚書鄭賜
為工部尚書

尚書開濟敏慧有才辯凡國家經制田賦獄訟工
役河渠車輿莫能裁定得公一算盡即有條理品
式可為
世守

朝鮮國王李旦請老以子芳遠嗣王

附勳臣傳

中山徐武寧王名達鳳陽人功側備沉雄有智略
年二十三從上起兵上即皇帝位加中書右丞
相三年大封功臣進魏國公右丞相參軍國事與
世恭四年賜王及常李鄧為四公細培儀仗兵夫
王里曰大功明年二月卒益武寧王為神道碑
文王言簡意賅當從兵時令出不二諸將若神明

芳華

卷十

洪武

知問齋

知問齋

受命而出功成而旋不自矜伐至於封姑蘇府庫
置胡宮美人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愛可謂忠志
無疵昭光天日者惟享太廟肯像功臣廟位皆
第一子四輝祖添福增壽府緒長女仁孝皇后次
代王妃次安王妃洪武二十一年輝祖建文
君即位特見信任請難兵起與齊黃盧張張高葛
誠督諸兵北進屢有功召還文皇即位勅罷
幽繫永樂三年勅禮部歲五祀王著令五年輝祖
卒輝祖子輝迎保見上賜名欽乞守墓南京
上怒謫居中都弟承宗嗣天順元年守備南京
開平常忠武王名遇春懷遠人性剛直勇力絕人
乙未來靖從渡江此抵采石元兵陣磯上下臨大
舟距三丈許相顧莫敢先登王後至上麾之前
解捨舟楫大呼躍而登乘破敵遂拔采石歷
諸大功至破開平元君北奔伴宗王三人及平岸
鼎住等全師還燕次柳河川卒盜忠武喪至龍江
上為文往祭惟享太廟工謙慎不矜有功無過
運籌決勝不學而能其從大將軍謀勳勳來及兵

芳華

卷十

知問齋

有直諫其妻... 功封鄭國公... 女為皇太子妃... 道力戰已而... 雲南臨安弘... 是後及李鄴... 四王後十一年... 四臣之攻俾... 性臨淮侯鄧... 湯綱宗重... 岐陽李武... 隴西長公主... 恭獻王生... 見甥喜且泣... 徐杭有功... 李姓克上... 大破廢擒... 班師至龍... 封功臣授... 還參贊軍... 卒贈岐陽... 測其際臨... 行釋兵家... 昂降次增... 次江上景... 錄充總裁... 邱即試受... 華爵及其... 寧河鄭武... 過人父順... 年十六每... 總官以功... 陽上無西... 川藏邊... 功多召選... 山門上... 歷鎮八州... 器量宏偉... 懼有功不... 公次錫西... 東陝湯襄... 壯士從... 夫長攻... 取鎮江... 五開山... 曰日本... 地築城... 浙凡五... 妻子辭... 辛謫襄... 妾發言... 不少顧... 者輒笑... 勝妾百... 厥寡無... 兼親... 憐之撫... 不弄... 軍指... 拔閩... 畿兵... 南將軍... 雲南... 貢賦... 慶劍... 突... 疾...

芳華

卷十一

知問齋

川藏邊... 功多召選... 山門上... 歷鎮八州... 器量宏偉... 懼有功不... 公次錫西... 東陝湯襄... 壯士從... 夫長攻... 取鎮江... 五開山... 曰日本... 地築城... 浙凡五... 妻子辭... 辛謫襄... 妾發言... 不少顧... 者輒笑... 勝妾百... 厥寡無... 兼親... 憐之撫... 不弄... 軍指... 拔閩... 畿兵... 南將軍... 雲南... 貢賦... 慶劍... 突... 疾...

臨事果斷凡一賜悉給賜士...

芳墓

卷一

洪武

知問齋

後天順二年勅祠公成化十八年勅取公像...

芳墓

卷十

洪武

知問齋

龍江呼諸軍力戰敗走友諒降其將張志雄...

光登面勝中矢推雄武衛指揮使從取陝西三年
克河漢是秋征甘肅還封穎川侯上為平蜀文
柱公平蜀之後安輯撫禦上將平雲南命公巡
川蜀蠻地悉平公因俗立法定貢賦興學校擒戰
詔廣屯田南人悅十七年還京論功進封穎國
公與世券十九年再征雲南二十一年復討曲靖
昔安二十三年征沙漢還駐開平復征寧夏二十
四年北征哈者哈刊王二十五年兼太子太師二十
十七年暴卒子忠尚書春公主

郭英漆人年十八從上起義兵宿帳中戰蹟著
前上享妃英女弟也遺錢之第英素清儉賜白
金二十兩驍馬二十匹移鎮北平召進督府會事
禾樂元年卒贈管國公諡武襄子男十二人鎮駙
馬都尉尚承嘉公主女二適郭二王妃長
孫女仁宗貴妃瑄以貴妃弟故得嗣侯
馮勝初名國勝又名宗異後更名勝兄國用兄弟
相與謀請兵晝夜分不寐智略日充同調太祖

芳墓

卷一

共武

三三

知問齋

於妙山功蹟著前會國用卒子幼勝掌親軍以平
吳功陞右都督又西平土蕃封宋國公賜世券勝
為偏將時勇悍善戰及為大將軍稍廢紀律金
山之役有大功上顧不悅卒之日贈恤不及
藍玉定遠人長身頰面言動異常始以開平王妻
弟從征惟鋒突圍累功至都督洪武十二年以征
西番功封永昌侯與世券以北伐功進封涼國公
玉功高驕橫上不喜會錦衣指揮蔣勝告玉謀
反簿錄其家凡有片紙雙字者並速獄獄
上集羣臣廷議玉強辯轉展攀染不肯服
汪廣洋高郵人寬和簡重通經能文善策棘大書
尤工詩賦少從余闕學遊太平上渡江召廣洋
入見與語大悅留幕下為元帥府令史行樞密院
掾史江南行省提控除照磨立執法議理司大書
四字牌上以廣洋李勝端為執法有朝政有失
執牌直諫又名為都諫官時楊憲為右丞惡廣洋
軋已嘆御史劉炳劾廣洋不孝斥還鄉憲意未已
又劾劉炳請南李丞相奏憲誣大臣欺肆為奸

上誅憲召廣洋還朝任樞密構上怒廣洋朋黨
又誅海南舟至太平上再遣勅責廣洋得書益
慙大懼自殺死十三年惟庸
坐罪死詔天下罷中書省
桑敬父世傑無為州人世傑有開國功戰歿贈
承義侯伯亨太廟敬以父故陞督府僉事
廖永忠巢人兄四永清永寧永堅永安父祖扈
上渡江不仕永清以子景贈指揮僉事永寧早卒
永堅仕陳友諒為參政來歸亦卒永安沒於吳贈
楚國公諡武愍永忠少豪邁有大志智勇過人也
巢湖末歸上見其年少謂曰汝亦欲圖富貴乎
以水將屬永忠永忠為副歷著大功充征南將軍
率舟師由海道取兩廣還京上命太子率百官
迎勞龍巖二年撫定泉漳三年封德慶侯賜世券
俞通源巢人父廷玉兄通海通淵結寨巢湖香守
上駐兵和陽歸欽時上方欲渡江得廷玉策
甚善陞廷玉金帳院事總水軍攻安慶戰捷
沒追封河間郡公通源屢從征與父兄立功

芳墓

卷一

共武

三四

知問齋

辛通源即軍中領其衆擒張士誠戮張良臣擒
王保保戰皆先登洪武三年封南安侯與世券
俞通淵以父兄故充參侍舍人節立功上又
衛指揮使戰沒白溝
河子嗣先卒遂無後
陸仲亨濠人少負武略壬辰從征歷陞美東衛指
揮使江西行省平章政事移鎮襄陽洪武三年封
吉安侯十四年鎮成都烏蠻再叛仲亨佐傅將軍
討之有功二十三年坐法論死子賢尚五皇女汝
寧公主授駙馬都尉
時同坐者侯十四人
周德興濠人甲午來歸從征有功洪武三年封江
夏侯與世券為征西左副將軍入翟塘討明景蜀
平後江南民十四萬田鳳陽上曰南安侯俞通
源開田弗勤遣卿督責尋理軍務德興請決刑州
岳山壩通水利得免田歲增官租四千三百石俄
世河南召集故元將佐未幾思州五開諸蠻亂充

征虜將軍討之

五年秋坐法論死收其公田

郭子興一名興深人壬辰定遠郭子興所謂滁陽

王者據城稱元帥劉謙麾下特上在元帥甥館

專征伐與備宿衛從征有功陞統軍元帥固常州

晝夜不解衣甲生蠅彭蠡之戰海艘駢進賈勇

先登征武昌灑血馳戰佐大將軍取中原守潼關

潼關三秦門戶李思齊張思道日觀觀與厲兵積

貯糧塞慎固屢敗其兵不敢東向洪武

三年封寧昌侯與世券賜地佃墳戶

朱亮祖六合人元義兵元帥上克寧國擒亮祖

真其勇悍賜金帛仍舊官復職歸元上自往督

戰徐將軍奮攻縛亮祖見上詰之對曰生則盡

力死則死爾上壯其言輟而釋之從軍立功陞

陞元帥從征友諒克九江下南昌江西諸郡大戰

鄱陽湖平武昌洪武三年封永嘉侯遷淮陽移鎮

廣東亮祖在鎮多不法番禺知縣道同聞止上

念功臣不下吏罷職令居江寧又坐胡黨上軍卒

芳華

卷一

洪武

三十五

知開齋

吳良定遠人本名國興賜名良氣岸雄偉性質剛
直與弟頌俱以勇略稱士諫棟姑蘇上移良守
江陰命頌增兵協守上勞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
吾無東顧憂賜車馬珠玉不足遂其能命館閣學
士宋濂等贈良詩文良在鎮仁勇不妄刑殺儉素
自持食不二味聲色貨利泊無所嗜夜宿城樓枕
戈警備獎賜名節嚴新學官崇尚士習茲誦相聞
官無器訟屯田平徭禁惰詭奸居十年封境帖然
上屢將兵下江湖廣而東瀋竟無擾者皆良捍
殺之功也上移江南民十四萬田鳳陽壯京畿
令良與李太師周德興等督田事齊王封青州
良營王府十五年卒于青州贈江國公諡襄烈
康茂才新元末結義兵保鄉里立功至都元帥
上渡江時茂才率兵三千來降上喜立拜泰淮
翼水軍元帥守龍灣屢有功陞副都護再征漢中
卒追封新國公諡武襄子鍾洪武三年以茂才功
封新春侯

芳華

卷十

洪武

三十六

知開齋

胡美汧人初名廷瑞仕友諒為江西行省丞相守
南昌遣宣使鄭仁傑詣九江降上至南昌廷瑞
迎謁改名美仍故官著戰功洪武三年
封豫章侯與世券後坐黨事二十六年卒
江興祖巢人初為張德勝養子德勝戰歿子宣幼
典祖嗣職從洪征友諒與俞通海趙德勝倚水
寨鄱陽之戰宣等六舟深入搏戰又從大將軍
北征取山東州縣克元都徇永平山西收大同
時宣已長襲父職與祖乃復姓洪武四年封東勝
侯蜀平章丁世真據險距我興祖躍馬直前中飛
石死詔興祖沒王車授原封侯爵世券與祖
子幼以所賜田五頃令與宣同居後疾卒
謝成深人累著大功洪武十二年封永平侯巡北
邊訓練士卒召還二十七年坐累卒田宅賜汪照
陳桓深人略定遠克滁和渡江取采石太平充副
先鋒征雲南克曲靖城烏撒得七星關通畢節進
克大理洪武十九年

張益定遠人累戰功歷陞指揮從征雲南有功法
武二十三年封永定侯與世參子制指揮使
何真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劍元末至河源縣務副
使嶺海發勤奔官歸鄉里率衆保障遂併有清惠
二州元授江西分省左丞洪武元年廖將軍率舟
師取廣東至福州遣人持書諭何真真詣軍門上
印率籍郡縣戶口兵糧奉表降廖將軍遣使表請
京師賜詔驛召真遂乘傳入朝授江西行省參政
轉陞山東右布政使十六年致仕十八年遷浙江
右布政使明年來朝陞湖廣左又明年致仕封東
莞伯二十一年卒子榮嗣

芳墓

卷十

洪武

知問齋

胡瀚定遠人來歸授百戶從渡江以功充先鋒又
以功陞都先鋒攻廬江戰傷矢刃戰益九上壯
其勇授花翎上于戶洪武十九年以平
雲南功封東川侯與世參子斌立
學士宋文憲公各廉浦江人姪七月而生六歲能
爲詩歌稍長文學各益著初爲翰林國史編修官
辭入龍門山著書與于徵至金陵除江南儒學提
舉授太子經子寅召講春秋左氏傳甲辰改起居
注侍左右公侍上久多所陳說直諫不務文飾
上喜曰朕自布衣爲天子卿自草萊列侍從爲開
國文臣之首伊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上嘗
廷舉公曰古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爲君子若景
濂事狀十九年以無諛言身無飾行能辱不驚始
終無異不謂君子人乎匪惟君上抑可謂賢矣公
心正身修俯仰無愧尤爲於倫品與人交和易任
真內誠外恕一見信服及引後學如恐不及平居
布衣蔬食無異貧士自少至老未嘗一語去貴致
仕居南靈山開門基述人下見其面十三冬冬

惟生法論之公罪且不測太子少師得保安
州十四年五月行至愛卒公墓初在葵永樂十一
年孫偁以舅獻王命遷墓華陽置祀田正德中遷
文憲瀛二子長瓚瓚子三人慎慎恂恂次璉爲中書
舍人子三
人憚愷恪
學士王忠文公名禕義烏人幼秀爽奇敏及長長
身山立屹有偉度博古學師事黃澤戊子元政亂
公隱青巖山著書戊戌徵公署中書省掾商略機
務上每稱子克不名問與論文章稱善因命采
故實爲四言詩授太子辛丑進平江西領上覽頌
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洪武二年
召修元史爲總裁官書成拜翰林兼國史院編修
官三年擢教大本堂公經明理達善開道召對殿
廷必賜坐從容宴語奉詔論劉王孫王出公與脫
脫相見欲屈公公顧孫王曰汝朝殺我人兵且久
至六年十二月免被害地獄寺孔子緒博學能
文洪武二十九年走雲南求父遺骸不得迷滇南

芳墓

卷十

洪武

知問齋

恂吳記建文元年補上言父死節狀贈翰林院學
士謚文節開國以來文臣有謚者寔自公始正統
六年又贈公翰林學士謚忠文公致之明年宜
與吳雲使雲南亦被害謚忠節與公並祠雲南
參政陶姑熱郡公名安富塗人少敏悟有大志博
涉經史乙未與耆儒李習半父老出城迎上召
語時事上悅擢爲江西參政公寬仁達吏事政
績益著四年卒疾劇猶草上時務十二事贈姑熱
郡國公初諸禮多公裁定大祀禮專用公議裕禘
禮定於魯同齋戒禮朱升五祀禮崔亮朝會禮劉
觀軍禮陶凱
御史中丞並公名益龍泉人擢會營田司事時
上祀社稷大風雨遂坐外朝大怒謀禮者得罪且
不測公曰風雨連朝無足爲怪即禮官失議皇
上誠敬自足昭格顯賜寬釋事遂已公巡行江東
兩淮答陽賦冠平陽瑞安公集鄉兵令有道合平
瑞兵論賦三上章乞終喪得允

清更臨三

東臨海襄武王各領國陽人功有奇志博學常帶
 時非指御草兒長長七尺個個體貌智略正辰
 去和士從游陽王拜上在甥位王委心推擢為
 萬夫長攻派授軍軍地官心未上取和將諸將
 多游陽兵密部曲勢望不肯用命王獨恭謹受
 約束上定建業王從徐將軍取鎮江王獨恭謹受
 師轉同今樞密院事加諸三三三兵賜世榮十八
 年討平五州山獠還朝三歲許陽寶鈔遣弟鳳陽
 尋諭王口日本小更妻後東海卿雖老強為飛行
 視要地築城增戍固守號王行軍海上城起登萊
 抵江浙凡五十九城民丁四萬一為戍兵二十年
 還京二十一年新第成率妻子辭去二十三年賀
 元旦京師感疾遣醫至長年召至京歸二十七年
 上思王持詔與入觀明年卒年七十贈東甌王
 謚襄武附葬大廟三祀教實勇而善斷不妄
 發言入而國治一語不泄行師受任未詔即行不

芳墓

卷下

陸武

三七

知問齋

少願家臨鏡果敢堅忍未嘗性鯁有罪及兵曹者
 輒笑曰臨陣決然在背識敏遠何泥古為家蓄膝
 妾百餘存年皆姿媚賤賈賜多惠鄉鄰父老及孤
 寡無告者百五人興立功陞督府命率征雲南卒
 贈信世子親王原護衛鎮撫河漢早卒醜督府同
 知征五開卒
 女妃魯王

昭代芳摹卷之十一

武原臣徐昌治述

建文皇帝

建文皇帝 洪武 建文元年 詔復 在 帝 年 間 亦 有 建 文 帝 號

已卯建文元年春正月庚辰大祀天地於南郊奉太祖高皇帝配○初修太祖高皇帝實錄○追尊考妣為皇帝后祔享宗廟○立妃馬氏為皇后○封弟允熲允燾允熙為王○更定官制

是月文皇來朝 燕王來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監察御史曾鳳韶

芳摹

卷十一

建文

知問齊

劫王不敬 帝曰至親勿問戶部侍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空徙燕封南昌以絕禍本帝覽奏大驚袖翼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何得及此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帝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事竟寢

二月丁巳帝祀先師於太學○北平按察使事湯宗上變告言按察使陳瑛密受燕府金錢有異謀速瑛安置廣西○燕山左護衛白戶倪亮上變告速燕府

官旗于諒周鐸等伏誅○遣戶部右侍郎夏原吉都

御史暴昭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巡行天下問民疾

苦○夏四月召湘王柏於荊州柏自焚卒○召齊王

榘留京師誅其護衛指揮柴真等幽代王桂於大同

禁岷王樾於雲南並廢為庶人○五月選補儒學官

○六月召解縉為翰林院侍詔○秋七月文皇起兵

於燕號靖難○甲戌通州衛指揮房勝以城降於靖

難兵○丙子北平都指揮使馬宣起兵薊州出戰被

執死之

芳摹

卷十一

建文

知問齊

遵化衛指揮蔣士密雲衛指揮鄭亨皆以城降靖難

兵○甲申靖難兵攻懷來錦衣指揮宋忠北平都指

揮使余瑱彭聚孫泰兵敗皆死之○丙戌永平指揮

趙葵郭亮以城降于靖難兵

以長興侯耿炳文為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為

左副將軍都督甯忠為右副將軍帥師北進

詔天下曰朕奉高皇帝遺詔纂承大統宵衣旰食

思圖善以安民意國家不幸骨肉之親屢謀僭

逆去年周庶人榘潛為不軌辭連燕齊湘三王朕

以親親之故，不忍暴其過，止正櫛罪，餘皆不問。今年齊王博謀逆，事覺，推問犯者，又言與湘王柏、燕王某同謀大逆，柏自知罪惡難逃，先自焚死。樹已廢，為庶人。朕以燕王於親最近，未忍究其事。今乃稱兵犯闕，不得已遣長典侯耿炳文等率兵三十萬往討其罪。杏爾中外臣民軍士各宜懷忠守義，與國同心，永安至治。

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都指揮盛庸、潘忠

楊松、顧成、徐凱、李文、陳暉、平安等率師並進。

芳真 卷十一 建文 三 知問齋

時帝方銳意文治，日與孝孺等討論周官法度，以謂北兵不足憂。黃子澄謂北平素強，不早禦之，恐河北遂失。請命吳傑等各率偏師步騎，號百萬，數道並進，期直搗北平。檄山東、河南、山西三省合給軍餉。

八月靖難兵克雄縣，執都督潘忠、楊松。

是時耿炳文兵至真定，徐凱兵駐河間，潘忠、楊松駐薊州。張玉謂文皇曰：都督潘忠、楊松扼吾南路，宜先擒之。文皇悅，隨率眾渡白溝河，圍雄縣。命玉

為先鋒，破其東門。潘忠、楊松兵渡月漾橋，接戰，遇伏，大敗。被執。耿炳文部將張保降。

靖難兵至真定，耿炳文逆戰，敗績。李堅、竇忠、顧成皆被執。顧成遂降于靖難兵。

張保之降也。言炳文兵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分營漳沱、河南北。文皇厚撫，保遣歸，詐言保兵敗，被執，幸得脫，竊馬歸。又令言河南兵北移，得併力破之。易炳文聞保言，果移南營過河。壬戌，文皇至真定。炳文出城逆，張玉、朱能譚淵與戰，炳文大敗，奔

芳真 卷十一 建文 四 知問齋

還衆尚數萬，復列陣向能，能奮勇大呼，衝入炳文陣，陣衆披靡，自相蹂躪，死者無算，弃甲而降者三千餘人。於是李堅、竇忠、顧成及都指揮劉燧皆被執。文皇謂成先朝舊人，解其繫，與語曰：豈非皇考之靈，以汝授我乎？因語以不得已與師之故，言已泣下，成亦泣，遂遣人護送北平，令輔仁宗居守。炳文老將善戰，至是敗，建文帝始有憂色。

以曹國公李景隆為征虜大將軍，北進，召耿炳文還。命高嶽、秦贊、李景隆軍務。御史鞠郁上言時政

郁上言諸王親則太祖遺體貴則孝康皇帝手足尊則陛下叔父使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爲天子而弟與子遭殘戮其心安乎夫唇亡齒寒人人自危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矢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幸澤代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篤厚親視撥亂反正宗社幸甚不聽

谷王德還京師召遠王植寧王權還京遠王至徒

封荊州寧王不至制其護衛

冬十月靖難兵襲破大寧都指揮朱鑑死之文皇曰曩予巡塞上見大寧領朵顏諸夷驍勇善戰戍卒皆閩左罪謫不能寒吾取大寧斷遠東得胡兵助戰吾事濟矣遂率銳卒千人倍道趨大寧遣書寧王言窮蹙求解吾弟寧王邀文皇單騎入城執手大慟言不得已至此南兵百萬旦夕且破北平非吾弟表奏吾死矣寧王爲草表謝請赦居數日欵洽不爲備文皇銳兵出伏城外諸親密吏

士稍稍得入城遂令陰結諸胡酋長及閩左思歸之士皆喜定約文皇辭去寧王餞郊外伏兵起執寧王諸胡士卒一呼皆集守將朱鑑力戰不支被縛罵不絕口死之寧王權都指揮房寬遂降乃下令安撫城中頃刻而定

李景隆攻北平靖難兵以大寧諸軍三衛胡騎趣援景隆敗奔德州

乙亥文皇再上書言臣叨奉宗藩見惡權姦橫加大戮上書自陳今歷三月未蒙垂察疊發大兵討

罪不已陛下與臣皆出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於屬最親姦臣猶得誣以極惡則疎遠小臣天下細民欲寘死地可望雪理耶諸王之中臣序爲長周齊湘代岷五府已去獨臣未去臣去則楚蜀秦晉諸國不難去矣寧王無罪又削其護衛譬諸人身手足皆去身能全乎伏望陛下鑒臣愚誠思宗社大計斷然不感去此姦慝文皇傳檄言我父皇奉天承運華夷一統長子立爲皇太子餘子封王各守藩屏以爲子孫萬代計

不幸帝年幼冲任用奸邪小人屏弃典刑殘害骨肉
肉父皇陵土未乾周代湘齊岷五王相繼竄流齊
尚書又使惡少謝貴等為北都司官張昂為布政
司官與本府長史葛誠合謀六月圍我王墻柵我
王門殺我守王城卒諸軍披甲執杖統鼓叫呼聲
震城野七月初旬且引兵入王城以都指揮張信
言洩其奸不得已起兵擒獲逆賊謝貴等齊尚書
黃太卿等左班文職又矯詔曹國公李景隆領兵
五十餘萬十月十六日攻北平圍城甚急予以寡

芳表

卷十一 史文

七

知用齊

敵眾景隆大敗夜遁去予本太祖高皇帝親子忝
居諸王之長故用欽遵祖訓統兵三十萬誅討左
班文職姦臣傳檄天下藩屏諸王暨官吏軍民咸
使知朝廷左班文職奸臣大逆不道我父皇之仇
為子者義在必報也

十二月庚申靖難兵攻廣昌守將楊宗以城降

徙肅王榘於蘭縣○參贊軍務高巍使北平

高巍上書燕國大王其詞曰內有聖明君王外有
骨肉藩翰帝王之治可待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

張皇三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在朝諸臣

執言仗義以順討逆臣以為動干戈孰若和解使

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

厚臣所以得奉明詔置死度外來見大王欲盡一

言昔周公聞流言即避位居東殿下假誅左班文

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以誅晁錯為各家必自

毀然後人毀之恐一姦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時乘

釁率眾鼓萬突起而橫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

先帝矣况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

芳表

卷十一 史文

知用齊

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

況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固迫而死于殿下

乎大王信臣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再修親好天

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書再上不報

庚辰二年春正月丙寅靖難兵攻蔚州守將王忠李

遠以城降○二月丁酉靖難兵進攻大同

策試禮部貢士賜胡靖王良李賢等一百一十人進

士及第出身有差○以胡靖等為翰林修撰楊榮

楊溥為翰林編修金幼孜為戶科給事中胡濙為兵

科給事中○賜御史大夫宴於新署監察御史衣人一襲○胡虜可汗坤帖木兒及瓦剌王猛哥帖木兒皆款北平○李景隆率兵援大同○文皇還北平○夏四月李景隆郭英等約攻北平及靖難兵大戰于白溝河敗績景隆走德州遂奔濟南

先是帝特遣中官賜景隆璽書及斧鉞渡江忽大風雷雨暴至舟破盡沉諸江至是復賜景隆夏四月景隆與郭英吳傑等合兵六十萬聯營白溝河藏火器一窠蜂揣馬丹地中人馬遇之輒爛夜

考

卷十一 建文

九

知周齊

與靖難兵大戰文皇從三騎殿後迷失道下馬伏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在上流倉卒渡河而北庚申文皇復率眾渡河景隆諸軍進戰破文皇後軍房寬狼狽走文皇率眾復戰景隆等呼噪益進矢石俱發注如雨文皇馬三易三被劍矢三服並射盡乃持劍奮擊劍又缺折急走登隈伴麾鞭若招後繼者景隆等疑有伏不敢上隈而文皇復率眾馳入陣陣動會旋風折大將旗景隆軍大亂文皇乘風縱火燔諸營郭英等潰而西景隆潰而南

委弃輜重器械卒畜萬萬計景隆璽書斧鉞盡為靖難所獲殺溺死者二十萬人文皇復追至月樣橋降十萬餘人景隆單騎走德州壬戌文皇遣人攻德州五月辛未景隆自德州奔濟南癸酉靖難將陳亨張信入德州奪軍餉百萬轉掠濟陽儒學教諭王省被執從容引臂詞義慷慨眾乃舍省省歸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為名明倫今且只說君臣之義何如省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柱死參贊高巍參政鐵鉉皆自臨邑入濟南

考

卷十一 建文

十

知周齊

五月靖難兵圍濟南李景隆出戰敗績參政鐵鉉參軍高巍禦却之

五月丁丑文皇率眾趨濟南巳卯景隆出兵合戰城下敗績奔入城文皇圍濟南攻之急濟南人大懼鐵參政曰無恐計且破之不三日遁矣令登陴人皆哭呼曰且日且降盡輟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降又請退兵十里無驚動城中人文皇大喜是時文皇在軍逾年往來戰守甚苦僅得永平保

定及北平三府諸府縣旋破旋堅守不肯降至是聞濟南降曰濟南中原要會得濟南斷南北即不下金陵畫中原自守徐圖江淮遂下令退軍受降軍中大喜呼萬歲鐵叅政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闔堵中約候文皇入城呼千歲即下鐵板拔橋文皇乘肩輿張蓋率勁騎數人渡橋直至城下城門開守陴者皆登城伏堵問文皇比入門門中人即呼千歲鐵板亟下傷文皇馬首文皇弃馬取從馬走走至橋橋下伏兵發斷橋橋不可動文皇得過

芳纂

卷十一 建文

十一

知問齋

橋復合兵圍濟南鐵叅政隨機應敵間出兵果敗靖難兵

八月靖難兵攻濟南不克解去

文皇攻濟南急鐵鉉盛庸夜出劫戰晝憑城陔樂盡毀靖難諸攻具靖難兵解南去帝即于軍中陞鉉兵部尚書封庸歷城侯食祿千石宋叅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留守北平者類老弱郭布政輩書生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南朝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

間衆傑有聞義而起者公便宜部署號召招林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公傲諸守臣倡義集勇候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彼背腹受敵大難且夕平耳鉉以軍餉盡於德州城守五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驚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牽率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盛庸進兵德州逐靖難將陳旭遁歸北平○承天門災詔求直言改方孝孺為文學博士以楊榮楊溥

芳纂

卷十一 建文

十二

知問齋

為翰林編修○九月承天門成○乙丑文皇至北平○山西清遠衛卒羅義上書下獄既而釋之

義詣闕上書乞息兵講和又上書文皇下義獄後出獄中擢戶科給事中

平安及靖難兵戰于鐔山斬靖難將陳亨○靖難兵破滄州守將徐凱降于靖難兵○召李景隆還京赦不誅○以盛庸為平燕將軍充總兵官陳暉平安為左右副總兵馬溥徐真為左右叅將鐵鉉叅贊軍務督諸兵北進○十二月靖難兵至東昌盛庸率兵大

戰斬靖難將張玉

乙卯文皇至東昌盛庸背城而陣靖難兵擊其左翼不動退而衝其中堅盛庸麾兵圍文皇數重文皇易服奮躍馬出西南去靖難兵為火器所乘大敗盛庸兵大呼噪奮擊殺靖難大將張玉丙辰復戰靖難步卒先走盛庸乘之殺傷萬計北平震動文皇退駐館陶盛庸飛檄真定滄德諸將水陸犄角邀文皇歸路

詔舉優通文學之士以處士唐愚為翰林院侍讀

芳華 卷十一 建文

十三

知問齋

辛巳建文三年春正月辛酉朔疑命神寶成

丙子文皇至北平三月盛庸及靖難兵戰于夾河

斬靖難將譚淵次日復戰盛庸敗走德州

二月乙巳文皇復率東南出已酉至保定盛庸合諸軍二十萬駐德州約吳傑平安出真定攻北平盛庸兵至單家橋營於夾河庸結陣甚堅文皇掠庸陣旁火車大銃強弩戰盾固匪不能動靖難步卒攻左掖騎兵擣中堅庸始麾諸軍力戰斬其大將譚淵文皇復以勁騎掩庸陣後靖難將未能

張武等從文皇合戰庸軍火器不及發戰盾又中

鐵積相牽率遂却都指揮莊得陷陣沒驍將楚智被執不屈死之張皂旗者力戰而死猶執皂旗不仆是夕戰酣迫暮各飲兵入營文皇以十餘騎還庸營野宿明日引馬鳴角穿營而去以帝嘗有詔無使余負殺叔父各諸將相顧不敢發一矢文皇既還營復嚴陣自辰合戰至未兩軍相勝負將士皆疲各坐息少頃復起戰相持不退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沙噪擊面庸軍中昏暗不辨咫尺靖

芳華

卷十一 建文

十四

知問齋

難兵大呼乘風縱左右翼橫擊庸軍大敗文皇追奔至滹沱河庸走德州

罷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以謝文皇吳傑平安及靖難兵大戰于單家橋敗績閏二月戊戌

復戰於藁城復敗績

吳傑平安自真定率師駐單家橋甲申文皇率衆徑趨橋與平安等大戰互有勝負己亥吳傑平安方列陣西南靖難兵攻其東北文皇以驍騎循河出其軍後大戰傑安發火器大弩射文皇下如雨

矢集王旗如翬毛平安陣間，綉樓高數丈，安登望，靖難兵見戰勝大喜，摩諸軍力戰，文皇見安登樓，率精騎直趨攻樓，安見文皇馳至，急下樓墜而走，會大風，發屋拔樹，傑軍亦敗，還其定。

以請斥齊泰黃子澄貽書文皇，罷兵，文皇上書請召吳傑等還。

文皇上書曰：比聞姦臣秦子澄，皆以竄逐於外，臣一家長幼，皆欣喜舞抃，有更生之慶。謂陛下日月之明，已宣雷霆之威，已震朝廷，可以遂清宗社，可

奏

卷十一

十五

知問齊

以綏安親族可望保全，生靈可望休息，天下可望太平。然臣猶慮非出誠心，而姦臣姑為退避之計，如其果出誠心，則吳傑平安盛庸之兵當悉召還，而今猶聚境上，侵迫不已，則是姦臣之身雖出，而姦臣之計實行，此非獨欲撤陛下之藩籬，將遂傾陛下之堂室。莽操之事，前鑒甚明，陛下試察其所行所言，果忠於朝廷乎？果其自為乎？惟陛下明之於心，度之於理，參之於古，驗之於今，力斷而行之，非獨臣一家一國之幸也。

以左補闕胡閏為大理少卿。

太祖征陳友諒至鄱陽時見吳青瑩壁題竹詩幽人無俗懷寫此命龜背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重教問得閏立召見置榻前久之官督時經歷繼事上以直諫知名遷左補闕進今職數所齊黃軍國議革命日不屈死之

遣大理少卿薛崑往報文皇，夏四月崑還。

文皇書至，帝召孝孺視書，對曰：今諸軍大集，燕兵久羈大名，暑雨為沴，不戰自罷，空且與報書往，返踰月，彼心解而眾離，我謀定而勢合，帝曰：善，立命孝孺草詔言罷兵，遣薛崑持報文皇，又為榜諭

奏

卷十一

十六

知問齊

數千言，令至燕軍中，密散諸將士，崑見文皇問帝意，云：何崑曰：朝廷言殿下且釋甲，暮即旋師，文皇怒曰：是給我也。崑惶懼不能對，燕將士譁欲殺崑，崑戰慄流汗伏地，文皇令護崑南還。五月，吳傑平安盛庸出兵扼靖難餉道不克，文皇遣武勝上書詔下獄。文皇遣其指揮武勝奉書於朝曰：比荷聖明允臣所奏，特遣大理少卿薛崑下詔軍中，諭以假兵息民，雖臣將士不能無疑於權奸之欺，臣之父子蓋

已欣戴陛下之仁矣而常歸未十日吳傑平安盛庸頻疊發兵絕臣糧道要殺臣將士數百人臣將士守臣約束不敢赴闕而彼必欲求彘略不見捨與此所下詔旨背馳誠有以中臣將士之所疑孤臣父子之所欣幸也如謂朝廷息兵之命傑等有所不知不聞薛昂之來性復皆經其軍中其可謂不知不問耶臣之所恃者惟陛下至尊至親今爲奸臣所惡陛下雖有憐之心而不能見庇伏惟擴明奮斷以固皇業以安天下斯臣亦有保全之

芳墓

卷十一

文

十七

知問齋

望帝覽書曰燕王本皇考孝康皇帝母弟於朕爲叔父奈何必用兵爲也召諭孝孺意孝孺對曰陛下罷兵彼或長驅犯闕何以禦之今軍聲大振不日有捷書來聞願陛下毋惑甘言遂縛麟等下錦衣獄

六月靖難將李遠等兵至濟沛焚糧餉都督袁宇率兵禦之敗績○遣錦衣衛千戶張安遺書于燕世子知高煦及三郡王不睦於世子內臣黃儼素奸險世子惡儼孝孺言於帝曰兵家貴間燕父子兄弟

可間而離也世子見疑必北歸而吾餉道通矣帝曰善立命孝孺草書貽世子令歸朝且許王燕地世子得書不啓封并安致文皇所三郡王儼先已馳使告文皇世子且反文皇疑之問高煦高煦曰世子故與太孫善厚語未竟世子書至文皇曰嗟乎幾殺吾子

大同守將房昭引兵掠保定駐西水寨文皇還援保定○限僧道田人五畝○八月靖難兵圍西水寨○十月真定守將都指揮花英等赴援敗績文皇還北

芳墓

卷十一

文

十八

知問齋

平○十一月遣東總兵官楊文圍永平不克因與靖難將劉江戰於昌黎敗績指揮王雄等七十一人被執○平安率兵攻北平靖難兵還次定州平安邀擊燕將劉江於平村敗績

安營平村離城五十里擾其耕牧燕世子督衆固守遣人如靖難師告急燕王召都指揮劉江問策高煦請與江先行江約曰臣至北平以砲響爲號二次砲響則決圍三次砲響則進城若不聞第三次砲則臣戰死矣臣若入城則守城軍士勇氣自倍

宜令軍士人帶十砲俟三次砲響之後為殿者放砲不絕則遠近皆謂大軍繼至安軍必駭散已而果如其策安敗走

皇少子文圭生

靖難後廢為建庶人幽中樞廣安宮入禁前二歲其後英宗復辟之年廢庶人無罪久繫禁獄夏之李賢從旁贊曰竟何心也英宗遂請於太后出之賜賜給薪米體給養出入自便遣養于玉人禁錮庶人廢人伏地頓首且喜且悲年已五十餘矣不識牛馬

十二月文皇復出北平○勅駙馬都尉梅殷守淮安

○詔禁內臣出使侵陵災民○太祖高皇帝實錄成

芳華

卷十一 建文

十九

知問齋

壬午建文四年春正月平安率兵復通州不克○戊

戌靖難兵破東平指揮孫瑛被執吏目鄭華死之

鄭華洪武十八年進士初授行人奉使川廣有令各建文元年詔誦誦東平制吏目瑛難兵起謂其妻蕭曰吾義必死奈何妻泣對曰君能為國妾猶不能為君乎乃擗席專醫藥托友入無錫丞趙大進運州州長戚以精糧兵且至盡奔城走去華獨率民吏悉城守力不支請援山東又不至不食五日而死

庚戌靖難兵攻沛縣指揮王以城降知縣顏伯璋

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皆死之

伯璋遣縣丞胡先開行至餘治急勸督校兵竟不至度不能支令其弟孫太子判為還日汝靖白大

人子陳弗克盡矣題詩祭院壁曰太守諸公鑒此情因因因雅木能平心不致人臣前青史誰書縣令各一本豈能支人後三軍全疑築長城吾使雖死終無憾望來天報達望明是月二十二日夜二鼓靖難兵入東門伯璋冠帶拜堂南拜慟哭曰臣無能保國遂自縊死年五十一伯璋為不忠去復一還見父屍遂自刎以從其死於濟寧進戶運漕

二月諸軍皆營於濟寧○靖難兵攻徐州徐州兵出

戰敗績

三月戊辰平安及靖難兵戰於泚河敗績

靖難兵破蕭縣知縣陳恕死之

恕能賦詩善書畫好古物有室其貧者無幾一介不妄取然平室日學徒數十人論論詩史

芳華

卷十一

知問齋

高風勁節一縣敬崇學政知府禮聘為昌國訓導本幾附蕭縣知縣留心撫字民愛敬之建文四年

靖難將王聰攻破蕭縣知縣死之

夏四月甲寅平安及靖難兵戰于小河斬靖難兵將

陳文王貞執其裨將丁良朱彬

平安兵營於小河亘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

遇文皇騎兵合戰斬其將陳文再戰斬其將王貞

文皇督戰急幾為安梨所及安馬蹶弗得前靖難

番將王麒躍馬入陣援文皇得脫

先是王香夜一男子豐貌美無乘自馬提大刀自西來呼救麒欣安馬蹶驚而倒王得脫問其姓名羊城墜神

也至是一符

燕王問高孝師明曰未也俟吾助者至曰助者何人曰吾師也又曰日曰可矣遂進張玉朱龍勳衛士攻克九門出祭纛見被髮而奔旗者故天燕王顧廣孝曰何神曰語吾言之吾師北方之將也武也於是燕王即披髮仗劍與相應廣孝有故人王寶者隱居于地居委巷不妄出入廣孝至吳飲就見之寶不可乃屏說從徒夜扣門寶不應通語曰知尚歸還爾等行也

甲戌平安及靖難兵大戰于齊眉山復敗之

平安諸軍營於小河南燕兵據河北甲戌大戰齊眉山自午至酉會大霧飲兵還營乙亥燕諸將欲

還北平不敢顯言輒請退屯小河東就麥觀隙而

芳華

卷十一 建文

三十一

知問齋

勳文皇不聽朱能鄭亨又力言渡河非計諸將多

不肯從文皇曰欲渡河者左不欲渡河者右諸將

多趨左文皇大怒曰任汝所之諸將始不敢言何

福引兵會平安燕軍中益懼文皇數日不解甲

辛巳何福平安等及靖難兵大戰于靈璧宋瑄戰死

何福敗走平安陳輝馬溥徐真及禮部侍郎陳性善

大理寺丞彭與明皆被執

皇太孫在東宮時慈開陳性善名及即位一日退朝獨召性善賜坐問治天下之要且使性善以進性善感知進盡所欲言朝廷悉從之戰靈璧敗績被執文皇終之嗚性善朝服躍入河而死後追諡

其家

彭與明兼勳律已歸故放言欲建能所下客者殺出淮西至靈璧會河戰敗為北兵所執文皇遣璋令傳語中朝士與明使使裂冠裳與官受姓名不知所終

五月巳丑文皇至泗州守將周景初降盛庸營于

淮靖難將丘福朱庸潛出盛庸後庸走文皇遂渡淮

至盱眙庚子文皇至天長揚州指揮王禮千戶徐

政張勝江都知縣張本皆降守將崇剛監察御史王

彬死之

靖難兵至彬與指揮崇剛共守揚州指揮王禮敗舉城降彬與彬知之能體及其黨擊散彬外眾內

芳華

卷十一 建文

三十二

知問齋

防七日不解甲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常以自隨靖難兵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左右擲力士莫敢縛彬禮弟宗厚賂力士毋誘其子出會彬解甲浴盤中為千戶徐政張勝所縛昇至城上

投靖難軍中不屈死之政遂出城等死

文皇至揚州高郵指揮王傑降文皇遂至儀真

○詔天下勤王

詔曰燕兵勢將犯闕中外臣民坐視予之困苦而

不予救乎凡文武吏士宜即日勤王其除大難詔

下京城內外臣民慟哭

蘇州知府姚善寧波知府王璉率師勤 一〇六月癸

丑朔文皇至浦子口盛庸等迎戰敗績○遣都督僉事陳瑄援庸瑄遂率舟師降於靖難兵○乙卯文皇渡江盛庸率海艘出高資港迎戰敗走鎮江守將童俊遂降於靖難兵○庚申文皇營於龍潭復遣李景隆都督王佐尚書茹瑄至龍潭議割地罷兵不聽

景隆等見文皇伏地納款頓首稱臣呼萬歲不已壬戌景隆等歸言文皇必欲得齊太黃子澄輩

帝急令景隆等再往言諸臣皆竄逐外郡俟縛至遣來景隆等惶懼不敢行帝令諸王與景隆偕行

知問齋 卷十一 建文 二十三

文皇曰勿多言不得奸臣吾必不已諸王歸帝會羣臣慟哭或勸帝且幸浙或曰不若幸湖湘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議不決太常少卿廖昇聞茹瑄等還遂慟哭與家人訣自縊死

徽州知府陳彥回樂平知縣張彥方前承清典史周緝糾衆勤王○遣諸王分守京城諸門

命魏國公徐輝祖開國公常昇分道出師樂戰乙丑文皇至金川門都給事中翼泰死之

文皇渡江與泰與妻傅氏訣曰事至此我自分死爾弟博幼解峽否則俱溺井無咎文皇師駐金川

門泰知不可為遂自城上投下死
高麗事母漸至孝肅老而病疾親奉湯藥不懈
去應慈惠食二至五年上書願下不報五月遇
銜於臨邑相持勸哭其等效死遂起濟南守城拒
退靖難兵德誠志喜有曰至濟南而破則思天
之忠堅幸遇知己之誠相更從英輩以雲霧若徐
將軍之起越盛統兵之恒恒會靈高公之糾慢天
參宋公之周旋掠陣張都統之能勇給儲王太守
之從權吾道王府校之論議斯文王肯播之勉庶
東資羣策
屈力保全

谷王穗開金川門降文皇遂入京城內宮火發

文皇入城 帝怒手誅都督徐增壽於左順門靖難兵起增壽兄輝祖謀議督兵北進增壽獨以百

知問齋 卷十一 建文 二十四

口保文皇無他故今誅之又欲誅李景隆不果諸內臣譁言不如遜位去有翰林編修程濟者先為岳池教諭上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濟仰面大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獄已而兵果起赦為翰林編修至是急召濟入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可走出免難耳俄宮中火發傳言帝崩久之松陽人王詔遊治平寺觀轉藏聞藏上嚙嚙有聲異之令人緣藏登絕頂見書一卷載建文時出亡臣僚甚

悉名忠賢奇秘錄又名致身錄

按翰林院侍書史... 悉名忠賢奇秘錄又名致身錄... 悉名忠賢奇秘錄又名致身錄... 悉名忠賢奇秘錄又名致身錄...

奏

卷十一

建文

知問齋

者出鬼門而一舟... 悉名忠賢奇秘錄又名致身錄... 悉名忠賢奇秘錄又名致身錄... 悉名忠賢奇秘錄又名致身錄...

奏

卷十一

建文

知問齋

稱呼不拘禮數... 悉名忠賢奇秘錄又名致身錄... 悉名忠賢奇秘錄又名致身錄... 悉名忠賢奇秘錄又名致身錄...

故矣。月終東歸。甲申七月。牛景先來言。師將至矣。至八月初九日。天將曉。一僧突至。忠孝堂樹及家。人出。拜畢。試至重慶堂。已舉燈矣。而楊程業亦至。來酒半。試。師曰。夜間。師當去。楊程業曰。弟子。師曰。而侯。久矣。師有不。師當見。原本意。欲留師。月。奈何。明。之。云。師。泣。曰。彼。方。見。我。而。國。我。昨。於。四。安。道。中。見。道。登。來。者。登。目。而。視。此。臣。我。將。目。善。德。彼。必。有。以。泰。也。東。南。通。臣。臣。皆。先。我。共。共。珠。為。汝。計。相。對。而。擊。久。之。且。曰。此。近。宮。闈。不。他。相。曰。亦。不。妨。視。師。衣。被。故。其。因。焉。三。日。命。家。人。製。衣。師。服。師。用。細。袖。大。小。計。十。六。件。楊。程。業。俱。用。細。布。大。小。計。十。有。六。件。白。金。十。兩。為。食。十。三。日。清。晨。楊。程。業。為。兩。浙。之。行。杭州。計。遊。廿。三。日。天。台。雁。宕。計。遊。廿。九。日。會。馬。三。下。臨。山。七。人。會。集。亦。來。於。石。梁。間。且。云。諸。友。集。約。於。此。一。會。然。終。不。一。見。持。天。氣。已。寒。師。試。返。雲。南。則。即。諸。人。行。去。

文皇為建文帝發喪治塋遂謁孝陵即皇帝位召文
芳墓 卷十一 建文 知問齋

學博士方孝孺草詔不屈死之
文皇入城金川門蹇義夏原吉皆赴迎戴楊榮亦
見馬首曰臣請殿下今始入城當先謁陵乎先入
廟乎上啞然曰固當先謁陵遽從之曰非若言幾
誤乃事矣文皇既登極工部尚書茹瑺首入殿賀
文皇呼謂之曰瑺吾今日得罪於天地祖宗奈何
瑺叩首曰陛下應天順人何謂之得罪乎文皇大
悅進忠誠伯初靖難兵南行姚廣孝送道旁言江
南有方孝孺者學行負盛名即不肯降幸勿殺至

是以廣孝言即召用之孝孺不肯屈繫獄一日遣
人諭再三終不從又召孝孺草詔孝孺斬縶而見
悲慟徹殿陛文皇降榻勞曰先生無勞苦余欲法
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今安在文皇曰渠自
焚死孝孺曰成王即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
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又曰先生
無過勞苦命左右授筆札又曰詔天下非先生草
不可孝孺投筆於地又大哭且罵且哭曰死即死
詔不可草文皇大怒磔諸市

芳墓 卷十一 建文 知問齋

翰林院編修王良與子訣服毒死
文皇執黃子澄責問不服遂族其家止有一子脫
走易姓名曰田經遇赦正德進士黃表其後也○
齊太閏建文帝遜去追至廣德欲往他郡起兵與
復亦被執見文皇不屈死之從兄弟敬宗等皆死

芳墓

卷一

建文

二十九

知問齋

見甫六歲給配赦還。靖難兵入城，胡廣、胡儼、黃淮、金幼孜解縉、楊士奇、周是修在朝，相約同死。退而縉使人覘胡動靜，因得胡如廁，問家人，曾飼猪否？縉笑曰：「猪尚不肯捨，豈肯捨性命乎？」於是皆負約，宮中火發，惟是修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宣聖畢，自為贊，繫於衣帶，遂自縊於東廡下。後縉為誌，士奇為傳。翰林修撰王叔英奉詔募兵，行至廣德，聞建文帝遜位，慟哭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藏裙間，自經玄妙觀銀杏樹下。兵部尚書錢鉞，文皇登極尚擁殘兵，駐淮南，已而擒鉞，至不肯屈，令一顧終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劈碎其體，至死罵不絕聲。時年三十七。子福安，戍河池。吏部尚書張紉，自經吏部後堂死。左侍郎毛太亦即同死。刑部尚書侯太，不屈，下錦衣獄。是年七月死，弟敬祖子玘，皆論死。刑部尚書暴昭，抗罵不屈，去齒截手足，罵不絕口，至斷脛乃已。御史大夫練子寧，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

芳墓

卷十

建文

二十

知問齋

姻戚逮戍邊者百五十一人。御史大夫景清，委蛇侍朝，人疑之。一日早朝，清緋衣入，先是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文皇因疑清及朝，清獨著緋，遂收之，得所帶劍，詰責不屈而死。是夕精英迭見，又族其家。已而時入殿廷為厲，又命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為墟。左拾遺戴德彝，給事中陳繼之，韓永，監察御史甘霖，戶部主事巨敬宗，人經歷宋徵，皆以召見不屈死之。給事中黃鉞與蘇州知府姚善，受詔總蘇松常鎮嘉興五郡兵，勤王文皇即位，捕姚善，善厲聲不遜，死之，或告鉞曰：「善款服，已得有鉞。」曰：「吾知善，決無二心。」吾少俟善事定，吾獨死未晚。及善死，報至，鉞起登琴川橋，西南再拜，祀善，慟哭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國有難義，同許身，君今死國，吾忍獨生乎？」祀畢，獨從按察使吳奮入水死。鉞友人楊福，具棺，日夜泣橋側，出立水中，福慟哭，抱起，易衣，體猶不漬，竟成禮葬之。浙江按察使王良，集臬司諸印，私第躊躇，未能決，妻問故，曰：「我分應死，未知所以處汝耳。」妻曰：「我何」

難君為男子，乃為婦人謀乎。遂抱其子，歛歛如廁，置其子池旁，自投池死。良瓊妻畢，卽列薪於戶，寫遺囑付家人，令妾抱幼子，往匿某僉事家。或曰：托諸汴商，遂舉火，圍室自焚死。事聞，文皇曰：死本良分也。朝廷印信，良瓊毀，不得無罪，徙其家於邊。

江西按察副使程本立，聞靖難兵已入京，亦自縊死。

本立，系出伊州，從崇德，今析州，鄉少有大志，與海鹽沈氏，其女善，謂其夫沈某，亦以禮教行，誼南臺論者，與官力辭不就，鄉人稱為孝節先生，嘗執手告，不取子之，近原年，且當當志於聖賢之學，本立為志，就學，造詣益深，被累，滿雲南。

卷十一 建文 知問齋

通百夷為送本立，畢騎入夷巢，論順逆利害，請西茶，咸感說歸附。

谷府長史劉璟，見文皇，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個叛字，下詔獄，辨髮自經死。○靖難後，治逆黨，監察御史張信，兼希賢鄭公智，河南試左叅政鄭居貞，陝西按察僉事林嘉猷，知府葉仲惠，黃希范，陳彥回，遠府長史程通，賓州知州蔡運，俱以逆黨械至，論死。○漳州府學教授陳思賢，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珽，徐君默，曾廷瑞，呂賢，卽明倫堂，為舊君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暨

六生，咸死於道。又有朱景先，守金川門，靖難兵入，變服走蕭寺而死。窮治逆黨，妻妾入教坊司，盧振周，潘謝昇，俱協力戰守，靖難兵入，不屈死之。長洲舉人劉政，聞方孝孺死，慟哭不食，亦死。○刑部侍郎張昂，建文元年七月六日，會朝廷遣人逮府中官旗，文皇盡縛置庭中，召昂與謝貴入，與械去，昂以為文皇見兵大集，窘不得已，縛府中人獻朝廷，不妄防守，遂懈二人，入至端禮門內，伏兵起，縛二人，文皇擲杖起立，曰：我何病為爾輩所迫。

卷十一 建文 知問齋

昂，昂不服，死之，屍得還葬。靖難後，族昂家，焚殺近戚，程亨輩，戚疎遠，及里人，並戍邊，一子得避脫，文皇嘗夢昂，披髮為厲，出焚其屍，面色如生。○燕府長史葛誠，靖難兵未起，誠與張昂謝貴言府中事，又嘗諫，文皇，文皇稱病，暑月圍火，輒言寒，三司官入問疾，誠密告昂，王非病，以不得，上心故，誠又密疏聞，上會燕人奏事京師，遂執下獄，得密謀踪跡，卽發符逮府官旗，又令貴昂發兵內應，盡簿錄王府人，文皇大恨，殺其家。○燕府伴讀余逢

辰靖難兵未起，逢辰頗聞其謀，遺書戒其子，自必死起兵時，逢辰泣諫死之。○禮部尚書陳迪受命督軍儲於外，過家未嘗入，聞變即赴京師，文皇繼統，召迪責問，迪慢罵不屈，與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日就戮。刑馬不絕口，割鳳山等鼻舌焚之，見於衣帶中，得詩有曰：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帶，彌此絲綸，千秋公論，明日照徽區區不灰心，又有五噫詩詞，並悲烈，卷頭侯刺保者，拾其遺骸歸葬之。

芳墓

卷十一

北文

三十三

知問齋

都指揮馬宣時靖難兵起，殺張昂謝貴，宣巷戰不勝，東走薊州，出城戰敗，被執，罵不絕口，死之。○都督廖鏞，巢人，祖永忠，靖難後，上以廖鏞與弟銘嘗受學方孝孺，令召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個是字，兩人復命。上怒收孝孺刑之，廖兩子拾遺骸，塋聚寶門外山上，甫畢，鏞銘送刑部論死，鏞弟鉞及從父淮安指揮僉事俱謫戍邊，鏞母東甌王長女也，并銘女，送浣衣局。○都指揮余瑛，北平都指揮使，與謝貴密謀不遂，貴死，瑛走居庸關，依宋忠，忠兵又敗，同被執，不屈死之。○都指揮孫太從宋忠戰懷來，先登，頗有斬獲，靖難兵擇善

射者，並射太中矢流血，被甲慷慨，裹血力戰，奮呼陷陣死之。○衛鎮撫楊本，為太學生，精於遁法，及帥師北向，本常持一鐵棒，重三十斤，臨陣馳突，北軍披靡，不敢前，遂破之，景隆忌本，不上其功，已而本約日出戰，諸軍為後繼，景隆謂諸將曰：今日譬之一團瓜，我輩種得熟，乃被別人採去，耶！竟擁兵不救，本遂帥孤軍獨出，被擒，繫北平獄，後文皇攻濟南，失利，趙王奔還北平，恐人心動搖，索本殺之。○禮部侍中黃觀，初從父貧，姓許，幼穎敏，受學元

芳墓

卷十一

北文

三十四

知問齋

黃啤，啤死節，觀益自砥礪，嘗築翠微書舍，讀書鄉試，為省元，洪武二十四年，擢進士第一，奉詔募兵上遊，且督諸郡勤王，至安慶，聞變痛哭，謂人曰：吾妻翁有志節，必不辱，招魂塋之，江上，明日家人自京奔至，言翁夫人暨二女同被執，有象奴得之，索釵釧，出市酒，夫人急携二女，率家屬十人，投淮清橋下死，觀慟哭，至李陽河，聞建文君避位，朝服東向，再拜，投湍流中死，藉其家，并逮姻黨。○兵部侍郎卓敬，生質秀敏，孝弟，年十五，讀書寶香山，風

雨夜歸，迷失道，得一兕牛，馮之歸。比入門，乃一黑虎也。文皇即位，責敬不迎，乘輿敬厲聲不遜，怒欲殺敬，憐其才，且繫獄。或以管仲、魏徵事諷，敬不聽。臨刑，從容歎曰：「變起宗親，略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凜然，經日猶如生。夷三族。○戶部侍郎盧迴，踈爽不脣曲謹，然大節皎然，少喜飲酒，飲酣輒長歌，人或謂迴狂。既仕，傾折節恭慎，靖難後，不屈，縛就刑，長誣而死。聞者悲之。○戶部侍郎郭任，調兵食，軍興不乏，靖難兵入金川門，任不屈，死之。子

芳皋 卷十一 建文 知問齋

坐死。少子金山，保戍廣西。○禮部侍郎黃魁，行古雅，有文學，習典禮，靖難初，魁不屈，死之。○兵部侍郎陳植，靖難兵至，植受命督師，江上有督將密議降者，植責以大義，督將恨之，遂遇害。督將率眾奉迎，自陳邀賞。文皇立誅之，具棺歛植，遣官護喪，葬于白石山。○兵部侍郎徐虛，疏請移整風俗，罷去不急，振舉廢墜，裁定賦稅，撫輯農桑，開政教之路，塞異端之原，進賢退不肖，靖難兵起，奉使招集，兩浙義勇，明年，建文君遜位去，原家覆沒于

京師，屋義槩侃然，杜門終老。○刑部侍郎胡子昭，富經術，性方介，從學方孝孺，臨刑，詩曰：「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時年四十一。父復，初母郭，皆年八十餘，并其子五人，給緝纜等，皆謫戍。○都御史茅大芳，博學能詩文，少有奇名。○或贈之詩曰：「能為賦，賈誼何時復，著書靖難兵起，遺詩淮南，守將梅賾，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廢縱，有大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

芳皋 卷十一 建文 知問齋

一年，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孝孺遺原質詩曰：「奉天殿上榜初開，共賀江南得秀才，好與青蘿居士說，今年文運屬天台，靖難後，召見，不屈，死之。」太常少卿廖昇，學行最知名，與方孝孺、王紳輩友善，紳博雅有史才，朗達負氣，書靖難兵事，語多據實，聞忠誠伯等，自龍潭還，慟哭，與家人訣，自縊死。○大理寺丞鄒瑾，志篤才敏，議論磊落，靖難後，不屈死之。○大理寺丞劉瑞，建文二年進士，廉明執法，靖難後，與同邑王高並坐，縱方孝孺息樹陰，劍鼻而終。

建文皇后馬氏暴崩建文時六月十三日也越湖兵

俞通淵從大將軍禦靖難兵敢戰有功白溝河之

役諸將兵大敗通淵遂沒于陣于朔先卒次靖難

明年優給錦衣木幾辛靖難後家人懼禍不敢言聚然事建文時諸將多失世官

駙馬都督耿璿尚懿文太子長女勇悍有武略靖

難兵起以王室懿親得預聞兵事炳文北行璿力

勸直擣北平已而炳文戰數敗璿悒悒抱病時對

公主悲泣建文君遜去杜門稱疾竟坐罪死○濼

城侯李堅尚太祖第七公主素負才勇充左副

芳幕 卷十一 建文 三十七 知問齋

將軍從長興侯北進遇靖難兵諸將謹備西北靖

艱兵突擊出不意破西南長興侯大敗薛祿擒堅

見成祖成祖謂至親今至此奈何械送北平道

卒○都督趙清師河南兵守彰德靖難兵至城下

遣人招清清對使人曰殿下至京城但出片紙召

清清不敢不至今為朝廷守封疆不敢弃命失職

靖難後召清還清遂乞閑不許竟死之

都督徐凱建文數年間諸將被執者無慮千人已與懷來之戰都指揮余瑛真定之戰都指揮劉瑛庚辰白溝河之戰都指揮何清滄州之戰運瑛許原英傑德州之掠千戶蘇職辛巳泲沱河之戰指

揮師散陳定之圍都指揮朱榮定州之戰都

指揮花英鄒琦王恭指揮薛忠壬午渡衡水指揮

賈榮拔東平指揮詹瑛長汶上都指揮薛暉瀾河

之戰劉崎都指揮林帖木兒大耳灰哈三帖木兒

姜鬼里淮河之戰守將丁良朱彬指揮

王貴等一百八十餘人俱將德元難

知州蔡運貢起家歷官四川叅政清勁直諒不諂

于俗有惠政靖難後論死百姓憐而思之○盧振

靖難兵起與徐輝祖齊黃謀畫攻守効力為多靖

難兵畏之壬午秋逮至不屈榜振名數其罪殺之

夷其族○冀朔年十七為金川門守卒建文末靖

難兵首入金川門朔大哭後還鄉宣德中周祿巡

撫兩荐為崑山太倉學官辭不就曰朔仕無害于

義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竟隱終身門人私謚為

安節先生○儲福洪武初隸燕山衛籍年二十餘

頗好義建文末孳母妻逃去文皇即位詔挨購

成卒入伍至燕山福在錄中調曲靖衛復孳母妻

以行因仰天哭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為叛逆之

臣在舟中日夜泣不輟竟不食而死母韓妻范為

營地壘之范年二十有姿色居貧奉姑甚謹每哭

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聞之姑也官有聞其

芳幕 卷十一 建文 三十八 知問齋

原缺第三九葉

考墓

卷十一 建文

四十一

知問齋

章幼之靖難後為衆所持謂鏞逆黨也論死家徒
 戍遂○文皇清宮三日詰問上所在宮人指后尸
 應焉王遂出尸煨燼中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
 乎時宮人遭戮略盡惟得罪建文者留耳○監察
 御史魏冕靖難兵至有約開門者冕率同僚十八
 人即殿前殿之大呼義不與此賊同生宮中火起
 或謂冕宜急迎附冕殺色厲聲曰使吾改臣節乎
 遂自盡法官請追罪夷其族○監察御史王度靖
 難兵南下益急度請募兵有小河之捷勅度勞軍

考墓

卷十一 建文

四十二

知問齋

其弟侄不法上付震直訊報具獄上以為不欺赦
 其弟侄已而進事降監察御史靖難兵起震直督
 餉齊魯間兵敗為北兵所縛置布囊兩馬夾昇至
 北平建文君遜位後復為工部尚書奉使安南至
 雲南見建文君悲愴吞金而死○得建文時羣臣
 封事于通命解縉等檢閱凡言兵食事宜者雷覽
 其詞涉于犯者悉焚不問因從容問縉及修撰李
 貫等曰詞涉于犯者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貫獨
 頓首曰臣貫實未嘗有也上曰爾以未有為美耶
 食其祿當任其事得無一言可乎後貫坐累繫獄
 十年死

贈徐增壽為武陽侯禁錮魏國公徐輝祖○召陳瑛
 為副都御史○遷呂太后於懿文陵○秋七月壬午朔大祀
 皇太子遷呂太后於懿文陵○秋七月壬午朔大祀
 天地於南郊
 以即位詔天下大赦
 詔曰昔我父皇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汛掃區宇
 東抵虞淵西踰崑崙南跨南交北際瀚海仁風義

芳墓

卷十一 建文

知問齋

聲震盪六合，忽夾闇昧，咸際光明。三十年間，九有寧謐，晏駕之日，萬方嗟悼，煌煌功業，恢於湯武，德澤廣布，至仁溥流，姪允攸，以幼冲之資，嗣守大業，秉心不孝，更改章憲，戕害諸王，放黜師保，崇信奸回，大興土木，天變於上，而不畏，地震於下，而不懼，禍機四發，將及於朕，朕為高皇帝嫡子，袖有明訓，朝無正臣，內有奸惡，興兵討之，朕尊養條章，舉兵以清君側之惡，荷天地祖宗之靈，戰勝攻克，持之于埧上，殲之於白溝，破之於滄州，潰之於藁城，糜

芳墓

卷十一 建文

知問齋

○幽建文帝少子文圭于中都廣安宮。建文太子文圭，莫知所終。
 ○八月命歷城侯盛庸、安賊山東，都督劉貞鎮守遼東，征虜前將軍都督何福鎮守陝西，都督韓觀、鍊兵江西，西平侯沐晟鎮守雲南。○以蹇義為吏部尚書，夏原吉為戶部尚書，黃福為工部尚書。○初建內閣，以待詔解縉、脩撰胡靖為侍講，編修楊榮為修撰，中書黃淮、齊府審理楊士奇為編修，給事中金幼孜、桐城知縣胡儼為檢討，並直文淵閣。
 九月大封靖難功臣。
 制曰：爾諸臣奉天征討，將士臥雪眠霜，櫛風沐雨，百戰百勝，萬死一生，弘濟艱難，宣力甚多，仰稽太祖皇帝開國功臣，賞賜等第，參酌得宜，論功高下，爾之爵賞，朕不敢私，在爾諸將，亦自知之。今封都督

相講談善交際能推利濟人清渠在江淮間者
公功爲大清江浦清渠旁有公祠鄉民祀焉
顧成湖潭入內申來歸充帳前親兵征雲南成扼
善定斷後進督府金事充征南將軍顧貴州征五
開六洞破一百三十七寨建文初論成班師從盛
廟至真定戰敗被執成祖解成縛遣北平侍
仁宗居守有功出領貴州申報號令威信並行羣
蠻震攝卒贈夏國公謚武毅登中肯祠祀成八子
長統爲青

徐增壽武寧王第三子嘗從文皇出塞征乃兒
不花有功班師入見仁孝皇后還朝數與文
皇往來請難兵起建文君疑增壽繁禁中
文皇
兵入金川門建文君梓增壽至左順門殺之文皇
即位念增壽首贈武陽侯謚忠愍永樂
二年加贈定國公于靖州公與世泰
柳州懷遠以燕山護衛百戶事成祖精雜文
懷來密雲白溝河東平大小二十餘戰皆有功歷

孝慕 卷十一 建文 四十六 知問齋

官都司督府永樂四年征交趾功六年封安遠伯
與世泰宣德四年王通言交人反升爲征虜副將
精臨敵勇取贈榮國公謚襄愍子溥宣德十年嗣
侯鎮守
廣西
蔣淵江都人精難初起小卒累戰功世昌國衛指
揮同知又從征北廣九龍口大松嶺功陞指揮僉
事充參將擊番賊討平之陞都督僉事充副總兵
盡平諸番陞平蠻將軍鎮守凡出境擒賊永樹器
仗身自費不從一人臨陣冒險敵敵皆被靡
天性朴實忘已下人以故所向有功登上將爵通
侯爲一時名將卒
贈溥國公謚武勇
丘福鳳陽人以小卒事成祖藩邸積年勞授校
衛千戶精銳兵初起與朱張二王首建議奪九門
轉戰真定夾河洽州靈壁先登有功詔賜第一
質直無文有勇力善戰敵深人征木淮失墜

時諸軍未集李景山滿營皆自戰相持三日每戰
虜輒作敗引我兵深入過意說成東虜衆言虜亦
弱給我退則乘我進則伏我惟結營自固書揚短
伐鼓出奇兵批敵後多燃炬馬炮以張軍聲虜因
虜使虜莫測不三日我軍畢至併力奮擊必大捷
否亦可全師而還滿不從上馬先馳麾士卒控馬
者皆泣下諸將見元帥去不得已從行
不數里虜伏四起奄至圍我沒虜中

孝慕 卷十一 建文 四十七 知問齋

昭代芳華卷之十二

武原臣徐昌治述

成祖文皇帝

癸未永樂元年春正月以陳瑛為左都御史○復封周王於河南齊王於青州湘王賜諡曰獻治其墳廟代王岷王皆脫拘囚還其封爵○二月以北平為北京革都布按三司置北京行部及行後軍都督府以郭資雒僉為行部尚書平安為行都督僉事○三月改北平行都司為大寧都司徙保定以大寧為地界

芳華

卷十二 永樂

知問齋

三衛

洪武十四年封皇子權於大寧為寧王二十二年封兀良哈為朶顏福餘大寧三衛以處降胡而以阿札失里等為三衛指揮使同知為我藩籬成祖靖難首劫大寧兵及召兀良哈諸酋率部落從行有功及移封寧王於南昌改北平行都司為大寧都司徙之保定散布興營諸衛於京府之境而以大寧地盡界三衛東起廣寧前屯歷喜峰近直府至開原為福餘山細長波遠河至白雲山為大寧皆遼水尊無恒居三衛及朶顏最強分地又最險自

是連東宣麻盤後羅羅諸夷列長險阻開我門要我官賞燧我吏民喜極三屯寧雲自羊僅備收

夏四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江南以郁新為戶部尚書

原吉上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嘉湖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大湖綿五百里納杭湖宜欽諸山水注澱山諸湖入三泖項浦港澮塞匯流漲溢傷害苗稼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浚流宜

卷十二 永樂

知問齋

疏吳松江南北兩岸安平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海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下流壅塞難即疏浚傍有范家浜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澗上接大黃浦以達茆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迹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上從之役夫九十餘萬原吉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揮蓋去日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於是水洩農田大利夏原吉亦為遊書誥授戶部主事尚書郁新奇之與而唯諸司事劉郎中者忌之會勿諸司急事者上曰有之新

請必罪。上怒。新開。誰教汝。免。已。對。郎。中。因。奏。果。人。教。尚。書。意。中。上。曰。生。獄。到。郎。中。又。奏。尚。書。尚。書。上。下。尚。書。上。曰。開。尚。書。能。使。尚。書。及。欲。隋。高。祖。聖。德。中。與。尚。書。生。昔。來。市。

太白出昇北。五月。上皇考妣號謚。

皇考曰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皇妣曰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

潘陽中屯衛軍唐順請開衛河轉運下廷臣議。

順言衛河之源出崑崙府輝縣西北八里大行。門山下其流自縣治北經衛輝城下入大名府。芳摹 卷十二 永樂 三 知問齋

縣界迤運抵直沽入海南距黃河陸路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五百步置倉廩受南方所運糧餉。轉致衛河交。進公私兩便。

命法司嚴責南陽鄧州官。

南陽鄧州官牛疫死者多有司嚴責民償民貧致有鬻男女以償者事聞上大怒曰畜牛本以為民今反毒民命悉免償所鬻男女官贖還之仍命法司治擅責民償之罪。

六月太祖高皇帝實錄成。○九月歷城侯盛庸暴卒。庸安戢山東致仕千戶王欽上庸罪狀欽即陞指。

揮同知賞銀百兩左都御史陳瑛復劾庸口出怨言心懷異圖請誅庸遂削庸爵暴卒。長興侯耿炳文暴卒。

陳瑛劾炳文僭飾龍鳳玉帶僭用丹鞋。上曰炳文先朝老臣亦為此其速改炳文大懼暴卒長子璿駙馬都尉坐罪死公主亦憂卒仲子獻先以都督保山海嘗請楊文攻永平以動北平至是論死高唐州民王政建言治道擢為刑科給事中。

命郡縣考滿官於六科辦事各言所治郡縣事。芳摹 卷十二 永樂 四 知問齋

閏十一月封黎蒼為安南國王李芳遠為朝鮮國王。勅解縉等修古今列女傳。○十二月選天下殷實民徙居順天府實京師籍民富戶。○設北京國子監命禮部遣監生三十餘人分詣天下軍民之家有收藏高廟御製詩文及宸翰者皆送官錄進仍重賚之。

以建文遜法大內火皆燬故也。甲申二年春正月賜進士曾榮等四百七十二人及第出身有差。

改封敷惠王允熾為甌寧王奉懿文皇太子祀。○命

通政趙居任使日本令十年一貢

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每貢正副使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人船踰數夾帶刀鎗並以寇論居任還不受日本餽上喜厚賜之

命六科給事中庶務失中直言無隱

諭吏部選官以才優者治事德厚者牧民○以國子監祭酒徐旭為翰林院修撰

禮部言國子監祭酒徐旭書奏不謹當降上問

吏部尚書蹇義曰徐旭為人何如義曰有文學持

芳墓 卷十二 永樂 五 知問齋

守而於人寡合上曰持守之人固當寡合况兼

有文學宜置之近侍遂命為翰林修撰

夏四月簡東宮官以蹇義兼詹事解縉右春坊大學

士黃淮胡廣左右庶子胡儼楊榮左右諭德楊士奇

左中允○立世子高某為皇太子高煦為漢王高燧

為趙王○冊張氏為皇太子妃

靖難兵起時世子居守高煦有膂力善騎射從行頗有功江上之戰靖難兵稍却高煦適引胡兵至文皇撫其背曰吾力倦矣汝努力已而議建儲藩

府舊臣洪國公丘福駙馬王寧皆善高煦時時稱

二殿下文皇曰居守功高於扈從儲貳定於嫡長且元子仁賢真社稷主汝等勿復言至是立世子

東宮封高煦漢王國雲南高燧趙王國彰德高煦

快快不肯去曰我何罪斥我萬里改青州又快快不肯去曰我何罪置我瘠土文皇不悅皇太子力解得暫留京師

六月封哈密阿克帖木兒為忠順王哈密古伊吾舊地在哈密城北

文華寶鑑成

先是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於太子者為書以授太子至是書成

朝鮮國王李芳遠遣使送耕牛萬頭至遼東

先是上欲廣屯田於遼東命禮部遣人徵牛於

朝鮮至是送至命戶部每一頭酬絹一疋布四疋

以牛分給屯田

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等賑濟蘇湖僧錄司左善世道衍姓姚賜名廣孝

八月安南故王孫陳天平來朝

文華寶鑑成

九月暹羅番船漂泊海岬命導之去

周王備來朝獻駟虞

上謂侍臣曰祥瑞之來易令人驕是以古之明王皆遇祥自警駟虞若果為祥在朕更當加慎是日

宴周王於華蓋殿賜其從官宴於中右門

冬十月勅諭甘肅總兵官宗晟盡心邊務

命法司奉天征討官有罪論如律

上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此章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

芳墓

卷十二 永樂

七

知問齋

也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

十一月設天津衛

上以直沽海運商船往來之衝宜設軍衛比海口

田土膏腴命調綠海諸衛軍士屯守

禁錮李景隆

乙酉三年春正月免順天永平保定田租二年○命選新進士就文淵閣進學

初上命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俾就文淵

閣進學至是縉等選修撰曾棨編修周述周孟簡

是科一
甲第一

周述第
三周孟
簡第
曾棨第
以先兄
事二未故
于後如

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敬
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余
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添
祿吳紳楊勉二十八人入見進士周忱自陳年少
亦願進學上喜曰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為二十
九人

遣御史李椅行人王樞齋勅問安南胡查篡奪陳氏
之故

進士李衝自言臣父洪武中得罪死于法臣不嘗違

芳墓

卷十二 永樂

八

知問齋

令于進

上曰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子者但為子
能改父行致顯聞于世足以為賢爾能力學進用
志可嘉朕不爾罪

改黃福為北京行部尚書宋禮工部尚書

三月哈密安克帖木兒卒脫脫嗣封忠順王

勅諭寧夏總兵何福

勅曰寧夏多屯胡虜猝至恐各屯先受掠可于四

五屯內擇一屯有水草者四圍浚濠築土城開門

以出入旁近四五屯輜重糶草皆聚於此無警則各居本屯耕牧有警則驅牛羊入城固守以待援兵則寇無所掠

安南胡奎遣使阮景真隨御史李椅上表謝罪請陳天平歸國仍命行人聶摠齋勅諭胡奎俱行○改江西道監察御史注俊民為刑科給事中

俊民言瓊州府周圍皆海中有黎母等山皆生熟黎人所居藏亡匿叛倭擾居民訪得宜倫縣熟黎峒首王賢佑舊嘗奉命招諭黎民信從歸化者多

芳慕

卷十二

九

知問齋

且服習水土不畏瘴癘臣請仍詔賢祐至京量授以官俾招諭未服黎人戒約諸峒無納逋逃其熟黎則令隨產納稅一切差徭悉與觸免生黎歸化者免其產稅三年峒首則量所招名數多寡授以職事如此庶幾黎民順服從之

九月命設海外諸番朝貢館驛

禮部尚書李至剛罷改刑部尚書鄭賜為禮部尚書陞真定知府呂震為刑部尚書
冬十月駙馬都尉梅殷暴卒

殷入朝雖家都督譚深指揮趙職令人擠殷死質橋下許成發其事上怒罪深職二人對曰此上命也奈何殺臣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謚殷曰榮定初公主嘗貽書阻靖難兵文皇不答兵至淮北文皇與公主書言與兵不得已令公主遷居太平門外勿罹兵禍公主亦不答公主高皇后長女也殷既死公主牽文皇衣大哭問駙馬安在文皇為公主謹護二子願昌昌福

芳慕

卷十二

十

知問齋

十二月行人聶摠送陳天平歸國命征南副將軍黃中呂毅率兵護行

丙戌四年春正月河南南陽皂君山盜起命豐城侯李彬新城侯張輔討平之○二月命趙王高燧居守北京○三月帝視太學謁先師

勅禮部曰朕惟孔子帝王之師也朕皇考高皇帝膺君師億兆之任正中夏文明禮樂之舊渡江之初首建太學親祀孔子御筵講書守帝王之心法繼聖賢之道學今春時和朕躬詣太學如皇考按

事

侍講學士王達侍 皇太子進講軋九四爻

達舉儲貳為說講畢 皇太子召楊士奇問曰經旨於此恐無儲貳之說達不合譏否士奇對曰講臣非正道不陳豈敢含譏此本宋儒胡瑗之說也

皇太子曰對我言此常人得此爻亦舉此說乎士奇曰殿下此問最好因舉程子云凡卦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 皇太子悅

芳華

卷十二 永樂

十一

知問齋

賜進士林環等二百一十九人及第出身有差○安南季犛伏兵芹站弑其故主天平害我使人

上大怒謂成國公朱能等曰曩爾小醜罪惡滔天猶敢潛伏奸謀肆毒如此朕推誠容納乃為所欺遂決意興師

書諭鬼力赤可汗通好復不報○夏四月命禮部遣使求遺書○勅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調兵南伐徵黃中呂毅赴京以送陳天平失律也○五月廢齊王樽為庶人安置廬州

博至國復驕縱陰蓄亡命養刺客借帝號 上曰齊王凶悖縱恣性習使然朕與王君臣兄弟出之困圍寵以爵祿恩禮渥洽誠心溫詞開諭至六七不悛留京益有怨言乃召其諸子至京父子並奪爵

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為器 上曰數年兵革災荒百姓困苦此石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奈何復以此重累吾民不聽○考察北京及天下文武官解縉等進所纂錄韻書賜名文獻大典

芳華

卷十二 永樂

十二

知問齋

命成國公朱能等分道討安南

成國公朱能為征夷大將軍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為左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為左右叅將以兩京畿荆湖閩浙廣東西兵出廣西憑祥以巴蜀建昌雲貴兵出雲南蒙自兵部尚書劉儵叅贊戎務行部尚書黃福大理卿陳洽轉餉征交趾 上幸龍江禱祭誓衆曰黎賊父子必獲無赦齊從必釋毋養亂毋玩寇毋毀廬墓毋害稼穡毋恣取貨財毋掠人妻女毋殺降有一於此雖

智才工部
尚書水鏡
泰有大木
數條不獨
人力一夕
出大谷遂
于江孟川
之靈相之
陽其山名
神木山道
禮部郎中
王行致祭
建廟立碑

功不宥毋冒險肆行毋貪利輕進罪人既得即擇
立陳氏子孫賢者撫治一方班師告廟揚功名於
無窮。

命平江伯陳瑄兼理江淮衛轉運

永樂初北京軍儲不足至是令江南糧一由海運

一由淮河入黃河至陽武陸運至衛輝仍由衛河

入白河至通州是為海陸兼運也

閏七月文武羣臣請建北京宮殿○冬十月征夷大

將軍總兵官成國公朱能卒於龍川以張輔為征夷

大將軍

大將軍

十月張輔兵渡城壘關傳檄樓黎賊二十罪遂入

鷄陵關沐晟兵至白鶴江遂奪宣江進次沱江輔

兵渡沱江合兵渡富良江進克多邦城焚賊西都

賊走入海輔駐兵交州晟追賊至木丸江

十一月山西蒲州河津縣禹門渡黃河清自是月十

七日至明年三月十八日始復舊

十二月甌寧王允熙暴卒

邸中忽火起驚仆地卒

卷十二 永樂 十三 知問齋

詔建 孝陵碑 在石湖山得石龜六尺其文

上視太學 禮部尚書劉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

禮 四拜 ○甘露降孝陵松柏醴泉出神樂觀

丁亥五年春正月張輔沐晟合兵破壽江柵

二月出解縉為廣西右叅議

上初寵縉時儲位未定 上密詢縉縉稱世子仁

孝天下歸心 上曰已喻逾年冊世子為太子進

縉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初議頗洩丘福等

遂謗縉洩禁中語高煦大恨欲殺縉未幾用兵交

去墓 卷十二 永樂 十四 知問齋

趾縉力言交趾古羈縻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得

其地不足郡縣 上遂疎縉出為廣西叅議

三月命西僧尚師哈立麻於靈谷寺啓建法壇薦祀

皇考 皇妣 尚師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大齋利計

青鳥白雀連日畢集一夕檜栢生金色花徧于城

都金仙羅漢化現雲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

降尊自上表稱聖學士胡麻等獻 聖孝瑞應歌

五月張輔沐晟追賊出奇羅海口擒黎蒼及其父季

犛檻送京師○皇長孫出閣就學

六月置交趾都布按三司以都督呂教掌都司事尚書黃福兼管布按二司事

詔曰朕祇奉皇圖恪遵成憲仰惟 皇考太祖高皇帝混一天下懷柔遠人安南國陳日煚慕義嚮風率先職貢嘉其勤惻頒賜鴻恩封為安南王長有其土子孫世襲比其賊臣黎季犛于黎蒼久蓄虎狼之心竟為吞噬之舉殺其國主戕其闔宗詭異胡查矯稱陳甥誑言陳氏絕嗣請求詔襲王封倖成奸諂之謀輒逞跳梁之念僭國號曰大虞竊

芳華

卷十二 永樂

十五

知問齋

紀年為紹聖欺占城之屏主奪其土疆要其貢賦數來告急朕矜其愚昧特遣使臣曉以禍福俾其改悟黎賊一聞謬來効款求釋誣罔之罪迎立陳氏之孫示彼至公曾何芥蒂即遣送歸國黎賊乃伏兵要殺於途并殺朝使朕遣人賜占城禮物又殺使臣而奪之四海之所不容神人之所憤怒朕不得已聿興問罪之師爰舉九伐之典撲克熖於方張興陳氏於既絕其國官吏耆老人等累稱為黎賊滅盡無可繼承陳請安南本古交州為中國

郡縣淪汚夷習于茲有年今幸遇汛掃願復古州縣與民更新庶再觀華夏之淳風復見禮樂之盛治俯徇輿情置交趾都指揮使司交趾承宣布政使司按察司及軍民衙門設官分理廣施一視之仁永樂太平之治

兵部侍郎黑麟卒麟為御史時以非罪被煉刑一糧盡乃死○命平江伯陳瑄總督海運糧儲

勅張輔沐晟劉儁訪求交趾人才禮送赴京擢用

皇后徐氏崩后曰天下雖定兵甲不用然生民未大休息惟上矜念之上復問有何言

芳華

卷十二 永樂

十六

知問齋

日願廣求賢本明別邪正不以小過而棄之不以小水而比之于孫成之以學宗室親之以恩願無驕畜死家謚仁孝皇后

九月季犛蒼及其偽將相下獄赦澄芮等令有司衣食之陞柴胡等指揮僉事千戶

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永樂大典書成

先是上諭翰林臣曰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爾等其如朕志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六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

至是書成凡二萬二千九百卷一萬一千一百本

上親製序文

廣東布政徐奇入覲

奇載嶺南簾篔將以餽廷臣選者獲其單目以進
上視之無楊士奇名乃獨召之問故士奇曰徐
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
有此餽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
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 上意解即
以單目付中官令燬之

芳墓

卷十二 永樂 十七

知閣齋

賜徐輝祖長子釋迦保名欽令襲魏國公

上曰輝祖與齊太輩罪同宜論死念中山王平定
天下有大功曲赦輝祖今輝祖病死中山王不可
無後輝祖長子釋迦保見賜名欽令襲魏國公遂
乞守墓 上怒謫居中都

戊子六年春二月書諭虜酋本雅失里不報

是時鬼力赤衰虜中迎本雅失里北行故再遣鴻
臚寺丞劉帖木兒不花等以書諭意言我皇考太
祖於元氏子孫存恤保全如遺脫古思帖木兒還

爲可汗朕之心卽皇考與前古帝王之心爾元氏
宗嫡幡然來歸加以封爵俾於近塞擇善地以居
無爲下人所惑仍不報

巡按福建御史趙昇及蘇楊二府進栢檜花瑞皆切
責之

昇及布按二司奏以栢生花爲瑞蘇楊二府言檜
花爲瑞 上曰近蘇松諸郡水滂爲灾有司往往
不聞昨奏栢花今又言檜花小人之務說說也降
璽書切責之

芳墓

卷十二 永樂 十八

知閣齋

六月交趾總兵官張輔沐晟等班師還京

輔等上交趾地圖其地東西相距一千七百六十
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 上嘉勞之賜輔晟等
及諸將宴于中軍都督府旗軍人賜鈔五錠功次
陞賞視平雲南例增之

諭平安南功進封張輔爲英國公沐晟爲黔國公柳
升爲安遠伯餘各爵級銀幣有差○禮部尙書鄭賜
卒改呂震爲禮部尙書以都御史劉寬爲刑部尙書
翰林院學士王景卒

景在洪武中歷教諭知州陞山西叅政坐事謫雲南。上卽位陞學士時建文君未葬。上詢葬禮。景對宜葬以天子之禮。雖隱忍以終其身。猶爲不忘故主者云。

秋八月交趾簡定反。以沐晟爲征夷將軍。劉儵叅贊軍務。帥師討之。○詔明年二月巡北京。

山西靈石縣民李天秀妻朱氏一產三男。

以英國公張輔充總兵官。帥師討簡定。○瓦剌攻破。

鬼力赤阿魯台立本雅失里爲可汗。

芳華

卷十二 永樂 十九

知問齋

己丑七年春正月遣太監鄭和航海通西南夷。

帝前入金川門時宮中火發。或傳建文帝崩。或云

遜去。帝疑遣胡濙等巡天下。後又傳建文帝蹈

海去。乃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因充冊

封使。

楊榮陞辭留北巡。扈行。○勅塞義黃淮楊士奇輔太

子監國。

嗣後上還南京退朝召士奇問曰爾輔東宮日久

果何如。士奇對曰殿下孝敬無比。上使言其實。

曰凡有事宗廟祭器皆親閱。去年將時享頭風作

醫言當汗。殿下曰汗卽不敢游祭。左右請遣代

曰。上以命我可遣代乎。遂親祭。祭畢汗徧體疾

遂愈。每進御用物皆躬閱封識。而後遣行。不敢輕

任下人。上曰此子道當然。士奇曰從古聖賢亦

皆盡其當然者耳。上嘗論科舉須兼取南北士

但北人學問不逮南人。士奇曰長材大器多出北

方。豈但南人有文可用。今試卷例絀姓名請外書

南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材

芳華

卷十二 永樂 二十

知問齋

皆就用矣。士奇早孤從母教敏力學。手不釋卷。年

十三通舉業爲鄉里師。建文初廷臣薦

奇名。備發授教職。時年三十六。正統四年乞致仕

不允。與壘者。晨基。過歸。數年間。災變頻仍。每切修

省。蠲逋。慎獄。休養生民。又能賑糶。百

司。推薦才傑。公卿藩臬。頗稱得人。

姑瑤下錦衣衛獄。

谷王穗開金川門迎靖難兵。文皇卽位。賜穗七套

衛士三百及金銀鈔馬。加祿歲三千石。官其護衛

指揮僉事。張興爲都督僉事。儀衛正張成爲指揮

使。已而收封長沙。既至國。驕橫不遵藩職。時忠誠

伯姑瑤請告歸。道出長沙。不謁谷王。王以爲言左

上於午門
修召學士
胡廣等三
人從謂廣
曰爾初至
此未諳風
土食後不
可即好
生疾氣身
欲常溫不
可過涼有
汗不宜解
衣透風此
間惟惡疾
難若此大
故知之貴
三八叩頭
謝

都御史陳瑛遂劾瑞違祖訓乃下瑞錦衣獄卒獄中德益無忌憚矣

二月帝發京師○三月帝至北京○平安暴卒

平安力舉數百觔果勇善戰文皇惜其才勇釋縛簡銳卒護送北平且令郭資善視之已而掌北平

都司事進北京行後府都督僉事至是帝見安忽問曰安乃尚無恙安懼遂自經

賜皇太子聖學心法書

上嘗採輯聖賢格言切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之要者為書四卷親為之序至是刊印完

誅趙王長史顧晟

趙王高燧居守北京信用邪說恣行不法上聞

之大怒誅其長史顧晟褫王衣冠擢國子司業趙

亨道董子壯為長史二人能輔導王稍稍改行

夏四月遣給事中郭驥論本雅失里驥不屈死之

安南反賊簡定稱上皇立陳季擴為大越皇帝改元

重光○秋七月以洪國公丘福為征虜大將軍武城

侯王聰等率師征本雅失里○甘肅總兵官何福奏

虜脫脫不花來歸命楊榮至甘肅受降

八月征虜兵至臚胸河丘福等五將皆敗歿是月寧遠侯何福暴卒

福從征沙漠數違節度羣臣交劾福懼自經久追奪侯

長沙妖賊季法良反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討平之冬十月賜皇長孫務本之訓

上以皇孫生長深宮欲其知稼穡之艱難因巡幸北京命之侍行使歷觀民情風俗及田野農桑勞

苦之事且舉太祖創業艱難及往古興亡得失可為鑒戒者以致飭勵之意書成名務本之訓云

帝在北京

交趾季擴遣使胡彥臣請降以為交趾右布政使復

反

會試取陳燧等一百人以上燧幸未廷試

都御史虞謙巡視兩淮啓潁州軍民缺食請發原賑

貸皇太子馳諭曰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卿等尚從

容格請待報汲黯何如人也即發原賑之勿緩

容格請待報汲黯何如人也即發原賑之勿緩

容格請待報汲黯何如人也即發原賑之勿緩

卷十二 永樂 二十一 知問齋

卷十二 永樂 二十二 知問齋

庚寅承樂人羊

正月張輔敗賊餘黨院帥檄於東潮州勅召輔還
所走伏誅

二月朔 上將親征北虜命 皇長孫留安北京是
月丁未車駕發北京

三月天間于焉集戍

車駕出塞至清水源其地有鹽澤旁近水皆鹹苦不
可飲人馬皆渴明日晉西北二里許忽有清泉湧
出 上命取親嘗之人馬賴以給足賜名神應泉

知問齊

車駕次凌霄峰登絕頂望漠北觀胡廣等曰元盛時
此皆民居金萬里蕭條尙敢倔強果何所持哉

四月車駕次玄石坡製銘勒於立馬峰之丘銘曰維
日月明維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

次長清塞夜南望北斗

五月車駕至幹難河元太祖始興之地也本雅夫里
率眾拒戰 上麾前軍迎擊一鼓敗之本雅夫里
輜重牲畜遁去

六月班師至靜邊鎮河魯台復來戰 上率精騎征

衝虜陣大呼奮擊河魯台敗走以其家屬遠遁

車駕次擒胡山勒銘曰瀚海為輝天山為

駕次清流泉勒銘曰於鏖大陣而破醜

上因軍士乏食令以御膳所儲糧鈔散給之

且下令凡軍中糧鈔多者許借貸同京倍酬其直

三軍乃獲全濟 上在軍中每日暮猶未食中官

請進膳 上曰軍士未食朕何忍獨先飽

次開平安勞軍士

上曰朕在塞外久素食非乏肉也何人令士
卒艱難朕雖食之豈能甘味故嘗之

知問齊

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征虜觀運法

上日向所造試剛車輪運恐道遠人力為難朕欲
以所運糧築城貯之謀留守軍守邊以俟大軍之
至於是原吉等議用武剛車三萬輛約運督二
十萬百運軍而行迺十日程第一城如楚連系

營山陵于北京昌平縣天壽山

七月車駕至北京十月上還南京

辛卯九年春正月命張輔為征虜副將軍會征夷將

軍沐晟討交趾季擴

二月賜進士蕭時中等八十四人補乙丑

陳瑛有罪下獄死

即位復遣人來朝朕略其舊過加意撫綏數年以來生聚蓄息朝廷於爾可爲厚矣比者爾等爲本雅失里所脅掠我邊卒罪矣可容今特遣指揮木答哈等諭意如能悔過還所掠卒姑贖前罪不然發兵誅叛悔將難追

今在內文職七品以上在外五品以上及縣正官各舉賢能廉幹一人聽吏部考驗權用所保非才舉主連坐○閏十二月阿魯台納款請併女直吐蕃諸部不許

芳草 卷十二 永樂 二十四 知問齊

虜酋阿魯台遣使納款且請併諸部屬其約束上以問侍臣多請許之黃淮綱曰此虜狼子塗心使各爲心則易制若併爲一則難圖矣此舉實其奸謀也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崗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

壬辰十年三月賜進士馬鐸等一百六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六月勅戶部令郡縣及朝廷遣官不言民艱者逮下獄○八月令遠直隸應天及北京山東等處民間勇健才藝子弟俾充皇太孫隨從

張輔破賊於神投海口○九月瓦剌馬哈木攻破本雅失里立答里巴爲可汗○冬十月命皇太孫演武於方山○命鎮守交趾都督韓觀運廣東糧萬石赴交趾給軍食○張輔破賊於西心江

十一月命楊榮經畧止肅軍務老的罕來降

十二月殺浙江按察使周新

周新由鄉舉爲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擢雲南按察使尋改浙江屢有異政名震一時錦衣指揮紀綱怙寵差千戶往浙緝事作威索賂新捕之千戶遁

芳草 卷十二 永樂 二十五 知問齊

入京訴綱綱奏新專擅上命宦旗逮至陛前新抗言曰在內都察院在外按察司朝廷法制官也臣奉法捕惡奈何罪臣上怒命殺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爲直鬼吾無憾矣上尋悟其寬而惜之

癸巳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免朝賀

勅宥齊黃等遠親有告勿論 時翰林庶吉士錢習禮江西吉水人與練子寧有姻婭先是逮治奸黨習禮偶獲免而恒爲鄉人所

持習禮不自安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間以聞上欣然曰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即日下令禁止於是黨禁漸解

二月帝巡幸北京皇太孫從行命蹇義黃淮楊士奇楊溥輔皇太子監國○始設貴州布政使司以工部侍郎蔣廷璿為左右政使

曹縣獻騶虞禮官請賀不許

命禮部侍郎儀智侍皇太孫講讀

冬十一月寇刺馬哈木太平把木罕羅報寇邊

芳華

卷十二

二十六

知問齋

十二月張輔沐晟合兵敗賊于太子汪擒李擴檻送京師

十二卷末

昭代芳華卷之十三

武原臣徐昌治述

成祖文皇帝

甲午永樂十二年春正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免朝賀
二月上朝退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垢納而復
出

侍臣有贊 聖德者 上歎曰朕雖日十易新衣

未嘗無但每日自念當惜福故每浣濯更進昔

皇妣躬補苴故衣皇考見而喜曰 皇后居富貴

芳華 卷十三 永樂 一 知問齋

如此勤儉正可以為子孫法故朕嘗守先訓不敢
忘

以武遠侯柳升將中軍寧楊侯陳懋襄城伯李隆豐

城侯李彬遂安伯陳英領左右哨成山侯王通保定

侯梁英都督譚清新寧侯譚忠領左右掖討瓦剌

帝發北京親征瓦剌皇太孫從行

先是上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膺勇智過人今

肅清沙漠令侍行俾知用兵之法亦使躬歷行陣

見將士勞苦征伐不易又謂胡廣楊榮金幼孜曰

每日營中開暇爾等即以經史於長孫前講說文

事武備不可偏廢

夏五月帝閱武於楊林戌○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車駕至土刺河答里巴及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

等率眾迎戰大破走之皇太孫稱賀請還遂班師○

戊午駐蹕三峰山和寧王阿魯台遣都督朵兒只兒

卜等來朝命中官王安賚賞勞之○己巳車駕次黑

山峪頒詔天下

己亥駐蹕沙河皇太子遣兵部尚書金忠等迎表至

芳華 卷十三 永樂 二 知問齋

金忠鄧人少慷慨負義氣兄成通州忠首兄會靖

難兵起布衣田冠上謁典議云浙東奇士金忠願

見殿下說兵事及中朝動靜得召見忠言殿下太

平皇帝小人耕江海間及來往齊魯道上聞殿下

賢譽服人心久矣茲舉大事人材為急 成祖悅

立授署紀善日侍帷幄贊理戎務及侍監國時時

勸起孝敬篤友愛小心敬慎無失禮毀譽禍福聽

諸天日而已或讚謗廷臣與宮寮過者上嘗令忠

察審每再三曰無此事 上或不喜即又言臣敢

保其無他故諸所全護者多忠謹厚不泄人亦

不知也忠每導人寬受無為苛刻公事輒推回宜

使展其才能有闕誤引為已過不遺片言不念舊

惡俸賜有餘 周賑鄉族

秋八月辛丑朔帝至北京○交趾陳季擴等伏誅○

閏九月逮黃淮楊士奇楊溥下錦衣獄尋釋士奇

上北征還，東宮遣使迎。上遲，高煦日夜謀奪嫡，復造飛語，動搖監國，并中傷淮等，於是坐淮等奉表不敬，逮下獄。上曰：且宥士奇，淮在獄中，有省愆集，溥勵志讀書不輟。獄中人止溥曰：性命叵測，無徒勞苦為溥。應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溥請難後，上生奉天門左室，召見訪政務，稱旨，每朝解帶及溥立御榻左，肅顧問或至夜分，上寢即賜坐榻前，論議密務不數日，入內閣，專掌制勅，既又遷五人與共，其有直文閣閣，初與溥並入閣者，七人胡儼休，胡鼎去，解縉詔獄，惟西楊東鈞最久，東楊謀僥最密，並總修累朝實錄，而溥獨蒙垢簡牘，君子弗信也。

芳華

卷十三 水樂

三

知問齋

十一月甲午朔日有食之。○降晉王濟熿為庶人。

賜勅諭曰：爾謀為不軌，自絕于天，自絕于祖宗，論爾之罪，有不容誅，重念恭王手足之義，特全爾生，令守恭園，其閉門念咎，杜絕外交，改過遷善，以保令終。

命胡廣楊榮金幼孜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乙未十三年春正月，解縉卒獄中。

縉結髮讀書，留心經濟，任事直前，風生電發，早遇聖明，名動天下，晚罹讒毒，中道天閑，不盡其用，其

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為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引拔士類，雖野夫稚子皆樂之，求文翰者，日輻輳，率與之，無倦意，文雄勁奇古，新意疊出，詩豪宕豐贍，其教學者，恒曰：寧為有瑕玉，勿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絕，行草皆佳。

二月，賜進士陳循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禮官請賀大嶽山呼萬歲，不許。

思南府婺川縣大嶽山有聲，連呼萬歲者三，呂震

芳華

卷十三 水樂

四

知問齋

請率羣臣上表賀。上曰：人臣事君，當以道，阿諛取容，非賢人君子所為。

夏四月，命征夷將軍英國公張輔鎮守交趾。

五月，命陳瑄開清江浦，始為支運，罷海運。

嚴妾告奸之禁。

六月，有人納銀千瓜，以餽刑部主事劉寧者，寧妻安氏發之，詔褒寧平日廉信于妻，妻能佐夫以義，賜白金二百兩，綵幣八表裏。

九月，昌平壽陵成。

十一月麻祿國進麒麟禮部請賀不許

丙申十四年春三月改趙王高燧封國於彰德漢王

高煦封國於青州煦辭不許

周王橚楚王楨相繼來朝

例次日謁孝陵周王先至適遇節上命東宮皇

太孫及小皇孫陪謁已出東華門上遽召翰林

臣時楊榮金幼孜楊士奇皆至上問曰二王東

宮太孫及小皇孫謁陵展敬之位如何朕意雖畧

定三人試言之楊金未有對士奇對曰周楚二王

芳華

卷十三

永樂

五

知問齋

屬列稍前兩傍東宮殿下列稍後居中皇太孫亦
居中列于東宮殿下之後諸皇孫與太孫同班而
分列兩傍上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熹
家禮大約如此上曰吾未嘗熟家禮但據已見
書其位次遂出片楮宸翰所書位次正與士奇所
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授筆命士奇足之遂遣鴻
臚丞周昇馳齋赴陵俾率行之

秋八月作北京西宮○九月老人星見勅諭文武羣
臣免賀○漢王高煦選各衛精壯藝能軍士隨侍勅

都督僉事歐陽青悉還原伍不許稽留

十月帝還京師

上最愛翰林院修撰沈度書法稱爲我朝王羲之命

陞爲侍讀學士其弟中書舍人沈粲爲翰林院修撰

仍令中書習其字○召英國公張輔還京以豐城侯

李彬鎮守交趾○命監察御史黃宗載巡按交趾○

歷代名臣奏議書成

丁酉十五年春倭奴寇浙江松門金鄉平楊

二月廢谷王穗爲庶人

芳華

卷十三

永樂

六

知問齋

穗在長沙造戰船弓弩器械招匿亡命習兵法戰
陣日與都指揮張成宦者吳智劉信等製巧燈上
獻擇壯士俾入朝架燈又選壯士習音樂與燈並
上朝廷欲乘隙爲變張與懼禍及已因奏事北京
白其狀上未信穗又遣劉信持偽議致書蜀王
蜀王切責不聽已而蜀王子崇寧王悅燭因詭衆
曰往年我開金川門出建文君建文君今在我宮
中我將舉事爲建文君復辟事將發會蜀王上變
告上見蜀王疏嘆曰朕侍穗厚不宜有此心

王忠孝又不宜欺我張都督嘗為我言我不忍信
今果然立命中官持勅諭勳徽至京入見上以
蜀王章示德德頓首自伏死罪成國公朱勇等諸
大臣廷劾德上曰德朕弟朕且令諸兄弟議至
是楚王楨等各上議曰德違祖訓謀不軌踪跡甚
著大逆無道罪誅不赦上曰諸王奉大議國法
固爾吾寧生德二月削德及其子賦灼賦煇為庶
人父子皆安置廬州相繼卒無後

三月改封漢王高煦于樂安遂令之國

芳摹

卷十三 永樂

七

知問齊

上巡北京高煦有異志陰蓄壯士造兵器及皮船
教習水戰僭用天子車服挾私繫死無罪官民縱
護衛官軍京城內外劫掠逆謀益著上聞之大
怒促駕南還召高煦禡衣冠囚繫西華門內條其
罪惡數十事且誅之東宮頓首伏地涕泣力救久
之削兩護衛誅其左右狎昵徙封樂安促即日行
上顧謂東宮及太孫曰樂安近北京即聞變告
朝發可夕擒比至樂安怨望異謀益急東宮數書
戒竟不悛

帝巡北京皇太子監國○夏四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六月建北京郊廟宮殿○秋七月瓦剌馬哈木死封
其子脫歡為順寧王○八月通政司上言歐寧人進
金丹方書

上曰此奸人也奉皇漢武二主為方士所欺求長
生不死之藥此人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令自食
之方書亦與毀之母令別欺人也

老人星再見勅文武羣臣免賀○九月蘇祿國王巴

都葛叭答刺來朝卒○遣禮部員外郎呂淵使日本

芳摹

卷十三 永樂

八

知問齊

○金水河及太液池冰凝有樓閣龍鳳花卉之狀禮
官請賀不許○姚廣孝平追封榮公諡恭靖

戊戌十六年春正月安南黎利反鎮守總兵李彬遣
兵討之利敗走

三月賜進士李騏等二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初令民運○夏四月禮部員外郎呂淵自日本還國

王源義遣使奉表謝罪○五月太祖高皇帝實錄成

○大學士胡廣卒

廣逢迎媚悅以希恩寵卒謚文穆○初解縉胡廣

侍燕文淵閣 上問曰縉廣必同學任同官縉業

已有子廣宜妻之以女廣俯首曰臣妻有娠未卜

男女 上曰定生女勿疑矣越數月廣妻果生女

遂訂盟縉于禎亮既而縉遭讒死舉家戍邊欲使

女改適女竊入室以刀截耳家人覺而救之血披

兩頰且言曰薄命之婚 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

與之盟終身不改况背主違父何用生為越數年

解氏家有禎亮歸女卒歸解氏事姑徐氏尤極孝

謹廣有此貞女然建文擢為狀元棄之若弁髦何

取無亦愧其女耶拜一日百姓願安給惟有司窮治

卷十三 永樂

九

知問齋

建文時奸黨枝附板連坐証善 良甚苦 上立命罷追詰者

六月命夏原吉楊榮金幼孜纂修天下郡縣志

老人星三見勅諭羣臣修職冬十一月亦力把力

歪思弒其主納里失只罕而自立

已亥十七年春三月為善陰騭孝順事實二書成

唐拾遺子美之後杜德琮者出家崇山自食其力水

適西番進一僧至言三教九流無不通徹堪為中

國王者師 上不悅曰堂堂天朝豈無一人可當

之詔徵德琮至賜金襴袈裟銀鉢盂明旦普召眾

僧各坐高几辯對其僧談吐出入九經滔滔如注

水琮訥于應對眾初疑之有頃忽問胡僧諦字何

義胡僧應稍遲琮乃大聲訓解鳩大藏探儒書歷

示以字學之義曰此而不知焉用稱學胡僧羞恚

頂禮嘆服辭去 上喜召入賜坐即日授左善世

為作室鷄鳴山以為修葺之所年五十七說偈示

寂詔起塿于山之陰賜御祭者三

卷十三 永樂

十

知問齋

夏六月遣東總兵都督劉江大破倭奴於望海塢封

江為廣寧伯

庚子十八年春正月以楊榮金幼孜並為文淵閣大

學士二月山東妖嬪唐賽兒反命安遠柳升率兵

討之○侯柳升失律於卸石棚寨都督劉忠戰死○

山東都指揮衛青大破賊于安丘鰲山衛指揮王貴

復破賊于諸城賽兒遁山東平

山西行都司軍士採石青

初於沙淨州舊塘用工多而所得甚少忽見青蛇
隨所往二百餘步夫役發其下得石青加倍其色
視舊塘產者益鮮明至是都指揮李謙繪圖以進
秋八月丁巳朔日有食之○九月北京宮殿成遣夏
原吉賚勅召皇太子詣北京

欽天監上言明年正月初一日上吉宜御新殿遂
遣夏原吉賚勅召皇太子期十二月終至北京皇
太子過滁州登瑯琊山指示楊士奇曰此醉翁亭
故址也因歎歐陽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知愛

方真

卷十三

永樂

十一

知問齋

其文而知其忠者鮮矣命刊修文以賜羣臣且諭
之曰修之賢非止于文卿等當考其所以事君者
而勉之十一月皇太子過鳳陽謁祭皇陵畢周步
陵旁顧張本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
而後退者老進謁有知太祖龍興時事者留從容
與語賜勞優厚皇太子過鄒縣見民男女持筐路
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民跪對曰歲荒以為食皇
太子惻然稍前下馬入民舍視民男女皆衣百結
竈釜傾仆歎曰民隱不上聞至此乎願中官賜之

鈔而召鄉老問其疾苦峻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
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為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
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止今年
秋稅皇太子曰民餓且死尚及徵稅耶汝宜速發
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
斗汝無懼擅發倉廩吾見上當自奏也
定都北京除行在字稱京師改應天府稱南京
立東廠命內官一人主之刺大小事情以聞
十二月皇太子太孫至北京

芳華

卷十三

永樂

十一

知問齋

皇太子奏前過山東境內遇民饑即令布政司發
粟賑之上曰正是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
濟其父之故舊况百姓吾之赤子乎

翰林侍讀李時勉陳言十五事

畧曰停止工作罷四夷朝貢減汰冗官賑濟饑荒
清理刑獄黜陟官罷遣僧道優恤軍士及慎選舉
嚴考覈等事皆切時
病上行其十四事

辛丑十九年春正月甲子朔上躬詣太廟奉安五廟
神主命皇太子詣天地壇奉安昊天上帝后土皇地
祗神主皇太孫詣社稷壇奉安太社太稷神主黔國

公沐晟詣山川壇奉安山川諸神主○上御奉天殿受朝賀赦天下

三月賜進士曾鶴齡等二百一人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詔修省求言寬恤

勅萬壽聖節勿賀以奉天等殿遇災也

遣吏部尚書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

五月交趾總兵官李彬請分軍屯田從之

冬十月阿魯台叛數寇邊

赦黎利為清化知府遣內官山壽諭利○十一月戶

芳墓 卷十三 知問齋

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繫掖獄兵部尚書方

賓暴卒以李慶為兵部尚書

上命大臣議親征北虜召兵部尚書方賓賓言今

糧儲不足未可興師遂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

僅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且言頻年師

出無功戎馬資儲什喪八九災肯間作內外俱疲

况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上不懌既而吳

中入對與方賓同上益怒召原吉籍其家與中

皆繫內官監獄於是賓懼自殺時禮部尚書呂震

科道不常
命金隆而
以夏原吉
中救

數乘間言方賓與吳中夏原吉皆悞邪詆罔上

命戮賓屍將殺原吉等召楊榮問原吉等平昔所

為榮力言其無他二三人者惟以數征北虜之餽

運為憂論才力或不及若悞邪未之見也上怒由

是稍釋置不問呈太孫力救之

壬寅二十年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二月命英國公張輔等議北征餽運○倭寇浙東

三月阿魯台攻興和守禦都指揮王祥戰歿○帝發

北京親征阿魯台○夏五月帝駐獨石大閱

芳墓 卷十三 知問齋

六月朔車駕次威遠川阿魯台進攻萬全

秋七月車駕次胡原阿魯台北走遂旋師征兀良哈

大破之○段民為山東布政司左叅議

時以養兒未獲盡逮山東北京尼及天下出家婦

女先後幾萬人段民撫定綏輯曲為解釋人情始

九月朔車駕還京躬告天地宗廟社稷御鳳天門百

官上表賀平胡○逮大學士楊士奇尚書蹇義呂震

下錦衣獄尋釋之○冬十二月阿魯台弒其主本雅

失里自稱可汗

昭代芳華卷之十四

武原臣徐昌治述

仁宗昭皇帝

乙巳洪熙元年正月朔上御奉天殿朝羣臣命禮部

鴻臚寺不作樂羣臣止行五拜三叩頭禮以山陵甫畢未忍即

也○日生左右珥色赤黃白虹貫之○五色雲見

○進楊士奇兵部尚書○以楊溥直弘文閣

是時上建弘文閣于思善門左命溥掌閣事又

選侍講王璉侍直改博士陳繼學錄楊敬為編修

芳華

卷一四

洪熙

知問齋

訓導何澄為給事中輪對上手弘文閣印授溥

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為

理道助即有建白封識以進

大祀天地於南郊奉太祖太宗配○二月始頒各鎮

總兵叅將佩印○遣官釋奠先師孔子

改兵部右侍郎張信為錦衣衛都指揮同知世襲

從兄○國子監祭酒兼侍講胡儼加太子賓客致仕

儼按華亭教諭時年尚少抗師道訓勵諸生教行

檢為講說經史寒暑不廢外舉去詔奪情過南

京入見東宮詢及民情所對皆教時急務陞國子

祭酒出內閣隨車以身校上心翕然將慕上幸

太宗御藝術堂賜生講經上俯聽甚說賜養優厚歸者法生戊邊假中論得免制既出內閣雖不復預儀務諸大臣不自安凡朝廷制作修太祖實錄承樂大典天下圖書皆推總裁親自處淡漢衣食僅足開居日與學者講求問學方岳重臣侍以師禮由然終日言不及私資性朴諒問學談博凡天文地理曆律醫卜皆通其說稱者俊焉

贈劉儻太子少傅賜謚節愍

上諭禮書呂度曰往年劉儻從征交趾陷賊不屈而死禮官不言朕思婦人盡節於夫尚有旌典況大臣捐軀為國可無褒恤

敕求直言

芳華

卷十四

洪熙

知問齋

敕曰朕以躬躬處億兆之上御天下之大機務之繁殆難獨理是以下詔求言冀匡不逮此朕之實心也自即位以來臣民上章以數百計朕未嘗不忻然聽納言之而當即與施行苟有不當未嘗加譴此皆羣臣所共知者間因大理寺少卿戈謙所言過於矯激多非實事朕一時不能禁於心而羣臣有迎合朕意者交章奏其賣直欲置諸法朕特優容令在職視事不得朝參自是以來言者益少豈為無事可言歟抑懷自全之計而退為默默亦

豈為無事可言歟抑懷自全之計而退為默默亦

豈為無事可言歟抑懷自全之計而退為默默亦

豈為無事可言歟抑懷自全之計而退為默默亦

豈為無事可言歟抑懷自全之計而退為默默亦

豈為無事可言歟抑懷自全之計而退為默默亦

豈為無事可言歟抑懷自全之計而退為默默亦

豈為無事可言歟抑懷自全之計而退為默默亦

豈為無事可言歟抑懷自全之計而退為默默亦

豈為無事可言歟抑懷自全之計而退為默默亦

何以爲忠。朕之一時不能含容。蓋未嘗不自省。爾文武羣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據其嘉議。嘉猷。凡遇國家軍民利有未興。弊有未革。及政令有未當者。咸直言之。戈謙自明日以後。仍舊朝參。故諭。

詔恤刑

詔曰。朕恭承大統。爲天下生民之主。惟我一皇祖。皇考愛民之仁。祇率不怠。且夕思念。人命甚重。哀矜庶獄。惓惓在懷。夫刑以禁暴止邪。道民於善。豈

芳華

卷一四

洪熙 三

知問齋

專務殺。哉。顧執法之吏。不能皆平。而比附謬妄。尤甚。枉人。朕甚憫之。夫五刑之條。莫甚大辟。身首異處。斯已極矣。若律外用籍沒。及凌遲之刑。法司再三執奏。三奏不允。至於五奏。五奏不允。三公及大臣執奏。必允。乃已。承爲定制。文武諸司。自今亦不許恣肆暴酷。於法外用鞭背等刑。以傷人命。尤不許加人宮刑。絕人嗣續。惟犯謀反大逆者。依律連坐。其餘有犯。止坐本身。今後但有告誹謗者。一切勿治。爾中外文武羣臣。務崇寬恕。佐朕父母斯。

民之治

三月。擢前光祿寺署丞權謹。爲文華殿大學士。謹以薦舉。遷署丞。事母至孝。母卒。哀毀。廬墓三年。朝夕哭奠。不御酒肉。有司上其行。上曰。能孝者。必忠。可任輔導。遂超陞是職。又王讓者。益都人。亦以孝行知名。嘗廬墓有湧泉之異。由國子學錄。擢爲吏部右侍郎。

以楊溥爲太常卿。兼翰林學士。○北京六部。復稱行在。○以胡濙爲太子賓客。兼南國子監祭酒。○命征

芳華

卷十四

洪熙 四

知問齋

夷將軍陳智率師討交趾黎利。○徙岷王榭於武岡。○夏四月。南京地震。有星變。上問蹇義。夏原吉。楊榮。楊士奇曰。昨夜星變。見否。對曰。未見。上憐然曰。天命也。嘆息而起。又明日。召楊士奇及蹇義。諭曰。朕監國二十年。讒慝交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保全。言已。泣。二人亦流涕。慰上。上曰。卽吾不幸後。誰知吾三人同心一誠。

遣漢王高煦子瞻。圻於鳳陽。守皇陵。

文皇北征晏駕高煦子瞻圻在北京凡朝廷事潛遣人馳報一夜書六七行高煦日亦遣數十人入京師潛伺幸有變上固知之顧益厚遇倍加歲祿先是瞻圻憾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文皇曰爾父子何忍也至是高煦悉上瞻圻前後說報中朝事上召瞻圻示之曰汝處父子兄弟間說構至此乎釋子不足誅遣鳳陽守皇陵

皇太子諡皇陵祖陵孝陵○詔免山東等省稅糧時有至自南京者上問所過地方何似對曰淮

芳華

卷十四

洪熙 五

知問齋

徐山東民多乏食而有司徵夏稅方急遂召問少師蹇義所對亦然上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奇令草詔免稅糧之半及罷官買士奇對曰皇上憫恤民窮誠出於至仁若斯事亦可令戶部工部與聞上曰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言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詔上覽畢命用璽遣使齎行上顧士奇曰汝今可語戶部工部朕悉免之矣左右咸言地方千餘里其間

未必盡無收亦宜有分別庶不濫恩上曰恤民寧過厚為天下主寧與民寸寸計較耶

鄭府審理正俞建輔言建賢

輔曰進賢其重於科舉近年賓興之士率記誦虛文為出身之階其實才十無二三蓋有年未二十者難稱聰敏然未嘗究心修己治人之道一旦僥倖挂名科目而使之臨政往往率意任情民皆受其弊自今各處鄉試乞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入試比試

芳華

卷十四

洪熙 六

知問齋

則務選其文詞典雅議論切實者進之會試尤加慎選庶幾士務實學而國家得賢才之用上諭禮部臣曰所言甚當其即行之夏五月修太宗文皇帝實錄○躬祭先農耕籍田翰林侍講李時勉羅汝敬俱以言事改為監察御史時下之獄時勉以時政違節條成二本上之上覽之怒命武士樸以金爪十六七脇肋已斷其三曳出不能言汝敬亦言事但改為御史問囚一起言事一章

至三上乃下錦衣衛獄先走時勉折脇內尚不相着及用挺棍而其斷骨忽自接人謂忠誠所感臥病一月而愈

庚辰帝不豫命楊士奇寫敕遣中官海壽召皇太子於南京

辛巳帝崩於欽安殿

洪武中太祖嘗召秦晉燕周四世子入侍一日令燕世子問皇城衛卒還奏遲問何後也對曰且寒甚衛士方食俟食既乃問以故遲太祖喜曰善孺

芳華

卷十四

洪熙 七

知問齋

子知恤下人乎又令問奏疏獨取言及民瘼者上白太祖喜曰兒生長深宮乃亦知民間有疾苦事乎文皇即位立為皇太子漢趙二王巧譖文皇又賂左右奄矣及從征諸大將凡所以中傷太子及東宮官相糾結肆奸巧太子危者數矣文皇以太子妃有賢德太孫又英武故得不廢太子嘗坐文華殿密諭士奇曰內侍黃儼江保數造危語天可欺乎非煥父皇明聖我安得尚在此語畢泣下曰吾知盡心子職而已他不暇顧也凡先後守兩京

聽政從仁厚愛百姓天下咸歸心既即位盡行其志約已裕民恒如不及明乎知人任用不忒嚴謹邊備不動遠略邊將陛辭每戒曰民力罷矣慎無貪功虜至塞驅之而已毋為首禍違命獲功吾所不賞賞功懋德寧過於厚屢敕法司崇寬厚戒深刺重學校嚴薦舉樂聞直言多見褒答間有弗逆無幾悔悟雅志儒術務學問諸經皆通於書尤熟少侍太祖曉識天象長益探究作臺禁中時自觀察苟有災氛淡自省咎恒念祖宗創業艱難每

芳華

卷十四

洪熙 八

知問齋

事必問祖法又曰循祖宗之法者當明祖宗之心在位一年享壽四十八葬獻陵

六月辛丑皇太子奔喪至長壽宮中始發喪

皇太子自南京奔喪高煦謀伏兵邀于路倉卒不

果

庚戌皇太子即皇帝位改明年元曰宣德大赦天下諭戶部賑濟飢荒先給後關毋責專擅

秋七月尊皇后張氏為皇太后○上大行皇帝諡號曰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

廟號仁宗葬獻陵○立妃胡氏為皇后○命禮部考

正從祀先賢頒示天下

閏七月敕修仁宗昭皇帝實錄

九月令會試分南北取士

分南北中卷以百名為率南北各退五名為中卷
北卷則北直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中卷則四川廣
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徐滌和三府餘皆南卷

十月命工部內府供用紵絲紗羅減半織造

論都御史劉觀王彰李素奏奉才能必當

十一月命平江伯陳瑄鎮守淮安兼都督漕運

芳墓

卷十四

洪熙 九

知問齋

敕崇昌伯陳智都督方政急進兵討黎利

十二月南京地震○瓦刺馬哈木立故元孽脫脫

不花為普化可汗

馬哈木破阿魯台欲自立眾心不附乃立脫脫不

花為可汗居漠北馬哈木居瓦刺

罷朝御左順門諭吏部保全功臣之道

文安民王原在極難其父珣貧甚苦徭役謀于妻
張氏曰吾輩窮不能支門戶躬耕辦產及吾將逃
焉汝母子守薄田勤紡績庶可全活勿復相念遂
出告所之原効多病及長問父存亡母曰汝父
苦貧不能顧我母子棄家去今二十年矣淚下如
雨原痛不能言及冠娶因氏月餘一日覽其母且

吾將尋吾父以歸母止之曰汝父去家久不通音
耗事可得乎原仰天大號遂與母別初去深鹿
東行將徧齊魯之郊者數年一日至田橫島時日
已西烟風甚急宿於土神祠夜夢入古刹日近午
見一僧炊飯就乞食與以一盂曰此莎米飯也味
苦為汝澆以羹乃肉汁曰如來如來好去好去好
苦門然有聲驚覺一丈人攜杖入問爾何人
對曰語以夢曰日當午南方也莎草根附子也
以肉汁父子膾也日當午南方也莎草根附子也
言越清源而上渡洪水盡行夜於山寺求之願如
帶山有寺名夢覺則雪夜遺其寺於門下天將
曉一茲蕩出見而問曰少何處人何為至此
曰文安人引至禪堂住持哀而予之食琦方為
供晨飲住持素知琦文安人因召問曰汝誰此
年也曰不覺秋秋相抱持哭然均絕無歸意曰委妻
子二十餘年何願復見汝母當竟為卿山下鬼耳
願以願解地奉琦衣望住持大驚住持力強之行

芳墓

卷一四

洪熙 十

知問齋

住持說法林口占七言贈之曰豈于豈是好饒舌
我佛如來非偶爾昔日曾聞呂尚之明時罕見王
君子借雷衣鉢種前緣但笑懶牛鞭不起歸家日
誦法華經苦惱衆生今有此願生男六人孫男十
有五曾孫男二十有二俱業耕讀遠
近鄉閭盛傳以為孝感之餘慶云

昭代芳墓卷之十四

昭代芳華卷之十五

武原臣徐昌治述

宣宗章皇帝

丙午宣德元年春正月大祀天地于南郊○金幼孜憂去尋起復○敕瓦剌捏烈忽嗣父太平為賢義王脫歡嗣父馬哈木為順寧王
二月免邊衛軍士歲辦柴炭
禮部進耕籍田儀注

芳華

卷十五

宣德

一

知問齋

下務農天子公卿躬乘耒耜所貴有實心耳為人君者誠念創業艱難愛恤蒼生輕徭薄斂貴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咸樂於耕稼不待勸率矣不然三推五推何益於事侍臣對曰先王制禮有本有文陛下之言及此宗社蒼生之福也

三月陳智方政討賊黎利敗績於茶籠州○以張瑛為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

夏四月呂震卒以胡濙為行在禮部尚書

初文皇北征太子監國藩王謀奪嫡遣飛語文皇

命胡濙徃察密疏以聞胡濙具述監國七事言太子誠敬孝謹無他太子卽位閱官中密疏見所述七事大喜謂濙忠慎朕不及知也以為禮部尚書以成山侯王通為征夷將軍充總兵官討交趾尚書陳洽仍叅贊軍務安平伯李安掌交趾都司事削陳智方政官爵○命都察院選能幹御史率監生於東華門外廡下照刷各監局文卷簿籍○御製外戚事纂及歷代臣鑒二書成頒賜羣臣及外戚
五月諭三法司審錄囚繫務存平恕

芳華

卷十五

宣德

二

知問齋

午朝退

上語侍臣曰天氣尚炎正農夫耕耘之時因誦禹夷中鋤禾日當午之詩且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夫又曰朕八九歲讀書皇考臨視親舉筆寫是詩以示且問曰解否對曰稼穡艱難在此也皇考笑而頷之自是常教以農事銘于心不敢忘今宮車不復還矣言已淚下如注

秋七月命六科給事中凡內官內使傳旨皆備錄覆奏再得旨而後行○八月北京地震○是月壬戌漢

王高煦反辛未帝發北京親征辛巳帝至樂安壬午擒高煦乙酉班師

帝即位賜高煦視他府特厚高煦日有請及言朝政上曲徇其意索駝與之駝四十索馬與之馬百二十索袍服又與之袍服高煦益自肆八月壬戌朔遂反遣枚潛來京約英國公張輔內應輔暮夜繫青聞於朝又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等反濟南為應又散弓兵旗令真定諸衛所盡奪傍郡縣膏馬立五軍都督府諸子瞻空瞻城瞻坪瞻壩各監

考舉

卷十五

宣德

三

知問齋

一軍世子瞻垣居守指揮韋賢韋興千戶王玉李智領四哨部署已定偽授王斌朱恒等太師都督等官御史李濟樂安人乘其家變姓名間道詣京上變言高煦刺日取濟南然後率兵犯關陞濟行在左僉都御史遣中官侯太賜書高煦言昨枚潛來言叔督過朝廷予誠不信皇考至親惟二叔予所賴亦惟二叔小人離間不得不敷露中懇且傳捕驚疑或有乘間竊發者不得不略為之備惟叔鑒之太至樂安高煦陳兵見太傲倨不拜敷南面

坐跪太大言曰汝試觀我士馬豈不橫行天下汝報上急縛奸臣來徐議吾所欲太懼唯唯歸上

問高煦何言太對無所見已而錦衣官從太往者具陳所見上嘆曰高煦果反議遣陽武侯將兵討高煦輔臣榮力言不可曰皇上獨不見李景隆事乎上默然立召張輔諭親征輔對曰高煦素怯今所擁非有謀能戰者願假臣兵二萬獻闕下上曰卿誠足擒賊顧朕新即位小人或懷二心行決矣令大索樂安奸謀乙丑敕遣指揮黃謙同總兵

考舉

卷十五

宣德

四

知問齋

平江伯陳瑄防守淮安勿令賊南走令指揮芮勛守居庸關令法司盡弛軍旗刑徒從征戊辰命定國公徐永昌彭城伯張和守皇城安鄉侯張安廣寧伯劉瑞忻城伯張榮建平伯高遠守京師己巳命豐城伯李賢侍郎郭瑾郭敬李和督軍餉鄭王瞻竣襄王瞻塔畱守北京廣平侯袁容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榮太子少保吳中尚書胡濙扈行陽武侯薛祿為先鋒辛未發京師癸酉駕過楊村馬上顧問從臣曰試度高煦計安出

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為巢窟。或對曰：彼必引兵南去。上曰：不然。高煦外多誇詐，內實怯懦，臨事狐疑，展轉不能斷。今敢反，輕朕少年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親征。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戊寅，獲樂安歸。正人言賊初約靳榮取濟南，聞大軍至，不敢出。朱恒應天人力言宜引精兵取南京，衆不從。曰：爾領赴家，奈我輩何？又曰：高煦初開陽武侯等將兵，攘臂喜曰：此易與耳。聞親征始懼，於是授歸正人官，厚賞給湯，令

芳華

卷十五

宣德 五

知問齋

還樂安論衆，上仍書諭高煦，擒獻倡謀朕與王除過恩體如初，不然一戰定擒。或以王為奇貨，轉來獻，悔無及矣。上英暢神武，詞旨明壯，我師氣盛，龍旗鉦鼓千里不絕。上令大軍熟食兼行，文大臣請慎重，武大臣曰：林莽間，武設伏。上曰：兵貴神速，我抵城下營，彼阱中虎，爪牙安施。大軍至，鳥合之衆，方洶洶，何暇設伏？遂行。夜分至陽信，辛巳昧爽，駐驛樂安城北，城中黑氣黯黯，我兵壁其四門，賊乘城舉砲，我軍發神機銃箭，聲震如雷，城中

服栗，諸將請即攻城。上不許，敕諭高煦再遣敕，皆不答。圍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高煦密遣人詣行帷，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旦出歸罪。上許之。是夜高煦盡焚兵器，及交通逆謀書。壬午，移驛樂安城南。高煦將出，王斌等力止曰：寧一戰死，無為人擒。高煦詒斌等，復入宮，遂潛從關道出見。上羣臣請正典刑，上不允，以勅章示高煦，高煦頓首言臣罪萬萬死，惟陛下命。上令高煦為書，召諸子同歸京師，赦城中罪止同謀，屬從者不問。遂執王

芳華

卷十五

宣德 六

知問齋

斌等下錦衣獄。癸未，令神機營樂安，改樂安為武定。八月乙酉，班師。命中官頒幣高煦父子赴北京，錦衣衛械繫王斌、朱恒、盛、堅、侯、海、錢、吳、錢、常，并授至京皆伏誅。惟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北為民。相繼誅六百四十餘人，共故縱與藏匿，坐死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編邊民者七百二十七人。庶人至京，鎖繫大內，道遙城。一日帝欲往觀，左右力止，不聽。及至，熟視久之，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勾上，作地，左右即扶起。上大怒，亟命力士昇銅釘履，庶人釘重三百餘斤，頂負釘起，積炭釘上如山，然炭逾積火熾，銅釘而

原缺第七葉

按二同事王通等守城練兵候升等至進兵○以張本為兵部尚書○以陳祚于謙為監察御史

祚吳縣人永樂中由庶吉士為河南右叅議以言事謫武當山佃戶躬自耕作勞役者十年至是與謙同召為監察御史

是年封西番大寶大乘闡教關化贊善五王

丁未二年春正月申明屯田法○二月以行在戶部

左侍郎陳山為尚書兼禮身殿大學士○進張瑛禮

部尚書○黎利攻交趾城王通出兵擊敗之

芳華

卷十五

直德

知問齋

南京地屢震○三月勅戒羣臣

勅曰朕祗承天命統御天下亦惟文武羣臣相與

協恭用臻至理執德以廉為要廉者法之公而政

得其平治人以仁為本仁者施之厚而下得其所

忠以奉國敬以勤事古之良臣率由斯道○時有

進幽風七月圖者上喜愛之顧侍臣曰此見周

家立國之本周公輔成王之心當是時君民相親

如父子以故周之王業歷年最永○上坐左順門

少保夏原吉等侍因語及古人信讒事上曰讒惡

小人真能變白為黑誣正為邪聽其言若忠究其

心則險是以帝舜聖讒說孔子遠佞人唐太宗以

為國之賊朕於此等每切防閑○上御文華殿翰

林儒臣講孟子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而歸文

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扣馬而諫所見何

以不同對曰太公以救民為心伯夷以君臣之義

為重上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

非為天下生民計也○上御左順門與侍臣論理

兵經國之道上曰禦狄之道守備為先彼得其

芳華

卷十五

直德

知問齋

險已非我利使宋之子孫謹守憲章練兵以備之

恒如開寶淳化之時亦足以保其成業何熙寧至

宣和小人用事國多弊政遂至金虜之禍高宗南

渡并中原而棄之國勢陵夷有其漸矣○上御文

華殿召輔臣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各賜

範銀圖書賜義曰忠厚寬弘賜原吉曰舍弘貞靖

賜士奇曰端方貞靖賜榮曰方直剛正賜濙曰清

和恭靖○翰林儒臣進請易觀大象畢上曰古

者帝王有巡狩之禮以後世觀之人君一出千乘

萬騎百姓供億不亦難乎予以爲治貴有實效巡
符之禮考制度觀民風明黜陟誠能體古帝王之
心選任賢良撫養百姓崇德報功畢協至公不患
制度不一民風不振若以後世待衛之衆征求之
廣欲行時巡之禮難矣

賜進士馬愉等一百一人及第出身有差

上既發策退御左順門謂翰林儒臣曰國家取士
貴得真才以資任用惟考其文學欲盡得真才難
矣然文章論議本乎學識有實學者其言多剴切

方事 卷十五 宣德 十一 知問齋

無實見者其言多浮靡唐虞取士亦嘗敷奏以言
況士習視朝廷所尚朝廷尚典實則士習日趨于
厚朝廷尚浮華則士習日趨于薄爾等其精擇之
朕將親覽焉

夏四月廢晉王濟煥爲庶人安置鳳陽

晉恭王桐卒世子濟煥嗣王濟煥子美圭封晉世
子濟煥之弟濟煥嗾慶成諸王日訴濟煥之過於
朝竟奪濟煥王爵而濟煥嗣王又誣承奉左徵佐
濟煥爲逆逮治京師濟煥百方幽苦濟煥父子恭

王有老嫗不能平走訴文皇立召左徵於獄中令

馳驛召濟煥父子凡文皇行在所上見之惻然不

直濟煥遂封美圭爲平陽王俾奉父居平陽濟煥

遣人結高煦謀不軌上擒高煦得濟煥與交通書

內使劉信又奏濟煥擅取屯糧十萬石給護軍欲

應高煦上以敕符召濟煥至示諸所發奸逆狀

濟煥伏地頓首上書諭諸王去歲高煦反罪人既

得奸黨人皆言趙晉二王與謀于未信今晉府人

屢上變告徐察之有驗不誣趙王自知事不可掩

芳華 卷十五 宣德 十一 知問齋

已辭護衛濟煥得罪宗社不敢以私親廢大義謹

遵祖訓免爲庶人屏之鳳陽

交趾黎利陷昌江與王通請和通許清化諸州地與

利令指揮關忠同利遣人上表貢方物

五月右春坊右諭德林誌卒

誌福州人鄉會試皆第一廷試一甲第二授編修

歷諭德居官十有五年恭勤恬靜若與世無涉者

和寧王阿魯台瓦刺順寧王脫歡亦力把力歪思各

遣人朝貢○驕虞復見楊榮獻頌

秋七月交趾黎利攻隘雷關鎮遠侯顧與祖擁兵南寧不赴隘雷城陷逮與祖下獄○以都督山雲為征蠻將軍鎮守廣西

九月柳升遇賊死於隘雷關

安遠侯柳升等師至交趾隘雷關黎利及諸大小頭目具書遣人請軍門乞罷兵息民立陳氏後主其地升等受書不啓封遣人奏聞時賊於官軍所經處悉列柵拒守官軍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如入無人之境升勇而寡謀不嚴戒備前至倒馬坂獨

芳華

卷十五

宣德

十二

知問齋

與百數十騎先馳度橋既度而橋遽壞後隊阻不得進賊伏兵四起升中鏢死從升者皆陷沒副總兵梁銘叅贊尚書李慶皆死崔聚官軍進至昌江遇賊奮力死戰賊驅象以助勢官軍遂亂聚為賊所獲賊大呼降者不殺官軍或死或奔散竟無降者郎中史安主事陳鏞李宗昉等皆死惟主事潘原大脫歸

有浙江按察使林碩命復任

時中官裴可立督事浙江有湯千戶者以賄結之

因漁獵百姓驅迫郡縣碩初至振舉憲法旌別善惡湯懼不容讓碩於裴遂奏碩誹謗沮格詔旨上遣人逮碩至親問之曰爾勿怖但盡實對碩叩頭言臣徃年為御史嘗巡按浙江小人多不便臣今陞按察使至浙未久中官在彼者亦無乖迂惟左右小人習不便臣者設謀造詐欲去臣以自便耳感陛下超陞恐不能報敢有誹謗上曰朕固未信逮汝而問今既明白汝即馳驛復任遂降勅切責裴可立中外頌聖德云

芳華

卷十五

宣德

十三

知問齋

少保大學士黃淮有疾上疏乞骸骨不許令歸田養疾

時淮父性年九十猶無恙膺封爵與子同當世榮之淮亦優游林下二十餘年至正統末方卒

交趾平州知州何忠為黎利執死之

忠荊州人永樂中進士授御史以言事出為知州至是黎賊侵圍鎮城藩鎮以忠有膽畧使懷奏潛請王師忠夜步走出城二百餘里破賊伏兵所執諸賊首喜曰何知州聞名久矣共舉酒酌忠曰能

從我同享富貴忠大怒唾地大罵奪杯擲中虜面
流血盈額遂遇害事聞上深悼惜之勅旌其門
賜諡曰忠節

忠臨難從容賦詩曰萬里孤城久困時腹中懷素
請主師紅塵大踏風霜若白日懸心天地知死向
南荒應有日生還北闕定無期英
魂不逐西風散願助天戈殄叛夷

冬十月王通與交趾黎利立壇為盟退師

總兵官王通遣指揮關忠同黎利所遣人奉表及
方物至表曰安南國先臣陳日燧三世嫡孫臣陳
嵩上言近者國人逼臣還國衆語臣云大兵初平

芳慕

卷一五

宣德

十四

知問齋

黎賊卽有詔旨訪求先王子孫而立之一時訪求
未得乃建郡縣今皆欲臣陳情請命臣仰恃天地
生成大恩謹奉表上請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
輔輔對曰不可召尚書蹇義夏原吉示之二人對
曰與之無名遂召楊榮楊士奇出表示之且諭以
三人所對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
者未息困者未蘇不若因其請而與之上問士奇
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初心
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兵戈困於交趾

之役極矣行祖宗之初心以保全祖宗之赤子此
正陛下盛德何謂無名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
意從之

十一月命行在禮部左侍郎李琦等論安南立陳嵩
為王命諸將卽班師

遣使授封朝貢如洪武故事又敕通等卽日班師
內外鎮守三司衙所府州縣文武吏士攜家來歸
皇長子生大赦

南京戶部尚書兼掌吏部事師遠卒

芳慕

卷十五

宣德

十五

知問齋

遠起太學歷御史按察使堅貞有風裁靖難後尋
陞南京戶部尚書兼領吏部文皇北巡時嘗問太
子南京羣臣孰廉太子對曰皆廉文皇曰從朕北
來者率好貨惟吏部侍郎師遠一人廉耳
戊申三年春正月王通退師南寧
王通馳奏還上覽奏勅曰通虧臣節遺笑蠻方
二月立皇長子祈鎮為皇太子○皇后胡氏遜居別
宮立貴妃孫氏為皇后
勅曰比者皇后胡氏自惟多疾重以無子上表請

開陳詞再三已從所志就開別宮其稱親服食侍從悉如舊貴妃孫氏昔皇祖太宗皇帝選嬪于朕十有餘年德義之茂冠于後宮實生長子已立為皇太子春秋之義毋以子貴冊為皇后

勅諭三法司恤刑

勅曰比聞刑罰失當或長權豪徇其請託或念恩怨從而復報或播弄力筆輕重人情或恣肆善楚鍛鍊成獄甚至貪圖賄賂顛倒是非誣陷良善縱肆奸惡畧無畏憚此何心哉天地神明昭鑒在上

芳華

卷十五

宣德

十六

知問齊

明有國法幽有神譴爾其欽哉○翰林儒臣進講春秋竟上曰孔子作此書以尊周為本孟子乃以王天下勸齊梁之君何也孟子時不有王者興何解生民之塗炭○上閱皇明祖訓終卷顧謂侍臣曰自古創業難守成不易我太祖皇帝起布衣平僭亂奄有中夏萬幾之暇製祖訓一編後世子孫但謹守先訓豈有過舉○上御武英殿問侍臣歷代戶口盛衰對曰禹平水土民莫厥居至桀而耗湯時已不及禹至紂湯虐武王時又不及湯成

芳華

卷十五

宣德

十七

知問齊

康致理遂多於禹時春秋戰國至秦所耗尤多漢高至文景民庶大增武帝征伐不息十數年間民數減半昭帝能兵務農至成帝初戶口極盛東漢承王莽後率土之民十纔二三明章之後天下無事人口滋殖三國六朝疆宇分裂所存無幾隋文帝恭儉大業之初戶口極盛煬帝荒淫役人以百萬計丁男不足役及婦人唐貞觀以後及於永徽戶口日增至開元又極盛安史之亂遂大耗宋承五季後自太祖至神宗戶口日盛高宗南渡中原板蕩所存者東南之民此歷代戶口之槩也上曰戶口盛衰足見國家治忽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必由土木兵戈足為世主大戒

御製帝訓及官箴二書成○夏四月以黃福為行在工部尚書

初內官馬驥激交趾反時福召還而以陳洽代福累奏乞福還撫交人比至總兵柳升敗死而福亦為賊所執賊驚下拜曰公不北歸我曹不至此饋白金餼糧肩輿衛送出境至龍州福盡取賊遺歸

官退京以為行在工部尚書

宣德中召用舊人，楚義等皆依違承順，惟黃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則恭，曰：「臣不會着恭，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效無益之事，上意不樂，居數日，教黃福年老，不煩以政，轉任南京戶部，優閑之實，疏之也。」

薛瑄為監察御史

瑄山西河津人，幼穎悟，年十二作詩賦，監司奇之，稍長從范魏二先生講，周程張朱書，歎曰：「此道學正脈也。」專心于是，至忘寢食，舉鄉試第一，登進士，至是授御史，內閣楊士奇等令人邀瑄欲一識面。

芳華

卷十五

宣德 十八

知開齋

瑄曰：「某忝科勅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于班行中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得而屈乎，稱歎而已。」

有獄夫病死三年，其妻欲嫁其私人王山，山親往也，妻在禁，妾不得嫁，遂誣妻毒殺夫，下御史獄，坐妻死，瑄辨其冤，三駁臺官，請車振，又曲庇御史，劫瑄受賄，棄律出人死，請廷鞫，振喜曰：「是固應死，竟坐瑄死，繫獄，瑄怡然，讀易不輟，得大臣仲救，又家人乞代死，得免，歸田，居六年，造詣益遠，四方從學者日衆，瑄學貴踐履，不務論說，辭受取與，必從諸義，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

閏四月王通梁瑛陳智李安方政戈謙山壽馬驥下詔獄籍其家蔡福朱廣薛聚于瑄魯貴李忠皆伏誅

裴贈安南死事諸臣

李琦羅汝敬還自交趾，黎利表言陳昂病卒，利自守，國俟命，復遣羅汝敬徐永達，諭利訪陳氏，後以聞，秋七月，以通政使顧佐為行在都察院右都御史。

上一日朝罷，召楊榮楊士奇，至文華門，曰：「京師端本澄源之地，祖宗時朝臣無貪者，年來貪濁之風滿朝，問廷臣中，今誰可使掌憲？」士奇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佐嘗為京尹，剛執不撓，政清弊革，貴戚勳豪，飲載。」

芳華

十五卷

宣德 十九

知開齋

上喜，陞顧佐右都御史，佐遂考覈御史，貪濫不律嚴贈等二十人，請吏遠東，不違政體，李孟宜等九人降典史，老疾馮斌等三人為民。

八月，皇子祈鈺生，○顧佐奏舉鄧榮等，堪任御史，命歷政三月，遷任之。

九月，兀良哈犯漁陽塞，帝幸諸將出喜峯關討之，大破之于寬河，遂班師。上御奉天門，召公侯伯，五軍都督府，諭之曰：「胡虜每歲秋高馬肥，必擾邊，比來邊備不審，何似？」東北

諸關隘皆在畿內。今務農將畢，朕將親歷諸關，警飭兵備。卿等整齊士馬，以俟命。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等，各率其職，扈從。勅駙馬袁容、侯張信、尚書張本、都御史顧佐等，居守車駕。發京師，渡潞河，駐驛虹橋。召諸將論曰：今日渡河，道路所經，皆水潦之後，秋田無獲。朕念民艱，憫焉於心。爾將士敢有一毫侵擾民者，必殺不赦。入薊州境內，上覽郊原平遠，山川明秀，田疇割穫之後，頗有遺乘，滯穗。上甚喜，嘆曰：使他處皆若此，朕何憂焉。

芳華

卷十五

宣德

二十

知問齋

駐驛薊州西之五里，文武官吏耆老朝見。上進其州官論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為政，民有樂不可支之歌。流聞至今，古今人材性不相遠。爾曹勉之。又進耆老論曰：今歲斯郡獨豐稔，無他虞。善訓勵子孫，務禮義廉恥之行，毋安於溫飽而自棄也。車駕至石門驛，喜峯口守將馳奏：兀良哈之寇萬衆侵邊，已入大寧，將及寬河。上覽奏曰：是天遣此寇投死耳。遂駐驛石門之東，召問諸將。諸將咸請擊之，亦有請益徵兵者。上曰：孽虜無能

為，但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今惟擒之，勿縱也。然此山喜峯口，路隘且險，單騎可行，若候諸將並進，恐緩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諸軍可後進。夜軍士皆卸杖，斂甲韜，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我軍，以為戍邊之兵，即悉衆來戰。上命分鐵騎為兩翼，夾擊之。上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勝，繼而神機銃疊發，虜人馬死者大半，餘悉潰走。上以數百騎直前

芳華

卷十五

宣德

二十一

知問齋

虜望見黃龍旗，知上親在也。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斬其首渠。駐驛寬河，分命諸將搜山谷，擄虜穴，忠勇王金忠及其甥都督把台，奏請自效。上從之。駐驛會州，以重陽節，賜扈從文武官宴，并饗將士。親製詩歌慰勞之。忠勇王金忠獲虜寇數十人，馬百餘，牛羊數百。至上喜，命中官賜之內厨酒饌，而飲以金爵，併爵賜之。都督把台獲虜生口及馬牛羊，繼至，賜亦如之。上遂命都督任禮、太監楊慶等率官軍二萬，留侯諸將畢至，則歸詔班師。

冬十月，賜蹇義夏原吉輟部事。

蹇義夏原吉從上巡邊還，上念二人老，不欲煩以事。

十一月，城獨石，遂棄開平。

文皇四出塞，皆道開平，與和萬全間，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則興和、大寧、遼東、甘肅、寧夏、邊圉永無虞矣。已乃棄大寧與虜，而興和亦廢，開平失援，至是徙衛獨石，慶國蓋三百里云。

已酉四年春正月，兩京地震。

三月，遣李琦、徐永達、行人張璠、勸諭黎利。

琦等還，利遣人貢金銀、鉦器、方物，并上國人奏言。

芳華

卷十五

宣德

二十三

知問齋

陳氏無後，利撫綏有方，得民心，乞令管攝永為藩

臣奉職貢。

夏四月，以郭璉為行在吏部尚書。

寧王權上書謝罪。

上即位，寧王以大父行，復輒恣橫，請於封內選子女，上不許，賜女婦八十四人，重違其意，王又令

省中官衣朝服，用天子儀仗，賀王元旦，長至，千秋節，習儀鐵柱觀，副使石璫聞於朝，罪其長史王堅，王又奏乞賜南昌府附近灌城一鄉土田，俾眾子

耕種為自給之計。上諭戶部臣曰：古人云：王者

當食租衣稅，今有歲祿足矣。一鄉之田，民所衣食，不當奪以自養。王見上英武，乃上書謝罪，稍戢

托志神仙。

命戶兵二部遣官與都督陳景先經理山海薊州屯

田

五月初設欽關。

秋七月，劉觀有罪，徙遼東。

時御史遼章劾觀父子，上大恚，遣觀父子俱至。

芳華

卷十五

二十三

知問齋

出臣下密奏，示觀蓋言其前後鬻獄，得白金數千

餘兩，子輻脅制諸道，聘私滅公，皆明著實跡，觀不

能隱，皆引伏。士奇曰：觀誠有罪，但經事四朝，數受

顯任，願姑屈法以全其生。榮曰：子發戍邊，而令觀

隨居，思與法兩盡矣。遂命有司發遼東。

禁差正官。

勸諭天下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及巡按監察御史，曰：正官掌印官，所總之事非一，又或各衙門官，有廉能者，輒坐名差委，亦不思所委止是一事，一事

雖完而誤衆事。自今不許差委正官。○上覽歐陽文至夢卜求賢之說。顧謂侍臣。曰。君臣相遇。豈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賢輔。而說築傅巖。不能自達。一旦得於夢寐間。誠千載奇遇。由此觀之。人君誠心求賢。固無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獵遇太公。亦猶此也。

巡撫蘇松大理卿胡榮奏修嘉興陸費湖州胡瑗蘇州范仲淹魏了翁各書院祠從之。

庚戌五年春正月太宗仁宗兩朝實錄成。

少保戶部尚書夏原吉卒。

吉天性寬平。靡德不報。靡怨不釋。其畫財賦。以節受為先。酌大體。畧煩苛。以故雖數典大役。供餉贍給。而民不騷。雖個無矯輓。不務悅人。人無不識。皆謂吉君子長者。呂震嘗上諭短吉。柔奸。稱震有守。城功。陳瑄難初。欲殺吉。吉力薦瑄。才總漕。運周忱為長史。吉薦忱。陞侍郎。巡撫。奔有從。隸汗所。服金織。賜衣。懼欲逃。吉曰。汗可流。何懼。為吏壞所。寶石。硯。匿不敢見。吉召吏。諭曰。物皆可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在部。吏。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為。墨。所。汗。吏。懼。即。肉。祖。以。使。吉。曰。汝。何。與。焉。明。日。袖。至。上。前。自。答。不。謹。被。汗。上。命。易。之。一。時。卿。大。夫。雅。量。推。原。吉。第。一。宵。夜。閱。文。書。撫。案。歎。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其。夫。人。問。之。吉。曰。吾。適。所。批。者。成。終。大。辟。奏。也。吾。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慘。沮。而。筆。不。忍。下。也。吉。嘗。監。修。三。朝。實。錄。又。嘗。治。水。東。南。吳。人。尸。祝。之。二。十。年。民。安。吏。治。有。台。大。臣。賜。錢。

命刑部究治光祿寺增減供給之罪。

上命刑部侍郎施禮曰。祖宗以來。飲食供給。皆有定規。今擅自增減。虛立案牘。以掩人目。宜究治之。因顧侍臣曰。毋謂飲食細故。不干大體。昔華元殺羊享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勿踐投膠於江。與衆共飲。人心咸悅。遂成霸業。以此而論。所繫豈輕。

二月帝謁長陵。獻陵。三月還京。

上奉皇太后。率皇后。謁長陵。獻陵。駐天壽山。上請皇太后。令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

六臣見行殿。皇太后曰。皇帝數言卿數人。贊輔多用心。今國家清寧。生民無事。固祖宗垂佑。亦卿等之力。輔等頓首對曰。皇上聰明睿智。敬天法祖。仁愛兆民。以致康濟之功。此皆皇太后聖德大訓。臣等實無寸補。皇太后曰。我有何德。上由祖宗積善。番慶。卿皆先朝舊人。自今更須協力一心。非但國家蒙福。祖宗神靈。昭鑒在上。命上賜六臣酒饌。白金文綺。上還京。道中。遙見耕者。以數騎往觀之。下馬從容詢其稼穡之事。因取所執耒耜三推。

原缺第二六葉

五月以禮部郎中况鐘為蘇州知府

鐘以吏員事禮部尚書呂震震薦其才時郡守多缺命廷臣薦舉鐘在薦選知蘇州府其為守專厲榮役拊善民勢家恣犯法立死杖下吏民大驚奉約束門下士有行藝者時時賑贖諸儒生喜為流聲舉門下士有行藝者時時賑贖諸儒生欲薦于朝會有以區名書數亮過失揭府門者鐘得書笑曰彼欲沮吾薦正速成亮各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

令戶部遣官於甘肅大同等邊易換穀粟儲為糧餉

初兵部尚書張本奏甘肅寧夏大同宣府糧餉皆出民力運輸所費浩大近數年來各處邊隅無警田禾豐稔邊衛軍士一切用度多以穀粟易換請

遣人與總兵鎮守官會議彼處應用布帛等物戶部差人運去依價收糴每處穀粟或十萬石二三

十萬石歲以為常儲為糧餉則民力可省邊儲可充從之

九月陞監察御史于謙為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越府長史周忱為工部右侍郎巡撫直隸蘇松等

于謙嘗巡按江西平反冤獄稱為神明民所不便蘆葦殆盡至是河南山西災上親書謝名陞行在兵部右侍郎巡撫二省問民疾苦百弊滿剔馬

芳基 卷十五 宣德 二十七 知問齋

政河防民租軍賦一經擘畫遂為規式兩省人皆尸祝之周忱由刑部主事員外越府長史陞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直隸如平官田民田加耗立水次便民倉議給裏河搬運民船過江米與築海鹽捍海塘海不為患之類江南之人愛戴如父母

宥山東曹縣知縣范希正令復職

希正仲淹之後在曹縣得民心有奸吏詐取民財縱火延燒公廨希正純之械送京師奸吏誣希正以他事被逮縣民八百餘人訴於通政司言本縣累年正官有廉而無能者有能而不廉者希正廉能公勤寬平正大嚴約吏卒愛恤人民不一年間政簡訟息今為如史所証此史欺公玩法竊政害

民逼邑所患通政司以聞即遣復職奸吏令刑部盡法治之

冬十月丙子帝巡近郊戊寅度居庸關已卯獵岔道壬辰還京

車駕發京師駐驛王河諭成國公朱勇等曰今農收雖畢而禾稼在場民間公私之費皆出於此扈從官軍不許入民家有所求索違者處以重刑駐驛雷家站召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眾對曰然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動遠畧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鑒戒

芳基 卷十五 宣德 二十八 知問齋

也又問此山崩於順帝時人率謂元凶之徵卿等以爲如何衆對曰順帝自是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亡上曰此言正合朕意昔聖帝明王之世未嘗無災異大抵國之存亡繫其君德之仁與不仁而已

十二月命禮部定歸德州張巡許遠南霽雲等祀儀雖陽有協忠廟祀巡遠霽雲南霽雲賈贛間上命禮部定祀儀請以巡遠居正南霽雲等四人配享從之每歲以春秋仲月祭

芳基

卷一五

宣德

知開齋

合巽星見十九旂大如彈丸色黃白光耀有彗

占法合巽瑞星爲君上施善舉與禮樂人民和悅與秋來朝之應臣工表賀上推而弗居戒勵隔至辛亥六年春正月兵部尚書張本卒

張本洪武中自國子生擢江都知縣請難兵及境本率耆老詣軍門朝陞揚州知府歷工侍以至兵書至其錄高煦餘黨賜從者多不免云

二月遣巡按江西御史陳祚下錦衣獄

祚言帝王之學在於明理明理在於讀書知要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其言明白懇切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實跡無所不載陛下欲致太平舍

此書不可願於聽朝之暇命儒臣講說使知孰爲忠賢之可親孰爲邪佞之可遠古今若何而治若何而亂政事若何而得若何而失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時上方博綜經史而祚之措詞若上未曾學問者遂觸怒云

夏四月有星孛於東井○五月交趾黎利遣人陳情謝罪貢方物○秋七月帝幸楊士奇第

時上頗好微行一夕以四騎至楊士奇第士奇俯伏悚懼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擾擾

芳基

卷十五

宣德

三十

知開齋

塵埃昏暗中誰識至尊萬一變起倉猝何以備之上曰愛朕莫如汝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

賜蹇義等招隱歌

加陽武侯薛祿太保尋卒

祿爲將勇智兼備紀律嚴明所過秋毫無犯善撫士卒褻劍赴關有進無退故所向成功追封斬國公謚忠武

萬壽聖節 上御製詩

賜御詩蹇義胡濙楊士奇楊榮且曰朕茂膺天眷

惟爾四人贊翊之賜燕，盡歡而罷。詩曰：九天日月

韓樂壽康初度幸逢全盛口贊裏有道頓賢良。

十二月太監袁琦有罪凌遲，并誅其黨陳海等十人。

假幹公務，貪暴狼籍。

大學士金幼孜卒。

幼孜簡易沉默，溫裕有容，不肯伐善爭名，為文和平寬綽。

平寬綽。

壬子七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勅免朝賀。○夏四月，

募商輸粟塞下。○五月，開陝西平涼開城，迭烈孫道

芳基

卷十五

宣德 三十一

知問齋

少詹曾榮卒，贈禮侍，謚襄敏。

榮中永樂甲申進士，廷對成祖親批，貫通經史，

識達天人，有誦習之學，有忠愛之誠，擢魁天下，昭

我文明，授修撰，賦天馬海青歌，上稱豪宏。

上特召試，迅于言立，就理詞皆到，上屢摘翠

書隱解事，問宋悉能對，修永樂大典，為副總裁，有

應文士者，必問得如曾榮否，附侍讀學士，修天下

郡縣志，為副總裁，三考會試，為文章，如源泉，況

沛然千里，又如園林，得春芽，芳標然，致所到，筆

不停揮，狀寫之工，極其天趣，工書法，草書雄放，有

晉人風，自解胡後，獨法高世。

巡撫都御史于謙進龍馬，禮官請賀不許。

諭戶部令府州縣修倉儲積。

秋七月，置呂宋漕渠石閘。

命詞臣書幽風圖詩，揚之便殿。

上燕閒，問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幽風圖，因

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詞臣示之，曰：幽詩，周公陳后

稷公劉致王業之由，與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

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鑑此，朕愛斯圖，為

賦詩，欲揭於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儆勵。

芳基

卷十五

宣德 三十二

知問齋

八月以行在戶部尚書黃福掌南京戶部事。

上在宮中，覽尚書黃福贊漕運時言，便民數事，出

其章示楊士奇，曰：福所言皆智慮深遠，可行，今六

卿中，其誰之倫？對曰：福受知太祖皇帝，最先大用

其為人，正直明果，一志於國家生民，永樂中，初建

北京行部，命之綏輯，獨察及得交趾，命總藩憲之

政，安新附之衆，躬勸夙夜，具有成績，其才德兼備，

有大臣體諸卿，誠不及之，福今年七十矣，四朝舊

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

老敬賢之道遂改福南京戶部尚書

福持正不阿諸臣不便故改去

令京官三品以上舉保文學才行之士

勅諭行在吏部朕嘗敕朝臣三品以上舉薦所知又出示招隱倚蘭之作庶幾羣臣咸知朕意近惟一二廷臣有舉薦其餘曠時積月不舉一人豈其無遺賢歟爾吏部即令在京三品以上衆議推舉有才行者有文學者其名來聞以憑推用

陝西進嘉禾救羣臣勿賀

芳基

卷十五

宣德

三十三

知問齋

釋故城縣丞陳銘復任

先是上聞內官內使差遣在外者多貪縱爲民害以太監劉寧清謹忠良命同御史馳遣各處盡收所差內官資橐并其人解送京師既還道經故城縣丞陳銘聞有內官至不問所從來輒奮前粹寧而手擊之御史遂奏丞無狀逮至上使復任命南直隸巡撫周忱與蘇州知府况鐘計疏濬六湖工力以聞

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曰傍山曰楊城

曰昆承曰沙湖曰尚湖聯屬廣袤凡三千餘里其水北出嘉定吳淞江東出崑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

癸丑八年正月上元夕張燈內苑上侍皇太后往觀皇后皇太子咸侍稱觴上壽次日敕文武諸臣及四夷朝貢之使京師軍民咸得往觀楊士奇撰太平聖德詩十章以獻諸學士儒臣亦各有獻三月賜進士曹鶴等一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南北直隸河南山東山西旱飢詔中外寬恤

芳基

卷十五

宣德

三十四

知問齋

○五月四川盜起命副都御史賈諫討平之○六月命平蠻將軍都督方政鎮守松藩○秋七月初置武驤騰驤四衛

八月熒惑犯南斗○勅三法司遣官恤刑

山西霍州學正曹端卒于官

端字正夫河南滎池人篤尚理學教人務躬行實踐日事著述屋下足兩碑處皆穿專靜之功恬多其事父母孝志愉色及逆喪五味不入口寢苦枕塊始終不易既葬廬墓六年不用浮屠巫覡請驛上書請毀淫祠年荒勸賑存活甚衆

命黃福兼掌南京兵部事○閏八月彗出天倉○冬

十月平江伯陳瑄卒。

瑄卒，贈侯，諡恭襄。為人剛爽英毅，弘度偉畧，稱人。廣會談論，歷在公餘，披閱輿籍，考知往古成敗治亂之故。瑄又治開溝通江，淮於是漕大利，便并罷中漕之運，漕渠在江淮間者，瑄功為大。

十一月，命左副總兵右軍都督僉事王瑜督理漕運，鎮守淮安。

日本國王源道義卒，遣使弔祭。

甲寅九年春二月，妖僧李臯謀反，伏誅。

南京刑部侍郎段民卒。民存心寬恕，持行廉潔。○以王驥為行

在兵部尚書。○交趾黎利死。

芳墓 卷十五 宣德 三十五 知問齋

廣西總兵山雲奏黎利死，上勅諭山雲曰：朕志

在息民，遂詔罷兵。徐議立勸利，遽奏曷死，曷之死

利所為也。朝廷即欲問罪，不忍毒民，令權署國事，

多行不義，為天所殛，爾戒飭邊兵嚴謹守備。

夏四月，李琦還自交趾，黎利子麟遣人告喪，獻金人

方物。

五月，命行人郭濟、朱弼祭利。○勅諭恤軍。

秋八月，以楊溥為禮部尚書兼學士。

上嘗坐文華殿，三楊並侍。上諭曰：先祖有美而

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撰述成詩，揭之生

上朝夕覽觀，勉圖繼述，庶幾永保天命。今以刺本

賜卿等，當亦思祖宗開創之難，守成不易，盡心輔

沃國家安，卿等亦與有榮焉。○翰林侍臣講周書

畢，上曰：當時皆以為周之不造，及成王定奄平

淮，東土始寧，罪人斯得，而天又大雷電以風，用彰

周公之德。成王迎公歸，誅管蔡，遷殷頑民，而後王

室安，自是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子孫歷年八

百，則知始之所震撼者，正天所以維持鞏固之也。

芳墓 卷一五 宣德 三十六 知問齋

成王卒，為守成之令主，周召為賢臣，以承周家一

代之基業，豈偶然哉。

上御文華殿，召楊士奇等，出御書洪範篇及御製

序文示之，且諭之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冊，

士奇等對曰：帝王勤學問，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

陛下始終此心，上笑曰：卿等亦常須直言。

瓦剌脫歡攻殺阿魯台，遣人朝貢，以阿魯台死來告，

請并獻前元玉璽。

有僧自陳欲化緣修寺，祝延 聖壽者，上斥之。

既罷朝，顧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及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豈有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帝宋徽宗崇僧道，效驗可見矣。世之人終不悟，甚可歎也。

河南江西旱災，勅諭巡撫侍郎于謙、周忱撫恤兵民。○九月，張瑄仍直文淵閣。○阿魯台子阿卜只俺來歸，以為中府左都督。○交趾黎麟上表請命，遣侍郎章敏、行人侯璉諭權署安南國事。○鑄宣德通寶。

芳華 卷十五 宣德 三十七 知問齋

錢。○十二月甲申，帝不豫，衛王瞻墀攝事太廟。乙卯十年春正月，勅弛採辦，買辦諸役。

癸酉，帝不豫，百官朝皇太子於文華殿。○甲戌，帝崩於乾清宮。

壬午，皇太子即皇帝位，改明年元為正統，大赦天下。

○少師吏部尚書蹇義卒。

義卒，贈太師，諡忠定，為人孝友，質實，和厚，簡靜，處人有量，未嘗一語傷物，歷事六朝，凡五十年，貴而能謙，富而能約，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有大臣之風焉。

上大行皇帝諡號。

上尊諡曰：憲天體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葬景陵。尊皇太后張氏為太皇太后，皇后孫氏為皇太后。○冊封皇弟祁鈺為郕王。○釋御史陳祚囚，復其官。○命楊溥仍直文淵閣。

英宗即位，太皇太后臨朝，溥復入內閣，首言：聖帝明王，莫不務學，先帝在時，屢諭臣等，勸學東宮，道音尚在，靈鑒如臨，皇上肇登寶位，必明堯舜之道，以圖唐虞之治，必得學識平正，言行端謹，老成重

芳華 卷一五 宣德 三十八 知問齋

厚，達大體者，數人，以供其職，及選宮中左右，朝夕侍從之人，涵養本源，輔成德性，太皇太后喜。

夏五月，以王驥為行在兵部尚書。○加黃福少保，參贊機務。

留都有文臣參贊機務，黃福始。

釋前監察御史陳祚之囚，復其官。

祚父母皆成于獄，棄葬，未成服，祚因上疏乞歸，終喪，制許之。

敕三法司錦衣衛刑科，凡罪臨決，須三次覆奏，得旨明白，然後加刑。○秋八月，平羌將軍寧陽侯陳懋

鎮守其肅○九月勅修宣宗章皇帝實錄○以陳鑑

為右副都御史鎮守陝西兼督延寧邊備○以徐晞

為行在兵部右侍郎巡撫甘肅

聊常州江陰人出身吏胥為人謹慎有容在縣時
三考皆兵房有成絕勾丁而誤及者其人初說實
無可餽其酒食令妻勸鵬而出避之妻有異色稱
絕稱而走獻夜其文移成明日向其人曰汝何至
此卒為脫晚在邸署時同官一注事每向吾曹轉
寫意在翰林不為意後主事沒歸為舉驗送之歸
後至兵部尚書

以太監王振掌司禮監事

太皇太后嘗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

秀舉

卷一五

宣德

三十九

知問齊

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英宗東
立太皇太后顧英宗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
者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英
宗受命頃間宣太監王振振至俯伏太皇太后顏
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女
官遂加刃振頸英宗跪為請之諸大臣皆跪太皇
太后曰皇帝年小豈知自古此輩禍人家國多矣
我能聽帝暨諸臣留振此後不可重令干國事也
以黃宗載為南京吏部尚書○冬十月以羅亨信為

會都御史練兵平涼

時有婦孝于各錢早喪母父更娶太倉娘有子
由是失愛父提錢太倉娘索大杖與之家貧食
不足瞻每適穴煙寒釜兩間氣蒸然矣太倉娘
錢較錢不休父大怒逐之於是乃母子飽食錢
困頓旬旬道中比歸復相詬曰有子不居家在
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錮依依戶外欲
不見因俯首竊淚下父亦太倉娘獨與其子居
焉正德庚午大飢太倉娘不能自活錮往涕泣
迎母內自廟終感錮誠懇從之錮得食先母弟而
已有飢色錮少餼饋而黃而
體瘠小族人下為菜大八

秀舉

卷一五

宣德

三十九

知問齊

昭代秀舉卷之十五

昭代芳華卷之十六

武原臣徐昌治述

英宗睿皇帝

丙辰正統元年春正月帝御經筵

時中官王振用事考功郎中李茂弘嘗言可憂者君臣之情不通今經筵進講不過應故事以粉飾太平而睽隔蒙蔽未必無意外之慮也遂抗章致仕去

二月命僉都御史王翱鎮守陝西

考本

卷十六 王翱

知開香

翱後為太保善知人文武大吏掇聚無禮范信取九疇軒親年富李秉程信皆其薦用翱本北人嘗因召對裕陵曰北人質直雄偉文章藻飾似不及南人願緩急得力以故推轂北人為多至姚夔柱往右南人

三月賜進士周旋等一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命行在兵部左侍郎柴車參贊陝西軍務

先是虜酋朵兒只伯擁眾入寇副總兵劉廣閉門不出虜大掠而去廣奏功微賞車劾其罔上不法請事朝廷以車公嚴執法可當師帥之任故有是命

陞應天府尹鄭瑩為兵部左侍郎

瑩湖廣宜黃人初為陝西按察副使有聲其父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以安其民乃索此不義之物汗我即封還以書責之瑩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為教職居閑秋開聘典文衡者謀于僚友往請于父父大怒曰汝居憲司吾為考官何以防範且將遺誚於人又以書罵之瑩迎書跪誦涕泣受教五月初設提學憲臣○以薛瑄為山東提學僉事

考本

卷十六 王翱

知開香

六月召江西左布政使陳智為右都御史

智武昌咸寧人初為御史執法嚴明陞陝西按察使居任十五年多惠政陝民深德之遷江西布政使宣德末永豐賊曾子良作亂官兵擒而勦之從賊嚴季茂等千餘人皆被執時歲凶民艱食智謂其有因飢而被誘勝者不可令盡死倡義捐俸為粥賑之奏上上得報決其首惡三十餘人勝從者皆宥免時有告富民與賊通者三百餘人智下令曰所告虛實未可知苟無實速自來眾悉詣官

自告智論之曰：果若人言，下諸吏鞠訊，爾尚能保家乎？今爾曹自赴官，若能出粟濟饑民，當貸爾粟，稽顙流涕，乞如命，得粟萬餘石，所活不勝計。

九月內閣張瑛卒。○冬十月，瓦剌脫歡與其部酋朵兒只伯離殺。

丁巳二年春二月，以宋儒胡安國、蔡沉、真德秀從祀孔丁廟庭。○夏五月，行在左都御史顧佐致仕。

一、定年佐考察，罷御史邵宗，上為原宗詰佐，佐遂去。老家居十餘年卒。佐性嚴重，守正嫉邪，人知

敬憚以故竟擯之去。

六月行在僉都御史魯穆卒。

穆由御史陞福建按察僉事，理冤濫，懲貪墨，抑豪強，直介孤立，不可干以私。泉州人有李姓者，妻吳美，舊與富姻林私，李調官廣西，林令二僕從李行，殺之道中，并殺其姪，吳竟適林，李宗人訴之，郡得賂，反坐李宗人誣，又訴按察司，司得賂如郡，十餘年未決，穆廉得踪跡甚詳，一訊林即服，漳富人許，初無子，後兄子已而妾有子，與兄子資三之一。

芳本 卷十六 正統

知問齋

陳況較案傳有文武才遇事果斷用法嚴明子年卒子孫嗣十五年卒子孫嗣十五年卒子孫嗣十五年卒

托已子許死，兄子言妾子，非許子也，遂去盡得其貲，穆大召縣中父老及許宗人詢之，皆曰：妾子，本許種也，兄子始服罪，穆自幼攻苦食淡，力學博經史，嘗大書座右，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比入官，請寄不行，問遺並絕，歷官中外三十餘年，家無餘貲，沒不能殮。

秋九月，脫脫不花遣人貢馬，厚賜之。○虜酋朵兒只伯入掠甘涼，命兵部尚書王驥總督陝西軍務禦之，驥馳至甘州，簡副將蔣貴率精騎追擊，戒貴曰：努

芳本

卷十六 正統

四

知問齋

力破賊樹功名，召無相見，繼遣趙安率兵由東涼州逾白鴉狐口北抵赤林鐵門諸關，為犄角之勢，貴遇虜石城兒泉與戰，虜敗，尚數窺邊近，驥曰：虜未大剽，不畏我，不退去，我罷于奔命，遣謀知虜巢所在，復用貴先鋒，驥率兵與都督任禮等分道出塞，期會夾攻，轉戰二千餘里，俘虜人畜數千，朵兒只伯率數十騎遠走尋死，上勞驥金幣。

戊午三年夏四月，宣宗章皇帝實錄成，進楊士奇、楊榮少師、楊溥少保、武英殿大學士、王直、王英並禮部

左侍郎李時勉錢習禮為翰林學士○五月江北大水○追復故汜水縣典史曾泉官

泉始由進士任御史以事降黜自宣德六年到任廉謹勤能課農勸學官有儲積民無科擾歷任三年家給人足俗醇訟簡沒三年民之懷思至今稱之勅部覈實追復其官以為天下士風之勸

六月大學士楊士奇等請清解發戍從南北所宜詔廷臣議行

秋八月順天貢院災

芳華

卷十六 正統

五

知問齋

翰林侍講學士曾鶴齡主考順天鄉試初試之夕場屋火試卷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為言惟欲請葺場屋以終後兩試鶴齡曰必更試然後滌百弊以昭至公不然雖無所私此心亦欺朝廷何惜一日之費不成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悉如鶴齡所言人皆懾服是科稱得士云冬十月召王驥還京兼大理卿掌兵部事封蔣貴為定西伯任禮為寧遠伯趙安為會昌伯○陞柴車兵部尚書仍贊理陝西軍務

車盡心邊務裁糾劾將佐欺玩或休以後患車曰吾敢愛身以誤國耶澹泊自處持論益堅凡有功賞雖勅下必覆驗而後行詐冒必糾正之

雲南麓川宣慰思任發叛

已未四年春正月遣刑部主事楊寧往麓川諭思任發不聽○三月賜進士楊景等一百人及第出身有差○逮湖廣巡按御史陳祚下錦衣獄尋釋之祚按湖廣益持風紀上言遠王滅絕天理潰亂人倫數事上怒遣官校械繫下獄論死未幾王事自

芳華

卷十六 正統

六

知問齋

覺廢為庶人仍有祚改南京御史尋陞福建僉事召山東右布政使王質為戶部右侍郎質鳳陽人始由教官荐授御史臨政公勤果毅清操著聞在蜀出巡惟蔬食而已蜀人呼為王青菜在山東尤多惠政夏四月倭奴寇浙東五月命黔國公沐晟率兵討麓川思任發都督方政力戰死之晟還至楚雄卒○六月京師大水命戶部侍郎吳璽順天府尹姜濤存問賑恤

承論南京諸臣修省求直言

翰林院編修劉定之應詔陳言留中

定之上言十事一言號令信賞必罰二言公卿侍從宜時常召見三言降胡近處京畿宜漸分其類四言宜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素備良之政五言朝官陞任來賢良自代六言武臣子孫宜習簡器七言守令之官宜詳加察入言安富恤貧九言丁憂宜令終制十言宜過僧尼

蘇州知府況鍾吉安知府陳本深各正三品俸以

循良之政卓

鍾剛正奇偉襟懷之操一塵不染操履之固千夫莫回今行秋兩度舉弗馴惠流時雨靡靡弗照又有魏觀蒲圻人博學有文名守蘇州防奸撫善賑貧禮賢條平役賦報政為天下最陞四川參政難

芳墓

卷十六 正統

知周齋

其代復任守蘇後以陞府治於士誠故基及後歸帆徑為御史張度所劾上怒逮觀及高啓王昇並坐死

秋八月朔日有食之○十一月造渾天瘡璣王衡簡儀○降福建僉事廖謨為府同知

廖謨杖死驛丞楊溥欲坐以償命楊士奇欲擬以因公致死互爭不決請裁于太后王振因而進言謂溥與驛丞同鄉士奇與僉事同鄉未免皆有私意宜對品降僉事為府同知太后避之自是振漸據內閣之過而權歸掌握矣

追封故廣西總兵官都督同知山雲為懷遠伯謚襄毅

雲鎮廣西十餘年廉明仁勇繼其後者皆莫能及庚申五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參贊機務少保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卒

福秉心正大義利介然天下士大夫無論識不識皆知其為君子斥奸闢諛無所顧忌憂國忘家老而彌篤俸賜分贍族姻屬續之日室無百緡後贈太保謚忠宣

芳墓

卷十六 正統

知周齋

二月行在翰林侍讀學士馬愉侍講曹鼐並直文淵閣

先是王振謂楊士奇等曰朝廷事虧三楊先生然三公亦高年倦勤矣其後當如何榮曰吾輩衰殘無以效力行當擇後生可任者以報聖恩耳振喜翌日即荐曹鼐苗衷陳循高穀等遂次第擢用士奇以榮當日發言之易榮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已乎一旦內中出片紙命某人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四人竟是我輩人當一心協

力也士奇服其言

令天下有司秋成時修築圩岸疏濬陂塘以便農作仍具數繳報俟考滿以憑黜陟

夏四月立存積常股鹽法○秋七月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展墓還京卒于武林驛

榮總裁四朝實錄經理三帝山陵累從出塞屢受遺旨撫順討逆羈勒萬里運籌設險折獄理財隨機應變靖重不撓濟險解紛調停有術果而能容

謀而善斷內行修謹胸度圓融祿厚財豐賑賑窮

芳墓

卷十六 正統

九

知問齋

阨貴賤賢愚皆歸心焉卒贈太師諡文敏

遣使齋勅旌吉安府義民周怡等復其家怡等詣闕謝各置勅書樓以彰恩寵

辛酉六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以定西侯蔣貴為征夷將軍太監曹吉祥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郎中侯璉主事楊寧隨軍贊畫討思任發○

二月命僉都御史王翱鎮守陝西○大學士楊溥展募選朝○侍讀劉球上言

略曰帝王馭夷狄不窮兵於小敵以傷生靈惟防

患於大寇以安中國今北虜脫歡也先父子併吞

諸部深謀入寇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

計之得也臣愚以為麓川僻陋滅之不為武釋之不為怯至於西北諸邊空謹烽埃修墩堡選將帥

練士卒豐糧餉備器械庶為有備無患振不能從

冬十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成○十一月定都北京

芳墓

卷十六 正統

十

知問齋

除行在字○蔣貴王驥等進攻麓川思任發走緬甸

遂旋師○右副都御史吳訥致仕○閏十一月以李時勉為國子祭酒○十二月脫脫不花及脫歡子也

先遣使貢馬

壬戌七年春三月賜進士劉儼等一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論麓川功封蔣貴為定西侯王驥為靖

遠伯侯璉為禮部右侍郎楊寧為刑部右侍郎贈方政威遠伯諡忠毅

秋七月吏部尚書郭璉罷

璉在吏部，嘗值早蝗，侍臣言大臣尸位妨賢，內批令自陳。諸大臣遂皆乞去，謝天譴。璉獨不可，曰：主上冲年，吾輩皆先朝委任，受付託，一時請去，誰與共理？宜引罪乞改過。璉老矣，官至冢宰，豈敢貪位，顧君臣恩義如此，衆是其言，疏上，盡留諸大臣，至是璉請老。

冬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

太皇太后遺詔，吾自洪武中，配仁宗昭皇帝三十餘年，爲未亡人，十有八年，今命止此，得全歸以從。

芳墓

卷一六 正統

十一

知問齋

先帝于地下足矣，允惟國家重事，存沒在念，皇帝聰明孝敬，仁厚剛栗，爾內外文武羣臣，宜盡誠輔導，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軍民者，祖宗之軍民，惟愛人爲保國之本，惟施仁爲愛國之道，爾羣臣咸佐皇帝，悼行仁政，各秉廉公忠誠，勤慎不懈，庶幾克濟，宮中大小庶務，悉奏皇太后而行，諸后妃家，並須遵奉皇祖訓戒，不許干預國政。初，宣廟崩，張太后卽命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裁禁中官，不許差遣，每數日，太后必遣中

官入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卽以帖開某日

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太后乃以所白驗

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試者，必召振責之。正統

數年，天下休息，皆張太后之力，人謂女中堯舜。○

太后大漸，召內閣諸臣至榻前，問：朝廷尚有何

大事未辦者？楊士奇對曰：建文君雖已滅，曾臨御

四年，當命史官修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年號。

太后曰：曆日已革，除之，豈可復用？對曰：曆日行於

一時，實錄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之年亂之。太

芳墓

卷一六 正統

十二

知問齋

后領之。

雲南思任發復反，以定西侯蔣貴爲總兵官，靖遠侯

王驥提督軍務討之。

麓川初叛，適王振操柄，欲逞其忿，楊士奇等議謂

遠夷不足較，且爲耕守計，振不從，與兵部謀，王驥

阿振意，遂興兵，驥督東南兵十五萬，給餉者倍之。

窮其巢穴，而思任發不可得，焚寨而還，殺無辜十

數萬，且以爲功，封靖遠伯，以次陞者萬餘，未幾寇

勢復盛，驥再往，起兵如前，東南騷擾，軍民疲弊，殆

不可言復窮其所思任發又不可得而還賞功陞秩復倍于前○翰林侍講劉球疏云臣聞王者之師不聘忿于一決必慮勝于萬全所以無敗事而有成功也今者中外大臣議欲益兵十二萬于雲南邊境以俟麓川殘寇思任發來降乃罷否則攻之臣竊以為彼險遠如故分道以進則山廣而援不接併力以攻則地隘而衆莫容是皆兵法所忌況寇以逸待勞窺測形勢得便則出抗王師失利則遁入谿谷豈不坐老我師若暴露十二萬衆于

芳華 卷十六 正統 十三 知問齋

萬里之外以冀小醜之降千里餽糧士有飢色今致雲南之米于金齒每石須費數石民苦運輸軍多缺食春秋之法不治夷狄三土之道不困中國以事外夷必欲懲之則宜忍一決之忿以圖萬全之策選用良將輔以能幹文臣如趙充國屯田以降叛羌故事因雲南見操之兵或益以附近萬餘分屯沿邊地方厚其糧賞給以農用之物務使兵民相安以耕以守仍通好于木邦車里諸夷以為外援俟寇出沒即加勦攘倘其服辜則以禮納或

終不悛則二三年後根積有餘士卒熟其餉道別議大舉

是年建文帝還居京師寺中

建文帝出滇南至廣西一日在某寺呼寺僧謂曰我建文皇帝也寺僧大懼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跌足坐地自稱朱允杖曰胡濙名訪張儼傷為我也衆聞之悚然聞於朝乘傳之京師有司皆以王禮見比至上遣內豎往視咸不識建文帝曰固也此曹安得及事我耶吳誠在無衆以白上命

芳華 卷十六 正統 十四 知問齋

誠往見誠亦遲疑建文帝曰不相見殆四十年亦應難辨矣吾語若一事昔在某年月日吾御某殿汝侍膳吾箸挾一瓣賜汝汝兩手皆托持不可接吾擲之地汝伏地以口噉取食之汝寧忘之耶誠聞大慟反命言信也上命迎入大內養某寺中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程濟隨至京莫知所終建文帝嘗賦詩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華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春聲哭未休賦新月日誰將玉指甲指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又嘗賦金陵詩曰聞日乘輿看晚渡

慈德佳氣滿金陵禮樂再興龍虎地衣冠重整開
鳳城後至貴州金竺長官司羅永菴嘗題詩壁間
其一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曆移四海心鳳返
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
玉漏無聲水自沉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
華臨其二曰闕罷榜嚴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
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秋段久忘飛
鳳簪袞袞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烏
鴉早
晚朝

癸亥八年春正月以王直為吏部尚書

王直方面修器宇宏偉性嚴重寡言笑居家儼
然及接人和氣可掬學賦才敏詩文精緻在翰林
三十餘年恭勤不怠既乘餘翰益康
慎時江南二王東王曰直西王曰英

夏六月雷震奉天殿

芳華

卷十六 正統

十五

知問齋

太監王振繫大理寺少卿薛瑄于獄

瑄為山東提學僉事王振問三楊吾鄉誰可為大
臣者皆薦瑄召為大理右少卿三楊以用瑄出振
意欲瑄一見振瑄正色曰安有受官公朝而拜私
門乎振聞憾瑄臺官詣事振劾瑄繫獄瑄怡然讀
易不輟得大臣伸救得免歸田

封元臣宋儒吳澄為臨川郡公從祀孔子廟庭
立皇后錢氏○瓦剌順寧王脫歡死

脫歡之子曰也先強盛桀驁不恭時時殺掠道路

我往來通事人變詐出好語告以中國虛實也先
因與通事人言吾有子請婚南朝公主通事人謾
曰為若奏皇帝皇帝許爾矣也先大喜誇諸酋曰
吾且進聘禮

太監王振殺翰林侍講劉球

張太后崩太監王振遂無忌憚作大第於皇城又
作智化寺於居東以祝釐自換碑始弄威福是年
雷震奉天殿賜吻翰林侍講劉球上言十事一曰
勤聖學以正心德二曰親政務以總權綱三曰別

芳華

卷十六 正統

十六

知問齋

賢否以親正士四曰選禮臣以隆祀典五曰嚴考
覈以督吏治六曰慎刑罰以彰憲典七曰罷營作
以蘇人勞八曰寬通賦以憫民窮九曰息兵威以
重民命如麓川連歲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費爵賞
不可勝計臣見皇上每錄死囚多憫之而免令
充軍仁心若此真足與天地好生之心合矣今欲
生得一失地之竄寇而驅十餘萬無罪之人以就
死地豈不乖好生之仁哉十曰修武備以防外患
今北虜比年入貢然遣來之人歲增無減其包藏

禍心誠所難察、一旦率彼烏合之衆、長驅入寇、爲患已深、不可不預防之、莫若於閒暇之時、訓練軍士、仍公武舉之令、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來武勇、廣屯田之規、收中鹽之利、以厚儲蓄、庶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王振怒球言總權綱、爲詆已也、欲置球死地、不得、馬順附振、矯旨逮球、當朝摔球去、球不知何坐、大呼死訴太祖、太宗縛球至暗獄中、斧鎖暴下、支解其體、備極慘毒、球魂附馬順子、數順之罪、順不自安、命緇流誦經度之、由是廷臣微

芳草

卷十六 正統

十七

知問齋

微聞二人連諾而起、急趨而東、將遇而問曰、上在耶、二人曰、王太監也、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九載考績、王振素慕敬宗名、託巡撫周忱、往道其欲見之意、敬宗辭、他日乃遣綵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希彼爲謝、敬宗爲走筆書之、而反其禮、弊竟不一見、十八年不得遷、敬宗浙江慈谿人、八月致仕、太子賓客、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胡儼卒、○九月倭寇浙東、按察僉事陶成、整飭海道、率兵平之、○十一月朔、日有食之、○故后靜慈僊師胡氏卒、甲子九年春正月、新建太學成、帝視學、謁先師、○三月、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卒、士奇晚年昵愛其子、莫知其惡、最爲敗德、已而有奏其人命數十、惡不可言、朝廷不得已、付之有司、時士奇老病不能起、朝廷猶慰安之、恐致愛、至是士奇卒、乃論其子于法、斬之、鄉人預爲祭文、數其惡、天下傳誦、然文貞爲本朝相臣、猶稱巨擘、大旱遣官請雨于岳鎮海瀆、

芳草

卷十六 正統

十八

知問齋

時浙江台寧等府久旱民遭疫死甚衆乃遣禮部侍郎王英賞香幣住祀南鎮以禳民穰英至紹興大雨水深二尺灌獻之夕雨止見星明日又大雨田疇沾足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

秋七月元良哈三衛寇邊命成國公朱勇與安伯徐亨都督馬諒陳懷分道出塞擊敗之

乙丑十年春三月賜進士商輅等一百三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朔日有食之○冬十月進內閣曹聚吏部左侍郎陳橋戶部右侍郎馬愉禮部右侍郎

芳墓 卷十六 正統 十九 知問齋

郎以苗衷為兵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高穀為工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並直文淵閣○以錢習禮為禮部右侍郎

丙寅十一年春正月始于各省皆以內臣鎮守三月河南山西巡撫侍郎于謙降大理寺左少卿尋復巡撫

于謙在梁晉間年久上章舉參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時太監王振用事于謙素無愧奉振遂嗾言官劾其擅舉自代降大理寺左少卿罷巡撫河南

山西之民間之赴闕乞留復命巡撫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倭寇浙西○秋七月少師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謚文定

先是太皇太后張氏聽政三楊居輔弼凡朝廷大事皆自閣下處分王振每承命至文淵閣三公與之言振必立受自張太后崩楊榮繼卒士奇不出溥惟一人當事亦年老勢孤繼登庸者皆不能自樹于是內閣之柄悉為王振所攬生殺予奪盡在其手矣

芳墓 卷一六 正統 二十 知問齋

楊文定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官迎送餽遺之勤惟江陵知縣范理頗為不禮溥聞而異之後廉知其賢即薦知德安府再擢貴州布政使或勸聖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為朝廷用人非私於理聞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二公可謂兩賢國史謂三楊同為相士奇有相業榮有相體溥有相度

九月以鄭瑩為兵部尚書○冬十月閱武近郊○十一月命京營總兵襄城伯李隆帥師巡邊

丁卯十二年春二月國子監祭酒李時勉致仕以蕭鉞為國子祭酒○河南山西巡撫于謙丁父憂尋命起復以為兵部右侍郎協理部事○以都督僉事石

亨為左叅將守萬全

亨伯父嚴寬河衛指揮僉事無子亨嗣之善騎射有膽略提大刀輪舞如飛每從征挺刃當先輒立奇功累陞都指揮使姪彪亦驍勇能挽強弓善揮斧以官舍從亨有功陞指揮使從亨叅謀

詔選翰林院官十人入東閣習制詔讀中秘書侍經筵

選講讀以下儀表俊偉有才望者于是侍講汪淵裴綸侍讀杜寧謝璉王玉修撰劉儼商輅編修陳

考墓

卷十六 正統

二十一

知問齋

文呂原李詔劉俊等皆預焉朝廷意欲儲之以備他日內閣之選也

夏五月陞王翱右都御史仍提督遼東軍務○六月禮部右侍郎錢習禮致仕

習禮孝友忠信篤於倫誼原生送死推財賑贖好古秉禮動有矩則文章論議士類宗仰歸山十五

秋七月河決張秋潰沙灣入海尋決榮澤入淮命工部尚書石璞治之○八月朔日有食之○冬十月浙江處州賊葉宗留反命僉都御史張懌討之○太監

王振逮霸州知州張需下獄謫戍

霸州民多游食需教之種粟麥桑棗令紡績畜鷄豚民皆勤力不一年生理日滋畿內蝗作捕之有法有牧馬者生事擾民需笞之其領牧者詣于王振遂捕需下獄笞箠幾死謫戍邊城

巡撫大同宣府總督屯種都御史羅亨信上言虜酋也先專候雲端圖為入寇宜預于直北要害增置城衛及修各衛土城備之不然恐貽大患

戊辰十三年春二月朔日有食之○三月賜進士彭

考墓

卷十六 正統

二十二

知問齋

時等一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彭時上表謝恩之夕坐以俟旦隱几不寤竟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拿禮部尚書胡濙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合着錦衣衛尋上是之時得免拘執人謂濙得大臣體

夏四月福建寧化賊鄧茂七反遣總兵劉聚副總兵陳榮帥師僉都御史張楷監軍事討之

鄧茂七建昌人聚眾集會願指殺人縣官捕之遂拒捕聚黨劫上杭攻汀州據杉門攻光澤縣大掠

順流而下攻邵武府掠其庫藏數日至順昌縣時
福建參政宋彰交趾人與中官多故舊侵漁以萬
計餽送王振遂陞左布政使抵任計營所費驗戶
歛之貧乏不堪者苦為所迫於是尤溪爐主蔣福
成號集居民劫取聚落旬日至數萬人遂襲尤溪
據縣治與茂七聲援相聞進劫沙縣將攻延平據
王臺立總甲里長殺張都司其勢益熾

命侍郎薛希璉巡撫福建提督軍務○秋七月以都
督徐恭為總兵官工部尚書石瑛提督軍務討浙江
芳墓 卷一六 正統 二十 知問齋

賊葉宗晉○九月命侍郎孫原貞鎮守浙江都御史
軒輓為巡撫○冬十月雲南思機發叛以靖遠伯王
驥總督軍務都督官聚為總兵官張凱田禮為副總
兵帥師討之

驥攻破之乘勝進至孟養賊歛衆據鬼哭山及芒
崖山等寨皆攻拔之思機發遁莫知所在大軍踰
孟養至孟那等處而還詔增驥祿百石

十一月兵部侍郎于謙丁母憂仍命起復理部事○
福建賊鄧茂七寇德化永春安溪等郡知府熊尚初

逆戰於五陵坡兵敗被執不屈死之○副總兵陳榮
進兵攻鄧茂七戰敗死○命御史朱英與中官分守
閩浙要地

朝廷慮葉宗晉與閩寇合命御史朱英榜諭脇從
示以禍福降者甚衆以計生致賊首周防松等數
人誅于市賊聞之遁去

已巳十四年春正月朔順已巳大統曆於百官

以寧陽侯陳懋為征夷將軍保定侯梁瑄平江伯陳
豫為副總兵刑部尚書金濂兼贊軍務太監曹吉祥
芳墓 卷十六 正統 二十四 知問齋

監督軍務帥師討鄧茂七○鄧茂七寇建寧掌府事
參政張瑛戰敗死之○二月鄧茂七復攻延平總兵
劉聚禦之茂七中流矢死張楷還兵仍討浙賊金濂
陳懋晉鎮福建遠巡按御史柴文顯汪澄下獄誅之

福建鄧茂七反凡三司官之親臨皆得貸死惟前
後巡按御史柴文顯汪澄二人俱被極刑蓋因王
振當權所惡者御史之官故盡殺之

貴州苗反總兵都督方瑛率兵討之
麓川之役朝議皆以為不可獨王振與王驥主之

盡調雲南貴州兵以行，連兵十年，陞秩萬數，而夷酋終遁，將士多死，大軍未班，列衛空虚，苗僚乘間竊發，攻圍城堡。

周忱陞戶部尚書，仍巡撫。○三月，以監察御史韓雍為僉都御史，巡撫江西。

雍先巡按江西，有聲，吏民奏留再巡一年，遂有是擢。

民情吏治，素所諳練，風采凜然，思成大著，凡屬舉奏事務，動發數百言，皆引經據律，無一語疎濇，設施最便，與情，其後官民皆遵守之。號曰韓都門。

五月，以侍讀學士張益、直文淵閣。○湖廣苗反，以保

芳華

卷十六

正統

二十五

知問齋

定伯梁琦為平蠻將軍，右都御史王來總督軍務，率兵討之。○總兵徐恭進兵攻葉宗留，敗績。三司官沈璘耿定王歲皆歿。○致仕大學士黃淮卒。○張楷招撫浙賊班師。

徐恭戰既敗績，莫能為計，按察僉事陶成請招諭之，乃從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辭懇惻，宗留等環聽竦動，遂率其黨出降，惟陶得三役使者，引餘黨遁入山中，張楷仍招降之，楷遂班師。

秋七月，癸亥，入南斗。

時侍講徐理頗知天文，私與其友劉溥以不祥久之不退舍曰：禍不遠矣，遂命其妻擊南婦也。先大舉入寇，太監王振強帝親征，遂北狩。

是年春也，先遣二千人詐稱三千人貢馬，曰：此聘禮也。朝廷莫之知，答詔無許，媚意。王振怒也，先詐報人數，減其賞賜，并所酬馬價也。先魏念，秋七月八日，大舉入寇，塞外城堡所至陷沒，邊報日至，乃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出禦之。源等既行，太監王振勸上親征，命太師英國公張輔

芳華

卷十六

正統

二十六

知問齋

太師成國公朱勇率師以從，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鄭堃、學士曹鼎、張益等扈行，命太監金瑛輔。郟王居守，吏部尚書王直及大小羣臣伏闕懇留，不允，遂偕王振及官兵五十餘萬人至龍虎臺，扎營。明日出居庸關，鄭堃請回鑾，及雲中，王佐竟日跪伏草中，請還，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於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鼎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係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於是井源等

敗踵至會暮復有黑雲如繖罩營雷雨大作王振惡之頃之又聞前軍西寧侯朱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鎮守大同中官郭敬乃密言於振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大同總兵郭登告學士曹鼐等車駕入空從紫荊關廢保無虞王振不聽還至狼山虜追且及遣朱勇等率三萬騎禦之勇無謀進軍鷄兒嶺虜于山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是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僅二十里衆欲入保懷來以王振輜重千餘輛未至留待之鄭楚

芳華

卷十六 正統

二十七

知問齋

再上章請車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爲殿不報又詣行殿力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楚曰我爲社稷生靈何得以死懼我振愈怒叱左右扶出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又當虜衝次日欲行虜已逼不敢動是爲八月十四也人馬不飲水已二日飢渴之極時楊洪總兵在宣府或勸洪急以兵衝虜圍駕可突出竟閉城不出十五日虜遣使持書來以求和爲言遂召曹鼐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去振急傳令移營踰壑而行回旋之間

行伍已亂爭先奔逸勢莫能止虜騎蹂陣而入奮長刀以砍我軍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殺衆裸袒皆蹈藉死者蔽野塞川宦侍虎賁矢被體如蝟上與親兵突圍不得出虜擁去百官沒者英國公張輔尚書王佐鄭瑩學士曹鼐張益而下數百人其幸免者蓬頭赤身踰山墜谷連日飢渴得達關上虜舉我輜重惟取金銀珠寶貴細者太監喜寧本胡種也遂降於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十六日上下在虜營惟校尉袁彬隨侍各應着彬寫書差人回

芳華

卷十六 正統

二十八

知問齋

京奏討珍珠蟒龍段疋金銀等物以賞也先着人隨至宣府城下不敢開門總而登復遣人送至京以其夜二鼓從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闕下頗聞敗報私相告語愁歎驚懼出紫陌見軍士奔蹄瘡殘被體血汚狼藉尚未知上所在也是日皇太后遂遣使齎黃金珠玉袞龍段疋等駝以入馬詣也先營請還車駕不報八月太后命鄭王權總國事○立皇長子見深爲皇太子

皇太后詔天下曰通因虜寇犯邊毒害生靈皇帝恐禍延宗室不得已躬率六師往正其罪以安國家不意被虜庭尚念神民不可無主茲於皇庶子三人之中選其賢而長者見深立為皇太子正位東宮仍命郅王為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

廷誅錦衣衛指揮馬順籍王振家滅其族
八月二十三日郅王臨午門左言官大臣次第宣讀彈劾王振傾危宗社今在虜中為虜所用罪當滅族馬順猶回護之當闕揚言眾怒曰此正奸臣

芳纂 卷十六 正統 三十九 知問齋

黨也給事中王竑捽順頭請誅郅王起入內使闔門間眾爭毆順蹴踏墮裂頃刻而斃或就脫順鞵擊出眼血流闔門前時上直官軍候左掖門譁云尚有王長隨毛長隨二人少頃校尉捽出亦擊殺之曳三屍陳于東安門

都御史陳鑑奉令查籍振宅宅在宮城內外凡殿處重堂邃室擬于宸居器服綺麗尚方不逮正殿徑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庫馬數萬疋執振侄錦衣衛指揮玉山歸于市其族屬無少長皆斬并籍振家

逮宣府總兵楊洪萬全左叅將石亨繫錦衣獄○太

后以于謙為兵部尚書謙以本部陞用○帝出塞聖駕十七日夜渡宣府河表彬控馬渡訖也先謀為布囊欲盛朝廷使羣騎蹂躪忽一雷擊死也先所乘馬其謀乃沮又夜令人行刺刺者見一大蟒蛇遶護御帳外畏怖而去羣胡皆曰大元之仇今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呼也先曰萬眾死傷之中鐵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嘗受其賜九龍珠龍猶在安得害之當報中國遣使來迎還之一旦復坐寶位之上豈不

芳纂 卷十六 正統 三十 知問齋

有萬世之美名乎眾皆曰者于是也先赴帳房叩頭致敬奉帝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以贖至即歸聖駕郭登守太同閉門不納遣人傳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校尉表彬隨侍以頭觸門大叫于是廣寧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同出見獻蟒龍袍括城中犒軍物金銀共萬餘兩迎駕既獻虜不應二十三日遂去過猶兒庄二十八日至黑松林也先營在焉上入營也先拜稽首乃侍坐宰馬設宴出其妻妾四人以次奉酒歌舞

以爲娛，遂奉帝居於伯顏帖木兒營去也。先營十餘里，伯顏帖木兒與妻見帝，亦如也。先禮帝在營，聖敬無敢虜以女入侍，不受虜服，不敢少失臣禮。會大雪，乘輿所止，穹廬雪不凝，虜異之，往覘天容，穆然危坐，亦無寒色，咸極駭歎，効順益篤。

廣賊黃蕭養反，攻廣州副總兵王清戰沒。

黃蕭養坐強盜，在郡獄中踰年，所臥竹床皮忽青，漸生竹葉，同禁江西一商人謂曰：此祥瑞也，因教以不軌使人藏利斧飯桶中，破肘鐐，越獄出，凡十

芳皋 卷十六 正統 三十一 知問齋

九人，其黨艤舟以待，遁入海中，哨聚羣盜，旬日間至萬餘人，遂攻圍郡城，城幾破。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至沙角尾，舟膠淺水，有小艇載柴及鹽魚者，奔迸若避賊狀。官軍問蕭養所在，言未脫口，伏兵出柴中，擒王清，盡殲其軍，賊擁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降。清罵賊遇害而死。蕭養遂僭稱東陽王，以金濂爲戶部尚書。○九月帝在迤北。○癸未，郕王卽皇帝位，遙尊帝爲太上皇帝。進內閣陳循，戶部尚書高穀，工部尚書，以待講商輅。

伯顏彭時入直文淵閣

高穀官至台鼎，而家文蕭然，敝廬在山，僅足衣食，身沒未幾，子孫貧窶，其方穀端靖，廉無私，卓然有古大臣之風。一時內閣七人議論，每相祖述，穀獨持正，嘗曰：清議可畏，以是見忌於人，亦以是受知于正。統皇帝。

以郕府左長史儀銘爲禮部左侍郎，右長史楊翥爲兵部右侍郎，審理正俞綱爲太僕寺卿，審理副俞儼爲僉都御史。○出楊洪石亨于獄中，總京營兵。○起薛瑄爲大理寺丞，分守北門。○以兵部郎中羅通守居庸關，給事中孫祥守紫荆關。○冬十月上，皇在迤

芳皋 卷十六 正統 三十一 知問齋

北。○也先遣使來議和，不許，遂寇大同，破紫荆關，都御史孫祥走死。喜寧教也先犯京師，可以挾索寶貨，又給上皇欲送還京，虜遂奉駕入塞，七日至大同，九日至廣昌，破紫荆關，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死。時承平日久，城外壩上等處，倉塲草束，豈料堆積，動以數百萬計，于謙聞虜臨關急，分遣五城兵馬，司縱火焚燒，一面奏聞，或謂事重，何不待詔，謙曰：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若少緩待命下，適以資虜。

非計也

也先犯京師、焚長陵、獻陵、景陵、殿寢祭器、遂大剽掠于謙、石亨、孫鏜等禦却之

虜近京也、先奉上皇、居土城廟、虜騎掠西北關外

于謙、石亨、分營城北、都督孫鏜、營城西、刑部侍郎

江淵、叅軍事、尚寶司丞夏瑄、陳策、請召宣、府、遠、東、

各邊精兵赴援也、先遣使索大臣王直、胡濙、于謙

出迎、駕、衆莫敢出、乃以通政叅議王復為禮部侍

郎、中書舍人趙榮為鴻臚寺卿、出朝上皇于土城

芳華

卷十六 正統

三五

知問齋

廟也、先伯顏帖木兒環甲持矛、侍上皇、復等、現

上皇進書勅、上皇視漢字書、虜視番字勅也、先

爾小官急令王直、胡濙、于謙、石亨、楊善、來上皇、諭

復榮曰、彼無善意、汝等宜急去、二人辭歸、虜益四

面剽掠、焚三陵、殿寢祭器、逼宣武門、南逾蘆溝橋

散掠下邑、于謙督軍出德勝門與戰、發大砲擊虜

死者無數、石亨遂統兵出安定門、挺刀單馬、進殺

數十人、石彪持斧率兵從之、諸軍權呼踴躍、聲振

天地、虜却而西、亨追戰城西、虜復却而南、亨會彪

率精兵千餘人、誘虜南至彰義門、虜見彪兵少、逼

之、亨率衆乘之、虜大潰、南奔、復追至清風店、又大

捷、都督孫鏜、逐虜至固安、又大捷、程信遂請勅石

亨、于謙、移營關廟外、禦虜、陳循又請下榜數道、諭

回達番漢、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也

先疑懼、而邊兵入援亦稍至、是月既望也、先出居

庸關、伯顏帖木兒、奉上皇、出紫荆、楊洪、石彪、仍帥

兵擊零、虜未去者、陳循請留邊兵守京師、給事中

葉盛上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

芳華

卷十六 正統

三五

知問齋

弃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

以薄都城、邊關不固、縱守京師、不過保九門耳、如

陵寢郊壇社稷田里生靈、何急宜固守、宣府、居庸

為便

時衆論戰守不一、陳循等言兵敗之餘、宜固守、且

賊乘勝遠來、勢必難久、可伏兵歸路擊之、尚寶司

丞夏瑄、陳四策、謂虜乘勝遠闕、其鋒不可當、然能

野戰、短于攻城、且堅壁勿戰、使進無所得、退復氣

阻、然後出奇設伏、諸道奮擊破之、詔趣行其策

命副都御史沈固鎮守大同尚書石瑛鎮守宣府

都御史王竑鎮守居庸副都御史羅通鎮守山西副

都御史朱鑑鎮守雁門都督王通守天壽山平江疾

陳豫守臨清副都御史鄒來學提督京營軍務○以

何文淵為吏部尚書○以周忱為工部尚書仍巡撫

時邊事緊急下部移文成造監甲燬乃以被萬計其益俱要水磨明亮吃取所積餘木依鼓成造且計水磨明益非故月不可暫令提錫以付急用又正親間官殿官給給計用牛膠萬餘兩道官廢軟命俱職時忱以議事起京遇諸道日第行自有處至京言京庫所貯皮張歲久朽腐請出所膠應用同治即餘米買皮照數補納以新易舊兩利便利其處事則而敏多類此

命兵部侍郎侯璉總督軍務都督方瑛為副總兵討

貴州苗○以都察院歷事舉人練綱為監察御史○

十一月上皇在迤北○論禦虜功以石亨為第一封

武清侯楊洪進昌平侯加于謙少保總督軍務陞石

彪都督僉事為大同左叅將

時侍講劉定之條陳十事其八曰賞罰言石亨于

謙等將兵禦虜未聞催陷腥羶迎回塞輅但迭為

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未足賞今亨自

伯爵陞為侯爵謙由二品陞為一品天下之人未

聞其功而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

陽洪起行伍生長邊陲有機變用詭道果立邊功

歷陞將帥能用人奇兵遇虜必掃其虛或出其不意

善於劫營虜人畏之呼為楊王

先是土木既敗邊城多陷官府孤危既而朝議復

召宣府總兵官率兵入衛京師人心益惶惶或欲

遂奔其城衆紛然爭道都御史羅亨信不可仗刻

坐當門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斬之衆始定

城中老稚惟呼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督將士

誓死以守虜知有做不致攻北門鎗鎗以保全

亨信之力也

邦登者鞏昌侯郭子興之孫初為勳衛從征龍川

有功是年秋擢都督食率協守大同時我師屢動

邊陲無完地大同兵士戰沒之餘城門盡闕人心

土崩有愛登者泣謂之曰事已至此奈何登曰天

若祚國家必無可憂之事若胡勢莫過吾與此城

誓相存亡當不使諸君俱死也登雖處危疑而氣

益壯帶死問傍親為痛恤於是晝夜籌慮修城繕

兵以圖後舉既而虜侵京師登率所部并糾集忠

義從雁門入援先以願書馳奏且曰患誠切已敢

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為臣之節奏至賊已

退候詔褒答焉

上皇北至小黃河蘇武廟

伯顏帖木兒之妻阿撻刺阿除促令使女設帳迎

駕宰羊近床進奉尋值聖節也先來上壽進蟒

衣貂裘筵宴上皇在虜庭未嘗少降辭色也先

以車載其妹欲以上配時譯使吳官童隨侍言

伯顏帖木兒之妻阿撻刺阿除促令使女設帳迎

駕宰羊近床進奉尋值聖節也先來上壽進蟒

衣貂裘筵宴上皇在虜庭未嘗少降辭色也先

以車載其妹欲以上配時譯使吳官童隨侍言

伯顏帖木兒之妻阿撻刺阿除促令使女設帳迎

駕宰羊近床進奉尋值聖節也先來上壽進蟒

衣貂裘筵宴上皇在虜庭未嘗少降辭色也先

上皇曰焉有萬乘之君而為胡婿耶後史何以載
御之則拂其情乃愆之曰爾妹朕固納之但不當
為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又選胡
女數人薦寢復却之曰畱俟他日為爾妹從嫁當
併以為嬪御耳也先益敬服韃靼每夜見上皇
所御帳房上有火光隱隱若黃龍交騰其上近視
不見哈銘與表彬俱常宿御寢傍天寒甚時每夜
上皇令彬以兩脇溫足一日上皇晨起謂銘曰
汝知乎昨夜汝以一手壓我胸我不動俟汝醒乃

芳墓

卷十六

正統

三十七

知問齋

下其手因言光武與嚴子陵共臥事曰汝今日與
子陵一般銘頓首上皇曰回朝着你做都指揮
也上皇或夜出帳房仰視天象指示二人曰天
意有在我終歸也上皇嘗使哈銘致意于伯顏
妻令勸伯顏送還朝妻曰我女人何能為雖然官
人洗濯我侍中悅亦當進一言
命寧陽侯陳懋尚書金濂討福建賊鄧伯孫平之
鄧茂七已敗死伯孫繼之勢益熾懋等乃揭榜招
諭立賞格于是擒斬而降者相繼奔伯孫來降遂

進兵沙縣破貢川掛口陳山諸寨伯孫就執乃分
兵解汀漳之圍八閩遂平

以都督董興為總兵官兵部侍郎孟鑑贊理軍務討
廣賊黃蕭養也先遣使索大臣迎車駕○十二月
上皇在迤北○虜寇遼東都御史王綱禦却之○虜
寇甘州都御史馬昂禦却之

尊皇太后孫氏為上聖皇太后母吳氏為皇太后立
妃汪氏為皇后○冊上皇宮嬪周氏為貴妃即皇太
子生母也○都御史張楷下獄放歸田

芳墓

卷十六

正統

三十六

知問齋

葉宗晉之亂浙江三司官皆沒而楷但以撫賊班
師賊復為亂故罷楷
都督汪全恃威斲勢縱家人奪民田御史朱英等劾
之有旨責全歸其田于民
程信孫繼繁虜西城外時小失利將不相換鎗
急呼城門求入信不肯說言鎗小失利即開城納
鎗房益張人心益危越鎗戰必効死力上立詔
勿納鎗虜逼城鎗兵亦附城戰倭與都督王通都
御史楊善城上放鎗發鎗張佐鎗房逃鎗勅不
聽兵于少保移營開府外禦虜

昭代芳墓卷之十六

終

昭代芳摹卷之十七

武原臣徐昌治述

恭仁康定景皇帝

庚午景泰元年春正月朔上皇在遙北

上皇書至，索大臣來迎，廷臣請遣官使北賀節，進冬衣，上謂必能謙，太上皇帝者始可行，事遂寢。

內侍單增有罪下獄

時增恃寵驕縱，大臣有候其生日，結約武弁持賄

拜賀其家，如往年之事，王振者都給事中林聰率

六科十三道上疏，暴其罪惡，且曰：復起羣邪趨媚

芳摹

卷十七

景泰

知問齋

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路，上命錦衣衛捕治之，後

獲釋，不敢復肆。

虜入大同塞總兵郭登擊却之。

是年正月，賊入大同境，登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

水頭，日暮休兵，夜二鼓，有報云：東西沙窩，賊營十

二，皆自朔州掠回，登召諸將問計，或言我寡，莫若

全軍而還，登曰：我軍去城百里，一退避，人馬疲倦，

賊以鐵騎來追，難以自全，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

斬，徑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先

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登射中二人，手刃一人，

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斬首虜二

百餘，奪還人馬器械萬計，進封定襄伯，是役也，登

以八百騎破虜數千，為一時戰功第一。

郭登武定侯，封諸孫也。年七歲，請書過日，輒成誦，十歲能文詞，永樂二十二年，充勅宰，正統七年，從

王驥征木龍川有功，九年，從討賊，征勝衛，有功，歷陞署都指揮，僉事，智勇兼備，紀律嚴明，行敵制勝，動合機宜，一年百戰，木嘗挫刃，事母至孝，若表乘

禮，武而能文，謀而善斷，無子，以兄尚質承其子，嗣詩於朝，為後得嗣伯。

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許入監上選，事例與歲貢同。

芳摹

卷十七

景泰

知問齋

○閏正月，京師烈風晝晦，○贈前侍講劉球為翰林

學士，謚忠愍。○三月，虜奉上皇至大同，分道入寇。

是月，虜入蕎麥川，偏頭關都督杜忠擊敗之，虜又

入萬全，寧夏至慶陽，復奉車駕至大同，諸虜大掠

蔚朔，分寇宣府諸城。

侍講劉定之上言

一曰：守禦。昨者紫荆居庸等關，既不能禦虜之入，

又不能遏虜之出，名為關塞，實則坦途。一曰：降胡。

往年以來，降胡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一曰練兵。臣觀向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而納月錢於私室。於是手不習擊殺攻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蓋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為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犬羊。以當虎狼。幾何不敗哉。一曰議政。夫人主當總攬朝綱。親決政務。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大臣奏于前。近臣侍于側。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勸懲。其六事言戰陣。選將

考纂 卷十二 景泰 三 知問齋

夏四月宣府遊擊楊俊擒喜寧。檻送京師。伏誅。楊洪庶子俊充遊擊將軍。時出宣府。經略獨石諸城。是月二十二日。上皇以久無使臣往來。而喜寧又潛懷二意。數教也先擾邊。乃令袁彬至也先處。說旨。要差總旗高蓋。太監喜寧。達于哪哈。出回京也。先依聽。上皇又密書喜寧謀叛情跡。令蓋到宣府。與總兵官以計擒之。及至野狐嶺。高蓋與喜寧

飲城下。密約城上。于進湯時。即發短鎗。少頃鎗發。達眾走散。蓋抱喜寧滾下濠中。遂擒入城。哪哈出回營報知。上皇喜曰。這厮使兩下動干戈害人。如今拏了。邊上方得寧靜。我南歸也可期了。楊俊送喜寧至京。誅之。以功陞都督。

都督董興破廣賊。獲黃蕭養。誅之。封興為海寧伯。大同參將許貴請遣使赴虜議和。不許。

尚書于謙知上意不欲迎駕。議曰。曩遣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往使財賂方入穹廬。虜騎已至關

考纂 卷十七 景泰 四 知問齋

口。繼遣少卿王榮通政王復。又往不得要領而還。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移文詰責許貴。致仕國子監祭酒李時勉卒。虜入雁門關。

五月虜入河曲。圍代州。虜酋阿剌遣使貢馬。請和不許。

勅阿剌曰。我朝與爾无刺和好也。先違天犯順。朕兄太上皇帝。與師問罪也。先又輒遮雷毒我生靈。殘我邊徼。朕承嗣大統。宗室臣民咸請興兵討罪。復讐朕念也。先屢請送大駕回京。以故遣人賜書

授賞乃也先誘詐反覆今阿刺使至朕欲從爾但聞也先尚聚眾塞上意在脇挾義不可從

浙江按察副使陶成禦賊戰死

處州賊陶得二先已招降既而復叛率眾來攻武義無城惟設木柵賊大至或勸陶成稍却以避其鋒成不可麾兵與戰自辰至申俄而城中火起蓋賊有潛入城為內應者兵遂大潰成策馬突陣死之事聞贈左叅政論祭配享越國公胡大海廟蔭其子魯為廣東新會縣丞

芳華

卷十七

景泰

五

知問齋

立團營

兵部尚書于謙議揀選三大營馬步軍一十五萬分為十營每營各以都督總領常令在營操練以備警急調用就於三大營提督中揀二人充提督團營總兵官文臣提督即以兵部尚書

六月虜奉上皇復至大同肆行擄掠

秋七月虜酋阿刺遣使請和以李寔為禮部侍郎羅綺為大理少卿奉勅使虜

也先屢以議和不諧復俾其知樞密院阿刺為書

遣其叅政完者脫歡等五人赴京請和禮部議奏

奉迎上皇帝不允次日帝御文華殿諭大臣言官絕虜吏部尚書王直對謂上皇在虜理宜迎復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帝不悅曰朕無意大位若曹過為朕疑今奈何異議于謙對曰大位已定孰敢他議祇答使舒邊患耳帝意始釋太監興安匍匐而呼曰孰堪使者有文天祥富弼其人乎王直厲聲曰是何言臣皆王臣惟皇上使敢勿行乎時李寔任禮科都給事中對曰寔雖才識不周適

芳華

卷十七

景泰

六

知問齋

朝廷多事之秋安敢辭諒亦不辱君命與安入內復命遂陞李寔禮部右侍郎為正使羅綺右少卿為副使馬顯陞指揮使為通事上御左順門召寔等面諭曰遺書脫脫不花勅也先罷兵息戰圖永遠之福又勅諭阿刺遺可汗及也先各白金百兩金織文綺八一時閣臣及府部諸臣只言罷兵講和絕不及迎回上皇之意寔等遂偕虜使完者脫歡等行以七月十七日至也先營也先曰大明皇帝因何差爾每答曰自王振擅權減少馬價以致

太師動兵，遞留太上皇帝駕，搶掠人民，殺害軍馬。今阿剌知院差叅政完者脫歡，賚文赴京，以求和好。因此差我大臣賚送賞賜，給與太師，并可汗阿剌知院，以全終始。依舊遣使往來也。先曰：「這事只因陳友馬清馬雲小人，上是非，所以動兵。我寔心送大明皇帝到京，你每不差大臣出城迎接。我着張關保姚謙去奏，又將他殺了。因此上，又搶了良鄉涿州一帶人馬。寔曰：太師既是送駕，軍馬不由關入漫山而來，肆意搶掠，不過假名送駕耳。朝廷

芳墓

卷十七

七

知問齋

不能無疑。況又分兵各門廝殺，姚謙張關保既爲使臣，却使達達百餘人各張弓矢，遇敵亂殺。寔不知二人爲使臣也。先曰：說的是。又曰：又差盈不花六人赴京奏事，何故又不放回？因此上，又搶了大同寧夏一帶人馬。寔答曰：太師軍馬南侵，父被害者，子爲報仇，兄被虜者，弟爲報仇。且軍士獲一首，即得陞賞。太師雖差使臣，若無南使同行，或被兀良哈達子或被守邊軍殺戮，以圖陞賞。又曰：復又差李貴，我着送到大同城裏，因何又不放回？寔答

曰：近時夜不收報說，哨到大同東邊，離城八里，見有殺死身屍四五十人，拾得荷包一個，內有文書一紙，稱是太師差來奏事人，想被守邊軍士殺了，并不見一人。將到朝廷，如叅政完者脫歡等，到京奏事，重加賞賜，禮待筵宴。又差我每回來，兩國和好，必賚使臣，以通其情。豈肯殺害自絕其路也？先然之。又曰：我差喜寧奏事，何又殺了？寔曰：喜寧自幼及長，累受朝廷恩寵，托爲心腹，令賚執金帛迎取上皇，却又領太師人馬，搶掠京師，復寇寧夏，朝

芳墓

卷十七

八

知問齋

廷已將喜寧明正典刑，凌遲三日，以爲將來不忠之戒也。先喜而言曰：是我亦知道。又曰：大明皇帝與我是仇人，自領軍馬與我廝殺，天的氣候，落在我手裏，你每捉住我，留到今日麼？明日引你去見。十二日，差頭目人等，賚達達可汗，并阿剌知院，勅書賞賜，分頭前去。同日，差平章人等，引寔三十里，見上皇同少卿羅綺，指揮馬顯，共進紵絲四疋，粳米魚肉，棗炒燒酒器皿等物。寔泣下行禮畢，惟見校尉表彬，軍餘劉浦兒，僧人夏繡，三人侍左右，上

皇所居者皮帳布幃，簾地而寢，牛車一輛，馬一疋，以爲移營之具。上皇曰：「此先我來，非爲遊畋私已之事。」乃爲天下生靈，特率六軍征討，迤北不意被留在此。寔因陳友王振馬清馬雲所陷也。先實有意送我回京，被喜寧引路先破紫荊關，槍殺人馬，圍京城。喜寧不肯送回，後至小黃河也。先欲送回，又被喜寧阻住在乾河，又要送回。喜寧又阻住，喜寧已凌遲了。陳友不要饒他。上皇問聖母及上安否。寔奏曰：「安。」乃問舊臣姓名甚悉。上皇曰：「我在此。」

芳華

卷十七 景泰

九

知問齋

一年因何不差人來迎我回，你每與我將得衣服，冠帶靴帽來否。寔奏曰：「陛下蒙塵，羣臣及天下生民如失考妣，但虜中數次走回，言語不一，又數次差人來迎，俱無回報。因此特差臣等來探虛實，不曾有衣服帶來。」上皇曰：「你每回去，上覆當今皇帝，并内外文武羣臣，差人來迎我回，我情愿看守祖宗陵寢，或爲百姓也好。若不來接我，我先說令人馬擾邊，十年也不休我。一身不足惜，祖宗社稷天下生靈爲重。」寔奏曰：「昔陛下錦衣玉食，觀今衣服。」

惡陋不堪，有大米數升，欲進上皇，曰：「飲食之類，小節與我，整理大事。」寔奏曰：「王振一宦官耳，若何寵之大過，終被傾危國家，以致今日蒙塵之禍。」上皇曰：「我亦知此人終壞大事，不能去之，今悔莫及。」上皇賜酒飯畢，次議大事。寔以上昔任用非人，當引咎自責，謙退避位之理。上皇從之也。先宰馬備酒相待，曰：「你每來時，心裏可怕麼？」寔答曰：「自古敵國以禮爲上，欲要講和，必命使臣以通兩國之情。途中遇賊寇，躬冒危險，尚無所怕。今到太師營中，便如。」

芳華

卷十七 景泰

十

知問齋

一家何怕之有也。先喜而然之，且曰：「你每認的上皇，可想他麼？」曰：「爲臣盡忠，爲子死孝，君父之恩，豈可忘乎？」我每之思上皇，卽太師之思，可汗耳也。先曰：「然。既是思想，何不取回。」寔答曰：「朝廷數次差人，資金帛，太師皆不發。今太師既是肯着我奉迎回，朝廷自有厚禮給賞，不輕也。」先曰：「大明皇帝勅書內，只說講和，不曾來接駕。大明皇帝，番在這裏，又做不得我的皇帝。我選你每千載之後，只圖個好名兒，你每回去，奏知，務要差太監一二人，老臣三。」

五人來接，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去輕易了，你每皇帝十四日，寔與也先辭也。先曰：差來接駕的，約至八月初五日，若不來，軍馬擾邊，莫說我每失信。本日往辭上皇，時伯顏在側，曰：大人回，可着人早來圖成大事。上皇再三叮嚀迎復之事，袖出書三封，令寔賚回曰：你去上福聖母太后，上福當令皇帝也。先非要土地，非要歲幣，惟要蟒龍并織金綵段等物。差人早早賚來，寔領命泣下，辭起程與也先所差右丞把秃偕行。

芳華

卷一七

十一

知問齋

普花可汗即脫脫遣使皮兒馬黑麻入貢請和。○遣

右都御史楊善、工部侍郎趙榮使虜。

李寔羅綺，以虜使把秃朝見。

李寔遇楊善趙榮於懷來，以在虜與也先應答之辭及彼中事情并奉迎上皇之意具與善等言之。俾無背馳，以全終始。寔等至京朝見，上御文華殿，召寔賜問曰：也先有甚麼話，寔悉陳前詞。又問：太上皇帝如何說，寔頓首奏曰：上福陛下備陳太上皇帝前旨，上曰：也先請和之意，虎實如何？對曰：臣入

番境，彼處虜人舉皆忻悅，咸願和好，似有實情。聖陛下處置，上賜鈔三千貫，羊二隻，酒十瓶。虜使把秃奏討迎駕大臣，上不許。寧陽侯陳懋、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奏再遣寔奉衣物禮幣迎復上皇。上曰：虜情叵測，寔歸善復去，不必更使。即以迎上皇意勅也先，附其使去。懋直等再上言也先悔禍專使行成，竟不一報，適啓戎心，後患無已。上亦不聽。下大臣再議，李寔言臣自瓦剌還時也先與臣約，八月五日來迎上皇，臣言需歸朝請旨，未

芳華

卷十七

十一

知問齋

敢竊定期約也。先言正使即未遣，須先遣一二人同我使來報，不然勿謂吾失信。伏望俯從羣言，別遣材智大臣往迎上皇，雖虜情變詐不測，亦可塞彼無詞。不然，直在彼曲在我，猶豫趁起，過期失約，彼此相疑，和議不成。則上皇終不可入，干戈終不可息。邊鄙終不可寧。疏入，復下大臣再議。是日遣把秃等還諭也先曰：把秃等至悉議和之意，願前已遣楊善、趙榮齎書幣至可汗及太師，專為迎朕。兄太上皇帝，朕念朝廷自祖宗來，待瓦剌甚厚，一

且因嫌構隙連兵太師既能復修舊好朕亦當勉從所請繼今益空上順天意下順人心休兵息民以實前言把禿等回特頒賞給所言欲送還大駕實朕至願果出誠心即令楊善等奉迎還京朕當永保和好太師其深省之是日懋直等復請再遣定奉迎上皇御史畢鬱等翰林檢討邢讓皆疏乞專道人迎駕不聽

八月楊善趙榮至虜營見上皇癸酉上皇發迤北

楊善等入虜境答也先曰官人爲北方大將帥掌

芳墓

卷十七

十三

知問齋

領軍馬却聽小人言語忘了大明皇帝厚恩便來殺擄人民上天好生官人好殺今日兩家和好可早出號令收回軍馬免得上天發怒降災也先笑曰者者問皇帝回去還做否答曰天位已定難再更換也先曰堯舜當初如何來答曰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於弟正與堯舜一般有平章昂克說汝來取皇帝將何財物來答曰若將財物來後來說官人愛錢了若空手迎去見得官人有仁義能順天道自古無道等好男子萬代人稱贊也先曰

芳墓

卷十七

十四

知問齋

者者次日方見太上皇帝明日也先設筵宴與上皇送行也先自彈琵琶妻妾奉酒也先曰都御史坐上皇曰太師着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美曰好禮數宴罷也先送上皇去明日伯顏與上皇送行次日駕起也先率衆頭目羅拜而別伯顏帖木兒領大軍護送至野狐嶺痛哭別去仍令大頭目率五百騎送至京師行未數里忽有五十餘騎追來上皇失色大驚及至乃是平章昂克回獵射獲一獐來獻受而去駕入關送的頭目緊隨上皇不離左右至東華門候乘輿入然後就館

千戶龔遂榮下錦衣獄尋釋之

上皇至宣府千戶龔遂榮匿名投書于高穀所穀袖入傳示文武大臣右亨于謙等不敢發一言王直胡濙謂禮失而求諸野乞宣問之書言上皇之出以宗社故非遊畋也都人聞上皇還無不踴躍今迎復禮空厚而上亦宜避位懇辭而後復位否則貽譏萬世上詰諸大臣從何所得大臣言得書

於穀所。上曰朕未嘗塞言路。殺大臣。胡不告朕。為
匿名書。遂榮恐累高殺。乃發憤自白曰。書本臣出。
縛下錦衣衛獄。上亦不能深罪也。

上皇入居南宮。勅免羣臣朝見。

翰林侍讀商輅。候上皇於居庸關。上皇勞輅諭曰。
朕還京。愿居閑。卿為朕寫書皇帝。知朕意。并詔文
武羣臣。丙戌。上皇至京師。自東安門入。上迎拜。上
皇答拜。上皇入南宮。百官隨至南城。請朝見。勅曰。
先帝遺命。祖宗鴻業。付畀于朕。深為荷負之重。朝

芳華

卷十七

十五

知問齋

夕惶懼。以圖法天。去年秋。醜虜傲虐。背恩負德。拘
我信使。率眾臨邊。有竊窺神器之意。朕不得已。親
率六師。往問其罪。不意天示譴罰。被留虜中。屢蒙
聖母上。聖皇太后。皇帝賢弟。篤念親親之恩。數遣
人迎取。上賴天地大恩。祖宗洪福。幸得還京。爾文
武羣臣。欲請朝見。重以眇躬。辱國喪師。有玷宗廟。
又何顏見爾羣臣乎。癸巳。上宴瓦刺使人。于奉天
門。明日。上皇宴之南宮。陞賞瓦刺使人有差。
以刑部右侍郎江淵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陞

侯璉兵部尚書尋卒

先是貴州苗叛。攻圍新添平。越諸衛。道梗弗通。城
中食且盡。時普定圍尤急。璉自雲南。選善射者。為
前鋒。自將至普定。疾戰。矢下如雨。賊大敗。圍解。遂
趨貴州。克隆里。獲城羊。賜楊老諸寨。新添平。越清
平。都勻。諸圍俱解。帝嘉其功。時暑雨。方盛。疫癘
大作。璉得疾。昇歸普定卒。

命保定伯梁瑄。右都御史王來。督同叅將都督方英
陳友等。征湖廣貴州等處苗寇。

芳華

卷十七

十六

知問齋

先是永樂間。韃虜來降者。多安置於河間。東昌等
處。生養蕃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之際。皆將乘
機騷動。幾至變亂。至是發兵。于謙奏遣其有名號
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番于彼。于是數
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石亨楊洪率師分道出紫荆居庸關。巡哨大同宣府。
都指
都指
九月。上皇在南宮。○改江淵戶部右侍郎。進商輅翰

林學士○改王驥為南京兵部尚書總督機務○十一月以副都御史羅通協贊京營軍務○封宣府總兵都督朱謙為撫寧伯

普花可汗也先並遣使貢馬

也先念上皇遣人貢馬勅也先曰覽奏具悉太師敬順天道尊重朝廷保守兩國祖宗來和好之意其善朕與朕兄太上皇帝骨肉至親毋勞太師念所貢馬足風皮賜賞并奏求物討回人口悉付來使

芳菲

卷一七

十七

知問齋

南京吏部尚書魏驥致仕

驥浙人初為松江教官汲汲成就人材諸生在學居者候之更盡必携茶往視之見書聲供酒一甌而反至三更將盡必携粥以隨尚有誦書者供粥一碗具嘉其勤士子咸感激後出其門者顯宦甚盛為考功員外郎有聲遷太常少卿拜吏部侍郎尋至太宰篤尚斯文性好吟咏臞然若不勝衣中官王振亦重之呼為先生內閣陳循驥考試時所取士也

十二月禮部尚書胡濙請明年正月百官朝上皇子延安門不許○荆憲王請朝上皇不許

辛未二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二月大理寺丞薛瑄陞南京大理寺卿

時蘇松饑民貸粟富民不得遂火富人屋窟海中王文即訊坐謀反文清抗章辨之獲免是冬御史劉孜薦文清粹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實君子之儒

命右僉都御史王竑巡撫兩淮諸郡

芳菲

卷十七

十八

知問齋

時徐淮大飢民死者相枕籍竑至盡所以救荒之術既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竑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官儲賑之近者日飼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米以為道食被鬻者贖其人以還其家療流民之病者死者給以棺為叢冢壑之窮晝夜竭精慮事事窮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或述其行事為救荒錄世傳焉先是淮上大饑帝于樓轎上閱疏驚曰奈何百姓其飢死矣後得茲奏輒開倉賑濟大言曰好御史不然

飢死我百姓矣。

調兵部右侍郎項文曜為吏部右侍郎。

一文曜媚附于謙內議患其黨比乃調曜於吏部。

三月賜進士何潛等二百人及第出身有差。○都御史王來榆湖廣苗首章同烈香爐山平。○文選郎中

李賢上正本十策命翰林繕寫置諸左右。

十策曰勤聖學、顧箴儆、戒嗜欲、絕玩好、慎舉措、崇

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詔付外、既而

給事中李侃等以災異上疏謂李賢忠言空賜採

芳華

卷十七

知問齋

十九

知問齋

納乃復取奏入命翰林繕寫置諸左右禮部尚書

楊寧見其奏歎息謂賢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

下淚也時帝頗事聲色奢侈嘗以銀豆金錢等物

撒地令宮人及宦侍爭拾為鬪笑編修楊守陳賦

銀豆謠尚方承詔出九重治銀為豆擊良工現現

食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入珍官亦有未無銀

擬採數盡作溝中瘠明主由來愛一嘆安邦只在

解活取枯散百萬人詔擇顏子後裔希惠孟子後裔希文並授翰林世襲

五經博士○冬十月浙江巡撫孫原貞為兵

部尚書鎮守閩浙兩省地方

巡撫江南工部尚書周忱致仕

忱字彥恢弘才識通敏蒞事精勤聽民和易性尤

後嘗籌畫諸郡錢穀巨萬一屆指無遺算每出會

計觀地豐凶事緩急為他張調阻李賢為兵部右侍郎

賢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強而已

中國長策惟有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

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鎗是也臣觀車制四圍箱板

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窻長一丈五尺高六

芳華

卷十七

知問齋

二十

知問齋

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

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

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

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

前火炮齊發奇兵繼出備邊長策莫善於此遂陞

兵部右侍郎

十一月命昌平侯楊洪總兵鎮守宣府會都御史李

秉總督邊儲參贊宣府軍務乘抵任請銀三萬兩買牛給貧乏軍民樂業邊响

充足時北虜以剽掠男婦易糧米朝議大口米一石小口米五斗虜不從乘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每口與米一石總兵官以為礙例乘曰何忍使吾民赤子為夷人耶專擅之咎吾任之悉如數與之後聞帝以乘為能

十二月進陳循少保文淵閣大學士高穀少保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胡濙請令百官朝賀上皇萬壽節于延安門不許○調中書舍人何觀于外任

時觀辦事文淵閣奏言大臣如尚書王直胡濙等

芳華

卷十七

知問齋

正統中皆阿附權姦今此輩老猾不立左右及言北虜來朝宜驅置於南方下科道看議以聞吏科給事中毛玉謂觀誣陷大臣擅開邊釁同列林聰葉盛皆勸玉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為他日計乎玉乃稍易數語奏上詔令錦衣衛杖觀調外任

壬申三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以刑部侍郎耿九疇鎮守陝西

先是陳鏐鎮陝西慈厚清慎悉民疾苦不作

專務安輯凡練兵屯田水利鹽法事事各有經畫在陝十餘年教興政理每人朝民必遮道送不忍舍比還歡迎父老或走數程久旱鏐至即雨雨久鏐至必齊人亦愛戴之比疇至除弊屏貪威望大著邊將請增臨洮諸衛戍兵疇言邊城士卒不為少將官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絕侵漁養銳氣一可當百加以賞罰明信人人自奮竟不增戍于謙石亨請討虜不許

時普花可汗與也先相警殺謙亨乞統兵出宣府

芳華

卷十七

知問齋

大同討虜復讐上不許

二月也先遣使獻捷○有星字于畢

夏四月命都督孫安鎮守獨石以葉盛為山西叅政協贊軍務程信為山東叅政督餉遼東

先是獨石馬營等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議者欲弃之于謙曰弃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安授以方略仍命盛贊其軍盛至列其利害為八條以進大第行之與安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完復如舊盛又請官銀五千

兩買牛千餘頭，橋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皆于是乎取給。盛在獨石五年，邊人賴以歡給。

大學士商輅上言邊務，請行屯田。

增東宮官。胡濙、王直為太子太師，陳循、高穀、于謙為太子太傅，王文、何文淵為太子太保，江淵、王一寧、蕭

鎡為太子少師，商輅、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

○五月廢皇太子見深為沂王，立皇子見濟為皇太子。

廢皇后汪氏立妃杭氏為皇后。

考舉 卷十七 知問齋

帝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先于閣下諸學士

各賜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等惟知感惠，遂以太

子為可易。時有廣西潯州守備都指揮黃玘者，謀

殺庶兄瑯，左副總兵武毅疏聞于朝，玘大懼，謀于

侍郎江淵，遣千戶袁洪走京師，上奏請廢太子，立

見濟為太子。疏入，帝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亟

下廷臣會議，且令釋玘罪。陞都督。是月乙酉，禮部

尚書胡濙、侍郎薛琦、鄒幹、集文武羣臣廷議。王直

于謙等相顧莫敢發言。即日簡置東宮官，亨慈、淡

直四人。太子太師溥循、毅謙四人。太子太傅五月

甲午立見濟為皇太子，廢汪皇后，立見濟母杭妃

為皇后。后兄杭聚為錦衣正千戶。詔曰：天祐下民

作之君，實遺安于四海。父有天下，傳之子，斯本固

于萬年。大赦天下，更封皇太子見深為沂王。○先

是帝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二日，東宮生日

也。英叩頭云：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帝為默

然。蓋帝所言謂見濟，英所言者謂上皇長子也。與

魏微獻陵之對相似。

考舉 卷十七 知問齋

秋七月，命左都御史王翱總督兩廣軍務。

八月，熒惑晝見。○九月，南京兵部尚書王驥致仕。○

冬十月，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文為吏部尚書，兼翰

林學士。直文淵閣。○十一月朔，日有食之。○客星見

輿鬼。

癸酉四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吏部尚書何文淵

罷，以王翱為吏部尚書。

文淵罷。上命舉可稱任者，練綱率諸御史上言，

左都御史王翱、殿中丞直、右副都御史年富、操履

端方大理寺卿薛瑄持正不回此三人者擇而用之庶能品藻人才追蹤王直於是召翔為吏部尚書翔嚴加考察公銓注抑奔競杜請托一時任使並稱得人

何文淵守溫州時廉靜寡欲一郡大治召為刑部侍郎有遺金者却之好事者為立却金館後廷臣為吏部侍郎進尚書擢用人才詭跡始露時科道交章劾文淵貪躁奸邪乞治其罪因易儲有功乃致仕

年富為吏科給事時糾正違失務存大體陞陝西參政巡歷郡邑察民隱革奸弊興學勸農尤嫉賊吏正統九年陞河南布政使仇民流聚十數萬剽掠居民極難散解力行捕擒却後靡風俗為之一

芳華 卷十七 知問齋

變富剛正并忠簡言寡慾遇事直前不顧利害氣節才識世不易得

改耿九疇為副都御史仍鎮守陝西時有旨買羊肉為上供燈九疇疏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買羊肉製燈毋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上遂止

九疇為禮科給事時議論持大體有清譽正統二年兩淮鹽法大弊擢運司同知疇性節儉嚴肅尤慎交接無毫髮私吏胥豪商勢家聚莫不敬避疇條奏鹽法便宜事若令內縣鹽場數千人走關下乞留陞都轉運使疇坐水滂道于日水清不若使君清已而被誣述下獄得釋有婦人來何苟家者去而死婦家訟劫與疇殺婦劫誣服疇

秋七月也先弒其可汗普化而自立為可汗八月召大同總兵定襄伯郭登還朝

登初至大同士可戰者不下數百馬百餘疋不數年馬至萬五千疋精兵數萬人又以已意設為攪地龍飛天網鑿深塹覆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撞擊頃刻十餘里皆陷內鎮守內臣陳公忌之登憤邊事上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既無廉耻之心蒞政惟肆貪婪之志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

芳華 卷十七 知問齋

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預虞倘或渝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為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手足無措中國受傷已深邊事豈容再壞虜既退欲大典屯田苦民力困乏牛種俱無疏乞為官措置至是以病召還

命兵科給事中操練團營軍士鄭林既受命遂以軒輊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其法至今便焉九月召薛瑄于南京為大理卿○冬十月也先自稱

大元田盛可汗遣使貢馬

徐理更各有貞陞右僉都御史治張秋決河

侍講徐理上言人臣避國諱子孫避家諱臣幼誤

犯祖諱乃更各有貞是冬河決張秋石璞治之久

無功有貞自北東徂南西踰濟汶沿衛及沁循河

道濮范究源流度地行水有貞曰河沁之水過則

害微則利乃節其過而導其微果各廣濟開各通

源渠有分合而開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不順者

則堰之堰有九長柔皆至萬丈九堰既設其水遂

芳華

卷十七 林森

二十七

知問齋

不東衝沙灣乃東北出濟漕渠阿西鄂東曹南鄂

北出沮洳而資漕漑者為田百數十萬頃

按有貞以倡南遷之議為太監金榮所叱遂懷恨

稱因以玉帶獻於陳循循教之曰汝當更各無使

內家習知庶朝廷忘其議而薦可允也乃更各至

是遂舉治河奉命循行度地行水作九堰八開以

利水勢漕漕乘凡四百

徐里歷三載始訖工

冬十月皇太子見濟卒諡懷獻

甲戌五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二月詔求直言

是時自冬徂春雨暘弗順積雪連旬春分已過暖

氣尚遙乃下詔

三月賜進士孫賢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新建隆福寺成

車駕擇日臨幸有司已夙駕除道太學生楊浩等

上疏言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士聞風

快覩今又弃儒術而重佛教豈有聖明之主事夷

狄之鬼而可垂範後世者耶儀制郎中章綸亦言

佛者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尊臨非聖

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實累聖德帝覽疏即日

罷行時又有太學生西安姚頤言王振竭生民膏

芳華

卷十七 林森

二十八

知問齋

血修大隆興寺極為壯麗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之

得禍若梁武帝者足為前車之鑒時京城內外建

寺三百餘區大臣諫官不言而王生言之一時各

震中外

南京大理少卿廖莊應詔上疏不報

時值災異下詔求言莊上疏仰惟上皇被晉虜庭

皇上撫有萬方屢下詔書以大兄皇帝鑾輿未復

虜警未報為意皇上之心即堯親九族舜徽五典

之心也賴郊廟神靈皇帝勝算迎歸上皇于南宮

臣遠臣未知皇上于萬幾之暇曾時朝見以敘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自爲翰林庶吉士刑科給事中大理寺丞時伏觀上皇卽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郭璉冊封皇上奄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羣臣見皇上于東廡百官感上皇兄弟友愛如此今幸上皇迎歸伏望篤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時朝見上皇于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確治道仍令羣臣時令亦得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于國家恩義通於神明災

芳華

卷十七

景泰

二十九

知問齋

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爲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宏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皇上有公天下之心

五月下監察御史鍾同禮部郎中章綸于錦衣獄黃霧四塞

鍾同方易儲時每獨坐深思泣下已而懷獻太子卒同遂上疏請立沂王以固宗社并陳時政闕失疏入縛下詔獄械繫極苦杖之不死軍綸發憤亦

卽具疏陳修德弭災等事曰大舜父頑母嚚克諧以孝周文王事王季一日三朝漢高祖五日一朝太公文帝侍薄太后疾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是孝之可法如此唐玄宗初卽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或設五帳與諸王更處其中或置花萼樓召諸王同宴是友愛之可法如此臣伏望皇上于退朝之暇必朝兩宮尊奉上聖皇太后而修問安視膳之禮恭惟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與皇上同氣且曾親受上皇之冊封上皇親征戎虜

芳華

卷十七

景泰

三十

知問齋

被晉虜庭嘗詔旨傳位於陛下是以天下授陛下也上皇天性謙冲意無彼此伏望皇上於朔望日或節旦幸南宮率羣臣朝見上皇於延安門以敘連枝同氣之情以極尊隆崇奉之道則國家天下之福萬世帝皇之法也臣又竊觀中宮之位不可以久虛伏望皇上推念同氣猶子之義詔沂王復居儲位以俟皇子之生如此則五倫全備而和氣充溢于宮庭萬姓愛戴而歡聲洋溢於四海上大怒下綸詔獄炮烙煅煉逼綸引大臣及通南城狀

體無完膚竟不承以鍾同先嘗上言并欲殺二人
會天大風雨黃霧四塞乃止

出兵部觀政進士楊集為安州知州

楊集以鍾同章綸二人下獄上書于謙略曰姦人
黃珣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為脫身計耳公
等國家柱石乃戀官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
脫二人死杖下而公坐享崇高奈清議何謙以書
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
一級處之遂出為安州知州

考真

卷一七 景泰

三十一

知問齋

時有給事中吳江徐正密請召見屏左右言今日
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子沂王嗣位
者陛下不可不慮宜出沂王于所封沂州增高
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
帝怒黜為雲南經歷復謫戍鐵嶺衛又有御史亦
言南城多樹事阻遂盡伐之時盛夏上皇嘗
依樹涼息及樹
代得其故懼甚
按上皇復位之後下御史詔
獄杖殺之徐正受凌遲之刑

六月加王文少保東閣大學士○秋七月勅儒臣纂
修宋元綱目○改李賢為吏部侍郎

賢為君監錄擇其中善可為法者二十二君
每君擇取最切要者三四事集為錄上之
太師李賢宜德八年進上才藝有名使山西見御
史薛文波公益好學凡楷法位職皆在之

道赤子黎庶倉賦夷狄理一分殊受有若等指揮
月俸三十五石者實支一石餘官餉得實支十七
石五斗雜官一當華官十七有差京師雜官奚啻
萬計冗食橫賜其何能繼況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晉胡進亂殷鑒不遠乞漸分徙正統元年授驗封
主事上言國家都北京以來頗弛莫甚于太學繕
飾莫多於佛寺興
惜如此可謂大咎

時禁中有言及陵不宜置在東宮者上疑之
八年上不信使殿召賢論曰今庶事頗寧而
大者反搖奈何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上曰
然則傳太子位承賢又頓首賀曰宗社幸甚上
起立召太子至賢扶太子曰謝太子
謝上抱上足泣上亦泣遂竟不得行

已亥六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調工部尚書石璣
為兵部尚書協理部事出內閣江淵為工部尚書○

芳華

卷十七 景泰

三十二

知問齋

總督兩廣軍務副都御史馬昂破瀧水徭陞右都御
史

時瀧水徭賊趙音旺作亂合諸山叛徭大肆殺掠
民罹其害昂乃調廣西狼兵同官軍直抵徭巢斬
獲甚衆

逮南雄知府劉寔下詔獄

南雄當嶺南孔道商稅巨萬知南雄者輒盈鑿推
其餘餌過客得其歡心且為游聲譽實至存稅十
一繕郡學補張九齡大庾崩松不肯私一錢未數

月中貴使嶺外至南雄意得重賄不得輒苛辱定郡人捱寔出中貴去至韶韶人爲言南雄守且驛奏中貴橫索賂辱太守事中貴懼急傳馬馳奏實抗勃使毀勅大不敬詔逮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蒙恩仕官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敝欲爲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上不復更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

芳墓

卷十七

景泰

三十三

知問齋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六月以朱熹裔孫挺爲翰林院世五經博士○秋八月杖南京大理少卿廖莊御

史鍾同郎中章綸於闕庭

莊諱驥丞同綸禁獄同卒于獄骸掩園土莫敢收葬

丙子七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于謙以病在告

帝遣太監興安舒良視之謙持身嚴一毫不苟取位至公卿先世室廬盡畀其弟惟中屋數間以居正室董氏卒謙時年未五十不再娶以王事多艱窮年不還私第居止朝房留一養子自侍食無重

味非公宴不置酒嘗綠疾在告興安舒良奉旨更番來視見謙自奉諸凡過於簡朴歎息因以聞特爲計所資用一切上方製之至輟尚膳醢醬蔬菜之屬爲賜駕幸萬歲山伐竹爲瀝以和藥尤尤異數也言官嘗言柄用過重與安言只說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朝廷正要用人似此才尋一個來換于某衆官默然而退

芳墓

卷十七

景泰

三十四

知問齋

鄧茂七廣東黃蕭養各擁衆數萬僭號攻城南蠻西番益復蠢動詭言萬端變在呼吸謙內固京師外籌邊鎮防衛陵寢散遣降胡抗控漕渠開鎮臨清收復獨石入城堡仍留貴州藩泉條畫立奏動中機宜條屬受成相顧驚服胡虜款款擊盜削平口不言功益自欽飭公遺骸得都督陳遠密賂守者收瘞于冕請歸葬

二月以誠意伯劉基裔孫祿爲翰林院五經博士○夏五月進陳循華蓋殿大學士仍兼文淵閣高毅王文並謹身殿大學士仍兼東閣敕進少保蕭鐵戶部尚書商輅兼太常卿倪謙呂原左右春坊大學士○以宋周惇頤裔孫冕爲翰林院五經博士○秋八月

徐有貞陞副都御史還朝。

帝用人多密訪於于謙時缺祭酒翰林徐有貞屬意懇請謙曲意從之因中官以達於上上宣謙至文華殿辟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有詞華此人存心奸邪豈堪為祭酒若從汝用之將使後生秀才皆被教壞了心術謙無所對惟叩頭謝過及退汗出浹背有貞竟不之知自是啣謙。

覆試順天中式舉人。

是年鄉試春坊大學士劉儼侍講學士黃謙為考

芳華

卷十七

景泰

三十五

知問齋

試官時內閣陳循于瑛王文子倫入試俱不中選循等遂劾奏儼諫二人閱卷不公請如洪武間罪劉三吾例高毅懼儼等禍不測具白真情且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況又不安于命欲構考官可乎由是儼等得釋特旨欽賜瑛倫舉人許赴會試一時異之禮科給事中張寧疏切照陳循王文職居輔弼任事經綸而乃以子之故紛章疊奏祇為私謀不恤國體大臣之道果安在乎且今歲順天就試者一千八百餘名而中式者僅一百三

十五名劉儼等假使考試未精則其遺者亦未止

王倫陳瑛而已若一票援例求進拒之則情偏從之則弊起是陳循等一舉而壞科目之制矣不報

冬十二月削寧王護衛

丁丑八年春正月上不豫丙子百官請立東宮不許

壬午上皇復即皇帝位

上有疾免百官朝數日國富貴者因起異意大學

士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襲王世子立為東宮

其事漸泄十有一日左都御史蕭維祜率十三道

芳華

卷十七

景泰

三十六

知問齋

同百官問安于左順門外曰皇儲一立無他患矣東還道中作封事進奏十有三日奉聖旨待正月十七日早朝禮部尚書胡濙令辦事官報各衙門于十七日待上視朝合辭懇請草奏略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傳之宣宗陛下宣宗之子沂王宣宗之孫以祖父之天下傳之于孫此萬古不易之常法武清侯石亨知上疾必不起若請復立東宮不如就請太上皇復位可得功賞遂與都督張軆太監曹吉祥以南城復辟謀扣太常許彬彬曰

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無能為也盍圖之徐元玉亨輒等從其言會徐有貞是月十四夜也有貞曰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畋為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此時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輒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言時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輒遽佯言聞虜騎且薄都城奈何有貞言當以兵入內備非常亨等駕說王文于謙已矯取金牌勅符迎襄王世子去矣又曰上命內官張永等捕亨數人掌兵者

芳華

卷十七

三十七

知問齋

矣吉祥遂以入白皇太后即下懿旨言天子疾大漸殆弗與天位久虛上皇居南內于今八年聖德無虧天意有在以奸臣擅謀闕而不開欲迎立藩王以承大統將不利于國家亨等其率兵以迎吉祥即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輒亨有貞楊善等納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為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時天色晦冥輒等惶惑有貞起行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鐵錮牢密扣不應有貞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

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啓輒等入見太上皇燭下獨出問曰爾等何為眾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舉來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前掖上皇登舉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昭朗星月輝光有貞等前導密邇屬車至奉天殿侍衛都督范廣禦之戰死闕下時大小羣臣以景帝有十七早朝之旨方各趨朝謹待上出期進會本忽聞傳呼震地羣臣失色須臾鍾鼓鳴上皇御極矣于是百官入賀朝野歡騰以為復見

芳華

卷十七

三十八

知問齋

太平會本遂不進

時輔座尚在殿隅諸臣推之至中升坐鍾鼓齊鳴羣臣百官入賀景泰皇帝聞鐘鼓聲問左右云于謙耶左右對曰太上皇帝景泰皇帝曰哥哥做好上既復辟即日命羣臣入賀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

舊書之

欽天監奏革除景泰年號上曰朕心有所不忍仍

昭代芳華卷之十八

武原臣徐昌治述

英宗睿皇帝

丁丑天順元年春正月以登極詔天下大赦

皇太后勅廢景泰皇帝復為郕王皇太后吳氏為賢

妃皇后汪氏為郕王妃

逮王文于謙下錦衣衛獄

徐有貞張軌楊善曰不殺謙等今日何名言官勅

謙與王文等迎立外藩所司勘得金符見存禁中

芳華

卷十八 天順

知問齋

別無顯迹徐有貞令所司痛加拷掠王文反覆力辨謙俛首不言但曰事已如此辨之何益法司成獄上上猶豫良久曰于謙曾有功衆未及對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于死今日之事為無名上意遂決斬于市藉沒其家家屬戍邊

或謂止北狩時宜奉太子居攝備謝等見不及此不知謙特以祖宗之社稷為重若太子居攝必圖迎復則虜將以上為重實豈有廢足宋徽宗之事可懲也故遂立郕王是不以金注而以无注竟致獲安而上下得以復得者
謙死之日陰霾翳天行路嗟嘆吉祥應下有違官前押探耳者以一鴈形其地而動吉祥應之明

日復爾爾如故先是杭之西湖湖處應稱原貞時填其地語人曰哲人其萎乎吾甚虞于公謙死而陳汝言者亦亨黨也代為尚書不一載而敗藉其貨列內廡上召大臣入視已愀然曰于謙終始景泰朝被遇若一身死無餘貨汝言抑何多耶俄西北邊報甚亟恭順侯吳瑄侍進曰于謙在不令虜至此上為然

徐有貞兼翰林學士進兵部尚書直文淵閣○逮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蕭鉉商輅王偉顧鏞丁澄下

芳華

卷十八 天順

知問齋

錦衣衛獄○大常卿許彬大理卿薛瑄並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以李彬為大理卿○錄迎復功封石亨為忠國公張軌為太平侯張軆為文安侯楊善為興濟伯

石彪封定遠伯充大同副總兵石亨以奪門功諸從弟子侄及諸義婿子孫得官錦衣都指揮指揮者三十三人千戶鎮撫者二十一人其諸竄名奪門冒功者四千餘人亨矜功恃寵日與曹吉祥出入禁廷在上左右竊弄威權恣

情妄為亨任彪性尤貪暴凌侮公卿大肆克惡方
上皇復位之初人心大悅及見亨等所行天下寒
心

石亨嘗與彪共酒相工遇之酒肆大奇之曰今當
平世奈何二人有封侯相亨家本軍官伯父徽無
子亨嗣為寬河衛指揮僉事亨不學
然識字英果壯毅善騎射有膽略

奪郭登伯爵以為南京都督僉事

太子太傅高穀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並致
仕

時內閣諸臣皆流放竄竄惟穀以忠謹故上曰

芳墓 卷十八 天順 三 知問齋

穀在內閣每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穀無他
腸可致仕穀既歸田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正
統景泰天順間事者輒不應官至台鼎而家業蕭
然敝屋瘠田僅足衣食其方毅端靖廉潔無私卓
然有古大臣風也直濙並請老去直器宇宏偉性
嚴重寡言笑居家儼然及接人和氣可掬既秉銓
軸留意人才于請斷絕奔兢稍息居第隘陋曾不
為屑意也濙平易寬和廉靖寡慾自奉簡薄與居
有常未嘗疾言遽色人皆知為君子長者既去遺

子長寧入謝上念濙屢疏請令百官朝廷安門忠
悃授長寧官錦衣世鎮撫

王翔掌吏部事楊善掌禮部事陳汝言為兵部尚書

趙濙為工部尚書○二月癸丑郕王薨于西宮○湖

廣諸苗平兵部尚書石璞還京總兵官南和伯方瑛

鎮守湖貴

贈故御史鍾同大理左寺丞少監阮浪御用太監

上謂鍾同忠誠節義可貫金石贈大理寺丞官其

子啓為知縣啓上疏請同遺骸得出園土歸葬時

芳墓 卷十八 天順 四 知問齋

同歿已久矣血漬臂間洗出倍鮮好後謚恭愍阮

浪贈太監仍命儒臣撰文立碑

召寥莊于定羗驛為南京大理左少卿出章綸于獄

為禮部右侍郎擢國子學正林聰為僉都御史

以軒輓為刑部尚書調蕭維禎為南京左都御史以

耿九疇為右都御史

靴初為進士差徃淮上催糧冬寒舟行忽墮水救
出衣盡濕得一綿被自裹有司急製衣一襲却之
不用徐待舊衣之乾推監察御史獨振冰葉之聲
薦為浙江按察使奉資之外一毫不起四時皆一
青布袍破則補之蔬食不厭與同僚約三日以米
易肉一斤多不能堪忽聞則與次日遂行

水及知者九...初為兩淮鹽運使...
水傍...于曰水之清不如使君之清...
盧氏人軒輅
河南鹿邑人

詔舉庶民凡八十以上者賜冠服京師民茹文中百
有四歲上召見悅其狀貌與致辭賜冠服帶履命
順天府設宴又命吏部尚書姚夔以造其第致賀
以吏部右侍郎李賢兼翰林學士內閣辦事

移邸玉妃汪氏居舊府

上以邸主薨欲令汪妃殉葬賢因奏曰汪妃雖立
為后即遭廢棄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

芳華

卷十八 天順

五

知問齋

所不堪況幼女無依尤可矜憫上惻然曰卿言
是朕以弟婦且少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
欲移居舊府何如賢曰如此誠便但衣食用度不
可缺減上曰朕更欲加厚豈可減乎其原侍官
人悉隨之繇是母子保全甚得其所

按妃甚賢景泰欲易儲時妃執以為不可...
憲廟在東宮意極成之所以禮之甚恭...
皇太后及錢皇后尤相得既而還之外...
宮令護持令一官所有悉取自隨...
方 卒

進大同巡撫副都御史年富下錦衣衛獄尋致仕

富在大同舉廢政革科徵抑豪橫廣屯田軍功爵
賞必覈無濫是時石虎倚亨勢中富危法逮詔獄
上素知富得致仕

罷諸邊督鎮巡撫...
石亨之
為也

漕運都御史王茲除名安置江下

王振之黨有以振族誅籍沒為說者上大怒曰
振殺于虜乃朕親見追責言者過定茲坐除籍詔
復振官命于智化寺北塑像祀之勅賜祠額曰旌
忠

芳華

卷十八 天順

六

知問齋

三月賜進士黎淳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開蘭
州運河○夏四月復立元子見深為皇太子○封徐
有貞為武公伯兼華蓋殿大學士
襄憲王來朝

先是土木之變襄王瞻塔兩上疏慰安皇太后乞
命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
迎復仍乞訓諭邸王盡心輔政疏上景泰已立八
日矣至是得疏于宮中上覽之感嘆手救取王入
朝禮待甚隆王辭歸上送至午門王伏地不起上

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飢渴願
上省刑薄斂上拱手謝曰敬受教

五月進內閣李賢吏部尚書許彬薛瑄禮部左侍郎
○逮御史楊瑄等及右都御史耿九疇大學士徐有
貞學士李賢下錦衣衛獄

有貞得為首相欲立功名自異稍與石亨相左李
賢入閣與有貞同事旁助有貞展盡底蘊知無不
言凡用人行政一以公道處之左右遂不能堪太
監曹吉祥以迎駕立功亦與國政而不通文墨恐

考舉

卷十八 天順

七

知問齋

事歸司禮力贊上凡事須與五學士商議而行意
欲籠絡附己已而吉祥薦用私人內閣輒相沮吉
祥固不悅時御史楊瑄印馬坊內民有羣訴曹吉
祥石亨奪民田若干頃瑄疏劾二凶上喜瑄敢
言稱職命吏部記瑄名且大用吉祥在旁盛怒欲
罪之上不許乃已石亨忿然遂謂有貞與賢主
使不然御史安敢如此且激吉祥曰今在內惟爾
在外惟吾彼欲排陷其意非善遂合詞訴言奴輩
萬死一生迎復皇上內閣專權必欲傾奴二人使

無噍類又伏地哭不休 上初信其說而從之遂

置有貞及賢于獄楊瑄見二凶日益張與十三道
御史議班劾之有附勢者潛洩于亨二凶遂先譖
諸御史于上前暨彈章入 上怒召諸御史請文
華殿俾誦彈章詰瑄瑄與御史張鵬且誦且對歷
陳二凶罪狀甚悉遂下諸御史并逮右都御史耿
九疇于詔獄逼瑄誣引大臣刑甚慘酷數頓死幸
一語不他及會京城雷電大作雨雹如注大風拔
木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吉祥之門老樹皆折

考舉

卷十八 天順

八

知問齋

亨之宅水深尺餘翼日惟降徐有貞廣東叅政李
賢福建叅政耿九疇江西右布政使瑄等從未減
瑄戍遼東鐵嶺餘調除有差于是臺臣一空朝野
愕然言路從此不通矣
二凶相繼逆誅瑄尋陞浙江按察副使定海城北
捍海塘縣西走馬堤霪衢所裹外海塘使跳所海
鹽海塘皆瑄修築有力海鹽塘踰二千三百丈工
尤巨崇惠尤大陞按察使力振憲度甬半載病病
亟察宋問候尚論藥海滄法及濬西湖之利無片
言及私率利海鹽東海上著祀典于楊源正德元
年七月源上疏乞安葬深宮絕遠遊獵罷弓馬開
除內侍寵儀引營其力劉理恣橫官杖三十源又
疏乞思慮預防源又大怒罵源爾何官亦學為忠
臣乎源首又杖三十源成南州行至裝慶卒于縣

擢哈銘表彬並為錦衣衛指揮僉事以隨駕功

李賢留為吏部左侍郎

上曰近日主張行事皆徐有貞一人李賢在朕前未嘗有妄言今與有貞同責于心不堪即召吏部尚書王翺曰李賢不可放去翺曰既不去福建令往南京可也上曰南京亦遠留為吏部左侍郎翺之欲賢遠去恐亨輩害之也幸使離此庶免其害耳亨吉祥問賢則愕然而怒顧上意屬賢不得已置怨接殷勤或有宜召同事喜見于面若獨召

李奉

卷十八 天順

九

知問齋

賢即不喜惟恐賢毀其短久之見賢推誠無偽方不介懷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薛瑄致仕

秋七月承天門災下詔修省寬恤

復逮徐有貞下詔獄除名安置金齒

曹石造奏本假給事中李秉燹名誹毀朝政多危語時李丁艱去曹石以貌似李一人持奏接入明日朝命召其人則亡之矣捕逮甚急曹石因言此徐有貞怨望使所密泰州布衣馬士權為之而滅

其跡耳遂收馬及有貞下獄拷治酷烈竟無驗刑官不能折會災變得有編置金齒

刑部尚書軒輓致仕

輓與九疇二人以廉介稱九疇以臺劾石亨謫官布政輓亦請病上召至文華殿面諭留之視輓疾不可強乃與致仕陛辭上復問輓曰昔浙江廉憲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乎輓頓首謝又問卿年未老病愈再可用乎輓又頓首辭疾上賜金為道路費

芳基

卷十八 天順

十

知問齋

八月謫督府僉事郭登居甘州

初上陷虜時也先嘗擁駕臨邊恨登引中國有君之語以沮旋復之謀也

李賢仍內閣辦事進吏部尚書○改內閣許彬為南京禮部左侍郎尋降陝西叅政

降內閣岳正為欽州同知尋謫戍肅州鎮夷所

初岳正以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上皇復位改修撰吏部尚書王翺薦正宰相才召對文華殿神采秀發上遙見遂曰好正登殿又曰好好問年

幾何對曰四十又曰正好問家安在對曰泖縣又曰朕北方人甚善問何經對曰尚書曰是書經尤善問舉進士科對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曰朕固取汝朕今用汝內閣許彬老矣不足恃汝為朕努力正頓首受命出赴閣至左順門遇石亨張軌愕然問曰何為至此正不對二人者忌正才名比見上上又言朕今擇一內閣臣甚佳二人者陽頓首賀亨與吉祥表裏擅權有匿名投書指斥時事罪狀吉祥獨不及亨吉祥怒力請上榜購告

芳摹 卷十八 天順 十一 知問齋

捕者官三品正與呂原見上曰為政有體朝廷豈可自榜購募秦始皇杜諫下妖言誹謗令竟不聞其過以亡國乞以秦為戒事遂止正又言曹石驕橫不早制恐禍起肘腋上諭正汝往告朕意正徑造亨所諷令戕斂二人者謂正許我短顧以上意劫我益大恨是年承天門災下詔罪已正為草歷數政弊詞極切直二人者造飛語岳正草詔出時時對人言此非上意我欲諷上改過也正實直誦君父不毀口內批降正欽州同知遂噤聲者

中正私事速詔獄拷掠論及肅州鎮夷所未及行季鐸都督遂奪正廬

八月南京都督僉事郭登請成其肅○以彭時為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講復入內閣

以御史林鶚為鎮江知府

鎮江漕河孔道徑經孟瀆險議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避孟瀆鶚言江迂遠多石又壞民廬墓請按京口開甘露壩故迹稍疏浚通舟春夏啓閘秋冬度壩道里近功力省又不損民壞地

芳摹 卷十八 天順 十二 知問齋

利甚便竟停役從鶚言

令左順門閣者非宣召不得輒入總兵

石亨竊權干政每朝退輒入見或因小事私情或無事亦輒入見乞請無忌上厭之諭李賢曰總

兵官豈可無故輒入內廷

冬十月遣行人曹隆聘江西處士吳與弼

與弼八九歲時讀書鄉塾即嶷然不凡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日夜玩讀至程伯淳亦有獵心喜曰審如是吾亦可學為聖賢遂去舉業謝人事獨處

小樓盡讀四書五經，洛陽諸錄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足不下樓者二年。中歲家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耕稼，手足胼胝，非其道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日盛，石亨覺上厭疑，又知眾不容已，欲免無計。有門客謝昭者，傲張衛令，蔡京招楊龜山，故事教以微與弼，收士望。石亨誦與弼之高，于李賢賢為草疏薦。上曰：卿草勅，加束帛遣使聘處士，已而見上文華殿，與弼辭官。上曰：前與弼前，上曰：久聞高義，特聘爾來，何為不受職？對曰：微臣

芳草

卷十八 天順

十三

知問齋

草茅賤士，誤塵薦牘，天使造門，不勝愧感，力疾謝。皇上厚意，今年六十，寔不能供職。上曰：官寮優閑，不必辭，與弼辭益力。上起，顧李賢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與弼三辭不允，遂稱病篤。上又諭賢曰：與弼召至，何為不受職，即受職，必欲歸山，俟秋涼亦不固留，且祿之終身，不亦可乎？卿為朕諭此意，與弼固辭，留京師。二月，求歸益切。上曰：既以行人聘來，復以行人送歸，與弼書，令有司繼粟終其身。

十一月兵部尚書陳汝言有罪下獄死，籍其家。

先是于謙被籍，自朝廷所賜外，無他物。至是所司陳所籍汝言家財物于大內廡下。上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任于謙久且專，沒無餘物，汝言未幾，何得賂之無算也？時上怒甚，色變。石亨等皆俛首自是。上漸悟謙冤，而惡亨等矣。初于謙等死，皇太后不及知，後始知之，乃為上備言于謙匡濟多難之功，迎立外藩之誣。上始疑之，事定日久，察迎立事愈無狀，每詰石亨張軹曹吉祥

芳草

卷十八 天順

十四

知問齋

等對曰：臣亦不知，乃徐有貞向臣言耳。于是上深銜亨輩，有貞所以有金齒之行，而亨輩卒俱不免。也先為其下所殺，哈刺因也先殘忍，荒于酒色，伺出獵時襲之。十二月，進內閣彭時、呂原、竝翰林學士。孛來弒其主小王子入寇。哈刺既殺也先，孛來尋殺哈刺而立小王子為可汗，小王子之名始此。莫知其所自起也。孛來又弒其主小王子，殺來近邊求索。

始立易州厥

山厥之設專以燒薪炭供應內府宣德五年置于
平山繼遷沙峪口景泰間移置滿城縣西十里天
順元年移置州城西北二里許

戊寅二年春正月尊皇太后孫氏為聖烈慈壽皇太
后

詔告天下彭時謂李賢曰此事宜有恩典及人李
曰一年兩款恐非所宜時曰非謂赦也謂宜因此
遂行優老之詔若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誥勅百
姓年八十與冠帶是則老老及人之意如此恩典
始與上徽號相稱李賢曰是也即擬進呈上大悅

芳華 卷十八 天順 十五 知問齋

遣建庶人出居鳳陽

庶人建文君次子也先是 上北狩嘗憫建文君
之沒無所加禮屢召變故以語袁彬既復位因思
建庶人輩幽禁大內將五六十一年意欲寬之李賢
力贊之左右或以為不可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
為之遂遣居鳳陽未幾庶人卒懿文太子及建文
君皆無後

禮部請皇太子出閣讀書
勅內閣翰林修大明一統誌

字來大舉寇陝西定遠侯柳溥統兵禦之敗績

召定遠侯柳溥還着閑住○命僉都御史葉盛提督
軍務巡撫兩廣○布衣陳真晟詣闕上書不報

陳真晟字晦德又字剩夫漳人也年十七八即能
自拔于俗專心學業于敬字見得親切寔下工夫
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專于一嘗曰大學誠意為
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又曰人于
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天順二年用伊川
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

芳華 卷十八 天順 十六 知問齋

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

心與天地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言立明
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圖說之意
冬十月字來寇延綏守將都督僉事張欽禦敗之
於是字來毛里狹阿羅出字羅忽等相繼入寇東
掠延寧甘涼西浸宣大北邊無寧歲矣
十二月左都御史羅通致仕

起韓雍為大理寺右少卿尋復右僉都御史
已卯三年春二月以山東布政陸瑜為刑部尚書

賜封石亨生兒為鎮定侯

上躬理庶務凡天下奏章一親決有難決者必召李賢商議可否且厭石亨吉祥等左右干預察知無非私意嘗自靜中召賢嘆曰為之奈何賢對曰惟在獨斷可以革之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某人某人皆不從其說賢對曰若常如此可矣上曰但依則悅不從則便佛然見于色賢曰于理果不可行者宜從容論之上曰然上又一日從容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曰迎駕則可奪

芳華

卷十八 天順

十七

知問齋

門二字豈可示後况景帝不諱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羣臣誰不願請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非順幸賴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帝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足惜不審致陛下于何地 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為社稷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由是益薄亨亨生子未彌月上見亨喜令亨負兒見上見兒又喜摩其頂曰虎兒也命左右取金鎖繫兒項賜封鎮定侯亨頓首謝負出 上益疑亨

秋八月令吏部侍郎孫弘守制以姚夔為吏部侍郎李紹為禮部侍郎

吏部左侍郎孫弘聞喪 上召賢曰孫弘豈勝吏部賢曰誠如聖諭蓋弘以知縣考滿赴京為忠國公石亨鄉里留補京官又因奉迎有功陞工部侍郎復極力謀求得吏部士林鄙之 上又恐其謀奪情即令守制復召賢曰吏部侍郎乃天下人物權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先生以為誰可賢曰以在朝觀之無如禮部二人可擇一用之上復問

芳華

卷十八 天順

十八

知問齋

其優劣賢曰鄒幹為人端謹但規模稍狹姚夔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量 上曰然遂用之命下士類皆悅除紹為禮部右侍郎輿論大愜 李來寇大同

虜既大獲利又不見我兵去而復來勅顏彪馮宗兩都督提兵出鴈門虜始退

庚辰四年春正月天下諸司官朝覲至京賜布政賈銓等十人衣服楮幣宴之禮部○以布政蕭昺為禮部尚書賈銓為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是御史大班劾彪即日縛彪棄市籍其家事連石亨。上念其功欲寬宥之。尋以家人傳說怨謗有不軌之謀。于是逮亨繫獄。死獄中。法司又奏石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上召賢問曰。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可。若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貼。上曰。然。遂行之。于是冒陞職者四千人。盡首改正。人心皆快。

禁文武羣臣科道錦衣衛官往來交通。

三月賜進士王一夔等一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芳華 卷十八 天順 二十 知問齋

○召軒輓為左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輓致仕去。上復思召之。輓嚴毅。遇人無賢否悉峻拒。不得接。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屏居一室。撤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鼓嚴出行禮。禮畢。竟御肩輿歸。僚儕聞輓來輒避去。不樂與處。南武庫郎沈琮嘗言。留都大臣。惟輓及魏驥。廉平俊偉。不務文飾。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南京刑部尚書耿九疇卒。以蕭維禎為南京刑部尚書。

九疇以諸御史劾曹石降。江西右布政。上知九疇清正。一日對輔臣論人才。言九疇去非其罪。未幾。召至京。陛見。上憐其老。以為南京刑部尚書。代薛希璉曰。遂卿優閑。至是卒。上又曰。可惜九疇。孝友純至。居喪秉禮。平生無地嗜好。公退。燒香讀書而已。交游不泛。請寄不至于門。雖權貴亦敬憚。不敢犯。論事非是。確然不肯諛隨。好善疾邪。別白太過。以故與眾寡合。累遭譴困。卒。諡清惠。命僉都御史韓雍巡撫大同。

芳華 卷一八 天順 二十一 知問齋

雍陛辭。召至文華殿。賜鈔。上諭之曰。善為朝廷守北門。雍精悍。濶達。有智畧。時出已意。經畫防守。城堡。部署將佐。糾去奸蠹。訓練士伍。逾年。戎政大修。廢不返塞。

閏十一月。以南直隸巡撫副都御史崔恭為吏部右侍郎。

恭剛廉。有為。嘗知萊州府。值歲旱。蝗。恭親督捕。發郡縣倉。勸富民粟賑之。民賴以全活。在萊六年。屢辨冤獄。遷湖廣右布政。威惠大行。巡撫蘇松。自周

忱之後恭為特著

掌欽天監事禮部侍郎湯序有罪下獄

十一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天監失于推算不行
救護上謂賢曰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

戒庶知修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臣下盡忠之道
賢曰自古聖帝明王皆畏天變寔同聖意上曰

今有此失法不可容于是收下獄降為太常少卿
仍掌監事

釋徐有貞歸田上以有貞為石亨張軹所陷特釋之

芳華

卷一十八 天順

二十二

知問齋

辛巳五年春正月以廖莊為南京禮部侍郎○夏四

月召程信為刑部侍郎尋憂去○五月江南北大水

○六月李來寇河西總兵官仇廉禦之敗績命懷寧

伯孫鐘為總兵兵部尚書馬昂督軍務率師禦之

京營兵七千河南山東兵六萬西征

秋七月太監曹吉祥昭武伯曹欽及懷寧伯孫鐘尚

書馬昂率兵討之吉祥欽伏誅

內官吉祥居禁庭最久招權納賄擅作威福嘗往

雲南福建設賊帶達官軍能騎射收于部下天順

初召呼此輩迎駕俱陞大職後石亨事發冒官者

俱革去此輩又為吉祥所庇不動吉祥初以迎駕

為功貪圖富貴一家弟侄皆得大官上初從其

所欲後不能堪稍疎抑之吉祥輒懷異志令其侄

昭武伯欽糾集九都督鐸從九都督鏞弟都指揮

鉉謀為不軌會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鐘統官

軍徃陝西殺賊于五年七月二日早辭欽等乘機

欲殺馬昂孫鐘等就擁兵入內為變是日夜漏二

鼓恭順侯吳瑾及都指揮完者禿亮詣長安門告

芳華

卷十八 天順

二十三

知問齋

變上令疊石塞諸禁門召中官急縛吉祥至四

鼓時賊兵合番漢石百騎直抵禁城禁門不開欽

兄弟與同惡者先詣錦衣衛指揮遼果宅前遇果

方出斬其首碎其尸蓋果吉祥所最恨者先害之

欽率騎于東長安門擊李賢于東朝房傷其首鐸

率騎于西長安門殺吳瑾及左都御史寇深斫傷

廣寧伯劉安欽縱火焚長安左右及東安三門適

大雨火滅比明詔會昌侯孫繼宗統諸兵討賊鐘

先登力戰諸將分道迎擊昂以精兵殿欽退屯東

安門鏘以眾接戰自辰至午敗鏘斬之欽中流矢創甚還駐東大市街相拒至酉欽以百餘騎往來馳突我師環結不動自相枕籍鏘斬先潰者徇師督戰益急追斬欽懼令百餘騎還攻朝陽門出奔不克諸軍進薄大破其眾鐸為亂兵所殺欽匿其家皆井中伯顏也先等縋城遁遣兵追之皆獲是晚 上御午門朝百官下伯顏吉祥也先等御史獄伏誅仍棄鐸市磔欽屍籍其家賞將士餘黨拉落職流嶺南

芳華

卷十八 天順

三十四

知問齋

八月進孫鏗伯爵為侯加馬昂李賢竝太子太保贈謚吳瑾梁國忠壯公○命兵部侍郎白圭副都御史王竑出河西分道禦虜虜得大利已去遂班師以大理卿李賓為右都御史

上問賢曰大理卿李賓年雖少容止老成久典刑名可當此任召王翺等詢之皆曰可遂陞右都御史

推禮部郎中萬祺為太常寺卿祺少遇異人相之曰有仙骨否亦極貴因畱一書

與之乃祿命法也于是研精以卜公卿貴人多奇中景泰間以吏胥辦事吏部眾奇其術授鴻臚序班既而景泰不豫有議召襄藩者石亨以問祺祺曰皇帝在宮矣事他求刺期復辟與全質筮占及徐有貞迎駕觀象合 上既復位召見文華殿卽日摧驗封主事累進員外郎曹欽反執王翺李賢時祺在旁欽問對之曰公勿負國家宜以死上謝則自求多福又徐謂曰尊翁碑文非李公筆耶公當勿忘欽俛首其兄鐸曰萬君言是也王李二人

芳華

卷十八 天順

三十五

知問齋

獲免事平 上聞而壯之召祺賜宴勞陞太常卿九月朔日有食之

冬十二月提督軍務都御史葉盛討平兩廣諸蠻壬子六年春正月虜酋毛里孩阿羅出猛可逐孛來共立脫思為可汗始入河套

河套周迴三面阻黃河上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幾二千里南至邊牆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近者二三百里卽周之朔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

襄郡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為國者也

三月調鎮江知府林鶚為蘇州知府

鶚至蘇州一切簡靜即有建革必審覈再三

九月聖烈慈壽皇太后孫氏崩

戶部侍郎張容陞本部尚書管糧儲

上與李賢從容論人才及工部尚書趙榮

賢曰此人可取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逃避況

兵非已任誰肯出頭惟榮自奮披甲躍馬呼于市

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剿殺我

芳華

卷十八 天順

二十六

知問齋

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

于陣前鼓舞獎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

人豈能及上曰固忠臣也

按正統末也先奉乘輿入寇京師時虜情反側人心洶洶時榮為中書舍人獨請往迎此二事忠義一時鮮儼

十一月

上召李賢至文華殿因說吉祥事

曰此輩放縱前日見吉祥敗稍稍收斂近來又放

縱朕每戒曰汝等不可如此且如吉祥非無功勞

一旦犯法不可雷矣且朕在南城時汝輩如何過

來今日不可忘了朕今在位五年矣未嘗一日忘

了南城時此等言語嘗時告戒先生豈知又曰朕

一日之間五鼓初起拜天畢司禮監奏本一日自

看朝廟行拜禮各廟皆然出則視朝退則朝母

后畢復親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時未嘗揀擇去

取衣服亦隨宜雖着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賢

曰朝廷節儉則天下百姓自然富庶太平矣

令天下生員年四十以上者考選送兩子監

八月內閣學士呂原以憂制去位未幾卒贈禮部侍

芳華

卷十八 天順

二十七

知問齋

郎諡文懿

原字逢原秀水人天性純孝貌容端偉少好讀書博洽能出入經史父景州學官歿不能歸喪權厝

景州時時哭墓側景人為之流涕已而奉母南歸家窘甚力學志不衰知府黃懋聞其文奇之召見

承破甚試之學業文詞理皆勝問之經書輒能默誦懋益驚異與之新衣不受又以非理質舍餘材

授之又不受太守大奇呂生當是時太守得輒補學諸生懋遂原入學是秋發解浙江明年進士第

二入翰林時

正統七年也既而充講讀官習制誥于東閣景泰中進講讀學

士天順初入內閣華陞翰林學士有謂能用事知

敬原朝衣青袍引笑曰行將為公易辨原不容充

冷羹奉載舟中寢苦枕塊極哀毀竟病抵家亦卒

綺純簡中惟賜衣數裂子憲察試中書舍人奉應天鄉試歷官南太常卿有學行

太傅吏部尚書致仕王直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文端

有歎落花詩云最愛東園桃李花可堪飄蕩委泥沙人生榮謝皆如此不用臨流起嘆嗟

以項忠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

先是忠為陝西按察使適陝飢忠以拯民為已任不待報輒發倉賑之聞繼母喪軍民詣闕乞留詔奪服友任明年徵為大理卿陝人復赴闕借留天子欲慰陝人乃有是命

芳華

卷一八 天順 二十八

知問齋

按正統末項襄毅以為刑部員外郎扈從北征土木之敗為虜所繫北去令忠殉馬謀歸久之忠伺便扶二良馬而南越四日馬疲遂棄馬步奔拳崖步澗凡七晝夜達宣府視其足陷藤刺者百數忠不知也及考李文達及周尚書瑄當時亦以部屬扈從溺死而還嗚呼土木之變文武冠纓死于虜者何限非諸公之勲名事業有命于天幾何不為無定河邊骨耶

癸未七年春二月以詹事陳文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辦事○禮部會試貢院火○石璫致仕以姚夔為禮部尚書尹爰為吏部侍郎○夏五月日有食之空中有聲

李賢密疏曰無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陛下憫念元元凡一切不便于民者悉皆停罷則災變具弭上覽之復命賢具寬恤事條密封以來賢因疏十事上陳上皆從之

秋七月尊謚靜慈仙師胡氏為恭讓章皇后

孝恭皇太后既崩錢皇后為上言胡后賢而無罪廢為仙姑其死也人畏太后殮葬皆不如禮勸上復其位號上欲從之而左右以為不便一日召李賢問之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

芳華

卷十八 天順 二十九

知問齋

神寔臨之然臣之愚必須以陵寢享殿神主皆如奉先殿式庶幾稱陛下之明孝不然為虛文上即命舉行之

錢皇后素性孝謹絕無妬忌英廟北狩每夜哀額拜天倦則臥地因損一肢哭泣太多復損一目傾宮中之所有佐迎駕之費英廟在南城每不快后每曲為慰解復辟之後處景皇后猶盡禮焉

錦衣衛指揮袁彬下獄尋釋之時都指揮門達有寵總督官旗緝事兼鎮撫問刑權傾中外橫恣羅織人無敢言惡袁彬質直不阿

芳華

卷十八

天順

三十

知問齋

自計得以進言別是非于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排去之，乃使邏卒搦彬、王弘之故事上之。彬既下獄，拷掠欲置之死罪。有彩漆軍匠楊暄者憤然不平，上疏論救。言昔者駕留虜庭，獨彬以一旗尉保護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御前審錄，則死無憾。并條門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上令達速問，達逼暄供李賢主使。暄大言曰：死則我死耳，何敢妄指他人。天地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扳指也。達失色計沮，彬遂得免。

從輕調南京錦衣衛，暄亦得免。

擢山東按察使王越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

越後進封威寧伯，佩印總兵，削爵復起，總制三邊，久膺師奇，與胡虜數十戰多捷。

八月再會試天下舉人。

甲申八年春正月庚午，帝崩于軹清宮，罷殉葬。

上大漸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一曰東宮即位，百日成婚，二定后妃名分，三命勿以嬪御殉葬，四言殯斂器服之事。書畢，令牛玉曰：將去閣下看。李賢彭時驚惶捧誦，嘆曰：所言關大體，非上英

芳華

卷十八

天順

三十一

知問齋

明不能及此而止殉葬一事，尤高出古今，真盛德事也。是月十七日上崩。○我朝舊以妃嬪殉葬，至景泰之薨猶然。英宗遺詔始革，自是累朝皆從之，英廟之仁至矣。

乙亥，皇太子即皇帝位，詔改明年元曰成化，大赦天下。

尊皇后錢氏為慈懿皇太后，貴妃周氏為皇太后。上即位之明日，命議上兩宮徽號。太監夏時倡言：錢皇后久病，今只尊所生母周貴妃為太后，李賢

曰：天子新即位，四海顛望，宜遵遺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景泰初事例不可法。彭時曰：此言是也。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為宜。眾皆默然。夏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上再勸諭，已蒙俞允矣。將草詔，李賢彭時復議曰：同尊固好，然正官須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乃于錢太后加慈懿之稱，而貴妃止稱皇太后。翌日頒詔天下，是日同議者惟李賢開端，而彭時極力繼其後，賴上孝事兩宮如一，故能委曲勸諭，仁壽宮以成大禮。

二月降侍讀學士錢溥為廣東順德知縣兵部侍郎
韓雍為浙江布政司叅政

溥試喬徽露詩特授檢討累至今官溥所教內侍
後多顯者溥之居與陳文隣內侍每來謁溥必邀
文共飲及上大漸太監王倫者方伴讀東宮亦嘗

受業于溥至是來謁溥文意以邀已同與竟不邀
乃使人密伺之倫言上不豫東宮納妃如何溥言
當以遺詔行事已而內閣草遺詔李賢當秉筆文
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之者矣遂言倫來與溥

芳纂

卷十八

天順

三十二

知問齋

定計將退賢以溥代之退兵部尚書馬昂以韓雍
代之賢怒遽以聞乃下溥獄謫知縣韓雍亦降叅
政

上大行皇帝謚號曰英宗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
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葬裕陵○錦衣衛都指揮門
達有罪謫戍南丹衛召袁彬復掌錦衣衛事

達掌詔獄任情張威大興羅織遣官旗遍行郡縣
緝訪動卽拘逮所至狼藉天下騷動至是言官劾
謫戍煙瘴卒死謫所

加內閣李賢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陳文吏部左侍
郎彭時吏部右侍郎○三月復岳正翰林院修撰楊
瑄張鵬監察御史○是月廷試進士賜彭教等二百
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翰林院編修張元禎請行
三年喪不報

復定襄伯郭登爵鎮守甘肅尋召還提督十三團營
登性至孝有文武才母疾兩劑股作羹以進居喪
哀毀竹立不肉食笑語者三年所上章疏皆自為
之尤善吟咏有
聯珠集行于世

芳纂

卷十八

天順

三十三

知問齋

戶部尚書年富卒改馬昂為戶部尚書陞王茲為兵
部尚書○南京給事中王淵王楸請罷內臣管事禁
大臣與之交結嘉納之

六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致仕薛瑄卒贈吏部
尚書謚文清

瑄為學貴踐履一言一動于禮有違便于心不安
其出處光明峻潔于富貴利達泊如也瑄教人倦
倦于復性書曰讀書窮理須是見得然後驗于身
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于買棹而還珠也所著讀
書錄數十
卷多名言
文清罷內閣歸中途絕糧致其于憊見
焉相相而致歸途絕糧亦明時艱事也
秋七月立皇后吳氏○八月命修英宗睿皇帝實錄

○廢皇后吳氏

詔曰朕勉尊先帝之命冊立皇后不意太監牛玉
驥騰將先帝在時選退吳氏于母后前奏請立為
皇后朕觀舉動輕浮體度龜率畧無敬謹之意望
其共承宗祀表正六宮毋儀天下難矣今不得已
請命于母后昭告天地宗廟廢黜吳氏退居別宮
閑住牛玉論罪本當處決但念他在先帝時曾效
微勞饒死押發南京孝陵種菜

冬十月立皇后王氏

芳華

卷十八 天順

三十四

知問齋

逮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王淵等下獄並謫遠州判
官

王淵王徽以內臣用事勢甚張在朝無敢公言者
乃率同官上言五事一曰覽史書二曰開言路三
曰重大臣四曰選良將五曰保全內臣如王振曹
吉祥事敗雖欲全之不可得也 上嘉納之至是
太監牛玉以立后欺罔饒死謫南京徽淵等謂牛
玉罪重罰輕上疏請明刑罰以正朝綱監往事以
防後患數玉大不遵之罪四乞寘諸法因詆斥內

閣執政李賢附阿權豎籠絡士夫中藏奸計外務
掩飾疏入中官惡之摘其語以激怒于上皆逮下
獄科道文章論救乃俱謫州判徽等雖謫天下莫
不慕其風采而欽重之

以抄沒曹吉祥順義縣板橋村為宮中莊田皇莊始
此

謂兩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

給事中張寧等合議舉盛堪入內閣李賢沮之乃

轉左僉都巡撫宣府盛至鎮修復官牛官田之法

芳華

卷一八 天順

三十五

知問齋

買補官牛五千七百餘頭墾地四千餘頃收蠶細
糧七萬四千有奇人謂邊臣留心屯種者無如盛
云

虜阿羅出結亂加思蘭孛羅出結毛里孩各為黨出
入河套遂攻圍墩堡深入內郡殺掠人畜
擢東鹿知縣盛顯為邵武知府

顯初為御史以論石亨謫知東鹿邑之豪右聞其
來相戒曰是嘗劾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顯至
變擗擊為撫循吏畏而民安之時人有清如冰明

如鏡之謬邑介真保二府間四境之民雖非所屬亦聞風趨赴聚以成市人皆目曰清官店至是陞

知邵武後歷陞左副都御史

由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陵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允恭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故允恭友盍往依之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人綏環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人綏環方此客坐見母大驚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為至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慰之曰天方

芳墓

卷十八

天順

三十六

知問齋

芳墓

卷十八

天順

三十七

知問齋

十八卷末

孫忠鄒平人初名愚貢入大學歷介休永城上渾宣德初以女配如宣宗賜名忠陞督府會事又明繼宗孫十八皆錦衣官一日上諭撫臣祖宗來外戚不得預政今繼宗得與兵太后顧不樂對為內庭寺人言防閑須戚里感其言至今猶悔戶承宗海州人五世祖整從靖難功陞燕山衛都督同知李通嗣官正統七年春皇恩陞中軍都於土木承宗幼陞都指揮使弘治二年封安昌伯

昭代芳華卷之十九

憲宗純皇帝

武原臣徐昌治述

乙酉成化元年春正月朔夜有流星光燭地自在攝
提東南行至天市西垣○詔釋戍邊陳循江淵俞士
悅等及王文子宗葵于謙子于冕謙婿朱驥等並還
鄉

李賢言于上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得以得富
貴之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且請復于謙

方表

卷十九 成化

知問齋

等官以雪幽枉 上是之即命兵部以迎駕奪門
陞者自太平侯以下俱奪爵

詔王竑為兵部尚書李秉為左都御史

給事中張寧等上疏起秉竑隨御批以竑為兵部
尚書秉為左都御史

王竑與李秉皆一時名臣此居鄉竑抗志寡交秉
出入里閭博奕諧謔竑聞之曰執中八座大臣胡
逐網民戲狎不自愛秉亦非竑曰所
謂大臣者豈立異鄉曲矯激為哉
李秉為監察御史才識宏博議論持正已負公輔
之望雷宣府四年掩上木鷄兒領職沒遺骸萬五
千請下大同崇刑諸城並掩元十數萬其在遼東
巡撫能節用愛人思成善濟史民畏服又能儲按

將士斥逐外火塞上無大塞深入即小入輒先受
彈出塞即止以故邊民得休息成化二年董山誘
海西寇遠東乘及武靖伯討降山連山
至廣寧謀之從其黨廣西加太子少保

二月行耕籍田禮
皇太后誕日詔建設齋醮

給事中張寧上疏邇者恭遇皇太后誕日諸大臣
及百執事但當和衷助德仰贊至情上綏懿祉而
禮部尚書姚夔等乃于各衙門飲會財物收辦炷
香約以至期赴壇行禮切惟人臣之于君願其福
也則當勤于修德善願其壽也則當勤于去逸慾

芳華

卷十九 成化

知問齋

願天心之向順則當相之以和保小民康濟四海
未聞有以禱祠得福丹藥致壽假符瑞以永天命
者不報

彗星見西北長三丈餘三〇以旱災免陝西稅糧
閱月乃沒

弗提衛都督察阿奴奏進海清却之

上曰此等野禽能使人蕩心于畋獵却之

兵部覆延綏總兵張傑上安邊方畧七事從之

兩廣蠻叛以都督趙輔為征夷將軍浙江叅政韓雍
為僉都御史率師討平之

時衆欲分江西兵從遊擊將軍率達官由使嶺入廣西逐賊大軍從湖廣入廣西合諸兵圍困勿與鬪。彌曰不然全師至彼南可攻大藤峽援高廉雷東可應南韶西可取柳慶北可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蛇動無不應攻無不克兵貴拙速不尚巧逞衆從雍會諸軍出東道直抵大藤峽奪其險塞焚其積聚四面火攻斬俘四萬一千有奇盡降其餘黨刻石紀功班師。

三月加吏部尚書王翺太子太保○帝幸太學釋奠

芳皋 卷十九 成化 三 知問齋

先師○夏四月陞張寧為汀州知府岳正為興化知府

先是南科給事中王徽等劾內閣李賢不職徽等俱遠謫張寧會六科申救忤賢意復有忌岳正者托歷練之說票旨俱陞知府

張寧為給事中遇事敢言每有大議景帝必問張給事中云何英廟復位尤所眷注嘗獨召寧論事每封廷臣稱其給事中晚年欲大用之會晏駕不果景泰天順間為諫官第一人有單苞素重寧果遣人邀與相見尚書姚夔威勸寧行卒不往其介如此寧浙江海鹽人

高林整開家有則孤踪無玷
岳正文章氣節名滿海內抱負經濟屹屹不肯下人再起再廢竟不盡用正偉貌美髯言論灑灑動循矩度

贈廣東按察司副使毛吉等官

先是兩廣流賊較萬劫掠郡縣吉與知縣王應麒驛丞秦瑄隨軍殺賊奮不顧身皆死之初吉出軍時給以官銀千兩充軍餉委官余文司之已費用十之三矣文憫吉死無以歸以所餘銀密授其僕俾為喪具是夜僕之媼忽出中堂據正席坐舉止

芳皋 卷十九 成化 四 知問齋

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恩不幸死于賊固無餘憾但余文所遺官銀已付我家我負汗尋于地下矣願亟還官毋汙我言畢忽仆地少頃殯甦

南北直隸及河南山西湖廣浙江江西郡縣大水戶部請以淮浙等鹽廣募商人于淮徐德州水次倉中納米俟來歲分撥官軍支用庶民不困于凶年而國用亦無所損矣制可

命福建延平府立祠祀宋儒楊時以羅從彥李侂

享○十一月承天門成

進內閣彭時兵部尚書

物附資稟數具充養問學敬謹梓溫休休好善秉諱抒誠終歲未嘗一二宴會即會未嘗有音樂愛惜天物片楮寸墨未嘗輕費非其義一毫不取

陞南京刑部右侍郎廖莊為刑部左侍郎

廖莊任性易直表裏洞然好剛尚氣言辭激憤又好面折人人不能堪雖時抗忠獲罪而名聞天下

詔收鹽俱用平糶

乙丑夜月犯太微垣上將星○十二月丙子曉刻金星犯鏡閉星○癸巳夜月犯右執法星

芳華

卷十九 戊化

五

知問齋

丙戌二年春正月令三品以上京官薦舉堪任布按

二司官者二月李賢憂去○遣行人祭故少保兵部

尚書于謙○三月賜進士羅倫等三百五十人及第

出身有差○論平蠻功封趙輔為武靖伯陞韓雍為

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勅差御史同延綏巡撫官黜選土兵

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等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

楊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虜敢與戰鬪若選

作土兵練習用必能奮力護家有不待驅使

每名量免戶租時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

調由是土兵盛強而毛里狹連年入寇皆退却矣

按此土兵之法不但可行于延綏若九邊行之則

邊民不困于賦役而心皆內向無復北走之人虜

雖欲入誰為嚮道此寔久安長治之至計○延綏

紀功兵部郎中楊琚奏慶陽延綏二境東接偏頭

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迂疎兵

備希少以致河套達賊屢為邊患近有總兵黃鑑

奏欲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

芳華

卷十九 戊化

六

知問齋

榆溝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鹹石海

子回回基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

黑山嘴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

西七百餘里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

耳上曰楊琚所奏移堡防邊甚有証據

延安知府王鑑奏乞撫按分巡官時常行邊詔可

鑑言神木府谷等縣堡以至安邊定邊等營寨相

去千餘里其邊塞士卒為官旗侵漁虐使以至衣

食不給戰馬不暇飼牧器械不得修整莫能禦虜

乞分巡行邊禁革姦弊

江淮飢人相食命副都御史林聰往賑之

查得兩淮鹽運司儀真批驗鹽引所見有沒官鹽二萬餘引召商定價賣銀支用及淮揚所收船料鈔暫改收米以備賑濟

林聰為刑科給事中勅石亨楊洪孫鏞諸大將及內臣高增金英著風裁裕陵復辟超階石僉都御史賧山東沈際右副都御史平浦江淮鹽賊天順五年賧欽反起大獄奉連寬溫付功者至割乞兒頭上功都人不收夜出曉時署院事力請禁賊平五年起掌南院召入為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越二年起掌南院召入為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

芳華

卷十九

成化

七

知問齋

遼東鈞陽及御史強珍竟坐滿成明年乞致仕不許十八年卒贈少保諡莊敏聰恂恂和易身若不勝衣遇事可否大義毅不可撓抗議易備直聲大振宦歷所至傾避風來晚更為謙厚稍示包荒

五月李賢起復降修撰羅倫為福建市舶副提舉

倫上疏曰臣聞朝廷據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之所繫天下後世之所監古者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于君為人臣者未有不孝于親而能忠于君者也為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請以宋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

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

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寔孝宗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亦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時名聲垂于後世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欲援例起復為丞相王黼起復為執政陳宜中起復為宰相賈似道起復為平章

芳華

卷十九

成化

八

知問齋

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于當時遺笑于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臣願陛下以宋為鑒使賢盡孝於君親為萬世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為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若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與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為無虞也孝宗之時金虜強盛未為無事也陛下必欲

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感而忘天下之憂使賢于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于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于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于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衆庶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使輸忠爲國者得以自盡羣策畢集衆賢並用則賢所欲言

芳華

卷一九 成化 九

知問齋

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定哉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留之至數百人嵩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豫爲已地也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爲已地也今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羣臣又太學生之罪人內批降倫提舉御史陳選等交章留倫不報

然自是臺省少起復者

以武寧伯朱永爲平虜將軍兵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與湖廣總兵都督李震帥師討荆襄賊劉千斤平之

劉千斤者荆襄大盜長子苗龍虎副之石和尚爲一謀主勢甚猖獗攻掠河南南陽鄖陽西至漢沔東及斬黃尚書白圭撫寧伯朱永督諸軍進討至潼南湖廣總兵李震以土兵來會議進兵方畧截剿破賊賊退保巢寨我兵乘勝進又破之擒千斤龍

芳華

卷十九 成化 十

知問齋

虎等

初錦表于戶陽英奉使河南曼之疏請選良吏賑恤漸圖所以解散之策額占籍者聽盜礦者宜絕禁良交通勢自不可久不報後鄧本端追訟英之先見一言可當十萬師比之茂陵徐福

進朱永伯爵爲侯封李震爲興寧伯加白圭太子少保

敕陝西巡撫項忠太監裴當總兵楊信征河套

李賢等奏胡虜之衆不過中國一大郡連年被其侵擾往往得利而去且河套與延綏接壤原非胡虜巢穴今虜酋毛里孩居處其中出沒不常古云

不一勞者不承逸今欲安邊必須大舉而後可戴
仲衡上言兩軍交戰生死定于呼吸彼摧堅執銳
之士奮不顧身何暇首級之顧此其功最爲上也
乞稽洪武永樂間舊例以當死者爲奇功生擒者
次之斬首者又次之如此則人以進死爲榮而虜
不難滅矣奏入上令仲衡隨楊信勦賊王復等
奏以爲擒斬者有寔可驗而當先者無跡可憑以
是爲功賞之差不免有濫報之弊上是之

八月調禮部右侍郎蔚能爲南京光祿寺卿

芳華

卷十九 成化

十一

知問齋

能陝西朝邑縣人以吏員授光祿寺典簿累陞本
寺卿在光祿三十餘年每借同僚聯名上疏請查
入內供應器皿詔下禁獄問所繇能私謂少卿輩
曰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任之勿累諸公也既
而獨受責降官調南京未嘗有後言論者謂以吏
奮身如能與况鍾者殆士人之高等云

九月建州酋董山叛寇遼東

永樂初既以大寧之地與朵顏等三衛又以開原
之東北至松花江迤西一帶今之野人女直分

二百七十餘衛所皆賜印置官選酋長及族目授
以指揮千百戶間亦以野人之向正者爲都指揮
督統之爲我藩屏而松花江東北一月之程所謂
黑龍江之地則又立奴兒干都司每入貢賞賜殊
厚以故凡迤北征討皆聽調遣無敢違越永樂末
招降之舉漸弛而建州女直先據開原者叛入毛
憐自相攻殺宣德間復遣使招降之遼東守臣遂
請以建州老營地畀居之老營者朝廷歲取人參
松子地也自北虜也先猖獗而海西女直野人之

芳華

卷十九 成化

十二

知問齋

有名者卒死于也先之亂朝廷所賜璽書盡爲也
先所取其子孫以無授官璽書可徵不復承襲雖
歲遣使入貢第名曰舍人以是在道不得乘傳置
錫宴不得預上席賞賚視昔又薄皆忿怨思亂至
是建州都督董山等梟雄桀黠遂動海西之夷擁
衆入寇

冬十月毛里孩寇陝西都御史項忠彰武伯楊信禦
邾之

十一月命兵部尚書王復整飭延綏寧夏甘涼邊備

復奏境外臨邊無有屏障止藉墩臺城堡為守禦
舊城堡二十五處參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
里近或五六十里兵馬屯操反居其內人民耕牧
多在其外遇賊入境傳報倉卒調兵策應事已無
及不過虛聲應援臣與鎮守延綏慶陽等處總撫
等官計議府谷等十九堡俱係舊邊要地必增置
那移庶幾可守府谷堡移出芭州舊城東村堡移
出高漢嶺響水堡移出黑河山上門堡移出十頃
坪大兔鵲堡移出鶴鈴塔白落城堡移出甌營兒

芳華

卷十九 成化

十三

知問齋

塞門堡移出務柳莊內高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
寧塞營安邊營定邊營相去隔遠合于各該地名
崖寺子三眼泉柳樹澗瓦剎梁各添哨堡一座就
于隣近營堡量摘官軍哨守又于安邊營起每二
十里築墩臺一座通共二十四座連接慶陽定邊
營起築墩臺共十座接連環縣俱于附近軍官量
撥守瞭北面沿邊一帶空遠者各添墩臺一座共
三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為溝牆必須高深足以阻
賊來路因其舊堡廣其制必須寬大足以積芻粟

容容兵庶幾墩臺稠密營堡聯絡而緩急易于策
應

大學士李賢卒

賢立朝三十餘年多委曲以容卒贈太師謚文達
陳文誌其墓謂賢量宏而福厚大臣遭遇之隆無
與比者

以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直文淵閣

定之正統會元博學能文性尤孝友徵時苦家貧
投徒資束修為養既化分祿自其菲惡色溫氣和
與物無忤居官論議
據理直言畧無沮忌

芳華

卷十九 成化

十四

知問齋

是年追封漢董仲舒為廣川伯宋胡安國為建寧伯
蔡沉為崇安伯真德秀為浦城伯
丁亥三年春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既○三月召商
輅復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仍直文淵閣
以襄城伯李瑾為總兵官進程信兵部尚書提督軍
務討山都掌蠻即今都蠻
信至水寧分大軍三道自督入金鵝池四川軍蹂
戎縣貴州軍蹂芒部南軍蹂普市入期會大壩
大軍進至李子關渡船舖賊恃險拒敵飛梭下壩

石如雨我軍發神鎗勁弩賊却攀崖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貴州軍已踣其後四川雲南軍角其左右賊驚散不支連破諸賊寨

夏四月六科十三道官上修省疏

言近日以來或日月赤色或陰氣昏蒙或大風激烈或黃霾蔽天三廣四川兵革之後南北隸水旱之餘公私俱困虜寇在邊此正修身修行思患預防之時上嘉納之

芳畹

卷十九 成化

十五

知問齋

六月戊申雷震南京午門正樓○召羅倫為南京翰林修撰○秋七月乙未夜火星犯壘壁陣東方第一星○英宗睿皇帝實錄成○冬十月以武靖伯趙輔為總兵官左都御史李秉提督軍務率師討董山平之

秉督兵率漢番京邊官軍五萬討之山降送京師放歸廣寧輔乘曰山不可有請誅山九月分左軍出潭河柴河越石門土木河至分水嶺右軍蘇雅鴉關喜昌口過鳳凰城黑松林靡天嶺至潑猪江

中軍自撫順經薄刀山鮎魚嶺迎五嶺度蘇子河至虎城期日會兵進剿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魚有沼南怡率兵萬人遏其東走我兵擣賊巢虜遁擒斬俘獲虜指揮若女等千人班師邊境賴以寧

十一月致仕吏部尚書王翺卒

翺歷仕五十三年第宅服食不改于舊沒後家無餘貲人謂其清白之節雖古名臣何以加焉贈太保謚忠肅

芳畹

卷十九 成化

十六

知問齋

翰林修撰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景杖闕下調外任時內庭張燈下詞臣賦詩懋謂莊景黃仲昭曰國家無事海宇治安天子仁聖孝養兩宮然大孝養志吾輩合諫于是三人同上培養君德疏曰今日之舉或兩宮在上陛下欲極孝養奉其懽心然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東離亂北虜毛里孩包藏禍心江西湖廣大旱數千里民不聊生此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兩宮母后同憂之日至于翰林以論思代言為職嘗伏讀宣宗翰林箴曰啓沃之言惟

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今煙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可息災旱可消百姓可以富庶四夷可以賓服億千年享太平無疆之休上怒杖三人闕下各左遷朝論稱爲三君子時修撰羅倫論內閣大臣起復非禮亦謫官人稱翰林四諫

改左都御史李秉爲吏部尚書○十二月下刑部郎中彭韶于錦衣衛獄尋釋之

芳華

卷十九 成化

十七

知問齋

先是周太后弟周壽封慶雲伯周或封長寧伯諸子皆授錦衣指揮各受姦民投獻奏討爲莊田周或又欲冒奪真定武強等縣民田勅刑部廣東司郎中彭韶按畝韶至真定繞田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伏聞爲臣以不欺爲本慮事以大體爲先昔孟嘗君使馮驩收債於薛驪以賜諸民漢景帝遣田叔按梁事還悉去獄辭勸上勿問計二人之心豈不欲以順事爲恭哉顧以大體所在不敢苟從是乃所以爲恭也臣所勘真定地土我太祖皇帝

芳華

卷十九 成化

十八

知問齋

于洪武二十八年奉旨百姓供給繁勞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徵科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少永遠不要起科以此真定所屬武強等縣新開地土一向不曾增科至天順二年太監韓諒奏討武強縣踏勘得無糧地五百一頃三十五畝蒙英宗皇帝不准奏討後因廣寧侯家人劉聰等每年攪擾民間方將前地并韓諒還官地減輕起科誠出無奈今周或又奏求前地頃者親詣本縣見其地有高阜者有低窪者有平坦磽薄者天時不同地利亦異亢旱高處全無水澇則低處不熟沿河者流徙不常謙薄者數年一收卽今彼處人民追賠馬匹起運糧草砍柴人夫京班皂隸等項一年約有數般差役以致丁丁皆受役之人歲歲無空閒之日若一畝只量一畝餘皆奪爲閒地則仰事俯育無所資其于糧差何暇復計臣知其非死則徙耳自舌立國皆重根本今真定近在畿內理宜加厚而戚里功臣之家錦衣美食與國同休奚待與民爭禾食之利哉臣等遵奉聖訓豈敢偏向所向者祖

宗萬世之仁事關大體而已緣臣等不曾依詔丈
量合當有罪疏入逮下詔獄科道官交章論救得
釋

禮部會議景泰廟號詔不必行

荆門州學訓導高瑀上言正統已巳之變先帝既
已北狩皇上方在東宮虜騎迫于都城使非郕王
繼統則禍亂何繇而平先帝復辟遂不得正典禮
乞勅禮官集議追加廟號左庶子黎淳奏曰正統
十四年八月冊立陛下為皇太子曾未半月又立

考奉

卷十九 成化

十九

知問齋

親王為天子今高瑀此言誣先帝于不明陷陛下
于不孝昔昌邑王既廢未聞復為漢某帝更始既
廢未聞復為漢某王陛下昔為皇太子名正言順
誰得私議郕王乃敢廢之易以已子至使先帝久
遭幽閉陛下即位之初有罪羣邪寒心破膽及見
取回商輅復職內閣然後欣然希求進用高瑀此
舉非欲尊禮郕王特為羣邪進用之地疏入上
曰景泰已往過失朕不介意俱不必行

虜酋此加思蘭入大同寨以撫寧侯朱永為平胡將

軍帥師禦之

戊子四年春正月召章懋為南京大理寺右評事黃
仲昭為本寺右評事莊景為南京行人司副

時六科給事中毛弘等上言元宵張燈誠皇上奉
兩宮之孝心章懋等輒肆已見過為言論無非欲
皇上常存敬畏制治保邦耳古人有言曰君明臣
直今懋等敢言直諫實錄皇上聖明有以致之既
不容納其言而又改調外任恐遠近流傳其于從
諫之美不無少妨也章上遂改調南京

考奉

卷十九 成化

二十

知問齋

莊景與羅倫陳獻章友未幾與編修章懋黃仲昭
上培養君德疏疏入請桂陽州判官以家艱去居
定山番三十年召復司副還南驗封郎中
得風疾遷延野寺明年乞告未得允輒歸
二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改府軍前衛副千戶于冕
為兵部員外郎

冕于謙之子以父功廢武職天順初謙殺冕戍邊
遇赦得還至是自陳乞改文職從之

夏四月內閣陳文卒

文卒謚莊靖禮部主事陸淵之御史謝文祥各奏
言文之為人天下所共知以此謚之豈惟不稱其

情伴繼之者或慕而效之敢于肆行無忌則天下國家尚奚賴哉 上姑宥之

項忠馬文升計擒滿四檻送京師伏誅

滿四固原土胡也驍健好殺時出劫行人掠牛馬
悉將劉清指揮馬傑稍法繩之滿四賂以掠資即
解數日又復中以他事收捕捕至輒得賄賄已又
捕四大恨曰必殺此二人者成化四年四月遂反
羽書交至以都督劉玉為總兵副都御史項忠提
督軍務會巡撫馬文升討賊忠未至陝西寧夏

芳華

卷十九 成化

二十一

知問齋

兵先至不俟延緩兵輒進遂敗四盡奪兩鎮軍器
賊益張兵部尚書程信請改命撫寧侯永總京邊
軍四萬往討十一月忠圍賊益急度必破賊又聞
別命將不敢輒止奏言宜命新總兵星馳赴援儻
不日破賊別奏止兵上手忠奏付太監懷恩等召
兵部議內閣信曰兵行不可緩彭時商輅曰賊不
能出入山自保我兵困之甚固觀忠疏賊不足憂
也然則度京軍當何時抵固原信曰明春二三月
時曰勝負決今冬奈何至明年觀忠奏賊億矣止

京軍便信大不平是月丁丑忠與文升計擒四十
二月捷書至明年正月檻送四等三百人至京師
四等凌遲

五月京師大旱命祭宋丞相李綱於邵武府

六月慈懿皇太后錢氏崩

睿皇后崩內閣大學士商輅等議合葬祔廟禮上
疏曰臣等仰惟大行慈懿皇太后作配英宗皇帝
正位中宮及皇上嗣居宸極尊為慈懿皇太后蓋
先帝全夫婦大倫皇上全母子深恩天下後世無

芳華

卷十九 成化

二十二

知問齋

容議矣今位號彰著于海宇數十年則壽終之後
所宜奉梓宮祔于裕陵奉神主祔于太廟此古今
不易之理亦先帝與皇上全大倫深恩之初心也
今聞聖命欲別卜葬地臣等實切疑懼竊惟皇上
所以若是者必于今皇太后千秋萬年之後與先
帝同尊于陵廟自嫌二后並配臣等考之前代如
漢文帝尊其生母薄太后然于其嫡母呂太后雖
得罪于宗社尚且仍與父高帝並葬長陵無所更
易又如宋仁宗追尊其所生母李宸妃為太后然

于其嫡母章獻劉太后雖本無子尚且仍與父真宗同祭太廟無所嫌忌皇上于慈懿皇太后昔日致其養今日盡其哀雖文帝仁宗無以加矣若陵廟之祔稍有未合于禮則致貽後議有掩前美禮部尚書姚夔等覆議得今大行慈懿皇太后梓宮宜葬于先帝之左皇太后千秋萬歲後宜居先帝之右允合天下後世至公之論恭惟皇太后聰明仁慈之德聞于天下自皇上即位四五年間未嘗干預外政人皆謂女中堯舜今特偶于慈懿一事

芳華

卷十九 成化

二十三

知問齋

見有未盡惟皇上極其誠敬和其聲氣從容戒勸至于再三皇太后必能感動而從之萬一有不能從則當斷之以義而從天下之公或者曰慈懿無子宜與恭讓皇后同此尤不然恭讓在宣宗時已常遷處別宮而立孝恭皇后矣慈懿在當時未嘗遜處他宮未嘗別立一后況宣宗晚年追復恭讓之號悔恨莫及伏望皇上以臣等所言反覆開諭皇太后決從衆議而不惑于他言則皇上全大孝之名母后全賢令之德英皇歡享于上華臣慰悅

于下上未允夔率百官伏文華殿哭諫上乃頓首再三請太后竟從百官議

太監潘洪奏中兩淮餘鹽不許

上曰朝廷存積鹽課以待邊用祖宗禁例食祿之家尚不許中況內臣給事內庭可損國課以益私家乎

秋七月己未夜北方有流星赤白色光燭地自關道旁西北行衝勾陳尾跡後炸散

降御史謝文祥為南陵縣丞

芳華

卷十九 成化

二十四

知問齋

左僉都御史張岐有罪除名御史謝文祥以岐乃禮部尚書姚夔所舉因以濫舉劾夔詔下文祥于獄夔奏此臣之罪乞貸文祥俾圖自新仍乞罪臣歸田里以謝言路上不允刑科給事中白昂等亦言文祥論奏事情不寔誠為狂妄若或因此而遂加竄逐則居言責者繇此而解體乞赦文祥以來忠言亦不允御史楊珣等復言文祥一小臣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乞霽雷霆之威曲賜保全以昭納諫之美作敢言之氣詔從輕降用

陞巡按江西御史趙敵為江西按察使

敵巡按江西將代值歲旱荒戶部請勅敵賑濟候事竣代之江西士民多上奏懇留遂有是命

八月京師地震有聲○甲午夜月犯房宿南第二星

○冊宮人萬氏為貴妃

萬氏先以宮人侍上于東宮諳習善媚至是冊為貴妃專寵居昭德宮太監段英掌其宮事妃父貴授都督同知凡通為錦衣衛都指揮通妻王氏出入掖庭禮侍萬安認為同宗與劉吉皆附之朝士

芳華

卷十九 戊化

二十五

知問齋

希進者羣趨其門時儲位久虛內閣彭時上修省疏言宮中根本尤為至急望正名均愛廣繼嗣為宗社大計又言大臣進退皆宜斷自聖衷不可專委旁近

九月命左副都御史王恕巡撫河南

時開封彰德衛輝等府睢鄭等州滎澤陽武等縣皆有蝗蝻之災恕上疏曰蝗蝻生發固然天災寔關人事昔卓茂令密邑而蝗不入境今蝗蝻為患于河南者縣臣巡撫失職不能敷宜聖化以安民

人致天譴告耳考之于史宋真宗罷諸營建而飛

蝗盡絕伏望陛下以天災為可畏以地方為當重將臣罷歸田里另選賢能代理其事尤望陛下去奢崇儉除祭祀軍需之外其餘一應不急之務無益之事可減省者減省之可停止者停止之使財不妄費民困少紓庶幾天意可回而災沴可弭矣戊辰彗星晨見東北方○巳巳彗星昏見西南方○六科給事中魏元等十三道御史康永韶等皆以星變陳言嘉納之

芳華

卷十九 戊化

二十六

知問齋

魏元等言竊見今春以來災異叠見近日彗星又見于東方光拂台垣人心恟懼皆陰盛陽微之證也臣聞君之與后猶天之與地不可得而叅貳者外間傳聞陛下于中宮或有叅貳之者姚夔嘗以為言陛下謂內事朕自處置屏息傾聽將及半年而昭德宮進膳不減中宮不增官牆雖深而視聽甚近衽席雖微而懸象甚著陛下富有春秋而震宮尚虛又四方旱澇民困日急盜賊日盛荆襄流民所在劫掠人心播撼今陛下作民父母覽民飢

之奏不蒙省懼尚循故事付部施行尚書馬昂等
凡遇奏報視為泛常持尋常活套之言為終身經
濟之策是猶子訴飢寒而父母若不聞彼若棄父
母而不顧則何以處之又言朝廷于僧徒過于信
待每遇降生之辰輒費無限之貲財建無益之齋
醮而西番劄實巴等又加以法王名號賞賚隆厚
出乘樓輦專用金吾乞發回本國追回賞賜以賑
飢民

御史胡深等給事中黃旻等以星變論劾商輅等命
芳慕 卷十九 戊化 二十七 知問齋

會官廷鞠贖杖還職

胡深等六人論兵部左侍郎商輅兵部尚書程信
禮部尚書姚夔戶部尚書馬昂

○吏科左給事中程萬里請選兵將討毛里孩下兵
部議寢之

按成化間程萬里之言不行嘉靖間曾銑之計不
竟自是無復敢為復套之議矣捐千里可耕之地
貽各邊多事之虞惜哉

丁丑昏刻彗星犯七宮西等四星○壬午昏刻彗星

入天市垣○冬十月吏部請以身言書判四事考選
監生從之○免江西秋糧
進內閣彭時吏部尚書商輅兵部尚書劉定之禮部
左侍郎

御史林誠亦以星變劾輅不職并景泰中易儲事
輅乃退 上怒曰唐太宗用王魏朕用輅何不可
輅又力請宥言官 上喜曰輅真大臣誠得不問
甲寅彗星犯天屏西第一星○十一月戊午夜彗星
滅○以薛遠為戶部尚書○進項忠右都御史馬文

芳慕 卷十九 戊化 二十八 知問齋

升左副都御史○陞雲南巡撫副都御史王恕為南

京刑部右侍郎

十二月朔日有食之○虜索羅忽加思蘭入榆林

塞遂入寧夏塞大掠環慶至于固原

旌表上杭縣故民邵縉紳妻陳氏弟縉縉妻黃氏貞

節

正統十四年鄧茂七作亂攻上杭縉紳兄弟俱避
難遺二婦奉姑時陳氏年三十黃氏年十九同匿
金山巖穴間為賊所執欲犯之二婦相泣幸存殘
喘過河入人家可從賊信促之行一婦附姑耳語
曰我等寧死不辱因灑淚各抱兒行至梅縣渡
供換水死越三日三尸浮出兒尚在抱人感德之

已丑五年春正月乙丑夜月犯五諸侯南第一星。○
吏部尚書李秉致仕以崔恭為吏部尚書尹旻為吏
部左侍郎葉盛為吏部右侍郎

乘剛介不阿嗜進者皆被之又以天下庶職不稱
縣諸監生冗雜乃以言書判四事律之四有三
焉者為上四有二焉者為中四有一焉者冠帶回
家人益怨焉大臣有見之者嗾給事中蕭彭莊劾
之遂落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前祭酒陳繼作詩
送之有古道自無三黜直臣又見一番歸句
崔恭為戶部主事有能舉巡撫蘇松諸郡所至進
者老詢刑部為典章會都督徐恭請設儀儀真漕河
恭役夫六萬人程工艱廉民不告勞又設常鎮河
避江險泰克平坦易中無芥蒂好善惡惡出於天
性臨事剛而不亢柔而不寡其在吏部慎
惜人材獎拔後進廉靖自居人知嚴憚

芳華

卷一九成化

三十九

知問齋

癸巳曉刻金星犯牛宿○丙申夜月犯木星又犯鬼
宿

閏二月己未雨霾天氣昏濛黃塵四塞是夜月犯昴
宿○葉盛毛弘奏報章繪高明考察不公之罪置不
問

都御史高明會黃河南使民耕於地海收稅較解
議者歎復巨浸常稅猶按舊籍民何以堪成化二
平陸忽復巨浸常稅猶按舊籍民何以堪成化二
兵棉其巢大破賊其巢魁餘並輕坐仰上疏乞
休納符勅去嘗曰孔毅三官去司空圖三宜休吾
無才一宜退有病二宜退視老無兄弟三宜退及
帝盜微宜再起賦平疾作宜再退月朔五宜退七

是年廣

樂進士任

刑部主事

法管刑部

尚書陳原

偉先是點

在刑部問

民多冤獄

既請恤刑

得於言

共夕參全

甲神告曰

爾本無子

以和利一

疏除功甚

大典爾三

次應神李

庶幾皆道

士

三月賜進士張昇等二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械正一真人張元吉至京擬極刑監候決

元吉凶暴貪滯專肆不法前後殺人數多莫敢控
訴有縣學生蔡讓因巡按御史趙敵發策詢及民
瘼遂以元吉過惡條陳敵亦未敢問其族人張雷
煥赴京具奏上特命官勘寔刑部尚書陸瑜等
奏張氏違祖遺陵主張玄教其言無稽天豈有師
謬崇其號子孫傳為故事至授漢張良以為所自
出迨宋以來加以真靜先生等號猶未有品級胡

芳華

卷十九成化

三十

知問齋

元入主中國始有封爵三品我朝革去天師之號
止稱真人延至于今子孫爭襲致成警際今元吉
所犯律當凌遲處死其妻子當流并毀其府第章
其所設管勾都目諸人上如所擬

贈國子監祭酒李時勉為禮部左侍郎改謚忠文
以禮部左侍郎萬安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萬安與同年進士李泰深相結泰中官李永昌之
猶子時內議欲用泰泰推安曰子先為之我不忠
不至故安得先入泰暴疾死

六月朔日有食之

以禮部尚書姚夔為吏部尚書

夔資儀山立議論河懸雄才偉度遇事立斷獎誘後進振拔淹滯意所交識不避親故土木死事大臣尚書王佐鄭楚離贈少保未得易名佐操存正大經略弘遠望心術端介處事嚴恪没于王事乞謚如福例制曰可謚佐忠簡望忠肅

秋七月己酉曉刻木星犯軒轅大星○八月內閣大學士劉定之卒○戶科給事中李森等請禁投獻奏求軍民田地命待勘區處

李森等言錦衣衛帶俸指揮周或翊聖夫人劉氏

芳華

卷十九 成化

三十一

知問齋

屢蒙給賜田地今歲又求武強武邑二縣地共六百餘頃劉氏又求通州武清縣地三百餘頃小民賦稅衣食皆出于此一旦奪之何以為生且入皇朝來百年于茲民生日衆安得尚有不耕不稼之閑田名曰求討寔則強占伏望特勅有司仍將二家田地與民為業今後敢有投獻奏求者許科道劾奏各治以重罪

九月南京翰林修撰羅倫致仕○徵士吳與弼卒
庚寅六年春正月陞韓雍右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

流馬場中
陳匪懈
成益洪
官左右

免房南
州秋報

上因水災
遣大臣
視賑

免黃旗
給常例
軍務

以平江伯陳銳為征蠻將軍充總兵官鎮守兩廣

兵科給事中郭鏗論劾禮部尚書鄒幹等置不問

鏗奏今年正月河南布政司奏地震既而掌太常

寺事李希安奏其露降俱下禮部尚書鄒幹等即

以其露事上聞臣備位諫官適觀二事不敢不言

蓋遇災異則懼心起悅休祥則驕心萌懼則修德

驕則怠政故聖人不貴祥瑞春秋獨紀災異幹等

乃以先奏地震遲爾不言顧以後奏其露諂言瑞

應跡其所存寔懷容悅之私伏願皇上罷幹希安

芳華

卷十九 成化

三十一

知問齋

二人以謝天下上姑置之

京師雨霾晝晦陝西寧夏大風揚沙黃霧四塞○癸

未昏刻月犯金星○夏四月庚戌立夏雷未發聲陰

霾四塞

五月京畿大水○巡撫河南戶部侍郎原傑請禁姦

徒投獻告許起科從之

傑奏黃河自古為河南患蓋以水勢瀾漫遷徙不

常彼陷則此淤軍民隨處開墾退灘之地以給口

食以供租稅蓋以此而補彼也奈何姦徒陰結王

府官旗渠指爲圍場屯地投獻徵實王府輒便
封界至古收子粒民不聊生請自今有犯者不問
軍民舍餘俱終身謫戍則好猾有警而民無橫擾
矣

陝西巡撫馬文升請遣主事計辦榆林撤草戶部覆
命有司依期完納從之

文升奏陝西三邊榆林最爲要害其肅可以堅壁
清野而坐困虜寇寧夏可以恃山阻河而守禦叛
羌惟榆林河套山澤之利足以資虜侵犯我邊曾

芳墓 卷十九 成化 三十四 知問齋

無虛歲及我出兵虜輒遁去徒費糧芻爲今之計
誠莫有過于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請勅該部每歲
秋初遣主事一員督軍計辦糧草事竣還京務使
常有十數年之積則軍民免轉輸之勞地方無驚
疑之患

命襲封衍聖公孔弘泰朔望隨班朝參在監讀書一
年乃許歸

國子監丞李伸言前衍聖公孔弘緒自幼失學長
仰羣小以致干月刑憲聖明念先聖裔特加寬宥

革職爲民命其弟弘泰襲封然教之不豫將復蹈
前轍伏望留之京師俾隨侍班行獲覩禮制退則
從遊太學親近師儒俟其學成遣歸奉祀從之

孔弘泰美丰儀善談論詩賦曲直料事成敗多奇
中憲宗見東玉帶問曰二品焉得玉帶來乎對曰
臣家門故事累朝
恩寵不敢廢也

命建西山六佛閣以六科言已之

給事中言四方旱暵夏秋無收百姓嗷嗷待哺荆
襄流民強梗陝西虜寇侵掠致勞宸慮今乃爲不
急之務徒費國用有傷治體若謂建閣果有福利

芳墓 卷十九 成化 三十四 知問齋

就若以之賑濟飢民賞勞軍士其爲福利豈不大
哉 上亟已之

六月朔日有食之

孝宗皇帝生于西宮七月初三日巳卯日

初皇妃紀氏得幸有娠萬貴妃知而恚之百方苦
楚上命紀氏稱病出居安樂堂託以痞報示非胎
也而屬門官照管至是誕孝宗紀妃乳少太監張
敏使女侍以粉餌哺之西內廢后吳氏護視惟謹
虜阿羅出入榆林塞以撫寧侯朱永爲平虜將軍

却之○八月己巳廣東高雷二府地震有聲夜月犯天鶴星○浙江布政張清能

清四川巴縣人宣德庚戌進士歷官布政清奉職廉謹非客至罕御酒肉人號為青萊張以其執法太嚴又謂之板張浙俗侈靡清一教之以節儉同僚多不堪竟致以老疾去人多惜之

九月丙子朔曉刻金星犯軒轅左角星○甲午夜金星犯左執法○己亥曉刻金星犯木星○大學士彭時等請令戶部發糶錦衣弭盜從之

考舉

卷十九

成化

三十五

知問齋

時等奏京城米價日貴一日在京蓄積之家閉糶乞命戶部將官俸軍糧預放三月東西太倉米平價發糶收貯價銀待豐年支與官軍折俸其德倉糧亦宜量數發糶以濟河間如此米價可平且荒年盜起乞命錦衣衛蚤加緝捕庶免貽患 上嘉納之

冬十月毛里孩七烈忽寇陝西總兵劉聚擊却之時李疑字思問金陵人也金陵之俗以逆旅為別旅至投一室僅可相俛以出入晚鐘動起治他其避夜始歸息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自明用未眠即與棄之而收其資歸葬其產者以為不詳

積不食其少思如此疑居過濟門外投里中子弟經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作貧其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得疾杖履使息共榻疑延就坐汎除明爽室具牀褥疑使息共中微醫視脈躬為煮糜煉藥旦暮執其手問所苦既而疾滋甚不能起洩矢汗余席疑不能復生無以為利厚德遂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邸願為報之疑遂求其里人借往備以歸而發囊精其數加封識為數日禁浮竟死疑取出私財買棺殮于城南善召其二子至疑發棺并取囊金按籍還之二子以米饋卻弗受又平陽耿子康械速至京師其妻孕將育來拒門不納妻臥草中以疑疑問故嘆曰人孰無親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儻為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遂得婦遂以歸產一男驗月始歸去不取直

十九卷末

成化

三十六

口月支

昭代芳華卷之二十

武原臣徐昌治述

憲宗純皇帝

辛卯成化七年春正月罷江南民運

丁卯曉刻月犯羅堰星命彰武伯楊信帥師巡邊時北虜潛伏黃河套中歲為邊患輔臣請與十萬師搜勦之兵部尚書程信不可楊信止請三萬人巡邊禦敵朝廷乃與信二萬人令巡邊而罷搜套之議

芳華

卷二十 成化

知問齋

襄陽賊李胡子反總督軍務右都御史項忠討平之是歲大旱荆襄流民入山者九十萬人李胡子者劉千斤餘黨也倡流民為亂忠總督軍務率漢武官軍移營竹山諸處分路撫捕時流民有自洪武以來住成家業多聽撫當差生子及孫未嘗為惡者兵刃之加無分玉石時有作平荆襄碑以紀大臣之功者或曰此亦墮淚碑也昔羊祜以善政及民而民為之泣今忠虐政及民而民亦為之泣其墮淚雖同而情則異矣

加吏部尚書姚夔太子少保

是年屢有災變夔上珥災修德疏曰伏惟皇上春秋鼎盛之日正嗣續繁衍之時奈何震位尚虛切繫人望伏望皇上修身養德感天格祖思國本之為不輕思宗社之為至重思聖體之當慎惜思聖愛之當均溥將見六宮奉職則百斯男九廟降祥本支百世實為天下大幸

夏四月己卯雨土靈夜木星入太微垣留守端門入月勅修舉預備四倉

芳華

卷二十 成化

知問齋

洪武年間每州縣各設預備四倉此年所司因循廢弛視為虛文是以一遇饑荒民無仰給今特命修舉

命工部右侍郎李顥往浙江祭海神修江岸是年九月風潮衝決錢塘江岸洪水沸盈自近江以至山陰會稽蕭山上虞乍浦瀝海錢清諸居田產皆為滄沒尚書王復等覆奏永樂年間浙江堤岸為潮水衝塌常遣官齋香祝祭江神及命大臣治水築堤以除民害乞如永樂事例上以命顥

冬十月殺江西吉安府知府許聰

聰以吉安奸訟劫盜方熾且奉勅行事特嚴刑立威以禁制其下死于獄者五十餘人又其為人矜傲藩臬官多疾之會副使夏寅提學至吉安聰屢抗拒寅不堪回語按察使牟傑奏其平日凶惡及侵欺官錢諸事遂委牟傑等執聰下獄具疏以聞巡按御史俞蓋以聰與寅有隙事當究問亦具奏上遣刑部員外郎李廷美會蓋勘問廷奏比受賄枉法例克重懲以被俸等構陷亦具各人命多疑廷美等有所私遣錦衣衛千戶金璋械聰至京命都察院會官廷鞫之乃比故劾律擬斬

十一月立皇子祐極為皇太子萬貴妃所產也

琴出軒轅

芳華

卷二十 成化

三

知問齋

詔曰朕以涼德祇紹鴻圖敬天勤民罔敢或怠所冀臻於至治用召嘉祥乃者琴見天東光甚西指仰觀玄象祇懼寶深俯自修省罔知厥咎豈朕涉道尚淺燭理未明而刑政之不善與抑用人有未當而賢否混淆與聽言有不察而是非乖舛與將用度奢侈賞賜無節妄費府庫之財與營繕煩繁徵科無藝致傷軍民之心與爾文武大臣并科道公同會議務在切實可行庶幾君臣上下同心協德盡交修之道

內閣彭時上疏言德政之要一罷佛老二謹命令三請退朝之暇延接大臣面議政事兼問軍民休戚訪人材賢否四重官賞節刑獄五聽受直言六勵事功七清理三營草場減退豪勢莊田

陞陳選為河南提學副使

陳選督學南畿遷河南提學副使會侍闈汪直巡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備劾拜調選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選曰提學自愈怒曰即提學率尊於都御史邪選曰提學非都御史比但宗主斯文為世表率不可備直直見選詞氣直而諸生羣集署外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選徐步而出

命吏部右侍郎葉盛行視河套

時北虜入河套勅盛往議方略上言增兵守險可

芳華

卷二十 成化

四

知問齋

為遠圖宜令守臣剗削邊牆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寔邊選土兵以助守上從之

十二月皇太子薨

諡曰悼恭

命刑部侍郎王恕總理河道

恕上開河事宜曰臣看得徐州一帶河道南臨大江北抵長淮別無泉源止藉高郵邵白等湖所積雨水接濟湖面雖與河面相等而河身比之湖身頗高每遇乾旱湖水消耗則河水輒為之淺澁不能行舟若將河身濬深三尺則湖水自來河水自

深前項河道自南至北四百五十餘里中間除深澗不用挑濬外其淺窄可挑濬去處尚有二百餘里又看得高郵湖自杭家嘴至張溝南北三十餘里俱係磚砌隄岸每遇西風大作波濤洶湧損壞船隻莫若隄岸之外再濬深三尺濶一十二丈起土以爲外隄就將內隄原有減水閘三座改作通水橋洞于內行舟仍于外隄造減水閘三座以節水利又看得揚州灣頭鎮迤東河道內通通泰等五州縣二千戶所安富等二十四鹽場其鹽柴草

芳華

卷二十 成化

五

知問齋

之利在前河道疏通之時二千戶所運糧船隻俱在本所船修近年以來河道淤淺舟楫不通魚鹽柴米等項俱用旱車裝載二所運糧船隻不得回還本所牛車脚費柴米價高客商軍民不得聊生前項河道自灣頭起至通州白浦止三百四十餘里俱用挑濬八尺深三尺再看得雷公上下塘勾城塘陳公塘俱係漢唐以來古蹟各有放水減水閘座年久坍塌遺址見在若每塘修造板閘一座減水閘二座濬則減水不致衝決塘岸旱則放水

得以接濟運河永無淺阻風濤之患而爲往來軍民無窮之便也

丁丑夜彗星北行橫掃太微垣郎位星○已卯夜彗星光芒東西竟天自十一日北行二十八度餘犯天槍尾掃北斗三光太陽○上以星變避正殿撤樂○丙戌立春昏刻彗星犯天河星○諭德謝一夔上言五事斥之

一曰正官關以端治本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三曰開言路以決壅蔽四曰慎刑獄以廣好生五日足財用以

芳華

卷二十 成化

六

知問齋

左都御史李賓請禁官司科罰從之

李賓等奏外官司聽斷軍民詞訟動輒罰人財物始則暫寄官庫以欺人終則通同庫役以入己

壬辰八年春正月戊戌夜月犯軒轅左角星致仕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卒時年九監文靖

驥居家二十年布袍糲食不治生產業端厚祇慎簡約廉勤好別白君子小人好吟咏矢口適情不求雕飾老年事其兄教諭驥愈恭謹監察御史梁防疏請如漢故事優禮特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加絮月三石及病遺書子完勿擾鄉里營墳墓清德雅望海內建尊

癸酉曉刻月犯金星○二月甲申曉刻金星犯辰壘

壁陣東第五星。○勅吏部右侍郎葉盛詣陝西會議邊務。

兵部尚書白圭上言虜性桀黠宜勅王越等俟盛至日大舉搜套庶一勞永逸之功。○總督軍務都都御史王越上言今虜退日久邊境稍寧且士卒衣裳盡壞馬死過半請如前罷遣休息臣與所遣官居暫還。上曰邊境既稍寧其即移文諭越令

與葉盛還京。咸寧伯王越進士廷試時風塵蔽天賜越卷去監試陳御史為請得再給卷初為御史有名後塞上功甚偉世昌委表奇遺慷慨自許論議英發見事風生久膺師寄歷西北

芳華

卷二十一 成化

知問齋

諸學身經十餘戰其於邊徼險易虜情真偽將品事勢定諸胸臆出奇取捷慮成發中其所見所執壯老一致雖羅控動而志不少衰善獎拔士類嘗特薦楊守隨偕鍾鼎瀟王濟四御史健將武技多出其門又長於吏事判案章奏口占授史曲當事情博學多聞凡兵法射藝象緯堪輿之說罔不該究為歌詩雄邁跌宕若不屑意鞋族敦舊朋窮恤貧援接卑幼如恐不及

三月賜進士吳寬等二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陞陝西左布政使余子俊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按白圭搜套之策王越沮尼不行而余子俊修築邊牆之說先後相踵費財何止百萬而浮沙易傾邊牆實未嘗有至今並無一人敢言邊牆虛費者

夫秦築長城今且平漫矣而謂浮沙可以築邊也哉自非躬歷其地者固難與言也

陸瑜致仕以王槩為刑部尚書

先是錦衣指揮門達怙寵作威有私農衛卒誣指揮李彬謀反事下門達鞠之達鍛鍊反狀已具及會審瑜獨明其冤達怒語侵瑜瑜曰法司所執者祖宗之法吾何枉人以滅族之罪耶達譖瑜欲出反者上不聽止誅彬而免其妻子達尋敗言者欲置之死李賢訪于瑜瑜曰達典制獄任情輕重

芳華

卷二十一 成化

知問齋

不可謂無罪然視馬順輩則有間矣達卒得不死其平恕寬厚如此至是以疾謝歸

王槩進士敏達有才暢習吏事遷河南按察使所至案無留牘獄無冤詞天順初被誣下獄會襄憲王入朝上問所適官吏賢否王對曰臣過河南百姓避道訴王廉使冤且言廉使清勁勤家拊恤有恩有威上喜立命還任子臣成化五年進士翰林侍講廣西參政

鴻臚序班魏完以其父驥辭葬上聞從之

魏完奏先臣驥以正月卒于家臨終語臣母曰我即死朝廷賜葬必須辭免又以手書遺臣死後慎勿以葬事累鄉里今者皇上念先朝老臣特加

優恤而臣於先臣遺命不忍棄違。上曰朝廷恤典為盡忠者之勸。今驥臨終遺言猶恐勞民可謂純臣矣。覽之良用惻然。重違其志。特從之。

虜寇平涼臨鞏。巡撫都御史馬文升擊敗之。時追虜至于黑水口。擒其平章鐵烈孫。

八月哈密人殺忠順王李羅帖木兒。王母努濫答力理國事。○九月虜寇韋州。至于固原。好水川。巡撫都御史馬文升擊敗之。

時馬文升徵召諸路兵。按伏湯池。虜至遇伏。驚遁。盡棄輜重。擒斬二百餘級。因改其嶺曰得勝城。

癸巳九年春正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姚夔卒。以尹旻為吏部尚書。進葉盛。陳俊為吏部左右侍郎。朝廷好寶玩。

是時有迎合。上意者。言宣德間常遣王三保出使西洋等番。所獲奇珍異貨無算。上然之。命一中貴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水程。時項忠為兵部尚書。劉大夏為車駕司郎中。忠使一都吏于庫中尋舊案。大夏先入得之。藏匿他處。都吏尋之不得。忠笞責都吏。令復入。如是者三日。水程終不能得。

芳華 卷二十 成化 九 知問齋

大夏亦秘不言。會科道連章諫其事。遂寢後。忠呼都吏詰曰。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大夏在旁微笑曰。三保太監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縱得珍珠于國家何益。此一時弊事。大臣所當切諫者。舊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哉。忠聳然降位。對大夏再揖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大夏果至兵尚。

旌表海康民吳金童妻莊氏節義。 芳華 卷二十 成化 十 知問齋

按新會縣民劉銘。梁狗同往海康賣穀。將還海康。民吳那與其弟金童。單家避寇。附舟至新會。止于銘家。那遠出。工銘狗見金童妻色美。屢欲犯之。不從。二人乃謀與金童。捕魚夜縛之。所其腦投江中。銘歸欲犯莊氏。而拒益力。居數日。金童尸浮。銘門適莊氏出。汲澗共為夫尸。哭視之。所棄宛然。得銘謀死狀。願力不能報仇。乃先投幼女于水。即自投水。隨夫尸死焉。三尸隨潮上下。旋繞銘門。其時李逢春買棺收葬。銘夜潛發其尸。弃之大海。吳那自外歸。得弟尸于海濱。乃訴于官。銘狗吐伏刑部。員外馮俊特為具奏。上令有司。即誅銘狗。旌表莊氏。

三月北直山東民飢相食。命各巡撫賑濟之。○夏四月朔日有食之。○免山東秋糧。

總理河道刑部侍郎王恕奏去年自京師直抵揚州南北三千餘里水旱災傷今歲雨雪少降狂風彌月土乾麥稿民不聊生迺三月初四日山東地方忽暗黑如夜乞詔廷臣講究恤患之策并祭告各處山川之神上勅今年稅糧盡與蠲免仍遣劉吉往祭告諸神以祈雨澤

五月進內閣商輅戶部尚書萬安禮部尚書

八月少詹事兼學士柯潛卒

芳華

卷二十

成化

十一

知問齋

補望之是年居母憂值祭酒員缺上以潛剛方正起用以厥士論潛疏乞終制謂喪可經財所以事君可知上覽疏許之

久居苦塊患風痺寒熱卒

逮給事中韓文等于支華殿考訊尋釋之

工科給事中韓文與梁璟王詔等會劾王越邀功啓彙列其罪狀存故吏部尚書李秉兵部尚書王

竑語頗涉兩宮上怒逮至支華殿考訊之王詔

頓首曰臣等愚觸忌諱犬馬之誠寔惟爲國上怒解尋釋之

甲午十年二月罷支運爲改兌

是年議改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兌與軍船名曰改兌三月吏部侍郎葉盛卒起致仕右都御史林聰掌南都察院事

聰掌院事諸御史時有所彈劾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鈐其屬聰曰已既不言而又過人使不言非聰所能也

秋七月刑部尚書王鏊卒改項忠爲刑部尚書

一月致仕兵部尚書孫原貞卒

十二月以翰林編修李東陽程敏政爲侍講

芳華

卷二十

成化

十一

知問齋

敏政父信才雄氣果沉思曲算事不輕洩先是唐久據河套中議遣大同守將楊信將兵十萬搜套信報不可信征南蠻制詞官殺者得專斷迨班師不敢輒賞殺一人日刑賞天子大柄輒自專非分有奇禍以時力耕養父母及貴花鳥書畫不接耳目則田五百畝爲義莊贍姻族人敏政字克勤成化二年進士政功重異少時讀書一日數行下以奇童薦入翰林登甲科益攻學問淹貫經籍成化弘治間翰林稱敏政學最博李東陽文章俊麗陳音性行真純敏政爲官坊侍講康陵東宮少詹事時請正文廟祀典謂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樹杜預八人宜稱聖劉向鄭衆盧植鄭玄服皮冠穿五人各祀于鄉后祭禮王通胡瑗身立師道百世如新宜加封爵從祀乞別祠啓聖王以顏無繡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享程珌未松從祀

提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韓雍致仕。

雍開府梧州承制專決書法純下不貸大吏以故謗議遂起雍乃引疾乞歸

乙未十一年三月賜進士謝遷等二百九十七人及第出身有差。○少保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

時端慎嚴密外和內剛立朝三十年未嘗不在公。公退未嘗語子姓以政事卒謚文憲。

乙卯昏刻月犯明堂中星。○己未辰時金星晝見于巳。○五月皇妃紀氏徙居永壽宮。○文武大臣請立皇太子。

以水災
免福建
秋檢

芳華 卷二十 成化 十三 知問齋

悼恭太子薨內庭漸傳西宮有一皇子已六歲矣。太監段英乘間言之萬貴妃驚云何獨不令我知。遂具服進賀厚賜紀氏擇吉日召皇子入昭德宮。次日徙紀氏于永壽宮中外臣僚喜懼交并張敏令人諭內閣請立皇太子吏禮二部遂具奏御批備貳事重姑俟皇子年齡稍長行之時衆議欲請皇子與母同處庶脫虎口恐相激未敢商輅因獨對上疏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天下歸心重以昭德宮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百官萬民皆

謂貴妃賢哲近代無比但外議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事體誠為未順伏望勅令就近居住皇子仍令貴妃撫育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遂母子之至情愜朝野之公論于是禮部而奉手勅曰朕皇子年已六歲未有名禮部會同翰林院具擬來聞乃定府名曰祐樞。

六月皇妃紀氏薨。

紀妃有疾上命太監黃賜張敏將院使方賢治中吳衛往治為貴妃節請以黃袍賜之俾得生見

芳華 卷二十 成化 十四 知問齋

至六月二十八日薨是日天色皆赤一時城中傳言病卒之故紛紛不一。乙酉卯刻日生左右耳重聾背氣皆赤青色鮮明。○兵部尚書白圭卒改項忠為兵部尚書以董方為刑部尚書。○九月朔日有食之。○選進士楊茂元等二十八人于刑部問刑。十一月立皇長子祐棊為皇太子。十二月尊郕王為恭仁康定景皇帝。上嘗召見大學士商輅從容議及郕王監國時事。

言景奉有社稷功，當復帝號。左右聞者皆泣。上亦泣，遂下詔，上尊諡。

丙申十二年春正月，南京地震有聲。○改南京戶部右侍郎王恕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

時雲南鎮守太監錢能，跟隨指揮郭景帶伴戎達，公差入京，謀勅諭前去交趾。交趾道從廣西景回，雲南見錢能，能圖安南寶貨，尋令百戶蔣雄等護送。景并達等枉道臨安，蒙自至交趾，於是沿邊一帶及腹裏寧州、通海等處，軍民驚駭，流徙躲避。

芳華

卷二十 成化

十五

知問齋

恕至聞之，劄行僉事方進，設法捕獲郭景，景訴皆錢公收拾異樣物件，我聽使之，人敢不依從。景遂懼罪投井，戎達等對款承伏。恕具疏奏，太監錢能以帷幄腹心之臣，而陰結外國之君，誣上行私，不義孰甚。乞明正其罪，以為生事邊陲，擾害夷方者之戒。

二月朔，日有食之。○加內閣商輅太子少師、吏部尚書，萬安戶部尚書。○三月，改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朱英提督兩廣軍務。

六月通惠河成。自都城東大通橋至張家灣潭河口凡六十里。

王恕陞右都御史，仍巡撫雲南。

恕復上疏曰：錢能在雲南，假地方為名，差官盧安、蘇本等前去外夷孟密等處，求索金銀寶石，擾害夷人所得之物，十分尅落八九分，止有一二分進貢。郭景收買寶石等項銀兩，皆是取諸夷人。錢能恐郭景說出真情，差人齎帖脅郭景投水身死。臣思向者學士商輅管言却貢獻，無非為蒼生為社稷計也。陛下慨然允其所奏，詔旨已頒行于天下。

芳華

卷二十 成化

十六

知問齋

而錢能不為意，公然以進貢為名，方命擾人，莫此為甚。○時王恕奏，太監錢能指揮盧安等都察院覆奉聖旨，命刑部郎中鍾蕃、錦衣百戶朱鑑領齋旨意公文，至雲南提取事犯盧安等。方在鞫問，忽有雲南中衛百戶汪清自京師復齎白駕帖與鍾郎中，宋百戶蓋錢能交通內侍，詐圖輕脫也。恕復上疏曰：臣伏見齋來駕帖，既無該監印信，該科字號，又無各門關防，臣實不能無疑。臣以疎遠孤踪，劾奏炙手可熱之權要，何啻履虎狼之尾，掠也。

蛇之首。真可謂不知量者也。但前項事情。非臣私家之事。干係地方之安危。生民之休戚。國體之輕重。人心之向背。且如昔者交趾守鎮非人。因而失陷地方。騰衝一夫。勝囊以致麓賊反叛。費無限之錢糧。傷無限之生靈。至今無老少言之。莫不疾首。感額酸鼻。今日錢能所為之事。殆有甚焉。將來之禍。誠不可測。

秋七月癸卯。皇第二子生。母曰宸妃邵氏。

命兵部右侍郎馬文升整飭遼東軍務。尋還京。

芳華 卷二十 成化 十七 知問齋

文升抵遼東。繕城堡。利甲兵。練軍士。選精壯虜人。規之有備。遂不復發。○馬文升奏遼東地方三面受敵。故兵分三路。以備外侮。廣寧為中路。開原遼陽為東路。前屯寧遠錦義為西路。遇有警急。彼此應援。

命宋儒朱熹十世孫燉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祀事。

○京師有黑青。○妖人李子龍伏誅。

成化丙申秋七月初旬。京師黑青見。時坊巷細民家男女夜多露宿。忽有一物。負黑氣而來。或自戶隙入。雖密室亦無不有。至則人昏迷。或手足或頭臉或腹背。被傷出黃水。醒始覺傷。亦不甚痛。數日。遍城驚擾。暮夜各持刀。張燈自防。凡有黑氣來。輒鳴金擊鼓。以逐之。多有見者。云黑而小。金睛修尾。狀類大狸。兼旬始息。○一男子。本姓侯。名得。備保定易州民。稍長。避方至河南。少林寺。遇術士江朝。

傳與妖者。更名于龍。蓋髮往來。真定間。交結不逞之徒。又遇道士方守真。引至京。寓軍匠楊道仙家。因與內使鮑石羽林術百戶朱廣等。往還情。皆為所誑。乃黃練帶住太監。幸舍外宅。引雜宦。堅入內。登萬歲山上殿中。甜息御床。上而莫之禁。隣有識者。竊議。從來中貴不敬外人。何獨過禮。此人啖刺事。旃尉日伺察之。旃尉亦以投禮為名。漸開約。東以八月二十五日。當往真定府。舉事。即白于太監。黃陽賜。遂搜捕。果獲其所。造黃絹袍。翼善冠等物。合被逮。至錦衣衛獄。遂預絕。諸宦侍見舍死。皆不輪情。惟于龍甘心就死。處決于龍等。俱如律。而諸宦侍皆發南京淨軍。

大學士商輅奏。停內廷齋醮。從之。

輅等奏。祖宗創為郊祀。歲一舉行。極為慎重。邇者傳聞。皇上又于北宮建祠。奉祀玉皇。取郊祀

芳華 卷二十 成化 十七 知問齋

所用服器樂舞之具。依式製造。并編樂章。命內臣習之。欲于道家所言神降之日。舉行祀事。臣等竊詳。皇上為此。無非欲為母后祝釐。為生民祈福。但稽之古禮。未協。況天者至尊。無對事之禮。宜簡不宜煩。可敬不可瀆。今一月之間。連行三祭。未免人心懈怠。誠意不專。皇上為天之子。其於事天之禮。豈可不斟酌典故。致有纖毫不謹。疏入。上命拆其祠。祭器等件。送庫收貯。

薊州總兵馮宗。疏請法司問發軍徒克兵。及招集逃

軍等事下兵部議

馮宗奏采顏三衛與北虜交通往往由喜峰口入貢熟知我邊虛實薊州沿邊關塞官軍舊額二萬九千八百餘人今逃者已踰三千乞行法司問擬誦成囚徒量克補及雲南兩廣逃避軍役者潛住境內容招集收用且喜峰口羅文谷黃崖口劉家口石門子一片石桃林口等關俱係通寇要路九月撫治荆襄右副都御史原傑上議處地方事宜從之

考舉

卷二十一 成化

十九

知問齋

微言信陽固始等州縣南抵蕪黃西接荆襄東連鳳陽霍丘等處山勢綿亘河流四達盜易出沒汝寧所屬信陽等一十三州縣宜修器械馬匹選委所屬州縣佐貳首領官一員督之又信陽州地方軍民雜處奸盜尤衆宜調守備專禦盜賊禁治銀洞又商城縣南接六安州二百餘里四野曠漫而金剛臺巡檢司乃在縣北今宜遷縣南馬頭山使便於巡邏 詔如議行之尋加陞右副都御史賜之璽書

冬十月京師地震○南京禮部左侍郎章綸致仕

十一月鑄哈密衙印給都督罕慎以舊印為上舊恭所劫也

設鄖陽府及湖廣行都司陞巡按御史吳宏為大理

右少卿提督鄖襄等府軍民事

荆襄流民自永樂宣德以來言者每以為憂至是

都御史原傑徧歷諸郡縣深山窮谷宣上德意延問流民父老皆欣然願附籍為良民於是傑大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潘泉合謀僉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與開曠田畝令其開墾以供賦役建置郡縣以統治之竹山置竹溪縣鄖津置鄖西縣漢中置白河縣陞商縣為商州而析其地為南商縣又析唐縣為桐栢南召伊陽三縣又卽鄖縣城置鄖陽府又置湖廣行都司以為保障諸

考舉

卷二十 成化

二十

知問齋

州縣皆選才以克復慮新設郡縣漫無統紀荐御史吳道宏堪代已任總治三省上悉從之丁酉十三年春正月增先師籩豆樂舞之數置西廠

丙申秋逆賊李子龍伏誅上自銳意欲知外事

顧近侍太監汪直年少便黠乃命選錦衣官旗善

刺事者百餘人另置廠于靈濟宮前號西廠從之

出入廣刺督責大政小事方言俚語悉來以聞時

建都指揮楊舉以殿既人命述置京師其姊夫董中書與託錦衣百戶韋瑛管解適瑛正欲從汪直

續卷序
卷二十一
成化

事而無由，即潛報汪直，星夜馳至，拿家酬飲，發官旗掩捕，畢等就，則舍鞠之，發監禁，搜得一畢，與備嘗刑具，如所謂惡者，錦衣，酷之刑，每上邑，過身骨節，俱離寸許，汗下如雨，幾死，復放，如是者三，妾供寄在其叔武選王事，任，律，遂令掉縛而來，拷掠如畢，又令當，數十人，圍守，任，律，等方繁明突入室，一妾以身捍門，妻舍，皇，攬衣起，及四五妾，婢，并，養，至，厥，迫，搜，數，及，傾，罄，拷，掠，晝夜苦楚，責，追，不，已，哀，號，徹，天，過，者，所，清，三，日，死，於，獄，中，汪，直，名，御史，相，驗，則，謂，號，刻，乃，什，道，錢，太，監，同瑛，馳，往，問，時，勘，提，官，已，械，畢，父，致，任，指，揮，泰，等，北來，瑛，至，畢，家，盡，沒，貨，財，人，口，赴，京，往，還，所，過，賜，張虎，嚙，有，司，賄，賂，狼，藉，送，迎，勞，作，又，搜，得，華，每，歲，賄結，巡，按，御史，及，在京，當，道，簿，籍，揚，言，面，奏，持以，挾，賂，已，而，自，敗，人，痛，快，之，泰，至，死，于，獄。

二月，減寧王奠培，樂安王奠壘，祿米。

芳蕤

卷二十七 成化

二十一

知問齋

初，樂安王奏寧王慘酷貪淫，不軌等事，上曰：寧王所為不法，本當削爵，降為庶人，但念宗支姑從寬典，革去祿米一半，樂安王所奏重情不實，有乖倫理，革祿米三之一。

浙江山陰縣地湧血高尺餘。○閏二月壬子夜，月犯進賢星。○夏四月，進商輅謹身殿大學士，萬安太子少保劉珏戶部尚書，劉吉禮部尚書。

劉珏，美姿容，善談論，遇人無矯飾，景泰初，議迎慈成化初，議廢皇后喪禮，末年論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搖國本，密疏昌言，卒定儲位，有大臣之節，林俊嘗曰：余以妖僧孽寺，售術貢邪，肆興土木，不於

狂躁，上于宸怒，萬頭俱縮，轉下詔獄，危謀為伍，惟公立為上，解乃得薄誦嘉靖二年，古官疏，公孝友，字化於鄉，闔立詔祀公。

改原倅為南京兵部尚書，時倅方撫治荆襄事，竣回任，忌其來者沮之，遂有是命。

汪直令韋瑛執太醫院左通政方賢院判蔣宗武俱下西廠獄。○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廷剛使安南還，刑部郎中武清廣西勘事還，浙江布政劉福起復至京聽選，汪直並令韋瑛執繫西廠獄。○御史黃本雲

芳蕤

卷二十七 成化

二十一

知問齋

南貴州清軍刷卷還，汪直令韋瑛搜得象笏一執，送錦衣衛，問為民，五月罷西廠。

時汪直開西廠，羅織數起大獄，臣民恐悚，商輅上疏言：近日伺察太煩，政令太急，刑網太密，人情疑畏，洵洵不安，蓋緣委聽斷于汪直一人，而直又寄耳目于羣小，如韋瑛、王英輩，肉條直十罪，若不早為革除，一旦禍興，卒難消弭，伏望皇上斷自宸衷，革去西廠，罷黜汪直，閒住，以全其身，將韋瑛、王

英拿問以正其罪疏入。上怒曰：「一內豎輒危天下乎？」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輅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抄札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守備一日不可缺。渠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易置，直不黜，國家安得不危？」恩咋舌退，奏上。上立命去西廠。

兵部尚書項忠除名。

汪直掌西廠時一日司馬項忠遇諸途既過始覺。

芳華 卷二十 成化 三十三 知問齋

追回下輿謝過。汪不為禮，既辱項于朝，復尋事遣卒直上部堂辭色甚厲。王越垂涎代項復毀短之。汪以是銜項，時有千戶吳綬者先在楚軍撓法，項忠逐之，營求從直書辦，直信任之，得授錦衣衛副千戶。西廠雖罷，上有時密召直察外間動靜，直因以吳綬能文事封進，遂命綬于鎮撫司問刑，直銜忠給事中郭鏗御史馮權附直交論忠違法。上命三法司錦衣衛會訊于庭，吳綬乘構項忠欲置死地，忘廷辯慷慨，不少屈，眾知直意無敢違者。

獄成竟革忠職為民。姚璧降調，璧為先尚書姚夔之子，尹旻素與夔不合，遂擬誦璧廣西思明府同知，居數年以病歸卒。

六月南京兵部尚書原傑卒。

御史戴縉請復西廠。

縉九年考滿不遷，以西廠雖革，汪直猶幸，乃假災異建言，頌直功德，以覲倖進，先以奏草示直，然後上之。於是直復開西廠，詞察益苛，人不堪命，勢焰薰灼，天下聞而畏之。

芳華 卷二十 成化 三十四 知問齋

陸御史戴縉為尚寶司少卿。

縉欲都御史，及是命下，悻悻不樂。

大學士商輅加少保致仕，進萬安文淵閣大學士。

先是輅與楊舉進金帶一腰于輅，輅即駁斥不容入門，直因以誣輅同列，又從旁切擠之，輅遂請老，加少保致仕，輅去萬安遂為首相。

戶部尚書薛遠刑部尚書董方左都御史李賓並致仕，以王越為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

時王越等一二大臣首附汪直，諸大臣因之，相引結納，有異已者，嗾御史馮權等排之，許各自陳，于是輅方輅遠李賓相繼而去，馮權陸大理寺丞。

山東左布政使陳鉞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鉞至遼東凡備禦都指揮等官輒違于理既至罰

馬俾復蒞戎政各官輸罰馬價皆糾諸軍士不復

顧忌馬文升防胡還京以十五事上陳因請禁巡

撫官罰馬于軍職遂與鉞有隙

京師雨錢○滿魯都亂加思蘭遣使貢馬

冬十一月浙江杭州大雷雨虹見

戊戌十四年春正月考察天下朝覲官福建右布政

鍾清浙江按察使劉鈞江西按察使趙啟以不謹開

芳舉 卷二十 成化 二十五 知問齋

住

鍾清劉鈞趙啟時以清慎正直為中外所聞俱列

不謹君子惜之

二月皇太子出閣講學

時有東宮內官覃吉識大體通書史輔導東宮大

學中庸論語諸書皆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服

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

者專權蠹國諸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

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 上嘗賜東宮皇莊五單

吉備言其不當受曰天下山川皆主所有何以莊

為徒勞民傷財為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

三月廷試賜曾彥楊守趾曾進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 彥江西泰和人年六十餘時執政欲矯時

致仕南京翰林修撰羅倫卒

倫性剛直樂善遇事無所避以犯劾取諫為老

以百官解得受免諫折薪錢自是遂以為例獨

不受餽遺容長至留飯其妻與其子曰夜乘輿

之旁舍借之此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為意

芳舉 卷二十 成化 二十六 知問齋

日與學者講學垂十年而終年四十八

入學者稱一峯先生正德中謚文毅

秋七月兵部右侍郎馬文升撫建州夷尋還京

散赤哈率所部十數餘人出撫順關進赴廣寧時

參將周俊等守開原遣使馳報廣寧守臣詭云海

西人素不由撫順關進恐熟知此道啓他日忠守

臣不虞其詐也即召其使速阻之時散赤哈已入

關聞之大怒折箭誓恨復歸至撫順時建州三

衛女直亦有執誅董山之怒而全籍海西之勢緣

此遂留散赤哈于建其來犯邊勢漸猖熾守臣以

聞乃招土兵大征建州而榜示衆徒張虛勢寔皆顧戀私家不趨遼陽三衛遂得糾合海西人數千于十四年正月乘虛入境大掠鳳集諸堡江西人楊福以僞爲汪直伏罪

自蕪湖乘傳給糜歷常蘇由杭州抵紹興寧波諸府有司及市舶司等官皆信畏承奉軍民皆以詞訟往訴亦爲受理至台温處州繞建寧延平皆操兵盤糧以張威福所過假廉以取信而跟隨僞尉則任其納賄及抵福州稱有勅旨三司而下迎候

芳華 卷二十 成化 二七 知問齋

惟謹小官忤意者輒杖之竟爲鎮守太監盧勝等察知執問如律時直勢振天下故小人乘之擾害如此

八月召王恕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叅贊機務戊戌早朝東班官聞甲兵聲

東班官若聞有甲兵聲因辟易不復成列衛士爭露刃以備不虞久之始定莫知其故上命御史究其事所從起竟莫能得

九月以嘉興府知府楊繼宗爲浙江按察使

追降韓府漢陰王徵鋳爲庶人王母平氏妃周氏妃父周恂先是王有疾恂入問竊語王曰王疾病無後何不取家人子以奉王後王以爲然令二宮人假若有娠者諸王來問疾俱以託之王薨恂與王母及妃謀取其妻之女及他

芳華 卷二十 成化 二八 知問齋

人男前後抱納宮中既長俱受封既而恂之姻家以私忿發其事上曰周恂陰謀主使紊亂宗支凌遲處死妻妾子俱斬冒封男女及平氏周氏俱賜自盡徵鋳追降爲庶人

冬十月加內閣萬安爲太子太保○逮江西吉安知府黃景隆至京下詔獄

初知府許聰之死景隆任同知有力焉至是景隆下獄死或爲有陰報云已亥十五年春正月起致仕戶部尚書薛遠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

吏科都給事中趙保等御史王濬等交章糾劾薛遠潛住京師、黃緣復用、昔總京儲、尚孤委任、今贊機務、豈能濟事、

夏四月、致仕提督兩廣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韓雍卒、

雍曾奉命錄囚、錫山學教諭黃勝夫視磨兒磨兒父令逸去、告教諭殺磨兒會黃河傍有尸支解者磨兒父執兒尸也、教諭辯不得解、竟証伏雍疑不決、遣人蹤跡、使磨兒教諭得釋、雍明經、洞達、執奕篤為孝友、與人交有信義、雖於奸諂伏而事簡心平、每有惠澤、江西嶺南莫不與如神明、愛如父母、擢詞酒翰風、生泉湧、天才逸發、

五月、直隸常州府地震有聲、生白毛、○六月、汪直同刑部尚書林聰即訊遼東虜情、逮兵部侍郎馬文升、下錦衣獄、謫戍重慶、

文升撫夷遼東、巡撫陳鉞行事乖方、多被文升更置約束、不得動積恨、文升會汪直亦至遼東、鉞戎裝遠逐、除道餼厨供帳、鮮備、賄託僂從、見直叩頭、狐趨狗媚、無所不至、文升獨與汪直抗禮、奴視其左右、左右多擗鉞、詆文升、鉞乘間譏毀文升、于直直誣奏文升、妄啓邊釁、謂女直是州諸虜、皆由文

升禁不與易農器、故屢寇塞上、仍遣汪直及刑部尚書林聰即訊遼東、遂下文升于錦衣獄、文升上言實禁鐵器、非農器也、竟謫戍重慶、

巡撫江南副都御史牟俸侍講學士汪朝宗下獄、謫戍調官、

俸與陳鉞不相能、至是、太監汪直巡邊于遼、鉞以訕諛見喜、乘間言俸過惡、汪直還、遣尉緝俸貪暴事跡、坐贓萬計、俸適以議事到京、遂連俸姻家侍講學士汪朝宗俱下獄、考訊追贓、備受慘酷、俸充

鎮遠衛軍朝宗、謫廣東提舉、俸至戍所、逾年卒、俸為江西按察使時、知府許聰之死、寔有力焉、已不為公論所與、至是、獄竟、人皆知其為汪直所陷、而無恤其冤者、○內官奉旨宣諭六科十三道曰、牟俸職居風紀、大肆貪婪、馬文升撫循無方、用致邊患、科道官互相容隱、緘默不言、可自陳狀、于是給事中李俊等二十七人、御史王濬等二十九人、合詞請罪、詔廷杖人各二十、時文升謫不以罪、俸贓證未明、俊等莫有論列及承詰責、而又不改辨明、

芳墓 卷二十 成化 二十九 知問齋

芳墓 卷二十 成化 三十 知問齋

冀以異辭獲免，竟被杖云。

陞戴縉為右都御史，屠濬為右僉都御史，王濬為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加工部尚書萬祺太子少保。

祺起吏胥所理者柴炭之事，而居保傅之位，大臣不敢執正而言，官亦無敢進諫者。

逮浙江湖州知府李雄，下詔獄。

戶部尚書楊鼎致仕。

論建州功，加汪直祿監督十二團營，進封朱永為保

國公，陞陳鉞戶部尚書，王宗彝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芳華

卷二十 成化

三十一

知問齋

成化初，守臣以建州寡弱，貪功賞，請兵征勦。至是，

鎮守副都御史陳鉞又說汪立功固寵，已亦倖進。

虜張邊警，妄請出師。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

遇汪于廣寧，汪誣以寬伺，乃就鄉，監禁在衛。虜衆

不意大兵猝至，壯者逃匿，惟余老弱，或殺或虜，旋

凱獻俘。汪將入城，諸大臣皆遠避。上御文華殿

以俟，論功陞賞。

監察御史王億陞湖廣按察司副使。

時王億見戴縉以頌汪直得陞，效尤進言。汪直所

行不惟可為今日法，可為萬世法也。數月，吏部承

汪直風旨，陞億。

十二月，建州夷寇遼東。

建州女直以復仇為辭，擁衆深入遼陽、清河等堡，

殺虜男婦，皆支解以徇，或確舂火蒸，以洩其忿。掠

牛畜，焚房屋，不可勝數。邊將皆飲入自保，不敢與

戰。陳鉞方昌前功，恐沮陞賞，乃隱匿不報。于是遼

地騷然，屯堡屏迹，弗克耕耨矣。

御史許進上言，各布政司開科乞命翰林官主考。

芳華

卷二十 成化

三十二

知問齋

按嘉靖戊子辛卯，各布政司鄉試俱命選京官二人主考，亦與許進建言之意同。

禮部尚書鄒幹、工部尚書王復致仕。

先是戶部尚書楊鼎致仕，令有司月給米二石，人

夫四名，應用。至是幹復亦命有司給月米人夫，如

楊鼎例。

庚子十六年春正月，戶部尚書陳鉞自遼東馳驛趨

部管事。○二月，滿虜都寇榆林。○三月，復命太監汪

直保國公朱永尚書王越率兵出塞，襲虜于威寧破

之，封王越為威寧伯。

太監汪直春事開邊開有榆林之警遂荐王越張
永相與統兵而西未至榆林虜已出塞而等議請
師出塞至威寧海與虜戰斬首四百而還而之山
也所在都御史皆鎧甲戎裝將近至二三百里望
塵跪伏一如僕隸而拜之禮一切不行以是多
見喜旋得進陞時有諺云都憲叩頭如搗蒜侍郎
扯腿似燒葱○按王越遠迎汪直
備取爵位許進又從而附會之

時汪直開博奉涉西廠事怒甚
呼傳面加詰責人皆為博色之

夏四月雲南麗江白石雲山裂半移金沙江中水溢
沒田漂蕩民居○六月福建長樂平地山起○秋七

芳華

卷二十 成化

三十三

知問齋

月遼東巡按御史強珍論劾前巡撫陳鉞詔罰俸

兵科都給事中吳原等劾奏遼東鎮守太監章朗
總兵官侯謙前巡撫陳鉞等啓彘冒功失機匿罪
以祖宗法度為不足畏生靈血肉為不足恤不忠
不仁莫此為甚雖為御史強珍所劾不過停俸戴
罪情重法輕公論未愜請重加懲治為人臣欺罔
之戒

逮遼東巡按御史強珍下獄謫戍

陳鉞怨王越掌院不行阻止強珍汪直巡邊回京

鉞出迎至五十里訴珍奉越風旨見劾直怒即遣
腹心指揮往遼東回後巡撫王宗彜審勘虜情宗
彜阿直意誣珍妄奏遂械珍赴京直拉珍入內酷
刑逼招受越所使珍不服下錦衣獄會多官廷鞫
無敢為珍辯者竟論戍遼東兵部尚書余子俊及
科道官皆罰俸

占城請討安南不許

汪直獻取安南之策職方郎中陸容上言事大之
體不虧叛逆之形未見時劉大夏亦在職方以利

芳華

卷二十 成化

三十四

知問齋

害告余尚書力言沮之事乃寢是時汪直東構怨
于女直北挑釁于韃靼二方兵連禍結已殃民辱
國矣安南之役使直復逞其志天下安危未可知
也幸而本兵協力阻止豈非 祖宗之靈社稷之
福斯世斯民之大幸歟

遼陝西巡撫副都御史秦紘下獄尋釋之命巡撫河

南

紘以進士為南京御史劾中官降北黃驛丞荐知
雄縣又禁中官捕獵破誣詞幾不測民數千走擊
登聞鼓訟冤得調歷陞僉都御史巡撫宜府再陞
陝西時秦府旗役肆橫苦軍民紘悉檄治不少貸

尚不能堪，訂結親王，上怒，逮結詔獄，命內臣
狀上親閱其黃絹一匹，破衣數事，引還言，結
旌其廉，巡撫河南，會汪直至，他巡撫率屈體，均與
抗，密疏直多帶，旌役授地方，直還，上問各省撫
臣賢否，直獨稱結廉能，上出結疏示，直頓首
伏罪，益稱結賢不置，上乃釋直。

九月，四川威州地震有聲。○辛丑夜，西方流星如大

盞，赤色，光燭地，自婁宿西北行至霹靂旁尾跡散。

冬十月，余子俊致仕，改陳鉞為兵部尚書。

俊開森精敏，有吏才，兩勢家爭田，久未決，俊一言
立斷，出為西安知府，西安關中，會府民事，戎務諸
節，鎮大臣使車往來，無冗繁，難治，俊酌酢從容，上
下孚悅，西安民若城中水，鹹飲輒病，乃為開新渠。

芳華

卷二十 成化

三五

知問齋

引山泉行地中，匝偏城市，人人得戶汲，至今便利。
號余公渠，涇陽山高，水下，溉田病，不得畜為出
府金，責清強吏，鑿山開水，轉灌田，千頃，儻重簡
默，外和內嚴，正不詭俗，廉不近名，每奏對，符檄揮
筆立就，會文切理，不事文飾，平生仕宦，多在西北
邊，榆林修邊之功最大，徐廷璠鈞陽，稱三巡撫，嘗
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凡有建樹，即近且小，亦
必為百羊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身
任其責，豈得委交市恩，為遠怨自全之地，以故鎮
榆林時，怨謗紛起，堅執不撓，卒能成功，垂利百世。

遣戶部員外郎官廉勘覈東宮莊田。

時景州獻縣阜城民田萬頃，界接東宮莊，管莊內
侍欲冒占，且子粒十倍公家，民甚冤之，訴于朝，乃
遣廉偕御史錦衣官往勘，內侍密遣人要廉曰：田

如歸我，講讀官可得也，廉曰：以萬人之命，易一官，
吾弗為也，至其地，徧築居民，指陳故迹，卒以所占
田盡歸于民，援例起科。

南六科給事章玄應，十三道御史徐完等，劾尚書陳
以儉邪，乞正典刑，不報。

御史許進具疏，伸御史強珍之寃，劾汪直陳鉞之罪，
留中不報。

芳華

卷二十 成化

三六

知問齋

卷二十末

昭代芳摹卷之二十一

武原臣徐昌治述

憲宗純皇帝

辛丑成化十七年春二月陛鎮守湖廣都指揮同知王信為都督同知總督漕運

信以都指揮同知鎮臨清兼管倉糧決獄明慎請託不行移鎮湖廣條陳八事于繼善從善皆舉進士有名

南京及江北四府山東河南府州縣同日地震有聲

禮部以地動千里有大災又况風陽南京皆祖宗

芳摹

卷二十一

成化

知問齋

根本之地宗廟社稷所在關係尤重乞行各處守臣理冤抑恤孤寡以消變異儲廣蓄省費用以備歲凶濬河渠築河隄以防水患毋徒事虛文從之
陞周洪謨禮部尚書徐溥禮部右侍郎

周洪謨進士祖父皆儒官有學行謫少有奇質歷官翰林宮坊專心問學為文詞簡直有理致不為奇譎語而言意宛轉可愛尤熟國家典故議論建白緣切吏事應對賓客出入經史成化末月當食不食舉議宜賀公言陰盛故不可賀竟不賀弘治元年致仕歸聞有虜警力疾上安中國禦四夷十事又三年卒謚文安

三月賜進士王華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夏月

月勅司禮太監懷恩同三法司審錄囚徒

西胡進獅子遣中官迎入

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奏乞遣大臣迎接沿途撥軍護送事下兵部陸容覆奏獅子固是奇獸然在宗廟不可以為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駢服蓋無用之物不宜受況以萬乘之主而求異物于外夷寧不貽笑于天下後世事遂寢而遣中官迎至

秋八月虜馬亦思因寇大同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

芳摹

卷三十一

成化

知問齋

威寧伯王越佩征西前將軍印鎮守大同防禦虜寇
○真定縣學教諭俞正已上言曆法下錦衣獄

正已上言曆象授時乃敬天動民之急務我朝盡革前代弊政獨于曆法可議臣竊以經傳所載日月行天之常應本曆元以步算又以陰陽虧盈之理求之以驗今曆謹詳定成化十四年戊戌十一月初一日巳丑子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同會于斗宿七度至三十三年丁巳十月初一日戊辰酉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復會同于斗宿

七度所謂氣朔分齊是為一章者也。今將一章十有九年七閏之數。冬至月朔。閏月節氣。年月日時。逐月開坐。編成一冊。上進禮部尚書。周洪謨等奏。正已止。據邵子皇極經世書。及歷代天文志。推算氣朔。又祖述前代術家。評論歲差之意。言古今曆法。俱各有差。膠泥所聞。輕率妄議。請下法司治罪。冬十月。召余子俊為戶部尚書。○總督漕運都御史張瓚。請以宋儒胡瑗從祀下禮部議。

謝言宋儒胡瑗揚州如皋縣人。與孫明復石守道。讀書泰山明體用之學。教授蘇湖。當時取其學。規

芳皋 卷三十一 成化 三 知問齋

行于太學。所著有資聖集。景祐樂議。口義。中庸解。春秋口義。言行錄。皆有益後學。

壬寅十八年春正月。虜馬亦思因寇大同。命戶部尚書余子俊總制軍務。帥師禦之。

子俊分兵戍守要害。虜遂引去。師還。加太子太保。山西巡撫副都御史何喬新大破虜于灰溝。召為刑部左侍郎。○三月。改王恕為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巡撫江南。總督糧儲。

時應天鎮江常州太平寧國池州徽州安慶廣德等處。災傷。恕上疏曰。臣自奉命巡撫。飾奉各部勦

合派買各項物料。及織造絳紗羅等項。數多。該用價銀。動以萬計。在官錢糧。剝剝殆盡。見年里甲。因而逃移。民情寔有不堪。臣又見各處進貢。禽鳥花木等物。經過去處。亦甚騷擾。臣惟朝廷之上。物或可缺。而民則不可缺。今當連年災傷之餘。軍民凋弊之際。非特織造可以減省。進貢可以寢罷。凡百冗費。俱宜樽節。一應不急之務。俱宜停止。俾軍民息肩。感戴聖德。寔為社稷之福。○時又遣太監王敬往南直隸浙江江西等處。為害。恕又上疏曰。

芳皋 卷三十一 成化 四 知問齋

臣始以為朝廷軫念淮揚蘇松等府地方。飢荒。軍民流亡。悉臣等奉命不謹。莫能區畫賑貸。以致失所。特遣近臣齎帑錢物。遠來救濟。既喜且懼者。累日已而傳聞太監帶百十號馬快船隻。裝載私鹽。前來江南。收買玩好之物。第今大江南北。飢荒殊甚。臣恐遠近傳聞。將謂陛下。惟珍奇是好。而無憂民之心。致使狂夫。得以藉口。非社稷之福也。○時又令司設太監杜福友傳。上旨。著國子監生湯榮。軍舍孫智。前去常州府。着落府縣。拘集民人。

段銓家小取要截江網古書一部。虛岐僧院要取刻綵作羅漢十八幅。觀音二幅。再有古跡書畫尋來進用。恕又上疏曰：帝皇之學與韋布不同。帝王者身兼治教之責。而為億兆之主。故其學不在乎博。在乎知其要。夫經各有其要。詩三百一言蔽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惟曰敬而已。佛氏之書其要不過慈悲。老氏之書其要不過清淨。曰慈悲曰清淨。皆非治天下之道也。其餘神仙之說。黃老之術。盡妄誕耳。非帝王所當留意者也。儒者之書發

芳幕

卷二十一

成化

五

知問齋

明三綱五常之道。修齊治平之理。如布帛粟穀之在天地間。不可一日而無也。今陛下勵精圖治。不遑暇食。如于退朝之後。清燕之時。取書之二典三謨。與夫太甲說命無逸。旅獒諸篇而讀之。復取漢唐書有關於治亂成敗者。而涉獵之。儘可以開廣聖心。資助化理。何必徧諸家之書而觀之乎。

妖人王臣伏誅

臣自幼為南京公侯府家人。數易主。易名。惟以妖幻惑取人財。所得輒盡。累為主人惡刑所加。兩足

皆不能良行。成化初。銜術于江陰諸大家。皆不納。獨周惟瞻稍待之。見其一匣中。有二木人。長尺餘。能自相抵觸。坐作進退。聽其指揮。凡人之物。經其目者。必能暗取。後往北京。遽攀援得見上。歲辛丑。上命。中官王敬往湖湘江右。浙江京東諸郡。王臣同行。從以無賴二十餘輩。專一攫取財物。所歷三司郡縣。官受其辱。民受其擾。巡撫王恕復上疏曰：臣見應付王敬關文。內開。准與長蘆運司餘鹽七十引。仰惟聖意。慈欲將鹽兩平賣。價收買藥餌。書

芳幕

卷二十一

成化

六

知問齋

籍免致科擾下民。此陛下仁愛物慮患防微之盛心也。豈期王敬王臣等。自離京師。抵南京。經過軍衛有司。運司驛遞巡司等衙門。無不科擾。所得不可勝計。比到南京。清江廠上新河。凡城裏城外。搜括殆盡。王臣又撥本官將原賜官鹽。夾帶私鹽。強發一萬五千五百引。逼取價銀三萬一千五百五十兩。又有私鹽數十船。逼取銀幾千萬兩。宜州衛不肯領鹽。却將指揮責打。嚇去銀二百八十兩。又發鈔四十塊。與池州府。逼銀二百二十兩。又發鈔

五百塊與杭州府得二千五百兩，一百十塊與嘉興府得五百五十五兩，且無物不取。城市舖店爲之關閉，村落人民無不駭散。又令蘇州府縣逼逮大戶，索要玩器并金銀等物，又威逼常吳二縣，着織綵粧五毒大紅紗五百一十二疋，每疋該工價銀一十五兩，止給與銀六兩五錢，反要機戶每疋解扛銀五兩，機戶破家蕩產，苦不可言。且五毒只用于端午之一日，其他日皆不用，又况此毒物人皆見之，必以爲不祥而憎惡之，今織之千衣非至

芳墓

卷三十一 成化

七

知問齋

尊所宜服，亦非官中所可服，不知王敬暴殄天物，害虐蒸民，織許多件數，將何爲也。及到無錫縣，王敬親率王臣等下鄉，打開大戶鄒賢家門，捉索金銀，住坐二日，聲言將他家抄了，嚇得鄒賢兄弟二人銀五千餘兩，其餘捉拿華文熙等，鎖打勒銀，難以數計。又噴知縣熊經拘人不到，要行細打，本官將官庫銀兩，替各未到大戶應出，又取武進胡溥等，江陰蔣鎮等，每名要銀皆千七八百兩，又稱朝廷有密旨，着我去徐中書等家討要玩器書畫等

物非獨上虧國體，抑且下失人心。臣又訪得王臣止以左道邪術得幸，父子俱得好官，虛糜廩祿，有玷名器。昔文成五利以邪術欺漢武，今王臣以邪術欺陛下，此忠臣義士所以爲之痛心而扼腕也。臣奉勅巡撫，職在衛國而安民，覩茲弊事，萬一事出不測，以遺君父之憂，雖死何贖，是以不敢不言之。上乃詔差官逮王敬充淨軍，王臣下錦衣獄，三日斬諸市，復罷西廠。

芳墓

卷三十一 成化

八

知問齋

時汪直在大同，科道始交章奏西廠苛察紛擾，大傷國體，雖內閣萬安亦謂宜罷。上乃復罷西廠，中外欣然。

夏四月，許琉球陪臣子蔡賓等南監讀書。○五月朔，日有食之。

故刑部侍郎林鶚子林得乞送國子監讀書，不許。

廣信有妖賊妄稱天神，夏尚書等旁近邑盡驚疑，鶚榜縛其魁，事遂解。否且用兵，或起大獄，歷兩布政使，歲飢，奏減民田租十五萬石，嶺南有徭寇，急調兵食，捍境上，寇不得入境，未幾卒。官貧無以爲，飲黃文毅謝文肅二公經紀，歸其喪，鶚乘禮，造次必恭，慎公餘，雖危坐閱書史，臨古帖，作楷

瘴必夜半漏盡即起，駭下稍疑，交游不諳，事起種人極敬愛，母不說，跪請移時，必毋說乃起。

秋七月命雲南布政司、袁祭故翰林學士王稔洪武中死

節雲 ○刑部尚書林聰卒。

聰福建寧德人，少舉進士，授刑科給事中，歷官刑書卒。諱莊敏，景泰論諫之臣，以聰為稱首。後與汪直、鞠遠、東守臣、獄益多偏徇。○初，景帝將廢儲而立其子，令百官各署狀。惟給事中李傑、執筆大勸林聰退而語人曰：「惟吾抗議，聰後尊顯，諫言相傳是時諫者三人，鍾同死，千秋章綸，廖莊晚雖貴，成蹟貨敗節也。」景帝易儲，時薛瑄以大理丞治餉于滇，署狀無瑄名。

九月金星晝見。○冬十一月，賜顏氏廟戶。

初，顏氏裔孫博士鉉以乏人洒掃，授孟氏例奏請。

芳華 卷二十一 成化 九 知問齋

給與之。

汪直有罪罷，奪王越威寧伯，編管安陸，錦衣衛指揮吳綬謫戍極邊，兵部尚書陳鉞、右都御史戴縉並除名。

時汪直久用事，勢傾中外，阿附者立躋顯榮，忤之者即遭禍譴。天下凜凜，有中官阿丑者，善詆譖，每于上前作院本，頗有東方朔諷諫之風。一日丑作醉人酌酒，一人伴曰：「某官至，酌罵如故。」又曰：「駕至，酌亦如故。」又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迫帖然。」傍一

人曰：「天子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自是直寵漸衰。」時王越、陳鉞、媚直結為死黨，丑復作直持雙斧趨踰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上微哂焉。至是御史徐鏞等劾直欺罔弄權，先與王越、吳綬、戴縉等結為心腹，大肆羅織，中外寒心。績又聽信陳鉞誣，執建州進貢夷人，請兵征勦，妄報功次，傾竭錢糧，侵盜府庫，未及班師，夷人遂即報仇，軍民被其屠害。陳鉞等冒陞者數百

人，獨有王越不得預，乃為別圖密謀汪直，偕往大同肆鼠竊狗偷之謀，為要寵陞官之計。暗地發兵，連夜出境，到于威寧，海子達賊家口，休息去處，殺虜老幼婦女，虛張聲勢，妄報大功，冒濫陞賞，不顧啓釁，致使北狄積憤，招結醜類，大入邊境，軍民橫罹鋒刃，糧草在處缺乏，致勞九重宵旰之憂。而汪直等若罔聞，知其罪尚可容耶？上納其言，即命三法司會多官參擬覆奏，逐直并其黨，廩斥皆盡，中外莫不快之。

芳華 卷二十一 成化 十 知問齋

人獨有王越不得預，乃為別圖密謀汪直，偕往大同肆鼠竊狗偷之謀，為要寵陞官之計。暗地發兵，連夜出境，到于威寧，海子達賊家口，休息去處，殺虜老幼婦女，虛張聲勢，妄報大功，冒濫陞賞，不顧啓釁，致使北狄積憤，招結醜類，大入邊境，軍民橫罹鋒刃，糧草在處缺乏，致勞九重宵旰之憂。而汪直等若罔聞，知其罪尚可容耶？上納其言，即命三法司會多官參擬覆奏，逐直并其黨，廩斥皆盡，中外莫不快之。

十二月進萬安太子太傅劉翊太子太保劉吉太子太保俱武英殿大學士

癸卯十九年春正月定給太嶽太和山香蠟

命刑部左侍郎何喬新巡邊○二月命浙江蕭山縣祀魏驥于德惠祠

召項忠復為兵部尚書尋致仕

陞職方郎中劉大夏為福建布政司叅政

大夏居職方時虜數寇大同邊帥失律中外震恐

調發戰守無虛日皆倚重之時兵部左侍郎缺中

芳華

卷二十一

成化

十一

知問齋

官有欲荐大夏者遣人來言冀得一往見大夏異詞謝之卒不往陞大夏福建叅政巡海海道久弛大夏至造哨船葺倉計儲立收支法寮設一館往來督察不半年海道肅然

夏四月降巡撫陝西副都御史鄭時為貴州叅議

鄭時上言保國利民五事曰盡誠敬以回天意明義理以杜妖妄減進貢以蘇民困息傳奉以抑僥

倖重名器以待有功辭多切直上怒謫之陝西

軍民哭送若失父母先是中官梁芳進諸淫巧以

事

蕩上心引用方術以收錄異書為名黃絲傳旨不由吏部而與人官鄭時所疏專為芳發也故芳譖而謫之

起馬文升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汪直陳鉞既敗文升得雪其冤詔復其官

命有司修治周公廟墓歲二祭諸葛亮范仲淹呂大

中大臨大鈞各祠俱歲一祀

秋七月請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于貴州

先是鎮守內臣顧恒歲有進貢之儀求索多方民

芳華

卷二十一

成化

十二

知問齋

不勝擾韶上言自古明王不寶遠物廣東民力竭矣守臣以此事上為恭不知彫傷國本為害反大又劾珠池監丞黃福採捕禽鳥騷動雷廉又劾錦衣鎮撫梁海本廣州人往來傳道百方橫索所過蕭條梁海者太監梁芳弟芳見疏大怒且中傷韶言韶每事輒邀名方命上直視芳不應芳懼伏地調韶貴州

九月傳奉陞上林苑監錄事邵義為蘇州府通判管

事

江南巡撫王恕上疏曰臣查得蘇州府原設通判三員一員協管府事一員管糧一員管治農皆見任無缺今又陞邵義前來管事是為額外冗員義原任錄事正九品也依例該陞正八品今陞通判乃正六品也且不由吏部銓選而傳奉 聖旨陞授是官則羣情不能無疑二三年前傳奉 聖旨議者皆以為開此蹊徑後將難止但未為陛下言之者是以陛下傳奉之官一年多于一年也臣備員巡撫久處干外頗知民間疾苦若再不言將

芳墓

卷二一 成化

十三

知問齋

恐奔兢之徒迥相效尤各尋徑路不數年間盡據天下之要地恃寵妄為正路慕蕪賢者難進則郡縣之政日益非田里之民日益困而天下之事日益壞矣

授南海貢士陳獻章翰林院檢討予告

獻章正統十二年舉人屢上禮部不第乃棄舉業從吳與弼講伊洛之學布政使彭韶荐之召至京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時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特授翰林檢討疏謝曰臣至愚陋亦知銜負恩德

圖報稱于親終疾愈之日不敢負朝廷待士之盛意不敢違臣于效用之初心歸至南安
尹直謂獻章初至京潛作十詩以頌太監梁芳芳言于上乃得受職
十二月罷傳奉官

芳墓

卷二一 成化

十四

知問齋

曰比年以來末流賤技多至公卿屠狗販繒亦居清要有不識一丁而濫授文官有不挾一矢而冒任武官末流之弊不可勝言奏入 上曰瑞等所言事朝廷自有處分

是時四方白丁殘廢商販技藝革職之流以及士夫之子第率賣緣近侍內臣進獻珍玩輒得賜太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書司務序班等職出於梁芳之門者為多蓋京官領一千二百餘人傳奉官乃至八百人一日內宴鐘鼓司丞應份一老人部糧黃解戶米溼解戶答以非我之罪此船縫之病老人曰便須塞了船縫免得耗溼朝廷糧米答曰若是要塞船縫須是無糧方好天顏少

梅梧遂皆幸罷

宿州民妻王氏勝右側裂生一男子

甲辰二十年春正月京師地震

杖司禮太監尚銘發南京充淨軍

銘本注並所屬謀入司禮監與當道者相埒至是借其家得貨數萬輸送內府者累日不絕

御製文華殿大訓成命詹事彭華左中允周經等進

講時東宮每起立拱聽內閣萬安等以為勞謂講官

宜跪請坐聽華與經不從竟得如禮

起立拱聽此皇儲尊崇仰調隆禮師博謙恭仁孝之盛節萬安等乃務為諛而欲講官跪請坐聽知所以尊矣

芳華

卷二十一 成化

十五

知問齋

二月命戶部尚書余子俊總督宣府大同偏頭三關

軍務兼督糧餉

子俊上言邊務曰臣奉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

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為宜

時子俊為車費用不貲而遲重室疑初試之日因而死者數人卒歸于廢

三月賜進士李旻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處士

胡居仁卒○陞浙江按察使楊繼宗為右僉都御史

整飭永平山海邊備

繼宗初為刑部主事獄中重囚數百久在積多泉腐死宗巡卒曰此曹罪皆死即未死亦宜善死

與食飲節沐蘇活人無算

改陳俊為南京戶部尚書王恕為南京兵部尚書蔡

贊機務○陞貴州左布政使彭韶為副都御史巡撫

江南總督糧儲

一時值大旱彭韶議折收俸糧將蘇松常三府秋糧原派在京五府六部等衙門官員俸米每石計加

耗船隻等項折白銀一兩南京公侯駙馬伯五府六部等衙門各官名下俸糧每石計加耗船脚等

項折白銀六錢俱解在京各衙門交納庶幾東南民運可略減省而官員俸糧銀亦不虧損寔為便

督撫兩廣右都御史朱英還掌都察院事

英在兩廣專務勞來撫輯約飭將士不許輒進兵

芳華

卷二十二 成化

十六

知問齋

諸峒珉有倡亂者購首惡誅之而釋其脇從之黨

遣復業一切征需供饋之具獨省節縮十去其五

一年戶口生息上手勅褒嘉召回掌院事

五月京畿陝西河南山東山西大旱

時各省災傷禮部議令各處僧道關給度牒就彼

納米給與賑濟山陝二學生員有納米者原膳納

八十石增廣納一百石俱赴陝西缺糧倉分上納

本布政司起送國子監讀書候次選用軍民舍餘

人等有納米者授以軍職百戶納二百石副千戶

二百五十石正千戶三百石指揮照例加米定與

衛分帶俸又命侍郎取裕徐海祭告西嶽西鎮西

海大河之神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疏曰臣惟陝

西山西連年災傷閭閻小民食難般寔者少雄

上項恩例恐願納者寡焉能濟眾又召募僧道

其人等銀兩急不能得。合無先出內帑銀二三十萬兩。火連發去。山西河南賑濟。如內帑不足。請諭貴戚近臣。及在京巨富之家。那移前去。俾免召募。有銀之日。照數解還。仍乞降詔。將被災府縣。今年稅糧買辦等項。盡行蠲免。如此庶幾全活生靈。消後患。

逮大同總兵都督許寧。巡撫僉都御史郭鏗。鎮守太監蔡新。下詔獄。

詔寧等輕率進兵。折損官軍。致虜賊剽掠邊民情。犯深重。本當處死。姑從輕降。

秋七月。河北燕南諸省大饑。分遣大臣賑恤之。八月。刑部主事林俊。後府經歷張振。下獄。謫官。

芳華 卷二十一 成化 十七 知問齊

先是僧繼曉者。以淫術。蠱惑楚府事敗。走匿京師。貨緣梁芳等。引入禁中。其術得售。尊為法王。賜美姝十餘。金寶不可勝計。乃言于上。發內帑銀數十萬兩。西華門外。毀拆民居。初建大鎮國永昌寺。大臣萬安附之。于是林俊上疏曰。臣惟人君之德。莫大于聽納。臣子之罪。莫大于欺罔。今年以來。災異迭興。邊民騷擾。陝西山西河南連歲飢荒。倉廩懸罄。拯救無法。樹皮草根。食取已竭。飢荒填道。惡氣薰天。道路聞之。莫不流涕。而巡撫巡按三司等

官肉食彼土。不加意視。民飢饉而不恤。輕國重已。而不言。臣何惜一身之禍。不為陛下陳之。謹

按僧繼曉本一儉險小人。市井無賴。欺誑楚府事。敗挾拏。却乃竄身逃罪。潛住京師。多方貨緣。惑亂

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大鎮國永昌寺。臣細思之。陛下聰明齊聖。斷不為此。是必繼曉小人

倡為謾說。謂此寺一建。則聖壽益綿。國祚益昌。民命益永。邊疆益寧。以此啗陛下。爾曾不知

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日削矣。以陛下

芳華 卷二十一 成化 十八 知問齊

超三邁五之資。路唐憲梁武之轍。聖譽且日損矣。下人師師爭先事佛。聖政且日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也。然縱之者。梁芳也。梁芳欺罔如趙高。奢侈如石崇。數年之間。假以進貢買辦為名。盜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貲。山積尚銘不足多。所在風擾。汪直莫能過。乃復荐進繼曉。陰求益寺。臣不自揣量。與此二權奸臣。抗可否。是猶螭觸斧。蛾赴火。已不可言智矣。然臣惟牛司耕。犬司守。走獸

之微亦以勞而食也。臣食于陛下且七年矣。近以年勞復蒙增秩。感愧無地。中夜以思涕淚交流。謂人主深居九重。利害豈能盡知。而祖宗在天之靈。亦望臣等以言進于陛下也。今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飢民之死。欲食梁芳繼曉之肉。然卒不敢以此言進于陛下。陛下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爾臣誠不畏死。惟陛下留神聽覽。熟計而必行之。上覽疏大怒。下後錦衣獄。後府經歷張敷上疏論救。併逮赴獄。事且不

芳慕 卷三十一 成化 十九 知問齋

測司禮太監懷恩叩首諍不可。曰殺俊將失百官心。將失天下心。奴不敢奉詔。上大怒曰。汝與俊合謀。誣我不然。安知宮中事。提硯擲恩。恩以首承硯。不中。又怒仆其几。恩脫帽解帶。伏地號泣。叱恩出。至東華門。使人謂典詔獄者曰。若等諂梁芳。合謀致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乃竟歸臥。稱中風不能起。上怒解命醫治疾。屢使勞問。俊等不死。謫雲南姚州判官。赦謫知州。

九月朔日有食之。

馬文升陞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江北。南京兵部尚書王恕請復林俊張敷原職。

恕上疏曰。臣恕荷國厚恩。庸劣無補。惟願聖德尊顯。天下乂安。邇聞刑部主事林俊上章陳言。忠誠激切。詞氣過直。冒干天威。謫官遠方。後府經歷張敷為林俊陳情。亦蒙鞫問。臣恕非為林俊等游說也。寔為國家慮爾。方今之時。外而邊陲黠虜跳梁。軍士暴露。內而郡縣旱荒。太甚。民饑而死。此誠陛下憂勤惕勵。詢謀屈策。極力救濟。以收人

芳慕 卷三十一 成化 二十 知問齋

心之時。奈何興土木之役。為佛氏之居。蓋天地生成萬物。祖宗創業垂統。孔子明道立教。其功德豈佛氏所能髣髴萬一。然而京師止設一壇。以祀天地。內府止設一太廟。祀祖宗。京師以及天下郡邑。亦各止設一文廟。祀孔子。就佛法有靈。而其功德可比隆于天地。祖宗孔子其佛寺亦不宜多于天地。祖宗孔子之壇廟也。今都城內外佛寺不知有幾千百區。茲又欲建佛寺于皇城之側。遷移軍民數千百家。計費帑藏銀數十萬兩。似

為過之人皆知此事之非宜而不言獨林俊言之者。是林俊能盡忠干。陛下而不顧身家者也。人皆私議以為林俊之言是。亦無一人公言于朝。獨張黻言之者。是張黻亦能盡忠干。陛下欲陛下納諫旌直以隆治道亦可嘉也。今皆寘之于法。臣恐人皆以言為諱。設有讒佞之害。正奸邪之誤。國誰復言之。伏乞聖慈。收雷電之威。解恢恢之網。復林俊等之職。慰天下人之望。暫停建寺之役。專理兵荒之政。疏入留中。

芳華

卷二十一

成化

二十一

知問齋

太監懷恩傳旨進吏部尚書尹旻為太子太傅。取丁憂中書杜昌文華殿辦事。

命有司歲祭故巡撫廣東僉都御史楊信民。

乙巳二十一年春正月。星隕有聲。詔寬恤。求直言。

詔天下舊年糧米及坐派物料。未徵者。盡行蠲免。已徵者。糧米就留本處賑濟。物料准作次年之數。不許朦朧再徵。

復林俊為南京刑部員外郎。張黻為南京左府經歷。

○工部主事張吉中書舍人丁幾進士教毓元應詔

陳言論官

張吉疏斥李孜省僧繼曉等罪惡。勸上親賢圖治。修德遠邪。以謝天變。丁璣上言十事。首言正心修身。末言方士釋老。宜加斥絕。教毓元上言四事。曰慎選大臣。慎選臺諫。佛老當去。名爵當惜。皆為孜省繼曉輩發也。疏入。俱留中。尋以他事謫。○戶部主事周軫因星變上言。乞除元惡。以快人心。減內臣。以清朝政。兵部郎中崔陞蘇章共疏星變。為閣豎干政。妖僧蠱惑。援庇壬儉。竄逐忠良所致。疏

芳華

卷二十一

成化

二十一

知問齋

入。上怒。因書言者六十餘人姓名于屏。擬陞則細其級。不則遠惡地。于是吏部不敢擬陞焉。

放僧繼曉歸田里。

繼曉自知罪不容誅。乞歸養母。并乞空名度牒五百道。許之。○吏科給事中李俊等言。梁芳韋興陳喜輩。虧聖德。損至治。而招天變。李孜省鄧常恩。繼曉輩。尤中外所切齒。乞通行革去。庶天變可回。上批答曰。梁芳韋興陳喜姑已之。李孜省鄧常恩降職。繼曉革為民。○浙江道御史汪奎等言。妖僧

繼曉結太監梁芳建寺，又給與度牒五百。江南富僧一牒可售數金，當此凶荒，留賑飢民，不猶愈于繼曉一人用乎？乞罷建寺，而治梁芳之罪，取回繼曉，追奪度牒，斬首都市，以謝天下。勅繼曉齋去度牒，令巡按御史追取繳來。

二月，加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太子少保。

恕應詔上言：近年工藝之人，逋逃之徒，邪說之輩，各尋蹊徑，得美職而服章服者，充滿朝市，實是虛糜廩祿，虧損名器。又聞太監梁芳差鎮撫梁山舍

芳舉

卷二十一

成化

二十三

知問齋

人採用馳驛前來兩淮運司關支欽賜官鹽五萬引，合無將梁山等取回，各處鹽課俱各存留，以備邊儲，使人無覬覦。官有儲積，又言端人正士，何代無之，異端邪說，世亦常有。近者員外郎林俊經歷張轍以言事謫官，尋蒙收召，復其職任，國師繼曉以左道惑眾，亦被放逐，遣歸田里，此足以彰陛下天地之量，日月之明，容受其直，而特為寬貸，洞燭其誣，而不可欺罔也。竊惟諸司之中，固常有林俊張轍而被謫者，天下之大，亦豈無後繼曉而行

術者。又言朝廷差內臣往浮梁縣景德鎮燒造御用磁器，今已年久，計其所費不減銀器之價。近聞原差內臣隨陞太監，鎮守江西，家人常川在彼生事，三府之民疲敝困苦，不可勝言。又言雲南福建浙江等處，雖有出產銀冶府分，其間或有頑梗之徒，嘯聚為非，合無今後止令專管銀場布按二司官員每年督完銀課，解至總司，會同太監煎銷，寔為民便。

召彭韶為大理寺卿，尋改副都御史，巡撫順天。

芳舉

卷二十一

成化

二十四

知問齋

韶應詔陳言曰：臣恭忝風憲之官，幸遇聖明愛治之日，謹以政治終始為陛下言之。臣愚妄謂今日之治不在他求，惟守成化之初足矣。成化之初，內侍近臣進用稀簡，防微之意，蓋有在矣。至于近年，日有增益，聞今大小名數將以萬計，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犯科條，少有加罪。此陛下慮防之意，有未終者也。成化之初，天下貢獻悉皆禁止，儉約之德著矣。至後數年，鎮守公差諸人爭求珍異，以充進貢，海內臣庶靡不憂心，古人遇有天災

皆欲減膳徹樂豈宜轉令貢獻此陛下持儉之德有未終者也成化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授用人之慎至矣至于近年邊方多事內郡流移而公卿輔臣無故而加保傅及其致仕恩澤又月與之米歲給之力然以是施于忠賢勞烈使人有所感奮若泛焉行之則入思阿順從欲以圖日後之恩寵此陛下用人之道有未終者也時詔被命召為大理寺卿以疏論貢獻仍改巡撫

芳華

卷二十一 成化

二十五

知問齋

時星變黜傳奉官御馬太監張敏請馬坊傳奉者得勿黜持疏謁懷恩跪庭下恩問何為曰得旨馬坊傳奉不必動恩大聲曰星變專為我輩壞國外臣何能為今甫欲正法汝又壞之他日天雷且擊汝首指其坐曰吾不能居此矣汝兄弟一家偏居權要又欲居我位乎敏素驕貴又老輩聞其言不敢吐氣歸家憤恨死章瑾進寶石求錦衣鎮撫命恩傳旨恩曰鎮撫掌詔獄武臣極選奈何以貨故與瑾上曰汝違我命乎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

耳改命單昌傳旨恩因諷余肅敏執奏從中贊之余謝不敢恩歎曰吾固知外庭無人王端毅者為都御史屢上疏論事言甚切直恩每歎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張敏卒其姪太常寺丞張苗遂順差若侍郎六部之位不可可授南京三品

三月泰山屢震時椒寢漸繁李孜省左道交納頗有易樹之意內閣劉珣密疏言國本不可搖動會欽天監奏言泰山震動應在東宮上大驚遂已

芳華

卷二十一 成化

二十六

知問齋

命禁民間產女溺死溫州府訓導鄭環建言浙江溫台處三府人民所產女子慮日後婚嫁之費往往溺死殘忍不仁傷生壞俗莫此為甚乞曉諭嚴禁上曰人命至重父子至親今乃以婚嫁之累戕恩敗義俗之移人一至于此此寔有司之責自後民間婚嫁裝奩稱家有無不許奢侈所產女子如仍前溺死者着隣里舉首發成邊方閏四月兵部尚書張鵬致仕○五月廣東肇慶大水

左布政使陳選馳奏災傷未報便宜發粟賑之○六月致仕戶部尚書楊鼎卒○秋七月右都御史朱英卒○余子俊請築邊墩從之

余子俊奏大同宣府并偏頭關等處發兵夫修築墩臺

八月朔日有食之

九月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劉珣致

仕珣與李致省力爭易儲之事雖卒沮其謀然亦以此不得安于位珣尤歸萬安為人時時對客譏安負國無耻安聞積恨與劉珣構誣以○時珣內閣飛語假併優以中傷之遂乞致仕○三人均劾

芳華

卷三十一

成化

二十七

知問齋

貪狡劉珣任躁劉吉陰刻

十二月進內閣劉吉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以詹

事彭華為吏部侍郎直文淵閣

天順中彭華為編修以多支廩餼坐除名賴李文達救解迨李致省得幸華私附之又與萬安結為

腹心

丙午二十二年春正月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時政

疏不報

王恕再上疏曰臣伏聞近有聖旨禁約今後不

許擅便奏討陞官及蟒衣自有此之後諸色人等

俱不敢進貢物件希共陞賞朝政肅然小大之臣

罔不畏天之威駿奔承事中外臣民聞之莫不懼

忻鼓舞稱頌聖德詠歌太平然此數者誠能持之

堅禁之久而無所變更則天下國家何患乎不治

安宗廟社稷何患乎不靈長四夷八蠻何患乎不

賓服羣黎百姓何患乎不蒙福如或持之不堅禁

之不久而有所變更非惟失大信于天下抑恐難

保無虞于將來

二月朔日有食之

芳華

卷三十一

成化

二十八

知問齋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余子俊致仕

戶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劉昂等劾奏都御史余

子俊取民無度用財無節國家賦有定制今則創

為預徵邊有常供今則索于額外借漕運而京儲

因以不充急於運而京民為之擾動報虜警而勞

多虛張修邊防而財多妄費徒勞人力未見完功

惟務更張無益于事河南等道御史朱欽等奏余

子俊于凋弊之餘輒興城堡之築事不酌其可否

功惟幸其必成遂致邊備空虛羣邪嗟怨臣等切

惟邊防之險不在地利而在人心。朝廷之憂不在凶夷而在百姓。今疲中國以事邊境，重手足而輕腹心，非惟不能保邊，而適足以擾邊。非特不能安民，而適足以困民。疏入，上曰：余子俊受朝廷重託，不審事勢，偏執已見，處置乖方，費用錢穀數多，姑置不問。華太子太保，令致仕去。

五月，以馬文升為兵部尚書。

吏部尚書尹旻致仕，翰林侍講尹龍除名。

尹龍，尹旻子也。旻與內閣萬安不協，安每與所親

芳華

卷二十一 成化

二十九

知問齋

厚者曰：言官有能劾尹同仁者，勿憂無大官做也。然旻與劉翊善，翊與安並在內閣，安不得行，又旻掌銓衡，一時選法通敏，賢愚皆悅。劉翊既致仕去，安遂托李孜省譖旻于上，復嗾所親科道論劾。上命三法司錦衣衛拷訊，華旻太子少保，令致仕。龍等發原籍為民。

擢浙江叅政馬寅為山東布政使。

寅性聰異，讀書數行並下，善為古文，平生誠心直道，無黨援。自筮仕，即署三十年，為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嘗語坐客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可一惜也。此身開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

也。惜。

逮廣東左布政使陳選道卒。

先是廣東市舶司太監韋眷奏乞均徭餘戶六十人，添辦方物，陳選奏近奉詔例，悉宜停免。上諭戶部從之。選又奏據番禺縣知縣高瑤呈，鞠犯人黃肆，招稱王凱父子招集番商，結交太監韋眷出海通番，被縣遣兵壯人等搜沒番貨，鉅萬，眷積怨選，每事裁抑，誣選黨比高瑤。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同巡按徐同愛鞠之。行同愛畏眷不敢

芳華

卷二十一 成化

三十

知問齋

反異，復賄選所黜吏張聚，令誣執選，聚曰：死即死，爾安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選驕制發粟，意在侵欺，褒獎屬官，志圖報謝，論罪當徙。奏入，詔奪選官，遣錦衣衛千戶張福逮選，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至南昌，疾作，卒于石亭寺。張聚乃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至上，疑于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搖惑于其母。是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鑲金，而毀能銷骨也。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素

崇正學。夙抱孤忠。子處群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陳選移文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旻徐同愛怯勢。保姦勘官李行承眷。願指鍛鍊成獄。竟無佐驗。臣本小吏。以誑誤觸法。爲選罷黜。寔臣自取。非選有加于臣也。眷乃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賄啗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亦知廉耻。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眷既知臣不可利誘。乃囑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其死。顧天終無異口。

芳華

卷三十一 成化

三十一

知問齋

選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爲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殞。李行幸其就死。潛遣養子。密以選死報眷。以快其忿。小人佞毒。交結權倖。一至于斯。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鎮守。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自少沉靜端慤。立志以聖賢自期。潛修默識。不求人知。終身儉約。有疾。上所不及者。蓋篤行之儒。爲已之學也。南畿河南廣東皆立祠祀之。

秋七月致仕大學士商輅卒。

輅。浙之淳安人。中三元。正統己巳入閣。時天子蒙塵。人心洶洶。輅力主羣議。請卹上。卽眞大位。抑南遷之說。及回轡。慮忠妄言。南內事。并黃璫。易儲。乘多阻之。已而南石用權。輅數被抑。輅論劾。成

化初。復官。首疏。新改八事。及陳弭盜七事。力爭。慈懿喪禮。請復景皇位號。統詞引立東宮。疏止。玉皇齋醮。疏。江直十罪。以罷西廠。卒。送文毅。

八月陞吏部左侍郎耿裕爲吏部尚書。○九月南京兵部左侍郎馬顯請老。內批南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王恕同致仕。

馬顯乞致仕。許之。仍就顯奏疏批曰。今南京米貴。民飢。尚書王恕。叅贊機務。胡爲坐視。無一策拯濟。可見年老無爲。革太子少保。亦令致仕。工部主事王純奏曰。王恕屢上封章。直陳時事。陛下每容

芳華

卷三十一 成化

三十一

知問齋

其言。反以年老屢乞致仕。輒蒙懇留。不許。今革去太子少保。今以尚書致仕。羣情驚駭。莫知其由。竊見一時大臣。遇事敢言者。無踰于恕。妄意以恕爲社稷之臣。則恕之去就。豈容不言。上以純出位。妄言。要求名譽。命杖之。送吏部降調。爲貴州思南府推官。

改兵部尚書馬文升于南京兵部。李孜省○以南京禮部侍郎尹直爲戶部左侍郎。直文淵閣。○冬十月。改耿裕爲南京禮部尚書。以李裕爲吏部尚書。徐溥

爲吏部左侍郎倪岳爲吏部右侍郎

復建大永昌寺

先是寺建于西市已有成緒及繼曉以星變被議寺亦隨廢至是梁芳請更地建之視舊寺益加廣

進內閣萬安少傅劉吉少保彭華禮部尚書尹直兵部尚書並太子少保

司禮監太監懷恩數日內閣用此四人朝廷可謂無人矣

十二月召余子俊復爲兵部尚書

丁未二十三年春正月萬妃卒

三月賜進士費宏等三百四十九人及第出身有差

芳華

卷二十一 成化

三十三

知問齋

○夏四月尊皇太后周氏聖慈仁壽皇太后

六月雷震南京午門○八月庚辰上不豫命皇太子

暫視朝于文華殿○甲申夜金星犯元宿○巳丑上

崩于乾清宮○九月壬寅皇太子即皇帝位改明年

元曰弘治○上大行皇帝謚號

謚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

皇帝廟號憲宗

冬十月尊皇太后周氏爲聖慈仁壽太皇太后皇后

王氏爲皇太后立妃張氏爲皇后

丙子有星飛流亘天求直言

翰林院庶吉士鄒智應詔陳言竊惟陛下卽位

以來慷慨奮發恭儉勤勞擯斥宦官黜遠左道根

究浮費救抑冗員痛懲法王佛子大放珍禽奇獸

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得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

行幾無遺憾宜其克享天心而景星卿雲昭回乎

霄漢之表今變異若此其故何哉臣反覆思之如

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

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耻

芳華

卷二十二 成化

三十四

知問齋

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能輔朝政必不能修紀綱

必壞風俗必偷天下之賢必有所觀望而不敢來

天下之邪必有所盤結而不肯去臣願陛下放

之田里以休其勞至如致仕尚書王恕託志忠勤

可任大事尚書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都御史

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陛下用之則君德必

爲之開明朝政必爲之清肅紀綱必正風俗必醇

天下之賢必拔茅而來天下之邪必望風而去臣

願陛下置之左右以展其蘊然君子之所以不

芳墓

卷三十一 成化

三五

知問齋

進小人之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大抵宦官之權也。臣願陛下大章英斷。總攬天綱。一以太祖高皇帝為法。臣又聞中外之論。有謂三年無改于父之道者。臣請論之。君子之事天也。如事親天者。理而已矣。理當則行。理不當則止。孔子之言。蓋推孝子不忍之心。其所謂無改者。正指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爾。若事關係重大。勢不得不改者。自當汲汲改之。豈必拘拘形跡之間哉。舜去四凶。堯之所未去也。舜舉十六相。堯之所未舉也。舜之心豈異于堯之心而已哉。苟徒泥聖人之言。而不會其言外之意。則前日之宦官亦不必擯斥。左道亦不必黜遠。浮費亦不必根究。冗員亦不必裁抑。法王佛子亦不必痛懲。珍禽野獸亦不必大放。是誠何理也哉。臣願陛下不惑於浮言。凡所以事先帝者。以事天為法可也。臣睹天變赫然可畏。而中外之臣拱手熟視。無一人敢為陛下言之。臣之痛心實在于此。疏入不報。

智四川合州人。生而穎敏。過人十二歲。能文章。學經子史。一過目。即不忘。居龍泉菴。貧無繼。居之殆

芳墓

卷三十一 成化

三十六

知問齋

則掃以樹。葉蓋之。莫以照。讀書。其如是者。三年。文思警拔。數千言立就。丙午。領鄉試。第一。郡人集觀。智馬上口占。龍泉庵上苦書生。病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鄉人何用太相驚。除進士李文祥為陝西咸寧縣丞。文祥有才能。與萬安之孫弘璧為同年進士。安欲引為已附。使弘璧延款于家屬。題書鳩。文祥即奮筆作詩。末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安銜之。文祥見浮沉世事者。輒斥且詈之。惟與鄒智及御史湯龍中書舍人吉人等十餘人往來。高自標榜。適詔開言路。文祥上疏曰。竊惟帝皇為政。特特權與法。權貴一。不可使近習分之。法貴立。不可使小人玩之。頃者。權移內侍。賞罰任其喜怒。禍福聽其轉移。伏願陛下密訪渠魁。明彰國憲。擇謹厚謙畏者。隨侍左右。以供使令。更宜博選大臣。諮訊治理。推心委任。不復嫌疑。如此。則體統正。而近習不得分矣。頃者。法司惟徇已私。不恤國憲。豪橫有恃者。雖重罪必曲寬容。貧弱無告者。雖小嫌必深鉤鉅。伏願陛下申明典章。使執法之官。一遵成憲。貴倖必懲。豪強罔赦。法立如此。則禮度明。

而小人不取玩矣。惟一法立政事必新，使無其人，誰與共理？臣竊聞致仕尚書王竑、王恕、孫忠、自許年力未衰，尚堪效用。南京主事林俊、貴州恩南府推官王純，皆抱忠貞，兼優材識，伏願陛下起竑等置之公輔，俊等列諸諫垣，且夕親其議論政事，庶有裨補。疏入，召詣左順門中官傳旨詰責文祥，從容辯對而出。萬安遂稟旨令吏部除文祥繁難衙門，做縣丞，着歷練，因補咸寧。

陞何喬新為南京刑部尚書，楊守陳為吏部左侍郎。
芳華 卷三十一 成化 三十七 知問齋

彭韶刑部右侍郎，張悅工部右侍郎。
堊茂陵詔議升祔禮制。

勅諭禮部：皇祖考英宗、睿皇帝九廟已備，茲者皇考純皇帝、山陵將畢，升祔有期，當定祧遷之制。矧惟皇妣太后祔葬畢，日宜有奉享神主之禮。禮部侍郎倪岳會同英國公張懋等議：按成周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王為宗，不在數中，故為九廟。蓋以后稷為始祖，文武為世室，百世不遷，其餘則以次而祧。前平周則

商以契為祖，而溫與三宗百世不遷。後平周則宋以稷祖為祖，而太祖與太宗百世不遷。因朝太祖高皇帝，肇建不圖，追祀四祖，迨至英宗睿皇帝，龍馭上賓，遂備九廟。在當時則德祖尊為高祖，以上蓋無可推之親。在今日則德祖尊為始祖，以下固有可祧之主。洪惟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功德隆盛，如周文武萬世不祧，懿祖而下，以次遞遷，寔惟古制。今伏遇憲宗純皇帝升祔之日，所以懿祖皇帝神主義當奉祧，仍于

芳華 卷三十一 成化 三十七 知問齋

太廟寢殿之後，略倣古者夾室之意，別建一殿九室，以事奉藏主，以享裕祭之禮，則每歲一祭，上從召太監懷恩于鳳陽掌司禮監事。

十一月尊謚母淑妃紀氏為孝穆慈惠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祔葬茂陵，詔議享禮。

禮部侍郎倪岳議于奉先殿之東，別闢東一殿，仍扁曰奉慈殿，以奉安神主。
時有縣丞徐瑛上疏請究皇妣薨逝之由，以復不共戴天之讐，及當時診視大醫院使方賢治中，與衛俱宜速治。

萬安致仕以徐溥直文淵閣

先是萬安結萬貴妃兄弟進僧繼曉以固其寵與李孜省深相結納日講房中之術憲宗崩內監于宮中得疏一小篋皆房中術也悉署曰臣安進上遣懷恩袖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為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上令懷恩復以其疏至閣示安每展一卷安即跪泣乞哀惶遽歸第

李裕罷起致仕南京兵部尚書王恕為吏部尚書尋

芳墓 卷二十一 成化 三十九 知問齋

加太子太保○改南京兵部尚書馬文升為左都御史耿裕為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

十二月尹直致仕進劉吉徐溥俱文淵閣大學士劉健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

科道交章劾直阿附李孜省嗜利無耻故罷

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丘濬進大學衍義補陞禮部尚書○虜寇甘涼蘭鞏○陞南京刑部員外郎林俊為雲南按察副使○李孜省下錦衣獄死
陞通政司右通政黃孔昭為南京兵部右侍郎

孔昭先以都水員外調文選郎中持衡清慎汲汲以人才為慮常曰國家之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飢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每公退客至輒見詢訪有得必書于冊量其才隨其地望參之輿論荐用各當其才如是者十有五年始終一節不少變陞右通政五年陞南京兵部右侍郎

前孔昭年十四遭父母喪哀毀骨立既長建寧守節流知其賢荐松溪訓導不果數日士有志用世乃籍人荐舉耶樓居讀書刻苦特甚志忘寢食滿介有守自舉進士即著廉名

芳墓 卷二十一 成化 四十一 知問齋

麻峪山有銀鑛守臣以中旨橫索民心震恐巡撫都御史屠勳上疏極諫乃寢

朝鮮國王李爾遣使獻海青鷹使還賜王磁器諭王國中多珍禽異獸然朕所欲不在此後勿獻

乙酉朔日當食不食胡濙等請賀不許

封典獻王

帝仁慈英明少更多難練達情理臨政蒞人不剛不柔有張有弛若乃尊禮孝莊追尊景帝保護汪后更恤于謙其于愛惜思怨絕無介蒂粹然于天理人藝者也

昭代芳華卷之二十一 終

昭代芳墓卷之二十一

武原臣徐昌治述

孝宗敬皇帝

戊申弘治元年春正月命右都御史屠濂提督兩廣軍務兼巡撫○調何喬為刑部尚書

陞給事中賀欽為陝西左叅議

欽以母病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資直儒以講聖學二荐賢才以補治道三遵祖訓以處內官四典禮樂以化天下疎入允辭

召南京兵部尚書馬文升為左都御史掌院事兼提

芳墓

卷二十一

弘治

知問齋

督十二團營

文升陞見召至文華殿賜大紅織金衣一襲蓋

上在東宮時素知其名故也文升感殊遇益自奮

勵知無不言上特倚重焉

超陞貴州左叅政鄭時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

鄖陽

時先撫陝西在成化二十二年上疏觸時諱謫官

上知其忠蓋陞之

復廣西按察使閔珪為副都御史巡撫順天

珪前撫江西被妖人李孜省詆其不勝任左遷故復之

閏正月命修憲宗純皇帝實錄○詔天下舉異才二月帝耕籍田

時耕籍禮畢宴羣臣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或出狎語都御史馬文升厲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聽耶即斥去時論偉之

致仕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陳俊卒俊由南京戶部改南京吏部

歷九載請○三月帝視太學謁先師○起用降謫主

芳墓

卷二十一

弘治

知問齋

事張吉王純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教毓元李文祥

南京吏部主事備囁上言五人者既以直言徇國

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之蠻夷嶺海之間毒霧瘴

氣與死為伍情實可憫乞取而寘之風紀論思之

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上付吏部皆起用之

初開經筵

少詹事楊守陳上講學勤政疏曰陛下遵用祖

宗舊制仍開大小經筵必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

班進講凡聖賢之旨帝王之道與夫理欲危微之

方奉

卷三二 弘治

三

知問齋

所以辯知行精一之所以盡以及人臣何者為賢何者為否。政事何者為得。何者為失。天下因何而治亂。歷代為何而興亡。若此之類。皆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慙。至若午朝則陛下御文華殿。有事已具本者。詢其事情條例而裁決之。有自任所來見者。皆條列地方之事。而議行之。有見辭赴任者。隨其地方職任。而諭戒之。若有大政。則召內閣及府部院寺大臣會議。使人各盡其謀。而勿相推避。事各求其當。而無苟且。凡文武大小官員。當奏事之餘。見辭之際。陛下必俯降辭色。或詢時政。或詢賢才。以及諸司之利弊。兵民之休戚。年歲之豐凶。下至五方之風俗。四夷之情狀。俾各從實以對。言有忠讜切實者。輒議行之。其讒佞諂諛者。則斥逐之。俾賢才常集于目前。視聽不偏于左右。○吏部尚書王恕奏言。正統以來。每日止一朝。臣下進見議事。不過片時。聖主雖聰明。豈能盡識盡察。不過寄聰明于左右之人。未免以直為枉。以枉為直。欲察識之真。必須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諸

方奉

卷三二 弘治

四

知問齋

大臣與之講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轉對。或閱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才任使。亦可以啓沃聖心。而進于高明矣。
 南安知府張弼卒。
弼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奇節偉行。其卓犖之氣。無所泄。每發於詩文。翰墨流落人間。雖海外之國。購求以為異寶。
 六月朔。日有食之。○僧繼曉伏誅。
 給事中林廷玉。追論奸僧繼曉罪惡貫盈。先年雖已發回為民。然盜竊賞賚。家資鉅萬。日擁美姬。以自娛。非所以昭典法。而示鑒戒也。上納其言。遣錦衣衛檻送京師伏誅。
 虜把禿猛。可汗死。阿歹立。伯顏猛。可為可汗。
 秋七月。陞廣西按察使許進。為僉都御史。巡撫大同。時馬文升在兵部。許進巡撫大同。戎政修明。小王。子瓦刺二種。聞進威名。遣其酋長貢馬。三年三貢。每貢不下二千人。皆猫兒庄人。比至塞。皆下馬脫弓矢入館。進亦嚴兵待之。大同宣府河西。皆無虜。賜講臣程敏政等。各織金緋衣金帶。

八月詔議孔子從祀

禮科給事中張九功奏言孔子之道大同天地從祀諸賢豈容或苟如荀況馬融王弼皆在所當黜今之儒臣禮部侍郎薛瑄在所當入

冬十月禮部尚書周洪謨致仕改耿裕為禮部尚書張悅為禮部侍郎

陞兵部郎中陸容為浙江右叅政

先是大監李良典御廐為都指揮王欽梁宏乞陞都督僉事兵部職方郎中陸容上疏極論都督武

芳舉

卷二十二

弘治

五

知問齊

官極品體勢甚重不宜授無功及非人而良等招

權市恩當正典刑疏兩上竟奪其新命士論壯之

陸容蘇州崑山人精冠為縣學生即有志經濟大肆力于經史百家凡典禮兵刑漕運水利之類莫不通究曉晰舉進士累官兵部職方郎中時邊報分合皆具中肯綮事下九邊邊人驚服而于沮征安南沮太監李良乞陞數事尤偉

十二月土魯番殺忠順王罕慎復據哈密

調給事中周紘為南京光祿署丞御史張昂為南京通政司知事

給事中陳壽陞大理寺丞尋改南京光祿寺少卿

時言官論荐大臣必以王恕為首及論劾大臣必

及劉吉又南京科道荐王恕入閣乞罷劉吉等言

尤急切及王恕起為吏部劉吉代萬安專政遂不

相合恕有所行吉輒從中沮之有給事中周紘御

史張昂南京教場典軍數少不准破調劉吉票旨

調紘昂外任恕復奏言天下大事賞與罰而已賞

必當功罰必當罪今不治失伍之罪反責點操之

官恕奏荐戶科給事中陳壽為大理寺丞吉諷御

史論壽不諳刑名改南京光祿少卿恕又荐太僕

芳舉

卷二十二

弘治

六

知問齊

少卿白思明為左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吉諷御史

魏璋等論其不協人望調外任知府

壽在科萬貴配寵族人橫其中官梁芳又結妖僧繼曉于國是壽疏論繫詔得釋在榆林會火籬入寇出奇兵却之加俸一等既歸田杜門謝客陝西鎮守內臣廖鐘暴虐吏民楊文言壽忠饒輕去就宜起撫陝及至陝清勁鐘畏欽職

沙狐狸來歸授金吾衛千戶

初正統中沙狐狸隨英宗駕于虜中汲水取薪

極其勤勞也先奇之召問中國如爾比者幾何對

曰我何足數勝我而精敏者十萬也先色動及駕

旋被留虜中虜授為士卒頭目，沒用事，納婦生子，殆四十年，至是訪得舊在中國時所生子，令輸情于朝，其子以聞，上允且深憫之，如期率其胡婦胡兒一家悉至，所携輜重甚富，入見上，上悉其詐，下所司詳驗，莫有識者，狐狸曰：先帝嘗賜我一繡囊，曰：此周太后手製也，所司取以進，太皇太后曰：此真先帝物也，上乃授以千戶，賜宅一區。

已酉二年春二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余子俊卒，贈保羅改左都御史馬文升為兵部尚書。

芳華 卷三十一 弘治 七 知問齋

召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屠濬還掌院事。○陞僉都御史秦紘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謫御史湯鼐，壽州知州劉槩，成河西庶吉士鄒智廣，東石城千戶所吏目。

先是御史湯鼐差印馬赴內閣會勅，言新政之初，公等輔國政，未見盡善，萬安曰：我輩極力贊襄，裏面不從，被退，即上疏劾安等不當以裏面二字語外人，由是內閣深啣之，及安罷，劉吉當國，適壽州知州劉槩考滿來京，鼐壽州人，與槩往返論時政。

槩嘗遺書于鼐，言夢一人騎牛背上，陷澤中公左，手把五色石子，右手提牛角，引入正路，附內閣者，發其事，御史魏璋即草疏劾槩與壽州知州劉槩妄言朝政，嫉鄒智者，因入智名下，詔獄，智親身三木，謹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獄官苦訊，智智書詞曰：智與今湯鼐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積之具，當事者

芳華 卷三十二 弘治 八 知問齋

恨智坐智鼐縣妖言惑眾，罪死，刑部侍郎彭韶辭不判，吏部尚書王恕上言：槩之書詞固為狂妄，其夢有無亦未可知，原其心不過與人為善之意，初無惑眾亂民之情，今比擬妖言論死，使囚死于獄中，豈不傷天地之和哉？後鼐及槩竟發充軍，鄒智謫廣東石城所吏目。

智獄中為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進紫宸，其辭新詩有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忠萬死更何悲。改禮部主客主事蔡清為吏部稽勳主事。

清上時事管見三劄又疏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以獻其後錄用殆盡時庶吉士鄒智謫官海南清復以詩送之

吏部尚書王恕上輔治疏

陛下嗣位之初人心歸向如古之二帝三王本朝太祖太宗復見于今日莫不稱頌而愛戴之蓋聞陛下在青宮時存心正大不喜聲色不貴貨貨及登寶位又罷貢獻織造屏去一應珍奇玩好之物治近習蠹國亂政邪術欺君罔上之罪逆逐刺麻

芳華

卷二十二

弘治

九

知問齋

番僧法王佛子國師章罷傳奉冗員追回濫賞莊田蟒衣等項裁奢侈奔競凡數事此天下臣民所以稱頌而愛戴之也夫何未久而又濫賞內官將見前數事不數年復如舊矣伏望陛下自今伊始行出入起居之時發號施令之際遠宗堯舜之道近守祖宗之法決不可為巧言所惑蹈襲前事上拂天意下失人心而為社稷憂

命刑部侍郎彭韶巡視浙江韶上鹽場圖詩疏略曰庶民之中窳戶尤苦惜乎

芳華

卷三十三

弘治

十

知問齋

古今未有圖詠臣近履鹽場始識其樂海鹽煎熬全資窳戶雖有分業塗蕩然糧食不充安息無所未免預借他人稅餘悉還債主艱苦難以言盡小屋數椽不蔽風雨粗粟糲飯不能飽食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倫物賤欲守無人守無薪此蓄薪之苦也晒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吸海下汗如雨隆冬砭骨亦必為之此淋漓之苦也煎煮之時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敢離此煎辦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課程前者未

足後者又來此徵鹽之苦也客商到場無鹽抵價者百般逼辱舉家憂惶此賠鹽之苦也臣今將兩浙鹽場景物事情略分八節各繪為圖每各述以詩裝冊上進庶幾目擊貧窳之迹

以吏部侍郎楊守陳兼詹事府丞掌府事改張悅為吏部侍郎○夏五月定陞用科道事例

吏部議得給事中御史有缺仍照見行取事例兼用進士除補永為定規

南京禮部尚書黎淳奏請會試取士南北中卷復宣

德丁未所定數目從之

黎淳奏洪武永樂年間會試取士不拘南北自宣宗章皇帝命內閣大臣會議始分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為北數直隸蘇松等府浙江西湖北廣福建廣東為南數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南直隸盧鳳等府滁和等州為中數取士以百名為率南數五十名北數三十五名中數十五名為定制近因成化丁未會試四川左布政使潘禎建言中數人少將南北二數各退二名添與中數祖宗成法妄加損益宜復宣德丁未所定數目禮部議謂宜允當宣仍舊上從之

六月京師大水詔錄囚徒求直言○秋七月陞福建左布政使戴珊為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八月陞中允周經為禮部侍郎

芳華

卷二十二 弘治

十一

知問齋

以孔鏞為田州知府

鏞平生以忠信自勵事英憲及弘治三朝皆處于外所至聲績褒然言信行達知田州峒獠倉卒犯城鏞蒞任纔三日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祇應諭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衆猶諫沮鏞即命騎令開門去衆請從以土兵鏞笑卻之衆乃乘城向賊啓門賊以為出戰鬥啓一馬乘官人出二夫控絡而已門隨後閉賊遮馬問故鏞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峒寨有所言爾當導我賊巨測姑導以行遂

入林善行問顧從夫已逸其一既達賊地一亦逝

矣賊控馬入山林夾路胥裸人于樹者彌望見鏞叫呼求救鏞問何人乃序序士也前期赴郡為賊邀去不從賊將殺之耳鏞不顧徑入峒賊露刃出迎旁刃夾擁如林至巢穴鏞下馬立其廬中顧賊曰我乃爾父母官可以座來爾等來參見賊取榻置于中鏞坐呼衆前衆不覺相顧而進渠酋問鏞為誰鏞曰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耶鏞曰然賊皆羅拜鏞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迫于凍餒聚

芳華

卷二十二 弘治

十二

知問齋

此苟圖救死耳前官不知此動以兵相加欲勦絕汝我今奉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猶子孫不忍便殺害汝若信能從我當宥汝罪可送我歸府我以穀帛資汝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當之矣衆錯愕爭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恤請公終任不復擾犯鏞曰我一語已定何必多疑衆復拜鏞曰我餒矣可以食來衆殺牛馬為麥飯以進鏞飽啖之賊皆驚服日暮鏞曰晚矣我不及入城可即此宿賊除治中廬設床蓐鏞徐寢明日賊

復進食鏞曰吾今歸矣爾等能從往取果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鏞顧曰此秀才好人汝既効順可什之與吾同返賊即解縛還其中裾諸生奔就去鏞按轡出峒數十賊騎而隨薄暮及城鏞命呼城中城中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畏死叛而降導來陷城矣爭問故鏞言第開門吾有處分衆益疑拒鏞笑語賊爾等勿入城吾當自入乃出擒汝賊少郤城開鏞入復閉門鏞命取殺帛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謝而去迄終任不復出

考舉

卷二十二

私治

三

知問齋

冬十月吏部侍郎兼詹事府丞楊守陳卒

守陳在吏部偏倚持正論會修憲宗實錄充副總裁再請解部事專史職不允未逾年又辭且請老曰吏部進退百官衆怨所集尚書王恕尚不免人言况臣迂疎宜亟退伏林泉上不許守陳孝友方正與人交篤于信誼居常恂恂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至說理論事辯是非毅然不可屈博學多識文詞淳雅五經四書時有獨見不泥古說錄爲私抄凡數百卷弟守拙南吏部尚書從弟守隨掌大理寺事工部尚書益康簡

十一月築高郵湖堤

十二月朔日有食之

庚戌三年春正月致仕大學士劉珣卒○二月封后

張繼死 贈公 子 嗣 後 定 策 功 封 國 公

父張繼爲壽寧伯○三月賜進士錢福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築高郵康濟河堤

河決原武命戶部左侍郎白昂治之

由是河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于海水患稍息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堤又自東平北至與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太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啓閉焉

秋七月以謝鐸爲南京國子祭酒

考舉

卷二十二

私治

知問齋

冬十月追贈故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太傅益肅愍命有司祀之○十一月有星孛于天津

鑄上修明教化六事一曰擇師儒二曰慎科貢三曰正祀典四曰廣載籍五曰復會饌六曰均撥歷日正祀典四曰廣載籍五曰復會饌六曰均撥歷

時刑部侍郎彭韶上言正近侍慎官爵厚根本減役錢四事

命有司廣積倉糧
每十里以上務積糧一萬五千石三年一次查盤少三分者罰俸半年少五分者罰俸一年少六分以上者九年考滿降用
辛亥四年春正月刑部尚書何喬新疏禁京師胡服胡語○何喬新致仕彭韶陞刑部尚書

時御史劉健因橫與內閣劉吉
街喬新竟不安其職請老去

兩廣總兵官安遠侯柳景總督軍務右都御史秦紘
並下獄景奪爵紘致仕

景在鎮貪暴不法紘劾其狀逮景下刑部獄刑部
鞫景姦賊鉅萬抵景法稅景爵景圖報復尋據他
事誣紘亦被逮坐免

夏四月南京國子祭酒謝鐸致仕以章懋為南京國
子祭酒

章懋于內庭張燈下詢臣賦詩謂莊和黃仲昭曰
天子仁聖孝奉二官將以備耳目之娛極天下之

芳華

卷三二

弘治

五

知問齋

養則斯舉固足以為樂然大孝養志吾輩盡諫明
日三人同上章以培養聖德為言上怒杖王人
闕下左遷知臨武縣稱三君子時羅一峰論內閣
大臣起復非禮亦請官又稱為翰林四諫嘗論學
者須大其心胸必有窮理工夫又須心小必有淫
養工夫論學術去程朱未久又大壞必須真聖賢
出方能救得論政體必先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
為本然後政事可舉論世道惟唐虞三代之盛皆
是聖人在上致中和下此則一秦一晉一漢一魏
推盪耳論家法如鄭義門兄弟讓死篤義如此其
家安得不悠久乎論風俗須做積善復古之志行
藍田呂氏鄉約處可一變而厚論居敬自謂于專
一上見功覺得心中無甚放僻邪侈之雜論窮理
則謂于精義處得力見得進退辭受之節頗分明
不敢放過

六月南京工部侍郎黃孔昭卒

秋八月憲宗純皇帝實錄成進劉吉少師徐溥太子
太傅劉健禮部尚書俱文淵大學士

按王鏊曰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有起
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
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
之我朝翰林皆史官取諸司前後奏牘分吏戶禮

兵刑工為十館事繁者又為工館分派諸修史者
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略加刪削總裁亦
略潤色三品以上官乃得立傳亦惟紀出身官階

芳華

卷三十一

弘治

十六

知問齋

遷擢而已

九月皇長子厚某生

冬十月以詹事府禮部尚書丘濬兼文淵閣大學士
濬上時政疏略曰邇者慧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
日且異鳥三鳴于禁中考諸經史天變莫大于慧
字在三垣三台尤重地變莫大于震動在京師邊
防為急矧禽鳥動物得氣之先變不虛生必有其
應天人相與甚可畏也臣願體上天仁愛念祖宗
基業端身以正本清心以應務疏凡十餘萬言

十一月興獻王 徙封安陸 上親弟九人 王居第二
改南京戶部尚書黃紘為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 起
秦紘為南京戶部尚書

吏部尚書王恕 上言給事中張九功等所上五章
極言柳景秦紘之情罪 與夫朝廷所以處之者 是
非了然 欲望朝廷召還秦紘 以正賞罰 以為勸戒
今柳景該追贓 又蒙聖恩免之矣 而恩獨不及于
秦紘 則是為地方軍民之害者 可恕而除 地方軍
民之害者 不可用 其何以服人心 而勵將來 伏望

芳華 卷三十二 弘治 十七 知問齋

陛下從天下之公論 召還秦紘 如此則賞罰攸當
舉措得宜 而人心服矣

黃紘 曾祖思豫 事 孝陵 掌太常事 以罪編氓 沅
州 又徙戍平越 紘 以故為平越 諸生 舉雲南正統
十二年進士 行人 歷南刑部郎中 廉直 遇事 發
即重作 時貴不恤 必欲行 已意 竟以是得 名譚 干
曰者 大辨 任俠 結權 貴顯人 嘗奪民 廬場 萬畝 紘
竟盡 去 斷廬 場 歸民 過崇 慶 忽旋 風 起 與前 擁不
得行 紘 曰 卽有 冤且 散 吾為 若理 風遂 止 抵州 泅
而請 城 隍 夢中 若有 神言 州西 寺云 紘 密訪 州西
四 十 里 有 窟 孔 道 僧 為 某 紘 見 起 率 吏 兵 急
扶 寺 蓋 繫 諸 僧 諸 僧 中 一 人 以 而 狀 甚 惡 詰 之 無
驪 卽 空 醋 聖 額 上 晒 洗 之 隱 有 巾 痕 紘 曰 是 盜 也
卽 訊 諸 僧 僧 不 能 隱 盡 得 其 奸 狀 益 寺 西 有 巨
塘 夜 殺 良 宿 人 沉 塘 中 眾 共 分 其 資 貨 有 妾 女 則
又 分 其 妻 女 匪 妻 女 應 嘗 中 恣 淫 毒 久 矣 紘 盡 按

律殺僧 毀其寺 巡撫 延 行 道 望 見 中 飲 馬 婦
片 布 遮 下 禮 大 慙 俯 首 歎 息 曰 我 為 巡 撫 令 健 兒
家 貧 至 此 何 面 目 坐 臨 其 上 亟 令 預 出 餉 三 月 邊
健 兒 素 貧 若 又 素 忠 朴 聞 公 慙 歎 人 人 感 泣 願 出
死 力 為 黃 都 堂 一 戰 虜 亦 不 至 俄 有 詔 毀 庵 寺
綱 令 汰 尼 盡 轉 軍 門 給 配 軍 中 壯 無 妻 者 比 公 去
延 綏 有 携 子 女
拜 道 傍 送 者

錦衣衛都指揮朱驥卒

驥 性 度 寬 厚 涉 獵 書 史 時 重 妖 言 禁 有 妖 人 與 惠
者 偽 書 惑 眾 為 違 者 所 發 株 連 數 百 人 皆 當 坐 死
驥 曰 首 事 者 獨 惠 耳 餘 皆 愚 民 何 辜 得 遂 滅 成 邊
有 衛 卒 偵 其 降 人 傳 示 妖 書 者 欲 發 其 事 觀 賞 亟
以 告 驥 斥 之 曰 此 妄 耳 取 書 焚 之 滅 其 迹 凡 制 獄
下 錦 衣 衛 者 所 司 輒 以 巨 挺 加 之 以 厲 其 威 驥 獨
否 兵 部 列 疏 獨
稱 驥 敦 厚 不 刻

芳華 卷三十二 弘治 十八 知問齋

封皇太后兄王源為瑞安伯 弟王清崇善伯 王濬安
仁伯

以白昂為左都御史 陞撫治郎陽副都御史 戴珊為
刑部右侍郎

壬子五年春二月 封陝巴為忠順王 入哈密

兵部尚書馬文升言 北山又有小列禿野 七克力
數種 強虜 時擾 哈密 必得 元遺孽 嗣封 理國事 庶
可 懾 服 諸 番 與 復 哈密 不然 未得 休息 乃 立定 安
王族 孫 映巴 為 忠順 王安定 王者 本 脫脫 種 落 令

頭目奄克孛刺阿木郎輔陝巴至哈密

三月立皇長子厚某為皇太子大赦

錄太廟配享功臣子孫

詔以太廟配享功臣追封王爵者俱係輔佐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大有勳勞之人查取開平王常遇春曾孫常復寧河王嗣德玄孫鄧綱坡陽王李克忠支孫李淵東甌王湯和玄孫湯紹宗俱校南京錦衣衛指揮使誠意伯劉基九世孫翰為處州衛指揮使

夏四月命巡撫貴州副都御史鄧廷瓚提督軍務鎮

遠侯顧溥為總兵官討貴州蠻

廷瓚以崇奉五年進士為淳安知縣問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其後貴州程番府在萬山中

芳華

卷三十二

弘治

十九

知問齋

夷獠雜聚號為難治乃以廷瓚治之廷瓚悉心規畫凡城郭街衢廟宇廨舍以次興建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誠墾田不墾界入市不貳價四境晏然如中州尋權為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時黑苗久叛益肆守臣告急廷瓚督軍務討之初撫不從始合眾謀謫其食決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士用命斬首六千獲二千械首惡俘京寇平

秋七月河決張秋○八月內閣劉吉致仕

時上欲封張皇后弟伯爵命吉撰誥券吉欲稽遲

勒贖上惡其專權使中官至其家勒令致仕

始開鹽商納銀運司之例

國初天下鹽課俱于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至

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戚因與洪

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

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洪然之內閣徐溥淇同年

最厚淇遂奏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于運司

解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而商人赴邊

開中之法遂廢邊地遂日荒蕪各邊米荳無人輸

運價益騰湧邊地自此難整理矣

荆王見滿以不法廢為庶人徙置武昌

癸丑六年春正月詔考察官未及三載者悉復其任

芳華

卷三十三

弘治

二十

知問齋

○三月陞浙江布政使劉大夏為右副都御史治張秋河決○以衢州孔彥繩為世翰林五經博士○賜進士羅欽順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夏五月陞偕鍾為戶部右侍郎總督京儲

六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致仕

恕在吏部持正不肯徇人內閣丘濬忌之恕力求

去遂致仕于是言官文章劾濬媚嫉妨賢乞賜罷

黜上亦不聽恕仕四十五年凡上三十餘疏皆忠

直覲切益憂世之志如范希文濟世之才如司馬

君實直諫如汲長孺。患愛如鄭子產。年九十矣。猶
考論著述。言動必揆矩度。嘗言我垂老。方理會學
問。卒年九十三。贈太師。謚端毅。

改禮部尚書耿裕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陞禮部
左侍郎倪岳為禮部尚書。

秋七月。兵部尚書馬文升請改北嶽于渾源州。詔從
禮官之議。

馬文升題東封太山為東嶽。在今山東泰安州。沂
山為東嶽。在今青州府臨朐縣。南封衡山為南嶽。
在今湖南衡山縣。會稽山為南嶽。在今浙江會稽
縣。西封華山為西嶽。在今陝西華陰縣。封吾山為

芳華

卷三二

私治

二十一

知問齋

西鎮在今龍川北。封恒山為北嶽。在今大同府渾
源州。封醫巫閭山為北嶽。在今遼東廣寧衛中。封
嵩山為中嶽。在今河南府登封縣。封霍山為中嶽。
在今山西蒲州。又封四海與四瀆之神。東海之神
在今萊州府南海之神。在今廣東南海縣。西海之
神。在今蒲州北。海之神。在今懷慶府源縣。誌載以
其濟水通北海。故祭於此。淮濟之神。在今南陽
府泌陽縣。江瀆之神。在今四川成都府河濱之神。
亦在蒲州。濟瀆之神。亦在濟源縣。禮部尚書倪岳
議曰。北岳恒山。祀于曲陽。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不
可輒改。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岳。太
常卿范拱言。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虞舜居
都。改岳。上從禮官議。

南京右都御史黃紱致仕。陞吏部侍郎張悅為南京
左都御史。刑部尚書彭韶致仕。

在刑部。左右及厥時。皆不悅。內閣徐溥亦忌之。
隨辭疾。乞致仕。去後二年卒。贈太子少保。謚忠文。
部文學。經緯。庶開貞風。正色立朝。先憂為國。生今
之世。無愧古人。沒而易名。不類其人。不足中外之

八月。改右都御史白昂為刑部尚書。周經為吏部左
侍郎。吳寬為吏部右侍郎。

十二月。旌表五世同居四人。六世同居二人。八世同
居一人。烈婦三人。

鄭元合。肥人。五世同爨。兄弟弟讓。不求異財。朱勇
陝西。安東所。千戶。五世同居。居徐梁臨川人。自祖
吸梁。凡同居五世。各旌其門。曰五世同居。義門。李
需。靈川縣。義官。六世同居。室無間言。黃鍾慶。遠縣

芳華

卷三二

私治

二十一

知問齋

人六世同居。居男女千指。合門。據陸。各旌。之曰義門。
王玉。泰州人。世業醫。自始祖。祖谷。至玉。凡八世。共爨
人無間言。旌曰義門。張氏。太原。衛大理。寺副。魏。攻
妻。夫亡。家毀。鬻臂。搥而巳。而自益。死。潘氏。睢州。舉
人。曹文。進。妻。文。進。會。試。病。死。聞。訃。哭。泣。不。絕。極。至。
取。夫。所。遺。帶。自。縊。于。柩。側。死。高氏。祥符。縣。夏。永。昌
妻。夫。亡。痛。哭。不。絕。自
縊。死。各。旌。曰。貞。烈。

甲寅七年春正月。興獻王 之國安陸。○二月。河復
決。張秋。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協同治之。

劉大夏既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具察利害。乃集
山東河南二省守臣。上議曰。河性湍悍。張秋乃下
流。喉襟。未可輒治。治于上流。分導南行。復長堤。禦

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而張秋東堤復決奪運河水盡東流由東阿舊鹽河以入于海決口濶至九十餘丈糧運愆期乃命興等協治之

論貴州平蠻功傾溥加歲祿鄧廷瓚陞右都御史入掌南院尋出總督兩廣軍務○三月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陞陝西按察使許進為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進先巡撫大同上言鎮守內臣石岩侵士餉撓軍政岩亦誣進擅用旄幟降兗州府陞陝西按察使

芳慕 卷二十二 弘治 二十三 知問齋

至是馬文升復荐許進

八月加內閣徐溥少傅丘濬少保劉健太子太保並

兼武英殿大學士○虜大舉寇陝西

冬十月復玉越左都御史致仕

乙卯八年春二月少保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丘濬卒

濬好論議上下千古尤熟國家典故政事可否反覆與大臣言官爭是非即未必一一中適然不肯媵媚取悅商確往來時出意見自高奇矯衆論能

以辯博濟其論人莫能難卒贈太傅謚文莊

文莊穎悟絕人無書不讀其為己之學見於朱子學的經濟之學見於大學衍義補至世史正編以明正統大義家禮儀節以扶世教大綱國朝大臣律已之嚴理學之博著述之富無出其右

占城請封安南不許○上杭盜復起

命副都御史金澤撫安群盜

以禮部侍郎李東陽少詹事謝遷並直文淵閣

東陽湖廣茶陵人曾祖文祥以成精隸金吾遂居京東陽早負奇氣四歲能作大書景帝召見抱置膝賜上林珍果六歲八歲兩復召之試講尚書天順壬午年甫十六舉順天鄉試連登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累遷至京官

芳慕 卷二十二 弘治 二十四 知問齋

張秋堤成召劉大夏為戶部右侍郎

大夏等發丁夫數萬于黃陵岡南浚賈魯河一帶

分殺水勢又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

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于淮又浚四府營淤河由

陳留縣至歸德州分為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口

一由毛州渦河會于淮築長堤起河南肱城經滑

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

土魯番阿黑麻自稱可汗復入哈密命巡撫許進

總兵劉寧副總兵彭清帥師討之

內自起 傅來歎 仕至正 李華大 學士徐 海校不 何北之

進及總兵劉寧彭清率兵至肅州久駐關外出大路乏水草牙蘭調知道去我兵入哈密斬首六十得陝巴妻女獲牛羊三千哈密脅從者八百餘人西域自是知畏中國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耿裕卒

裕在吏部恭進賢才務協輿論愛憎毀譽莫能清奪守正伴身于湖斷絕即內降糾封封章抗議杜塞侍門與父九時世守清修不營產業不治居第約儉蕭然無異寒素儲律餘修髯巖然神明學問該洽文章雅正施見猶紳世濟其美卒贈太保諡文恪

三月朔日有食之○夏四月改張敷華巡撫陝西

芳基

卷三二

弘治

二十五

知問齋

時有妖僧據山中為逆朝議且用兵馬文升曰張都御史能了此不數日敷華授計山中父老果縛妖僧至

冬十月南京地震○十一月陝西貴州地震

論哈密功陞許進為左副都御史劉寧為左都督彭清為都督僉事

馬文升言進等兵雖抵哈密然未獲牙蘭徒取空城無益邊事上念邊臣出塞有功加陞

十二月靖虜衛天鼓鳴河南江西大震電詔求直言戶部主事胡燿上疏言地震之類災之小者也西

北旱熯父子相食東南飢疫骨肉流離大變陛下深居九重未知之耳今李廣楊鵬引用劉良輔輩左道惑亂聖心齋醮糜費財用差遣在外如虎橫行吞噬無厭其耗天下不可言矣士大夫交相賄托言官瞻前顧後陰盛陽微災異曷由弭乎

內閣大學士李東陽等上疏請停齋醮燒煉

時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大學士李東陽等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而召儒臣

諮議政事今朝恭外不得一觀天顏正士既疎則

芳基

卷三二

弘治

二十六

知問齋

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主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信道流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為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益今上清龍虎宮神藥祖師殿今番經廠皆焚燬無遺天厭其穢亦已明甚矧災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

妄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

詔禮部會議應祀神祇

禮部尚書倪岳等會議得在京各項祭祀除大小之神漢壽亭侯關羽宋丞相文天祥俱祀典應祭外其餘各寺宮觀神祇應否致祭緣由逐一擬議開坐

改南院右都御史張悅為南京兵部尚書陞應天府尹樊瑩為南京工部侍郎

雲南蓋賜五日勅祭考察雲貴諸吏罷遣十餘人召還部為尚書十八年致仕正德三年逆瑾誣瑩

芳墓

卷三十二

弘治

二十七

知問齋

妄理隆平侯事及擅減上供布收贖奪其官比瑾誅卒已三年詔復其官

丙辰九年春正月追封楊時為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庭○二月改右都御史屠瀟為吏部尚書

三月賜進士朱希周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妖僧張金峰等伏誅

按峰初遊陝西朝邑縣以藥餌符水惑眾縣官逐之乃往終南山聚徒數十人自稱釋迦佛出世其徒行安行興等各有名號裂布帛為旗祭以嬰孩刻日為二十四詣天大會誘男婦燒香吹以狂蕪令自起拜舞欲歸則呪虎當路不能去時行道負薪炭者多被逼脅不從則見殺或支解之懸于樹守臣調兵捕之

倪岳為南京吏部尚書陞徐瓊為禮部尚書

下六科都給事中龐泮等十三道御史劉紳等于錦衣獄尋釋之

時武岡州知州劉遜以事忤愷王王許奏之上怒差官校往逮龐泮劉紳等上疏論救上大怒并逮泮等繫獄有御史張淳公差回耻不得與亦即上疏申救之太僕少卿儲耀上言龐泮等不諳事體觸忤聖心即其所言不為無罪所可惜者皇上之盛德國家之大體不可因此一事而有所損耳仰

芳墓

卷三十二

弘治

二十八

知問齋

惟皇上即位以來明目達聰用言聽諫狂直者每賜優容抵忤者未嘗斥逐虚心從善以義斷恩有古帝王所不及者聖德昭彰已十年矣今乃因其言事一有不當舉六科十三道盡下之獄此雖泮等有以自取然以皇上十年納諫之美而遽然有此傳之四方不能無議書之策史不能無疑因一事而掩前功以小故而妨大德此臣等所以竊為皇上惜也且泮等建言亦其職業但今所論劉遜之事意傷于急遽辭失於婉曲原其心蓋仰賴聖

明在上素以聽用其言是以隨事納忠不避煩
數其情固可矜而言亦不可略也况科道官乃朝
廷之耳目凡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時政之得
失百官之邪正皆得言之是以古之帝王及我祖
宗建是言官必選直諫敢言之士以充厥職有一
言之善卽賜施行雖多言不當者亦不加罪所以
異數而優容者惟以養其敢言之氣使之森然立
於殿陛之前于以扶持正論消沮邪謀爲廟社之
福若摧折之囚繫之中人之資守道徇義者少趨

芳華

卷二十二

弘治

二十九

知問齋

利避害者多彼知緘默觀望持祿保位而已他日
脫有大事誰復爲皇上言哉由是論之推辱言官
益非人主之利也自泮等下獄科道一空當時署
印盡委之人糾儀侍班皆曠其職惟此異常之事
豈宜清明之朝皇上臨朝之時觀瞻所及燕閒之
處思慮所經未必不惻然有動於衷也疏入上乃
釋之

六月兵部尚書馬文升上疏請飭武備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以武功定天下以

文德綏太平雖當投戈息馬之期木忘練武防胡
之念故私役軍者有重罰私借馬者有禁例蓋人
無食卽死馬無草卽斃天下糧儲以供京軍天下
草束以供戰馬二者缺一不可今軍俱支糧馬不
支草秋夏旣無草場牧放冬春又無草束餵飼軍
士艱難無力辦草欲馬之不死難團營操馬雖有
三萬餘匹中間老馬不堪騎操者亦多戰馬消耗
莫有甚于此時也克敵致勝固在乎士馬精強尤
在乎甲兵之堅利近年所造盛甲太重弓難開射

芳華

卷二十二

弘治

三十

知問齋

其刀尤短小雖有神鎗習亦未精凡遇大敵率多
敗北天下衛所成造軍器料價多被管局官軍侵
欺入已間有成造者徒費物料多不堪用一遇查
盤大半損壞那移搪塞有名無實雖軍馬充足兵
甲利堅若將不得人尤難制勝方今將官大抵多
係膏粱子弟固肯習學韜略操演弓馬一聞推舉
多尚奔競及至臨事莫展寸籌京營教場操練軍
士共箭舞牌之日多走陣演武之日少所以坐作
進退之不知攻殺擊刺之不熟至于馬匹尤未操

演蓋四月下場十月赴營未久天寒即為住操是以馬多生拘臨敵之時欲北而南欲東而西求如胡馬之閑熟蓋亦霄壤之不侔如此謂之內治之修誠未之信夫京師大同宣府為藩籬大同宣府至京師不過數日之程邊牆之外即係虜地至若密雲薊州尤為密邇本邊軍馬雖強亦分付各路兵分勢寡理之自然倘賊大舉入寇全籍京兵以為應援今天下武備廢弛已甚而京師武備又復如此若不早為修飭誠恐年復一年愈加廢弛不

芳華

卷二十二 弘治

三十一

知問齊

無有誤國家大事伏望 皇上念京軍乃朝廷自將之兵居重馭輕防姦禦侮所係甚重今後務要日逐用力開張依期演習其馬匹又要加意操習使馳逐合度便于馳驟兵馬精勇軍器堅而將得其人再加以倉廩充寔雖有外侮不足慮矣

命左副都御史許進巡撫陝西

丁巳十年春正月命修大明會典○三月帝御文華殿召內閣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議政事

夏四月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撫治兩廣

問魯卒

魯廣西鬱林人以父成死事廢廣東新會縣丞適廣西徭賊流劫雷廉高肇等處共將及新會縣其民聚城置堡寨相連洛善死以守賊至不能克遣去時稱其功遂陞知縣進府同知權按察僉事專治盜賊九載滿進副使平山後賊置從化縣又平恩平陽江賊五恩平縣又平新寧平水賊置新寧縣復平廣西潯梧荔浦府江田州諸賊擒斬共數萬計皆視其功石前後身被數十創陞按察使進湖廣左布政使奉勅撫治兩廣地方民稱為三廣公及卒朝廷論功陞其子世榮錦衣衛副千戶

召陝西巡撫許進為戶部右侍郎

時道士以黃白術于湖廣李總兵不遂誣總兵反汪直欲為已功逮李百口至京假成獄下法司獄進發道士奸即日樂道士于市東且有武官于懷數金扶一儒生飲酒家是夜武官于被殺無主名

芳華

卷二十二 弘治

三十二

知問齊

有司疑生述生酷訊生誣服進閱牒疑之托他事徧取商曆人閱至布商家乃武官子死之明日酒家市數十布價原進曰此必武官子金也一訊遂服儒生得釋不死

五月京師風霾各省天鳴地震詔求直言

時有刑部主事鄭岳以直言下獄戶部侍郎許進疏救得赦

秋八月帝御平臺召內閣學士劉健等議政事○土

魯番酋阿黑麻請歸陝巴于哈密

以孔鏞為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

阿溪者清平衛所部苗也桀驁多智數雄視諸苗

有養子阿刺斡力絕倫能披三重甲持二丈鎗兩端著力遇數百戶與敵刺以鎗點地躍而起輒三五丈飛行稠人之上以戰若一二丈川澗跨越之如溝澮耳二人謀勇相挾清平一境官苗交受其害歲無寧居孔鏞為都憲受命鎮巡貴州詢諸人以溪凶橫且私于監軍總帥言之恐無益得禍多不吐語鏞詎咨轉力乃得扇亂諸狀謀欲除之因佯扣監軍總帥等皆迴護之鏞命復自往清平衆沮之鏞不聽獨至清平復訪求部曲之良有指

考

卷三二

弘治

三十三

知問齋

揮王通素才而端方稱疾不蒞事鏞召而禮之曰吾聞此中事惟阿溪大且要通不答往復數次通曰言之而公事且辦則一方受福而愚亦有益否則公獨已耳吾家亦赤鏞笑曰何用不克通始慷慨許諾陳列根枝鏞問溪所任何人何以能通吾上官通曰彼獨籍王指揮陳總旗二人公必先得此二人心力乃可濟鏞候旬朔郡將叅揖時號于衆曰今急缺一巡捕官若輩悉向前吾自擇之乃徑指王曰可矣獨留之衆出王前鏞謂之曰汝何

以與賊通王驚諱之鏞曰阿溪歲賂三堂誰之通我已備知而尚諱耶王悚懼不敢言鏞曰吾今貴汝罪推心用汝必取溪自贖仍被濃賞或貳或假則重辟不免汝矣王叩頭曰信如公言然阿刺之猛雖欲擒之不可得奈何當更得一年少多謀者同事乃可濟鏞問誰王曰無如陳總旗鏞曰諾吾今授汝檄令偕陳入見亦言其難狀鏞曰爾等第誘之出乃計令一人牽牛在野陳入寨訪誘令出觀而隨遣王率勁卒伏牛房伺出擒之且刻其期

考

卷三二

弘治

三十四

知問齋

遣他兵來援又預檄近溪各寨及期各以部兵同集助之議定陳受教去見溪曰何久不來陳曰新都堂至故不能來見老王溪曰都堂何如曰無能爲耳溪曰聞在廣解捉賊何謂無能陳曰同姓耳非其人也溪曰賂之何如陳曰姑徐徐溪留陳食縱談則及半事陳曰適見道中牛來審較老王家牛何似然亦大矣優劣未可決也溪曰寧有是乎審爾我當致之陳曰牛人非商販似不可致入寨溪曰我去觀之陳佯曰何必自行溪奮曰必去因

傾刺令俱陳又激之曰新都堂在上王豈敢去乎
刺怒曰何都堂能沮阿刺足耶溪刺與陳三駢聯
而出至其地視牛眇爾溪蒞樂命飲酒忽報巡捕
官至陳曰王知之乎王指揮也蓋性訪之溪曰何
彼來可陳曰豈有新官速下訪人乎因勸令往又
說令去所佩刀曰新武職官見刀以為不利是求
好反惡也溪乃去之既往見王留坐因戲謂溪刺
新上司按臨至境何不風迎待此來何為溪刺猶
謂故戲漫言拒之王怒曰戲乎吾豈不能執汝溪
刺猶笑傲王呼伏出數百人往擒刺徒手搏傷
數十人竟就擒并溪繫之時援兵至諸寨兵亦集
鏞又夙造二檻車隨王令一得溪刺即囚之徑馳
貴州無經清平恐其黨劫之也于是一如鏞命解
至三司鞫之論死刺語人曰吾不畏千萬人獨畏
一孔公耳然亦不知其擒我若此易也中官猶為
解救鏞言吾不寃若事猶能解乎溪刺死溪有二
子悉擒送焉

十一月火篩寇大同宣府命侍郎許進督軍侍郎劉

芳華

卷二十二

弘治

三十五

知問齋

大夏轉餉禦之

瀕行尚書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
經營公素不與此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
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
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
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
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告報
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
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蓄積有餘蓋有糧草之
家皆自往告報中貴人家即欲收糶無處得買遂
為邊儲之長利

芳華

卷二十二

弘治

三十六

知問齋

昭代芳華卷之二十二終

昭代芳墓卷之二十三

武原臣徐昌治述

孝宗敬皇帝

戊午弘治十一年春二月皇太子出閣講學

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太子國之儲貳天下根本宜

擇老成純謹之士以資啓沃不宜雜以浮薄之流

悉虧損聖德上嘉納之

三月進內閣徐溥少師劉健少傅李東陽太子少保

謝遷太子少保加馬文升為少傅兼太子太傅屠瀟

芳墓

卷二十三 弘治

知問齋

為太子太傅白昂為太子太保周經徐瓊徐貫閔珪

並為太子少保○以程敏政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

士○太監李廣建毓秀亭於萬壽山

亭既成適一小公主患痘瘡眾醫不效
蘭飲以符水遂殤宮中皆歸咎於廣

少師大學士徐溥以老疾乞致仕尋卒謚文穆

徐文穆在內閣承劉吉忒威福報私怨之後溥一
以安靜誠信中外咸察行政不必出于已惟其是
用人不必由于已惟其賢
時稱其休休有大臣之度

戶部侍郎劉大夏致仕

大夏平生不以勢位自居所至愛民如子民亦愛
之如父母遇事有當行未嘗先洩有疑未明者不

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且手簡直述其與紙尾書
各以故所委事無大小無不悉心力不枳其功
必求名儒大筆請張行業以誌于其墓作國史首
或憑而采之予無以承祖宗世澤竊料甲官錄前
後四十年在家在那無一事可述者萬一後人
所親謬言以誤名筆縱可欺人獨不自愧於地下
也耶用是述平生履歷書而勒諸石付兒嗣生等
藏之以伺他日其詞雖俚其事則核予心安焉

夏六月有熊入京師西直門

何孟春謂同列曰熊之為兆須慎火同列莫曉未

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燬焉或問孟春此於占

出何書春曰予不曉占書曾記宋人記紹興已酉

芳墓

卷二十三 弘治

知問齋

永嘉前數日有熊自南渡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

其倖趙允縮曰熊於字能火郡中宜慎火燭果延

燒官民舍十七八余憶此事而云耳不意其亦驗

也

八月總制寧夏甘涼軍務少保兼太子太傅左都御

史王越卒越前奉請專詔
釋起用至是卒

冬十月乾清坤寧宮災詔求直言

內閣大學士李東陽等上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

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齋醮祈禱為弭災此乃邪

妄之術或以縱囚釋罪為修德。此乃姑息之計。焚
感聖聽。莫此為甚。蓋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紀綱廢
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軍民困憊。下情不達。上澤
不宣。愁歎之聲。上干和氣。災異之積。正此之由也。
○時議修清寧宮。有欲調役山東七千人者。戶部
尚書周經曰。山東歲歉。民貧。民不可輒動也。請以
戶部羨銀僱役。

太監李廣有罪死

清寧宮災。有謂亭。建年不利。犯坐殺向太歲。故有
此災。太皇太后怒云。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與工

芳墓

卷二十三 弘治

知問齋

動土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懼飲鴆死。
命內侍封其外宅。搜得一帙。納賂簿籍。首進之。簿
中所載。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
數百萬石。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
多米。對曰。黃米即金。白米即銀。送籍沒之。科道官
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與名者。惶懼危甚。各自星
夜起。賊賊求救。不期而會者。凡十三人。月下簪影
重重。而一人乘女簪。事雖得寢。而納賂者之名。一
朝野。

十一月南京戶部尚書秦紘致仕。○詔寬恤天下

已未十二年春正月。忠順王陝巴還哈密。

三月賜進士倫文敘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逮掌詹事府禮部右侍郎程敏政給事中華。

林廷玉下詔獄。敏政致仕。景廷玉調外。

先是敏政與李東陽主會試。未揭榜。景劾敏政受
賂。請題詔下景獄。命東陽等重閱試卷。既揭榜。同
考試官給事中林廷玉復疏。敏政政場中閱卷。可擬
遂與敏政並下獄。會官廷鞫。舉子十餘人令敏
政致仕。調景南京太僕寺典簿。
廷玉海州判官。程敏政諱憤卒。

五月陞刑部侍郎張敷華為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
撫江北。

張敷華進士。父洪進士。為御史。沒于土木。華少有
奇氣。里中有竹樹為怪。年七歲。即指麾羣小兒。盡
斬去。入翰林。為庶吉士。與林瀚。林俊。章懋。稱南都

芳墓

卷二十三 弘治

知問齋

四君子

陞德安推官胡世寧為南京刑部主事。
世寧與李承助。魏掾。余祐。友善。相切磨問學。稱四
君子。嘗上言曰。竊惟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
今我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於豢養。狃於因循。廉
節掃地。趨媚成風。以通達為高致。以廉退為矯激。
以推奸避事為老成。以黨惡和光為忠厚。賢否混
淆。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安。何莫非由於此。
此等風俗。可不亟思所以挽回之乎。

六月闕里先師廟災○以傅瀚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陞浙江右布政使雍泰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

泰在浙江時勢豪翳取私鹽鄉人效尤幾至千輩益竊橫行泰先收勢家人抵罪於是羣盜悉平擢副都御史巡撫宣府有參將李精不法縛下杖之三軍股慄已而精請劾於時相而言官遂劾泰以擅辱將官罷退居肆曲別墅不涉城市

以吳寬為東宮講讀官

寬以成化八年進士第一人歷官翰林坊詹侍康陵東宮宮中侍豎不欲太子近儒臣致移事問講讀寬率宮僚上疏曰仰惟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歲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

芳墓

卷三三

弘治

五

知問齋

一日不遇數刻况又間有推移時或罷歇借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就傳於外上嘉納寬進講開雅詳明意存規箴至理亂邪正安危之際猶反復朗誦冀開悟

陞國子祭酒林瀚為吏部右侍郎謝鐸為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祭酒事

林瀚進士為翰林編修祭酒垂上年待諸生嚴而有恩請託不行陳伯獻嘗稱瀚賤者即之不知其為貴卑者即之不知其為尊愚不肖者即之不知其為賢且智獨非意相干者即之始知其不然不知可犯也子庭明嘉靖中為工部尚書謚康懿次庭機官南京禮部尚書

冬十月膺冠榆林寧夏大同

十一月上高王宸濠嗣封寧王

寧康王觀錫庶子曰宸濠初封上高王至是觀錫卒宸濠嗣王宸濠輕佻無威儀好弄喜兵嗜利狗色凌宗室噴亂無禮養死士為盜江湖間及劫郡邑府庫財萬萬計術士李自然李口芳妄言宸濠骨相天子也時訶中朝事因以罪削護衛

十二月南京兵部尚書張悅致仕

庚申十三年春正月虜殘神木堡○以林俊為南京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

夏四月以張元禎為翰林學士

芳墓

卷三三

弘治

六

知問齋

元禎經筵講太極圖及西銘諸性理書東宮講孝經小學上忻然嘉納亟索太極圖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且將大用竟不果禎貌渾然纖弱勤學好問力探經傳賾隱多所獨得論議揭揭崖岸孤貞剛果之氣不可屈好面折人過交陳遜羅倫陳獻章皆以道學相規切

帝御平臺召內閣大學士劉健等議諸營提督官去留

時上勵精求治健亦身任天下事又引李東陽謝遷同入內閣健確直見事稍遲李敏達謝方正

上數御文華殿及平臺暖閣召健等面議大政輒屏左右左右不得聞但聞上數數稱善健等見

屏左右左右不得聞但聞上數數稱善健等見

太子未壯。上體清癯，恐一旦禍起不可測，務却謀遠，顧省機密，發使天下，隱受其福。

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左都御史鄧廷瓚卒，謚襄敏。

廷瓚進士，為淳安知縣，問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無知者，歷官處事，求濟待人，不疑雅量，如莫窺其際，至所設施，動中機宜，其中明炳，人莫能及。

分遣文武大臣守關。

火篩本小王子部落，而強悍，既屢寇邊，獲財畜，日強盛，跋扈與小王子爭雄長，數寇近邊，京師戒嚴，乃命都督李澄守湖河川，張晟居庸關，襄成伯居

芳墓

卷二十三

弘治

七

知問齋

郝紫荆關侍郎李介經略宣大王宗，葬黃花鎮，天壽山及居庸，白羊關，史琳倒馬關。

六月改南京刑部尚書戴珊為左都御史，加兵部尚書馬文升少傅，刑部尚書閔珪太子太保。○河決曹單。○秋七月，虜寇榆林，平江伯陳銳以失律罷還保國公朱暉代之。○許進致仕。

吏部尚書倪岳上西北邊備事宜。

奏曰：往歲虜酋毛里孩猖獗，犯順竊入河套，窺伺延綏，乘時寇掠，既而阿羅出宇羅忽亂，加思蘭之

衆踵姦效尤，蟠結據伏數年之間，大為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駐劄，腹裏之地，道路曠

遠，難于守禦，是以轄于榆林者，若狐山寧塞安邊諸路，轄于寧夏者，若花馬池與武高樓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創業之處。沿邊諸將，賢否不齊，或嬰城以自守，或擁兵以自衛，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遂使進獲重利，退無後憂。乃者上履九重之憂，特施九伐之討，奈何四

芳墓

卷二十三

弘治

八

知問齋

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僭爵，以優游于朝行，輦帛與金，以充侈于私室，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殺傷我之士卒，悉泯而勿聞，撥拾彼之器械，則虛以呈數，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竄而遁為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鈎搭而去，為解及夫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卽權門之厮養，而骨委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卽征行之民，誰復知之良可悼也。且延綏邊也，而去京師遠，大同宣府亦邊也，而去京師近，於

彼既有門庭之踰。則此當為陛楯之嚴矣。頃以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返不時。人心厭於轉移。馬力難於奔軼。況聲東擊西。虜人之常批。亢禱虛兵家之算。精銳盡調於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此或有警。首尾受敵。遠近俱患。亦豈計之得乎。臣又聞之。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不能守也。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跋步千里。夫運

芳纂

卷五十三

弘治

九

知問齋

而妻供父。輓而十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至也。束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然轉輸之不足。則有輕齋。輕齋之不足。則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而預徵也者。豈宜然哉。至於兵馬所經。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應付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為影射之謀。徒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而履險。微倖於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況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

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以罷我於馳驅。或掩襲衝突。以撓我之困憊。虜酋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至此倡彼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既鮮。高談奚取焉。不若即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眾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凡是數者。行之以誠。要之以久。

芳纂

卷五十三

弘治

十

知問齋

何患醜虜之不遠遁。邊境之不久安也。

陞少詹兼侍講學士王鏊為吏部右侍郎。

王鏊幼穎悟不凡。十六隨父讀書太學。太學諸生爭傳誦其文。侍郎葉盛提學御史陳選嘗奇為天下第一。為侍郎會虜火歸入寇。鏊上壽邊八事。一定募二重主將。三嚴法令。四恤邊民。五廣召募。六用間。七分兵入出。尚後巡撫吳廷舉上言。鏊高文清節。守道見幾。洞庭雲臥。望重山東。震澤波澄。名高北海。乞與張愷贈太傅諡文恪。

冬十一月虜寇偏頭關。○十二月火篩入河套。○陞浙江左布政使孫需為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旌表寧海故民婦陳氏貞烈之墓。

按陳名小奴年十五為王三衙妻生二男一女三
劫採薪歸至門羅虎患其門杜迫虎至山前奮
擊之虎逸去陳負三衙歸死衛里哀而燕之陳婦
居鄉榮郭子素適妾之陳給俵服闋至期設祭痛
哭又給其二男各外出抱幼女趨妻岩潭上置女
潭側投水死有司議奏開巡按御史吳一貫疏入
辛酉十四年春正月陝西地震西安延安慶陽潼關
等處地震有聲朝城
縣地震尤甚聲震雷震倒官民房屋五千餘間
壓死男婦一百餘人白明至望震尚未息縣東安
昌八里偏地較震鼎湧出溢流如河
一二丈或四五丈

火篩寇榆林

兵部尚書馬文升上言考之古典地震乃臣不承
於君夷狄不承於中國之兆歷代固有地震未有

芳華

卷二十三 弘治 十一

知問齋

震於正月朔日者亦未有震裂湧水如河者而胡
虜十五日擁衆入寇往往以詐計敗我官軍觀其
所存其志非小此正安內攘外之時修德拜災之
日也伏望陛下祇畏變異修省寇責府庫之金帛
重為樽節以備緊急之用無益之齋醮暫免修設
以省浪費之繁念錢糧之空虛止傳奉無例之官
潤畿民之艱窘禁奏討有碍之地今虜在河套正
在用兵之際乞將陝西織造絨褐內臣早取回京
以蘇一方軍民之困

兵部集廷臣計議內修外攘禦安邊事宜

兵部尚書馬文升會議上言胡虜為中國之患歷
代所不能免自正統初年虜酋也先梟雄桀黠收
併部落遂有南侵之志遣人進貢以窺我虛實累
歲和番以資彼之厚利一旦變盟所以十四年有
土木之禍擁衆南侵圍我京城幸賴謀臣良將戮
力同心卒保無虞其後也先被害虜酋迭為雄長
自相仇殺彼時虜衆所居地方相去京師千有餘
里後虜酋毛里孩等久犯甘涼漸入河套擾我邊

芳華

卷二十三 弘治 十二

知問齋

方者十數年既而虜酋亂加斯蘭自西域八月
渡河入于套內部落益衆累犯陝西因遭涼州之
敗遂寇大同宣府地方冰凍則西入河套以圍獵
河開則東來大同以剽掠歲以為常茲將所議內
修外攘禦寇安邊事宜逐一開款條陳
一自古凡遇邊方侵擾之巨寇或腹裏嘯聚之強
賊其勢已衆為患地方必命大臣假以重權方克
勤平○一將者三軍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所繫所
以自古欲安國家者必以選將為首務○一鼓作
軍士之勇氣而樂於赴敵必賞勞之有加而致死
力若非豐於用度豈能養其銳氣○一照得順天
及直隸保定八府實畿內近地陝西山西極臨邊
境河南山東俱近京師凡各邊有警其糧草馬匹

芳華

卷三十三 弘治

十三

知問齋

一處軍需俱藉四省入府之民，饋運供給，必須生
 養休息，存恤撫摩，使其財力不匱，緩急之際，方克
 有賴。○一京師天下根本，居重馭輕，武備不可不
 修。○一將官奉命征討，不庭與同，軍官貴乎協
 和行事。○一法令者風勵天下之大典，法令行則
 人心懼，人心懼則文官奉公守法，而謹於供職，武
 職練軍恤士，而樂於効死，未有法令不行而能統
 攝人心，以成治效者也。○一軍令貴嚴，嚴則官軍
 知畏而易以成功，否則官軍怠玩而多致敗績。○
 一虜賊之來，疾如鷹鷂，或東或西，不可測度，縱馬
 一馳，倏然十數里，近來各邊製造小戰車，上安神
 銃鎗砲，觀其規模，似有可取，施之戰車，多不齊用，
 莫如拒馬鹿角，橫竹長牌，馬上可以帶之，隨軍而
 行，一則可以拒戰馬之衝突，一則可以遮胡矢之亂
 發，禦虜急務，莫先於此。○一兵欲勝敵，謀貴素定，
 而戰勝可必。○一兵不貴多，而貴手精，兵之精在
 乎操習，必使弓馬嫻熟，武藝超絕，坐作進退之有
 度，攻戰擊刺之不失，日講旗幟耳熟，金鼓左右前

後隨將所使，如驅羣羊，方為可用。○一足邊儲。○
 一用兵之法，部分既定，委任得人，自克成功。

二月，以保國公朱暉為征虜將軍，右都御史史琳提
 督軍務，帥師禦虜，至河套而還。

陞南京鴻臚卿陳壽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

時火篩數被犯邊，堡失事，鎮城甚閉，壽兼程履任，
 先撫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兩旬間，與虜戰三
 勝，虜知有備，遂渡河北遁。

以戶部郎中邵寶為江西提學副使。

寶教士先行誼，而後文詞，修濂溪書院，檄取其族

孫守之，改建白鹿洞書院，清學田，定課程，遠近向

六月起致仕僉事章懋為南京國子祭酒，時遭父喪，
 詔許業，署事員缺不補，聽懋終制赴官。

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謝鐸上言：正祀典，重科貢，
 革冗員，塞捷徑，四事。

鐸忠誠孝友，性氣吃吃，好善嫉邪，不屑五曲，非其
 書不讀，非其友不交，非其時不仕，家居精有餘財，
 周賑宗戚，疏食弗衣，囊無長物，鄉人方正，學殖身
 減，族沉鬱百年，鐸不避忌諱，收縱遺文，行于世，官
 曰：我太祖有度，越歷代者，五事：漢克夷狄，收復諸
 夏也；晉基南服，統一天下也；威加勝國，鋒刃不交
 也；躬自創業，臨御最久也；申明祖訓，家法最嚴也。

秋八月，火篩寇固原，罷總兵官恭順侯吳璉還京，以

芳華

卷三十三 弘治

十四

知問齋

武安侯鄭安代之。

是月，火篩入花馬池，至固原，大掠人畜，殺吏民，自

後虜寇關隴，輒由花馬池矣。

九月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倪岳卒。

岳父謙，南京禮部尚書，嘗奉命祀北嶽，而夫人姚
 氏夢排袍神人入室，帝而生，因以岳為名，岳為史
 部，正品類，獎恬柳，疎不恤，思正色昌言，下湯
 清沮辛，贈少保，謚文毅，父謙先謚文僖，因朝父子
 為學士，翰林，得並謚，文自岳父子始。

改馬文升為吏部尚書，召劉大夏為兵部尚書，潘蕃

總督兩廣軍務○冬十一月改張敷華為南京右都御史○十二月起秦紘以戶部尚書兼都御史巡撫陝西○樊瑩復以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改王繼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軍務

壬戌十五年春正月江西盜起命南京操江都御史林俊巡視江西兼督軍務賊平遂改巡撫○三月賜進士康海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夏五月朔日有食之

八月致仕兵部尚書項忠卒謚褒毅

芳華

卷三三

弘治

十五

知問齋

關中水泉尚故有龍首渠久涸廢忠開渠二十里涇陽郭白渠亦久廢募工疏鑿灌田七萬頃土達滿四版不三月有泉二萬據石城遠近咸嚴守將軍遠伯廣義與巡撫都御史陳循速詔獻忠總督軍務同馬鈞陽劉玉進討伏羌伯又戰死我軍遂退忠即率數十戶殉陣始定眾觀望援兵廷議亦欲請卹忠移兵據賊水草困賊請勿游師主議者惡其已別有言也蓋堅李胡十者劉亦黨倡流民為亂忠由總督軍務遣人持榜入山諭降即負險不服獲其勳不赦比遣還鄉者四十萬人編成者萬餘人忠明果制儻達練吏事悉體民隱曉諭軍務言直色不府詭隨子細孫謝皆舉進上

禮部尚書傅瀚卒陞侍郎張昇為禮部尚書

虜人入大同塞

時邊事告急

上以兵事屬內臣苗達謀出兵掩

虜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問之大夏方言不可止曰永樂頻年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大夏對曰皇上聖武固同符太宗奈今兵將庸疲遠不逮昔當時洪國公仇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一日陷虜今之將又在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猶似得策上乃悟曰朕幾為人所悞

戶部尚書侶鍾罷召南兵部尚書韓文為戶部尚書文在戶部上時時召見一日顧文長歎文頻首謝不職上曰朕欲理鹽法苦人撓沮今邊儲日急奈

芳華

卷三三

弘治

十六

知問齋

何文又頻首謝出上疏請革七弊一開中引鹽二興販私鹽三賤賣官鹽四買補殘鹽五夾帶殘鹽六越境市鹽七轉運乏人上盡行其言

冬十月陞南京太常寺卿楊一清為副都御史提督陝西馬政○十一月雲南晝晦

致仕南京兵部尚書張悅卒謚莊簡

悅重簡靜上下安之平居謹畏小心無疾言厲色至臨事卓有定見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其過人遠甚凡所激為皆公無私故其事業尤明俊儻今之人去古聖遠矣每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况復以此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作官者悅笑曰此正吾讀書耳致仕

歸處舊居杜門不出見風俗奢靡日甚益崇節儉率子孫至于待賓日費不致少豐以助薄俗

陞南刑部右侍郎樊瑩為南京刑部尚書

減清寧宮修理軍夫

時修清寧宮有旨下兵部撥用軍夫萬餘人劉大夏謂工少人多蓋監督內官有所利而為此也奏請減去十分之五監督者訴於上上令司禮監語

內閣曰劉大夏不以朝廷大工為重率意減去人夫即撥旨來詰責之大學士劉健曰愛惜軍力兵部職也近劉尚書每以老辭朝廷下温旨勉留尚

芳華

卷三三 弘治

十七

知問齋

請未已若詰責旨下彼將以不職固辭更於何處討這等人來替他司禮監以其言入告上欣然如大夏議

十二月致仕刑部尚書何喬新卒謚文肅

喬新父文淵進士嘗知温州府廉靖平恕郡中稱治新幼敏穎有奇質讀書發難出人意料初南京禮部主事歸葬父下地不得吉有欲葬其地者衆謂此吉壤新曰暴人父而葬吾父吾不忍也執法嚴毅凡中外貴有力請寄一切不得行上疏乞禁京師胡服胡語御御史者凶橫欲賺大賂不得恨之會御外氏與鄉人訟即誣得金錢與行賂輒下上其手要地人又從中主之新杜門引咎辭位下諸根連人詔獄窮治無踪跡得海白

以張元禎為翰林學士

癸亥十六年春正月大明會典成命大學士李東陽修歷代通鑑纂要○二月進內閣劉健少師李東陽太子太保謝遷太子太保俱大學士

謝遷餘姚人翰林聲望最重者吳文定及遷二人文定温粹含弘遷明暢亮直文定詩文尤有古意一時並負公輔之望丘文莊卒文定適憂去遷入內閣十餘年間號能持正不失為賢相隨致仕嘉靖六年春復召入內閣尋進戶部尚書大學士如

芳華

卷三三 弘治

十八

知問齋

故明年三月乞歸十一年卒年八十

吳寬進禮部尚書兼詹事府事

夏五月京師大旱

時兵部尚書劉大夏以旱災引咎乞退不允令開陳兵政弊端大夏條上十事一曰京住官軍苦於出錢供用二曰在營官軍困於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士因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士因京操失業五曰竭軍民之力運糧而濫食者衆六曰罄民生之力買馬而私用者不顧法禁七曰各處鎮守太

監貪婪入曰各處守備內臣占軍數多九曰陞賞
被於勢要十日禁衛苞苴公行上嘉納之

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入對便殿

上嘗召劉大夏論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議又以
非卿部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揭帖啓
朕大夏對不敢上問何也曰先朝李孜省可戒上
曰卿與朕論國事豈孜省比曰臣下以揭帖進朝
廷以揭帖顯行何異前代斜封墨勅陛下宜遠法
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諮內閣可

芳華

卷三十三

弘治

十九

知問齋

也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
順上稱善

命御史王哲巡按江西

時哲所至恤民隱作士風表先賢祠墓民為之謠
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無
歇

劉大夏入內庭奏事

大夏至跪御榻前上轉首左右顧近內侍臣即
退避數丈地俟奏事畢復來侍駕一日大夏對久
事畢欲起不能上曰司禮監來朕與劉尚書論事

話長彼老不能與爾李榮與某扶掖出左順門外

榮且扶且謂大夏曰吾輩行事不好處多老先生

于上前幸隱惡揚善大夏曰聖上天性聰明

某于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毀譽他人也某今日求

退上曰李榮亦在朕前說卿是好官如某者與老

太監踪跡疎遠不知何以如此榮曰當朝大臣公

名第一榮敢蔽賢也

內官監太監龍綬請支鹽價以給織造

戶部覆奏鹽課為邊儲救荒而設祖宗時未嘗

芳華

卷三十三

弘治

二十

知問齋

輕用從之

南國子監祭酒章懋服闋到任

懋謹矩度嚴操行厲廉耻諸生翕然向風

貴州苗米魯作亂以印下戶部尚書王軾兼左副都

御史督兵討平之

米魯昔安土知州妻也知州死魯主州事殺其妻
子欲自襲夫職鎮巡官不許且欲正其罪魯遂反
詔遣中官于武當山設像修醮尋已之

劉健等上疏竊聞茲山宮觀像設已極壯麗復有

此舉實為無益矧今災異迭出生民困苦苗賊肆

亂軍旅方興轉餉繕兵猶不給君門萬里豈能
悉知宜斥邪妄以遏無良遂罷不遣

冬十月前南京兵部郎中婁性上所編皇明政要四
十篇

詔建寺塔于朝陽門外尋罷之

時大學士劉健等上言前代人主信佛莫如梁武
帝卒餓死臺城信老莫如宋徽宗至囚斃虜地本
以求福反以致禍觀諸往事可為明監我祖宗
相傳以治天下堯舜周孔之道而已浮屠異端蠹

芳皋

卷三三 弘治

二十一

知問齋

財惑眾何關於治欲造佛塔非所以垂後世也疏
入俱罷之

十一月陳壽為南京副都御史

甲子十七年春二月哈密人逐陝巴而以真帖木兒
守哈密陝巴尋還哈密真帖木兒居甘州

監察御史陳茂烈乞終養許之

茂烈先世瑞安人成籍興化遂居郡之梅峰營年
喪父繼成役勤志過俗不與羣兒伍其入公署夜
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止之乃廢燈燭不輟
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淵顏之克
已尚之自肯豈非學之法歟作首克錄自考以丙
辰進士歷官監察御史以母老乞終養疏曰臣

生十三年父善祥不幸早棄臣孤大無任劬勞
又隻身別無次下蒙聖恩行取來京每逾老
別丁艱言語悲切臣待罪於三年矣願以慈
問我遺文照如飛若恩猶可以再得母年不
多假況臣又無男嗣一母一子各天一涯下
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笑解誰與調
思每每則報主之心亂母復思臣則保身之
心可憫床敷席不敷一蚊帳身自治性惟一
給薪水出則自挑小油蓋妻子服食粗糲一
彭德安孫輔錄具涼薄皆人甚不堪者茂烈
自足日坐牛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驗身
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宜耳
陳淵烈清苦今有司月給米三石查案委又
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情白之風下遺微臣亦
恤豈獨臣一家之幸而已第念臣家素貧食
餘薄故臣母自安于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
貧且母年已八十有六來日恐無幾返哺至
情固

芳皋

卷三三 弘治

二十二

知問齋

飲自盡資養月米心竊不安奏上不允辭茂烈以
母年九十未有嗣息日夜為憂方抱疾而母卒
起號哭寢地疾轉亟卒都御史王應鵬薦茂烈廉
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
尤困詔表宅里
曰孝廉恤其家

三月太皇太后周氏崩詔議祔葬祔廟禮制

初成化戊子孝莊錢太后崩大學士彭時等議合
葬裕陵時已有周太后他日附葬祔廟之說矣至
是太后崩隨上尊謚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
承聖曆皇后同孝莊之制矣既而大學士劉健等
覺其悞乃上疏言成化初事

曲將順之意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三后並祔者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為非禮謝遷奏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所生母也上曰事須師古末世鄙褻之事不足學宗廟事關係綱常極重豈可以毫髮僭差太皇太后鞠養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錢太后乃皇祖冊立正后我朝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壞起後來雜亂無紀極耳若孝穆太后朕生身母止尊稱為皇太后別祀於奉慈

芳華

卷二十三

弘治

三十三

知問齋

殿今仁壽宮前殿儘寬意欲奉太皇太后於此他日奉孝穆太后於後殿歲時祭享一如太廟不敢少缺東陽奏曰皇上言及孝穆太后尤見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上曰此事恐難處行之則理有未安不行則違先帝之意又違羣臣會議會議猶可奈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寐先帝因重而祖宗之制為尤重耳先生輩好為處置時掌詹事府禮部尚書吳寬與會議眾推寬執筆上言魯頌姜嫄闕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於禮為別廟之

證自漢唐來亦然至宋乃有並祔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生而為配者非後子孫追尊之比惟李宸妃之沒仁宗傷痛出於至情乃用追尊而祔祭此豈後世所當法哉眾皆然之會議疏上上復召內閣臣問曰此議如何劉健等對曰正是古禮上曰仍稱太皇太后可否皆對曰既是別廟須如此尊稱為當上即抽出奉慈殿圖指示其東一區曰朕欲於此建廟遷孝穆太后併祭於此如何健等對曰甚當上曰位序如何健對曰太皇太后當

芳華

卷二十三

弘治

三十四

知問齋

中一室孝穆太后或左或右一室上曰須在左後來有如此者却居右議既定於是中外翕然稱得禮云
夏閏四月闕里先師廟成
六月總制三邊軍務戶部尚書秦紘致仕
紘在三邊整花馬池鹽課買馬開豫望城屯田先後斬首九千修城堡關窖一萬四千所剷山崖三千里
秋七月虜寇大同

都御史戴珊乞致仕不允

珊為都御史時上親鞫大獄諸司震悚珊從容

應對每有開折天威頓霽上知珊清慎時廷宣接

膝咨詢輒移晷刻至是引疾求退優詔勉留命醫

賜食復而加慰諭若家人父子珊不覺泣下上亦

為動容一日珊移懇大夏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

死異鄉不暇日公同年好友受知主上獨不為我

一言乎一日上召大夏議事畢因問珊病大夏言

珊久病累疏乞休本出情實乞憐允上曰渠倩卿

芳叢

卷三三 弘治 二十五

知問齋

奏乎對曰珊在告臣往視珊恐微誠不能動天

聽令臣見陛下日達情悃上曰卿去說與珊朕以

天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捨

朕先歸大夏以上語告珊泣曰吾不得返家矣

珊德性和粹類取不苟合而洞達無城府奉職

守法不為物撓而意常近厚祿仕四十餘年家無

餘資辰入西出窮寒暑不變敬歷中外所至有聲績

勅吏部都察院朝覲考察務秉公明

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吳寬卒謚文定

吳寬忠信宏厚廉潔方直好古夕學文翰淳美遇

權勢未利退避不與交不事進於而體裁具存外

若簡淡而意味雋永明與文士獨推西揚有典則克無愧焉

九月上御暖閣召輔臣議軍法

九有拱於軍民聚散

上袖出大同總兵官吳江本授劍健曰吳江奏欲

臨陣以軍法從事昨所擬太重恐遂將輕易啓妄

殺之漸健對曰臨陣以軍法自古如此兩軍相持

退者不斬則人不効死何以取勝上曰雖然亦不

可輕許若命大將出師勅書內方有軍法從事之

語各邊總兵官親禦大敵官軍有臨陣退縮者止

許以軍法嚴令從事重治如此方可謝遷曰軍法

亦不專為殺輕重各有法決打亦軍法也上曰然

復詔輔臣入見今日講勿顧忌

是月晦日復召輔臣入見上曰今李榮來說日講

時劉機講陳善開邪陳字解作陳說不是止云敷

陳其說乃可耳皆應曰諾劉健曰昨李榮又說以

善道啓沃他他字不是上微笑曰他字也不妨大

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道理皆是書上

原有的不是纂出若不說盡也無進益且先生輩

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

芳叢

卷三三 弘治 二十六

知問齋

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上曰然。謝遷曰：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李東陽曰：今年聖學緝熙，中外臣民無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聖意。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昨所講似有顧忌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話偶及此意，以為不若啓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計也。皆伏謝而出。是日天顏和悅，似以講官有所觀望，故特示詳悉如此。蓋經筵講章自數歲以來始去舊時諛頌之習，加以規諫，未嘗少忤。及聞此諭，益知上意所嚮云。

芳華

卷二十三

弘治

二十七

知問齋

冬十月，虜入花馬池，塞命都御史楊一清巡撫陝西，經略邊務。

己丑十八年春正月，召劉大夏、戴珊入對，各賜白金。上有大政事，每召大夏及戴珊面議，是年春二人對畢，上賜二人白金二錠。諭曰：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者。卿二人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賂通乎？以故賜卿二人。又曰：勿朝謝，公卿知之。且懷愧懼。

廣西思恩土官岑濟作亂，命兩廣都御史潘蕃討平。

二月，南京刑部尚書樊瑩致仕，改張敷華為刑部尚書。○三月，賜進士顧鼎臣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巡撫江西副都御史林俊以憂去。

俊嘗題為酌大義以全賢孝事。臣日者見寧殿下累乞琉璃瓦重荷聖諭，於引錢內支二萬兩給換者，臣有以仰窺陛下聖仁廣大，悼敘九族盛心，而寧王據禮守經，不為無見。然觀鎮巡奏議，欲俟年豐定奪，工部覆奏謂規制雖相應，事體實可止。士

芳華

卷二十三

弘治

二十八

知問齋

夫及耆老公論謂寧府多此舉，是中外人心皆謂不當與也。寧王讀書明理，聰察識事，斷不為此。以損賢名，偶未之思耳。古者采椽不斷，茅茨不剪，土階贊堯，卑宮贊禹，儒服紀河間，樂善紀東平，湘州之約，儉鎮西之輕財，聖帝明王所以揚盛休垂後美者，端亦在是。寧府移封之初，親至親也，已不用琉璃，再造之會，國至富也，又不用琉璃，豈亦慕采椽茅茨之盛，崇古敦質示樸，以垂憲如此哉？今歷百年傳數世，一旦無故而遽改之，孝子願孫所以

順祖考者義不當如是夫前之失後人尚諱之前之善後人忍改之耶改則盡殺之矣殺之非孝子殺之非順孫謂賢王忍爲之耶臣拘儒不識通變但知報王道當如此竭忠盡愚事陛下道當如此寧王靜思懔悟必有創於臣言伏望聖明篤懿親斷大義垂善處使賢王德如純璧名若完既毋涉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正大明白恩不掩義爲世世頌美寧王素不喜俊至是益銜之俊尋以憂去

芳華

卷二十三

弘治

二十九

知問齋

戶部主事李夢陽應詔上書下錦衣衛獄尋釋之李夢陽上疏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患已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而常患人君者聞之而不樂也臣竊伏思陛下則真明君英主也何以知之陛下法祖宗者至矣敬天地者茂以加矣飭躬勤勵延問若不給矣乃猶曰政理未新讜言未聞倦倦焉若失之欲焉恒不自安也乃於是下詔布誠廣路諭之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惟恐知之者不肯言言之者不肯盡豈不出

於尋常者萬萬乎今天下之爲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爲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爲漸者六而不使不可長也二病一曰元氣之病臣竊觀當今士氣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訥訥不吐辭則曰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負巧而委曲則以爲善處是以轉相則做翕然風靡爲士者口無公是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之實矣如此尚得謂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

芳華

卷二十三

弘治

三十

知問齋

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辨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要屈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尚得謂之有禮義廉耻耶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乏廉耻則國無防佞人進則因循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紀綱不張臣竊謂此等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此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臣竊計今事勢內官者陰性而狼貪其地逼近又明比難翦夫倉廩場庫錢穀之要也今皆內

官主之。夫一虎十羊，勢無上。羊況十虎，而一羊哉。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難除也。今皇城之內，通名籍者幾萬人焉，亦多矣。陛下又勅禮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耶。夫田野小民，無故猶闕割親兒以希進用。矧今有詔，矧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誠欲腹心安，莫如割內官之權，欲割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爲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在京之兵以衛

芳華

卷二十三

弘治

三十一

知問齋

計之七十有餘，分爲三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已已，纔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是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焉，然其腰鞭、弓刀不全也。騎士則先牽露骨馬，又旋置鞍轡等。夫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職司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

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矣。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官參之內，兵又其專掌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爲之寒心耶？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內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孰非詭托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爲爪牙乎？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爲歛重而民貧，又貪墨之吏，恩不下流也。今百姓賢智不一，二愚蠢者十常七八。然又苦無賴，而有司者不之

芳華

卷二十三

弘治

三十二

知問齋

恤也。歛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剝削，貧者稱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而不足，則必速竄。一見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焉。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于前。此何也？蓋下者効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于前，則工戶二部科派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乎！民口貧而斂日積，富道不苦言，以聞有司。

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却步以求前耳三曰庄場畿民之害臣伏觀洪武詔曰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主使謂其田也請之朝廷朝廷亦非其田也率即賜皇親家皇親家既奉天子命為已有乃輒遂白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上著之民蕩產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舉騷然不寧矣昔魯廐焚子曰傷人乎

方墓

卷三三

弘治

三十三

知問齋

蓋貴人賤馬也今薊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畝尺分而割之是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地耳今三遣官矣百姓年年坐勾攝轉相牽連妨廢本業耽閤其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弱者轉而死泥塗者過半矣夫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陛下不忍矣六漸一曰匱之漸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俛首供給莫敢如何倉粟不足不曰

兵者糜之也曰是錢穀者之謂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和買而不足於是運空而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大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消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烏可得矣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執非造寺者也動執匪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彼巨萬出則其入不止於巨萬明矣今方春氣和耒耜在野陛下乃不發倉廩助不給賑

方墓

卷二十三

弘治

三十四

知齋

不足顧偏察寺觀等勅給費修葺之是道民以奉佛也設卒有水旱之驚兵甲事興內取則已匱外斂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二曰盜之漸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為往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即死不猶踰于餒乎往固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即死不猶踰于凍乎往有租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踰于追繫鞭笞之乎臣謂宜趣此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三曰壞名器之漸夫

古之英君寧捐百萬之費而斬一即之拜而今乞官者官乞廢者廢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大學士萬安前侍先皇帝醜穢彰露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廢其子爲丞臣不知報耶勸耶夫薰蕕同器不知石薰廉汚並賞孰肯爲廉四曰弛法令之漸曩者犯人王禮擅搶夷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陛下何從而赦之耶以爲無罪則固已追賞其貨直矣以

芳慕

卷二十三

弘治

三五

知問齋

爲有罪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五曰方術眩惑之漸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愛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欲也非以事仙也且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而今創寺創觀請額者弗止也此又詔葺其圯廢陛下踐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扇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焉夫陛下神心睿姿不減於前也乃

今復爾者臣固知有誘之者也夫天變屢見于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信如真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祐陛下何不遂一試之且彼能設一醮嘆一法使天變息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夫水防惟土國防惟禮今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以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以爲之防聽其招納無賴潤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拆人房

芳慕

卷二十三

弘治

三十六

知問齋

屋強奪人子女開張房店要截商貨而又占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爲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翦萌之道也疏入壽寧侯遂論夢陽斬罪十謂其誣母后也而皇后母金夫人日在上前泣訴不平上不得已下夢陽詔獄召三閣問曰李夢陽言事若何劉健輒對曰此狂妄小人耳上默然良久謝遷前對曰其心無非爲國上頷之曰然會科道官交章入救而

掌詔獄牟斌叅曰原情應詔論法亦違其壽寧所論夢陽十罪悉置不入金夫人猶在上前泣訴求重刑上怒推案出竟批李夢陽妄言大臣姑從輕罰俸三個月後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問近日外議云何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權呼聖德如天地上曰夢陽指斥戚畹且語言狂妄朕不得已下詔獄比奏上朕試問左右云何應曰付錦衣衛撻而釋之朕知此輩得旨即重責致死以快中宮之怒使朕受殺直臣名不忠如此朕以故釋復職大

夏頓首謝曰此堯舜之仁也

夏四月帝御暖閣召輔臣劉健等議政事

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暖閣袖出數疏面議一應事務當興革者皆在鎮巡又曰周季麟喪師失律者非止一人健等對曰季麟亦是好官上曰然健曰皇上每值糾劾欲求實跡最是上曰若大臣有曠職壞事者誠宜黜以示戒今亦無甚不好者須皆留辦事耳健等奏曰臣等每見留着辦事之文竊有未安大臣宜甄別賢否若傑云留辦事即

係該退之人姑容不退中有好者似不能堪上笑問曰然則先生輩意欲如何處置皆對曰止云服舊辦事可耳上曰然又指一疏云太常寺欠行戶錢鈔昨有旨查洪武等錢緣何市不通使戶部查覆未明仍須別為處置務使通行健等皆對曰此須自朝廷行起如賞賜折俸之類在下如鹽鈔船鈔亦用舊錢乃可通行且民間私鑄低錢聽其行用本朝通寶乃不得行東陽奏曰臣等訪得今所鑄錢徒費工料得不償失亦是有司不肯用心若止如此雖鑄何益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為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因極論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弊耳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

討庄田稅課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便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討議得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上意勵精思治如此是日天顏甚霽問答詳悉藹然家人父子之風誠前古所罕見也

五月帝不豫庚寅顧命輔臣辛卯帝崩於乾清宮

上不豫初六日昧爽司禮監太監戴儀出左掖門

芳華

卷三十三

弘治

三十九

知問齋

宣內閣臣東陽臣健臣遷入乾清宮至寢殿穿重幔上仙橋見御榻上着黃色便服坐榻中南面健等叩頭上令近前者再於是直叩頭榻下上曰朕承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與先生每相見時少健等皆對曰陛下萬壽無疆偶爾違和暫須調攝安得遽為此言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上又曰朕為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我知道因執臣健手若將永訣者上又曰朕蒙

皇考厚恩選張氏為皇后上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急會禮部舉行皆應曰諾上曰授遺旨太監扶案李瑄捧筆硯戴儀就榻前書之上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勸他讀些書輔導他做個好人健等皆叩頭仰奏曰臣等敢不盡力上復加慰諭而退越一夕而龍馭上賓矣

壬寅皇太子即皇帝位大赦

詔曰惟我皇考嗣統十有八年深仁至德覃被海

芳華

卷三十三

弘治

四十

知問齋

內治化之盛在古罕聞復憫念民窮勵精新政訪求利弊方將大有興革繪音未布遽至彌留叩地額天無所逮及天下之慟矧予一人比有親承遺命謂主器不可久虛而宗親文武羣臣軍民耆老累箋勸進拒之至再情益懇切謹以是月十八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即皇帝位以明年為正德元年大赦天下
六月上大行皇帝諡號
尊諡曰建天明道誠純忠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

敬皇帝廟號孝宗葬泰陵

虜寇大同宣府命保國公朱暉為總兵官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出師分道禦却之○秋七月加劉健左柱國李東陽謝遷並少傅兼太子太傅○起許進為兵部左侍郎提督團營○八月尊皇太后王氏為慈聖康壽太皇太后皇后張氏為皇太后詔軍容鞍轡二局添設管事內官

汪循疏曰近日伏閏朝報工部尚書曾鑑等題本開坐軍容鞍轡二局添設管事內官上請裁減陛

芳華

卷二十三

弘治

四十一

知問齋

下反令司禮監查正統天順年例來看臣愚以為陛下即位之始法令之初著為詔旨頒示天下宜播四夷中外傾心臣民叩首仰望維新之政未踰三月即有二命何以統天承運而慰天下億兆臣民之望哉在廷大小羣臣百司又何所遵守以布四方一民志哉側聞先帝之時已有成命誠以中官管事其害不小官一事則敗一事到一方則害一方內監之設官有定員職有常事只掌宮禁服御之需未嘗干預朝廷之政具載皇明祖訓者昭

昭可查也陛下舍此不查而令查正統天順年間事例誤矣英宗皇帝英府之主但沿襲洪熙宣德以來輕改祖宗法度添設中官寵信太過以致王振售姦吉祥不軌聖蹕蒙塵幾危社稷正統天順善政固多而中官一事則可以為鑒而不可以為法也明矣聞先帝宮車晏駕之時親執傅臣之手而托以陛下今少師劉健李東陽謝遷諸臣皆親受顧命者也吏部尚書馬文升兵部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諸臣亦先帝不時召見與決大事者

芳華

卷二十三

弘治

四十二

知問齋

也陛下當召至便殿與之講論朝廷政事得失詢訪天下軍民利病羣臣章疏必躬省覽與之量度去取次第而行至於詔書已行頒布中外豈容不信遣承運太監王瓚桂通南京浙江織造時贖等奏討長蘆運司官鹽一萬二千引至南京變賣銀兩買辦物料戶部尚書韓文執奏請止與六千引半與價銀上召內閣問曰戶部何為不肯全與健等同奏曰鹽六千引又與半價自足用上

曰既與半價何不全與鹽引東陽對曰鹽引有夾帶且知有引一紙便夾帶數十引以此私鹽壅滯官鹽不行先帝臨終銳意整理鹽法正是今日急務不可不為遠慮上曰若有夾帶事發朝廷自有正法處他東陽對曰此輩若得明旨便於船上張揚黃旗書寫欽賜皇鹽字樣勢焰赫州縣驛遞官吏稍稍答應不到便行細打只得隱忍承受鹽商灶戶雖喫虧到底不敢聲說所以不若禁之於始健等亦共言之上正色曰此事務要全行健等

芳華

卷三十一

弘治

四十三

知問齋

奏曰容臣等再去計較司禮監追達聖意亦答云已奏過再去計較監官遠回奏云先生輩已承行矣健等至閣復具揭帖力爭請止從前明日内批出止與鹽六千引如戶部議

九月庚子恆星晝見○起周經為南京戶部尚書○

致仕太子少保戶部尚書秦紘卒○冬十月虜入花

馬池陷清水營

謹錄表數

建皇莊七處

曰大典縣十里舖皇莊曰大王莊皇莊曰水溝兒皇莊曰高峯店皇莊曰石梁莊皇莊曰六里屯

皇莊曰上城莊皇莊祖宗時無此成化以來始有皇莊之設然不過數處而已正德朝內官用事皇莊始盛後至連州跨邑三百餘處畿內之民於是愈困矣

更議各處鎮守內臣
上初卽位舊東宮內使馬永成谷大用劉瑾張永魏彬羅祥丘聚張典等日夕近侍與上同臥起宴遊議論時稱為八黨內劉瑾通文墨然世故而性剛狠尤深惡文臣專權屢於上前言弘治問朝權俱為司禮監內閣所掌朝廷不過虛名而已若將天下鎮守內臣取回別用一番人令他各備銀一

芳華

卷三十三

弘治

四十四

知問齋

二萬兩進上謝恩勝如司禮監要了上信之於是傳旨盡數收回新用者隨地方大小借貸銀兩進貢方得差出到彼肆意誅求無所忌憚甚至取於官庫莫敢不從者

十二月命修孝宗皇帝實錄○左都御史戴珊卒改南京刑部尚書張敷華為左都御史○陞儲璫為太僕寺卿○翰林院編修何塘請修史職命所司知之

昭代芳華卷之二十三終

武原臣徐昌治述

武宗毅皇帝

丙寅、正德元年、春正月、改副都御史楊一清總制三邊軍務兼理馬政、

一清疏言陝西各邊、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為患猶淺、惟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寬漫、城堡稀疏、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眾拆墻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

芳藁

卷二十四 正德

知問齋

其間漢土雜處、倘兵連禍結、內變或因之而作、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墻、恣肆出入、已而得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璋修邊墻二百餘里、開濟溝塹一道、延綏地方、邊墻壕塹、又得巡撫都御史余子俊修濟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疎、墻既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大虜由花馬池拆墻而入、戕破內郡、虜人得志、始蔑我邊墻為不足畏、連年擁眾拆入、我軍動輒失利、寧夏鎮巡

屢奏乞築墻濬塹、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又乞於

花馬池、葺州設立營衛、勅臣經理、臣聞劣、歷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嘗究心、但腹裏頻年荒旱、倉廩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號數萬、倏聚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之勢、嘗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其大要有四、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

芳藁

卷二十四 正德

知問齋

夏以安內附、整飭葺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但陝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役、又多異議、然利害有重輕、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速效可圖、則近怨不足恤、此臣區區犬馬一寸之忠也、今之河套、則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戍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一勞而後永佚、類如此、正統以來、浸失其險、

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而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為虜旣脫巢穴其中深山大沙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里用省內運不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盜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猶愈於無策醜虜聞知或數十年未敢

芳華

卷二十四

正德

三

知問齋

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地未必終不可復也
○一清題准靈州大鹽池增課一萬五千引小池增三萬引新舊共五萬九千三百三十七引每引納銀二錢五分及收引銀一錢共銀二萬七千六十餘兩送固原慶陽收貯買馬之用及於屬漢二府相兼河東鹽課貨賣

起終養南京吏部郎中蔡清為江西提學副使清擢江西提學副使既履任修白鹿洞崇師儒以德行道義教學者而時時激勸之江西相沿賀寧王壽皆具朝服清至以為不宜全用覲君之服獨去朝服中蔽膝一件寧王怒之又三司官舊用初

一十五朝寧王而於初二十六謁孔子清力語三司勿徇舊例俱以初一十五行禮乃先謁孔子而寧王益怒寧王先憾都御史林俊其左右因言清與俊厚於是寧王怒不可解而力求清之短且遣其親信者傳謗京師寧王一日宴於三司問譏清不工詩文清以朝廷方面官豈容藩王輕易折挫據理對之終不屑輕自屈以取容任其多方捃摭猶以一身上下關係不欲竟墮其害也遂稱疾求致仕寧王亦素聞清賢遣儀賓論留且欲以女妻

芳華

卷二十四

正德

四

知問齋

其子奠清附已清力辭求去
右都御史史琳卒○天鳴地震○二月命大學士劉健等修孝宗敬皇帝實錄○以儲璫為左僉都御史總制南京糧儲○三月隕星如月○夏四月召總督兩廣都御史潘蕃為南京刑部尚書以兵部侍郎熊繡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馬文升致仕以焦芳為吏部尚書
時御用監太監王瑞以大婚禮奏討書篆儒士七

芳華

卷三十四 正德

五

知問齋

人吏部已奉旨考選。又有旨連考退人役。通送本監考優劣。馬文升言方杜塞倖門。堅執不從。瑞慙。誦奏文升拒命。大臣科道皆力為辯。事始白。又兩廣缺都御史。總督軍務。文升推兵部侍郎熊繡。繡不樂外。憾文升。謀諸李東陽。諷同鄉御史何文衢。屢論文升。文升遂力求致仕。時吏部侍郎焦芳與司禮掌印太監李榮并劉瑾相善。故以芳代文升。改南京吏部尚書林瀚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瀚在南京吏部。嘗上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曰保

固南京。以重祖宗之根本。佑啓皇儲。以重天下之根本。撫綏百姓。以重邦家之根本。增進賢才。以重政治之根本。是年請老不允。至是冢宰缺。給事中丘俊。御史石玠。薦瀚學優才贍。剛方貞介。乃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瀚又因災異會陳十二事。曰。隆大孝以先天下。惟任大臣而不改先帝所倚。用立大政而不易先帝所始。謀斥遠近習。力體先帝親賢遠佞。不假貴戚力。行先帝制。私任公戒。飭邊備。昔先帝不忘夷。慮節省財。費若先帝。不忘生靈。其文集。舉議以決大政。改州治。以奉陵寢。崇儉德。以裕財用。自虛貴。以興軍民。增貢舉。以進人才。修武備。以禦寇盜。首匠役。以聽民困。節工役。以省財用。清吏役。以革

芳華

卷三十四 正德

六

知問齋

宿弊。清馬政。以防欺。散大優。容以廣言路。皆劉切無忌諱。五月以王瓊為副都御史。總督鹽法。○六月辛酉雷震郊壇門。太廟奉天殿。○以先師喬孫孔彥繩為世翰林五經博士。大學士劉健等上疏自劾。慰留之。上初卽位。東宮舊侍內臣劉瑾等。導上遊戲。內閣劉健等上疏曰。皇上視朝太遲。免朝太數。奏事漸晚。遊戲漸廣。長夏之時。遂停經筵。并輟日講。不知陛下宮中何以消日。奢侈玩戲。濫賞妄費。非所以

崇儉德。彈射釣獵。殺生害物。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田野之畜。不可育於宮廷。弓矢甲冑。戰鬪不祥之象。不可施于禁御。夫使朝講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交雜於前。則聖賢義理何由而明。古今治亂何由而知。民生困苦而莫伸。政事弊壞而莫救。宗社所係。生民所賴。今日之事。臣實憂之。六月中旬。風雨飄蕩。雷霆震驚。正殿鳴吻。太廟春獸。天壇樹木。禁門房柱。各有摧折。或至燒燬。天心示警。蓋已甚明。伏望陛下惕然修

省悔悟。平旦視朝。依期奏事。屏去玩戲。放逐鷹犬。萬幾之暇。省閱往日所進講章。直解及諸衙門條上利弊。采納施行。庶可上回天意。下慰民心。健等復上疏。自劾曰。先帝顧命。惓惓以陛下為託。臣等痛心刻骨。誓以死報。及當初政。竭力匡扶。未敢輕易求退。近者地動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羣災叠異。併在一時。京城道路殺人。西北諸邊。胡虜猖獗。損軍折將。戰則無兵。守則無食。民生窮苦。府庫空虛。風俗頹頹。紀綱廢弛。賞不當功。罰

芳華

卷三十四

正德

七

知問齋

不當罪。法令不行。名器冗濫。諸司弊政。日益月增。當此之時。內外臣僚。協心倍力。猶恐弗堪。方且持祿固寵。任情作弊。讒謗公行。姦邪得計。變亂黑白。顛倒是非。人怨於下。而不知天變於上。而不畏建言者。以為多言幹事者。以為生事累次。執奏則謂之再擾。查革舊例。則謂之紛更。政在于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倖。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

虛街。或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或眾所擬議。徑行改易。累有論列。多不允。比為戶兵等部議處。功次等事。根本上陳。極言利害。拱俟數日。未蒙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仍番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靡寧。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于衷。事非獲已。若委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因循玩愒。竊祿苟容。既負先帝。又負陛下。伏乞聖明矜察。特允退休。

芳華

卷三十四

正德

八

知問齋

秋七月。彗星見。參井掃太微垣。○太白經天。○八月。立皇后夏氏。○大角大火搖動。九月。兵部尚書劉大夏致仕。陞許進為兵部尚書。大夏自入仕以來。由社至老。不營田宅之利。官至大司馬。不為子孫求恩澤。大夏歸後。大臣有于不當廢。而自乞澤者。言官駁不允。因言劉大夏官居一品。而子孫當得恩典。大夏耻陳乞。今宜舉例以崇廉退。朝廷從之。勅令已到。大夏亦不以屑意。後事竟不行。陝巴死。于拜牙。即嗣忠順王。○冬十月。霍霧四塞。○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提督團營。丘聚谷。大用提督東西廠。

劉瑾矯殺太監王岳、范亨、徐智、罷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劉健、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謝遷。

劉瑾等日導上狗馬鷹兔、舞唱角抵、廢棄萬幾、時號八虎、戶部尚書韓文、每朝退輒泣、恨不能救正。明日早朝、文密叩閣老諸大臣、令李夢陽具疏草、文讀而焚之、曰：是不可文、文上弗省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遂合九卿諸大臣上言曰：臣等伏念人主以辯姦爲明、人臣以犯顏爲忠、故不小之姦遇

芳華

卷二十四

正德

九

知問齋

近君側、勢足以危社稷、亂天下、伏未及發、是謂禍萌。臣等伏觀近歲以來、朝廷日非、號令欠當、自秋來視朝漸晚、仰窺聖容、日漸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爲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兔、或俳優裸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昵媒孽、無復禮體、日游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花、考厥占候、咸非吉祥、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

上、以便已行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陛下、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蒸粉菹醢、何補於事乎？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爲長夜之遊、恣無厭之欲、以累聖德乎？竊觀前古、閹宦誤國、其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驗。今照馬永成等、罪惡既著、拏送法司、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

芳華

卷二十四

正德

十

知問齋

之憤、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則皇上爲守成之令主、臣等亦得爲太平之具臣矣。疏入、上驚泣、不食、諸閹大懼、初閣議、持言官章不肯下、諸閹業已寤、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上遣司禮監八人、齊詣閣、譏一日三至、健等益持議不肯下、八人中有王岳者、亦東宮舊臣也、素剛直、頗惡其儕所爲、獨曰：閣議是、明日忽有旨召諸大臣入、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諸大臣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卽置之法、幸少

寬之上自處耳。衆懼莫敢出一語。惟韓文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佐，靡所匡救。上始踐祚，輒棄萬幾，游宴無度，狎暱羣小。文等何忍無言。榮曰：上非不知，秉欲寬之耳。是日瑾等業自求去，南京安置，而閣議猶持不。王岳集甫禮太監范方徐智亦助文等密奏於上，言外朝多官劾奏，不可不從，上不得已允之。會天晚，待明旦發旨捕劉瑾等下獄。劉瑾素敬李東陽，有詩文名，而焦芳亦與瑾厚，遂以內閣堅持之議泄。

芳慕

卷三四

正德

十一

知問齋

於瑾瑾左右亦以王岳密奏告之。瑾等夜趨上前，繞跪伏哭，以頭觸地，訴王岳等內外交通，欲害奴等。上色動瑾，又曰：若待明日，瑾等不得見天顏矣。須今晚拿岳等三人送獄，方可。上不得已領之。瑾又進曰：狗馬鷹兔，何損萬幾。今左班官敢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為，誰敢言者。上怒，是夜立命劉瑾入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又收王岳等下獄，設內行官旗巡察，丘聚提督東廠巡察，谷大用提督西廠巡察，張永等並司營務，分據

要地。王岳范亨徐智俱發南京充淨軍。瑾黨長附王成等，迫至臨清，少沙灘，縊殺之。內閣復上疏曰：此數人者，蠱惑引誘，罪大惡極，得罪祖宗，非皇上所得而赦。臣等不能及早匡救，罪難辭，上不允。健等各上疏求去，先是瑾等嘗奏言內閣專執朝權，納賄行私，及言文官欺壓內臣武職之事，至形於劇戲，上久信之。至是遂令劉健謝遷致仕，李東陽獨留。蓋前閣議時，健嘗推案哭遷，亦皆瑾等罔休。惟東陽不出一語，故得不去。

芳慕

卷三四

正德

十二

知問齋

李東陽乞致仕，上言臣等二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東陽祖饒劉謝敬，故泣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為。使當日出一語，則同去爾。東陽默然。以吏部尚書焦芳兼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左侍郎王鏊兼翰林院學士，並直文淵閣。
芳性險峻，始附尹旻父子，旻敗，芳以侍講學士，謫桂陽州。同復累遷至尚書，劉健與韓文謀除瑾，芳潛通於瑾，於是劉健等相繼斥罷。黨務益熾，瑾遂引芳入閣，表裏為奏，王鏊入閣，東陽引之。
改許進為吏部尚書。
十一月，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上疏，杖闕下。源上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靈霧交作。

爲衆邪之氣陰冒于陽臣欺于君小人擅權爲下
叛上引譬甚力劉瑾怒矯旨杖三十

御史薄彥徽等奏劾劉健謝遷論及時事逮下獄
罷戶部尚書韓文及其子士聰士奇皆削籍

矯旨令文罷職歸復陰遣邏卒伺察于途文乘一
驢宿野店而去戶科給事中徐昂論救言文忠憤
所激不應勒停昂坐除名爲民於是文于高唐知
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皆削籍

降李夢陽山西布政司經歷罷之以韓文疏對劾作也○逮尚

芳摹 卷二十四 正德 十三 知問齋

寶司卿崔瀆按察副使姚祥郎中張偉柳號謫戍

邏卒伺韓文無所得適有郎中張偉公差回乘轎

尚寶司崔瀆冊封回帶家小馳驛乘轎按察副使

姚祥赴任亦馳驛用人夫俱奏之捕下獄崔與姚

柳號西長安門外張偉柳于通州張家灣內閣部

院大臣奏乞寬宥始釋柳充邊衛軍自是內外庶

官皆重足而立

罷左都御史張敷華

敷華風采疑重義利介然不爲說隨劉瑾惡之矯

旨令致仕去尋卒

以顧佐爲戶部尚書劉宇爲兵部尚書○起致仕吏
部尚書屠濬爲左都御史○進李東陽焦芳王鏊並
文淵閣大學士

自來居內閣不黨比故舊僅見健一人東陽以神
童舉與程敏政齊名然皆以詩名延引後進當時
有識之士私相講論以爲數年後東陽柄用引進
一番詩文之徒以誤蒼生尚名矯激世變將起

命劉瑾剖斷天下章奏

芳摹 卷二十四 正德 十四 知問齋

上悉以天下章奏付瑾剖斷瑾益恣肆於私宅取

票旨府部等衙門官稟公事者填滿其間自科道

部屬以下皆行跪禮大小官公差出外及回京者

朝見畢皆赴瑾宅見辭以爲常惟瑾自建白本則

送內閣要票旨東陽必極其稱美

下戶科給事中劉蕙刑科給事中呂紳于詔獄

戶科給事中劉蕙上疏極陳時政數千言皆剴切

遂下詔獄刑科給事中呂紳上疏乞留劉健謝遷

亦下獄

逮南京六科都給事中戴銑等十三道御史薄彥徽等二十人下錦衣衛獄。

戴銑等上疏乞黜權閹。正國法。留保輔以安宗社。劉瑾大怒。捏旨差官俱逮繫錦衣獄。各廷杖三十。除名爲民。

兵部主事王守仁下獄。廷杖謫貴州龍場驛丞。

南科道官戴銑等被逮。王守仁上疏云。臣邇者竊見陛下以南京戶科給事中戴銑等上言時事。

勅錦衣衛拿解來京。臣不知所言之當理與否。意

芳畧

卷三十四

正德

十五

知問齋

其間必觸忌諱。上干雷霆之怒。但以銑等職居司諫。以言爲職。其言而善。自宜嘉納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隱覆。以開忠諫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爲非宜。然莫敢爲陛下言者。豈其無憂國愛君之心哉。懼陛下復以罪銑等罪之。則非惟無補于國事。而徒足以增陛下之過舉耳。然則自是而後。雖有上關祖宗危疑之事。陛下執從而聞之。陛下聰明超越。苟念及此。寧不寒心。臣又惟君者元首也。臣者耳目手足也。

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壅塞。手足之不可使痿痺。

必將惻然而有所不忍矣。疏入。劉瑾大怒。廷杖五十。

因謫龍場驛丞。守仁回至錢塘。尋慮瑾知枉道。不免於禍。乃乘夜伴投於江。而浮冠履於上。浙省

二司及杭守楊孟瑛皆信之。祭之江上。遺有百年

臣子悲何極。夜夜濤聲泣子胥之句。家人亦成服。

守仁遂匿形。輕裝入閩武夷山中。復慮終露。又遁

投江右。寧王外戚婁姓家中。駕言投江不死有神

助也。乃赴龍場。

芳畧

卷三十四

正德

十六

知問齋

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張元禎卒。

南京副都御史陳壽除名。

戴銑等被逮。壽連疏論救。瑾怒。矯旨械繫赴京。罰

米三百石。發居庸監。追罷其官。

南京兵部尚書林瀚。謫官。勒致仕。

會南京科道官言事被逮。瀚獨往送。贖以俸金。且

議上章直諸言官。瑾聞之恨。勒科道招詞。逮瀚爲

黨。矯詔降浙江左叅政致仕。

丁卯二年。○三月朔。日有食之。○以詹事楊廷和爲

南京戶部右侍郎學士劉忠為南京禮部右侍郎

上御經筵講書故事，講解書義畢，終必獻規諫之語。是日廷和與忠講罷，上謂劉瑾曰：「經筵講書耳，何書外添出許多說話？」瑾與廷和等皆舊東宮官，奏曰：「此二人當打發南京去。」

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懋謝病歸

懋年踰七十，老病不能赴京，給由懇辭，遂公移呈繳吏部不待報尋醫歸。復三疏始得請，將朝改日，素而公卿多望，不能安其職業，惟懋見幾而去。後起為南京太常卿，辭不就。進南京禮部右侍郎，致仕。再進尚書致仕，正德末卒。懋幼潛心大業，慨然有范文正公之志，于書無所不讀，身體力行。

芳墓

卷三四 正德 十七

知問齋

居官深至四方學者多從之，遊歷仕籍五十餘年，下高之學者稱為楓山先生。有楓山語錄，闡然于集。卒贈太子少保，諡文懿。

劉瑾矯詔指劉健韓文等為奸黨榜諸朝堂

略曰：奸臣王岳、范亨、徐智、竊弄威福，傾刻是非，私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林瀚、都御史張敷、華戴、瑄、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燾、黃昭檢、討劉瑞、給事中易祿、張璠、徐昂、陶諧、劉嵩、艾洪、呂州、任惠、李光翰、戴鏡、徐相、徐謙、張良、謝、高、越、化、賢、御史陳、璘、黃、安、刑、史、良、佐、曹、禮、黃、昭、道、時、欽、薄、彥、嶽、高、鏡、王、良、臣、趙、佑、何、大、綱、徐、鈺、楊、璋、熊、律、朱、廷、賢、劉、玉、勅、內、有、名、者、吏、部、查、令、致、仕、勅、各、處、鎮、守、太、監、得、預、刑、名、政、事

晴新更天下鎮守太監奏乞如巡撫都御史之任

干預刑名諸政，劉瑾從之。令內閣撰勅增入，由是中官挾勢，劾害憲臣，不能禁矣。有太監畢真者，初差天津取海鮮，至是請勅自山東沿海，達於蘇州、浙江、福建，所至括民財，凌辱官吏，莫敢言者。

夏四月，遣巡撫江南右都御史艾璞下獄，編管南海。先是有勳戚家與無錫民人爭田，璞承勘，悉以還民，勳戚賂劉瑾，矯旨逮璞，赴詔獄，訊之，璞不屈曰：「實民田也。」瑾怒，箠之幾死，數日方蘇，除名，全家發

芳墓

卷三四 正德 十八

知問齋

南海瓊州為民

罷禮部尚書李傑起前禮部尚書張昇代之，亦尋罷。時晉府鎮國將軍裘棟賂劉瑾求封為郡王，傑持不與，瑾銜之，竟以是罷去。復起前禮部尚書張昇代之，尋以忤瑾亦罷。

五月，陞楊廷和南京戶部尚書，劉忠南京禮部尚書，時楊廷和因朱瀛通情于瑾，瑾傳旨罷南京戶部尚書秦民悅，以廷和代之，以忠與廷和同打發過南，故亦陞忠禮部。

起雍泰為左副都御史提督操江

時給事中潘鐸薦泰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遂詔起用固辭弗允

秋八月世宗皇帝生于興邸○總制三邊軍務都御史楊一清致仕

杖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於闕下尋卒

源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勸上宜思患預防瑾大怒罵源爾何官亦學為忠臣遂矯旨速送

芳華

卷三十四

正德

十九

知問齋

錦衣衛痛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

加焦芳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王鏊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加吏部尚書許進兵部尚書劉宇並太子太保

九月陞雍泰為南京戶部尚書尋致仕

瑾以泰為同鄉人欲親用泰泰不之應遂斥泰去而諸所嘗薦泰者皆獲罪泰歸復居章曲日焚香讀書與鄉人論時事不與上官相見

泰為吳縣知縣時吳濱湖湖漲田千頃為作堤民受其利稱頌公慶其有妾首妾父訟其夫

冬十月以楊廷和為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時內閣例用三人李東陽焦芳王鏊皆見任楊廷和復謀于劉宇託朱濂求劉瑾取入閣許重謝瑾許之下手勅取廷和入閣辦事南京尚書入閣自廷和始

十一月革各省巡撫都御史及兵備憲臣

芳華

卷三十四

正德

二十

知問齋

瑾以天下巡撫官非舊制又知天順間亦曾革罷乃將各處巡撫俱取回惟邊方及漕運仍舊復寧王護衛

是時宸濠通逆瑾賂金錢無算故得復

召總督兩廣右都御史熊繡回掌南院命陳金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戊辰三年春正月劉瑾令朝覲官每布政司納銀二萬兩

各布政司皆揭借於京師富家及回任括取民財

密殺吾女兩月照戶湖中石上刻使人視其八乃訊父曰夫密殺汝女汝安知照於石下此又豈兩月尸耶此必非汝女汝殺他人女冀得賂一石而服

加倍償之。

逮李夢陽下錦衣衛獄尋釋之。

夢陽代韓文草疏瑾已謫出之猶未快於心也復以他事械至京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修撰康海與夢陽同有才名瑾慕海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海曰我豈敢吝惡人之見而不為良友一避咎也遂詣瑾瑾焚香迎之延之上坐海曰昔唐明皇任高力士寵冠羣臣且為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即請為先生脫之海曰不然今李夢陽高於李白海固萬不及一者也公不為之援奈何欲為白脫靴哉瑾曰即當斡旋之海遂與之痛飲達曙夢陽得釋

芳華

卷二十四 正德

三十一

知問齋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許進除名

進不阿劉瑾遂矯旨除之

以劉宇為吏部尚書曹元為兵部尚書○屠瀟仍以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掌院事○以王瓊為吏部右侍郎○二月南京國子祭酒章懋致仕

三月賜進士呂柟等三百一十八人及第出身有差

呂柟初入岸與馬理康游自有名聞中既入翰林朴靖端約力學慕古陞祭酒國子監篤行率人勤於訓迪每條約動遵古誼經書子史博讀詳玩並有發揮門生環向請益耳聽口授無倦容無擇言時有馬汝驥王道並有文學負時望

改翰林院編修顧清等為各部屬官

時焦芳子黃中欲得大魁既而取呂柟為第一芳入言于劉瑾改清等為部官而授黃中以檢討及劉宇之子劉仁等六七八人俱為庶吉士數月黃中

芳華

卷二十四 正德

三十二

知問齋

與仁等皆擢編修

下長蘆巡鹽御史徐禎于獄謫戍肅州

禎初知江陰縣吏部嘗奏禎治行為天下第一徵為御史差長蘆巡鹽劉瑾欲令劾送該年餘鹽銀兩禎弗從瑾深銜之及禎復命俟于朝門適遇瑾出又怪不行跪禮即矯旨拏送錦衣衛獄二次各杖三十發肅州衛永遠充軍以杖傷重死于獄瑾仍令查拘禎男徐朴發衛補伍至瑾敗始釋寧家速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下獄尋釋之陽李來

一清生而隱宮不能御婦人無子然學博才雄善調停應變濟務尤曉暢邊事羽檄旁午一夕十疏口占指授悉中機宜又好汲引人或皆已顧楊薦之一時俊達喜功名者爭趨其門

時以其榮過太費王整言曰一清有高十重望為國修邊功可以為罪我共力救之

致仕吏部尚書王恕卒○夏四月南京國子司業羅

欽順除名

五月南京右都御史熊繡致仕

中官李榮忽傳旨熊繡致仕繡屏居山中斷絕書

芳華

卷三十四

正德

三十三

知問齋

問生事蕭條俯仰益困及卒長子已夭繼子又夭何孟春上疏曰竊見故都御史熊繡事母能孝事兄能友居貴能貧居常能儉傲歷中外四十餘年守法徇公不邀時譽言無爽於屬垣行弗虧於顧影詔給繡繼子子端米月一石謚莊簡

時有工部侍郎潘禮送撫韓邦問疏言禮歷官居鄉益開晚節草履蔬食不求安飽詔給米月三石○南工部尚書胡拱辰御史上其貪薄特給與粟正德初造行人存問年九十二贈太子少傅○莊登○邦問亦仕至尚書致仕年九十二卒○仁和有王琦舉人乞致仕歸清介自持不治生產○冬事提學改四川乞致仕歸清介自持不治生產○冬大雪僵卧不能起天順間竟以飢寒卒○臨津李

劉瑾行事益務嚴刻動用一百五十斤大枷枷號示眾文臣垂首喪氣惟恐獲罪

執京朝官三百餘人下詔獄尋釋之

一日早朝有遺空名文書于丹墀者上見之命拾

芳華

卷三十四

正德

三十四

知問齋

以進乃是言劉瑾等亂政事瑾遂下殿入文班詰問無肯承瑾疑羣臣所為乃分五品以下官三百餘人出午門跪聽處分至午後不放時酷暑暴于烈日中多不能當當有仆地曳出死者十餘人至晚悉械送錦衣衛獄追究竟無踪跡李東陽奏此事必一人陰謀所為同朝諸臣倉卒拜起豈能知之乃盡得釋

述前任戶部尚書韓文下錦衣衛獄罰米放歸

韓文母姪夢紫衣人言與爾文路公已而生子因

名文清心寡慾，疑厚雍粹，又奮勵充養，識量益宏。居常抑抑，至臨大事，斧所霆擊，至死不撓。曾首倡上驅逐劉瑾，保養聖躬，疏故瑾憾，韓文不已，仍矯詔械繫至京，下錦衣獄，計欲殺文。適有投匿名書于朝者，乃不果殺，坐贖米先後二千石，家產不能償，皆稱貸以給，乃放歸。

秋八月，進楊廷和少保兼太子太保。

楊廷和，父春，湖廣提學僉事，成化十四年進士。力諍大禮去，削籍。子慎，正德六年進士，第一人。亦下滿成雲南。

芳華

卷二十四 正德

五

知問齋

逮前任兵部尚書劉大夏、南京刑部尚書潘蕃、下錦衣衛獄，謫戍。

劉大夏為兵部時，孝宗召見，嘗言劉宇在大同，私養官馬，饋送權貴，司禮太監李榮為解得免。宇恨大夏言于劉瑾，曰：籍劉尚書家，可得幾萬金。會岑猛怨潘蕃奏降，圍還田州，納賂劉瑾，瑾核潘蕃原奏，岑猛獄詞。大夏在兵部議覆，遂矯詔以岑猛為田州同知，逮大夏、潘蕃至京中，下錦衣獄。將坐以激變大學士王鏊曰：岑氏未叛，何名激變？都御史

署漕亦曰：大夏無死罪，瑾怒，乃與劉宇謀發肅州。永遠充軍，大夏即買驢僱車以行，出部門日，觀者如堵。所在父老涕泣，士女攜筐餼進，菓食亦有焚香密禱，願公生還者。

陞南京右都御史張泰為南京戶部尚書，令致仕。泰素清貧，奉表入賀聖壽，止以土葛遺瑾，遂矯旨令陞職致仕。

調翰林學士張茵為鎮江府同知，修楔何塘為開封府同知。

芳華

卷二十四 正德

二十六

知問齋

茵朴實直遂，見瑾長揖不拜，瘡亦伉直不屈。瑾皆托事調為同知。

下陝西舉人郝序于獄，發戍。

劉瑾崇重內臣馬永成等八黨，皆封父為都督，母為夫人，欽賜造墳祭塋，祭文皆內閣李東陽等所撰。該部不敢執，臺諫不敢言。戶部侍郎郝志義病故，其子舉人郝序援例陳乞祭葬，而無賂，劉瑾遂謂洪武禮制無此條例，下序錦衣獄，問發充軍，罷送各邊年例銀兩。

劉瑾因戶部奏送各邊年例銀兩以爲祖宗朝無此例命戶部尚書顧佐查天順年以前年例銀數佐以天順前無銀例回報瑾大怒曰此戶部官通巡撫邊方都御史共盜內帑銀兩之明驗也悉追問致罪革罷送銀之例

冬十月四川盜起召致仕右副都御史林俊巡撫四川兼贊理軍務督兵討之○十一月禮部侍郎掌國子監祭酒謝鐸致仕

十二月起致仕江西提學副使蔡清爲國子祭酒尋

卒復起致仕山西提學副使王鴻儒爲國子祭酒

王鴻儒聰悟天成過目成誦作字端勁有古法里人有爲府史者嘗致儒佐書府中知府段堅見儒書顧奇史史對口史里人王生書也堅即召見曰子風神清傲豈塵埃中人即請書府中續食授衣遣入郡學爲諸生提學副使陳選異其文曰此高才文章經世者非直舉業未幾發解河南筮仕南京戶部出納余庚推舟督稅皆有條式便公私舉蹟遂著衆益占其爲全才段太守滿州人治南陽脫略簿書宣導化理備及舉人張景純皆太守所議拔弟鴻漸亦舉河南鄉試第一官至山東右布政使致仕廉清有吏才

已巳四年春正月以邵寶爲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江北尋致仕

卷二十四 正德 二十七 知問齋

時劉瑾擅權寶無所通瑾銜之每撼以危言不動瑾惡平江伯平江伯漕帥也事與寶相關瑾怒禍且不測李東陽力解寶乃得致仕去

弘治間李東陽等奏准纂修大明會典自東陽而下翰林春坊官皆陞職瑾以爲壞祖宗制書妄雜以新例悉追奪之

芳華 卷二十四 正德 二十八 知問齋

夏四月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王鏊致仕

吏部尚書兼學士梁儲降爲侍郎左庶子毛澄左論德傅珪等皆降職焉惟李東陽不動
鑿見焦芳專事嬖阿劉瑾驕悍日甚無可奈何居常戚戚至是力求去劉瑾猶欲中傷之鑿惴惴至家瑾敗得免

其狀跡其所至，蓋知慕首陽，而不加杜下之工，知希止足之疏，而不能為應變之策者乎。

降南畿提學御史陳琳為揚陽縣丞。

琳以劉瑾陰排大臣，顯佐臺諫，上言老成不可不惜，狂直不可不宥，言甚切至，疏入忤旨，遂謫。

五月孝宗敬皇帝實錄成。

王參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官，皆世守之，人主所任，其筆以從，隨其言動，皆親見而直書之。後世史官，皆易世之後，集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以宰相為總裁，奏疏之語，皆實乎分曹之人，宰相之意，果皆公且正乎？且生于數十年之後，追書于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燭其情偽，或奪于衆，不得其書，或迫于勢，不敢書，或局于

芳叢

卷二四

正德

二十九

知問齋

才不能書，監領者，又往往以私好惡雜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

進焦芳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復梁儲吏部尚書兼學士。

梁儲尋改南京吏部尚書，劉瑾惡其不附已也。

調翰林坊局官為部屬。

劉瑾惡諸翰林修孝廟實錄成，例進秩，乃改翰林侍讀徐穆、編修汪俊等，凡瑾所銜者十餘人，皆為南部員外主事等官。

遣御史等官清理各邊屯田。

劉瑾既止各邊年例銀，又禁商人報納，邊儲遂大匱乏，因詢國初如何充足，議者以為國初屯田修

舉故軍食自足，後為勢家所占，以此軍不自給，瑾

遂慨然修舉屯田，分遣胡汝礪、楊武周、東顏、願壽

等往各邊丈量屯田，以增出地畝數多，及追完積

逋者，為能，否則罪之，又命散銀于近邊州縣百姓

買米，賸脚耗，運送邊倉交納，奉行苛刻，人不聊生，

各邊偽增屯田，每至數百餘頃，悉令出租，周東在

寧夏與都御史安惟學比較屯糧，尤嚴加刑于軍

芳叢

卷二四

正德

三十

知問齋

官妻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王謀起兵，傳檄以誅瑾等為名，瑾禍自此起矣。

六月，陞南翰林侍讀學士石瑤為南國子祭酒，○進

吏部尚書劉宇少傅兼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

陞吏部左侍郎張綵為吏部尚書。

綵陝西人，任文選時，焦芳為侍郎，甚相得，芳乃薦

于瑾曰：張綵公之鄉里，極有才可用，瑾即歷陞巡

撫副都御史，尋陞吏部侍郎，劉宇入閣，遂以綵代

之。

劉瑾勸諭天下諸司，凡送禮物者，無取于官庫，則斂于小民，取怨胎患不可殫納，其言遂禁察。饋遺者，剝削之弊一除，水息。瑾又嘗言于瑾，公左右用事者多壞法，瑾悉去之，其他故正頗多。

秋八月，遣榮莊王之常德。

榮王祐樞弘治四年封常德，正德初留京邸，劉瑾惡之，與吏部尚書張綏謀逐王就國。

九月，遣御史甯杲、殷毅、薛鳳鳴捕畿內盜。

劉瑾用事，益專恣驕橫，霸州文安諸處，響馬強盜生發，瑾不勝忿欲速除之，杲等令携家眷責以滅賊為期，鳳鳴在歸德與守備指揮石璽會飲，令

芳墓 卷二十四 正德 三十一 知問齋

人歌舞為樂，瑾邏卒奏之，傳旨降鳳鳴為徐州弓手，殺在天津，稍收斂，惟杲奏立什伍連坐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械盜賊入真定城，用鼓吹前導，金鼓之聲彌日不絕，由是奸人無所容，盜賊多內官，張忠姪張茂為大盜窩主，杲親往捕獲斬之，啖其心，霸州盜劉六、劉七、齊彥名輩，因是聚眾為亂，瑾以捕盜功，陞杲與毅皆為僉都御史，仍專督捕盜。閏九月，奪平江伯陳熊爵。陳熊總督漕運，劉瑾橫索金錢，熊不應，謫海南衛。

奪其誥券

冬十月，虜入花馬池，塞殺總制尚書才寬。

庚午五年春正月，命刑部尚書洪鍾兼左都御史，總制軍務討四川流賊。

時四川保寧流賊劉烈聚眾作亂，僭號稱王，侵掠陝西漢中等處，又有藍廷瑞、鄆本、廖惠等，亦稱順天王，刮地王，掃地王，眾至十萬，侵入湖廣、鄖陽等處，於是復命洪鍾總制軍務，督陝西、四川、湖廣三省兵征之。

芳墓 卷二十四 正德 三十一 知問齋

二月，進楊廷和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以兵部尚書曹元兼文淵閣大學士。

正德中，入閣不由翰林者，三人，楊一清以才望，劉宇曹元皆阿附權奸得之，出太監張永于南京，不果行。

劉瑾專政，欲謀不軌，慮永軋已，一日伺間言于上，謂永南京奏既可，即日逐永出，就道榜諸禁門，不許放永入，永覺之，直趨至上前，訴已無罪，為瑾所害，召瑾至，語不合，永即奮拳毀之，谷大用等勸解。

上令諸近臣置酒和釋

夏四月慶府安化王寘錡反殺總兵官江漢巡撫都御史安惟學

寘錡者慶靖王曾孫也是時劉瑾擅權毒亂天下寘錡遂起逆謀會大理寺少卿周東度田寧夏倍益頃畝畝索厚租徵馬屯租甚急孫景文為偽檄言瑾蠱惑朝廷變亂祖法屏奔忠良收集凶狡阻塞言路括歛民財籍沒公卿封拜侯伯數興大獄羅織無辜散遣官旗脇持遠近張綵劉機曹雄毛

芳皋

卷三十四

正德

三十三

知問齋

倫文臣武將內外交結意謀不軌今特舉義兵清除君側凡我同心並宜響應傳布邊鎮

逮瓊州兵備副使吳廷舉謫戍雁門

廷舉初授廣東順德知縣潔已字民時都御史屠浦召見廷舉甚溫廷舉請所事浦曰願德有大錯某者屬我修其家廟縣令可理葺之廷舉謝曰令非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也市舶太監出銀市為廷舉即以銀市二萬曰本此為式如不中請還金且為雷產也太監怒取金去浦歷

陞左都御史入為吏部尚書時廷舉為令十年矣浦猶御之僅遷成都同知以憂去起復改松江上疏請修軍政十八年廣東盜起陞兵備僉事討平十二村池水盜陞瓊州兵備副使適逆瑾專權廷舉發鎮守內臣潘忠二十罪又奏有旨取省帑解京皆非正費不日進貢內也則曰司禮打點錢賂瑾也又疏便宜事忠亦許廷舉瑾遂矯旨坐廷舉枉道荷轍不死戍雁門再月赦罪還鄉瑾誅改雲南兵備副使

芳皋

卷三十四

正德

三十四

知問齋

四川巡撫副都御史林俊破賊於通江縣

林俊發官兵及調儼回石柱等處土兵生擒廖惠其藍廷瑞奔紅口與鄆本恕合越過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俊復遣兵追及大敗之賊棄輜重走

五月焦芳致仕○以涇陽伯神英為平胡將軍起右都御史楊一清提督軍務命太監張永總督軍務帥師討真鑄

一清與張永西行一日嘆息泣謂永曰藩室亂易

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清曰：公豈可一日忘情，故無能為公畫策者，遂促席手書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上一日不見渠不樂，今其枝附已成，耳目廣矣，奈何？清曰：公亦天子信幸臣，今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公試班師入京，詭言請上問語，寧夏事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實鑄偽檄，并述渠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內怨大亂將起，上英武必悟，且大怒誅瑾，瑾誅，柄用公益矯瑾行事。呂強、張承業、任公千載三人耳。永曰：即不濟奈何？清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言出公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得請，即行事無緩頃刻，漏機事禍不旋踵。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

寧夏游擊將軍仇鉞襲執真鑄械送京師。

仇鉞以指揮使充游擊將軍，是時鉞陷賊中，京師訛言鉞從賊矣，又興武營守備保助，故與賊聯姻，亦遂疑助為外應。鉞稱病卧，陰納游兵壯士，候保助等諸兵至，從中發為內應，俄而蒼頭書童沒河

潛入城，言保助楊英、韓斌時源各率兵屯河上，廣武營都指揮孫隆焚兩壩，掃捲河舟盡，奪泊東岸矣。鉞喜，尚稱病卧，嗾人謂賊宜急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過東岸兵，勿使渡河，何錦果率鄭卿等三千人出規渡口，留周昂守城。昂問鉞病，鉞猶堅臥呻吟，伏諸蒼頭候昂，又殺昂。鉞即披甲仗劍跨馬出門一呼，諸游兵壯士楊真等聞之，即趨安化府，殺朱霞等十一人，擒真鑄及其子台潛，遣古興兒密告鄭卿，令反正，遂殺魏鎮等十人，錦廣走，追擒之。

六月，京師旱，靈。○秋七月，四川威茂地震，有聲如雷。漳川樂至州縣皆震。八月，真鑄伏誅，楊一清仍總制陝西軍務。張永、楊一清至陝西，而賊已就擒，遂械真鑄、錦廣等至京。劉瑾坐謀反，吏部尚書張綵、錦衣衛指揮楊玉、石文義等坐同謀，皆伏誅。內閣劉宇、曹元前內閣焦芳並削籍。張永獻俘至京，遂與素所厚宦侍張雄、張忠等共

誣于上前謂瑾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其形已具宜早擒之永因出懷中疏奏瑾大罪十七事上猶豫未決永曰少遲我等皆為齏粉矣陛下安所之乎上允其奏當夜命牌子頭往召瑾永等勸上親至瑾宅近地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寢令牌子頭入問曰上安在對曰在豹房瑾起披衣謂家人曰事可疑矣出門有牌子頭數人執瑾就內獄尋有旨降劉瑾南京奉御諸大璫曰如此彼若復用肆毒當益甚奈何張永令科道劾瑾劾中

芳墓

卷三十四 正德

三十七

知問齋

多指文武大臣阿附劉瑾永持疏至左順門付諸言官曰瑾用事時我輩莫敢言况爾兩班官乎今罪止瑾一人可領此疏去易疏急進勿搖動人於是科道官列瑾罪惡三十餘條疏入遂下瑾鎮撫司獄坐奸黨律乃逮文臣張綵一人武臣楊王等六人獄詞既具綵上疏稱冤盡發李東陽阿附劉瑾之事東陽大怒與永謀不重法誅鋤此輩後受其亂乃改謀反律瑾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取其肉嚼之悉誅其家屬

抄沒財產金二十四萬餘文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一萬五千五百八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二斗金甲二金鈞三千五百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御蠻帶二束金湯盃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三千玉琴一玉瑤印一顆楊玉等六人皆伏誅張綵死獄中乃暴其屍家屬流嶺南

劉大夏韓文許進並復官致仕○奪神英涇陽伯爵復陳熊平江伯○詔焚諸與瑾往返書劄文字論平寘鑄及誅劉瑾功

寘鑄之亂實由仇鉞反正而劉瑾之誅則楊一清之謀也

芳墓

卷三十四 正德

三十八

知問齋

糾東陽等奏言旬月之間二難交作悉底平定皆太監張永等之功而永亦自據為己有一時黨惡如谷大用馬永成陸閻魏彬皆以運籌仇鉞封威寧伯永兄張富封泰安伯弟容封安定伯大川弟大宛高平伯大亮永清伯永成弟馬山平涼伯閻弟陸永鎮平伯楊弟魏英鎮安伯並食祿一千石給請券世襲李東陽楊廷和各廕子一人為尚寶司丞楊一清陞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廕子一人為中書舍人南京御史張荊劾李東陽當置權亂政時禮親遇于甲辰詞旨極其稱贊及他人奏誅璫則攘功受賞不顧各節東陽引疾辭不允

命魏彬掌司禮監事

劉瑾雖誅而政權仍在內臣彬既掌司禮監決大

政而馬永成等又奏有旨凡朝廷大事須彬等同議濁亂朝綱賞罰乖宜山東河南北江西四川諸處盜賊遽起而天下不勝煩擾矣

革寧府護衛

罷工部尚書畢亨起曾鑑復為工部尚書

畢亨請毀劉瑾原籍陝西祖墳且云內官修墳不係舊例宜悉革罷魏彬等大怒遂矯旨劉瑾祖墳不必拆毀畢亨着致仕

九月召南京吏部尚書梁儲為吏部尚書以吏部尚

芳慕

卷三十四 正德

三十九

知問齋

書掌詹事府劉忠並兼文淵閣大學士○進楊廷和少傅兼太子太傅劉忠少傅兼太子太傅梁儲少保兼太子太保並武英殿大學士○以陶琰為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江北

霸州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作亂

京師之南固安永清霸州文安等處京衛屯軍雜居其地人性驕悍好騎射往往邀路劫財內侍得寵用事者劉瑾陝西興平縣人公大用馬永成張忠等皆霸州文安諸處人大盜劉七等嘗因內官

家人混入禁內至豹房觀上遊幸之所及為寤杲所逼遂聚眾拒捕瑾誅杲亦得罪係獄時兵部尚書王敞不通政務行有司擒捕獲齊彥名收安肅縣獄劉七等十餘人劫去旬日之間聚至數百所至窮民響應增至數千敞束手無策

冬十月致仕吏部尚書許進卒

進字贈太子太保謚襄毅進八子六登仕籍南戶部尚書訓武英學士諱兵部尚書諭皆其子也

以誅逆瑾詔天下

內侍谷大用兩具疏違 祖制辭免兩厥辯事

芳慕

卷三十四 正德

四十

知問齋

十一月致仕南京國子祭酒章懋為南京太常寺卿懋○陞傅珪為吏部右侍郎

十二月陞廬陵知縣王守仁為南京刑部主事

致仕禮部侍郎掌國子祭酒事謝鐸卒○尊太皇太后王氏為慈聖康壽太皇太后皇太后張氏為慈壽太后

致仕參議贊欽卒學者稱為醫問先生

給事中賀欽當逆瑾括田東人驚疑思亂又州以守臣貪故遂先發聚眾縱火劫財大擾然相戒曰

毋入東街驚賀黃門欽往諭曰渠輩既知悔惟不殺人可解鎮城當有人至爾輩直拜跪求生慎無殺人已而撫鎮人果至須臾又言軍至且勦衆復呼謀曰賀黃門無護語又趨跪欽里門欽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必有爾無恐衆遂定城中不傷一人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婚喪祭遵用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鄉人由是興於行義老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

芳皋

卷二十四

正德

四十一

知問齋

辛未六年春正月改戶部尚書楊一清爲吏部尚書召南京吏部尚書孫交爲戶部尚書以喬宇爲南京禮部尚書○巡撫四川副都御史林俊平江津賊

四川江津賊曹甫作亂僭稱順天秦王俊調兵討誅之

二月起致仕副都御史邵寶爲戶部右侍郎○三月賜進士楊慎廷和子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大學士劉忠以省墓還尋致仕

忠性峻少通行方彥合是春累疏辭疾未允強起

主會試事事竣卽省墓已得請陸辭去上一日摘會試錄所刻文字差誤處以示李東陽蓋中官有講之者矣忠抵家聞之遂疏乞休

夏四月江西盜起命右都御史陳金制軍務右副都御史俞諫提督軍務討之

章懋陞南京禮部右侍郎辭致仕

五月致仕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大夏卒謚忠宣

忠宣之爲人明識治體如賈太傅通達國事如陸敬輿贊直不阿如汲長孺廉潔不私如包希仁忠

芳皋

卷二十四

正德

四十二

知問齋

識懇切如司馬君實是固先民之遺軌也白沙陳獻章謂東山先生愛百姓如已子吳廷舉謂古人有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庶足以當之

命惠安伯張偉爲總兵官副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帥師討畿輔賊

劉六劉七齊彥名等賊勢日熾有趙風子名燧者霸州文安縣生員有勇力好任俠先是劉六等攻掠文安燧偕家屬避賊立水中賊劫其妻將汗之燧怒奮往殺傷二賊爲劉六所擒因降爲盜於是

燧與劉三楊虎邢老虎爲一夥分掠河南劉六七齊彥名爲一夥分掠山東吏部尚書楊一清建議推用大將征討乃舉馬中錫張偉同征流賊所領京營人馬皆不簡閱中錫書生欲効龔遂化渤海盜事招撫解散張偉統榜之子亦不知兵既出兵中錫逼檄諸路榜示劉六等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捉與供飲食若聽撫待以不死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園兒駐兵劉六等來謁中錫開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

芳舉

卷三十四 正德

四十三

知問齋

內臣主事馬老爺豈能自踐其言乎潛使人至京師探諸中貴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掠金銀輦載至京饋權倖求救不得遂大肆劫掠衆至數萬以巡撫陝西右都御史陳壽爲南京刑部尚書致仕○起李夢陽爲江西提學副使○調南京刑部主事王守仁爲吏部驗封主事
召編修何塘復任
何塘以長揖忤劉瑾今復翰林院編修
加洪鍾太子少保陞林俊右都御史監章副都御史

藍廷瑞等招集散亡勢復大振見官軍追擊求招撫令至四川泉鄉縣金寶寺聽撫鍾給榜示并檄召廷瑞等約日出降鄒本恕來見回營廷瑞始復來見且降且肆殺掠仍於松樹壩劫擄民家計欲脫走官兵分七哨周匝防守巡邏甚密不得聞賊勢窘漸潰散六月十五日廷瑞以所掠女子詐爲已女嫁與領兵士舍彭世麟爲妾以結驩世麟白軍門受之遂邀賊首至營宴會鍾令廷瑞所親鮮千金說廷瑞及本恕平十六日帥諸賊二十八人

芳舉

卷三十四 正德

四十四

知問齋

同至彭世麟家赴宴伏兵盡擒之捷聞陞秩賞賚有差
巡撫四川右都御史林俊乞致仕許之
江漢賊曹甫餘黨方四任鬪子擁衆走蕪江入思南石阡等府數月之間復猖獗遠近震駭林俊駐江津檄副使何珊都指揮鄒慶帥兵由合江進副使李鉞知府曹恕帥兵由江津進夾攻之九月十四日賊攻江津會石砭兵至并力禦之賊敗走追至合小坪破其四營十八日賊以八千人昇攻具

復攻江津，俊遣李鉞、曹恕督酉陽、播州、石碛等兵，分兵三道迎擊之。賊敗，追至高觀山，斬賊首任翃子等賊大敗，追殺三十餘里。方四并餘賊二千人，俱遁入思南境內。捷聞，林俊等賞各有差。時宦官用事，各邊征勦，必以其弟、侄、私人寄名兵籍，冒報功次陞賞。俊一切拒絕不許，權倖惡之。且與總制洪鍾議論多不合，因乞致仕。疏上，忌者謂盜已平，內批節允。乞量諫疏留，不報。蜀人號哭追送，俊去。方四餘黨復熾，又賊麻六兒喻思倖略松祥、范藻。

芳華

卷二十四 正德

四十五

知問齋

等相繼倡亂，內江、崇慶之境騷然。踰年不能定矣。改兵部尚書王啟寧通政司事，調刑部尚書何鑑為兵部尚書。時流賊日熾，言官論啟不職，遂改啟以鑑代之。逮張偉、馬中錫、下錦、衣衛獄。以中錫玩寇殃民，遣錦、衣官捕中錫、張偉下獄，論罪斬。後中錫死獄中，張偉革爵閑住。冬十月，賊破棗強縣，知縣段身死之。劉六、劉七、齊彥名、楊虎諸兇，以二千騎屠棗強。

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以伏羌伯毛銳為平賊將軍，充總兵官，帥師討賊。當時所統兵萬餘，亦未簡閱。完本庸劣，銳已衰老，谷大用權眾自衛，高坐堅城，行至真定所屬地方，遇劉七等交戰大敗，損折官軍，喪失輜重無算。且失將軍印，適許泰領兵至，揀援毛銳，僅以身免。逮山東巡撫都御史趙憲，真定巡撫都御史蕭翀，下獄除名。凡州縣官被賊攻破城池，比守邊將帥例抵死。

芳華

卷二十四 正德

四十六

知問齋

陞山東樂陵知縣許達為武定兵備僉事。達河南固始人，由進士令象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勢熾，遠預繁城，後墮貧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起牆屋，高過其簷，仍開墻竇如圭，僅可容人。家令二壯者執刀俟于竇內，其餘人各入隊伍。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軍法從事。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象陵城。巡撫交薦其才，遂超擢。是賊既而劉七揚寨，婦以千騎犯利津，達率眾追至南苑，斬其首四十餘級。復破之于德平，自是賊遠遁不敢犯。賊攻徐宿等州，靈璧、虞城等縣，官兵及賊戰于白龍王廟，小黃河賊楊虎以舟覆死。時遊擊將軍許泰敗賊景州，卻永敗賊阜城，燧等

奔蒙山副總兵李瑾。逆賊賊敗。賊得我神器。盜甲及蟒衣。虎燧衣。蟒衣。至沂州。楊頭管四馬武。渠通等皆歸賊。賊勢轉熾。破靈山衛。及日照諸縣。至宿遷。淮安知府劉祥率兵逆賊。不戰自潰。祥被執。攻靈壁。知縣陳伯安出戰被執。攻破永城。夏邑。虞城。歸德州。守備萬都司率眾追至亳州。武平衛指揮石堅率兵千人。僧兵三百人。邀戰皆敗。殺僧兵七十人。至白龍王廟。渡小黃河。穎兵營河上。虎憤率壯士七人。奪船渡河。與賊官軍以土石擊覆其舟。

芳華 卷二十四 正德 四十七 知問齋

虎死。燧等共推劉三為主。鹿邑人陳翰降賊。偽推劉三為奉天征討大元帥。趙燧為副元帥。翰為軍師長史。十二月。命右副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以威寧伯仇鉞為平賊將軍。充總兵官。帥延綏榆林諸路軍馬討賊。賊破上蔡縣。知縣霍恩死之。遂破西平縣。知縣王佐死之。復破裕州。同知郁采死之。以禮部尚書費宏兼文淵閣大學士。加楊一清少保兼太子太保。

陞吏部左侍郎傅珪為禮部尚書。

時吏部尚書楊一清方得時名。士皆趨附。善招授。外號乘直。陰實樹黨。通餽遺。珪數爭其不公。一清不堪。越次陞禮部尚書。實遠之也。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王。外廷無敢諫。會番僧奏討田百畝為大慶法王下院。珪因劾僧曰。法王何為者。至與尊號並例。大不道。當誅。有詔不問。其妄求亦止。

陞孫需為南京工部尚書。以蔣冕為吏部右侍郎。壬申七年春正月。黃河清。自清河至柳江浦。清五日。芳華 卷二十四 正德 四十八 知問齋

召毛銳還。毛銳敗績於真定。罷其總兵。召回京。以與谷大用同事。遂不問其失律喪師之罪。

前少師吏部尚書馬文升卒。文升卒。贈太保。謚端肅。文升立朝五十餘年。以身殉國。不避艱險。凡有大議。眾莫敢決。文升至一言而定。性介特。寡言笑。不尚華侈。舉止嚴重。修昂偉貌。望之知為異人。居官重名節。勵廉隅。雖位極人臣。名聞夷夏。退然不敢自居。至於值事變。臨利害。

屹然如山不可搖奪

遣太監陸周監鎗督諸軍討賊。○罷禮部尚書傅珪。時閻以陸完等討賊未有成功，乃立監鎗名，謀出統軍，命下多官議可否。衆懼忤中貴意，觀望依違不決。珪奮然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冒功者多，致失軍士心。賊勢方熒，民譁然思亂，禍且夕及宗社，吾儕死不償責，諸公唯唯將何待乎？」明日竟遣閻監鎗傳旨令珪致仕尋卒。

江西南昌知府李承助擊破華林寨賊，遂擊碼礮東

芳皋

卷二十四 正德

四十九

知問齋

鄉等寨賊皆平之

時陳金檄副使周憲等分兵三路討華林賊。憲帥兵進，其二路兵失期不至，憲與賊戰，獨深入山谷峻險，賊憑高發礮石下，兵敗，憲被執，死之。子瀚從，見父被執，躍馬前救之，中流矢死。賊勢大猖獗，事聞，朝廷贈憲官，謚忠愍，仍旌其子孝烈。金檄按察使王秩、南昌知府李承助督兵勦之，助招有降賊黃奇寔麾下，有智略，任用之，令奇入賊寨，說其黨多來降者，與約期令俟。至期，承助令土酋

岑猛選精兵五百人，夜與俱至山下，勸令黃奇密

入寨，誘所與約降者來，既見復縱之去，令爲內應。勸乃與猛帥五百人，夜啣枚登山，歷重險上，黃奇與數人前導至壘，擊賊方寤，睡直夜者，擊三更，奇拔柵帥衆入，五百人奮力斫之，內應降賊亦合勢夾攻，賊倉卒不知所爲，求甲杖皆不得，斬首三千餘級，餘衆奔出壘，乘夜逃匿山谷，候曉搜諸山，又斬獲千餘人。華林賊遂平，於是移兵擊碼礮寨東鄉賊，皆平之。

芳皋

卷二十四 正德

五十

知問齋

二月賊掠襄陽，遂破泌陽，官軍及賊戰于西平，大敗之。

邢老虎病死，趙燧等併其衆十三萬，騎五千，轉掠襄陽樊城，棗陽隨州，新野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僅以身免，取芳衣冠，破庭樹，歷數其惡，命劍士斫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鈞州，趙燧以馬文升家在圍中，引衆去之。至西平，與官軍戰，大敗賊死二千餘人，奔鄆陵，焚掠而過，至滎陽，圮水，破其城，至偃師，遇姚總兵夾河而陣，燧率衆過河。

我軍潰散，殺毛葫蘆百餘人。

延綏榆林官軍及賊戰于河南，大敗之，追至六安定遠，賊復敗。

賊至河南府，遇榆林官軍迎戰，賊大敗，至汝寧，遇湖廣土軍，至六安州，官軍追殺五百人，至定遠，賊又敗，劉三率眾萬餘人，走商城。

賊寇邳州，知州周尚化等拒却之。

夏四月，官軍與賊戰于嵩淺坡古縣集，大破之，賊馳至河西務，復越臨清而南。

芳華

卷二十四

正德

五十一

知問齋

三月壬寅，彥名等二萬餘徒屯於扶溝之南關，以二百餘騎掠本縣之五口。癸卯，六七等過呂梁，官軍追襲，師集于邳之郭家莊，探賊屯馬古城營，夜半師行，且遇賊眾五千，官軍奮擊，賊相却，且戰且走，至魚頭集，破之，賊自劉馬莊東奔登州海套，雖屢敗，隨所在脅聚，寡而復眾。四月初，河南賊來寇定遠，六安哨騎東躡巢穴，驚偃陵寢。丁丑，官軍與六七彥名等遇於嵩淺坡古縣集等處，諸軍奮擊，鏖戰大破之，斬首及傷死逃散諸酋渠殆盡。六七

彥名獨挾三百餘騎，皆極驍猛，潰圍而逸，問道馳至河西務，其勢無前，京師發兵皆出，莫能禦，賊復越臨清而南。

夏五月，武昌軍趙成擒趙燧，檻送京師，伏誅。

燧至鳳陽，投書叢蘭都御史，約降不果，屢與官軍戰，敗，陳翰遂降于仇總兵，劉三被射死，燧知事不成，至應山，奪度牒，削髮詐為僧，且投江西賊覓渡舟，遇武昌軍趙成擒之，解京伏誅。

閏五月，賊殺湖廣巡撫都御史馬炳然。

芳華

卷二十四

正德

五十二

知問齋

五月丁未，賊劉六等度棗林，纔三百人，遂奔河南，棄馬登舟，沿江掠聚，其黨復盛，至七百人，湖廣巡撫馬炳然携家赴官，賊遇之於爛泥舖，脅與俱至南京，馬怒罵之，遂遇害，虜其家人，既而劉六為風折檣，擊死于水中，其幼雛數人亦死，唯劉七彥名沂流劫掠。賊沿江東下，犯鎮江，通泰等處，退棲狼山，復過江西九江、安慶等處，仍東下掠常州、江陰等處，再泊狼山。○八月，颶風大作，賊劉七溺水死，齊彥名為遊兵所

誅遂旋師

劉七等仍泊狼山下其黨以失地利相尤或潰逃去劉七與其妾丁氏阮氏競二婢乘劉醉逸入通州守兵執之賊令狼山寺奴持書來索婢不與遂率眾二百餘來攻我軍擊之敗退入船是夕大風發舟數掀播晝夜不息風烈甚數十年所無賊船皆解散飄墮僅存八船其眾顛蹙不支賊在船不能坐臥自相擊撞隔泄臭穢狼藉互相怨詬已有自戕之謀乃登山圍聚或下崖散遁輒為通州諸

芳華

卷二十四

正德

五十三

知問齋

處守備所感通州最與賊切密而守吏亦特嚴整壬辰夜三更副總劉暉帥遠東兵千總官任璽帥大同兵遊擊帥永帥宣府兵並進軍聲震天風火交熾賊披靡躡山顛古垣馮高控險鎗矢瓦石雨下鏖戰賊勑木識山路火勢既偏僧行居人逸出賊或從之上下得路而我軍方奮勇誓死決戰分軍為主劉在山北柳在山南皆戴盾踞行而上手施鎗礮且上且攻盾上矢集如蝟將士有被數箭死數人者不退遂奪其垣賊墜崖死者無數下山

欲上船而船中人已滿不容入進退無地劉副總兵列崖下百矢齊發官艦中驟矢并集劉七勢急遂赴水而死彥名為宣府遊兵千旗張鑑取首劉副總兵擒斬餘賊截沉水賊級有逸而北者高雲追斬之皆盡已夜息兵甲午旋師

論平流賊功封太監谷大用弟谷大寬為高平伯陸閻弟陸永為鎮江伯咸寧伯仇鉞進封為侯陸完加太子少保取回掌院事內閣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去各廢一子為錦衣衛正千戶

芳華

卷二十四

正德

五十四

知問齋

冬十月進楊廷和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梁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費宏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召邊將江彬等入京師

江彬蔚州衛指揮使驍勇狡險狠惡不可測時從宣府總兵官張俊征流賊于山東善戰頗有功班師入京賂錢寧引入豹房得見上彬機警善迎人意上喜留侍左右時出奸謀蠱惑陞左都督因請盡調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精兵入京襟引入

大內操練又罔上振耀國威創西官廳為都督○
上欲調邊兵遣司禮監與谷大用同至內閣議行
李東陽等力辨以為不可府部科道交章諫沮不
聽彼遣司禮監文書房官至閣促令擬旨乃上疏
言十不便凡此一事五府以為不便六部等衙門
以為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為不便臣等居輔導
之地若阿諛曲從則獨當誤國之罪萬死不能塞
責矣翼日竟以內降傳旨行之

十一月罷四川總制洪鍾以右都御史彭澤總制四
芳華

川軍務

時麻六兒等賊久不能平巡撫四川御史王綸劾
鍾縱寇殃民故罷

十二月內閣李東陽致仕○致仕都御史艾璞卒
癸酉八年春二月以儲璫為南京吏部侍郎卒

儲璫淳行清修與物無競而自守介然在考功出
人三年歲否不消艾游稀寡逆璫璫公卿奔走
璫璫情引疾求去璫璫不數月起璫璫璫璫諸
俸俸相繼用事璫璫不衆明年又乞休改吏部南
京璫璫益力其璫璫易括璫璫
人告璫之卒璫文璫

江西桃源崗賊執叅政吳廷舉尋討擒賊酋以出

時桃源賊作亂贖平費以萬計而賊益熾廷舉自
雲南副使陞江西叅政發憤欲設謀平賊乃往撫
諭解散反為賊所晉劫以威不為動久之伺得賊
中要領誘其左右有謀勇者使執賊酋以出遂率
官軍進討

夏六月陞王瓊為戶部尚書○江西桃源賊平總制
陳金奏立東鄉萬年二縣分治地方撫安人民
秋八月拜牙即叛降土魯番滿速兒遣人據哈密
冬十月虜入宣府窺○以都督朱寧掌錦衣衛事

芳華

寧本內臣家人也錢有寵於上賜以國姓

復立皇莊五處

一在昌平州棲子村一在靜海縣衛河兩岸一在
清縣孫兒莊一在安州駟馬廟一在清苑縣閻莊
社

昭代芳華卷之二十四 終

武原臣徐昌治述

武宗殺皇帝

甲戌正德九年春正月乾清宮災

吏部尚書楊一清上言五事其一謂視朝太遲其二謂郊祀太慢其三謂不宜創梵宇于西內其四謂不宜調邊兵于禁地其五謂皇莊皇店及織造等事言皆切時不能行

總制都御史彭澤討四川羣盜平之○二月帝始微

芳華

卷二五 正德

知問齋

行上鼓巡邊幸江南劉健輒泣不行食歎曰吾死無以見先帝矣

三月賜進士唐舉黃初蔡昂等四百人及第出身有

差○復寧府護衛屯田○夏四月內閣費宏致仕

伶人臧賢有寵于上左右近習張銳張雄錢寧輩

及楊廷和梁儲靳貴陸完輩皆陰結之及是寧王

乞護衛輦載金器銀寶藏于臧賢家分餽諸權要

費宏大言于內閣曰今寧王以金寶巨萬打點復

護衛苟聽其所為吾江西無噍類矣陸完知宏必

為梗乃密謀于錢寧楊廷和共謀去宏

六月以孫需為南京吏部尚書喬宇為南京禮部尚

書○秋八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加彭澤為太子太

保左都御史總督甘肅軍務經略哈密

彭澤之至甘州也魯無奇謀深策惟思以利啗夷

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通謀寧王誣奏右布政使鄭

岳除名

寧王既復護衛益肆驕橫鄭岳每事執法沮之素

為寧王所恨夢陽有文名寧王慕之每以求托詩

文交權既而夢陽與巡按御史江萬實因事相計

芳華

卷二五 正德

知問齋

奏行總制都御史陳金轉委三司掌印官會勘岳

因與夢陽言語相激夢陽遂通謀寧王輒執岳跟

隨門子拷掠逼誣岳罪除名

冬十一月加吏部尚書楊一清少傅兼太子太傅

時給事中王昂論劾一清選法不公詔下謫昂一

清持之上章自劾乞留王昂朝廷不聽竟謫昂為

休寧縣丞赴任期月尋轉應天府推官昂能不避

權貴一清受善納諫天下兩賢之

十二月致仕南京戶部尚書羅泰卒○命副都御史

同琰總督漕運兼巡撫江北○整理陝西糧儲戶部侍郎馮清奏改西安延綏慶陽等府糧草皆徵折色銀兩解邊

乙亥十年春三月楊廷和憂去○夏閏四月以楊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改兵部尚書陸完為吏部尚書戶部尚書王瓊為兵部尚書○慶陽伯夏儒卒

國朝禮遇外戚雖極貴寵例不治事故凡姻婭帝室皆得善保祿位不失令名若慶陽以椒房之恩榮被顯封能循禮畏法翼翼小心子姓穢獲皆遵

芳華 卷三十五 正德 三 知問齋

約束不敢恃恩澤為驕縱門庭闐然若慶陽者不失為賢矣

以楊廉為南京禮部右侍郎羅欽順為南京吏部右侍郎○以石瑤為禮部右侍郎王鴻儒為吏部右侍郎○命僉都御史王雲鳳清理兩浙鹽法尋致仕

召總督甘肅軍務右都御史彭澤回掌院事
時哈密衛都督四人奄克字刺失拜烟答在肅州寫亦虎仙滿刺阿三在哈密彭澤遣通事火信馬馴等納幣土魯番澤即奏河西事寧乞休致奉直

彭澤待處置哈密事停當行取回京巡按陝西御史燕澄者真定人也澤為真定知府時相善澤因托澄奏言陝西一省鄧璋彭澤二人總統戎務動相掣肘乞取彭澤回京委以重大之寄澤亦自奏

西夷就降事已寧息土魯番雖欲侵犯肅州夫不可得時楊廷和丁憂去澤又陰賄錢寧斬費陸完等因燕澄之奏取澤回京適都察院缺官掌印薦

澤掌之催就道方燕澄之奏也巡按甘肅御史馮時雍奏言土魯番酋酋長尚爾驕悍哈密之城印

芳華 卷三十五 正德 四 知問齋

猶未歸復遣使講和大開谿壑之欲要我以難從之事後來之變故無形非愚臣所能逆觀

朵顏通小王子部落入馬蘭谷塞殺參將陳乾○六月命兵部侍郎陳玉提督桂勇為副總兵帥師討朵顏

把兒孫遣扯禿等來言請入貢且獻馬贖殺乾罪又謾言射林字羅幹兒踏阿刺忽且且夕糾諸部大舉入寇令小失白呼扯禿等去我師亦幸無事遂奏虜退班師

初七月浙江右布政使方良永致仕

時朱寧倚寵，贖貨無厭，以鈔二萬擅發浙江十一府易銀三萬兩。方良永上言曰：今四方羣盜甫息，瘡痍未濯，邊塞多虞。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為災，黍麥不利，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臣苟隱忍不為陛下言之，則已歛之財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矣。民心傷則邦本搖動，陛下寧不為之寒心乎？疏入，朱寧頗懼，乃委過下人，遣衛卒追所發鈔，而以價銀還民。時寧怙寵恣橫，舉朝無一

芳華 卷三十五 正德 五 知問齋

人敢言者，獨良永亟攻之，寧憾之不置。良永三上疏乞休，以避其害。

八月以毛紀為禮部尚書

謫光祿寺少卿楊瑋為瀘州知州

上好養鬻眉，每日遣使至光祿索子鵝頭數十，作畫眉食。瑋言：今天下民窮財盡，何處討許多子鵝頭？大加裁損，上怒，命中涓詰責。令瑋自來回話。瑋穿白布裙，跪午門外，遂傳旨降二級，調外任。謫知瀘州。

北虜大掠，因原平涼等處

文安縣一日河水忽偃立，風色甚寒，凍結為柱，高圍俱五丈，中空而旁穴，數日流賊過縣，鄉民走入柱穴中避之，賴以保全者何啻百萬。此亦前史所罕見。

冬十月，陞河南右布政使孫燧為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寧下錦衣衛獄，謫戍瀋陽。

時江西桃源賊亂久，寧庶人有逆謀，世寧上平賊二策，惟勦與撫，戡戰與農，救傷恤困，治安之效可尋。崩解之亂可息，不然民窮財盡，兵連禍結，後患未涯。殷憂方甚，又恐江西之患不止盜賊，最可憂者天旱日久，千里赤地，水泉亦竭，田禾無收，麥種難下來，歲民饑，賑救無備，省城被火，延燒萬室，基地所便，盡歸王府，債負所責，閭閻破家，莊田所逼，村落結寨，三司官多被鈴束，錢穀刑名奉行府案，近者買辦漸行於外府，搔擾遍及於窮鄉，臣恐此不善處，則良民不得安生，聚為大盜，臣下恐有隱

芳華 卷三十五 正德 六 知問齋

二策，惟勦與撫，戡戰與農，救傷恤困，治安之效可尋。崩解之亂可息，不然民窮財盡，兵連禍結，後患未涯。殷憂方甚，又恐江西之患不止盜賊，最可憂者天旱日久，千里赤地，水泉亦竭，田禾無收，麥種難下來，歲民饑，賑救無備，省城被火，延燒萬室，基地所便，盡歸王府，債負所責，閭閻破家，莊田所逼，村落結寨，三司官多被鈴束，錢穀刑名奉行府案，近者買辦漸行於外府，搔擾遍及於窮鄉，臣恐此不善處，則良民不得安生，聚為大盜，臣下恐有隱

芳華

卷三十五

正德

七

知問齋

禍多懷貳心禮樂政令漸不自朝廷出矣寧王親多才豈有毫髮過議但內外臣僚輔導非法自因逆瑾得復護兵以來威勢日盛上下官司承奉太過伏乞聖明廣集廷臣會議推舉才望服人公忠體國不避權勢不惑浮議大臣一人兼任提督巡撫之責使其統御將帥調度兵食救濁揚清易置官吏興革利弊皆得便宜其新舊盜賊應撫應勦或先或後悉聽計畫萬全奏聞區處久困窮民妙選循良曲加撫綏早期休養務使安全更乞嚴勅鎮撫以下官欽奉文皇聖旨事例凡遇王府發放事務必須奏准方許奉行庶幾小民有再生之望地方無意外之虞宗室有磐石之固九重舒南顧之憂疏上宸濠大懼徧賂權奸朱寧蕭敬張鏡等及兵部尚書陸完都御史石玠坐世寧誹謗妖言離間罪必欲殺之世寧先是已陞福建按察使乞休未得允歸抵家宸濠徧遣兇徒挾上占捕世寧巡浙御史潘鵬附宸濠盡囚世寧家人索世寧甚急會李承勛為浙按察使世寧變姓名間道

芳華

卷三十五

正德

八

知問齋

歸命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世寧獄中三上書言江藩橫逆朝野皆聞微臣慙愚天日共鑒兩京言官程啓充徐文華輩並疏論救得出獄謫戍瀋陽十二月癸丑朔日有食之○以廣東右布政使吳廷舉兼兵備副使撫治廣肇諸府○命右都御史陳金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丙子十一年春正月陞南京鴻臚卿王守仁為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二月虜入榆林塞又入宣府復入宛平清水社殺掠人畜○夏四月安南陳高弒其主嗣
五月風霾大旱○秋七月致仕大學士李東陽卒
初劉瑾欲害楊一清李東陽力救之一清深德東陽至是東陽病劇知不起一清偕同列梁儲等就邸第問之東陽以謚為憂一清等曰國朝以來文臣未有謚文正者請以謚公可乎東陽即於床上起頓首曰荷諸公矣
加梁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內閣楊一清致仕○以掌詹事府禮部尚書蔣冕兼文淵閣

大學士

九月上魯番復據哈密侵肅州守將芮寧禦之敗沒
初彭澤之納賄求回也都御史趙鑑與靳貴主之
鑑因是亦得轉南京操江都御史不候代輒離任
陝西左布政使李昆亦貴澤同年代鑑巡撫甘肅
昆為人尤庸劣任情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輕狂
寡謀贖哈密城印許送段幣一千五百疋及印來
以祿幣二百疋付來使亦思馬因滿刺朶思遺速
壇滿速兒怒差火者他只丁牙水關復來占守哈

芳舉

卷三五 正德

九

知問齋

密差刺火者等來問甘肅消息陳九疇監禁致死
速壇滿速兒又差斬巴思等來肅州遺番書云我
幾差人去為和好徒監責打如箭射而不得透九
疇以斬巴思等奸細捶死滿速兒領兵到沙州牙
木關來瓜州候斬巴思不還遂直犯肅州九疇令
遊擊將軍芮寧參將蔣存禮出兵禦之番兵鋒甚
銳芮寧全軍敗沒蔣存禮幾不免攻破砦堡殺掠
人民甚慘

冬十月兵科給事中毛憲疏留內閣場一清不報

先是一清在內閣以時事多垂言不盡用嘗因災

異自劾且言用舍違宜宮府異體賞功太濫刑罰
失中弊政日滋疏入朱寧等銜之一清乃謝病乞
致仕歸兵科給事中毛憲上疏晉之謂今天下多
事任一清當審人臣大義不宜托疾而求去在朝
廷當惜老成難得不宜因請而遽允詔吏部知之
是月毛憲差往湖廣冊封及還京復上疏曰臣奉
命往湖廣遼府冊封見沿途老幼男婦掘食野草
偃卧呻吟死者枕藉蓋連遭洪水田地拋荒而催

芳舉

卷三五 正德

十

知問齋

徵部使方且絡繹而至日加鞭撻重以採木煩難
遺害非細

十一月以黃珂為工部尚書

丁丑十二年春正月帝獵於南海子○三月賜進士

舒芬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舒芬江西進賢人于書無所不讀勵志聖賢之學
端居終日夜必記過自訟其為文志氣瀟灑理道
暢達已卯以首諫南巡廷杖調福建市舶司副提
舉辛巳復官修撰甲申會議大禮再杖于廷乙酉
卒年四十四贈
諭德諡文節

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瓊少保○夏四月內閣斬

貴致仕

貴主會試考言官醜詆致仕

五月以禮部尚書毛紀兼東閣大學士○六月己巳朔日有食之○陞毛澄為禮部尚書王鴻儒為吏部左侍郎廖紀為吏部右侍郎顏頤壽為副都御史

澄方正端毅有濟務才心術平夷學識淳正狀貌柳柳謙恭至是非義利禍福確乎不可拔也

召大學士楊廷和仍入閣辦事○左都御史彭澤甘肅兵備副使陳九疇並除名

先是芮寧之敗巡按甘肅御史王充暨兵科都給

芳森

卷三十五

正德

十一

知問齋

事中汪玄錫等劾奏李昆等負撫綏之重任昧經國之遠圖養成回賊之患大損中國之威兵部以彭澤李昆前後欺罔事跡疏聞乞令法司按實議罪毛紀與大學士蔣冕力庇李昆票旨令兵部會多官議吏部侍郎王鴻儒因段堅以識澤為刎頸交托禮部尚書毛澄戶部尚書石玠承望風旨以為事須再勘兵部尚書王瓊曰納幣虜庭失信夷人致貽後患於國家事已勘明史勘何事奏上澤罷免為民李昆陳九疇等提付刑部問時蔣冕毛

紀票旨李昆止降級陳九疇行民

彭澤嘗與言官論朱寧忿曰吾恨不手刃此奴有白于大司馬王瓊者瓊以語問曰君致彼彼君私察之吁是爾等屏後澤過瑣瑣激怒之澤復大罵寧由是街之

上微行至石經山湯峪山王泉亭數日乃還

石經山寺朱寧所營建也傍極壯麗乃邀上幸焉

秦王請益封壤不許

秦王疏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朱寧江彬及宦者張忠輩皆受其賂助之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距大學士楊廷和

芳舉

卷三十五

正德

十二

知問齋

當草制引疾不視事蔣冕亦繼引疾梁儲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於是承命草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驍富而驕姦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異地不惜但得地宜益謹毋收歛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人勸為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勿與事遂寢

秋七月陞山東按察司僉事許達為江西按察司副使。○巡撫南贛汀漳僉都御史王守仁請提督軍務許之。

是時江西上流山谿中劇盜四出劫掠焚官府募獄囚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相觀望久之積至數十萬宸濠輒與賊通曲護賊又江西南昌致仕右都御史李士實以工詩善書素與宸濠交權宸濠因以其子為儀賓及安福舉人劉養正偽談道學矯情不仕頗曉天文兵法織緯宸濠賓致深信之

芳墓

卷二十五

正德

十三

知問齋

王守仁初見宸濠舉宴時士實在坐宸濠言上政事缺失中外愁歎士實曰世豈無湯武耶守仁曰湯武亦須伊呂宸濠復曰有湯武必有伊呂守仁曰有伊呂何患無夷齊於是守仁微知宸濠有逆意矣乃上疏言臣據江西上流江西連歲盜起乞假臣提督軍務之權以便宜行事奏允以故濠反守仁倉卒得以督率諸兵討賊

八月帝幸昌平至居庸關監察御史張欽閉關三上疏諫帝即回鑾。○陞廣東左布政使吳廷舉為副都

御史賑饑湖廣。○貴州清平苗阿傍阿革等反命湖廣巡撫都御史秦金鄒文盛合兵討平之。九月帝幸大同獵陽和雨雹星隕

江彬許泰等皆有寵於上屢導上出宮遊戲近郊至是遂出關外幸大同陽和衛城二十七日方獵天雨冰雹軍士有死者是夜又有星隕之異明日駕赴大同又明日達賊遂以衆圍和陽轉掠應州而去。○南吏科給事中孫懋上疏言自古國家信用姦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彬以梟雄之資懷

芳墓

卷二十五

正德

十四

知問齋

儉邪之志從諛導非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導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等處遊樂無節輕褻至尊流聞海內驚駭人聽今又導陛下出居庸關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引惹虜寇深入應州等處與之交戰當時使各鎮之兵未集狂虜之衆沓來幾何不陷土木之往輒哉是彬在一日則為宗社一日之憂疏上不省

江西樸木賊謝志山等桶崗賊藍天鳳等作亂巡撫都御史王守仁檄知府邢珣伍文定等率兵分道進

討平之。○湖廣柳桂賊龔福金劉福興等作亂，巡撫都御史秦金檄副使陳璧參議黃質等率兵分道進討，平之。○王守仁進討贛州洑頭賊，池仲容等平之。陞副都御史。

十二月封江彬平虜伯，許泰安邊伯。目應州破虜功也。

改江南巡撫都御史王鎮撫治鄖陽。

戊寅十三年春正月丙午，帝還京。○二月，慈聖康壽

太皇太后王氏崩。○帝復出居庸關遊幸，三月還京。

○夏四月，帝至昌平，謁六陵，遂獵于密雲。

芳華 卷二十五 正德 十五 知問齋

上以大行太后梓宮將祔葬，因親詣天壽山祭告

六陵，遂往黃花鎮密雲等處遊幸。

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帝還京。○六月，江西大水，

○秋七月，帝出居庸關，歷宣府至大同。○虜寇寧夏，

塞入花馬池，大掠秦隴。

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次阿著次滿官嗔，太師亦

不刺弒阿爾倫，逃入河西，西海之有虜自亦不刺

始也。

八月帝在大同。○九月，帝在大同。○冬十月，帝自偏

頭關渡河西幸榆林。○十一月，帝在榆林。○十二月，帝在榆林。

帝上日出巡幸，禮部尚書李邊學等廷議，命欲建儲居守，朱寧陰受寧王宸濠重賂，方謀入寧世子，司香太廟，而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各陰有所主。梁儲厲聲曰：「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鑽矣。」邪謀豈可聽？狗王瓊亦正色助言之，議遂寢。

命會都御史張潤巡撫順天。○命右都御史楊旦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已卯十四年春正月，帝在榆林。○二月，帝還京。

乙酉，司禮監太監蕭敬傳旨，帝自稱總督軍務，威武

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幸南北直隸，秦安神州。

時上自稱威武大將軍，欲以朱彬為威武副將軍。

扈行，命內閣草勅，楊廷和等上言：「大學士毛紀為

疏曰：「此詔一頒，中外臣民罔不驚駭。切惟人君承

天命以為天子，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何為假稱

威武大將軍，國公名號，無故自損，下同臣庶，天地

...

芳華 卷二十五 正德 十五 知問齋

易位冠履混淆名義乖謬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爾者皇上時出巡遊，久不視政，天下人心無不危疑憂懼，奈何又復爲此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爲言，具本上請，不知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奸邪爲名，不知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疏上不省，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促草勅。儲奏曰：勅不敢草，上曰：何逆命？對曰：凡事可將順，獨此勅不可草。上曰：何不可？對曰：陛下爲君，乃白卑而列於臣，臣草勅，是以

芳墓

卷三十三

正德

十七

知問齋

臣名君故不可。上大怒，手劔立曰：不草勅，齒此劔。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勅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上亦悟，擲劔而起，不復促草勅。○武選郎中黃鞏疏六事，其略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皆寧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六事，其一曰：崇正學，仰

惟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佞人，招延故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惟新，聖政日舉矣。其二曰：通言路，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番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之計，無因以達於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其三曰：正名號。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自輕如此。奈

芳墓

卷三十三

正德

十八

知問齋

宗廟社稷何？夫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欲與爲匹夫而不可得者，切爲陛下懼焉。其四曰：戒遊幸。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州縣騷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保。近者復有南行巡狩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奔踣，敢怨而不

敢言卽今江淮之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姦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其五曰去小人謹按今之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天下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其六曰建儲貳洪惟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托懸懸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伏望陛下早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于宮中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其留贊焉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其疏稿願同署名以進疏既入自分必死爲書別知友託以後事及收拾遺文彬果大怒欲必置之死是月己酉翰林修撰舒芬上疏諫曰臣等切見

大祀後屢有南巡之旨今逾月矣以爲公卿臺諫必能勸止乃者科道等官猶以爲言而陛下此意未已也夫古帝王所巡狩者協律度同量衡訪逸老問疾苦黜陟幽明式序在位無非事者是以諸侯畏焉百姓安焉近日陛下駕巡西北六師不攝四民告病哀號之聲上徹於天傳播四方人心震動是以今聞南巡衢路之民莫不逃竄而有司方以迎奉爲名竭其財力以供萬一羣聚嘯呼爲禍不細且陛下之出以鎮國公名號苟所至親王地方據勛臣之禮以待則陛下將朝之乎亦受其朝乎萬一循名責實求此悖謬之端則左右寵倖之人無死所矣昔唐郇模乃賤丈夫宋陳東乃太學生猶不惜殺身殉國況臣等俱法從之臣且受陛下國士之遇者於是各部及行人司皆懷疏集闕下吏部尚書陸完沮之曰無歸惡於上衆退是日吏部員外郎夏良勝禮部員外郎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明日吏部郎中張銜慶等刑部陸倅等又明日禮部姜龍等兵部孫鳳等俱連疏入又有醫

士徐鑿獨疏以醫諫上遂大怒乃壬子不果出癸丑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湖陳九川徐鑿下錦衣衛獄舒芬張衍慶陸倬姜龍孫鳳等百七人跪午門外五日甲寅鞏等六人亦跪午門外五日械繫是日工部林大格等三人大理寺周敘等十人行人司余廷瓚等七人各連疏入明日俱入獄亦械繫跪五日數日天色陰霾京師震駭公卿被唾罵擲瓦礫晨夕出入不敢待辨色有貢諛叅劾屬吏妄言者上怒遂不可解戊午水溢南海子不了橋高

芳華

卷三五

正德

二十一

知問齋

以王鴻儒為南京戶部尚書○福建福州軍亂時左右中三衛軍人進貴葉元保等二十餘人因用偷久缺喇喊擁入左布政使符衙門時符已陞都御史脫走遂將符承伍三及經歷顏玉驛丞梁繼道用繩背綁驅逼軍前進貴等以鎮守府前窄隘移兵開元寺屯駐有軍人姚壽鍾通等率眾赴義擒賊各賊卒不相照惶懼進貴縊死葉元保躲入九仙觀藏匿被軍人張齡等綁縛餘黨星散五月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戒

芳華

卷三五

正德

二十一

知問齋

飭寧王宸濠

先是宸濠謀逆妃婁氏累泣諫不聽大集羣盜丁家山諸處四出行劫時奄畢真鎮守浙江約起事為應又結廣西土官狼兵及南贛洞蠻是時李士實劉養正王春劉吉萬銳日夜與宸濠謀伺一日晏駕大位未定乘變即起乃遣奸黠人盧孔章等分布水陸孔道萬里傳報決旬往返踪跡太露朝野皆知宸濠且夕必反巡撫都御史孫燧日夜防備托禦他寇為名首城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

又請勅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饒相倚角九江當湖衝最要害請重兵備權兼稱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便控制廣信橫峰青山諸寨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又恐宸濠一旦起劫兵器燧假討賊盡出會城兵器於外府宸濠亦知燧意遲回不敢發燧見逆謀急屢疏密言宸濠必反盡為宸濠伏途諸奸所得致宸所燧不得已乞休不從積憂勞數月髭髮盡白十三年江西大水宸濠素所蓄賊凌十一吳十三閔廿四

芳華

卷三十五

正德

三十三

知問齋

出沒鄱陽湖行劫燧與按察使許遠議先召兵勦此三賊剪羽翼出不意自江外掩捕三賊夜大雨風不克濟三賊走至宸濠林墓中竟不可踪跡燧大集舟師會城期勦逸賊亦以防變宸濠恐賊獲千已乃謀去孫燧以息事復令南昌生徒保舉孝行挾孫燧并巡按御史王金轉奏乞朝廷賜勅嘉獎宸濠差人送金寶於臧賢處分餽權要急去孫燧別用一都御史梁辰可湯沐可王守仁亦可切不可用吳廷舉時江彬寵日隆太監張忠駙馬與

錢寧有隙常欲借彬以傾寧至是孫燧等奏至忠因奏於上曰朱寧與臧賢交通寧王謀為不軌奏內稱寧王孝讓爺不孝也稱寧王早朝勤政讓爺不朝也上疑之上知濠差人番京師令太監韋霽傳旨故事王府奏事人辭見有常無愆期者今故違非制應治之於是御史蕭淮上言寧王不遵祖訓包藏禍心招納亡命潛謀不軌官旗交通積有年矣如致仕侍郎李士寶等皆今日亂臣賊子關係宗社生靈安危非細故也宜勅錦衣衛究治以

芳華

卷三十五

正德

三十四

知問齋

快人心前鎮守太監畢真等首保濠賢行及諸前後附勢者宜坐名罷削布政鄭岳副使胡世寧皆守正蒙害宜急起用庶人知順逆禍變可弭矣疏入忠彬等欲內閣降勅切責鎮巡不宜保舉以抑之而給事中徐之鸞御史沈灼等又復交章廷和恐禍及將密計差官勸諭寧王上護衛自贖時兵部尚書王瓊過廷和宅入問曰適間宣召駙馬往論何事廷和曰宣德間趙府有異志命趙駙馬往論事得息今遣崔公亦此意明且瓊至左順門崔元

入內見勅曰蕭淮所言關係宗社大司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差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願壽往諭華還護衛等語瓊曰此大事宜宣諭文武羣臣而後遣况非密而可密行乎廷和不能違乃宣諭而後行

加王瓊少保兼太子太師

六月丙子宸濠反巡撫副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逵死之

初京師知崔元等差往江西不知止革護衛以為

芳華

卷三十五

正德

三十五

知問齋

必擒治寧王王府偵卒在京師者即飛報王崔駙馬等差時在五月二十日六月十三日徐華者已到南昌見王值王生日宴鎮巡三司報曰崔駙馬等官兼程來矣不知何事王大驚昔日擒荆王時差太監蕭敬駙馬蔡震都御史戴珊過南昌寧王親見之遂以此來為擒我也既宴罷密召劉養正夜議所處養正曰事急矣明早鎮巡三司官入謝宴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劇賊吳十三凌十一等伏府中待旦即夜遣人急召士實入宸濠以

所謀告之士實唯唯而已及旦左右帶甲露刃侍

衛者數百人各官入謝拜畢宸濠出立露臺大言

曰太后有密旨召我監國燧毅然應曰安得有密

旨者又曰天祚暗移汝獨不知耶燧益憤應曰安

得妄言求死又曰我取南京汝保駕否燧益怒張

目直視宸濠厲聲曰天亡二日民亡二王宸濠遂

縛燧許副使奮起爭曰孫巡撫朝廷大臣爾安得

辱侮無禮又縛許副使曰汝何言曰惟有赤心耳

豈從汝反且縛且罵賊捶折燧左臂併許逵殺惠

芳華

卷三十五

正德

三十六

知問齋

民門外時烈日中忽陰曠慘淡城中男女無不流涕遂執鎮守太監王宏巡按御史王金井公差戶部主事馬思聰金山布政胡濂叅政陳果劉葉叅議許效廉黃宏僉事賴鳳指揮許金白昂並械鎖于獄偽置官屬急走人令畢真反抗州為應已而主事馬思聰叅議黃宏皆憤悒不食而死
燧餘姚人巡撫江西開命歎曰投艱于我死生以之攜二家童入南昌南昌洵謂庶人且暮也為皇帝諸省臣附黨及羣賊依倚者相助為聲勢燧愛盡成人奸黨言動輒告庶人燧有心計周防密畫劣奸黨不得知
按宸濠之敗天促之也倘濠乘初起之勢南康九

汀之破竹兵不而行直逼建業天下幸其逆裔白娛頃其堅城之下自喪其銳以促其

亡此正天奪其鑿其
屍以為不葬之戒云
遂長身巨目使使無領沉靜有謀略時宸濠蓄逆
暴橫內外構結莫敢誰何每禁其黨引法批繩剪
其羽翼又密勸巡撫孫元發後聞孫以為不可使
賊反有各及被縛顧孫曰早聽我言當不至此益
馬賊不絕口至惠民門挺立賊刀所其頸屹不動
賊眾共催抑令跪竟不跪遂死父家居聞江西有
變殺都御史副使二人即為位易服哭人怪
問故父曰副使必吾兒也吾兒素有此志

宸濠兵攻陷南康九江知府陳霖汪穎及兵備副使曹雷俱棄城走

開城門納賊兵宸濠令師夔守之

芳華 卷三五 正德 二十七 知問齋

興獻王薨後帝○秋七月宸濠自率兵攻安慶知府張文錦守備都指揮楊銳指揮崔文禦却之

初宸濠在南昌未出議僭大號改年順德李士實

劉養正勸至南京正位然後改元布詔士實遂與

養正造偽檄指斥朝廷乃晉宜春王拱樛典寶萬

銳等守南昌偽勅劉吉提督軍務叅政王綸叅贊

軍機分諸賊為五哨一百四十隊宸濠自以妃媵

世子登舟欲直取南京經安慶知府張文錦都指

揮楊銳指揮崔文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之宸濠

怒遂駐師安慶戊戌攻城不克庚子復攻不克甲

辰以天梯攻之又不可安慶守益堅以潘鵬安慶

人令鵬遣家人持書入城諭降楊銳手斬之支解

其屍投城下以徇張文錦即誅鵬家賊勢遂怯

逮太監蕭敬吏部尚書陸完錦衣衛都指揮朱寧下

錦衣衛獄尋釋放敬

言官合詞論蕭敬泰用盧明陸完錢寧臧賢與宸

濠交通皆逮下獄惟蕭敬罰銀貳萬兩贖免仍掌

司禮監

芳華 卷三五 正德 二十八 知問齋

提督南贛軍務副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賊及宸濠戰於鄱陽河擒之

初王守仁欲賀寧王生日自南贛舟行道經豐城

豐城知縣顧泌以宸濠反狀奔告守仁守仁倉卒

避禍遂棄所乘座船以小舸欲還南贛視變行至

吉安時知府伍文定募兵討賊已集又遣人走約

表州知府徐璉臨江知府戴德孺贛州知府邢珣

各率兵來會未至有致仕都御史王懋中迎沮守

仁毋回南贛即留吉安倡義舉事守仁遂率知府

伍文定徐璉戴德孺刑珣通判談儲胡堯元童琦
推官王暉徐文英新淦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楫
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各以兵大會于
樟樹鎮及奏晉復命御史謝源伍希儒紀驗軍功
宸濠攻安慶不克士實等勸去安慶直趨南京否
則徑出蕪黃趨京師宸濠猶豫未決時進賢知縣
劉源清已斬賊黨數百餘于知縣馬津亦方率兵
擒賊諸兵皆利南昌城中財物欲攻南昌守仁遂
進兵南昌南昌人競擒賊黨開門迎候守仁入城

芳墓

卷三十五

正德

二十九

知問齋

擒宜春王拱樵典寶萬銳等及宸濠子三哥四哥
寧府宮中眷屬皆自焚諸兵乘焚燬搜劫民間金
帛殆盡宸濠府庫珍玩寶物爭取無餘伍文定聞
城中兵亂遂促哨兵先赴追濠刑珣從之守仁亦
統入城諸兵急出鄱陽湖宸濠聞南昌報即欲歸
援乃移沅子港分兵二萬先趨南昌與我兵遇於
黃家渡伍文定刑珣等夾擊之賊大潰賊復併力
挑戰我兵少却文定鬚為炮火所燎乃鼓諸兵殊
死戰奮斬賊首吳十三賊眾敗走宸濠退保樵舍

盡出金寶犒士死戰守仁令以小舟載柴乘風縱
火焚之文定諸軍乘風火入寧軍賊大敗知縣王
冕率兵直前遂執宸濠而妻妃遽投水死宸濠世
子大哥及李士實劉養正劉吉王綸等皆就擒以
解守仁初宸濠反妻妃嘗泣諫之不聽既坐檻車
哭曰紉用婦言亡而我不用婦言亡悔恨何及
守仁餘姚人父華成化狀元歷官南京吏部尚書
仁少有才名弘治五年與胡端敏孫忠烈同舉浙
江鄉試謫龍場居夷力學益進歷陞會都御史
巡撫南贛汀漳等處是年茶寮賊大起江廣湖彬
騷然上命三省會征守仁首誅通賊監生吳讓督
江西兵自南康入被橫水左溪諸巢賊大潰盡殲

芳墓

卷三十五

正德

三十

知問齋

之釋其脅從千餘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夷
其險阻剽頭賊尤悍黠計擒其魁連破三洞大小
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八開縣置官同諸賊盡
為治境又岑猛叛兩廣其黨盧蘇王受因守仁開
示恩信自縛來歸又八寨劇賊誅斬萬計仁英敏
天成機權莫測其用兵也訓練嚴明籌畫精密對
客笑談萬眾過集擒酋斬賊
獻凱轅門左右尚不知也
八月帝討宸濠輔臣梁儲蔣冕邊將江彬許泰扈行
上初聞宸濠反諸邊將在豹房者各獻擒濠之策
太監張忠者亦欲因此邀功上喜親征南遊遂下
詔曰宸濠悖逆天道得罪祖宗古今大惡朕不敢
赦祇告天地宗廟革其封爵削其屬籍親統六師

正名討罪，詔未下，我兵已擒宸濠，守仁捷奏至上，已出師，駐蹕良鄉，令遣回，待至南京另奏。

九月帝至南京，命太監張忠、安邊伯朱泰、左都督朱暉帥師江西勦捕宸濠餘黨。

上至南京，王守仁發南昌將獻俘闕下，張忠、朱泰等謂當縱之，鄱湖伺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迎至廣信，守仁不聽，乘夜過玉山，張永已候于杭州，守仁至杭，謂永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

芳墓

卷三五

正德

三十一

知問齋

逃聚山谷為亂，昔助濠尚為脅從，今為窮迫所激，奸黨羣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與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為羣小在君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為掩功來也。但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於是守仁信其無他，以濠付之，張忠、朱泰、朱暉等領京邊官軍萬餘人，在南昌勦捕宸濠餘黨，給事中祝續、御史章綸隨軍紀驗，望風附會，肆為飛語，北軍曉夜呼守仁名，

嫚罵或衝導啓，嚴守仁一不為動，務待以禮，豫令

巡捕官諭市人移家于鄉，而以老羸應門，冬至將近，務哭奠如禮，始欲犒賞北軍，泰等預禁之，勿令受，守仁示內外，述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視，嗟嘆乃去，久之，北軍咸曰：王都堂待我有禮，我安得犯之，忠泰大不樂，且曰：我軍皆附于彼，奈何遂班師，泰即許泰、暉、劉暉皆係邊將，賜姓朱。

命都御史王守仁巡撫江西，陞吉安知府伍文定為

芳墓

卷三五

正德

三十一

知問齋

江西按察使贛州知府刑珣為右叅政，○冬十月帝在南京，○禁民養豕及宰殺，時以俗呼豕為猪，音同國姓，且信佛法也。十一月，帝在南京，○十二月，帝在南京，○以鄧璋為南京戶部尚書，庚辰十五年春正月，帝在南京，上在南京，欲就南京舊壇大祀天地，梁儲等言南北配位不同，且典章不可紊，乃止，時江彬等統領邊軍數萬扈從，彬恃恩跋扈，傲狠無人臣禮，下視公卿，潛懷不軌，時山西喬宇為南京兵部尚書，獨

任番守機務諸司皆倚之爲重宇持正而鎮之以靜每事稍裁抑之彬亦敬憚不敢甚肆一日彬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督府遣人求謀于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取亦孰敢與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乃以宇言拒之竟寢彗星見○二月命禮部會試天下舉人取張治等三百五十人上南巡未廷試○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帝在南京

楊廷和毛紀疏請回鑾謂大祀之禮行於正月社

芳華

卷二五

正德

三五

知問齋

稷之祀舉在仲春孝貞皇后大祥在二月二日禮應卽時祠廟今俱改卜至再甚爲非宜天下朝覲官員吏部考察上請未奉定奪各官離任既久政務悉廢殿試進士之制亦已踰期自去秋聖駕南行至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蒙發出施行伏望亟賜班師還京舉行前項大禮各衙門題奏文書早賜發出毋致事務久稽致生他虞不報

夏四月帝在南京○五月帝在南京江西大水○六

月帝在南京○秋七月帝在南京○八月帝在南京上駐蹕南京既久復有遊蘇杭泛江浙湖湘登武當之意畿內郡縣供給繁難梁儲蔣冕自執章奏懇請回鑾泣跪于行宮門外自未至酉上遣中官取奏入且諭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敢起中官復出傳旨云已知道日下便要回鑾儲等乃起閏八月帝至鎮江幸楊一清宅○又幸靳貴宅

九月羣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昔未出京宸濠已擒奈何襲之於是以大將軍鈞帖令王守仁重

芳華

卷三五

正德

三五

知問齋

上捷音守仁乃節略前奏入諸人名于疏內上之始議北旋

冬十月帝班師還○調兵部尚書王瓊爲吏部尚書○禮部主事鄭善夫上改曆元事宜

鄭善夫奏近年月食其初虧復圓時刻分秒古法新法俱有得失經該奏報外竊以歲差之法自古有虞喜始定以歲策五十年差天運一度何承天復定以一百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年元許衡王恂郭守敬

復定以六十六年有餘。凡經數十人。歷驗千歲年。至元授時曆。以爲精密矣。只今新法。據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演。仍又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差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以一日分加于四期。是故二至之時。只在緣忽之間。自古難准。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爲九百四十分者。以氣數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分。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分。積虛盈之數。以制閏。是故定朔。

方集

卷三五

正德

三五

知問齋

必視四百四十一分。然後爲朧。朧只在一分之間。自古無有真知。要亦須酌量以定者。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爲最難測。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小日暗。虛大月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若日爲月體所掩而食。則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方纔半虧。南方食既。北方纔半虧。是故食之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

准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闔廣之地。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今按交食已更曆元。時分刻刻分分分秒。極精極細。及至於半秒難分之處。要亦須酌量以定者。若差半秒。積以歲月。則躔離朧朧皆不合。原算矣。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於天者。苟非其人。豈易言哉。謹按漢宋以來。皆設算學。與教習儒藝同科。稱四門博士。如宋錢藻。孫覺。諸儒皆爲算學博士之官。九章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曆元。理明。

芳舉

卷三五

正德

三六

知問齋

然後數精。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固有天資超邁。究心天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秘書。加以歲月。必能上按往古。下推未來。庶幾曆元可更也。十二月帝至通州。宸濠及其逆黨拱樛等。並伏誅。起胡世寧爲湖廣按察使。尋陞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辛巳十六年春正月。帝還京。起費宏以少保。戶部尚書。仍置文淵閣。以石瑤爲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羅欽順爲吏部左侍郎。二月。浚白

茅河○三月上不豫。

上寢疾豹房行人張岳上疏曰臣謹按古禮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故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至于侍膳問安朝夕在側一人之子之節蓋君臣一體義理當然亦所以鎮定危疑預備非常其所關係甚為不小也近日聖躬偶感風疾暫免朝參數日羣臣不聞親候玉色嘗奉藥膳止於闕門備禮一疏恭問起居揆諸人子事親之義臣愚深有未安也伏望陛下仰思宗社重

芳華

卷三十五

正德

三十七

知問齋

計俯念臣子至情每日許內閣大臣一員府部院寺大臣各一員經筵科道官各一員朝夕詣寢所候問凡諸藥餌令其先嘗然後進御及是日內侍左右何人太醫院何官制何藥依何方該日官備細開寫揭帖送內閣收照至聖躬平復視朝仍以逐日開過揭帖具本奏聞陛下起居之詳既得漸聞于外人情自無疑慮亦可以備意外不測之變臣深思人情禮法參酌古今事勢必如此然後可安自古豈有人主寢疾不與大臣相接獨與內侍

數人共之而可以迓和平之福者哉

丙寅帝崩於豹房

惟太監陳敬蘇造二人在左右

上無嗣慈壽皇太后定議迎世宗入繼大統為武宗皇帝遺詔曰朕以菲薄紹承祖宗丕業十有七年矣圖治惟勤化理未洽深惟有孤先帝付托今忽遘疾彌留殆弗能興夫死生常理古今所不免惟在繼統得人宗社生民有賴吾雖棄世亦復奚憾焉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厚熄聰明仁孝德器夙成倫序當立已遵奉祖訓兄

芳華

卷三十五

正德

三十八

知問齋

終弟及之文告于宗廟請於慈壽皇太后與內文武羣臣合謀同辭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內外文武羣臣其協心輔理凡一應事務率依祖宗舊制用副子志
丁卯遣司禮監太監韋霽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奉詔諭金符趨安陸迎世宗皇帝○江彬伏誅武宗崩皇太后秘未發喪既定議嗣統遂以武宗命召江彬入彬偶不在武宗左右不知武宗崩并其子入併執之皇太后下制暴彬罪惡厚賞彬所

部諸邊卒散遣歸鎮下杉錦衣獄論罪磔于市詔籍沒彬及錢寧家產

陸完秦用並發戍

時錢寧盧明賊賢並死于獄中陸完秦用本與寧王交通以內閣楊廷和曲庇得充軍

夏四月癸未世宗皇帝車駕發安陸

帝母蔣妃戒曰吾兒行荷重任毋輕言帝嗚咽曰謹受教策道所經屏絕諸王有司德獻命從官約束蕭衛毋擾民

癸卯車駕至京城外行殿是日即位

芳華

卷二十五

正德

三十九

知問齋

內閣楊廷和主議欲以世宗為孝宗嗣繼孝宗統令儀制郎中余才具儀請上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次日百官于文華殿朝畢上箋勸進擇日登極上命即從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是日月中登極遂詔天下以明年為嘉靖元年時久旱俄而大雨沾漑頃復開霽景象一新識者知為中興之兆云詔褒錄江西巡撫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逵及論江西討宸濠功

燧等死節阻於奸倖久未褒贈至是燧贈禮部尚

書謚忠烈敘其子堪錦衣百戶進正千戶逵贈副都御史加贈禮部尚書謚忠節敘其子璠錦衣百戶進正千戶燧逵俱立祠江西祀之○時楊廷和自以擁立有功竊柄作威素與吏部尚書王瓊不相合而王守仁復以提督軍務得專制召兵平賊者皆王瓊為兵部之功也廷和大不悅故守仁久不議賞至是上錄其功封守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遣使迎至京宴勞守仁連章辭免以謂該部有調度之功未蒙褒錄臣不言是掩

芳華

卷二十五

正德

四十

知問齋

人之美矣廷和竟寢不行且以賜宴勞費為詞嗾言官論沮守仁因不得至京雖封爵賜號而不與鐵券歲祿一時勤王有功諸臣惟伍文定得陞副都御史蔭一子千戶刑珣徐璉戴德孺陞布政使德孺死于水珣璉卒被斥紀功御史伍希儒謝源皆考察去守仁不自安累疏辭封乞錄諸勤王者終格不行

速回夷寫亦虎仙送法司問○下吏部尚書王瓊于獄謫成起彭澤為兵部尚書李昆為兵部侍郎陳九

疇為副都御史巡撫甘肅

陳九疇原論寫亦虎仙謀反坐死特寫亦虎仙與失拜烟答子米兒馬黑麻入貢在京突入長安左門稱冤下錦衣衛會同三法司訊腕寫亦虎仙死適武宗幸會同館寫亦虎仙米兒馬黑麻因權倖得見上賜國姓隨上南征至是詔錦衣衛拏送法司查照原擬開奏定奪廷和又令科道官劾瓊遂票旨以瓊勾引奸夷欲令法司因此中傷之法司以科道劾本原無勾引奸夷事且事干夷情關係

芳摹 卷三五 正德 四十一 知周齋

重大不敢從廷和怒法司乃以米兒馬黑麻火者馬黑木皆與寫亦虎仙罪同論死竟與瓊無干御史楊秉中與彭澤同鄉素厚見瓊係獄兼承廷和風旨上言瓊害澤致罷免乞罪瓊起用澤廷和票旨取澤赴京為兵部尚書李昆陞都御史尋陞兵部侍郎陳九疇陞都御史就令巡撫甘肅瓊謫戍邊寫亦虎仙死獄中

改石珪為吏部尚書尋兼學士仍掌詹事府事以喬宇為吏部尚書

時給事中史道論楊廷和為漏網元惡彭澤附廷和奏乞治史道罪吏部尚書喬宇以道巧詆廷和乞下吏治遂下道錦衣衛獄謫南陽府通判給事中于桂御史曹嘉相繼論劾廷和彭澤結黨亂政扶同奏啓南北科道亦交章論劾彭澤阻塞言路時廷和迴避蔣冕毛紀票旨調曹嘉外任知縣于桂淮安知府有太常卿楊一瑛者阿奏廷和時望所屬而史道首開誣詆之源于桂導其流曹嘉揚其波懇番廷和以慰中外之望廷和出視事聞給

士英 卷三五 正德 四十一 知周齋

事中閻閱與曹嘉史道相合仍令給事中毛玉御史劉廷簾劾史道曹嘉閻閱危疑忠良變亂國是廷和票旨再論史道陝西金縣縣丞曹嘉四川茂州判官閻閱已陞僉事遠竄雲南蒙自縣丞給事中孟奇御史吳鏗十九人相繼論救史道等廷和皆票旨責之時稱史道閻閱曹嘉為館中三傑楊廷和蔣冕毛紀為閣中三黨云

上 大行皇帝謚號 尊謚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

皇帝廟號武宗堃康陵

內閣梁儲致仕

按儲立朝四十餘年，多自蔽掩，不誇其功，不言人過。施德于人，不責報。有疵其德，反探戈者，亦不較。謗言至，居之恬然。宸濠初未反，多納交士大夫，所餽皆籍記，及濠謀，閱餽籍，惟儲無之。平生輕財，周急，志慕清修。田園少附，郭沒，未幾子孫或不免。空之正德中，兩落子錦衣，于戶嘉靖初復以定。建迎立功，子錦衣，指揮世襲，皆辭不受。後數年卒，贈太師，諡文康。

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表宗阜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尋卒。○丙午遣司禮監太監秦文等捧筵奉迎母與獻王妃于藩邸。

芳基

卷三五

正德

四三

知問齊

南京給事中孫懋上端本正始疏一養聖德二正聖學三勤聖政上嘉納之

戊申命禮部會議與獻王主祀稱號

禮部尚書毛澄請之內閣楊廷和取文獻通考檢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是足為據時會試中式舉人張璠即詣禮部侍郎王瓚具論皇上實入繼大統非為人後與漢哀帝宋英宗事體不同瓚然之廷和遂令言官指摘瓚失調南京禮部而以侍讀學士汪浚代之○五月癸丑禮部尚書毛澄

等會公卿等六十餘人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為

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師丹善其合禮今上宜以孝宗為考而稱與獻王為叔又以益王子崇仁王後與獻稱考而顧稱益王為叔帝曰父母可互易若是耶其更議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復言程願濮議最為得體與國祀事暫屬崇仁王俟皇次子生復承王後情理允愜不報○張璠疏言時議欲考孝宗而叔與獻王者拘定陶濮王陳迹耳漢哀宋英立為皇嗣育之官中猶有父子之道今皇

芳基

卷三五

正德

四四

知問齊

上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為孝宗後也稱與獻以皇叔鬼神既不安矣稱聖母以叔母得不為皇上隱乎謂皇上以繼統而尊崇其親則可謂以繼嗣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惟別立與獻王廟隆以帝禮聖母亦以子貴尊與帝匹庶全父子之倫而不失尊親之孝矣帝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因諭廷和曰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爾曹何得誤朕廷和曰書生不知國體復持上帝乃召廷和等入諭且手敕曰卿等所言亦是但罔極之恩不

容不報、今尊父為興獻皇帝、母為興獻皇后、祖母邵氏為康壽皇太后、以伸朕為子之情、廷和曰、禮為人後者為之子、所生者為伯叔、不啻降其服、且異其名也、臣不敢阿順、封還手勅、○時聖母將至、以徽號未定、駐番不入、帝聞之、涕泗號泣、啓慈壽皇太后願避位、奉母歸藩、羣臣惶懼、不知所裁、下劄諭曰、罔極之恩、無由以報、其勉承朕命、朕考稱與獻太皇帝、聖母稱與獻皇太后、廷和言與獻帝后尊稱已極、若復加皇字、與孝廟慈壽並稱、是悖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忘大義、臣等死不塞責、帝曰、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于史志、可勉加皇字、毋為托詞、吏部尚書喬宇率百官、爭皇字不可加、帝曰、慈壽皇太后懿旨云、皇帝婚禮將興、共加興獻帝后皇字、朕不敢辭、爾羣臣其承后旨、廷和等乃乞罷歸、不報、○給事中熊治、兵部主事霍韜、同知馬時中、監生何淵、巡檢房濬、各上疏、議大禮一如張聰之議、上令禮部知之、○巡撫雲南都御史何孟春奏、興獻帝宜止稱皇叔、請去父字、楊廷和

寓書致仕都御史林俊、俊上奏曰、司馬光謂秦漢而下、自旁支入承大統、或推尊所生父母為帝、為后、皆取譏當時、貽議後世、陛下何忍襲為之、奏入、晉中、內閣九卿、翰林科道、連章累疏、皆言張璉倡為邪說、願罷斥之不聽、賜進士楊惟聰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上既賜進士第、楊廷和主選庶吉士、遂以濮議試題希旨者多入選、忤者斥為奸邪、自是無敢異議、召前戶部尚書韓文、以老疾辭、遣行人齎璽書存問之、○詔陞章懋為南京禮部尚書、仍致仕、令有司以時存問、○起何塘為山西提學副使、以居憂不赴任、○詔追贈取用正德十四年諫官、詔正德十四年各官諫止巡遊、跪門責打致死者、追贈諭祭、廕子、其降調充軍為民者、起取復職、陞用之、詔革冒濫軍功官職、正德年間、各處軍功之濫、如鎮守官奏帶例、該五名、今則領兵奏帶至三四百名者有之、往往安居

京師寄名邊方，故有一人而數處奏帶，一時而數處獲功，於是中官弟姪，如張富、張容、谷大寬、谷大亮、馬山、陸永、魏英，先封伯爵，與加陞都督指揮者數十人，俱查出追奪誥券，削為編民，其餘巧立別名，陞授職級者，凡三千一百九十九員，各盡行革退。

八月癸酉，聖母至通州。

上以聖母至，命禮部具儀。初議由東安門入，再議由大明門左門入，上斷由大明門中門入，謁廟朝。

芳基

卷三五

正德

聖七

知問齋

議譁然，以婦人無謁廟禮，太廟非婦人宜入，張璉曰：「雖天子必有母也，焉可由旁門入乎？」古者婦三日廟見，孰謂無謁廟禮乎？九廟之禮，后與焉，孰謂太廟非宜入乎？上又命備駕儀奉迎聖母，禮部奏請用王妃鳳輦儀仗，上命錦衣衛治母后駕儀奉迎，曰：「朕既奉天命，即天子位，朕母何不得具皇太后之服乎？」遂製造如禮，往奉迎焉。

十一月起用大學士費宏至閣。

給事中熊浹上大禮疏。

疏曰：皇上繼承揆之倫序，乃以弟繼兄，非以子繼父也。比之宋英宗為仁宗子者，不侔矣。夫禮者，因人情者也。皇上貴為天子，聖父聖母，乃以諸王禮處之，於情安乎？且藩邸舊臣，昔為長史審理者，今進為大學士、少卿矣。昔為承奉儀衛司官者，今進為太監、錦衣衛官矣。願聖父聖母，乃獨不得尊崇乎？臣愚以為必當稱帝后而興獻別廟，則大統之義所生之恩，兼盡矣。時費宏初至閣，以熊浹鄉人，懼廷和疑已，乃自誓附議。

芳基

卷三五

正德

聖八

知問齋

十二月除進士張璉南京刑部主事。

時楊一清家居，遺書于吏部尚書喬宇曰：「後生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宇不能從，至廷和街璉授意吏部，除為南京主事，尚書石瑄語璉曰：「慎之，必大禮終當行也。」廷和泣告曰：「子不應南官，第靜處之，勿復為大禮，既難我也。」璉鞅鞅而去。

起致仕都御史林俊為刑部尚書。

南京大理寺評事林希元應詔，上言新政八要。

上登極詔天下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

諸人直言無隱。林希元因上奏曰：臣聞冬寒之極，必有陽春。大亂之後，必有大治。天下事壞于權奸之手，至正德十五年極矣。陛下以親藩入承大統，一舉而更之，使十七年天翻地覆之世道，一旦轉而爲乾清坤寧之治。此湯武以後所未見，而年方出幼，德已夙成，則湯武之所未有也。今中外臣民萬口一詞，謂陛下天生聖人，此非面諛。又謂陛下血氣方升，形神未固，不宜過勞，恐有所損。又謂聖躬宜加慎重，飲食起居皆不可苟，恐姦人有所不利。蓋其愛之也深，故其慮之也至爾。臣甫登仕路，幸際明時，愛君徒有心，致君媿無術。茲因進香來京，覲清光，讀明詔，不容自默。然陛下以言責諸人，固將取其有益身心於天下也。臣有敷陳爲君道、急務者六：曰務正學以隆治道，曰親正人以資輔導，曰用舊臣以輔新政，曰清言路以定國是，曰急交修以圖實效，曰持久大以終盛美。爲朝廷大政者二：曰息內臣機務以拔禍根，曰罷內臣鎮守以厚邦本。總名新政八要。

考舉

卷三五 正德

四十九

知周齋

利蓋其愛之也深，故其慮之也至爾。臣甫登仕路，幸際明時，愛君徒有心，致君媿無術。茲因進香來京，覲清光，讀明詔，不容自默。然陛下以言責諸人，固將取其有益身心於天下也。臣有敷陳爲君道、急務者六：曰務正學以隆治道，曰親正人以資輔導，曰用舊臣以輔新政，曰清言路以定國是，曰急交修以圖實效，曰持久大以終盛美。爲朝廷大政者二：曰息內臣機務以拔禍根，曰罷內臣鎮守以厚邦本。總名新政八要。

芳華卷二十五

武原臣徐昌治述

世宗肅皇帝

壬午嘉靖元年春正月清寧宮小房災

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上言火起風烈迫清寧宮後殿豈非與獻帝后加稱祖宗列聖神靈容有未安者天意昭然於此可見矣給事中鄧繼曾主事高尚賢鄭佐亦言火之為災陰極之變也五行火主禮今日之禮於名曰紊於禮曰逆廢禮甚矣陰

芳華

卷二十六

知問齋

極變災廢禮之應也。上乃姑從廷秘等議稱孝宗皇考慈壽聖母本生父與獻帝母與獻后而皇字不復有加矣。○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具疏曰：邇者廷議大禮，臣聞大略有二，其一謂武宗崩，皇上以興獻王長子為武宗弟，繼體孝宗，例濮安懿王事，稱興獻王為皇叔，別為興獻王立祠，此禮官議也。舉朝是之，臣愚以為未敢是焉。其一謂孝宗傳位於武宗，皇上入繼武宗之統，不當繼孝宗廟，與濮王事不同。此張璉霍韜議也。舉朝非之，臣

愚未敢以為非焉。禮者天下之公共，謹獻議曰：昔堯以天下傳于舜，舜繼堯統，未聞不以替叟為父。

舜以天下傳于禹，禹繼舜統，未聞不以伯鯀為父。故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祖宗之天下也。孝宗不能私也。議者比之宋事，竊謂英宗入嗣在袞衣降御之日，皇上入繼當宮車宴駕之後，比而同之，似或未安。故皇上嗣繼大業，非繼孝宗之統，繼武宗之統也。非繼武宗統，繼祖宗之統也。以皇上承繼武宗，仍為興獻王子，別立廟祀，張璉霍韜之議，未

芳華

卷二十六

知問齋

為迂也。然舜禹雖父其父，未嘗尊其父以帝稱。此萬世大公案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治不法於堯舜，非治也。禮不法於堯舜，豈禮乎？今踰年改元，尊號未上，明詔未頒，無乃擬議之未定乎？為今日議慈壽之命已下，宜定號曰：皇考興獻帝，別立廟於大內，每時祭太廟畢，仍祭以天子之禮。是或一道也。何者，別以廟祀，則大統正而昭穆不紊。隆以殊稱，則至愛篤而本支不淪。尊尊親親，並行不悖。其庶幾乎？○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亦草疏曰：

伏見近議陛下繼嗣孝宗尊稱典獻帝之禮一謂守禮經之言一謂循宋儒之說臣則謂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於宮中矣是實為父子也今孝宗未嘗育陛下於宮中也孝宗嘗有武宗矣仁宗未嘗有子也漢王別有子可以不絕矣今典獻帝別無子也為是議者臣未見其善述宋儒之說者也蓋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與獻之異羣廟在稱帝而不稱宗繼統者天下之公三王之道也繼嗣者一人之私後世之事也與獻之

芳華

卷三十六 嘉靖

三

知問齋

兵部主事霍翰進三劄

一言道問學修政事二言當問賦額發帑官簿增減三言諸司吏胥弊盡宜一一嚴覈而整飭之

御史馬紀請如國初之制設起居注官下所司知之

○御史朱衣給事中邵錫上疏陳時政缺失○議毀

京師諸淫寺

禮部郎中屠應埏一夕發檄徧京師悉從拆毀士論偉之

三月丁巳上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及皇太后邵氏冊寶詔天下

詔曰自古帝王以孝治天下尊親之禮其來遠矣仰惟聖母慈壽皇太后敬相皇考孝宗皇帝訓育皇兄武宗皇帝蔚有顯聞皇嫂皇后表正宮闈母儀有年重念聖祖母貴妃事我憲祖澤隆佑啓本生父典獻王聰明仁孝本生母典獻王妃莊敬儉勤誕育眇躬丕承前烈謹奉冊寶上聖母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皇嫂曰莊肅皇后又奉聖母懿旨上聖祖母尊號曰壽安皇太后本生父母曰典獻帝與國太后大禮既舉洪恩誕敷

芳華

卷三十六 嘉靖

四

知問齋

壬申楊廷和蔣冕毛紀請封定策功臣伯爵廕于錦衣衛指揮世襲

給事中張九敘等奏曰陛下入繼大統實屬倫序楊廷和蔣冕毛紀特以職事草遺詔實遵祖訓非敢擬之而後定也以爲元功進封伯爵恐非廷和等所敢當也○御史汪淵等奏曰陛下之有天下倫序當然人心共屬私意無所加人力無所爲也

楊廷和等何與定策功邪夫侯伯非闕國之勳不可遽封錦衣衛官非汗馬之勞不可輕授

追錄平濠功封王守仁新建伯

日本諸道爭貢

時日本王源義植無道國人不服諸道爭貢大內藝興遣僧宗設細川高遣僧瑞佐及宋素卿先後至寧波故事凡番貢至者閱貨宴席並以先後為序時瑞佐後至素卿奸狡通市舶太監饋賄萬計太監令先閱瑞佐貨宴又令坐宗設上宗設席

芳華

卷三六 嘉靖

五

知問齋

間與瑞佐忿爭相讐殺太監又以素卿故陰助佐授之兵器殺備倭都指揮劉錦大掠寧波旁海鄉鎮素卿坐叛論死宗設瑞佐皆釋還

安南黎諫走升華府

諫立七年為莫登庸所逼出走海濱居升華府為國莫登庸立諫幼弟應而相之尋又弑應自立國分為三

給事中夏言請罷市舶

夏言上言倭禍起於市舶禮部遂請罷市舶而不

知所當罷者市舶太監非市舶也夷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以故祖宗

雖絕日本而三市舶司不廢市舶初設在太倉黃

渡尋以近京師改設于福建浙江廣東七年罷未

幾復設蓋東夷有馬市西夷有茶市江南海夷有

市舶所以達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徵稅之利

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賈抑奸商使利權在上罷

市舶而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內調海上無寧日矣

五月禮部請以崇仁王襲封典獻王主祀不報○秋

芳華

卷三六 嘉靖

六

知問齋

虜入花馬池大掠西安鳳翔

冬十一月庚申壽安皇太后崩

楊廷和定為哭臨一日喪服十三日而除文移兩

京不以詔天下

南京吏部尚書王華卒華守仁父才識宏達操持堅

之廉獨不往會守仁劫之理怒廷守仁而素慕敬華不敢加害

南京禮部尚書章懋卒謚文懿

南京風雨暴至

江水泛濫官闕城垣大壞民多溺死勅諭文武羣

臣同加修省以圖修復併遣官巡視賑恤被災家
立皇后陳氏

十二月甲戌上壽安皇太后尊謚孝惠康肅温仁懿
順協天佑聖皇太后

癸未二年春三月賜進士姚涑等四百一十人及第
出身有差○夏五月遣司禮監官諭內閣興獻帝后
尊號加皇字

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上言皇上謂所生父母必
極尊稱恐未足為孝而反為聖德累矣今必欲行

芳纂

卷三十六 嘉靖

知問齋

之是徇情也丁巳上御平臺召楊廷和蔣冕毛紀
費宏授以手勅面諭欲加稱興獻帝為興獻皇帝
興國太后為皇太后廷和等退而上言臣等親承
天語諱復無少疾遽之色曷勝感戴第迎皇上之
初凡正統本生講論已定聖心固已洞察豈復得
不顧禮義徇情行之哉

大學士楊廷和疏謝温旨

廷和言僉事史道論臣再三荷 皇上下道于獄
而令吏部鴻臚寺官慰臣公論明而國是定矣第

聞道有老母隨養京邸乞曲賜矜全以慰其母俾
道改過自效詔曰卿忠誠體國正大光明史道挾
私誣罔取罪卿更為之陳乞具見休休有容俟鞠
明處分是日 上復遣中使至廷和第賜之羊酒
廷和疏謝温旨慰之

五月丁丑雷雨交作擊觀星臺候風杵連石座碎之
十一月壬辰南京主事桂萼上大禮疏

萼上疏曰臣聞古者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
孝故事地察未聞廢父子之倫而能事天地主百

芳纂

卷三十六 嘉靖

知問齋

神者也自張璉霍韜上議論者指為干進故達禮
者不敢遽論其誤遂因循至今日爾然是失也綱
常所關誠非細故切念皇上在興國太后之側慨
興獻帝弗祀三年矣而臣子乃肆然自以為是豈
一體之義乎臣願皇上速發明詔循名考實稱孝
宗曰皇伯考興獻帝曰皇考而別立廟于大內興
國太后曰聖母武宗曰皇兄則天下之為父子君
臣者定至于朝議之謬有不足辯者何也彼所執
不過宋濮王議耳臣按皇上奉祖訓入繼大統果

曾親父孝宗詔而為之于乎果曾親許為孝宗子乎則皇上非為人後而為入繼之主也明矣然則考典獻帝母興國太后者實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疏奏上曰此關係天理綱常便魯文武羣臣集前後奏章詳議尊稱合行禮內閣楊廷和致仕○林俊致仕甲申三年春正月五星聚營室

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少卿樂護上疏曰五星之聚是謂改易王者有德受慶子孫蕃昌無德受殃失

其國家百姓流亡蓋天道無親福無常主故五星之聚有福有禍有德靡不受福無德靡不受禍聚房周祚以昌聚箕齊桓用霸漢興聚井宋興聚奎是四者皆當更革之際一福一禍培植覆傾昭然在德伏乞陛下鑒此天數之大克已約躬使人心悅而天意孚真所謂有德受慶矣占書又曰天下兵謀則五星聚於營室凡所以內修外攘以銷夷狄盜賊之謀者似亦不可不加意也

南京諸郡大饑人相食

巡按朱衣言民迫饑餒嫠婦劉氏食四歲小兒百戶姚堂以子鬻母軍餘曹洪以弟殺兄王明以子殺父地震霧塞臭彌千里時盜賊蜂起開廣青徐豫楚間所在成羣泗州洪澤江洋盜艘動以千數上命戶部侍郎席書發帑藏截漕粟賑之又發帑金十五萬分賑淮鳳二府江盜勅操江伍文定擒捕

初制郊祀畢宴諸大臣名曰慶成

上以災歉不宴修撰唐臯言祭祀禮重郊丘君臣情通宴享帝王所以報本始而篤慈惠也皇上潛升百度惟新而臨御三年君臣未同一日之宴誠為闕典不報

大理寺卿鄭岳奏

岳言臣勘事陝西道經畿內河南見太行西倚潼關東繞懷衛北極燕冀水皆東注南入于海盧易滹泥琉璃漳洛衛沁洛瀝其大也宜令瀨水開田築堤鑿渠平疇無水者量濬畝澮或為陂塘下通水泉上蓄雨潦數年之後皆為沃壤矣戶部侍郎

王承裕覆議行之

詔旌遺忠劉蒞

賜祭葬復其家追念首倡誅瑾之諫也

禮部上尊稱典禮議詔衆論再議

禮部尚書汪俊等上議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產言

則皇上爲親弟武宗爲親兄自宜考孝宗母昭聖

前後章奏惟進士張璉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二

三人與桂萼議同其兩京尚書喬宇楊廉等凡八

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本部疏夫推尊之非

芳華

卷二十六

嘉靖

十一

知問齋

莫詳於魏明帝之詔稱親之非莫詳於宋儒程頤之議而桂萼之徒肆言無稽情罪可惡議上上曰還衆衆論再議

南京都察院經歷黃綰上大禮疏

綰上疏曰陛下有仁孝之心而臣下不能因之擴

充有親賢之德而臣下不能因之將順何也切惟

陛下遵祖訓入踐帝位宜繼武宗考興獻帝別立

廟大內庶大統正而私恩盡也議者乃牽合宋濮

王不同之事強陛下考孝宗而滅武宗兄弟相傳

之統絕與獻帝父子固極之恩父子君臣皆失其道不幾於三綱淪九法數乎

三月丙寅諭禮部加上本生父母尊號及立室奉先

殿側○召席書桂萼張璉霍韜來京

禮部尚書汪俊致仕

汪俊等上請曰臣等伏承建室之命益增惶惑嘗

恨桂萼之徒扇其邪說欲改孝廟稱號陛下乃於

聖母皇太后復加尊稱蓋已知其非矣又欲別廟

與獻帝陛下但欲議擬建室亦復知其非矣願罷

芳華

卷二十六

嘉靖

十二

知問齋

議上曰還會官明白議擬汪俊等復上議爲本生父立廟大內從古所無惟漢哀帝嘗爲其王立廟京師師丹以爲不可請於安陸廟增飾爲獻皇帝百世不遷之廟陛下歲時遣官致祭亦足以伸至情矣上曰朕奉太廟豈敢問越與漢哀帝不同務協公論以伸朕情吏部尚書喬宇等復奏安陸祭祀無庸改議上曰朕祗奉宗祀罔敢違禮卿等還協公論議擬又湛若水等石瑤等給事中張翀等御史任洛等太常卿汪舉等皆具奏不聽於是汪

俊求罷去上切責之曰你職司邦體違背正典肆慢朕躬遂罷之

丙子詔止席書張璉桂萼來京

張璉桂萼復同上疏曰禮官以皇上稱孝宗為皇考昭聖為聖母謂之所後父母稱與獻帝興國太后謂之本生父母按禮於所後者服三年則於本生父母降服為期同伯叔父母不得以帝后尊稱今既稱與獻帝興國太后是伸人子推尊至情實父母矣豈可妄加本生二字且本生字為別服制

芳華

卷三十六

嘉靖

十三

知問齋

而言可加之尊稱上乎竊謂禮官初率廷臣爭一皇字何至今日可加臣等聞命奔走至鳳陽伏觀勅諭已加稱與獻帝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為本生母章聖皇太后是又不過巧飾孝宗之初謬耳使皇上於此宗祀致詞既稱皇考獻皇帝又稱皇考孝宗皇帝是兩皇考矣曾有一人兩考之禮乎臣等知仍加本生二字決非皇上之心必出禮官之陰術其欺皇上以不察也極矣誤皇上以非禮也甚矣及奉聖諭朕本生父母尊

號已有勅諭還於奉先殿側別立一室盡朕追孝之禮夫別立稱廟如奉慈殿之例不干正統所以明天下之分不廢尊親所以教天下之孝於禮合矣但不亟去本生二字則獻皇帝雖稱皇考實與皇叔無異不知禮義者將矣引漢宣帝光武非禮故事以為不當為獻皇帝立廟京師必此二字有以啓之也又奉聖諭今大禮既定桂萼等不必取來臣等聞命中止切以大禮如此為定正臣等所謂徒爭一皇字禮官必姑以是而塞今日之議皇

芳華

卷三十六

嘉靖

十四

知問齋

上亦姑以是而滿今日之心者也蓋禮官懼臣等來京面質其非故先為此術求遂其私而天下後世公議終不可泯臣等切惟皇上聰明日廣孝德日新本生所後之欺蔽必自察之在禮官今日固自以為得計臣等知其將無所逃罪者也疏奏晉中

丁丑定安陸松林山陵各顯陵○戊子復召張璉桂萼來京以席書為禮部尚書辛卯內閣蔣冕請罷弗許

冕言皇上既受命於武宗則即嗣武宗後以奉祀宗廟當如春秋臣子一例之說而以父道事武宗以子道自處也今欲爲本生父母立廟奉先殿側竊謂興獻帝生前未帝豈可沒而廟祀大內乎誠然則將置孝宗武宗於何地乎汪俊乞休遽允其去璉萼有言亟召其來其日天氣陡變陰晦風霾尤甚天心仁愛尤極惓惓皇上可不思所以回天意哉愿罷免上曰卿朕方倚任其圖治理建室禮儀朕自裁之

芳華

卷二十六

嘉靖

十五

知周齋

禮部侍郎吳一鵬等請停建室之議不允下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于獄謫官

呂柟陝西高陵人性孝友儉朴內克外裕行方辭厲在朝在野隨寓盡道所至學徒雲集爲理學之宗門生侍側數十年未嘗見其偷語情容經書子史並有發揮

鄒守益江西安福人仕至南京祭酒卒贈禮部侍郎謚文莊守益傳王陽明致良知學海內多宗之員外薛蕙上爲人後解二篇爲人後辯一篇被訊

御史段續陳相疏萼等假議禮下進南京尚書楊旦等侍郎陳鳳梧等都御史伍文定等各上言俱被切責已酉上兩宮尊號癸丑詔天下○蔣冕致仕

五月處決土魯番火者馬黑木米兒馬黑麻○壬申奉先殿西室成名觀德殿奉安恭穆獻皇帝神主張璉桂萼至京師

璉萼同上疏曰今日典禮名實秩然宜無容一言者然與朝議抗之三四載辯之六七疏又不止三日言而不報者也茲詔令雖云再下而典禮亦甚

芳華

卷二十六

嘉靖

十六

知周齋

乖違謹復條七事○時六科給事中張翀等十三道御史鄭本公等各奏萼等行取來京黃綰張喙旁噬黃宗明攘臂橫行方獻夫居中內應席書陰爲間諜而南京給事中彭汝寔等御史田麟等復各論劾皆不聽

六月丙午以桂萼張璉爲翰林院學士方獻夫爲侍講學士

吏部尚書喬宇奏萼等偏執異說搖動人心言官論劾殆無虛日顧乃俱承翰苑之命愿亟罷黜上

之。又所遣董役叅將賈鑑望風峻法，諸鎮卒遂變。有郭鑑、柳忠暨諸驍悍者，倡亂殺賈鑑，焚大同府門，劫獄囚，又焚都察院門，文錦倉卒踰垣避匿。宗室博野王所，諸亂卒掠其家，脇博野出，文錦殺之。脇鎮巡為奏乞赦宥，廷議遣兵部侍郎李昆宣勅赦諭之，復命太監武忠鎮守，都督桂勇為總兵官，擢按察使蔡天祐為巡撫。天祐委曲論撫不定，以狀上，上乃命戶部侍郎胡瓚督兵討之，而都督魯綱總其兵，制曰：誅首惡，脇從不問也。瓚至陽和，密檄桂勇督城中兵，計擒首惡，文移日十數下於城，城中大懼，衆曰：天祐求自全，天祐傳制諭之曰：兵來惟誅首惡，脇從不問也。汝輩勿助惡，即良民無事矣。以是首惡者扇惑衆多不從，桂勇遂率苗登諸將，計擒郭鑑、柳忠等十一人，皆斬之，又得首惡郭庀于胡雄等四十人，斬之，人人稱快。事聞，優詔答之，賞賚有差。天祐厚賚多間，因事捕誅逆黨，近數百人，大同始定。數年，天祐遷兵部侍郎，言者迫論其費財竟罷去，多在之。

芳墓

卷二十六

嘉靖

十八

知問齋

乙亥，以更定興國太后尊號，曰聖母章聖皇太后，勅多官。○大學士王鏊卒，贈太傅謚文恪。戊寅，何孟春等倡率百官，赴左順門跪哭。上朝罷，齋居于文華殿，何孟春曰：憲宗朝，禮部尚書姚夔率百官，赴文華門跪哭，爭論慈懿皇太后薨禮，憲宗從焉。此國朝故事。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有不力爭者，當共擊之。於是秦金、趙鑑、趙璜、俞琳、朱希周、劉玉、王時中、張潤、汪舉、潘希曾、張九敘、吳珙、張瓚、陳雷、張楮、蘇民、余瓚、張仲賢、葛檜、袁宗儒，凡二十有三人，賈詠、豐熙、張璧、舒芬、楊繼聰、姚涑、張衍慶、許成名、劉棟、張潮、崔桐、葉桂章、王三錫、余承勛、陸鈇、王相應、良、金臯、林時、王思，凡二十人，謝賁、毛玉、曹懷、張嵩、王瑄、張樞、鄭一鵬、黃重、李錫、趙漢、陳時明、鄭自璧、裴紹宗、韓楷、黃臣、胡汭，凡十有六人，余翺、葉奇、鄭本、公楊、樞、劉穎、杲、杜民、表、楊瑞、張英、劉謙、亨、許忠、陳克、宅、譚縝、劉紳、張錄、郭希愈、蕭一忠、張恂、倪宗、嶽王、璜、沈教、鍾卿、密、胡瓊、張濂、何縈、張曰、籍、藍、田。

芳墓

卷三十六

嘉靖

十九

知問齋

張鵬翰林有季凡二十有九人余寬党承志劉天民馬理徐一鳴劉動應大猷李舜臣馬冕彭澤張賜洪伊凡十有二人黃待顯唐昇賈繼之楊易楊淮胡宗明栗登党以平何岩馬朝卿申良鄭澤顧可久婁志德徐嵩張庠高圭安璽王尚志朱藻黃一道陳儒陳騰鸞高登程旦尹嗣忠郭日休李錄周詔戴允繆宗周丘其仁祖琚張希尹金中夫丁律凡三十有六人余才汪必東張繼張懷翁幹李文中張潔張鏗豐坊作瑜丁汝夔臧應金凡十有

考墓

卷二十六

嘉靖

二十

知問齋

二人陶滋賀縉姚汝臯劉淑相萬潮劉漳楊儀王德明汪溱黃加賓李春芳盧襄華鑰鄭曉劉一正郭持平余禎陳賞李可登劉從學凡二十人相世芳張峩詹潮胡璉范祿陳力張大輪葉應聰白輒許路戴欽張儉劉士奇祈勅趙廷松熊宇何鰲楊濂劉仕肅樟顧鐸王國光汪嘉會殷承攸陸銓錢鐸方一蘭凡二十有七人趙儒葉寬張子衷汪登劉璣江珊金廷瑞范總龐淳伍餘福張鳳來張羽車純蔣琪鄭錫凡十有五人毋德純蔣同仁王騰

原缺第二一葉

人編伍其餘四品以上姑於午門前宣諭罷俸五品以下各杖之○辛卯上命錦衣衛復繫楊慎王元正劉濟安盤張漢卿張原王時柯七人責之曰楊慎輩倡率叫哭欺慢君上震驚闕廷大肆惡逆乃命加杖之編伍削職有差何孟春調南京工部毛紀罷上責之曰爾因辭奏諫歸咎朕躬豈大臣忠愛之道

國子監祭酒崔銑罷

銑言陛下無輕正統無拂羣情無恃威可作無謂

芳墓

卷二十六

嘉靖

二十二

知問齋

已可縱則今日之忠邪辨矣上罷之

八月土魯番滿速兒大舉入寇至甘肅巡撫都御史耿九疇禦却之

晉府西河王孝感

王名奇湖母嘗病渴王仰祝天甘泉湧出病愈建醮祈禱有雙鶴飛鳴繞壇後母卒王哀毀骨立宮墀古栢生奇花二異香襲人人以為孝感下所司勅實命勅獎諭

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賈詠為禮

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九月壬戌禮部尚書席書等議上孝宗皇帝尊稱

席書張璠桂萼方獻夫等上議太祖傳統至孝

宗孝宗為憲宗長子傳武宗無嗣獻皇帝憲宗次

子孝宗親弟也今上以獻皇帝長子遵太祖兄終

弟及之訓受武宗遺詔入繼大統孝宗伯也宜稱

曰皇伯考孝宗敬皇帝昭聖伯母也宜稱曰皇伯

母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獻皇帝父也宜稱曰皇

考恭穆獻皇帝章聖母也宜稱曰聖母章聖皇太

芳舉

卷二十六 嘉靖

三十一

知問齋

后武宗兄也仍稱曰皇兄武宗毅皇帝如此允合

天理之正深即人心之安大統大倫兩有歸矣奉

獻皇帝主別為稱室不入太廟尊尊親親兩不悖

矣議上上曰大禮屢經會議未有定論今議合于

天理至情宜從正稱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聖

康惠慈壽皇太后曰皇伯母恭穆獻皇帝曰皇考

章聖皇太后曰聖母選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

詔諭天下○丁卯石瑄上言孝宗昭聖皆陛下至

親骨肉非他人也今輒行離間臣實傷之且幽明

一理事亡如存即今孟冬時享陛下登對如親見

之寧不少動于中乎宜如鄭岳徐文華議上曰大

禮會議已明石瑄職居輔導輒引朋辭議及宗廟

豈大臣體國事之道乃罷鄭岳徐文華俸

壬午工部尚書趙瑄等請罷改遷顯陵之議

瑄等言邇者百戶隨全等各奏改遷顯陵臣等竊

謂顯陵為先皇體魄所安焉不可輕犯一也山川

靈秀萃焉不可輕泄二也國家根本在焉不可輕

動三也太祖不遷皇陵太宗不遷孝陵願以為法

芳舉

卷二十六 嘉靖

三十四

知問齋

禮部尚書席書等再議臣等感陛下哀切之言仰

聖人孝思之志但舉大事當順人心今多官皆曰

帝魄不可輕動地靈不可輕泄人心如此陛下不

可不信從也一時或誤千載難追臣等敢不盡言

上命罷議

吏部侍郎胡世寧以疾在告

上疏曰羣臣有罪宜下司寇問理輕重誅黜皆依

律斷今鞭朴行于殿廷刑辱上于大夫非所以昭

聖德也下禮部議聞

乙酉四年春三月命修恭穆獻皇帝實錄○土魯番牙木蘭復據哈密侵肅州又入沙州○虜侵掠陝西諸塞殺吏民○起故少傅大學士楊一清為兵部尚書兼都御史提督陝西軍務

夏四月己亥命禮部議立恭穆獻皇帝廟

上以觀德殿規制未備孝心未慊光祿寺署丞何淵遂奏請於太廟內立世室以為禰廟崇祀獻皇帝與祖宗同享太廟遂命議禮部尚書席書等奏曰向之奉迎獻皇帝神主入祀大內者以獻皇帝

芳華

卷二十六

嘉靖

二十五

知問齋

止生陛下一人廟祭不可缺也不敢以祔太廟者以獻皇帝未為天子天統不可干也大禮既定聖心甫寧何淵議立世室崇祀獻皇帝於太廟臣等竊以為非禮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周以文武有功德乃立世室與后稷廟皆百世不遷我太祖始建四廟德祖居北極仁三祖各以蟠桓為序後改同堂異室議祧以太祖擬文世室太宗擬武世室今獻皇帝以藩王追稱帝號何淵乃欲比之太祖太宗立世室祀于太

初建處士
與典制

廟不知何說也上曰既別廟奉祀皇考凡歲時朕率百官孝享便會官詣太廟左右相地營立擬名七月甲申定恭穆獻皇帝廟名世廟○十一月定世廟神路由廟街門入○以提督陝西軍務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丙戌五年春三月賜進士龔用卿等三百一人及第出身有差○命尚書王憲提督陝西軍務

芳華

卷二十六

嘉靖

二十六

知問齋

德錄○副都御史張潤請申訟牒株連之禁從之編修孫承恩摘尚書中善惡事編成韻語

唐虞至宋元人君事迹可為法戒者彙括成詩六十首以獻上嘉納之賜名鑒古韻語

秋七月甲午命改建觀德殿於奉先殿東○九月己亥上奉章聖皇太后詣世廟

乙亥六年春正月勅修大禮全書○二月改觀德殿為崇先殿○大學士石瑄致仕

石瑄靖方介恪潔已好修士類信嚮時時召對平

一製教一
以及注范
攸心繁程
觀聽言
勸四旅

臺暖閣議廟樂再議廟簡又議聖太后皇后謁世廟儀守正義力爭又三封內批清修無玷毀譽不撓持論堅確不避夷險秉正嫉邪進禮退義兄玠同舉進士累官戶部尚書

禮部尚書席書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致仕卒○四月大學士費宏致仕以禮部右侍郎翟奎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六月定世廟樂舞兼用文武

提督兩廣軍務都御史姚鏞請討田州

芳華

卷三十六 嘉靖

二十七

知問齋

岑猛既賂劉瑾得還田州為同知兵威復振每凌轅隣郡與泗城州互相仇殺及殘落龍州地方擾亂都御史盛應期奏猛反請討之未報姚鏞代應期再請得旨遂遣都指揮沈希儀張經張佑等五將軍帥兵入萬分道進討歸順知府岑璋女嫁猛失愛素憾之乃與希儀通伴以姻故遣兵千人助猛長子邦彥守隘實為內應希儀因得擊斬邦彥猛欲出奔璋使人招走歸順可達安南再圖興復猛卒無所之亦以姻故遂佩印走歸順璋伴涕泣

迎之猛喜不疑璋詭徇曰大兵已退非陳奏事不白為君草封事令人上之如何猛所願也乃為疏令猛出印印之璋得知猛真印所乃置酒賀猛樂作持鴆酒一盃獻曰天兵索君急不能庇也請自為計猛大怒罵曰悔墮此老奸計也遂飲鴆死璋斬其首并所佩印遣使間道馳詣軍門上之諸將聞之引還猛三子長邦彥敗死次邦佐出後其族為武靖州知州次邦相出亡邦彥側室子曰芝方

穰祿匿民間諸惡目韋存陸殺馮爵岑約俱被擒

芳華

卷三十六 嘉靖

二十八

知問齋

斬惟盧蘇王綬未授首捷音上聞論功行賞三月贈死節知府宋以方光祿卿廕一子初浪濠有反狀瑞州知府宋以方集民兵以備濠濠使至不為禮微索皆不應濠中以他事逮繫南昌獄明日濠反械以舟中舟中以為濠不屬赴水死至是巡撫陳洪諫上其事得贈廕議行馬政時兵部言祖宗制養馬在順天府所屬論地派養此外更無別科種馬在應天府所屬論丁派種此外別無他役如有倒失雖赦不蠲頃者有司怠玩漫不簡覈或地歸豪右而養馬累于細民或丁多

逃移而種馬至于漸耗。馬政之廢實由於此。宜令順天府屬覈地。應天府屬覈種。其地亡馬有者。卽以其馬責之佃主。其種馬昔有今亡者。俟秋成日。以漸買補。則數年之後。馬可蕃息。詔如議。議行。京師兩錢。

上聽講大學衍義。製五言詩并序一首。示大學士楊一清。清等依韻和進。上命集成一帙。名曰翔學詩。七月丁丑。更定大禮全書。為明倫大典。命王守仁總制兩廣軍務。勦處田州賊情。

芳華

卷二十六

嘉靖

二十九

知問齋

命王守仁提督兩廣及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督同姚鏌等。斟酌事勢。將各夷叛亂未形者。可撫則撫。反形已露者。當勦則勦。一應主客官軍。從宜調遣。主副將官及三司等官。悉聽節制。公同計議而行。

八月內閣賈詠致仕。進楊一清。華蓋殿大學士。以

張璉掌都察院事。詔訊李福達獄。時公卿臺諫。罪戾多。得罪請戍。削籍

福達竟脫死。

虜入寧夏塞。都督尚書王憲總兵抗雄禦却之。○九

月。巡撫兩廣都御史姚鏌致仕。命王守仁兼理巡撫兩廣等處軍務。○十月。以掌都察院事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大學士張璉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召謝遷為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張璉請沙汰錦衣旗校。冗官冗兵。

張璉奏革各省鎮守內臣。及請皇親莊田。戊子七年春正月。起王瓊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代王憲總督陝西軍務。

詔張璉等推問御史馬錄獄。

芳華

卷二十六

嘉靖

三十

知問齋

李福達以妖賊王良謀反。連坐發戍。逃還。改名李五。又易姓名曰張寅。會御史馬錄窮治之。已而錄與巡撫江潮疏論。上怒。械繫馬錄。一時論救諸臣。俱被逮繫。命璉等推治之。奏言。皇上於馬錄欲從重議擬者。蓋以誅之不可勝誅。故罪坐所繇。是欲戮一人。使千萬人懼也。夫馬錄故欲陷張寅一家之死。臣等復何敢救護。馬錄一人之生。特以未決之張寅。猶可以有當死之馬錄。若擬以奸黨之條。則太重。擬以故人死罪未決之條。則太輕。故在

馬錄相應處以烟瘴地方永遠充軍遇赦不宥是
得刑之當也古者刑人屏之四方惟其所之不及
以政示弗放生也臣等愚昧以為必就馬錄死地
罪止一身而已永遠充軍則其禍及子孫矣如此
則馬錄雖生無生不死猶死皇上用法惟刑之中
臣等奉法惟刑之當則天下咸服矣
侍講學士許誥陳四事

一請進講河圖洛書一請經筵勿及靜坐養性之
說一謂各書註解互有得失請令儒臣直陳所見

芳象

卷二十六

嘉靖

三十一

知問齋

以求千古之是一請進講經書務明大義一上嘉
納之

陝西僉事齊之鸞獻蓬

言臣自七月中錄舒霍逾汝寧目擊光息蔡穎間
蝗食禾穗殆盡及經潼關晚禾無遺流民載道偶
見居民刈穫喜而問之答曰蓬也有綿刺二種子
可為麪飢民仰此而活者五年矣見有以麪食者
取啖之螫口澁腹嘔逆移日小民困苦可勝道哉
謹將蓬子封題貢獻乞頒示臣工始知民瘼

夏四月內閣謝遷致仕加張璉太子太保辭遂加少
保解都察院事

王守仁至南寧約盧蘇王受來降

守仁至蒼梧時諸夷聞守仁先聲皆股弁聽命而
守仁顧益箝晦見田州巴張岑氏不可遂滅乃使
入約降蘇受蘇受許諾而疑懼未決言來見時必
凍兵衛守仁許之蘇受復言軍門左右祇候須盡
易以田州人不易即不來見守仁不得已又許之
蘇受入軍門兵衛充斥州人大恐守仁數之論杖

芳象

卷二十六

嘉靖

三十二

知問齋

一百蘇受不免甲而受杖杖人又田州人也諸夷
皆驚莫測守仁意指守仁乃疏言思田構禍荼毒
兩省已踰二年兵力盡於戰守民脂竭于轉輸官
吏罷於奔走地方艱杌如破壞之舟漂泊風浪覆
溺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必欲窮兵雪憤以殲一
隅未論不克縱使克之患且不守況田州外撼交
趾內屏各郡深山絕峪徭獠盤據盡誅其人異日
雖欲改土為流難為編戶非惟自撤其藩籬而拓
土開疆以資隣敵非計之得也今岑氏世效邊功

猛獨註誤觸法雖未伏誅間已病死臣謂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爲州治官其子邦相爲判官以順夷情分設土巡簡以盧蘇等爲之以殺其勢添設田寧府統流官知府以總其權又言文臣如左布政使林富宜爲巡撫武臣如都指揮同知張佑宜爲總兵上皆嘉納之

進張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張璠請宣諭內閣曰竊聞人君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功任用非人天下治亂興亡所關也我

太祖高皇帝懲丞相專權不復設立至太宗皇帝始設內閣初止以翰林講讀編修等官處之備顧問而已至宣宗廟用大學士楊榮楊溥楊士奇三人而專任之故其官漸加至尚書師保後不復憂也夫內閣有聲者稱三楊而已後楊榮孫楊因坐事抄沒家資巨萬此非招權納賄何以至此况其他乎至於內閣例以日期爲先後以官職爲崇卑凡閣中一應事務不問國家利害不行虛心公議但以首者一人所主餘唯唯無敢可否一有言者

芳墓

卷二六

嘉靖

三十三

知問齋

輒陰擠而斥之矣故皆終日伴食旅進旅退而已如近年楊廷和之妄議典禮一人主之蔣冕毛紀二人皆甘心附之雖挾制君父破壞綱常猶弗之顧況事之小於此者乎

張璠請平潞州

臣昨承聖諭欲掣回潞州討賊之兵更易巡撫官着用心設法撫勦或待其自定夫自古帝王雖神武不殺未有不誅天下之亂賊者也亂賊不誅未有能安天下之民者也昔唐大元濟反於淮西裴

度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與此賊俱生臣觀元濟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已而淮西果平臣竊惟唐之有吳元濟不啻今之有陳卿也裴度爲淮西腹心之疾不可不除猶今日潞城爲西淮近地不可容亂賊所據也臣嘗謂李克己之策縱使有濟亦非帝王萬全之道蓋堂堂天朝不興問罪之師而乃使小夫爲鬼蜮以制亂賊豈爲謀之善哉

芳墓

卷二六

嘉靖

三十四

知問齋

試命禮部會舉京官各省主考

六月命都察院刊布議大體勅于天下

七月土魯番滿速兒乞通貢

是時王瓊代憲至河西盡反彭澤所行事是秋天方暨撤馬兒罕及哈密頭目各朝貢滿速兒亦乞通貢瓊為奏上乞還羈使及朝貢夷未報土魯番首虎力納咱兒糾老刺侵肅州游擊將軍彭濟兵備副使趙載禦之退去

恭上祖妣皇考聖母尊號寬恤天下

芳華

卷三十六

嘉靖

三五

知問齋

詔曰朕聞聖人之孝以尊親為大人君為治以孝敬為先追惟我皇祖妣孝惠皇太后夙事皇祖勤儉齋莊其尊稱未盡我皇考恭穆獻皇帝玄德昭彰寬仁純粹聖母章聖皇太后靜善淑哲克禪內治誕育朕躬深恩罔極慕鞠勞訓誨之無可酬肆洪仁峻德亦曷以頌追報之忱既莫能伸揄揚之誠又未少罄茲復參稽典制爰據輿情遣官祇告於天地宗廟社稷於今年七月初十日恭奉冊寶追上皇祖妣尊號為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佑

原缺第三六葉

道

新建伯病謂翁萬達曰田州事非我本心後世誰諒我者新建伯初起用皆夢之力夢議禮致位卿輔欲立奇功會安南有亂與可傳檄取之乃陰以意寓書授新建伯若專為思田者使審探安南要領而新建伯不答直於秦尾稍及之夢遂恚憾會新建伯卒竟中傷華世爵及恤典云

守仁鞠躬盡瘁病劇而歸沒于道路為國死忠亦可已矣而言者猶以擅離重鎮答之世之忌功如此也○按守仁建大勳擒宸濠靖田州平八寨勦師凌雲膚功益世至隆慶間而得贈伯謚文成一

芳華

卷三十六

嘉靖

三七

知問齋

時公論竟何在耶

皇后陳氏崩○御製十六字箴曰卓爾之見一貫之微學聖君子勗哉勿偽尚書胡世寧因為疏解上之上嘉納○國子祭酒魯鐸卒

故事四品大臣例無祭葬贈謚以鐸清節著聞特令治葬謚文恪

冊順妃張氏為皇后○上親製顯陵碑文通惠河成

糧運既至者一百九十九萬有奇省脚價一十萬

兩吳仲以運軍疲敝請暫給三分之一俟之一二年後併減歲運以寬貧民庶軍民兩受其惠報可石瑤卒年六十有四謚文隱更謚文介

已丑八年春土魯番乞歸哈密通貢

王瓊奏言土魯番歸我哈密乞令失拜煙答子米兒馬黑木守哈密貢使二十四人遣入官放歸羈番各番貢使男婦凡千人安插沙州巴帖木哥部夷五千四百人于白城山哈密都督訛吉李刺部夷在肅州東關赤斤都督掌卜達兒子鎖南束在

芳墓

卷二十六

嘉靖

三十八

知問齋

肅州北山金塔寺東都指揮枝丹在甘州南山下兵部議當是時胡世寧為兵部尚書欲專守河西謝哈密無煩慮中國霍韜上議曰謹按永樂年間封哈密為忠順王一以斷北狄右臂二以破西戎交黨外以聯絡戎夷察其順逆而撫馭之內以藩屏甘肅而衛我邊郡古帝王制外夷安中夏之長策也自土魯番攻陷哈密奪我金印據我城池屢年經略未見底定前次都御史陳九疇建議曰欲制西番使獻還我城池須閉關絕貢蓋謂西番

仰命中國惟通貢貨易也若絕不通貢則彼也欲

茶不得發腫病死矣欲麝香不得蛇蠱為毒麥禾無收矣是故閉關絕貢所以扼西番之喉咽而制其死命也惟彼也貢路不通死命不救遂常舉兵擾我甘肅破我塞堡殺我人民邊臣苦於支敵之不給也復有開關通貢之議奉有明旨若土魯番有悔罪真正番文獻還哈密城池獻還人口即許通貢是我聖上因通貢之機廣遷善之路也中國待夷狄之體也或曰今陝西饑荒甘肅孤危尚

芳墓

卷二十六

嘉靖

三十九

知問齋

慮不保雖棄哈密可也臣則曰保陝西所以保甘肅也保甘肅所以保陝西也若曰哈密難守則棄哈密然則甘肅難守亦棄甘肅可乎因棄甘肅併棄臨洮寧夏可乎西北二邊與虜為隣退尺寸則失尋丈是故疆場棄守之議不可不慎也或曰然則漢棄珠厓宣德間棄交趾不可耶臣則曰北狄南蠻體勢則殊珠厓交趾吾欲棄之置之化外而已彼不吾毒也若西北二邊則據險以守我失險則虜得險矣賊虜據險則中國大患遂無窮已或

曰弘治十年土魯番酋要我封爵矣求主哈密矣然則爾時何不因遂立之乃必求胡元遺孽而啓數十年之紛紛耶臣則曰土魯番酋志吞哈密併爲一國則將遂霸西戎且連北狄爾時若假之封爵是虎而借之翼也若析爲兩國而控制之亦其可也或曰今日忍棄哈密豈得已也甘肅去年銀二錢易粟四升今銀一錢易粟二升矣軍士空腹救死不贖在甘肅且凜凜何有於哈密臣則曰此則戶部之罪也昔我太宗皇帝之供邊也悉以

芳纂

卷三十六

嘉靖

四十

知問齋

鹽利其制鹽利也鹽一引輸邊粟二十五升是故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自招游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築墩臺自立堡伍歲時累豐菽粟屢盈至天順成化年間甘肅寧夏粟一石易銀二錢時有計利者曰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也請更其法課銀四錢二分支鹽一引銀二錢得粟一石鹽一引得粟二石是一引之鹽致八引之獲也戶部以爲實利遂變其法商賈耕稼積粟無用遂撤業而歸墩臺遂日

類壞堡伍遂日崩析游民遂日離散邊地遂日荒蕪戎虜遂日入寇一遭兵創生齒日遂凋落邊方日遂困敝今千里沃壤莽然秦虛稻米一石值銀五兩皆鹽法更弊之故也下兵部議胡世寧言昔太祖建北平行都司去境四百里而文皇昇之兀良哈文皇郡縣交趾而宣宗棄之安南哈密非大寧交趾比況其初封忠順王爲我外藩者乃元遺孽永樂二年封三年卽故立其兄子未幾卽絕而強立非其子孫者嗣之蓋嘗三立三爲土魯番

芳纂

卷三十六

嘉靖

四十

知問齋

所虜乃叛我卽戎反勞中國臣竊以爲此與國初所封元孽爲和寧王順寧王安寧王者等耳內閣不聽竟從瓊言然哈密竟爲土魯番所據安插諸衛夷落皆爲土魯番所逐失其故土住牧河西塞上北虜盤窟西海瓦刺結巢北山河西三面皆有寇盜矣上以春旱躬禱于南郊山川社稷不雨御製禱雨不應自咎說示廷臣○上親定百官朝祭服圖式詔禮部摹板繪彩頒行中外

頌大學衍義於廷臣。

時隆冬無雪。上躬禱得雪。親詣壇謝。方獻夫穆孔暉等各獻靈雪賦誦及詩歌。

三月賜進士羅洪先等三百二十三人及第。出身有差。○秋七月。以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翰林院學士桂萼為武英殿大學士。

八月張璉桂萼並致仕。

霍輅上國是疏曰。張璉桂萼臣昔以議禮同進。今官璉萼既去。臣豈宜獨留。仰惟陛下任用璉萼。

芳華

卷三十六

嘉靖

四十二

知問齋

真如腹心。惟一萼不善保全。自作禍孽。自取黜斥。夫復何言。惟今日公是公非。關係百世者。則不敢不為。陛下詳陳之。嘉靖六年。張璉入閣。桂萼入吏部。適有地震之異。臣胎書規之。大臣專權。不可不防。璉萼雖以臣言為是。後亦事多專主。臣復戒之。權之所在。衆之所嫉也。積衆所嫉。禍發必驟。璉萼曰。我惟知有朝廷。不能顧身家矣。惟爾怕禍。爾自保全可也。臣答曰。爾今在職。知者則曰。擔艱履危。不知者則曰。違機際會。奸險傍觀者則曰。靜坐。

以俟見其災敗之自及。璉萼曰。聖上如此信任。

我雖粉身甘心矣。何暇顧禍福。臣復戒之曰。爾二人雖忠。然為衆所嫉。楊一清雖有過。然為衆所信。

一清奸賊罪狀。難盡稱述。惟臣素不忍攻詰之者。蓋以一清素有名譽。足以牢籠海內。又善與內官結納。故內官與文官相安。不生疑變。亦一清之力也。若璉萼用事。則纖弊不容。攻擊太過。致人人自危。此皆璉萼之短也。是故璉萼每詆詰楊一清。臣每勸阻之。不意一清怨璉萼。怨積已久。黨植已分。搆

謀已密。勸不可解矣。是致一清鼓喉言官。攻擊璉萼。濫及善類。臣且述璉萼之過。幸陛下垂察焉。璉萼初議大禮。天下之人無不攻之。且欲殺之。大臣宿望。惟楊一清及故大學士王鏊與之同耳。臣嘗謂楊一清素有時名。得之在位。足為臣等分怨。若王鏊則宜表章其所著論。以風天下。璉萼言不能用。復力攻詰一清。以自取敗。其過一也。璉萼遇人素無禮。其遇內臣。又徑情直行。無所款曲。內臣有所干托。不惟不能應其所求。復峻辭拒之。故人

芳華

卷三十六

嘉靖

四十三

知問齋

有所干托。不惟不能應其所求。復峻辭拒之。故人

人不堪其過二也。臣嘗語璉、萼曰：人材可惜，凡先年廢黜之材，固宜為朝廷收用之。今日未遇之材，亦宜為朝廷收用之。璉、萼不從，遂致賢材尚多淹棄。如給事中陸粲，行人司傅岳倫，本美材也，不早收用，致楊一清以禍劫之，以利誘之，遂能使之變易白黑。以搖國是。去年議禮，凡攻擊璉、萼者，皆已得罪。今附順璉、萼者，又復得罪。如是，則百官安所適從也？將使朝臣皆操戈以向大臣，然後為不附黨耶？又將使州郡有司皆抗違詔令，內外上下互

芳華

卷三十六

嘉靖

四十四

知問齋

相抵牾，然後為非承望風旨耶？甚矣粲倫之言，足以釀禍亂也。此璉、萼不能為國取材，其過三也。今日善類蒙禍，皆璉、萼得罪一清所致。其過四也。若楊一清不能存老臣體面，因一怒之憤，鼓搆朋奸，以亂國是，過亦不免。惟臣先日不能箴諫璉、萼，以弭禍變，則臣罪亦重。伏乞聖恩，將臣先黜，以為人臣不職之戒。再勅吏部、法司，將各官被劾罪狀，逐節研審，有何實跡，如真干碍典法，即置之市曹，為奸黨之戒。若眾人被劾，俱無實跡，錄言官被

明諫所致，亦明於辯理，庶為善類之勸。惟聖明察焉。

六月張璉、桂萼召還。○大學士楊一清致仕。○冬十月虜吉囊掩答掠榆林，寧夏塞王瓊出兵禦之，虜得剽去。十二月虜入大同塞，掠井坪、應朔。○兵部尚書胡世寧致仕，以李承勛為兵部尚書。庚寅九年春正月，皇后親蠶禮于北郊，祭先蠶氏，詔議分祀天地典禮。

芳華

卷三十六

嘉靖

四十五

知問齋

郊瘞于北郊，順天地之宜，審陰陽之位也。至祖宗之配享，諸壇之從事，合祀之不經，乞勅多官集議，以求正當。帝嘉納之。霍韜言親蠶為亂成法，分郊為耨朝政。帝怒韜，要各沽直，械送都察院議罪。御史鄧文憲言：郊祀親蠶之議，夏言未必是，而霍韜未必非。且天地分祀，則父母異處，親蠶郊外，則內外失閑，更乞斟酌裁定。上責憲附和降邊方雜職。

三月下霍韜于都察院獄，尋釋之。○遂定南北郊及

日夕月禮

上命建國丘于南郊其北為里寧字建方丘于北郊其南為皇極室作朝日壇于東郊夕月壇于西郊時四○楊一清卒清死之前猶自疏解言身被

始立先蠶氏之祭○罷歷代帝王南郊從祀及南京廟祭命立帝王廟于京師

兵部尚書致仕伍文定卒

哀涼之平系許顯其節王伍大其動而中其機宜奮其忠勇則文定亦也昔雷萬春而中六矢而不動文定火煉數眉而不驚以救保全

禮官李時與魏夢議

芳華

卷二十六

嘉靖

四十六

知問齋

姚廣孝雖有帷幄功既有崇秩以償其勞矣復削髮披緇配享太廟似所未安宜移祀大興隆寺從之桂夢因章聖皇太后御製女訓一書擬上推行之京之改正孔子祀典

易象為主遵豆用十樂用六佾立啓聖公祠祀叔梁紇以顏無繇曾點孟孫氏配罷從祀申黨公伯寮等改祀林放遼瑗等于鄉增入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蔡元定等俱從張聰議也五月虜入瀕陽塞又入遼西塞又大入寧夏塞六月

入宣府塞○土魯番滿速兒遣虎力奶翁及天方諸

夷使貢方物

冬十一月南郊禮成詔寬恤天下○十二月大學士

桂夢致仕○更張聰名張字敬

臘節以御製蜡樂詩賜大學士張字敬

張字敬永嘉人議禮稱旨驟列台輔慷慨任事

持議正直雖屢被嚴責而剴切益堅密謀讜論同

列多不與聞在閣三十年不進一內侍不容一私

謂不濫磨一子侄元侯中貴戕戕飲來道有不合

芳華

卷二十六

嘉靖

四十七

知問齋

即奉身而退衣囊一篋已渡潞河既有温旨旋踵復入霍文敏素伉直不輕與人而獨重文忠云辛卯十年春三月虜入大同塞

大同巡撫王大用請貽書召小王子李承勛以為不可力阻之

定以丙辛年孟夏行大禘禮於太廟

初禮官請行大禘禮下廷議皆請禘德祖上不從或曰禘顯頊上亦不從曰可稱皇初祖帝神勿主名

夏六月，以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翰林院學士方獻夫為武英殿大學士。○閏六月，雷震午門西樓。○張孚敬致仕。○九月，進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李時為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虜寇陝西遼東。○冬十月，虜入大同塞，分路殺掠吏民，遣將出京營兵禦之，虜得利去。

始定七廟之制。

夏言言禮合羣廟之主，而祭於太祖之廟，是為

大裕以尊。太祖也，太廟。太祖之廟，不當與昭

芳華

卷二十六

嘉靖

四十八

知問齋

穆同序。太祖太廟之主，不可與子孫並列。自今

大裕宜奉。四祖。太祖皆南向，德祖居中。

懿祖、熙祖、仁祖。太祖東西並敘，列聖左

右。序列東西相向如故，不惟我太祖別於羣廟

之主，足以伸皇上尊。太祖之心，而懿熙仁

三祖得全其尊，尤足以體太祖之心。上曰善。

尚書胡世寧卒，贈少保，謚端敏。

率貞亮自持，初犯逆藩，幾陷不測。嘉靖初，既與大政，侃侃持論，其議禮是張孚敬而立朝，殊與抵牾。至建廟，留都新河及開關，以奔命，密二議尤為謀國不貲。

耕籍田。○冊九嬪。○駕幸西苑，召張孚敬、李時至太液池，賜酒饌珍餌。

御製西苑視穀祗先蠶壇位賦，手授孚敬，因命庶和以寓儆戒意。後數日，併裝成帙，名曰咏和錄。

雷譴延平悖婦。

福建延平杜氏兄弟三人，輪磨一母，三人出耕，三婦輒語相勝，致姑舂粥不給，每欲自盡。忽一日，白晝中，轟雷一聲，祇覺電光紅紫，眩目三婦，皆人首而身，則一牛一犬一豕，觀者如堵。

刑部主事李瑜言劉基翊運之功，宜配享襲封，與徐

達並。上允其議，併詔求常遇春、李文忠、湯和、鄧愈

芳華

卷三十六

嘉靖

四十九

知問齋

後皆許傳襲。○九月，無逸殿、幽風亭成，書周書無逸

篇御製文記之。

壬辰十一年，春二月，召張孚敬進華蓋殿大學士。

虜入榆林塞，掠陝西內郡。又道松藩漳臘寇四川西

境。○三月，賜進士林大欽等三百一十六人及第，出

身有差。○夏五月，進李時吏部尚書。○秋八月，張孚

敬復致仕。○令巡按官不得奏捷。

重刊二十一史成。

上召見輔臣李時等，于文華西室，諭以星變修省之

意

時條三事一曰務安靜二曰惜人才三曰慎刑獄
十月編修楊名上修省疏

言汪鉉小人之尤郭助奸回之性而陛下用之是偏于喜也言官終于廢棄是偏於怒也且工作不可屢興禱祀不可累舉上怒收繫械訊鉉具疏謂各與廷和同里思為報復上益怒命究主使名類死無所措兵部侍郎黃宗明疏拯一上以宗明即主使之尤者併鞠之楊名戍邊宗明調外任

方象

卷三十六

嘉靖

五十一

知問齋

○御史馮恩疏曰張孚敬之奸久露汪鉉方獻夫之奸不測陛下去張孚敬而不去此二人天下事未可知也臣謂孚敬根本之慧也鉉腹心之慧也獻夫門庭之慧也乞斬三奸以應更新之象帝怒逮紫印訊其母氏與聖聞鼓聲宛子斤可十一月四川巡撫宋滄獻白免汪鉉等各獻詩章清稷殿翠芳亭錦芳亭寶月亭工成癸巳十二年春正月召張孚敬進少師仍內閣辦事方獻夫致仕○秋八月皇第一子生詔寬恤天下彌

月而卒○冬十月虜倭鎮遠關守將王効禦破之斬首一百四十○大同軍復叛殺總兵李瑾

李瑾譏於天城之左浚濠四十里以遏虜騎總制侍郎劉源清從之期三日事竣瑾素嚴馭士卒少恩尤酷為捶刑暨役興鎮卒季富子王寶等六七人倡亂眾應者六七十人遂殺瑾御藝倫堂

方象

卷三十六

嘉靖

五十一

知問齋

宜講求力行以資治化侍講廖道南獻聖主臨雍崇教頌○復楊一清官慈壽皇太后弟張鶴齡延齡有罪延齡以不法論死鶴齡革爵甲午十三年廢皇后張氏立德嬪方氏為皇后○南京大廟災○二月祀太學釋奠先師進諸生橫經布講學官賜帛有差○命各省鄉試考官只用教職京官不必差○閏二月遣大臣賑撫大同叛者○土魯番請放還牙木蘭不許

五月內苑先蠶壇繭成進絲

翟崇憂去。○秋七月吉囊入榆林塞大掠安定會寧

金縣。○八月吉囊始錄青沙峴出花馬池塞

九月廣西田州土酋盧蘇弑其主岑邦相鎮安等府

州土舍岑真寶等攻盧蘇走之歸順州土舍岑璫襲

真寶敗之提督兩廣軍門置不問

十月上在南郊齋宮自製大報歌一章出示大學

士張孚敬等命和贊佐戒進之辭以進

建九五齋精一堂命孚敬于東室繪敬一二字及誠

芳摹 卷二十六 嘉靖 五十二 知問齋

意正心四字西取漢文帝止輦受諫唐太宗納魏徵

十思疏為圖于是孚敬等恭詣恭默室瞻龍馬神龜

丹鳳三圖復誤賜觀文華殿頌及詩以進

乙未十四年春正月瑞雪降夏言進時玉賦

三月賜進士韓應龍等三百二十五人及第出身有

差。○夏四月張孚敬復致仕

上道中官賚藥及手札諭之曰古有剪髮擗大臣

疾者朕合藥飲味自飲輕效茲賜和一瓶以此得

愈朕慰朕懷孚敬奏謝道行入 勅送歸里月廩與寮存問有加

召費宏仍內閣辦事。○遼東軍民逐都御史呂經

馬永為遼東總兵。○六月吉囊入榆林掠內郡。○秋

八月吉囊又入榆林塞守將梁震擊敗之。○始令雲

南貴州各另開科取士。○復設太倉州兵備副使

能吏部尚書汪鉉

先是宗鎰應奎交章論鉉奸邪誤國鉉上章自理

上慰留之召費宏李時論曰鉉九卿之長被論如

此何顏立朝且又不肯自陳如國體何二臣遂以

上意諷鉉始引疾賜還乃出耕等疏責諸臣

丙申十五年正月初鑄宗錄關防十五夥給恤刑官

芳摹 卷二十六 嘉靖 五十三 知問齋

○詔復彭澤官秩優加恤典

廖道南言九廟肇成謹撰禋頌上獻

三月 上駐天壽山行殿

召郭勛夏言論曰適過沙河一帶居民鮮少田地

荒落 皇陵在此要人守護卿等如何處之時曰

昔丘濬曾議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清為南昌平為

北分薊州保定為東西各屯兵一二萬以護京師

今若干昌平添設一總兵南護京師北護陵寢增

設軍馬自然軍民稠密

端陽節宴百官奉天殿賜時言艾虎牙扇等物項之上遊龍舟命勛等各登舟給酒饌復賜宴無逸殿○除禁中佛殿建慈慶慈寧宮併燬大善殿金範佛像○六月御史余光上所撰二京賦詔付史館

秋八月更定悼靈皇后稱謚諡才潔皇后

九月始定莊肅皇后稱謚

上御文華殿面授夏言御筆定謚孝靜皇后為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

冬十一月皇儲繼生申布恩宥○詔廷臣議征安南

芳華

卷二十六

嘉靖

五十四

知問齋

○費宏卒○十二月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李時為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以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夏言為武英殿大學士○勅錦衣衛官使安南問不入貢錄繇

閏十二月以七廟成詔天下

詔曰朕惟王者之政莫不以祀典為先朕以冲恩宗末仰叨上帝下簡俾嗣天位君臨四方思典禮之重大者祀為首焉奈郊祀襲合祭于屋下之文廟祭沿異室同堂之制功德不別太祖英尊朕

乃不暇他顧祇聞于皇天默卜于皇祖首建園丘

方澤以祀天地明陰陽之位而不可混襲續創昭

穆羣廟以祀祖宗彰太祖為當尊尊之主復作

太宗廟于羣廟之外表祖宗功德之不遷以饗百

世之祀更皇考廟曰獻皇帝廟別擇吉區以避

渠道大工悉成遂定五歲大舉禘祭之禮于太廟

以祀皇初祖而奉太祖配焉每特饗祖宗以

立春于本廟夏秋冬皆合饗于太廟循時禘之典

季冬仍修大禘禮于太廟皇考止修四時之祀

芳華

卷二十六

嘉靖

五十五

知問齋

以避豐禰之嫌奉安既成用覃恤典

丁酉十六年正月癸卯皇三子生是為穆宗莊皇

帝○進武定侯郭英從享太廟

郭勛欲進其立功之祖英於太廟乃倣三國志俗

說及水滸傳為國朝英烈記言生擒士誠射死友

諒皆英之功傳說宮禁動人聽聞已乃疏乞祀英

廟庶

科臣胡汝霖劾嚴嵩穢行既彰招致論列不宜具奏

自明

廣東廉州知府張岳上議處安南國疏

十五年冬十月，哀冲太子生，頒詔諸夷，禮官言安南久不廷，不必遣使，請發兵討之。下廷臣議，或曰：宜究其故，乃勅錦衣衛官使安南祭之。是年三月，勅使至梧州，廣東廉州知府張岳上疏曰：臣伏觀陛下寬仁惻怛，兼愛華夷，不忍遽動甲兵，特詔使者馳入其國，究問緣繇。臣待罪邊疆，不能宣達朝廷威德，使雕題君長，慕義向方，奔效職貢。至於上軫聖慮，萬里遣使，死有餘罪。臣竊聞安南自正德

芳舉

卷三十六

嘉靖

五十六

知問齋

十一年內，國王黎暉為逆，臣陳嵩與其子陳昇所弑國人立賻弟黎諲主國事，以兵逐陳嵩父子，奔據其國。諒山府黎諲立七年，又為權臣莫登庸所逼，出居其國升華府。登庸立諲幼弟黎應相之，既又弑應而自立。國內分裂日尋，干戈無暇請貢，此皆往歲傳聞。及其國諒山長慶等府，牒報之言，其間典折，及近日事情，雖不能詳知，然其久爽貢期，大抵繇此。非真負封豕之勢，敢於阻兵拒險，抗上國之命，而不貢者。若欲與兵，必以黎氏為辭，為之

討其亂賊也。為夷狄勞師萬里之斥討其賊而定

之位，非中國長策。其不可一也不定黎氏，而因以取之，是乘人危難而利其所有，五霸稍知義者，不屑為也。而謂聖明為之乎？其不可二也。萬一勝不可必，夷人操長技毒弩，乘高截險，以邀我師，如古所謂斷輿之卒，一有不備而歸者，此於禍敗，孰當之乎？其不可三也。今兩廣困弊，徭徭矜歛，所在屯結，官軍僅足備守，萬一師老財匱，徭徭矜歛，乘虛而起，安南事未可必。兩廣破敗，可以立視，其不

芳舉

卷三十六

嘉靖

五十七

知問齋

可四也。兵興十萬，日費千金，永樂中用八十萬人入交，今就折半言之，亦當有四十萬人，屯食兩廣，飛芻輓粟，約以二石致一石，何處措備？其不可五也。天下承平久矣，人不知兵，兵不習戰，將帥皆膏粱子弟，少經行陣，而縉紳之善談兵者，類皆括房瑄之流，平居為大言耳，不待兩兵相交，而不勝之機先見矣。其不可六也。敢冒昧陳之。夏兵部擬以咸寧侯仇鸞總督軍務，右都御史毛伯溫參贊軍務，征安南，未行。

廣東廉州知府張岳聞之上撫按諸司曰安南之役命將出師廟謨已定似聞議者謂賊中乖亂國土三分乘其亂而取之可不勞力而定此則甚謬陳氏滅黎應弒黎寧以亡國游魂假息海裔賊父子相繼竊有其國不啻十之七八地廣兵衆羣下用命又梟健多智數有子十六七人以交州居長子而自營都齋居之繕治兵甲以俟四方之變餘子勝冠以上者各令將一軍分據要郡男子婚嫁皆與其豪酋相結去冬頗聞吾消息購鐵勒木塹

芳華

卷二十六

嘉靖

五十八

知問齋

險塞為重柵而守之又教練水戰造巨艦募人鑄佛郎機銃海波通舟處皆樹木槌水中令舟不得入賊之防慮甚預且密如此而吾又聲其篡弒之罪討之非至勢窮力屈安肯束手以受誅夷事若可已則及今已之尚不為遲如其不然待大將參贊至日傳盡羣言以圖進取方略

罷各處私祠書院

十月南京禮部尚書顧清卒謚文僖

以御史游居敬論劾王守仁湛若水偽學私祠奉旨改毀
戊戌十七年春正月帝祈殺于大祀廟○禮部請正文體禁引用莊列○二月帝如天壽山祀陵
三月賜進士茅瓚等三百二十八人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景雲見
禮官嚴嵩等各為景雲賦又大禮告成作頌以獻
大旱帝躬禱雨御製祝文蕤之不應復于宮中默
禱大雨沾足羣臣表賀
秋八月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顧鼎臣為文淵閣大學士
鼎臣嘗奏崇植先賢系胃以隆道化我太祖高皇帝御極之初首詔孔氏子孫襲封衍聖公并世襲知縣並如前代舊制固崇儒重道之宏規矣弘治中因修顏子孟子廟特置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各一人以主祀事此孝宗皇帝稽古右文之盛舉也夫曾子傳道之功優於瀕子而孟子

芳華

卷二十六

嘉靖

五十九

知問齋

於曾子子思今顏孟子孫皆世襲博士而曾子之後獨不沾一命之榮豈非古今之闕典也哉請比顏孟二氏事例訪求曾氏子孫相應者一人授以翰林院五經博士世世承襲俾守曾子祠墓兼主祀事萬世斯文不勝幸甚

顏鼎臣直隸單山人博學多能陰陽醫卜音律之類皆所精通蓋于孝友與人交洞見肺腑儻好施獎引寒士遇事敢言後以築崑山城禦寇有功賜專祠于鄉

以方士陶典真為神霄保國宮教高士

典真即仲文師事致一真一邵元節特元節病乃薦典真上命史二部給誥印

方墓

卷二十六

六十一

知問齋

真人邵元節卒贈少師謚文康榮靜

方士之有謚自此始也蓋而四字毋乃太過乎

九月撤南郊大祀殿建大饗殿○薦大號于天改吳

天上帝稱皇天上帝○更上太祖高皇帝謚號

奉冊寶加上尊號曰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

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更上太宗文皇帝謚號

上尊謚曰啓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

孝文皇帝廟號成祖

加上恭穆獻皇帝謚號祔享太廟

更上尊謚曰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

敬文獻皇帝廟號睿宗特享時裕皆出主祔享於

太廟祭畢則歸主於原寢

大饗皇天上帝於玄極寶殿奉皇考獻皇帝配

十二月章聖皇太后崩

壬子駕發京師詣山陵大峪山躬往相視天顏悽

愴號恸諸臣莫不感服

丙閣李時卒

方墓

卷二十六

六十二

知問齋

己亥十八年春立元子為皇太子第二子為裕王第

三子為景王○遣禮部尚書黃綰翰林學士張治使

安南不果行○二月上巡承天○以翟鑿毛伯溫為

行邊使出帑金賞塞上將士

張亨敬卒贈太師祭墓廕子有加 上親按謚法以

危身奉上謚文忠蓋特眷云詞文簡曰子敬天性孝友氣度朗豁博極學貫

奇偉過特及當等至故法以往剛燥不回遭遇 聖明建明大禮

三月丁卯夜半行官火廷及御寢錦衣陸炳排闥入

負帝出焰中闈婢有焚死者越三百乃行次元村行

殿後火帝大怒乃速繫撫按三司官下詔獄有司繫以示儆

庚寅駕抵承天府舍舊邸卿雲宮謁皇考于隆慶殿辛巳駕幸純德山降輦稽首騎登山陵立表于寢陵之北命改營製詩焉甲申享上帝于龍飛殿奉皇考配時守制侍讀廖道南獻南巡江漢賦命付史館閱陵畢以大享禮成御龍飛殿朝賀頒詔天下壬辰駕發承天製思恩賦念所經供億良苦賜免承天府田租三年湖廣河南有差

芳華 卷二十六 嘉靖 六十二 知問齋

夏四月車駕還京遠東軍復亂總兵馬永率家兵逼賊殺四十餘人遂定○五月以翟鑾為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奉章聖皇太后梓宮諸承天合葬于睿宗獻皇帝陵是日梓宮錄德勝門外東行至通州輔臣顧鼎臣迎主次日成國公朱希忠奉主還京梓宮遂登舟直抵承天登岸合葬

改荊州左衛為顯陵衛始添設典都留守司○秋勅咸寧侯仇鸞總督軍務兵部尚書毛伯溫參贊軍務

在廣東議征安南○八月虜人宣府塞○帝諭輔臣曰朕欲命東宮攝國靜攝一二年即可親政

太僕卿楊最疏云聖諭至此不過信方士調攝耳黃白之術金丹之藥皆可斷元氣而端拱恭默不週聲色保復元陽仙壽不求自至帝怒逮訊死獄中

詔賜光祿少卿蔣欽祭墓

欽常熟人正德中御史以劾瑾擊撻死瑾誅贈秩廕其子一人冬十月大同五堡成

芳華 卷二十六 嘉靖 六十三 知問齋

大同自五堡之役殺巡撫張文錦參將賈鑑尋又殺總兵李瑾梁震聞總兵大同命即率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申嚴約束鎮兵稍斂縮乃鳩卒給餉修五堡軍中不敢譁震益身先之與同甘苦五堡竟復虜不敢近塞震卒以五堡功贈太子太保十二月虜入宣府深井諸堡又入榆林塞殺守將生隆逮總兵江桓下詔獄

太常卿穆孔暉卒謚文簡

暉字思賢人有俊才好古文

以仕工部尚書陳雍年九十有高行知府湯紹思請
加禮以示風勸 上嘉其德壽賜以年酒令浙江御
史及門存問給米役夫歲如例

逮繫新城知縣吳援詣京杖于闕廷世戍邊

禮科右給事中錢被削籍
奏言所選官儻不宜仍用奔競之徒各斥去食邪
輔臣以肅人心或命在廷會推孝悌博聞德行顯
著者上請於今內閣選題以重國本端輔導又
奏以陛下以奉聖之德運制作之權禮樂幸新建

芳表

卷二十六

六十四

知問齊

役方廣騷動房圻惟科海宇大同輓賦也牧未退
三邊奈虜猖獗未靖水旱蝗蝻天雹地震日報災
異三三大臣不能協恭和衷而積
擬成囊互發私刑上怒削其籍

初上幸大略山閱工內閣以居中勅稿進覽進
後上因責夏言不敬言其疏引罪上怒日夏
言欺慢不恭日選官察不愜人望密疏違式不給
賜印其速以印章併歷年諭劄撤進母匿草其欺
附少師全致仕尋召

選為少傅入內閣
御史謝少南言慶都縣有堯母墓失于祀
載今乘輿親臨乞建廟祀載祀典從之

昭代芳墓卷二十七

武原臣徐昌治述

世宗肅皇帝

嘉靖庚子十九年春虜入榆林塞破清平堡入米脂殺掠人畜又入宣府塞破北路馬營諸堡

夏四月風霾

三月虜入榆林塞殺掠人畜萬計焚芻糧數萬長驅而出總兵周尚文駐兵青秋原虜退以捷告虜又入宣府塞得我神鎗銃炮千計芻粟牛羊萬計

芳墓

卷二十七

嘉靖

一

知問齋

掠一婦人往時虜多掠婦女近數年乃掠殺畜火器遇婦人輒殺不掠四月風霾旨下兵部議防邊方略言官交章劾兵部尚書張瓚貪鄙誤國不聽起故右都御史萬鏗勘處湖貴苗亂

秋七月虜入宣府塞大掠至于蔚州

虜人至蔚州盡破其關廂堡塞殺人盈野總兵白爵遇虜於木泉兒大敗副總兵雲冒遇虜於馬連堡又敗凡留宣府境內者幾兩月撫臣守臣行賂竟論功陞職

龍武舉鄉試○八月虜入大同塞大殺掠人畜

虜視大同兵東援宣府遂乘虛寇大同西路殺掠人畜數十萬先是大同叛卒逃山城盡走虜中虜擇便捷輩多與牛羊帳幙令為僧道丐乞入謁我邊西至甘涼東出山東或入京師凡地理險易兵馬強弱撫鎮將領勇怯利害盡走告虜酋吉囊俺答二酋分道入塞且欲攻鴈門山西撫臣陳講告急大同撫臣史道竟匿不以聞講疏言八月六日達賊由井坪至朔州城七日分三路由井子窠青

芳墓

卷二十七

嘉靖

二

知問齋

屹峪侵至陽方邊接連狗兒澗水口等處殺官軍掠人畜又由水口佛老觀灰泉梁溫等處深入省城西南一望平原民皆村居會無堡寨各賊未遭挫踴延住腹裏數日不出我兵追逐不滿八千大同援兵雖至大約一千五百臣遣人督戰觀望不前兵勢至此後將何支山西地連畿輔密邇京師又與河南諸省止隔一山若徒循常襲故不早振舉必成大患乞下廷臣集議更新紘轍兵部尚書張瓚不以爲意謾曰虜且退矣

武定侯郭勛誣奏戶部尚書梁材劄籍

命提督團營兵部尚書劉天和總制陝西軍務

劉天和率精兵九千駐花馬池虜數萬入安邊定

邊塞大掠固原撫按羽書杳至天和為虜隔逾月

奏不至既乃告捷於是加天和太子太保叙一子

錦衣正千戶陞賞三鎮文武吏士凡千餘人內閣

以謀謨帷幄夏言加少師翟鑾少保謂本兵曲盡

方略坐收全功張璫加少保叙一子錦衣千戶

劉天和麻城人以御史按關中忤鎮守監廖堂破
誣詔供請金釧丞累遷湖守稱治平第一端毅有

芳華

卷三十七

嘉靖

三

知問齋

謀風裁凜然盡心國事鞠躬盡瘁其經略西戎夷
人不敢忘中國大義非天利之德望才略致然哉

內閣顧鼎臣卒贈太保謚文康○十二月虜入大同

塞○提督兩廣侍郎蔡經奏進安南莫登庸投降降圖

并解小日許三省等赴京

毛伯溫仇鸞既至兩廣會同兩廣撫按總兵等官

會委廣東按察僉事林希元往福建漳泉等處

莫兵船分委布政楊銓參政蕭晚等總理分理錢

糧按察使歐陽席查革姦弊按察副使韓楷督率

押運案行兩廣雲南三司守巡兵備副參等官

行安南長慶諒山府衛永安文淵等州各父老省

諭莫登庸莫方瀛頃者上表乞降若支吾不實執

迷不悛必大興問罪之師弘宜吊民之意參政翁

禹達等申請提兵壓境宣布朝廷威德乃分兵三

哨共漢達土目官兵一十二萬五千一百二十七

員名總督叅贊等大臣親詣南寧府調度兵糧相

機行事於是莫登庸洵懼遂申稱登庸死微細民

限於知識竊先國主黎氏未運迤邐相繼淪沒至

黎認攝國未幾亦避危疾臨終倉卒之時苟從夷

芳華

卷三十七

嘉靖

四

知問齋

俗皆以國事付之於登庸登庸又付其子方瀛未

及奏請委涉擅專雖君門萬里難於上聞而罪實

滔天豈容自昧登庸子方瀛不幸避疾而亡國人

徂於舊習欲以方瀛子福海代領其眾負罪益重

無以自解以此登庸有罪黔首無辜恭候南關紐

繫出境登庸不能躬自赴請死謹遣親侄莫文明

并先國主舊臣許三省阮簡清阮延祚等詣闕待

罪亦以見登庸父子往年降表委係畏威懷德不

敢有飾詐之心伏望矜宥俾獲自新其上

皆天朝所有，惟乞俯順夷情，從宜區處。○又題為遊奉明旨，以議處安南事。臣會同總督軍務咸寧侯仇鸞、參贊軍務兵部尚書毛伯溫、議照安南夷國莫方瀛先次具本乞降，已該臣等查議會題，并將差來小目阮文泰等案行南寧府收發嚴密衙門居住聽候處分。今莫文明等復齋降本赴京，禮部尚書霍韜卒贈太子太保，謚文敏。

辛丑二十年春正月朔雪，大學士夏言等各進頌。

二月，詔纂修承天府志。

芳華 卷二十七 嘉靖 五 知問齋

三月，賜進士沈坤等二百九十八人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宗廟災。

初震火起仁廟，風大發，仁廟主燬，俄而成祖主又燬，延熨太廟及昭穆群廟，上奉列聖主於景神殿，遣大臣入長陵獻陵告題成祖仁宗帝后主，亦奉景神殿。

夏六月，改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以莫登庸為都統使，仍與世襲十三路地，各置宜撫司，聽都統使管轄。莫文明阮文泰等賞各有差，遣回毛伯溫加太子

太保，勅取回京。蔡經陞右都御史，仇鸞賞銀及紵絲，仍照舊提督鎮守。

七月，以宗廟災，罷萬壽賀。

昭聖皇太后崩，上尊謚曰孝康靖肅莊慈哲懿翊天贊聖敬皇后。

秋八月，虜入大同塞。

八月，吉囊先入大同塞，壬戌提督代州三關副總兵丁暉出師至寧武關，東北十里石湖嶺遇虜力戰，虜遂入關，時樊繼祖總督宜府，虜至不出，縱

芳華 卷二十七 嘉靖 六 知問齋

其深入山西遊擊將軍周宇禦虜大原北侯家村，力戰死，虜遂至山西省城，又越而南，殺掠人畜萬萬，吉囊纔出關，未至塞上，俺答復入，又越太原而南，至石州，殺掠益甚。

九月，添設鴈門寧武偏頭三邊總督。

兵部會題，賊犯山西，東幾至井陘，西幾至冷泉，南幾至潞安，犬羊之跡殆遍山西，雖山東河南畿內等處，俱當振搖，度勢審時，誠可疚心，合無吏部推

知兵文職大臣一員，前去山西專一提督鴈門寧

武偏頭等三關，贊理軍務，兼理糧餉，制可。

復行武舉，分別邊方，腹裏名數。

實有將略的，分別邊方腹裏取人，乃照會試南北卷例，如每科五十名，邊方取三十名，腹裏取二十名。

起翟鵬總督京城南面，山東、河南軍務。

冬十一月，遣兵部侍郎張漢賑山西，被虜郡縣。○陞山西提學副使胡松為山西布政司參議，三關備用。松奏都御史史道總兵官王陞陰納賂虜賊，戒令

芳華

卷二十七

嘉靖

七

知問齋

勿殘已地上，負朝廷節鉞之恩，下增夷虜驕橫之氣，中失邊城士人之望，雖寘諸極典，不足以盡其辜。及修障塞，懷攜二慎，選授廣間謀，嚴備禦，核屯戍等事，故有是擢。

十二月，南科王燁論胡守中

劾守中與張瓚嚴嵩深相結納，與郭勛互為奸貪。近因勛敗，抗疏陳訐，始附勢以罔利，終尾敗而脫禍。此小人之尤也。疏上未報，泊本兵議遣大臣督勦遼，帝特以守中為兵部侍郎，及至鎮乾

帑金伐塞上古松數萬株，謂便於哨探，而虜騎長

驅，遂無扞蔽，復索富商宿將金錢，巡按洪源劾之，

亦不報。至是，諸臺諫連疏入，詔逮至，會訊論斬。

壬申二十一年春正月，給事胡賓請出通倉粳米百

萬，減價發糶，以賑近畿饑歉，從之。

二月，宣大總督樊繼祖、大同總兵王陞白爵以行賂

僅罷官，巡撫陳講史道削籍，南面總督翟鵬召還京

是月，虜掠蘭州。○三月，復以翟鵬總督宜大、仁保及

山東、河南軍務。○夏五月，翟鵬罷。

芳華

卷二十七

嘉靖

八

知問齋

樊繼祖以九十萬兩花銷，餽遺時宰，言官交章論劾，竟不之罪，得歸田去。翟鵬質直端勁，不善附權貴，通貨賄，再出總督，疏乞兵糧，時宰票旨罷鵬，時右清紀郎周鈇言虜必再至，乞早為防禦計，請鈇廬州府知事。

六月，虜破鴈門，掠太原，京師戒嚴。

時吉囊病死，其子板不孩居套中，小王子不及兒台吉駐威寧海上，俺答糾數酋經朔州，破鴈門，掠太原。

禮部右侍郎呂柟卒後追謚文簡

柟高陵人。學敏。試。確。方。學。慕。古。與。馬。理。康。海。皆。有。名。關。中。以。進。士。第。一。人。除。修。撰。理。理。以。得。同。鄉。欲。引。附。已。昭。以。入。閣。柟。絕。不。往。來。理。憾。之。且。欲。中。傷。之。會。理。敗。得。已。後。累。至。今。官。卒。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內閣夏言罷。進翟鑾少傅。謹身殿大學士。

時嚴嵩為禮部尚書。初見寵信。欲入閣。而夏言阻。且擠之。遂結怨。造謗。聞於內。久未發。會日食。方復。聖諭。即下科道云。夏言放肆縱恣。天性已成。言官係朝廷耳目。莫肯指實糾彈。應請降者。調降外。

芳藁

卷二十七

嘉靖

九

知周齋

任。應留用者。通加罰俸。奉育喬佑等三員。并高時。都降一級。調邊方外任。何允魁等九員。各對品調。外任。王璠等三十六員。姑且留用。各罰俸半年。賈大亨等二十四員。選未久。姑從輕罰俸兩個月。召翟鵬為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提督宣大偏保。山東河南軍務。○虜駐大營於平遙。介休間。四掠人畜。自六月丁酉。至于七月庚午始去。時虜未至。我師連營莫相攝。觀望不肯戰。縱賊益深。入殺掠人畜萬計。賊大營駐平遙。介休間。故人

險山中殺掠人畜。諸將竟不肯乘險邀。虜掠我

牛羊衣襪男女。迺遞就大營。結陣且歸。偏帥張世忠等。自侯城村起營。盟約諸將。躡虜力戰。諸將閉營不相援。賊見世忠軍壯。戰又力。呼集精騎三千。餘合圍世忠。世忠憤曰。諸將輒不念血盟耶。世忠被射傷。裹創下馬。四面步戰。賊亦窘。會矢火藥盡。世忠憤呼曰。我軍被圍戰苦。諸將竟不相援。國憲天刑。寧汝遁耶。復上馬。往來督短兵血戰。自己至酉。賊見我兵死傷衆。無援。久戰力竭。遂贖我營。世

芳藁

卷三十一

嘉靖

十

知周齋

忠頭中二矢墜馬死。張宣張臣等痛世忠死。猶率旗軍會五等力戰。宣臣竝死。又分掠定襄。孟五臺。又自代州出繁峙。靈丘。廣昌。掠殺人畜萬計。從廣武站出關。安行出大同左衛。及陽和塞去。虜凡掠十衛。三十八州縣。殺擄二十餘萬人。牛馬羊猪畜二百萬。衣襪金錢。稱是。焚公私廬舍八萬區。蹂田禾數十萬頃。贈世忠右都督。與銀十斤。宣臣各四十兩。仍祠祀之。萬鐘條上勘處湖貴苗夷方略。

鐘其疎曰此夷宣德七年用兵十二萬攻圍九箇月勦賊過半正德七年用兵五萬攻圍四箇月勦少撫多今初擬用兵六萬期以半年臣博訪各賊巢穴如蜡爾等山接連三省當其絕險之處晦冥之時一夫拒守百夫莫前與其多兵以冒險而犯欲速之虞不若減兵以存糧而圖持久之効鐘又

芳基

卷二十七

嘉靖

七 知問齋

金足且竹箐叢生彌望無際幽巖曲澗在在皆然鱗次櫛比殆無空隙人非側肩偻背莫能入也賊從內而視外則明每以伏弩得志我從外而視內則闇雖有長技莫施其地利之難如此苗巢所居率皆險僻幽翳天晴之日亦將午而後開朗未晡而已晦暝但遇稍陰即霏霧迷濛尋丈莫辨計其陰雨十常六七蓋山嵐瘴濕氣候鬱蒸之所致也其天時之難如此況湖貴官軍皆不足用湖廣除永順保靖之外其餘土酋可調之兵能出千數者

無幾至于貴州舍酉陽平頭之兵愈少而愈難矣必欲別省調兵則又不諳地理成功難必而其沿途擾害尤不可言決難輕調其事勢之難如此苗夷常言朝廷有千萬軍馬我有千萬山峒又云諸葛亮有七縱七禽我苗有三緊三慢所謂緊者軍退則突出劫掠所謂慢者軍臨則散漫潛藏又云不怕官府軍多只怕官府糧多蓋以軍雖多而山箐深險力未易施糧若多而圍困久長勢將自斃然彼明知道路梗澁糧運甚難料不能多故爲此

芳基

卷二十七

嘉靖

三 知問齋

言其狡夷叵測之難如此歷觀史牒所云大率皆然故昔人云自古用兵未有大得志于南夷者誠有以也

八月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翰林學士嚴嵩進武英殿大學士仍掌部事嚴嵩入武英殿預機務

南北科道沈良材王燁陳詔等各劾嵩貪婪狡獪其子世蕃招權納賄煽助虜焰御史吳瓊等請各邊商人中鹽者皆令輸粟毋得槩

折銀

上曰屯田鹽法實足邊至計今屯田未可頓復便
勅督撫巡按榜諭地方將帥軍民人等將各邊堪
種地土開墾成業永不起科

詔修太醫院三皇廟仍庵正祀典正位

癸卯二十二年二月方士段朝用下獄

三月安南都統使莫福海等謝恩修貢

科臣周怡劾翟崇嚴嵩惡藉寵靈恃恩修怨奏上下

獄

芳華

卷二十七

嘉靖

十三

知問齋

七月久旱上躬禱雩壇是日大雨文武疏賀御製

感雨詩以示羣臣○虜入榆林塞又入甘肅塞

九月南京右都御史何唐卒後追謚文定

甲辰二十三年春三月賜進士秦鳴雷等三百十七

人及第出身有差○詔調各鎮兵至大同防秋

是秋虜入大同塞總督尚書翟鵬禦之虜退時虜

酋遣我族人至京師入兵仗局習佛郎機銃獲誅

之兵部遂請散各鎮防秋兵

江南十米二錢○大學士方獻夫卒謚文襄

秋八月內閣翟崇為二子登第被論削藉以少保兼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許贊為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

書兼翰林院張璧為東閣大學士○冬十月虜破宣

府塞入紫荆關總督翟鵬巡撫朱方下詔獄

以兵部掣防秋兵太早故虜遂深入鵬請戍邊行

至河西務借宿民家不納告之鈔關主事主事撻

民家留鵬宿民家告之東廠以聞遂復逮鵬死錦

衣衛獄

內苑嘉禾生一莖雙穗六十有四零粟五出者

芳華

卷二十七

嘉靖

十四

知問齋

一

禮科給事中周宗言祭葬贈謚宜著為畫一之法

計品論資以為隆殺則辨貴之義存程功課實以

為予奪則辨勞之義存祭葬有半得則辨賢之義

存雜途不得以干恩父母不得以追附則辨能辨

位之義存

詔加乘一真人禮部尚書陶仲文少師其少保少傅

如故

仲文以真人躋宗伯領三孤

乙巳二十四年春正月恭錄 列聖御製文集并聖
學心法四書五經大全及性理二十一史諸書成
詔中外嚴禁侈靡

虜大入榆林塞總督尚書張珩延綏巡撫張子立諭
戊○楚世子英耀弒其父王顯格遣司禮太監溫祥
駙馬都尉郭景和刑部侍郎喻茂堅錦衣衛指揮使
袁天章即訊之

楚王顯格選配吳妃生子英耀嘉靖十七年册封
為世子出緝熙堂讀書十九年英耀選配陳妃復

芳華

卷二十七

嘉靖

十五

知問齋

密引宮人方三兒于緝熙堂宣淫陳妃啓知吳妃
轉啓楚王執方三兒鎖禁英耀懷恨又令劉金密
接樂婦宋么兒于緝熙堂宣淫楚王聞知劉金憂
懼遂惑英耀日後王位不穩英耀怒稱我先了他
府中誰人敢說二十四年正月元宵節英耀啓請
楚王飲酒英耀令謝六兒等執銅瓜田堯等執棗
批伏緝熙堂後楚王卽座英耀舉手劉金督率謝
六兒等擁出突用銅瓜棗棍弒王身逝王侍從人
朱恩等從廣智門城上用繩繫下急赴巡撫都御

史車純告王遇害情錄車純同巡按御史伊敏生
具奏上命溫祥會同撫按官究問英耀弒父情實
題奉聖旨着告于皇祖斬首以示仍焚棄身屍不
與埋葬

六月大學士毛紀卒贈太保謚文簡

紀掖縣人受遺詔迎上入繼大統歷事四朝守
正不阿以疾乞休家居二十餘年始終一節先是
詔有司有問及是
開卒報朝一日

秋七月新太廟成

宗廟災仍建九廟奉睿宗皇帝入祀

芳華

卷三十一

嘉靖

十六

知問齋

罷帝王廟元世祖祀

冬十月內閣許瓚乞致仕削籍張壁卒○十二月起

夏言仍內閣辦事○壽寧侯張延齡決西市

夏言復入內閣延齡遂死西市

兵部尚書劉天和卒贈少保謚莊襄

吏部尚書熊浹諫止箕仙令休致

太常寺卿魏校卒謚恭簡校稱爲儒宗所著有大
學指歸六書指歸等書

丙午二十五年秋虜深入陝西殺掠人畜

總督侍郎曾銑請復河套

科臣游震得尚書唐龍言薛應旂公忠任事疾惡如仇詔復京秩

吏部侍郎董祀卒謚文簡

祀性嗜直

倭寇浙東以朱繼為浙江巡撫都御史兼領福興泉

漳治兵捕賊

出

自罷市舶凡番貨至輒除與奸商久之奸商欺負

轉展不肯償乃投貴官家久之貴官家又欺負不

肯償貪戾甚於奸商番人泊近島乏食出沒海上

芳華

卷二十七

嘉靖

十七

知問齋

為盜於是王忬瘋徐必欺毛醜瘋之徒皆我華人

金冠龍袍稱王海島攻城掠邑劫庫縱囚浙東大

壞至是以朱統治兵捕賊統任怨任勞嚴禁閩浙

諸通番者時浙人通番皆自寧波定海出洋閩人

通番皆自漳州月巷出洋往往諸達官家為之統

嘗言去外夷之盜易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

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於是諸不便者大譁詆誣

惑亂視聽遂改統為巡視未幾言官論劾又遣言

官即訊甘心殺煉必欲殺統統憤悶卒海道副使

柯喬都指揮盧鏞皆論死繫按察司獄自是華夷羣盜唾手肆起益無忌憚

戶部尚書王梟謫戍廣東肇慶衛○逮山西巡撫孫

繼舉繫獄卒

致仕戶部尚書周金卒

金出入諫垣九年彈劾不避權貴正德中都督馬昂缺既缺女弟抗疏請誅昂還其女久之得遣賊

原中外勞績甚著年七十自四

丁未二十六年春三月賜進士李春芳等三百一人

及第出身有差○夏逮貴州巡撫王學益下詔獄

芳華

卷三二

嘉靖

十六

知問齋

湖貴亂苗萬鏗議撫已有端緒遽召還京已而賊

復出抄掠湖廣巡撫姜儀畏罪上言王學益兵失

期不至逮下詔獄以李義壯代學益用兵數月日

費千金官軍頓挫人畜殘破遂罷兵

四月吏部尚書罷欽順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

欽順奉和人學術醇正操履端方為名儒宗

吏部尚書周用卒謚恭肅

用吳江人偉亮有節操晉掌銓曹留神望其非采

六月會統劾仇鸞科欽士卒阻撓軍機巡撫楊博附

和上請各奪俸

降湖廣巡撫姜儀三級調廣東布政司叅議

冬十一月澄城山裂東西移四五里

十一月宮中夜火詔速赦楊爵

時爵在獄七年矣及歸有大鳥集舍爵曰吾死矣

自為墓誌果卒

爵謂介清苦忠直性秉無干名競進之念若家時有旨速奪官以屬按臣乃故以好過從適爵方飯有麥飯一盞一盤見按臣即與同食官旗人繫之爵即與借行諸官謂曰盍亦內別手爵曰去矣勿復顧官旗吐舌云楊君慷慨乃爾其磊落傲僻之致世罕其匹

芳華

卷二十七

嘉靖十九

知問齋

皇后方氏崩

會銑陳邊務十八事

會銑劾鷺十罪令逮繫訊治以王繼祖代之

十二月京師大風霾

戊申二十七年春正月逮陝西總督侍郎會銑下詔

獄奪夏言輔弼官以尚書致仕

先是會銑劾河西總兵戚寧侯仇鸞奸詐鷺逮下

獄會澄城山裂移有分崩離析之象又京師大風

霾上敬天疑畏以奏議問輔臣嚴嵩遂言夏言左

右會銑為此議者遂有是旨

虜入遼西大掠罷巡撫副都御史胡宗明以李珪代

之

以兵部尚書王以旂總督陝西軍務劉儲秀為兵部

尚書秀尋削藉以趙廷瑞為兵部尚書

半年兵部更四尚書時王杲簡諫廉平孫繼魯清

修苦節劉儲秀清貞恪慎相繼去位皆出內閣之

意言官之口

三月會銑決於西市逮夏言下錦衣衛獄

芳華

卷二十七

嘉靖二十

知問齋

仇鸞恨銑發銑匿出塞喪師諸事以賄夏言得解

及言河套不可復狀上益怒銑論死西市夏言行

至丹陽仍逮入京論死繫錦衣獄仇鸞竟釋不問

六月大學士許讚卒謚文簡

讚聖賢人吏部尚書進之子練習國家典故諄厚不伐嘗以兩世字銓大懼盈滿云

秋七月八月京師地震○九月陞提督兩廣兵部

侍郎張岳為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廣川貴軍務

是月虜大入塞至于居庸關○十月夏言死於西市

嚴嵩言虜寇深入以河套故報復也遂失言

己酉二十八年春二月以南京吏部尚書張治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國子祭酒李本為少詹兼翰林學士並內閣辦事

三月皇太子冠尋薨謚莊敬

六月日本遣使周良等入貢宴賞有差

秋虜入宣府大同

八月戶科給事中張秉壺疏請慎節財用納之

庚戌二十九年春三月賜進士唐汝楮等三百二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苗賊攻陷印江縣治降

方表

卷三十一

嘉靖

三十一

知問齋

詔切責張岳

岳至辰州集兩省官議皆謂林箐深密累討無功撫之便印不聽撫以兵戍守之使不出掠可也無何賊復攻陷印江縣治上責岳岳乃力主討之自九月進兵至十二月屢破苗寇岳乃疏報各哨擒斬俘獲近二千餘人從賊首有名者五十人擒獲龍許保母女妻妾官兵報稱龍許保已獲第未連至餘賊逃匿林箐凍餓死者幾盡其巢寨俱已焚毀所害蕪米穀燒掘無遺具以提聞

虜俺答寇大同總兵官張達出擊副總兵林椿赴援皆死之起廢成寧侯仇鸞為總兵加官保鎮守大同

俺答寇大同偵騎報虜不數十人總兵官張達出擊之虜乃大至達敗死副總兵林椿聞達被圍引

兵赴援亦敗死虜乃引去事聞達總督侍郎郭宗

皋巡撫都御史陳耀至京廷杖之耀死杖下宗皋

謫戍召尚書翁萬達代宗皋總督未至先以兵部

侍郎蘇佑攝其事以趙錦為都御史代耀巡撫起

廢成寧侯仇鸞為總兵官八月虜復擁眾至鸞私

方表

卷三十一

嘉靖

三十一

知問齋

遣其黨時義以重賄結俺答令別寇宣府薊州約無犯大同境虜遂東去

虜入古北口召諸邊將勤王命文武重臣分守都城

即軍中拜仇鸞為平虜大將軍賜印總督諸路勤王

兵以巡撫保定都御史楊守謙為兵部左侍郎提督

官兵截殺尋逮兵書丁汝夔侍郎楊守謙下詔獄論

死虜得利復錄古北口去

八月萬壽聖節前二日己巳虜自獨石邊外東行

甲戌至大小興州乙亥薊州巡撫王汝幸報虜到

古北口外、被我軍射退、及奪獲馬匹數多、必不能入、是日申時、虜已入古北口、二鼓報至京城、戒嚴、遂檄召諸邊將、勤王、丁丑黎明、錦衣衛指揮使陸炳、分布官旗於皇城四門、兵書丁汝夔、發勇字四營兵分駐城外、威字四營及三大營兵守城、令九門各文武大臣一人監督、以吏部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貴總督之、諸司官屬皆聽王邦瑞、委用命、命都御史商大節提督五城、御史專一巡視、以防內彙、又命命都御史王儀率兵駐守通州、戊寅、大同總兵仇鸞統副總兵徐珏、遊擊張勝、兵駐朝陽門外、上賜仇鸞平虜大將軍印、賞銀千兩、蟒衣一襲、總督諸路勤王兵、分道禦虜、陞楊守謙兵部左侍郎、提督內外官軍、截殺仇鸞驕縱、軍無紀律、往往入村落、反辯髮、詐稱虜、劫掠民財、時鸞方被寵任、凡擒獲大同兵殺掠者、不敢輒置之法、疏聞上、謂大同兵首先入援、縱有犯出、儻疲、令付大將軍撫處、而鸞殊不為禁、丁汝夔乃下令、禁勿捕大同兵、有捕至、反捶捕者、故大同兵益無忌、民苦之甚。

芳華

卷三十七

嘉靖

三十三

知問齋

於虜也、是時虜在白河東岸殺掠人畜、庚辰至河上、辛巳渡河西行、結陣東郊、散遣三五騎、或十餘騎、傍都城殺掠焚廬舍、日夜火光不絕、直至東直門外馬房、執內臣八人去、俺答縱歸、上番書言求貢、及朵顏引路事、城外居民被傷、千萬成羣奔京城、城門閉、不肯開、萬口號慟、聲徹西苑、上令開門、聽民出入、是日虜掠我婦女、酣飲大教場、宣府趙總兵等兵在小榆河、與賊前哨對壘、及諸將互相觀望、鸞亦不督諸路進兵、仍遣時義、時與虜通、許以開馬市、冀虜掠滿載去、汝夔周章、恐喪師、亦令諸將勿輕與虜戰、於是諸將逗撓不戰者、皆諉言汝夔有禁、民間傳聞、皆歸罪汝夔、怨謗大作、志皆通衢、陌事稍稍聞禁中、時仇鸞迺遷移營東行、雖去城遠、實不見虜、守謙防禦京城、營城外東北隅、恐眾寡不敵、故按兵不戰、上謂鸞遠出禦虜、而守謙懷怯、不出師、故及汝夔皆屢詰責、壬午、零賊公然往來京城、後六門外殺掠人畜、癸未虜至鞏華城西北、益出輕騎近京、及西山口、殺掠甚慘、上

芳華

卷三十七

嘉靖

三十四

知問齋

芳墓

卷二十七

嘉靖

五

知問齋

震怒御奉天殿宣諭羣臣甲申逮兵書丁汝璉侍
 郎楊守謙下詔獄命王邦瑞攝兵部事以都御史
 艾希淳代領守謙兵是日虜住西北郊乙酉革兵
 侍謝蘭職方郎中王尚學戶部尚書李士翔戶部
 十三司郎中周魯等職與工部尚書胡松俱戴罪
 冠帶管事候事寧處治是日虜至白羊口丙戌上
 怒甚急欲殺丁楊索法司奏當急法司持未肯上
 上益怒夜逮刑侍彭黠左都御史屠儻大理少卿
 沈良才等廷杖五十降俸五等法司遂上擬丁楊
 死律又以畏懦不戰逮通州都御史王儀下獄削
 籍以守禦不固逮薊鎮都御史王汝季汝季績斬
 獲虜級得以後功末減謫戍廣東丁亥丁尚書楊
 侍郎死於西市妻子流二千里安置是日虜半從
 橫嶺口出懷來張家口半自白羊口復回東行至
 昌平北猝與仇鸞遇鸞不意虜返倉卒未敵虜騎
 蹂入我兵不能禦死傷千餘人鸞幾為虜獲以裨
 將戴綸徐仁救免趙總兵夜遣繼卒八十人住天
 壽山四面放銃賊疑我有伏不敢入紅門巳丑虜

芳墓

卷二十七

嘉靖

五

知問齋

循湖河川仍出古北口去諸將不敢逼九月命戶
 部侍郎駱頤往撫被虜諸郡縣掩骼埋骨招集傷
 創賑貸之鸞及諸將各罷兵歸鎮鸞自劾追虜無
 功詔獎諭加太保焉
 始置戎政府制印以仇鸞總理京營戎政仇鸞請
 大舉北征遣使諸邊選兵以隸京營命戶部盡取南
 都十三布政布司庫積貯聽用
 初成國公朱希忠提督京營王邦瑞論罷之乃以
 仇鸞代命瑞協理為鸞副革去提督內臣時鸞恃
 寵所上疏即內批行之不下部議王邦瑞上言祖
 宗舊制凡戎政無不下本兵議者又屢駁鸞議鸞
 擠之遂落職去鸞赴北征議急禮部尚書徐階極
 言事難成功且後禍不可收拾議乃稍寢
 內閣張治致仕卒
 辛亥三十年春正月錦衣經歷沈鍊劾嚴嵩父子奸
 貪十大罪繫拷訊編氓
 禮部尚書徐階言 皇子年已十五選婚講學實惟
 其時宜先正其名號表請冊立不行

二月苗首龍許保吳黑苗率眾劫思州府執知府李允簡以去降張岳右都御史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戴罪任事

思州城中居民不數十家舊有瞿塘衛踐更卒戌守時聞苗寇平守城稍怠知府李允簡方視衙苗寇百餘人佯稱瞿塘卒更戌突入城殺吏民百餘人掠帑藏執允簡及經歷知事等官去石邦憲等聞報兩分遣兵邀其歸路諸苗懼縱允簡等得逸歸繇小徑各遁入林箐石邦憲等所遣兵伏諸路

芳墓

卷三十一

嘉靖

二十七

知周齋

邀擊擒斬十餘人岳乃檄永保二宜慰及酉陽宜撫冉玄會兵討湖苗叛逆者數寨各兵擒斬渠魁數十人餘黨復以撫定

仇鸞請虜貢遂設馬市于宜大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上疏下獄謫官

鸞上言請許虜入貢命諸大臣會議鸞力主其說乃于宜大開設馬市約虜貢馬一匹償以幣若干疋兵部車駕司員外楊繼盛上疏條論其十不可五謬謂虜踐蹂我陵寢及割我赤子而先之利

忘天下之大警其不可者一往北之詔下天下

曉然知聖意日夜輸其兵食以助京師而忽更之曰和失天下之大信其不可者二以天朝堂堂而下與犬羊互市損國家之重威其不可者三天下豪傑日夜磨厲其長技以待試而無所用之賤豪傑効用之志其不可者四庚戌之變天下頗講習兵事無故以和弛之懈天下飭武之志其不可者五往者邊臣私通虜吏猶得以法裁之今開邊方通虜之門其不可者六伏戎之莽在在有之見縣

芳墓

卷三十一

嘉靖

二十八

知周齋

官憎而奉虜乃爾其何有於我開百姓不靖之漸其不可者七虜昨深入不敢逆一矢去已半歲而互市終之長胡虜輕中國之心其不可者八我竭財力而犖之邊虜負約不至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賞或望我以苛禮未可知也墮胡虜狡詐之計其不可者九大約歲帛數十萬不繼將何以善後不為國家深長之計其不可者十凡為謬說者有五不過曰吾外假馬以羈縻之而內寬吾以修武備夫果欲修武備而何所藉於羈縻此一

諺也曰吾乏馬吾藉此以資吾軍則虜安肯捐其壯馬而予我此二謬也曰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捐貲以奉虜益大矣此三謬也曰虜既利我必不失信夫中國之所開市者能盡給其衆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此四謬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祥夫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三尺童子皆知之而有爲陛下主其事者蓋其人圖倖目前之安以見効且務中彼之欲以求寬陛下

芳華

卷三十七

嘉靖

二十九

知問齋

若振獨斷發明詔悉按言開馬市者選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十年臣請得爲陛下勒燕然之類懸俺答之首于藁街疏奏上壯之下嚴嵩等入臣議仇鸞跳憤曰監子日不知虜宜其易之乃爲密疏上意遂中變下繼盛錦衣獄就置訊繼盛持論侃侃不屈獄具貶狄道典史

四月開馬市于大同鎮羌堡俺答與子脫脫等共易馬二千七百餘匹御史喻特言遂雀鼠之欲非平朔之策驚力排焚獄

仇鸞徵兵部侍郎商大節兵來隸大節執奏鸞排之論死獄中

鸞漸跋扈索諸邊將賄賂凶厭時時與虜私相結所遣時義與虜俺答義子脫脫結爲兄弟朝士無不知鸞亂政無敢言者鸞以防秋布遣諸將乃徵商大節所部兵自隸仍檄大節防禦京城四面大節以已列九卿不當受鸞節制且執奏巡捕兵舊不隸京營祖宗有深意不宜令鸞併之又劾鸞包藏禍心鸞即疏排之逮大節論死斃獄中

芳華

卷三十七

嘉靖

三十

知問齋

張岳遣叅將石邦憲計擒苗酋龍許保奏聞誅之時諸苗略定惟龍許保吳黑苗未獲今購誅之諸守臣任輒等遂欲罷兵岳力持不可謂吳黑苗未誅必爲他日患

總督漕運都御史應檜請開三里溝以通河運

按三里溝在淮河下流黃河未合之上舟錄三里溝出淮河達黃河道里甚近工費不多欲除河患無以易此

史道主市

虜以羸馬索厚值弗予輒大譁大同市則寇宣府

宣府市則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并羸馬掠去而虜衆往來動稱互市將士不敢言邊垣營堡俱撤虜入無復藩籬

十二月致仕兵部左侍郎詹樂卒

柴山海衛人撫大同四年餘時與翁萬達馬尙文皆稱一時之選虜憚之而不敢入迨榮去大同遂虜患

壬子三十一年春三月以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徐階爲東閣大學士

太師徐階值永嘉張孚敬議撤孔子像抑絀王號

芳華

卷二十七

嘉靖

三十一

知問齋

下儒臣問狀衆莫敢持異階條具三不必五不可狀甚晰永嘉盛氣召階於朝房面詰之階徐理前說永嘉無以難乃曰高皇帝少時作耳何可據也階曰高皇帝天下而後議禮寧少耶且明公議四郊何以據高皇少時作也永嘉頰盡赤乃復謂曰爾謂塑像古禮否階曰塑像誠非古然既肖而師事之何忍毀也永嘉曰程子有云一毫不似我親何以親名之階曰有一毫而似吾親毀之可乎且明公能必列聖之御容無毫髮不似

乎哉而何以處之永嘉語塞則益怒曰若叛我階曰叛者生於附者也某故未嘗附明公何以得言叛他相咸爲階股栗勸階謝階弗應長楫而出

上報嵩直廬賜階階始爲政書三語懸之直廬朝房壁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於是公卿大夫咸侃侃異行意不復如嵩時矣

間直隸華亭人致仕卒年八十一贈大師謚文貞

禮科給事中王鳴言王府置田有禁

芳華

卷二十七

嘉靖

三十二

知問齋

崇寧廣收民田爲私業且把持有司不得編差徵稅請勅巡方查派里甲莊田之稅卽充本府糧倭賊破浙江黃巖掠定海遣都御史王忬巡視兩浙兼領福興泉漳四郡仇鸞請防秋行邊奏以兵部侍郎主調遣戶部侍郎主糧餉工部侍郎主器械各簡其屬皆隸募府詔從之鸞大作威福科條煩密法令借擬動以軍法爲言一時人心洶洶恐變出不測詔罷大同馬市秋七月虜俺答犯朔邊仇鸞病不出師命收其印綬

別遣總兵陳時佩之行事，驚死伏誅。

六月，謀報虜復侵，劉邊驚當出師，乃病疽發背，七月邊報急，為病劇，請與疾出師，免陛辭，從之。卒不能出，又無敢言易大將者。八月，兵部尚書趙錦曰：「事迫矣，乃上奏大將病，不能出禦虜，印在大將所，請收驚印，殺別舉總兵陳時為大將，佩印行。」驚聞收其印，殺大恚憤，疽劇遂死。時上已心知驚奸逆，未發，會驚所親信時義侯榮姚江皆冒功，授錦衣衛指揮等官，知驚死，事必敗，遂以是月十一日出。

芳華

卷二十七

嘉靖

三十三

知問齋

奔居庸關，鞏華城諸處，欲叛降虜，被關吏及邏者所獲。陸炳急以疏聞，下詔獄鞫之。炳乃盡發驚前，後通虜，納賄諸亂政狀。上大怒，令諸司會鞫之。下制暴驚罪惡，剖棺戮屍，梟其首。妻子及時義侯榮姚江皆斬，籍其家，沒貲入官。諸黨惡皆謫戍邊，虜聞驚死，旋亦引去。

裕王景王冠禮行

八月，張岳計斬苗酋吳黑苗，以竣事聞。○始設湖廣川貴總督，以岳為之。嵩素忌岳，久不叙功，卒于任。

十一月，帝思楊繼盛馬市疏皆驗，乃自典史遷知縣，俄遷南戶部主事。三日，遷刑部員外，尋改武選司。癸丑三十二年春正月，兵部武選員外郎楊繼盛上疏論劾內閣嚴嵩罪狀，下錦衣獄。

繼盛之調兵部也，中夜起坐，自詫曰：「天子遇我厚矣，我何以報塞？」張夫人從傍笑曰：「公休矣，且歸耳。」繼盛曰：「何謂也？」張夫人曰：「夫一侯驚，而因公幾死，今相嵩父子百驚也，公何以報為繼盛霍然大悟，曰：「吾乃今而知所以報也。」於是日夜密具疏謀論。

芳華

卷三十一

嘉靖

三十四

知問齋

相嵩其辭曰：「臣先因阻馬市罪，應下獄，逆驚威屬問官，鍛鍊必欲置臣於死。陛下特寬其罰，不二年間復至今職，自今已往之年，皆陛下再賜之年，而臣身亦陛下再生之身也。臣夙夜祇懼，思所以捨身圖報，蓋未有急于請誅賊臣者。方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為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為最。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胡虜之先。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為陛下陳之。我太祖皇帝，詔天下罷

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及嵩為輔臣儼然以宰相自居挾天子之權侵百司之事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陛下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踰俗嵩一以票本自任遂竊陛下之喜以市已之恩假陛下之怒以彰已之威所以羣臣感嵩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此竊君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嵩令子世蕃傳于人曰上故無此意

考墓

卷二十七

嘉靖

三五

知問齋

我議而成之又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欲使天下後世謂陛下所行之善盡出于彼而後已此掩君上之治功三大罪也。陛下之令嵩票本蓋取君逸臣勞義也嵩何所取而令子世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等羣會而票擬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弄父之柄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為

為壘斷之計

欲令孫冒功于兩廣嚴劾忠嚴嵩何嘗一日離左右而至軍耶而假報戰功濫竊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入為工部尚書陳圭托疾得掌後府黃如桂得遷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陛下爵賞之典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顯拔其私黨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始而逆黨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黨之所以相反者知陛下有疑慮之心是勾虜背逆者固逆黨也而受賄引用竊者嵩與世蕃也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前胡虜

芳舉

卷二十七

嘉靖

三五

知問齋

犯內地深入經時兵法擊其墮歸此一大機也。而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與嵩嵩乃曰京邊不同勢敗於邊可掩也敗於京不可掩也且虜飽自退耳故汝夔傳令不戰及陛下逮治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無恐也吾為密疏保若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為嵩所給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是嵩以不戰給國而以死給汝夔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刑部侍郎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為民於考察京官之時通令吏部肆其報復戶科給事中厲

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為典史於考察外官之時復逼吏部將汝進罷黜夫考察大典也陛下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入大罪也嵩於文武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剗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利歸一人毒徧天下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

芳舉

卷二十七

嘉靖

三七

知周齋

哉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原嵩先好利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天下所以皆尚乎諛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臣請更以嵩之五姦言之知陛下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嵩欲托之以伺察聖意先用重賄結納凡聖意所愛憎舉錯嵩皆預知故得遂其逢迎之巧以悅陛下之心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開路者一也通政司納言

之官嵩欲阻塞天下言路故令義子趙文華為通政使凡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閱而後進疏內情節嵩皆預知少有干涉即為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撫飾是陛下之納言乃賊嵩之鷹犬其姦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厥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世蕃將厥衛官籠絡迫結姻親夫既與之親又豈忍發其惡陛下詰嵩諸孫所娶者誰女立可見矣是陛下之牙爪乃賊嵩之爪葛

芳舉

卷二十七

嘉靖

三七

知周齋

其姦三也厥衛既已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于進士之初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預給事御史之列考察之時又擇熟輒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既選之後為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即陞京堂方面夫受嵩之恩既如此附嵩之効又如彼以故科道諸臣寧忍于負陛下而不敢忤權臣也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其姦四也科道雖入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

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為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是陛下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五姦一破，則十罪立見。陛下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塗炭乎？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姦，或召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論令致仕，以全國體，賊嵩既去，豪傑必出，賞罰既明，軍威自振，胡虜畏陛下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矣。疏奏，下錦衣獄。○嵩授意錦衣，詰繼盛何自引二王，繼盛對曰：非二王誰不畏嵩者？且王家事寧，不憂為嵩壞耶？獄具，杖一百，送刑部，繼盛創甚，至夜半始蘇。獄吏畏嵩屏去藥食，繼盛碎甕，手破諸腐肉，血稍稍起。司寇命司耶坐繼盛詐傳親王令旨，校司耶史朝賓曰：疏內但云二王亦知嵩惡耳，原無親王令旨也。今云詐傳令旨，其旨云何？既非有其事，而傲懸空坐，以此罪人臣阿私而侮三

尺似不宜至此也。遂降朝賓為高郵判官，侍郎王學益取成其罪，竟坐絞繫獄。

是春，倭賊乘風奔突，溫台寧紹杭嘉蘇松楊淮十郡，海墘並受其害。○始稗柯喬盧鐘。○倭賊彌滿海洋，歷破昌國臨山霏衢乍浦南匯吳松江諸衛所，焚劫定海餘姚海寧海鹽平湖太倉嘉定上海華亭諸州縣。

甲寅三十三年春正月，康妃杜氏薨。

裕王母也。穆宗登極，追封孝恪皇后。

倭賊犯江北，殺掠海門如皋通州。○工部侍郎趙文華禱海神，退賊，遂遣文華如浙行禱。

改王忬為大同巡撫。忬在浙中，薦勇謀，勵將士，築城堡，捕豪滑，浙人恃之，骨去而禍除矣。

以徐州兵備李天寵為浙江巡撫，都御史。○以南京兵部尚書張經提督浙江福建江南北軍務。

倭寇四千餘，自柘林犯嘉興，總督張經分遣參將盧鏜等，水陸攻之，保靖宜慰使彭蓋臣與賊遇于石塘灣，大敗之，賊走平望，俞大猷及承順宜慰使

彭翼南邀擊之賊奔王江涇永順兵出柳湖攻其前鏗及保靖兵躡其後共擒斬一千八百餘人溺死者復不可勝計餘賊奔歸柘林

按自有倭來用兵東南未有如此之捷者然文利論網玩寇感民之疏則已上矣究哉

趙文華還京誣下張經李天寵獄論死西市

文華以天寵轉巡撫張經為提督於已有功陰望厚報而經寵以地方孔棘不遑謝遂誣奏俱逮獄竟死西市

以浙江巡按胡宗憲為巡撫都御史○以南京戶部

芳華 卷二十七 知周齋

侍郎楊宜提督閩浙江南北軍務○復遣趙文華監督浙直諸軍

文華假借監督之權威凌督撫三司府州縣官搜括官庫及世家大戶金寶書畫數百萬計

倭犯松江殺縣丞劉東陽

倭犯嘉興都指揮周應禎指揮李元律等死之○倭

犯嘉善○倭薄通州楊州衛千戶洪岱以兵援之戰

死○倭夜襲崇明知縣唐一岑死之

倭薄蘇州城大掠

六月漕運都御史鄭曉用人禦倭

言倭寇類多中國人其間有勇力智謀者可用每苦資身無策遂甘心從賊為之嚮導若不蚤圖區處必為腹心憂乞命各巡撫官于軍民白衣中每歲查察勇力智謀者數十人與以義勇名色月給食米一石令其無事則率人捕盜有事則領兵殺賊立有功勞量議官職奏請陞授如此不惟中國之人不為賊用異日且有將材出于其間

冬十月朔楊繼盛死於西市

芳華 卷三十三 知周齋

秋後論囚王司業材請嚴嵩曰外問籍籍謂楊繼盛不免公不憂萬世耶嵩曰吾行當為救之嵩令其子世蕃謀之植鄂懋卿繼盛可留否植曰不可懋卿曰是養虎自遺患也嵩遂以繼盛與應處決囚上之竟以十月朔死於西市

俞大猷敗倭于吳松所都指揮任錦敗倭于長礁虜攻薊鎮邊牆警報杳至上遣檄較往察其狀見楊博援甲登陣宿止古北口垣上將士守禦甚力上大喜發萬金犒守牆將士總督楊博總兵周繼昌

各衣一襲

倭寇分掠嘉湖

乙卯三十四年胡宗憲遣羅龍文賄誘賊首江直葉

宗滿等來降

胡宗憲欲乘時邀功乃遣羅龍文以銀十萬買王直等投降許為奏請優以官爵直因以銀十萬兩托龍文覬嚴氏父子冀得授以指揮職銜時浙中三司與巡按御史周斯盛議得江直等罪不容誅乃擬江直葉宗滿謀叛斬罪王汝賢越度緣邊關

芳華

卷三十一 嘉靖

四十三

知問齋

塞出境仍狗宗憲意稱宗滿汝賢歸順報効俱從未減命下兵部會同三法司詳議初嚴氏父子受賄欲通將各犯作投降宥死且言聖意欲如此三法司等執稱江直等率眾攻破城池殺傷文武將吏軍民百萬明是謀反今作謀叛已非正律豈可又輕嚴氏父子咈然不應竟稟旨云江直背誓勾夷罪逆深重着就彼處決梟示葉宗滿王汝賢既稱歸順報効饒死發邊衛充軍
海賊犯乍浦陷崇德復攻德清殺把總指揮梁弼六

虜犯蘇鎮馬蘭峽參將趙領葵等禦之敗死

江北巡撫李遂陞南京兵部侍郎起唐順之為江北

巡撫會都御史○逮浙直總兵俞大猷下錦衣獄尋

發沿海立功以盧鏜為浙直總兵

胡宗憲參總兵俞大猷黎鵬舉失事逮送鎮撫司

兵部查報俞大猷黎鵬舉獲功數多屢經督撫科

道官保薦議發沿海軍門從宜委用殺賊候有戰

功另議題請

芳華

卷三十七 嘉靖

四十四

知問齋

倭寇常熟知縣王鈇禦之鄉官錢泮率民兵追賊于上滄港為賊所掩擊俱死之
事聞贈鈇太僕少卿泮光祿少卿各陞子錦六百戶祀死所
倭據江陰蔡涇聞知縣錢鈞率狼兵禦之遇賊于九里山賊伏發狼兵悉奔鈞及民兵死于賊
事聞贈鈞光祿少卿涇子國子生立祠死所
蘇松參政任環及俞大猷以舟師擊倭船于馬蹟山破之擒斬一百五十餘人
倭突入欽縣流劫積溪等縣

鎮指揮朱襄戰死亡卒三百餘人○倭犯南京十月倭始犯福建犯平陽殺指揮祈嵩等共八十餘人屯謝浦殺指揮閔溶犯興化府平海衛殺千戶丘珍等犯福清殺指揮董乾震○裕王第一子生論浙直功胡宗憲陞右都御史如太子太保叙其子錦衣千戶

特有徐藻本諸生以父緇避後病沒其妻集鄉兵滅賊雪父恨得旨名曰忠孝軍乍浦浦庄之戰在行開功成不受賞

丙辰三十五年春三月陞吏部左侍郎鄭曉為南京

吏部尚書尋改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

廷試賜諸大綬等三百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山西陝西地大震官署民屋盡倒壓死者以數萬計

兵部尚書楊博丁父憂去○趙文華還京陞工部尚書○吏部尚書李默下錦衣獄論死

趙文華還京會兵部尚書楊博憂去欲得其缺默持不與惟陞工部文華遂與博論死繫獄衣獄尋瘞

芳華 卷三十七 嘉靖 四十五 知問齋

趙文華太子太保尋加少保叙其子錦衣千戶以論李默加太子太保又以督浙直軍功加少保廢子文華初投嚴嵩門下為義子至是幸得恩寵遂有藐嵩之意

九月胡宗憲以計誘徐海居沈庄憲議和而文華力主勦督兵甚嚴以書遺宗憲責其逗兵自老遂集諸路兵圍之數重縱焚其廬死者甚眾後從溺屍中識徐海屍浙郡遂寧倭奴自福建福清海口入寇泉州

芳華 卷三十七 嘉靖 四十六 知問齋

十二月山西陝西河南同時地震如雷

丁巳三十六年正月立孝子夏賜祠

嚴冬侍父寢溫溺器懷中俟用既死奉至如生存大小事皆而後行母久病親侍湯藥不入安室者三年雪夜母忽思荔越城叩市憐無應者嗚哭請乃得賜子為弟念感至寢恐傷母心含淚不言凡此皆人之所難者

夏四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及午門災○六月初四川巡撫副都御史黃光昇湖廣巡撫僉都御史李憲卿貴州巡撫副都御史高紳同三省巡按御史督添朝殿樓門大木

先是工部坐派大木如約一萬根則四川湖廣各
四千貴州二千如三萬則四川湖廣各萬三千貴
州四千茲歲趙文華為工部以冒族侄編修趙祖
鵬女嫁錦衣衛掌印都督陸炳為繼室炳湖廣承
天人方承寵眷文華阿意止坐一萬二千四川加
至一萬六千貴州四千

工部尚書趙文華削籍子錦衣千戶譚成榆林

南京軍亂殺南京戶部侍郎黃懋宦

南京軍糧舊額一百二十八萬石歲支九十五萬

芳華

卷二十七

嘉靖

四七

知問齋

餘石歷年餘存積有三年之儲南科給事中姜良
翰遂謂糧積太多題請改折解北自後每年以一
半折銀解北一半運糧解南竟致南糧竭盡軍士
告急而南戶部又不為之具奏取回第日瑣計於
月盡之大小與軍妻之有無軍丁之老幼卒之諸
軍唱亂時南兵聞變倉皇束手無策遂殺督糧侍
郎黃懋官而尚書蔡克廉姑以庫銀萬餘犒賞諸
軍乃散

罷南京戶部尚書蔡克廉以劉采為南京戶部尚書

處園大同右衛

庚午三十七年春三月陞協理戎政右都御史鄭曉
為刑部尚書

鄭曉生而穎異嘉靖壬午為省元癸未登進士主
兵部時議大禮杖闕下有番船舶海岸多奇貨武
弁欲開市貿易利曉懼禍及地方力為阻絕未幾而
海寇屢擾始服先見大司馬金容溪屬撰九邊圖
志悉天下阨塞人咸傳錄之大同兵變殺巡撫曉
抗奏請誅留都兵變嚴世蕃欲弗究曉力言漸不

芳華

卷二十七

嘉靖

四八

知問齋

可長攻銓曹特旨考察言官獨任正士黜嚴之親
厚者而嚴怨嚴欲陞子尚寶丞曉堅執不可而嚴
益怨且中曉以不測之禍張文忠為相欲昵曉而
曉遠之因構陷曉遂三疏請告尋巡撫漕務江淮
值倭寇曉練兵足食俘馘甚夥屢奏捷音淮甸烽
燧遂息蓋曉天性忠孝夙勵大節簡易廉雅直如
長儒而純達如元之而正辨如敬輿而核介如孝
肅而溫識如曲江而密量如雅圭而察子履淳履
準履淳進士名卿也

帝發早齋祀高玄大雨沾足

刑科給事中吳時來論劾兵部尚書許論刑籍命鄭曉暫管兵部事○逮宜大總督楊順巡按路楷下詔獄起楊博以兵部尚書總督宜大

給事中吳時來論劾楊順路楷奉旨參看楊順參叨總督之任全無保障之才墻內墻外盡為虜之大穴官堡民堡無復我之藩籬逾年累月經略無聞揜罪飾功真偽莫辨欺君禍國聖明已燭其奸玩寇殃民神人共憤其惡路楷列官耳目專務雷

芳華

卷二十七 嘉靖

四九

知問齋

同論功前後異說論罪督撫殊科清議難容官箴有玷差給事中鄭茂會同巡按樂尚約查勘節年各邊失事總督巡撫等官被劾被逮者如宜大總督翟鵬巡撫龍大有陝西總督張子立皆發邊遠充軍今照楊順情罪與翟鵬等相同具奏奉旨楊順着送兵部定衛發遣路楷勘無受贓情弊降雜職邊方用○又錦衣衛先缺經歷吏尚李默推陞沈鍊非嚴嵩意鍊知不免遂劾嵩貪蠹嵩遂使王瑞密令楊順致鍊死地令巡按御史路楷速殺之

楷不候轉詳決單遂腰斬鍊瑞陞至都指揮嵩罷瑞以都司押兵失事逮至刑部問斬科臣追論楊順路楷俱坐抵死

夏四月倭寇陷福建福清縣遂寇惠安鴨山知縣林成死之復陷南安縣犯泉州府城永寧衛城○給事中徐溥疏請久任楊博為宜大總督暫管兵部事鄭曉奏請大同少寧令博回部任事從之

時有南總督求入本兵厚賂嚴氏徐溥阿意久任楊博以為之地

芳華

卷二十八 嘉靖

五十一

知問齋

上命徐溥三清樂章

溥言天子祭天地祭不過南郊時不過孟春特不過牲牛漢祀五帝儒者非之況三清乃邪妄謂一天之上有三大帝以李聃居其一是以人鬼列於天神非禮也

五月陞兵部右侍郎江東為左侍郎署掌印信鄭曉回刑部辨事○刑科給事中吳時來刑部雲南司正事張紳四川司正事董傳策疏劾內閣嚴嵩並發煙瘴衛所充軍

初刑部二人都擬徒贖十三司官恐重聖怒更加廷杖曉曰吾意欲為社稷全忠臣耳沽一時之直孰若完三諫之生以俟他日報天子乎乃引前例充軍疏上五日而後得旨

大朝等門成

九月冊生員陳景行女為裕王妃即仁聖皇太后

己未三十八年三月廷試賜丁士美等三百三十人

進士出身有差

自四月至于六月福建倭寇大掠泉州諸鄉

芳華

卷二十七 嘉靖

五十一

知問齋

逮大同巡撫王忬下獄論死

先是嚴嵩殺楊繼盛忬子世貞忿繼盛忠言死於權奸以詩吊之又嚴世蕃嘗索古畫於忬云值千金忬有臨幅絕類真者以獻乃有精於辨畫者密以語世蕃會大同有虜警御史阿意論劾奉旨處決

裕王長子薨

十一月詔以朱熹原籍婺源縣子孫朱墅世襲五經

博士

庚申三十九年自正月至于四月福建倭寇復掠晉江潯尾車橋等處遂陷崇武千戶所○原任左春坊左中允閔任郭希顏疏請遷帝立儲下科道官會參三法司官按律論死

時裕王景王並處京師嚴氏父子密有窺異易次之意外議紛紛惑人聽聞郭希顏先以中允請兩浙鹽運副使大計削蕪里居十餘年至是上疏為天恩未報處君父骨肉之間願獻微忠臣不敢言立儲請言安儲何者君相相信則儲安兄弟相保

芳華

卷二十七 嘉靖

五十二

知問齋

則儲安父子相體則儲安相信有道釋疑是也相保有道分封是也相體有道總攬是也三者安儲之急務也何謂釋疑蓋自言者倡為二王面陳嚴嵩之說臣恐輔臣疑而不自安則何暇善後然尚可諉也二王疑而不自安則誰與承祧此大可慮也皇上何不降德音使王心無所惶惑而師保是依大臣無所忌避而匡贊愈力何謂分封臣聞同處京府智與年長則崇高所共欲防不預設則畿隙所由成故切而臆就膝下者所以篤恩也長而

出就藩封者所以驅本也及靖勅王就國周其衛翼殊其寵數於制於情似為兩盡何謂總攬蓋分封之典既定留京之意已明臣願皇上端拱以順天人從容以建議立惟聖明仰慰祖宗九天之望深思聖母一脈之託察臣愚始終為王之無他故草莽言計自臣始奉旨參看郭希顏本以愴壬久遭擯斥心懷怨望陰行欺謗之私志在傾譏肆為狂悖之語奉旨着彼處巡按官即時處斬發各省臬示旨下江西撫按官秘之密檄守巡官收希顏

芳華

卷三十七

嘉靖

五十三

知問齋

希顏不之知也時于家延賓客為子娶婦衣緋待之有僉臬亦衣緋來通謁希顏以為賀已也迎之坐未及語日左右拽之出遂掖赴都指揮司縛繫之無何諸司漸集撫按官亦至乃昇赴市曹斬傳首天下

詔逮繫祭酒沈坤訊治

坤家居為倭寇督率鄰里以保所居遠近依附者眾有犯令者輒榜笞之為御史林潤所劾竟死獄中

五月刑部尚書鄭曉開任

時刑部以通政司類送永清衛軍餘蕭文學等狀行在城兵馬司轉行通州昌平州武清縣提人該巡按御史鄭存仁牌禁不許提解刑部乃引大明會典大明律問刑條例題奉旨着照律例行存仁回京亦疏論曉欺罔奉旨着都察院會同該科看議曉又上疏辨非欺罔旨云院科未回奏得旨鄭曉便肆意辨瀆姑從寬革了職開任不許再用六月賊掠安溪諸鄉叛民及汀漳永定山賊皆反

芳華

卷三十七

嘉靖

五十四

知問齋

陞四川巡撫黃光昇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湖廣川貴軍務進胡宗憲尚書督師勦寇巡撫亦聽節制總兵由掖門通謁庭拜下風

巡撫淮楊右僉都御史唐順之卒

順之博學強記凡六經子史兵法以至算時無不精透嘗願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果卒于官詔賜葬祭立祠

南京禮部侍郎孫陞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恪

陞前死節都御史魁子孝友長厚魁死哀慕之雖終身不書字亦不為人作壽文

官被服雅素口不食
過世稱篤行君子

辛酉四十年萬壽宮災御劄內閣徐階傳諭工部尚
書雷禮興工重建

上以初年疾疫時作因為祈天永命計且冀欽福
錫民稍稍設醮事猶恐敬未專一乃移幸西苑建
萬壽宮為齋居所文武大臣常五六員入直護侍
至是災

夏六月改總督湖川賁軍務兵部右侍郎黃光昇為
工部右侍郎提督大石窩○南京戶部尚書劉采致

芳華

卷三十七

嘉靖

五十五

知問齋

仕以工部右侍郎黃光昇為南京戶部尚書
以光祿寺卿孫植為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

初植為光祿寺丞寺卿馬從謙既獲罪寺官勢益
張皇時以熊齋傳索無厭上亦以光祿費多不經
而獨察植廉幹植矢心區畫按薄正裁占役絕司
禮尚廉之僎遺亦每為內廷所聞有太監取清嘗
目之為鐵人而廉亦聞于中外時巡視光祿御
史檢舉寺用則自植持費之後每歲止用銀十七
萬兩較前時歲省銀數十萬兩故上特任之至是
歲三殿工興漕集久旱大木漕艘香不能前河流
且北徙銅瓦廂等處甚雨故有是命時所司議請
歲增浸夫植駁議曰中原為南北咽喉而徐州雜
役歲出班夫五萬八千有奇洪夫等役又動以萬
計徐之戶僅二萬歲或拘役民疲極矣可重困乎
力止之居數月河以流後植以任滿法有羨餘數
萬兩植悉以委代者而口終不言○植歷官刑部

尚書贈太子少保蔭簡肅父孫璽正德庚辰進士

七月萬壽宮成

原任工部尚書劉麟卒贈太子少保謚清惠

麟居湖之長興先知紹興府以忤劉瑾除名璽誅
起知西安以諫織造忤旨致仕在長興三十年閉
戶讀書足跡不入城市貌矜
恂長者自守介然不為吟賦

八月南御史林潤劾鄒慈卿五罪

索屬官金累萬罪一受狀取財罪二宴會日費千
金罪三妄殺平民罪四加派揚州鹽商幾至激變
罪五慈卿疏辨令供職如初

芳華

卷三十七

嘉靖

五十六

知問齋

御田產嘉毅

壬戌四十一年春逮工部侍郎嚴世蕃下詔獄謫戍
廣東雷州衛內閣嚴嵩致仕

先是有山東人藍道行居京師精扶鸞之術上聞
召試之事多奇中因授以太常博士賤術每有疑
事則密封聖諭焚之使之扶答是時天下民窮財
盡上意皆因貪官剋剝銳意除貪安民乃封諭焚
告答曰欲除貪官須拔貪本上頗聞嚴嵩縱子
蕃大肆貪殘復以九卿正官歷試問之皆答曰

最後以嚴嵩問答曰然上益疑之嚴世蕃聞之大懼因以白金七萬兩賂藍道行使於扶鸞挽回聖意道行却其金不受曰每有聖諭俱是密封到即焚燒非我所知答諭由神非我所能預也於是御史鄒應龍劾奏嚴世蕃貪狀上怒逮世蕃下詔獄着嚴嵩致仕世蕃遂以前七萬兩賂宦官佯言鄒應龍豈敢說嚴世蕃都是藍道行暗傳其言與御史們得知方敢上本上怒道行漏泄機密逮下刑部問罪時世蕃黨鄒懋卿為刑部左侍郎萬案為

芳表

卷二十七

嘉靖

五十七

知問齋

大理寺卿與世蕃密謀以金十二萬兩陰許道行扳扯內閣徐階主使鄒應龍上本要奪嚴嵩首相道行大言曰欲除貪官自出皇上本意何預箕仙斜劾貪罪自是御史本職誰與交通教我妄扯徐閣老天理何在人咸聞之不平鄒懋卿萬案乃謀賜錦衣量坐世蕃贓銀八百兩送刑部擬罪僅發世蕃雷州衛充軍去訖藍道行坐以造妖言行律擬斬繫獄

表燁入內閣辦事○二月

掠數日而去三月復攻永寧城陷之大殺城中軍民焚燬房屋幾盡殿試賜徐時行等二百九十九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福建叛民江一峰等盡發泉州諸山民塚○福建守備泉州指揮歐陽深率兵進討倭奴叛民大破走之生擒江一峰等伏誅泉地始寧○改刑部尚書張永明為都察院左都御史以南京戶部尚書黃光昇為刑部尚書

芳表

卷二十七

嘉靖

五十八

知問齋

重錄永樂大典分韻類載以便考訂三殿工成景王薨

刑科陸鳳儀劾胡宗憲十罪命繫京即訊削籍

十一月顯陵守備內侍張方等言冬至日甘露降顯陵松樹

先是上以冬至日奉安獻皇帝后神几于宮以便瞻奉而甘露即以是日降

癸亥四十二年春倭奴圍福建興化府城至于十一

月陷之

兵部請調南京都督劉顯率兵福建應援，顯去府城三十里，隔一江，按兵不進。至十一月，欲掩逗遛之罪，始遣五卒齎文詣府，欲約率兵赴城禦敵。賊獲五卒殺之，用其職銜，偽為顯文，約某日夜某時分率兵潛入應援。城中勿舉火作聲，恐賊驚覺，擇奸細五人詐為劉卒，齎入。時參將畢高、參政翁時器在城信之，至期賊冒劉兵入城，人莫之疑。賊既大入，忽爾殺人，城中騷亂，遂陷。

芳墓

卷二十七

嘉靖

五十九

知問齋

十二月，福建泉州守備指揮歐陽深率兵討興化倭賊，戰于東蕭，力屈死之。○廣東總兵俞大猷率兵截平海港，賊不得去。福建總兵戚繼光遂擣賊于平海衛，盡殪之。○倭賊別黨圍仙遊城，福建巡撫譚綸總兵戚繼光合擊走之。戚繼光復追至泉州安平鎮，又破之。賊出閩境，至廣東潮州，俞大猷又截殺之。詔罷江南加派兵糧銀兩。
甲子四十三年冬，虜寇薊州，遂陷密雲、三河、順義，至于張家灣，京師震動。

時虜騎挾詐東行，巡撫僉都御史徐紳咨請總督楊選守墻子嶺，選以虜皆往東，謝之。紳躬領兵赴墻子嶺，選又以其違節制也，却回之。虜果窺乘無備，突攻墻子嶺，塞陷之。長驅深入，歷陷密雲、三河、順義諸縣。至于張家灣，將攻通州，犯京師。選同紳倉皇趨齊化門，以護京城。為名兵部尚書楊博諭以京城有備，須速回截殺。於是薊州胡總兵率人馬三千追至順義，為虜所圍，盡沒于虜，無一人存。虜竟得志，復由墻子嶺出邊去。

芳墓

卷二十七

嘉靖

六十一

知問齋

逮總督楊選巡撫徐紳，參將楊瀛論死。兵科都給事中丘樞廷杖削籍。樞條上薊州防守事宜，上怒，兵科以糾論兵機為職，楊選等失機重大，不行論劾，只以泛陳事宜塞責。着錦衣衛廷杖六十，革職為民。以論德張居正充裕王講官。以言官劾逮，胡宗憲至京師，仰藥死。林潤復劾鄢懋卿，命削籍。
乙丑四十四年春，逮嚴世蕃，下詔獄，論死。嚴嵩削籍。

其家

先是御史鄒應龍論劾嚴世蕃貪狀并其牙爪羅龍文牛信等刑部擬罪上請世蕃發雷州衛羅龍文潯州衛牛信山海衛充軍世蕃與龍文棄伍迴時慮逆軍刑發謀往外國別圖富貴羅龍文亦集無賴與江洋羣盜陰相謀結世蕃招集四方亡命之徒至四千餘報警殺人流劫鄰縣羅龍文陰謀率眾往合世蕃為巡江御史林潤恐變生不測遂以逆軍怨望朝廷肆害漸成大亂乞昭國法以

芳墓

卷二十七 嘉靖

六十二

知問齋

絕禍根上奏奉旨先獲羅龍文繼獲嚴世蕃該尚書黃光昇會同都察院左都御史張永明大理寺卿張守直掌銜衣衛事左都督朱希季參看得嚴世蕃素性兇殘忍心悖逆敢昧天地神明不畏朝廷法度自其括賄於九邊則自督撫總副以至參遊歲有問候買命之餽皆科剋於軍士而邊計因以久壞自其網利於各省則自撫按三司以至衛府州縣歲有賀謝免禍之獻皆誅求於軍民而民財由以久竭狼貪而不顧國家雖叛賊如汪直亦

納其賂異志如典楨亦黷其貨罪積多端惡長不悅奏奉聖旨世蕃龍文即便會官處決盜用官銀財貨家產着各該巡按御史盡數追沒入官嚴嵩畏子欺君大負恩眷并伊孫見任文武職官的都削籍為民

內閣袁煒致仕以吏部尚書嚴訥禮部尚書李春芳吏部侍郎董份內閣辦事○董份尋削籍去

袁煒陰受嚴世蕃金三萬兩董份受世蕃金二萬兩袁煒病甚尚勉力入內欲為世蕃圖維上即令

芳墓

卷二十七 嘉靖

六十二

知問齋

出着致仕去董份兼令家僕攬商網利科臣論罷廷試賜范應期等三百九十四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速戶部主事海瑞下詔獄

海瑞廣東瓊州人由舉人歷官教職知縣陞戶部主事承委管祿米倉抗疏上言陛下初年剷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推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三代以後皆稱賢君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謂長生可得一意玄

修竭民膏脂，侈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於夫婦。天下吏貪將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乃修齋修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遺賀。修建宮室，則工部極力經營，買香市瑤，則戶部差求四出。若玄修可長生，何堯舜禹湯下。歷漢唐宋無至今獨存者。陛下師仲文，而仲文已死，彼既不能保其身，陛下何

芳皋

卷二十七

嘉靖

六十三

知周齋

獨神其術乎。上覽之，怒甚，抵於地，已復取再讀之。爲感動歎息，留中數月餘。會有疾，頽憊，遂批下錦衣衛拿問，衛具謗訕供由，奏行法司從重擬罪。司郎比擬子罵父律，上亦知其非，故謗訕也。部疏仍留中不下，瑞亦繫獄未釋。後至穆宗登極，始釋瑞，擢大理丞。陞江南巡撫，歷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謚忠介。

釋禮科給事中沈束于錦衣衛獄

先是總兵周尚文卒，請卹典以貧不能行賂，嚴嵩

持不與。沈束上疏論之，嵩反謂束市私，票旨逮束繫衛獄。二十餘年，時束未有子，其妻爲携一妾，至張家灣，則束已就獄矣。妻不辭貧窘艱辛，妾亦誓死靡他。竭力供餽，嵩既罷相，妻辯奏夫寃，上批法司知道。至是內批釋放，後歷陞至通政。

丙寅四十五年内閣嚴訥致仕，以吏部尚書郭朴禮部尚書高拱入内閣辦事。

上諭徐階欲南幸承天，拜親陵，取藥服氣。

階奏：聖躬既久未平，正宜加意就攝，若復遠涉

芳皋

卷二十七

嘉靖

六十四

知周齋

長途，不惟失崇護之道，亦非所以上慰二聖之心。所用藥品，只須諭撫按進取爲便。上曰：試一行之，我必萬康。階曰：臣不敢仰贊者，一爲聖躬計，二爲國家計。皇上自度精力何如，彼時豈禁長途勞頓。聖躬天佑，奚待遠行而後萬康也。已亥之前，邊境無事，彼時尚命大臣行，今邊境多虞，根本空匱，萬一狡逆竊發，聖駕在外，能無驚擾，毋致輕舉以貽後悔。繇是寢南幸之議。

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李遂卒，贈太子少保。

其出入意表故隨試輒效人服其欺亂之果

冬上不豫

上雖修玄西內然軋綱總攬朝政肅然九卿庶屬奉公循法罔敢誕慢中官飲畏無或干百司事者上嘗黎明就寢及已即興夜分至五鼓猶覽章奏覽輒四五行下而裁決精詳悉當其可復宸翰洒然天縱然也自王大任以方士王金等進乃獻養生等藥其品詭秘不可辨知皆非神農本草所載性極燥熱上試服之遂火發疾甚中外憂懼不知

方墓

卷二十七嘉靖

六十五

知問齊

所為

十二月十有四日上崩於乾清宮

上疾大漸命內侍奉駕還乾清宮下遺詔曰朕以宗人入繼大統獲奉宗廟四十五年深惟享國長久累朝未有乃茲弗起夫復何憾但念朕違奉列聖之家法近承皇考之身教一念倦倦本惟敬天勤民是務祇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致奸人乘機誑惑禱祈日舉土木歲興郊廟之祀不親朝講之儀久廢既違成憲亦負初心每一追思惟增愧恨

愆成美端仗後賢皇子裕王宜上遵祖訓下順羣情即皇帝位勉修令德勿過毀傷喪禮依舊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祭用素饗毋禁民間音樂嫁娶宗室親郡王藩屏為重不可擅離封城各處總督鎮巡三司官地方攸繫不許擅去職守聞喪之日各止於本處朝夕哭臨三日進香差官代行衛所府州縣并土官並免進香郊社等禮及朕祔葬祔享各稽祖宗舊典斟酌改正自即位至今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殺者卹錄見監者即先釋

方墓

卷二十七嘉靖

六十六

知問齊

放復職方士人等查照情罪各正刑章齋醮工作採買等項不經勞民之事悉皆停止詔下文武羣臣六軍萬民無不感泣

皇子裕王即皇帝位○逮方士王金陶傲申世文劉文彬高守中陶世恩下詔獄

武原臣徐昌治述

穆宗莊皇帝

丁卯隆慶元年春，以吏部左侍郎陳以勤、禮部右侍郎張居正入閣，叅贊機務。既而以勤上謹始十事：

一曰定志，二曰保位，三曰畏天，四曰法祖，五曰愛民，六曰崇儉，七曰攬權，八曰用人，九曰接下，十曰聽言。上嘉納之。○刑科給事中胡應嘉等疏請躬決庶政，從之。○吏部言諸臣中以建言死者，其等

芳華

卷二十八 隆慶

知問齋

有三戮死者為一等，應復官贈廕加諭祭。若楊繼盛、郭希顏、沈鍊、楊九繩、凡四人，其次廷杖死者，應復官贈廕。若楊最、王思、薛宇、銜、何光裕、裴紹、張源、浦鉞、曾種、葉經、周天佐、伍瑜、臧應奎、殷承叙、凡十三人，又次繫獄戍邊、斥死、脯下者，應復職贈官。若唐胄、李璋、豐熙、楊慎、楊名、王元正、羅洪先、徐文華、張紳等二十八人，上從之。

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宜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宗。孝潔曰恭懿慈睿安莊。

有光緒聖肅皇后，孝烈曰端順敏惠恭誠祗天衛聖。肅皇后。

冊陳氏為皇后，李氏為貴妃。

吏部奏先朝建言執事諸臣如樊深、丘樞、楊思忠、尹相、魏良弼、李用敬、陳瓚、吳時用、周怡、沈東、顧存仁、趙軌、張選、袁世榮、何惟栢、趙錦、張登高、黃正色、方新、張檟、凌儒、申仲、王時舉、馮恩、徐學詩、周冕、張紳、董傳策、劉世龍、唐樞、母德純等，宜遵詔錄用。刑部侍郎鄧懋卿戍邊。

芳華

卷三十一 隆慶

知問齋

詔削奪故真人邵元節、陶仲文官爵，誅命議盡燬，修建齋醮宮殿，禮部惜其費，請止。去扁額，從之。上孝慈皇后尊謚曰孝恪淵純慈懿恭順，贊天開聖。皇太后弟杜繼宗為慶都伯，祿一千石。追贈王守仁為新建伯，謚文成，周尚文為太傅，謚武襄，蔣冕為少師，謚文定，喬宇為少傅，謚莊簡，江俊為少保，謚文莊，呂柟為禮部尚書，謚文簡，石瑄為少保，謚文介。

贈刑部尚書鄭曉為太子少保謚端簡

葬肅皇帝于永陵

重錄永樂大典書成加徐階等官階有差

修世宗皇帝實錄以張居正陳以勤高拱充總裁官○賜楊繼盛謚忠愍子應尾為國子生

上幸太學賜輔臣宴鈔錠有差○遣武英殿大學士陳以勤祭先師孔子○罷提督團營內使

徐階等疏團營起于景泰至嘉靖庚戌虜薄都城戎務大壞乃革營法撤內臣事權歸二數年來漸

方奉

卷二十八 隆慶

三

知問齋

有成效請勿遣內臣輕變先帝之法從之

召戚繼光入京協理戎政○十二月鄭王厚烷以嘉靖中諫事玄削爵銅高墻至是復國歲加四百石

戊辰二年內閣徐階致仕

科臣石星上圖政理以慰人心疏

曰養聖躬曰勤聖學曰勤視朝曰速俞允曰廣聽

納曰察讒譖上怒命廷杖削籍上御五鳳樓

察杖者而中朝閣吏戒毋納給事從人部郎穆

熙星友也恐遂以杖斃乃先以義白擬師而身

拉薛屋閣人共習之文熙且晉且掖以出不得死

二月上耕籍田○大祀天地于南郊

三月册立皇太子

屢試進士賜羅萬化等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陝西民李良雨忽變為婦人

六月王時舉王之坦各疏乞正位中宮以端治本

上曰后侍朕久無子多病移居別宮以暢意耳

監察御史詹仰庇論中官廷杖削籍

詹仰庇言陛下取戶部銀盡以供造鰲山修理

方奉

卷三十八 隆慶

四

知問齋

宮苑花欄龍鳳鞦韆駕傳造監櫺玉盆之費使羣

小因而乾沒為聖德累不小上怒杖百編氓大

學士李春坊等與九卿各疏救不報

戶部尚書劉體乾罷

先是內降戶部收買真珠黃玉綠玉黃金等項尚

書高耀即時召商收買皆中官內藏之物以伴常

為商人齎送戶部倍索高價買入復出循環取利

中貴大喜耀六年考滿遂加太子太保腰玉科道

論罷之及體乾為尚書凡有取買真珠金玉之望

每執持不行，嘗上疏抗論財用詘乏，請停取買，忽內降着開往去。

己巳三年正月，少保吏部尚書楊博致仕。

時御史部永劾奏總理屯鹽都御史龐尚鵬心術狡猾，行事乖繆，吏部尚書楊博議覆言尚鵬才堪策勵，宜留用。上曰：近來吏部專事掩飾，為欺詐，博乃自訟請解職，遂令致仕去。給事中嚴用和疏言：博自筮仕迄今餘四十年，敏歷中外，民事邊情靡不諳練，及晉銓衡秉公守正，以忠國家，今以題覆

芳華

卷二十八

隆慶

五

知問齋

小誤輒令休致，既非所以存大體，亦非所以孚公議，乞留之，令展所長，不聽。

三月給事中吳時來上保泰九劄，報聞。

上既免喪，猶不親政。吳時來上保泰九劄：一曰致戒懼，二曰端遊幸，三曰戒嗜好，四曰發綸音，五曰習奏事，六曰嚴票旨，七曰慎傳奉，八曰弘虛受，九曰禁誣指。

召高拱以原官入閣，參預機務，兼宰吏部事。○刑部尚書毛愷、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皆致仕。

拱以廷論張齊違問，愷擬張齊請戍為阿附，徐階也日凌侮之，乃各致仕。

詔廷杖尚寶司丞鄭履淳，尋令削籍。

履淳上疏陳時政，言四方多故，萬民失業，燕雲遼代，中原之春也，而鞞鼓一聞，三關震動，徐梁汴衛，沃衍之地也，而洪波蕩析，四顧無煙，荆襄秦洛，形勝之區也，強梗憑陵，而嘯聚，浙直閩廣，財貨之所藪也，奸宄剽寇，而師勞，夫嗷嗷赤子，聖主之資，若不及今定周家桑土之謀，切虞廷困窮之懼，則上

芳華

卷二十八

隆慶

六

知問齋

天所以警動海內者，適已資他人矣。今之最急莫如用賢，陛下諒陰已三期矣，曾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賞納一諫士，以共畫思，預防之策乎？善類失於振揚，厲階啓乎闕寺，言涉官府，輒肆阻撓，權在私門，牢不可破，迨其手握王爵，口嚙天憲，風行勢協，釁積黨成，會使台輔具員，九卿拱手，元良愠悔於孤立，百職駢首而奔命，未有若是可獲永安者。伏願奮英斷以決大計，勿為小故所淆，弘睿哲以任君子，勿為僻昵所惑，以美色奇珍之玩，保

瘡痍以昭陽細物之勤和庶政以蠻夷爲開門勁敵以錢穀爲黎庶脂膏拔用陸樹聲石星之流納取殷士僭翁大立等疏經史經筵臣民章奏必與所司面相可否庶萬幾之裁理漸熟人才之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踰此者疏入上以履淳妄議朝廷慎奸生事命廷杖下刑部獄削籍爲民

命設寶座如先朝故事中官私撤之○四月詔諭禮部遵祖宗之制宮中設六尚以備內治選民間淑女芳華

卷二十八 隆慶

七

知問齋

十一歲至十六歲者三百人

五月江南大水淮揚皆饑

時江以南霪雨三月不絕田禾漂溺所司以蠲賑請淮揚亦大水奏發運司餘銀三萬兩鈔開船料三萬八百餘兩鹽院駐贖一萬八千六百餘兩河道二千三百兩司府州縣駐贖二萬五千餘兩積貯勸借買穀十五萬石截漕三萬以賑之時潮溢海鹽孝廉楊春芳著捍海石塘議曰築塘捍海財用力役不始於近年也按誌縣東五百里

有十八岡爲潮汐之限年久淪沒海中唐開元間始築塘捍海遂名捍海塘宋咸淳間轉運使常楙奏築新塘捐私帑充之又名海晏塘逮至我朝不知幾修築矣永樂乙酉通政趙居任調集蘇松九府財力正統甲子知府黃懋估費銀三十九萬餘兩更築裏塘勢若緩而實捍海之遠慮也弘治己未知縣王璽更築龍王塘二十丈上下疊砌側旁騎縫潮勢雖激塘鮮坍頽規制堅完式樣至今賴之稱樣塘云嘉靖壬寅御史王紳僉事黃光昇

芳華

卷二十八 隆慶

八

知問齋

令富民修塘贖罪做樣塘規制更加高厚儼巨岡陵便宜保障之良法也夫何嘉靖乙未石塘全坍者百有餘丈半坍者如之都憲歐陽鐸遣水利僉事監築至隆慶戊辰己巳海溢塘大坍移文覆勘遷延日月故仇原叟入京控奏奈值諸司見小欲速塞責告完壬申風潮大作宋庄天關先坍蓋海鹽三面距海九突入海中宋庄天關當泰駐白塔二山夾峙潮汐奔衝受害最大海塘一決則一瀉千里嘉湖蘇松諸郡載胥及溺若以勸費引嫌

以節省買舉縱積年之收。侵墮奸險之包攬。減縮木石督迫役工。苟且支吾。無捍禦之計。嗟乎。觀河洛者。安得不思禹功哉。是有望於經國諸君子。儘將每年塘夫。徑銀買石。堆積塘上。遇冊卽修。俱放樣塘。規制築丈。計之上也。○又孝廉王文祿防海議曰。海患關切。浙西諸路。故永樂之役。計協蘇松九府。非徒也。厥後綜理名公。因時區畫。詳矣。獨會防。止末流。事先有備。如必待其既溢。而後捍之。如物力與民患。何與。昔治塘無定額。額自弘治始。蓋

孝慕

卷二十八 隆慶

九

知問齋

派均各邑夫里。凡七千兩。嘉靖以來。則約四千而下之矣。然猶籍之邑帑中。曩各邑日久。弊生。徵解不齊。臬憲黃光昇督令貯府。以杜侵拖。嗣乃以修郡城。權一用之。然猶關白水利職官。嗣則又以軍用矣。已乃沿視爲羨餘。而資麗之矣。吁。嗟乎。百姓生靈。藉此抵捍。卽今風濤叵測。日夜澎溲。計又安能以一日忘哉。爲今議請。必各邑依時徵解。本縣督委專官。募夫採石。隨到隨築。或增補。或拆修。縱橫曲折。相時經營。每歲率以爲常。自非大圮。溢此

外不必另議。則下無侵牟之奸。塘有修築之實用。以漸而不費。役以時而不勞。久之屹然底柱矣。是貯之于官。寧若貯之于塘之爲愈乎。

罷南京刑部尚書孫植

植先以三疏乞休不許。至是魏國公徐鵬舉有子七人。而無嫡出。其長邦瑞已投牒國學矣。幼子邦寧。綠母嬖。欲干爵。計請封其母。鄭以爲地。邦瑞遂喧言。邦寧券許。助教鄭如瑾。萬金謀奪公爵。事聞。下植按問。植謂如瑾以儒官納交動胃。宜斥以警

去基

卷三十八 隆慶

十

知問齋

官邪。邦寧越法干紀。如律坐。鵬舉徇情宜罰。鄭氏旣娶於適。夫人存日。詰命宜追奪。獻上下部覆議。上已可其奏。而會執政有私憾。植者。科臣王慎承指劾植。以訊報不詳。竟罷免。

大學士殷士儵上吏部戶部事宜疏

六月。山西巡撫靳學顏上理財疏。○何起鳴上宗藩議。何起鳴論宗藩禮部覆議。國初親郡王將軍四十九人。女九人。永樂中增封四十一人。女二十八人。而祿入已損於初矣。迨至今日。玉牒四萬五千一

百一十五人而見有者二萬八千四百五十二人。歲費米八百六十餘萬，倍於漕糧四百萬矣。宗室既困於衣食而民力不可以加徵，欲令親王分祿以恤宗，則刻削已盡，不可復裁。欲令各宗自育其子姓，則子姓日蕃，後必不贍。欲將分封數多之城，分散各城，使不妨民生計，然所分之城，何獨無民，欲弛出城之禁，士農工商，俾各自營生業，而強暴之禁，格於祖訓，謀臣盈庭而莫決，計部踟躕而興嗟也。久矣，安得君相同心，造勝熟議，破拘學之格。

芳皋

卷三十八 隆慶

十一

知問齋

而盡復周宋之法乎。

庚午四年春正月，己巳朔，日食，不受朝賀。○二月，命大學士趙貞吉兼掌都察院事。○兵部尚書霍冀能，先是大學士趙貞吉言我朝內外衛兵分隸五府，乃高皇帝定太平之計，俾免強臣握兵之害，意至深遠。今祖制大壞，特設我政府鑄印而授之，驚時事危矣。請收其印，歸之內府，有事則領鈔掛印，事完則繳勅納印，庶大阿之柄上得而持，疏入，令會議。冀乃上疏言貞吉深監覆轍，建議更制，以收

兵權，不為無見。但今京營之制，總之為三大營，以統其綱，分之為三十小營，以理其目，兵柄不偏于一將，軍法不專於一人，有合操有分操，有春秋閱視之操，有歲終考覈之操，此正所當欽承無替者。冀議營制既與貞吉不合，會給事中楊鎔論冀冀乃上疏辯，上不悅，責冀令閉住，而慰諭貞吉。

三月，諭加造段疋，尋罷之。

復以郭乾為兵部尚書，掌吏部事，本兵司屬，各省用一人，一則身家之慮切，一則山川險易，將領士馬，熟

芳皋

卷三十八 隆慶

十二

知問齋

知○夏四月，京師地震。

刑科舒化以審熱請釋繫獄司丞鄭履淳，內官李芳等，詔釋履淳為民，芳等克南京淨軍。

御史邵陞議選將才。

五月，外補利道官，而以部屬改補之。○詔廷杖戶科給事中李已繫獄待訊，削給事中陳吾德籍。

時已與吾德疏陳節用，因劾太監崔敏，敏上言，陛下登極詔書，停止採買，獨除海內，欲若更生，比者左右近習，干請紛紜，買玉買珠，傳帖屢下，人

情洶洶咸謂詔書不信無所適從若不及今杜漸竊恐將來效尤轉相欺蔽不至空人之國不已也上大怒謂已沽名犯上廷杖一百刑部問候黜吾德爲民

買三近言長史毋偏重進士署印毋濫授雜流

大學士高拱議重邊方有司

拱疏言邊方有司實兼牧民禦虜之責宜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事者調用以三年爲率課最者比內地加等陞遷不

芳華

卷三十八 隆慶

十三

知問齋

職者降級別用夫既開功名之路以飲之於先又嚴降罰之條以繩之於後庶乎修職者多

都御史葛守禮疏議土兵

守禮疏言國初制虜內恃雄關外聯重鎮自大寧內徙京師遂露左肩所恃者朵顏三衛爲我藩籬而夷情漸異嚮道交通于是虜日窺邊登陴戍守遂無寧日始以倉猝至調陝西客兵謂旋練土兵即當遣還今二十年矣土兵之練何在秦兵未遣而越兵復來山東義勇又以防秋至豈土兵皆不

可用乎

秋七月大學士陳以勤致仕

上溫旨慰留而請歸益力上察其誠懇不得已許之加太子太師給郵傳夫廩如故事復賜勅獎令其子編修陳于陞送父還鄉

八月浙江湖州府山崩成湖

因詔釋戶科給事中李巳于獄爲民

九月詔追治錦衣衛都督陸炳罪籍其家

御史張守約追論炳結納嚴世蕃竊弄威權播惡

芳華

卷三十八 隆慶

十四

知問齋

流毒旨令削官追奪誥命子姪俱革職爲民家產贓物如數籍入

虜酋黃台吉等入寇○黃河決

河決小河口自宿遷至徐州三百里皆淤而坡反爲河漕艘逆流漂損至八百艘溺死漕卒千餘人失米二十二萬六千六百餘石

十月虜酋俺答孫把漢那吉入邊總督王崇古留之把漢那吉酋婦之所鍾愛以鄒于俺酋遂挾其妻闖入邊崇古留之監察御史李夢熊乃上疏言把

漢那吉之降，邊臣不宜遽納，朝廷不宜授以官爵，將致結仇結禍。上怒其妄言，撓亂命，降二級外補，詔考察科道官。○都察院掌院事，大學士趙貞吉致仕。

貞吉言：頃因御史葉夢熊奏論邊事，上于聖怒薄，示降罰足以懲戒矣。今因此一人波及諸臣，遂令科道考察則將來言路壅塞，士氣消沮，願收回成命，疏入不報。貞吉求去，遂令致仕。

十一月，金星晝見三日。○進禮部尚書殷士儋、武英

芳

卷十八

隆慶

十五

殿大學士入閣，參預機務。

十二月，浙江礦盜作亂，時處州礦徒從昌化突入寧國池州，沿江剽掠，江南騷然。○以潘晟為禮部尚書，張守直為戶部尚書，劉自強為刑部尚書。○加王崇古少保、兵部尚書，賜蟒衣、白金，世襲錦衣千戶。諸臣遂賞有差。

時把漢那吉留於我，酋婦恐我戕其孫，日夜涕辱，俺酋亦日夜悔且念，乃以款來，而撫十萬眾，壓境總督王崇古因諭以存恤恩，而要其縛叛示信。酋

婦感且愧曰：漢乃吾全吾孫，吾且嚙臂盟，世服屬無貳。奚有於叛人，遂訂盟通貢市馬如約，而執我叛人趙全等來獻。崇古受獻，遣使送歸那吉，上命奏告郊廟，獻俘正法，以虜效功，增賜崇古爵秩。辛未五年，春正月，己丑，京師大風，揚塵四塞。

三月，百官謁見皇太子於文華左門。

御史汪文輝疏陳治體四事，隨外補僉事。

文輝疏責言官一觀望當戒，二紛更當戒，三苛刻當戒，四護短當戒。末言大臣意見稍殊，嫌隙遂起。

芳

卷十八

隆慶

十六

知問齋

況宰相不以扶時為賢，當以格心為本，格心之要在去讒遠佞，使賢者行其志，願陛下慎選言官，申勅大臣，以消朋比之私，回淳厚之俗。時高拱執政，小人皆附徐階者，皆反面獻諛，下石於階。故文輝特言之，奏入不十日，外補僉事以去。

會試天下舉人，命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張居正、更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呂調陽為考試官，取部以讚等四百人。三月，殿試，賜張元冲等及第，出身有差。辛巳，日暈有珥，白虹亘天，左右戟氣俱蒼白色。○詔

起吏部尚書楊博禮部尚書高儀○封虜酋俺答為順義王

夏四月浙江杭州府栗樹生桃○戊午京師大雨雹

五月中樞殿大學士李春芳致仕

時春芳位居高拱上與拱不合言者峻擊不休乃

五上疏乞罷許之

六月辛卯朔京師地震者三○乙卯雷震圓丘廣利

門鳴吻碎之○秋七月命陝西織造羊絨

八月俺答上表稱貢賜大紅蟒衣黃台吉把都那吉

等賞賚有差

工部尚書朱衡疏議漕河

往時河趨濟博則決曹單魚沛而沽頭上下諸開

盡廢後趨邳遷則決野鷗岡口下毫泗而徐呂二

洪頓涸今沛邑新河既成縱決曹魚可保無恙而

茶地以南猶屬黃河非盡斥遠之無以善後報可

九月兵部尚書郭乾致仕以譚綸為兵部尚書

詔以故禮部尚書薛瑄從祀孔子廟庭○十月河道

潘季馴請重盜決河防之罪

十一月大學士殷士儋致仕○庚午天鼓鳴

上有事于南郊禮科給事中蔡汝賢疏請攝養聖躬

汝賢言近因長至導駕竊窺聖來微減於前大皇

上一身關係甚大不可不慎今微陽初生正宜遏

欲養靜之時願于宮中澄心滌慮進御有常毋令

溺志遊觀有度毋令移情惟者覽典諷訓誥以陶

養此心親近師傳公孤以維持此心自然欲寡氣

清神凝體固宗社生靈之幸疏上報聞

十二月詔行皇太子冠禮

壬申六年春正月戶部尚書張守直致仕以王國光

為戶部尚書○刑部尚書劉自強致仕以王之誥為

刑部尚書○叙邊左功加都督總兵李成梁太子太

保高拱加柱國中樞殿大學士張居正加太子太師

俱廢子世襲錦衣千戶殷士儋加少保及在籍輔臣

趙貞吉俱廢子中書舍人○命錄顏氏裔孫嗣慎襲

五經博士

二月皇太子冠

上御皇極殿文武羣臣入賀仍賀皇太子于文華

殿

文華殿

左門

召起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楊博加太子太師掌兵部事○遣內臣督織于蘇杭

閏二月上御皇極門疾作還宮

癸酉赤風揚塵蔽天○安慶江卒作亂巡撫張佳胤平之

三月皇太子出閣講學

山東左布政王宗沐議復海運

詔謫尚寶司丞劉奮庸外補

芳華

卷八 隆慶

十九

知問齋

時奮庸條上五事一曰保安聖躬二曰總攬大權三曰慎乃儉德四曰留心章奏五曰起用忠直疏

上外補謫知興國州

大學士高拱乞罷不許

時給事中曹大埜論劾拱大不忠十事請如先帝處嵩故事特賜罷黜上責大埜妄言命外調拱乞

罷上慰留之

夏四月浙江黑青見

時杭州府黑霧中一物蜿蜒如車輪目光掣電水

冠隨之屋瓦皆震林中烏雀擊死無算

詔進禮部尚書高儀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參贊機

務○詔復胡宗憲原官賜卹典

五月工部尚書朱衡疏陳漕議

言防河如防虜守堤如守邊河南累被河患大為

堤防今幸有數十年之安以防守嚴而備禦素也

徐邳為糧運正道既多方以築之宜多方以守之

龍目井化為酒○上不豫召輔臣入受顧命

二十五日巳酉上疾大漸召大學士高拱張居正

芳華

卷八 隆慶

二十

知問齋

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拱等疾趨至宮上倚坐御榻中宮及皇貴妃咸在御榻邊東宮立于左拱等

跪御榻下命宜顧命曰朕嗣祖宗大統方今六年

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負先皇付託東宮幼小朕

今付之卿等宜協心輔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圖功

在社稷萬世不泯拱等咸痛哭叩首而出蓋自孝

廟顧託三臣之後僅再見云

上崩於乾清宮壽三十六○六月皇太子即皇帝位

青年十齡詔以明年為萬曆元年○上大行皇帝廟

謚曰契天明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純孝莊皇
帝廟號穆宗

秋七月加上孝懿皇后李氏尊謚曰孝懿貞惠順哲
恭仁儷天襄聖莊皇后○加上皇后陳氏曰仁聖皇
太后皇貴妃李氏曰慈聖皇太后○九月葬昭陵孝
懿莊皇后耐葬

輔臣張居正請 勅本兵令邊吏毋得解甲以謹備
胡

時國有大故恐致戎心也

芳墓

卷八 隆慶

二十一

知問齋

戒諭文武羣臣

勅曰朕以幼冲獲嗣 丕基所賴文武賢臣同心
畢力弼予寡昧乃目近歲以來鑽闕隙竇巧為躡
取之媒鼓煽朋儕公事擠排之術詆老成廉退為
無用謂譏佞便捷為有才但念臨御茲始解澤方
覃自今以後其尚精白乃心恪恭乃職毋懷私以
罔上毋持祿以養交毋依阿澳忍以隨時毋尊香
喻訛以亂政任輔弼者當協恭和衷毋昵比干淫
朋以塞公正之路典銜衡者當虛心鑑物毋任情

于好惡以開邪枉之門有官守者或內或外各宜
分猷念以濟艱難有言責者公是公非宜齊讜直
以資聽納大臣當崇養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風小
臣當砥礪廉隅有退食自公之節庶幾朝清政肅
道泰時康用臻師師濟濟之休歸于蕩蕩平平之
域

輔臣張居正請上御日講三日一出視朝勿以寒暑
小故廢罷

上賜輔臣張居正御書

芳墓

卷八 隆慶

二十一

知問齋

大字凡五曰元輔曰良臣曰爾惟鹽梅曰汝作舟
楫曰宅揆保衡筆法道古為世名寶

十二月輔臣張居正等進帝鑑圖說

以敬天法祖聽言納諫節用愛人親賢臣遠小人
憂勤惕厲即治不畏天地不法祖宗拒諫遂非侈
用虐民親小人遠賢臣般樂怠傲即亂但取古人
已然之迹而反已內觀則得失之効昭然可睹矣
一曰內使傳旨至閣高拱曰昔出何人上冲年皆
若曹所為今臺諫劾馮保保其奏侯張居正視陵
地歸有旨召成國公等至會極門拱以為逐開也及
宣讀乃責拱專擅勒令歸田樹頭險說驛車出都

昭代芳墓卷二十九

武原臣徐昌治述

神宗顯皇帝

癸酉 萬曆元年

正月 詔禮部擇日具儀開舉 經延

御史鍾繼英上疏罰俸

時正月十九日早 上出乾清宮見一無賴男子 假裝內使趨走章皇左右執之問其名曰王大臣 問何自來曰自總兵戚繼光所來時輔臣張居正

芳墓

卷二十九 萬曆

知問齋

隨票 旨着東廠鞫問且囑曰奈何稱戚總兵禁勿復言因教之曰但稱自開老高拱所來欲陰行刺吏部楊博向居正曰此事關係重大若果為之恐大臣人人自危太僕卿李幼滋方病註籍強起詣居正曰 朝廷拿得外人而公即令追究主使之入今稱主使者即是高老竊恐萬代惡名將歸于公何以自解御史鍾繼英上疏暗指其事而不明言居正乃票 旨罰俸半年尋以他事降謫威籍眾口令錦衣朱希孝等會審是日方晴霽忽風

沙大作黑霧四塞人對面不相識又雨雹不止眾

皆駭懼辟易理刑官白一清因厲聲曰天意若此

可不畏乎高老係顧命元老此事本無影響而強

以誣之我輩皆有身家妻子他日能免誅夷之禍

耶移時乃會問故例廠衛問事必先加刑于是將

王大臣先行決責大臣揚言當初原說與我官做

承享富貴我何曾認得高閣老如何打我朱希孝

等懼事瀆遂罷審二月內始將王大臣送法司然

已中毒啞不能言遂處斬自是臺官懼江陵威望

芳墓

卷二十九 萬曆

知問齋

亦竟無敢有申言者

二月嶺東平

嶺東有巢曰洋烏潭馬公等寨其地在惠州叢山

深箐延袤八百餘里一夫當關萬夫莫奪故伍端

黃世喬等得嘯聚其中蚕食東路數十年時督撫

殷石汀以嶺東故多盜往歲當事雖舉兵首事然

徒嘗寇恐不大舉將為東南憂于是大誓文武將

吏進搗其巢俘斬藍一清等一萬二千二百八十

有奇諸走匿墮巖谷焚溺死者不可悉數

甲戌 萬曆二年

正月 西南夷都蠻平

都蠻古瀘戎也。自漢遣唐蒙通巴笮，開犍為郡，治道置吏，其後諸葛武侯僅能討平之，然亦弗靖。方隆慶改元，蜀當事者告急，居正以曾省吾請于上，詔令往討之。曾有偉略，徵兵積餉為坐困之形，而募死士從間道搗其虛，先是言官有以闖事論劉總戎頌者，罪且不貸。居正曰：「敵易將，兵家所忌，倘蜀事不効，當并闖事。」逮治之，于是顯奮不

芳嘉 卷三十九 萬曆 三 知問齋

顧身受曾方略以平蠻，自効凡越六月，而凌霄九絲等寨悉平，所擒斬俘馘四千六百有奇，得首王三十六人，拓地四百里，得武侯所遺銅鼓九十三而還。

輔臣張居正進講章

疏略曰：義理必時習而後能悅，學問必溫故而后知新。

二月會試，以武英殿大學士呂調陽、吏部侍郎兼侍讀學士王希烈充主試官，取孫鑰等三百五十名。

三月廷試，賜進士孫繼祖、俞夢麟、王應選等及第出身，有差。

上命吏部都察院引天下廉能官員赴會極門。

面加獎賞。

夏翰林院產白燕，內閣生嘉蓮，閣臣等進獻。上

以獻。聖母太后甚為嘉悅。中使馮保曰：主上冲年，皇考穆宗實錄成，時行玉鈿會。

十一月遼東大捷。

初東虜兒俺答已得放而獨已，建把亥請封不

芳嘉 卷三十九 萬曆 四 知問齋

許，故驕驕，聲言修貢。至萬曆元年，犯鎮西堡邊外。

秋七月，寇鎮嶺，冬十二月，寇鎮寧。時江陵當國，令

大築亭障，修烽火，前後所以授當事者甚備。虜人

犯輒大創去，乃糾建州屬夷以冬十月，寇清河，逆

酋王杲誘殺我裨將裴承祖等。督府張學顏與總

戎李成梁，鼓行而前，乘勝直搗紅力寨，斬首一千

二百有奇，獲牛羊無算。捷聞，論功行賞有差。

十二月，閣臣張居正率吏書張瀚、兵書譚綸奏上

御屏。

屏中繪天下疆域旁列上公而下郡太守而上文

武羣臣姓名、上命設于文華殿後省覽、

以禮部尚書張四維入東閣、

吏部侍郎陶大臨卒

大臨貌不勝衣而識沈守介為講官諄諄以正心室欲效天法祖為言在吏部參決大計所汰留多得共備補已寅畏因失而尤嚴于取子卒之日素無餘金士論賢之子允宜甲戌進士從子望齡已丑會元

居正柄政

上眷顧殊絕每日御講筵講官出就直廬居正以

芳墓

卷三九 萬曆

五

知問齋

侍書入在文華殿後東偏張小幄造膝密語上

有所欲言正字即走出殿門言止乃入一日居正

在直廬感病上御煖閣親調椒湯賜之盛暑御

講上先就居正立處令內使搃扇殿角試其涼

暄隆冬進講以氈一片鋪於地恐居正立處寒也

上一日御講一內使旁侍竊搖扇上目之還宮

杖之曰汝不畏先生見乎以吾為無家法也

乙亥 萬曆三年

編修張位請申飭史職以光新政、

一議分管責成一議史臣侍直一議纂輯章奏一

議紀綠體例一議開設館局一議收藏處所一議

膳錄掌管一議補修記注茲者曠典修復亦合將

二年以前事蹟追書謹錄用傳萬世擬令各官除

每日照前供事外兼將二年以前起居初政亦

照月分書以次纂錄其詔勅等項內閣查付各

衙門章奏行六科照月類抄一冊送內門轉發奉

芳墓

卷三九 萬曆

六

知問齋

依擬行

武清伯李偉請價自造墳塋、

題擬折銀二萬兩上嫌其薄閣臣張居正等疏

略曰仰體皇上孝事聖妣篤厚外家但思孝

在無違而必事之以禮恩雖無窮而必裁之以義

貴戚之家不患不富患不知節富而循禮越分之

恩非所以厚之也踰涯之請非所以自保也

五月輔臣張居正請勅吏部凡所在督學使者非

方正博聞之士宜勿遺、

十月以翰林院編修沈一貫充日講官

時上重儒臣賜予優渥與大僚均禮嘗親灑宸翰賜一貫龍箋文曰責難陳善

十一月首輔張居正進郊禮圖考

疏曰高皇帝初制郊禮分祀者十年矣而竟定于合祀者良以古今異宜適時為順故舉以歲首人之始也卜以春初時之和也歲惟一出事之節也為屋而祭行之便也百六十餘年列聖相承莫之或易者豈非以其至當允協經久而可守乎

芳纂

卷三十九 萬曆

七

知問齋

且成祖文皇帝再造宇宙功同開創配享百餘年一朝而罷之于人情亦有大不安者故世宗雖分園方之祀而中世以後竟不親行雖肇舉大享之禮而歲時禋祀止于內殿是斯禮之在當時已窒礙而難行矣况後世乎臣竊謂宜遵高皇帝之定制率循列聖之攸行歲惟一舉合祀之禮而奉二祖並配斯于時義允協于人情為順

丙子 萬曆四年

正月御史劉臺核奏首輔張居正廷杖劉臺居正復申救竟從寬貸

二月總兵戚繼光重修三屯營城成

繼光總理邊垣六年次第就緒內地安堵二營闕閫日壯悉益誨盜為虜資營鳩鎮之眾訓練於此弗足以容戍者病之乃謀闢城會上帝位詔增飾邊城因令移忠義中衛于三屯城內掌印佐貳巡捕指揮及千戶經歷各一佩印赴之旗軍春秋

芳纂

卷三十九 萬曆

八

知問齋

踐更而有警悉至遂置衛增營及繕建公署舊城益隘明年秋規外地而善其址三年撤南垣而垣南營以圍之凡五百五十七丈高二丈五尺加五尺為雉堞而廣半于高址廣四丈有餘門三南曰景忠東曰賓日西曰華京其譙甚麗而闔次之徂暑外完秋斃其裏上下有陴以為之防次年春二月乃繕舊城凡六百一十六丈表裏高厚悉如樓臺下旁各開便門周城水洞有二敵臺有九環以牛馬牆列孔以備睥睨東闕場以積茭苻從衡五

十丈其北有聚星堂館東路諸將西則閱武之場
旁墜闢十丈長二百丈以益之堂台故庫廨茲高
敞焉諸將之廳事有五至如歸矣前為車營四百
二十間凡制甚具約費公帑僅六千餘金宅皆操
奇以佐之因復剏城內外營房八百餘若保河河
南南兵輜重諸署及守備

五月重修大明會典

是書創于弘治十五年續修于正德四年司理監
刻印頒賜再修于嘉靖二十八年進呈未刊萬

芳萃

卷二十九 萬曆

九

知問齋

曆四年題准重修十五年進呈禮部刊行其條
例大約由洛陽餘姚之手

輔臣進 皇祖御書聖諭御製御批凡二百四十有

二、上留覽

七月歲比不登又多水旱

上詔書數下賜民田租而郡國奉行不動督賦益
急問閭愁嘆盜賊竊發詔責有司加意牧養時
太倉所儲足支八年獨大帑無美金而民間復
苦輸粟上下交病閣臣請令今歲賜民改折十分

上召輔臣而諭生母 皇貴妃尊號多加二字下議
皇太后曰仁聖皇太后 皇貴妃曰慈聖皇太后
慈聖內教極嚴上或宮中不讀書即召使長賜
命左右掖坐亟取水為
上沃面華之登車以出
工部尚書朱衡罷以郭賓代之

輔臣進 皇陵碑

上覽畢謂若正曰朕覽先生所進 皇陵碑讀之
數過不覺感痛時欲墮淚若正曰 聖祖當年苦
楚蓋以天心為心故能創造洪業傳之 皇上以
聖祖之心為心乃能永保洪業上愴然曰朕敢不
勉行法祖然凡事
尚賴先生輔導

芳萃

卷二十九 萬曆

又九一

知問齋

上御文華殿講讀忽問及 建文皇帝人言當日
逃逸果有此事否輔臣張居正對曰此事國史不
載但故老相傳當時靖難師入城帝削髮被縶
從間道出後雲遊四方人無知者正統間忽於雲
南野壁上題詩有流落江湖四十秋等句一御史
覺其異召而問之乃知為建文帝也御史以聞遂
驛召未京入內驗之良是是時年已八九十矣後
又命籍
寫以進

上御講畢

語輔臣曰昨日禁中花盛開侍母后賞宴甚歡益
抗慈畢也居正奏曰仁聖太后處多時寂寞惟
上念之 上起還宮以白 慈聖即自駕
往迎 仁聖過大內賞花侍觴歡宴而罷

上御講進

帝請帝錫同說至宋仁宗不喜珠飾奉謂輔臣曰
罔若好尚不當在寶玩而當在賢臣珠玉之類饒
不可貪慕不可衣要他何用又曰宮中婦女只好
裝飾朕于歲時賞賜每每節省宮人皆言用得爺
谷多少朕言庫中所積
幾何汝等要他何用

左都御史葛守禮卒贈太子太保謚端肅

守禮山東德平人廉直淡素不為矯潔立朝稱引
國事當否徐以駁言折奏議屹然中立不隨人俯
仰流譽如獨設言如
行有古大臣風焉

雷震端門鳴吻正晝地震

河南道御史傅應慎上言三事一日存敬長以純
君德二曰蠲賦稅以惠民困三曰擇言官以開忠
諫中引王安厯三不足畏語又請食錢穀舉用言
宜趙參魯余想中 命下錦衣衛欽榜訊輔臣張

芳華

卷二十九 萬曆 又九二

知問齋

居正上疏申教已而
杖之遣戍于定海

上御文華殿開講

召大學士張居正問曰傳應杖以三不足畏之說
誣朕命廷杖先生何以不肯居正對曰朝廷侍言
官當存體面昨如此處置外人已知 祖宗法度
朝廷紀綱 皇上不必介懷 上曰先生當盡忠
報國不要避怨居正奏曰先帝臨終以 皇上
付臣臣受 皇上厚恩捐糜難報何敢避怨 上
曰昨文書官持本詣閣二先生何不一言想也
是廷怨有正奏曰二臣昔臣所拔以事 皇上
心為國決不避怨但二臣事體與臣不同况此皆
臣之責 上曰渠等跪中說應慎有八十老父即
取登科錄簡之楨但有母無父何謂
不欺 尚正又申救一二 天顏始霽
內閣奏設起居之職以日講六人日直起居御
門早朝立于頭下

丁丑 萬曆五年

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兼大學士張四維詹事兼侍
講學士申時行充主試官取馮夢禎等三百五十名

三月廷試賜進士沈懋學張嗣修曾朝節等及第出
身有差

五月 詔修慈慶 慈寧宮

首輔張居正上言 兩宮規制甚備又至壯麗足
以娛 聖母萬壽不宜時誦舉贏令羣臣噴有煩
言 上入告 聖母得罷之

芳華

卷二十九 萬曆 十

知問齋

六月嶺西羅旁手

羅旁據東南山海間東西二山相距驚江急峽飛
巖斷壑不知其幾百里諸徭窟穴其中自開闢以
來未有闖其藩者 國初鄧中國用創業兵甫能
定之至 世宗朝諸徭召陽春山民耕而與浪賊
黃德祥等四千餘人雄據兩山轉相寇掠蔓延
三朝不可撲滅首輔張江陵推殺大司馬凌雲真
凌既至乃部署十道師號三十萬人道並進克木
夷山推破諸岩峒五百六十有四俘斬四萬二千

有奇拓地數百里置邵縣捷聞

首輔張居正奏請 聖裁定 大婚吉期

仰惟

兩宮聖母既已慎選賢淑作配 聖躬適聞 聖

母慈意欲候明年二三月萬物發生之時舉行

大禮 聖母府見極其允當考之古禮皆以仲春

會男女桃夭之咏見于風人今若定以春時則既

有合于天地交泰萬物化醇之意且當 皇上聖

齡十六又率遵乎累朝 列聖之規夫婚姻大事

芳華

卷二十九 萬曆

十一

知問齋

人道所重然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天子以

至于庶人一也今此 大禮亦惟取裁于 聖母

之一言耳次日 上批欽天監本朕奉 聖母慈

諭着于明年三月內擇吉行禮

世宗肅皇帝實錄成

上奉 聖母慈旨遣 諭閣臣以今歲大喜暫免行

刑

九月首輔張居正父計音至

帝手諭宣慰仍遣官賜賻銀伍百兩紵絲十表裡

兩宮太后亦賜賻儀

禮部題請居正父卹典

奉 聖旨與葬 祭加祭五壇

張居正乞恩守制不一允

帝命司禮監差宮同居正子嗣修馳驛歸營葬事

完日即迎母來京侍養

十月朔彗星見斗牛間其尾指發女長數十丈

大內火

杖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

思孝復杖刑部觀政鄒元標

芳華

卷二十九 萬曆

十二

知問齋

居正丁憂奪情吉服供事編修吳中行等上疏是

舉也萬古之獨常所繫四方之觀聽攸關正宜深

籌長顧必思所以處之當而求其安臣聞之君之

使臣也以禮人之愛人也以德謂之禮非特接遇

之文也必以心相體焉謂之德非徒眷戀之私也

必以道相成焉元輔夙夜在公勤勞最久謂父子

相別十九年矣則子之由壯至強由強至艾與其

父之從衰得白從白得老音容相睽彼此未覩而

今長逝于數千里之外遂成永訣乃又不得匍匐

苦塊一憑棺臨穴其情有弗堪者矧位當天下之重任則身繫海內之具瞻必正已而後可以正百官而後可以正萬民其理有必然者 國家令甲丁憂守制二十七箇月爲滿雖庸人小吏區喪有律惟武弁戎行則屢衰從事而未嘗以介冑之士處輔弼之臣卽有往例可稽亦三年未終而非一日不去之謂也且當時諍之後世譏之夫 皇上有殊絕之恩而求去必速則尤有所大不忍者然則所望以郵其私情全其大節者亦惟在 皇上

芳華

卷三十九

十三

知問齋

曲體而俯容之耳 皇上誠虛懷親賢講學罔理日 召見大臣益明習國家事不以 欲斬開而懈心生不以疆圍僅寧而侈心生怠荒是戒朝夕惟勤將見 聖德日盛世道時雍凡元輔所深望者 皇上能終慰之雖去猶不去也於是仍虛位以待則計日可還若有大政事大謀議或實封上奏或遣使就咨不然則咨其給假營葬峻事趨朝暫往過來以副倚注斯 君恩親誼子孝臣忠一舉兼得或亦弭災消變之道也臣之進也元輔

之所舉也有師弟子之分焉臣以爲苟有千慮一得之愚所當吐露而復以全軀保妻子之念奪之非事君不欺之忠亦非事師無隱之義也伏惟 皇上寬斧鉞之誅賜芻蕘之擇而垂神俯納焉至明日檢討趙用賢又上疏請如先朝故事特 勅禮官一員護送就道仍爲責限赴闕不得延悞如是則其父子音容之乖隔于十九年者庶幾洩其痛于憑棺之一慟輔臣之心既可以少安天下之人心亦可以無疑而 陛下所以處輔臣君臣父

芳華

卷三十九

十四

知問齋

子之間者庶幾備道而無遺議矣 陛下誠于朝講之暇悉心體采自內閣講讀以至部院大臣非時召對考之行以驗其心術之端邪委之事以稽其才猷之通塞使人人得以所長自見當必有如輔臣者踵出于其間以稱 陛下之任使如是則輔臣卽去猶之其留 陛下不至以孤注視輔臣而輔臣因是以獲推賢讓能之譽顧不念于以憂勞率輔臣之一身使其垂父子之性而傷天地之和也哉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合疏上皆言

其忘親貪位江陵大怒特大宗伯馬自強曲為解
掌院王錫爵造喪次為之求解江陵怒不已十月
二十一日四人同時受杖中行用賢即日驅出國
門人不敢候視許文穆方以庶子充日講鑄玉杯
一曰班班者何卜生淚英英者何簡生氣追之琢
之承成器以贈中行鑄犀杯一曰文羊一角其理
沉黜不惜剖心寧辭碎首黃流在中為君子壽以
贈用賢穆思孝復加錄銀且禁獄遲三日始食解
發戍為更辛楚時都元標觀政刑部憤甚視四人

芳華 卷二十九 萬曆 五 知問齋

杖畢而疏上越二日受杖請戍貴州都勻衛時申
文定為掌詹侍郎護持甚至

戶科給事中李冰疏言大婚吉禮首輔張居正有
服制不宜與執事請乞改命不允

南京御史朱鴻謨劾輔臣奪情申救廷杖都元標等
嚴旨切責勒令罷歸

○上大婚時慈聖太后諭內夫人等云說與夫人
于知道我今還宮皇帝皇后食息起居俱是
章奉侍務要萬分小心官宰答應的并各執事官
人勤謹答應不可斯須違慢如皇帝皇后少違
道理亦須從容諫勸勿得因而阿諛以致敗度勿
得捏造他人是非時可報復思怨如有所聞罪之

不怨又論內臣云說典司禮監太監馮保等知道
用等俱係累朝耆舊老成重臣馮保又親受先
帝顧命中外倚畀已非一日但念皇帝幼冲皇
后初進我今還本宮不得如前時時如骨賴爾等
重臣萬分留心務引君子當道志于仁義倘一動
靜之間不誅義禮須要一一諫勸務求納之于正
勿得因而順從致傷聖德爾等其敬承之

原任大學士呂調陽卒贈太保謚文簡

調陽桂林人深隱不輕炫其長執政六年與江陵
處迥迥退讓上嘗手書檢樞老慎同心大輔賜之
命行人賚勅存問先朝元輔徐階後庶一子
吏部左侍郎王篆疏

請錄諸戍斥者籍名於察吏
後而榜之以示不伏收報可

芳華 卷二十九 萬曆 五 知問齋

擢徐爵為錦衣衛指揮同知署南鎮撫事

徐爵馮保門下筆札人也逐高拱諭其所撰若
正既擢用之又使蒼頭游七與籍為兄弟居正有
所使游七入以告徐爵爵以
達馮保保有所謀亦如之

南京兵部主事趙世卿陳匡時五要

一曰選進之制當廣二曰驛傳之禁當寬三曰大
辟之刑當省四曰催科之令當緩五曰臺諫之風
當振世卿居正所舉士也疏上居正以為訊已
操切怒甚欲讓之吏部尚書王國光力解遂為長
史既而大
察去之

戊寅 萬曆六年

正月、禮官請舉 大婚、詔首輔張居正克納采問名使

聖母慈聖皇太后諭帝曰、爾婚禮將成、我當還本宮、凡爾動靜、食息俱不得如前時、聞見訓教、為此憂思、爾一身為天地神人之主、所係非輕、務要萬分涵養、節飲食、慎起居、依從老成人諫勸、不可溺愛、衽席任用、匪人以貽我憂、這便可以祇天承命、雖虞舜大孝、不過如此、爾敬承之。

芳華

卷二十九 萬曆

十六

知問齋

上方行嘉禮、遼東大捷、巡撫都御史張學顏奏至、叙錄有加。

上行冠禮、賜輔臣張居正、呂調陽、張四維及講官申時行正字、馬繼文等銀幣各有差。

三月、大婚禮成、上兩宮聖母徽號。

仁聖皇太后加懿安、慈聖皇太后加昭文。

張居正請假歸葬、允之。

江陵歸葬甫畢、荆中兩道請閱操、遂吉服上坐、一用總督軍門禮、二司自謁、吏部都察院庭參有跪。

餘俱長揖而已、江陵之奔喪、暨還朝、則先遣牌、謂本閣部所經、錄二司相見、俱遵照見節禮、于是遂無不屈膝者矣。

馬自強進為文淵閣大學士、申時行進為東閣大學士。

五月、張居正奉旨還朝、召見于文華殿西室、上問沿途經見稼稿、何如、民生何如、邊事何如、居正具對甚悉。

十二月、前少師高拱卒、命復其官、予祭葬。

芳華

卷二十九 萬曆

十七

江月齋

宗藩要例書成、頒示諸侯王。

少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呂調陽致仕。

已卯 萬曆七年

二月 河工成

輔臣張居正申時行進言。汝河遶都御尺。浮沔計可使。上乃降 璽書。即其家拜御史大夫。使持節行治河。一切假以便宜。久任責成。出帑藏。及留所折科漕粟八十餘萬金。不問出入。踰年而告成。事為土堤若干。石堤若干。塞决口若干。建減水閘若干。計費不過五十餘萬。省羨金二十四萬。以歸水衝。

考舉

卷三九 萬曆

十八

知問齋

○詔更定時享祝文

太廟時享原設。九帝后冠服。祝文內稱。五廟。皇祖考妣太皇太后。皇高祖考。憲宗純皇帝。皇高祖妣孝貞純皇后。皇曾祖考。孝宗敬皇帝。皇曾祖妣孝康敬皇后。皇曾祖考。睿宗獻皇帝。皇曾祖妣慈孝獻皇后。皇伯祖考。武宗毅皇帝。皇伯祖妣孝靜毅皇后。皇祖考。世宗肅皇帝。皇祖妣孝潔肅皇后。皇考。穆宗莊皇帝。皇妣孝懿莊皇后。憲廟而下。既備列。六帝后。乃又加以五廟。則不止于九矣。今查五廟內實止。太祖。成祖。英宗。三廟。該祭。而祝文則多稱二廟。于座位才全。似原以正其。大裕。東壁下配。享設壽春王以下。共十五位。神牌。按。帝系圖。壽春王。于。太祖。為。伯。霍丘。以下。七。王。為。兄。寶。應。以下。七。王。為。侄。自。英宗。以來。相沿。稱。壽春。及。霍丘。以下。七。王。俱。為。皇。高。伯。祖。寶。應。以下。七。王。為。皇。曾。伯。祖。倫。序。既。紊。且。世。次。已。遠。不。宜。

仍稱高曾伯祖。查祝文。帝后。正稱獻。今諸王。似應改稱本爵。庶于各義。為極。閣臣。張居正等。奏。議曰。臣等竊惟孝莫大于尊祖。禮莫嚴于敬廟。當。皇。上。躬。親。對。越。之。正。祖。宗。神。靈。降。降。之。時。帝。后。尊。稱。不。宜。徑。從。隨。略。廟。給。世。次。尤。當。序。列。分。明。合。無。比。照。歲。暮。大。禋。禘。將。時。享。祝。文。通。列。九。廟。帝。后。聖。號。以。致。如。在。之。誠。不。必。更。稱。五。廟。字。樣。其。大。裕。配。享。壽。春。等。王。親。屬。已。遠。稱。謂。未。安。宜。將。諸。王。神。牌。俱。止。稱。本。爵。其。皇。高。伯。祖。等。稱。盡。行。裁。去。庶。得。情。禮。之。當。另。撰。祝。文。從。之。

三月 戶部進 御覽

伏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乃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夫歲出則浮于前歲。

考舉

卷三九 萬曆

十九

知問齋

入則損于舊。此不可不知也。于是閣臣因言。王制。量入為出。計三年所入。必積有一年之餘。而後可以待非常之事。無贖乏之虞。況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撙節。則其用自足。

四月 詔停鑄

工部都給事中王道成等奏言。蘇松大水。民救死不暇。請酌減織造段疋。首輔張居正請蠲積逋。以安民生。疏曰。竊聞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

其疾苦而已。邇年以來，仰荷 聖慈軫念，元元加意周卹。查驛傳減徭編省冗員，懲貪墨項，又特下明詔，清丈田糧，查革冒免。海內所訴如獲更生矣。然尚有一事為民病者，帶徵錢糧是也。所謂帶徵，將累年拖欠搭配分數，與同見年錢糧一併催徵也。夫百姓財力有限，卽年歲豐收，一年之所入，僅足以供當年之數。不幸遇荒歉之歲，父母凍餓，妻子流離，見年錢糧尚不能辨，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有司規避罪責，往往將見年所徵，那作帶徵之數，名為完舊欠，實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卽為明年之拖欠，見在之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如此連年誅求，無杆軸空而民不堪命矣。況頭緒繁多，年分混雜，徵票四出，呼役沓至，愚民竭脂膏以供輸，未知結新舊之課。里胥指交納以欺瞞，適足增黠怒之欲，甚至不才官吏，因而獵取侵漁者，亦往往有之。夫與其敲朴窮民，沒其膏血以寔奸貪之囊橐，孰若施曠蕩之恩，蠲與小民而使其皆戴上之仁哉？合無特諭戶部會同兵工二部

芳華

卷二十九

萬曆

三十

知問齋

查萬曆七年以前，節年逋負幾何，除金花銀兩，係供 御用，例不議免外，其餘悉行蠲免，止將見年正供之數，責令盡數完納。夫以當年之所入，完當年之所供，在百姓易于辦納。在有司易于催徵，閭閻免誅求之煩，貪吏省侵漁之弊，是官民兩利也。從之。

六月，治河運同黃清卒。

清上饒人，起吏員，清勤積官，嘉興同知，加四品服，俸築湖塘，有功。後以運同治高寶河堤，積勞，死于時。仇直與人言，必自稱名。

芳華

卷二十九

萬曆

三十

知問齋

庚辰 萬曆八年

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學士申時行掌詹事禮部侍郎余有丁充主試官取蕭良有等三百人三月廷試賜進士張懋修蕭良有王庭謨等及第出身有差

首輔張居正服除

詔加太傅歲加祿米一百石進前所與錦衣正千戶世指揮僉事居正辭太傅從之

行耕籍田禮

芳華 卷三十九 萬曆 三十一 知問齋

首輔張居正乞休不允

設專官纂修會典

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余有丁充之十一月詔度民田

先是高皇帝時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歲久偽滋編戶未民無所得衣食讀大明會典所載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視高皇帝時已減二十七萬蓋自所減額日以益多而國家受其病閣臣張居正欲行清丈以洗其弊時勞中丞奉詔荒度閩

田閩人以爲便居正遂與次輔張四維申時行大司徒張議請詔行諸路所在強宗豪民敢有抗法若潞城饒陽公族等皆請下明詔切責以故天下奉行惟謹凡莊田屯田民田職田養廉田蕩地牧地皆就疆理無有隱奸蓋既不減額亦不益賦而天下吏民皆冀幸有田以爲世業矣

十二月首輔張居正等請敷陳謨烈以裨聖學

疏曰遠稽古訓不若近事之可徵上嘉先王不如家法之易守良以葭塘如見自不忘繼志之思耳

芳華 卷三十九 萬曆 三十一 知問齋

目既真又足爲持循之地守成業而致盛治莫要于此仰惟我二祖開創洪業列聖纂紹丕基奎章廣謨則載之寶訓神功駿烈則紀之寶錄其意義精深規模弘遠樞機周慎品式詳明足以邁三五之登閱垂萬億之統緒此正近事之可徵家法之易守者也夫皇上所踐者祖宗之寶位所臨者祖宗之臣民所撫馭者祖宗之輿圖所憑籍者祖宗之威德則今日之保泰持盈興化致理豈必他有所慕稱上古久遠之事哉惟在

皇上監于 成憲能自得師而已矣。臣等謹屬備
臣將 累朝寶訓實錄副本逐一簡閱分類編摩
總計四十款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
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
尚曰慎起居曰戒游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
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奸邪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
曰警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
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化曰明賞
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却貢獻曰慎賞賚曰敦
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
御夷狄雖管窺蠡測之見未究高深而何德致治
之方亦已略備矣伏望 皇上留神聽覽勉力
行視 訓錄之在前如 祖宗之在上念念警惕
事事率錄且誦法有常緝熙無間即燕息深宮之
日猶出御講幄之時則 聖德愈進于高明 聖
治益躋于光大而臣等區區芹曝之忠亦庶幾少
効萬分之一矣。

建夷王兀堂連犯駿防寬莫已復入犯承莫堡我師

考舉

卷三十九

萬曆

五十四

知問齋

御敵追奔出塞可二百餘里至鴨兒既得獲級七百
五十四捷聞會上春祀併叙紅土城功督臣梁夢龍
撫臣周詠及大將軍李成梁各陞賞如格成梁子世
伯爵

輔臣張居正 上謁諸陵歸具疏乞休凡再上

上慰留懇切最後手書傳 慈聖口諭張先生親授

先帝付托豈忍言去俟輔爾至三十而後商處先生

無與此念居正因復就職

杖就清宮用事太監孫海客用司禮監太監孫德秀

考舉

卷三十九

萬曆

五十五

知問齋

太兵使領局周海等俱削為淨軍

馮保內侍太后外拔居正待 上左右御贊殊青
之甚乘上飲西城至醉以言激上 上怒甚晚視
其側有二監皆保奏于使朕新聲辭以不能取劍
舟殺之諸閣勸上載其髮馳至御所保知其事懼
捧大石支門會 上醉已甚扶歸寢至曉保亟起
請慈聖為庸受語 慈聖召 上詰責之 上哭
謝曰此孫海容用誘耳 慈聖使保捕海等杖而
逐之遺論保臣其狀切責且勒罪已 御札至覽
發行 太后召 上長跪數之云天下大器豈爾
爾可承耶因令馮保取寶光傳入覽上心大恨海
用削為淨軍其司禮中貴及內侍皆勒令自陳
上裁去爾後疏勒 上戒遊晏等事
上迫於 太后不得已皆報可焉

辛巳 萬曆九年

正月首輔張居正請令翰林院官分番入直應和文章或令侍上清謙質問經義陳說治理如唐宋故事

○孝子王世名及父仇赴官請死

世名發武義人也年十七時父良為族侄俊以爭屋毆死孝子恐殘父屍不忍就埋乃伴聽其輪田議和凡田所入輒易價封識俟有所獲亦伴受之雖錮錐罔有不計值封識者私給父俸自像帶劍侍懸密室朝夕泣拜購一羽錦之報響字母妻不知也服闋遊邑庠不專事舉子業惟手書忠孝格言一編佩之已而巳子甫數月撫之謂母妻曰吾已其後可以死矣母妻亦不知所謂也一日俊飲於其鄉醉歸孝子乃迎而揮其所購羽錦碎其首以報響故號於衆歸以白其母遂出其所向封識

芳真

卷二十九 萬曆

三六

知問齋

租價餽值及宿購首狀赴邑請死時萬曆九年正月也去父死之日六年于茲矣邑陳令驗所封識訪之士民知報父響是實乃曰此孝子也不可令對獄幸別館之上其事當道當道委金華汪令往訊之孝子曰復何言吾事畢矣只欠一死汪曰簡若父屍有傷子未應得死孝子曰吾忍痛六年始發者為何不忍殘父屍也以吾命抵響命奚簡為遂具呈懇乞放歸故里拜父辭母撫子囑妻絕吭前

四月 上御文華殿講讀

張居正奏云今江北淮鳳及江南蘇松等府連被災傷民多乏食徐宿之間至以樹皮充饑或相聚為盜大有可憂 上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居正

奏云此地從來多荒少熟即如訓錄中所載元末之亂亦起于此今當大破嘗格急發賑濟以安之上躬行大閱

首輔張居正請乞優禮耆碩以光 聖治

玄兎圖

宣皇帝御筆也 上御文華殿宜召入直史臣王宋賦沈懋學張元仲劉元震鄧以讚入見取圖示之今賦詩復命曰輔臣以下皆可賦親書于軸並得自用圖記越三日詩成自大學士張居正而下三十五人進 御 上覽之甚喜常懸趙圖共副勒之石

芳真

卷二十九 萬曆

三六

知問齋

壬午 萬曆十年

四月張佳胤定浙江兵民二亂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

浙故有幕府親兵四千五百人其餉資至糜縣官廩不貲故尚書趙文華稍稍為裁縮然猶月一金而其兵分營九歲率以七營防海汛汛畢乃歸是時承平久當國者有所稱因言汰冗費稍及兵餉於是給事中疏請減營兵廩三之一無已而復請以新錢半之錢法壅不行無所得食相率號于兩

芳華

卷二十九 萬曆

三十八

知問齋

臺使者撫臣吳善言弗聽令予錢自如於是兵有二黠魁馬文英楊廷用構其黨謀于治餉僉事王許之門許跳遂闖入幕府吳匿他室跡得之遂擁至營所以窘辱之者萬狀責吳自書股削狀以庫金二千為酒食資乃縱之歸二黠魁陽自縛以詣吳及兩臺使者吾二人寔為之請受法他無與也然兵皆匣刃待矣諸司莫敢誰何而具其事聞上廟議張貴臣自令至滇撫江南上谷皆以談笑掃內亂是可樽俎治也於是張出而得便宜行事

之命吳勒還里候勘張既拜命即促裝朝辭而吳

候代于茗雪間無何而市民變復作杭十萬室兵民蟻襲幾與馮羽扶風埒蓋城中諸柵各設役夫司干板諸受役者既情不任又相率倚豪有力以免上虞人丁仕鄉僑處素舞文與市大僧相結曰官易與耳兵一振即茅靡且今跨襦襦子揚揚九衢徒手飲酒肉官杜門不敢加勞息而獨奈我何諸大僧稍稍動而會仕鄉坐他法臺使者杖而囊諸三木諸大僧遂嗾眾奪之三賴子立響應至于

芳華

卷二十九 萬曆

三十九

知問齋

人謂一二薦紳是能免應役者相焚燬其第劫財帛以逞於是遂破臺使者門監司而下走匪佛廬僅免而張方與吳代抵嘉禾而警至張問候人曰兵哨海者發耶曰發矣留者二營無恙耶曰猶未動也張曰速驅之尚可離而二也於是從者皆惴恐無人色張談笑自如抵臺治事而諸二賴嘯聚益眾盡毀諸柵及他麗柵樵揭長竿裂所掠和衣幟之衰白刃而向臺者可二千餘且欲拔儲胥以入張乃從數卒乘肩輿出迎謂之曰女曹毋反反

則天子移六師至。族女矣。且女必有所苦。與甚不平。衆乃以司夜役告曰。吾所苦若而豪有力者。獨不受役。訴監司郡邑。若無耳者。是以不平。張曰。易也。奈何。以女一憤。易女族。卽下令除之。衆始散去。衆雖已陽散。而其憤欲益熾。乘夜復大掠諸巨室。且徧火光燭天。其器與巷哭聲達旦。張秉燭坐堂。皇草檄諭以禍福。質明而布之。通衢衆取裂之。剽益甚。張怒曰。臣奉命戡悍兵。此亂民之不討。兵胡受戢。已而計曰。過可使也。烏合可刈也。命游擊徐

嚴部伍。明約束。遂前誦亂民。敗之于菜市橋火場。又敗之猪家堂。又敗之官巷口。又敗之章家橋。皆卽行剽。所就俘。繫繫反縛而詣臺者。百五十餘人。而仕卿在焉。前已要臺使者至。訊訊得其倡謀。挾刃而腰金帛者。凡五十餘人。皆斬。梟至轅門。餘悉放歸舍。於是諸亡賴子。烏獸散。不敢復吐氣。張上疏具其事。張念此悍卒。猶未罷法。急之則或生變。假他事以罪之。或密掩而斃之。則法不振。且人人自疑。因陽謂二黠魁曰。功差足贖矣。子之冠帶。榜于管曰。還而餉。餉如趙尚書時。不以錢累若也。咸帖然服。獨二黠魁者。始鼓衆怒。辱吳中丞。而當其自縛時。又要衆以一死蔽若曹。誅遂廉得各營倡亂者名。詰之曰。女亂先也。吾故欲貸女。天子三尺不貸女。遂斬之。已復捕馬文英。楊廷用至。曰。女故自祈歎。今得死晚矣。且女美衣腴食。而驕于衆。又勝其資。既免而不反。索夫復何言。又斬之。使使馳赦七營卒曰。天子不欲盡戮女。女自揣當死否。今而後當盡力爲國禦圍。又召其與討亂民者

二營論曰吾得女主名而故隱之念嚮者尺寸勞耳且不欲食吾言吏民懼呼浙自是無警矣

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朔三日華山五車口柱星以南

時首輔張居正病劇遂以是月二十日卒于京邸計聞上大震悼兩宮聖母上潞王賜賻

優厚贈上柱國諡文忠

上初重江陵御札不名以後傳旨批奏亦多不名而群臣亦不敢斥名第解元補而已江陵致言官奏事欲稱元補則對新政張蒲州乃曰張大師至有稱先太師未幾而穢言遂無所不至

芳華

卷三十九

萬曆

三十三

知問齋

宰相具慶者最不易得唐惟郭元振一人國朝

則常熟嚴訥與化李春芳江陵張居正

江陵嘗論武弁云夫夫也解為三獸不解讀書腹

軍膏則虎而翼鬻當路則狐而媚至于逢大敵則

鼠而竄耳

時山西大旱百姓死三平涼固原城掘萬人坑三十五處處處都滿

是年王梟既誅其子阿台潛倚虎兒罕朝議方懸

購會送加奴仰加奴欺王台老與虎兒罕仇殺阿台

亦怨王台父子縛送其父日夜伺隙報復因叛投還

仰二奴勾北虜數掠孤山鐵嶺李成梁乃勒兵出塞大破賊曹子谷得級千三十九

按女直于古為肅慎後漢曰挹婁元魏曰勿吉隋

唐曰靺鞨今稱女直略有三種其極東曰野人女

直去塞遠歲附海西市開原不入貢亦不寇邊其

一東方諸夷之為酋所甚衆而建州領其名并毛

憐曰建州女直即今奴兒哈赤之屬其一曰海西

女直則開原南北兩關之夷並故都督王台部也

禮部尚書余有丁入文淵閣

芳華

卷三十九

萬曆

三十三

知問齋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馬自強卒諡文

莊

八月十一日皇元子生恭妃所出也詔赦天下

御史李植奏馮保十二罪

上命滿保奉御居南京藉其家先是太監張誠見惡于保上不得已斥之外至是誠復入適居正敗遂以保與於正交結恣橫之狀聞李植因而論之

時官中自疏再齋故乙卯科南京以彗亦以命再題試士主試者高啓愚至江陵取就傳江陵堂中

掛彗再授受國高以此媚之南臺梓繁謂江陵有逆謀而高為之用高遂落職

編備張詞等具疏陛辭上報以手諭仍命司

餘不前後十

張江陵足稱才相當時調攝中禁統御工寮制伏
不無可餘然卒不免墮敗之禍身名兩毀而莫之
哀也則以恃權專恣盈溢而不自制之故也

御史楊四知疏劾大學士張居正黨惡欺君權奸誤
國十二大罪

上以輔政十載始貸之命錦承衛鎮撫司迨其惡
侯游七訊之滿七者霍家之子都宗氏之泰宮也
又有宋九者聲勢不及七而能作字頗為主人代
筆其富又過于七又有王五者文雅不及七而富
次之皆以食桃之歡而成其寵者
也東海漁人作五七九傳志之

山東道御史江東之劾奏

芳墓

卷二十九 萬曆

三十三

知問齋

言錦承衛指揮徐爵盜竊威福出入禁闈控尾
於貂貴之前假虎干強婚之後下鎮撫司訊問

上憫念東南饑窘命捐帑銀七萬兩差官賑濟

詔贈原任御史劉臺光祿寺少卿還其籍沒之產

以使侍許國陞禮尚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四川道御史孫繼先奏請聖明錄建言諸臣

大學士張居正開有父喪例當守制而翰林編修
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史楊士寧沈思孝
刑部觀政進士孫元標各言居正身列大臣宜敦
孝行父喪不奔恐犯清議奉旨廷杖遣戍為民有
差茲納御史李楡之言斥馮保納御史江東之之
言佛徐留納御史楊四知之言追問壞事之人臣
知何罪諸臣并皇上本心也乞俯資錄用至作觸
樹正使斥如南京工科等事余恐學河南道御史

趙應元傳德棧南京浙江道御史朱潤陝西道
御史孟一册戶部員外王用汲一體准復原職
上命建言得
罪都着起用

御史部侍郎王篆都御史陳爍藉為民罷吏部尚書
梁應龍

御史羊可立追論大學士張居正罪惡

謂其以私憾構遂厥人意煽使其祀金氏復上疏
辯庶人庫金珍寶萬計悉入居正之府上命刑
部右侍郎丘楨司禮監張道錦衣衛
指揮暨給事中稽其家并賜其事

起傅應楨為河南道御史

起原任兵科給事魏時亮為南京大理寺丞旋陞都

芳墓

卷二十九 萬曆

三十三

知問齋

察院右都御史協理戎政

亮上救時綱領要務四劄曰保國
曰裕民曰法禮曰聖後上允行

起升吳中行右中允趙用賢右春坊

命削張居正官秩奪其前所賜璽書四代詔命以罪
狀布天下謫其子編修嗣脩成

狀布天下謫其子編修嗣脩成

陞李植太常寺少卿江東之太僕寺卿羊可立太常

寺少卿

癸未 萬曆十一年

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學士余有丁吏部侍郎兼侍讀學士許國充主考官取李廷機等三百六十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朱國祚李廷機劉應秋等及第出身有差

加上 兩官聖母皇太后徽號、仁聖上加康靖

慈聖上加明肅、

浙江巡撫張佳胤、按張文熙及都給事中蕭彥王

芳基 卷三九 萬曆 三五 知問齋

敬民懇減織造以寬民力

八月 上躬祀山陵、

十二月 上方修省靜攝給事鄒元標御史范儁建

言 上怒罰俸降調有差

是年阿台益糾虜大舉一從靜遠堡一從上榆林堡

各深入前至瀋陽城南渾河李將軍馳往虎皮驛援

虜稍却阿台方擁千餘騎縱掠撫順邊渾河口徐引

去李將軍勒兵從撫順王剛台出塞百餘里直搗古

勒寨寨陡峻三面壁立壕塹甚設李將軍用火攻衝

堅經兩晝夜射阿台死而別將秦得倚等已前破阿海寨誅海得殺二千二百二十二擇日宣捷告 郊

廟錄督臣周詠撫臣李松及成梁功各陞廕

時逞加奴仰加奴與白虎赤益借西虜煖免忱忽太

等騎可萬餘矚猛骨字羅非虎兒罕子及商日尋于

關巡撫都御史李松再宣諭二奴驕益挾請貢勅乃

密與總兵李成梁計李將軍伏兵中固城去開原四

十里都御史坐南樓上先期命參將宿振武李寧等

夾四隅伏因遣備禦霍九皋往諭約軍中日如虜入

芳基 卷三九 萬曆 三五 知問齋

圍聽撫則張幟為號按甲勿起不者若聞砲即鼓行

前亡何二奴擁精騎三千餘劄鎮北關請賞以三百

騎前詣圍門頗橫恣目白虎赤劄霍九皋中臂九

皋反擊一虜墮馬餘虜攢殺我兵十餘於是軍中砲

聲如雷伏盡起遂前斬逞加奴仰加奴及白虎赤逞

加奴子兀孫字羅仰加奴子哈兒哈麻戮焉其得級

三百十一李將軍兵聞砲亦繼至協攻獲級千二百

五十二捷開告 廟 賜爵有差自是海西孽服

子孫息肩可數年

甲申 萬曆十二年

五月 潞王出府成婚封國地方未有 欽定 閣臣申時行等請及時舉行

故臣張居正蒙 旨抄沒刑部尚書潘季馴等上疏懇保全餘孽 御史羊可立道論罪惡故也

六月御史沈時叙陳性學蔡時鼎各疏論大學士許國乞休 上溫旨慰留

八月吏部侍郎陸光祖致仕 格正設後攻者以紛惟光祖正言推

九月遼東總兵李成梁上疏辭任 上命慰留

芳華

卷三十九 萬曆

三五

知問齋

閣臣申時行等擬言看得李成梁身經百戰屢立奇功夷虜憚其威名封疆賴其保障 皇上推心委任深得用人之體但計功名忌于太盛寵祿戒于滿盈成梁身為主帥世授伯爵一門父子兩鎮總兵在成梁之心亦必欲少加挹損而求免于疑忌在 國家之體亦宜稍為限制而後可以保全若伊男李如松見任山西總兵似應准令辭免其李成材李如柏止任裨將非有重權仍令照舊庶足以安成梁之心而息讒諂之口矣

十月閣臣申時行等建白先臣王守仁陳獻章從祀學宮

奉 旨王守仁學術原與宋儒朱熹互相發明何嘗因此廢彼大哉王言亦既明示之矣今孝友如獻章出處如獻章而謂之禪可乎氣節如守仁文章如守仁功業如守仁而謂之禪可乎其謂無功聖門者豈必著述而後為功耶夫聖賢于道有以身發明者比于以言發明其功尤大也今誠祀守仁獻章一以明其儒之有用而不安于拘曲一以

芳華

卷三十九 萬曆

三七

知問齋

明實學之自得而不專于見聞斯于 聖化豈不大有裨乎若胡居仁之純心篤行眾議所歸亦宜併祀我 國家二百餘年理學名臣先後輩出不減宋朝至于從祀乃止薛瑄一人殊為闕典伏惟聖明裁斷主持益此三賢列于薛瑄之次以昭熙代文運之隆
禮部尚書王鈞爵入文淵閣吏部侍郎王家屏入東閣
以戶部尚書楊巍為吏部尚書

原任大學士徐階卒，贈太師，謚文貞。

國朝輔臣，以文貞著名。惟謝與階兩人耳。

原任大學士張四維卒，贈太師，謚文毅。

四維負文學，其幹才當強，正攬權事之益謹及江陵敗，一切務為寬大，以收人心，而法度漸弛矣。

起沈思尚寶司丞，王永汲大理寺少卿。

起郭惟賢復任河南道御史。

以陳經邦為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上冲年向學，優禮儒臣，經邦為講官，俄度莊雅，進退雍容，詞章華靡，上嘗呼為白面先生而不名。

駕闕定壽宮於大峪山，勅工部擇日興工。

芳華

卷二十九

萬曆

聖主

知問齋

時臺與四山俱費浩繁，九卿皆有憂色，疏請節斷，始命興工。

吏科給事中鄒元標奏

言內庭火災，延燒慈寧，一時煨燼，致驚聖母，憂勞為祥，不修德則禍患立致，而不可解，條陳修省六事。一曰保聖躬以寡欲，二曰親臣工以召對，三曰開言路以虛受，四曰諭百官以軟熟為戒，五曰節財用以難繼為懼，六曰拔幽抑以寬罪宗放宮女為仁。

上召輔臣申時行等入感恩殿東室命降李植等三級。

先是撫等劫江陵，已得陞卿寺矣，至是左祖，自請力言大峪山非吉，上怒降植為員外。

羊可立為主事。

原任大學士李春芳卒，贈太師，謚文定。

春芳與徐階同受顧命，奉勅皇極，因贊襄錄忠貞，誅左道，下寬大之詔，與天下更始，至建州原樓，取太倉羨金，增歲歲帑，徵牙草諸珍異物，隨奏隨止，議建臺，易關，帥許虜酋款關乞貢，此尤其制禦之大者也。

文書房傳奉 聖旨

壽宮工程浩大，應用錢糧數，未有次第，聞嘉靖年間，撫按官各道有叻工賦罰銀兩，工部選查見在錢糧，有無足用，叻工事例，是否可行，明白說來，工科給事陳與刻奏言，世廟時，曾以叻門午樓工程，令中外獻助，第門樓臨政所仰，勢不得不朝夕急，其時虜患方殷，故為一時權變之計，若壽宮吉典。

芳華

卷二十九

萬曆

聖主

知問齋

日月錦長，儘可從容次第，少裁恩奏，動可萬千，稍假歲時，自饒接濟，疏留中。

吏部侍郎周子義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恪。

子義無錫人，平生獨嗜古史，為祭酒時，猶殫力編緝，竟夜不寐。

兵部尚書王崇古卒，謚襄毅。

崇古歷事三朝，先后官階十有九轉，以刑名者十二，以兵事者十八，而策倭達功最著。

乙酉 萬曆十三年

四月停止燒造磁器

時民間苦旱，上焦勞步行祈禱，詔免天下災傷

地方錢糧一年，決旬大雨

六月慈寧宮成

八月慈宮完美，命擇中秋吉日奉迎，聖母還御

新官

以南京右僉都御史起海瑞

五月初抵南京，乃置冠服上任，遂陳治安要機，謂

考舉

卷三九

萬曆

三九

知問齋

今日貪墨為姦，毫不可縱，欲使百姓安樂，其于守

令務極選，欲督守令先司道，督司道先撫按，而致

望于部閣大臣及歸本于君身，疏甫上而有南京

右都御史之命，決歲三遷，皆特簡也，瑞以為御史

職刺舉，表百官南臺亦猶北也，欲正百官必自御

史始為約束，諸御史其嚴且峻，有一御史為戲，宴

者，瑞集諸御史堂上，謂之曰：爾等亦聞高皇帝

有杖御史法乎？命以杖，諸御史爭不能得，卒杖之，

又以都察院無不當問，其五城兵馬若有司于民

事尤關切，為釐革其苛細不平之政，每下一令，不
數語，洞中情弊，而都人塗傳巷誦，自大僚至丞郎，
無不凜凜奉法。

房寰為南直隸提學御史，凌士納賄，恣睢狼籍，吳
人號為後房公，寰故知瑞嫉貪不少，借疑將發，捕
者寰疏言：瑞大奸極詐，欺世盜名，誣聖自賢，損君
辱國，極其詆誣，於是吏部進士顧允成、諸壽賢、彭
遵古、上疏言：臣等自十餘歲時，聞海瑞名，以為當
代偉人，萬代瞻仰，真有望之如天上人，不可及者。
至稍知學，得海瑞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其有功于
社稷，可千萬世此。皇上之所知也。房寰貪污，狼
籍私室，巨萬，談者欲吐，視同臭穢，聞海瑞之風，宜
媿死無地矣。乃強面目而反噬之，且天下為寰甚
易為瑞甚難。寰卒台察之刑，而反笑瑞為迂拙，臣
等之所痛心也。海忠介被論，李、大武時為庶吉

考舉

卷三九

萬曆

三九

知問齋

士憤然不平，且疏論救。

南都民故苦火甲夫差，蓋城垣尉卒，乾沒其中，而

豪家為影射，紛不可詰，瑞力為救正，使官民不相

擾，科條甫備，病作，屢疏乞歸，丁亥卒于官，而僉都

御史閩人王用汲入視，葛帷敝簾，有寒士，所不堪

者，歎息泣下，啓其篋，僅十餘金，士大夫醜金為殮

具，士民哭之，至罷市者數日，喪出江上，白衣冠，搗

楮素而送者，盈兩岸，無隙地，兩泣動天，簞食壺漿

之祭，數百里不絕，蘇人朱良作詩弔之曰：批鱗直

奔比于志苦節還同孤竹清龍隱海天雲萬里鶴

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菜

羹說與榜人渾不信山人親見淚如傾 詔贈太

子少保加祭二壇

時忽傳京師解一木妖神來就公訊曰神在御園
為崇上歷舉諸大臣名皆不懼惟云送南京海
瑞處則無聲

上益習其應下欺微有聞輒遣騎逮至蓋案其數事
多不核舒化為刑部尚書奏言主術貴因不善為若
好以已為是代有司事也徒使人歸過
於上而下得緣是以飾罪上領之

芳華

卷二十九 萬曆

四

知問齋

丙戌 萬曆十四年

二月輔臣申時行等請 冊立 東宮

聖諭閣臣云朕覽科道救美應麟沈璟二本前者

朕之降處非為冊封以責言官朕惡彼疑其君立

幼廢長故先揣摩上意朕思我朝立儲自有成憲

朕豈敢私已意以壞公論彼意置朕于不善之地

故以是處

會試以文淵閣大學士王錫爵吏部右侍郎周子義

克主試官取袁宗道等三百五十人

芳華

卷二十九 萬曆

四

知問齋

三月廷試賜進士唐文獻勳道賓舒弘志等及第出

身有差弘志是書應龍 年少兼資多刺時政且假
言官之權大臣 而置木 上忽換第三

輔臣申時行等疏

奏曰竊見連日以來塵霾四塞多風少雨陰陽失

調臣等寔切憂惶莫知所措伏蒙 皇上特頒宸

諭深詔有司欲去妨害民生之政以圖消弭天灾

之寔此堯舜憂民禹湯罪己之心也臣等竊聞漢

臣有云三代之所以保固邦本享國久長者惟在

順人情之所欲而去其害也臣等反覆思維方今

安民之要亦不出此。聖諭所謂妨害民生者不少。今請得而略數之。一曰催科急迫之害。宜令司計之臣稍寬文法。查參以見年為率。帶徵次之。以起運為率。存留又次之。分別重輕酌量緩急。庶幾催科中有撫字。二曰徵派加增之害。宜令各該衙門漸次節縮。因事而增者。事已即裁之。不足而增者。稍足即罷之。嗣後更不加派。三曰刑獄繁多之害。宜令法司行各該撫按及見差恤刑官員。必使冤獄得伸。覆盆獲雪。有司受詞問罪。各務公平。無

芳華

卷三十九

萬曆

四十二

知問齋

以賦爵積穀為詞。因而鍛鍊科罰。四曰用度侈靡之害。宜令禮官申明舊制。務挽獎習。大小臣工。悉尚簡約。尤望皇上以身率先。克儉如夏禹。敦朴如漢文。躬浣濯。納敝垢。知我二祖。諸凡用度。悉從省約。如東南織造。袍服再加量減。江西未完磁器。悉與停罷。其他妨害民生之事。不可枚舉。然其說有二。一曰議論不一。一曰詔令不行。夫臺省之臣。職司言路。或有意見稍殊。而行多窒礙。及言詞甚善。而業已施行者。部院即當斟酌可否。分別從

違可行則行。當止即止。今乃重拂其意。輒為之詞。明知其見行也。而請旨申飭。明知其難行也。而下撫按再議。徒使文書旁午。郵傳紛紜。有司勾較簿書。爵應上官之不暇。而暇求民疾苦。修其職業乎。明旨非不森嚴。而人情猶復玩愒。嘗禁饋遺矣。而饋遺之故套尚存。嘗懲貪墨矣。而貪墨之餘風未殄。即輦轂之下。令且不行。而欲使溥海內外。不應而後志也。不亦難乎。

芳華

卷三十九

萬曆

四十三

知問齋

皇第三子生。進其母鄭氏為貴妃。刑部主事孫如法奏。恭妃誕育元子五年。未聞進封。鄭生一子。即封。何以釋天下之疑。請並進二妃。上怒。降如法。法遂職。祀駱賓王于金華之鄉賢祠。蓋蘇潘以督學批行。而胡元瑞請之也。南太常卿沈子木疏。奏言。建文皇帝御宇四年。不得一孟麥飯。下同齊民于誼。不忍。且嘗以天子禮葬矣。近奉明詔。褒表死事諸臣。皆祀。而建文獨不祀。于德意未稱。宜詔禮官定議。或耐食懿文太子之側。

丁亥 萬曆十五年

二月重修大明會典書成

八月 上視朝畢 召輔臣于 皇極門暖閣、面

諭曰朕見各處災傷重大心甚憂惻凡有關於吏弊有切于民生的卿等深思詳議來行

十月輔臣申時行等疏

奏曰 國家運道全賴黃河河從東注下徐邳會淮入海則運道通河從北決徐淮之流淺阻則運道塞先年河嘗北決張秋金龍口等處皆 命大

芳華

卷二十九

萬曆

一

四

知問齋

臣往治夫役錢糧動以數十萬計然後成功嘉靖以來河之衝決多在徐沛以南自朱衡開南陽新河潘季馴塞崔鎮築高堰以後河道安流糧運無阻今年河流放漫自開封封丘堰師等處及直隸東明長垣地方多有衝決失今不治明年河水再至勢將北徙正流不下徐淮則運道甚可憂慮查得先年設有河道都御史凡河南山東南北直隸河漕經行之處皆屬統轄近來裁革此官分屬各巡撫管理責任既分事權不得歸一今黃河衝決

多在河南地方而餘流所及又在直隸若衝安平曹濶又在山東各該巡撫雖已委官相視畫地修築然或彼此不相照應痛癢不相關涉萬一推諉必致誤事

十二月閣臣申時行等請

上勤御講筵以歷聖學

鄖陽兵變

先是李材為鄖陽巡撫大開講學學徒至

兵皆悉副使丁惟寧議減兩月兵糧以供講學之費材又改奉符署為書院擇以提月朔與工營兵梅林王所鼓衆謀亂張學輝位材閉門不出涉州以王鳴鶴以新選守備至討參將亂兵出或臥鳴鶴具奏參禮甚肅參將止之鳴鶴正色曰上下禮自一定參依然起立鳴鶴因諭之教以權參將請

芳華

卷二十九

萬曆

一

五

知問齋

督府謝罪鳴鶴亦隨請李勸啓門納亂兵聽所請李材領之兵所請十二事材俱唯唯鳴鶴止材勿一舉曲徇材不從鳴鶴請委令矢就兵士城外備糧以待則賞部伍既分鳴鶴伏劍逐部曉諭諭以反亂之難一城之甲難與天下抗人各有父母妻孥宜自為計衆皆感泣已而材下所允十二事於丁副使選丁惡鳴鶴之有定亂名也厲詞責參將朱萬春言軍士所請之非分不許兵士爭人求號門者河之遠大語操丁走匿破窗中鳴鶴聞之單騎往鳴鶴曰汝負反耶誰為首者當前決死衆復退翌日請李材將聞條之事實燕未罷鳴鶴以他事呼梅林王所等十人入城縛之以殉亂衆怖息是年那林字羅引西虜恍惚太等萬餘騎急攻把大寨我兵往援圍解

子 萬曆十六年

一月 上御經筵畢 覽貞觀政要曰唐太宗多有

德德唐臣魏徵大節有虧 命以後講禮記停止貞

觀政要閣臣中時行等因請進講通鑑纂要大學衍

義二書以資 君德以裨治道

三月閣臣恭進 太祖高皇帝御批勅諭及詩文凡

七十六道留 覽 命查取 累朝寶訓寶錄稿來

進 國子監司業王祖嫡請復建文年號改正 景皇帝

芳蔀

卷三十九 萬曆 一 聖六

知問齋

實錄

四月直隸浙江大飢 詔特蠲歲賦之半出 部全數十萬給賑

閏六月炎蒸已解秋氣涼爽閣臣請 上時御講筵

解熙 聖學

九月閣臣申時行等奏

奏曰本月十七日臣等隨侍 聖駕幸石景山臨

觀渾河伏蒙 皇上召臣等前至橋次示以水勢

洶湧因言黃河每歲衝決經理須在得人臣等仰

見 皇上不以國事為心民忠為慮

芳蔀

卷三十九 萬曆 一 聖七

知問齋

命重臣經理然後成功 皇上得人之論其于治

河要務可謂一言以蔽之矣

○時豫章大侵新建縣一民鄉居窮甚家止存一木

桶出貨之得銀三分計無所復之乃以二分銀買

米一分銀買信將與妻孥共一飽食而死炊方熟

會里長至門索丁銀無以應之里長遠來而饑欲

一飯而去辭以無入厨見飯責其欺人人搥手曰

此非君所食愈益怪之始流涕而告以實里長大

駭亟起傾其飯而埋之曰若無遽至此吾家尚有

五斗穀若隨我去負歸可延數日或別有生理亦

何遽自殞為其人感其意而隨之果得穀以歸出

之則有五十金在焉其人駭曰此必里長所積償

官者誤置其中渠救我死我安忍殺之遣持銀至

里長所還之里長曰吾貧人安得此銀此殆天以

賜若者其人固不肯持之去久之乃各分二十五

金兩家遂稍饒裕

○甘肅撫臣奏稱九月內石灰溝地方天鼓鳴空中

有成犬形者群吠有聲

芳華

卷三九 萬曆

一 四六

知問齋

是年大將軍李成梁決策進剿從威遠堡出塞申軍

令無殺降卜寨棄其師入那林李羅壁大將軍因縱

兵直搗城下矢石雨激多殺傷發大砲擊中堅城盡

裂中輒洞胸二酋始奪氣倒戈乞哀計斬級五百有

奇釋二酋不誅班師還

嚴嚴雲南冒功之官

詔遣兵備李州等時巡撫劉世曾自効不能簡發

降世曾為民材與游擊劉天休俱以詐冒坐粟山

給事李沂論劾張師事情 廷杖六十革職為民

閣臣王家屏服闋有 旨召用

己丑 萬曆十七年

正月次輔王錫爵疏

奏曰臣昨日在閣接得禮部郎中高桂揭帖一紙

內稱摘發順天鄉試中式可疑者八人共一名王

衡係臣之子人情疑信相半要將臣子同茅一桂

等覆試以明心迹夫茅一桂等之卷臣未及見不

知文理果是如何若知子莫如父臣男之才不才

臣知之矣果才耶而臣為之曲避嫌疑是以鬼魅

待世界也果不才耶而臣為之營求進取是以盜

芳華

卷三九 萬曆

一 四九

知問齋

賊自待也臣雖不才素服先臣清白之訓所生一

兒祇今二十九歲日夜提耳教之顧誠冀少立身

名粗傳弓冶而不圖更以臣官為累也世語悠悠

何至此極見今雖覆試公典上可告天日下可明

臣心乃臣之隱衷疾首者堂堂 清朝 明主臨

之而謂在廷無一可信之輔臣輔臣無一向上之

子弟臣則已矣臣男亦已矣獨奈何輕 朝廷厚

天下之士如此哉

二月下刑部主事饒伸于獄

時王太子子衡以真才居解首高桂等疑之形于
章奏已經多官覆試禮部覆查明白而伸又以朋
奸疏賞天威嚴重諸大臣合疏救之

會試以建極殿大學士禮部尚書許國東閣學士吏
部侍郎王家屏克主試官取陶望齡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焦竑吳道南陶望齡等及第出身
有差

四月次輔王錫爵請視朝建儲

疏曰伏念臣猥以遭逢起蒿萊而廁丞弼臣有疾

痛 皇上憂之臣有死喪 皇上恤之臣之愚不
知止老不耐事以及于風波妬媚之場 皇上矜
之察之生之全之 皇上之於臣真父母也夫父
母之恩人子當何以爲報哉臣之區區獨有赤心
苦口知無不言欲以增 主德之休明保 皇躬
于康固使百神無怨恫四海無流言而臣庶幾醉
知補過之萬一耳頃者竊見今年二月以來 皇
上僅一出朝送潞王殿下再出行 太廟時享其
除 朝期盡行傳免 經筵日講至今未開誰能

無疑疑則訛言生焉晝居却坐或曰不如向晦之
安酒醪却疾或曰不如勿藥之喜燕婉當御或曰
不如前疑後丞之嚴玩好克陳或曰不如左圖右
史之樂夫以小人窺聖人以外庭測宮禁臣之所
不敢知也而 皇上苟欲明其不然則莫如 勤
御朝講日親外臣使辟穆之 天顏緝熙之聖學
人人得以望下風而承休問則 皇上有辭于天
下而臣等亦有辭于 皇上今留中諸疏動至經
時冊建吉期杳無明示臣初猶盛氣持將順之說

以捍流言而至是形影無驗心膽亦孤因竊以人
主雖至尊天下雖至大宮闈雖至深自古未有恃
安而不致危積微而不成著者蓋昔我 皇祖世
宗間亦嘗齋居西內與外廷隔絕矣然四十載神
明不衰萬幾無曠則以屏聲遠色糲飯澣衣手不
操奇贏之筭躬不狎馳騁之勞慮不忘稼穡之苦
此所以能終始聖神保身而保民也 皇上即今
動法 世宗何不試取 寶訓寶錄觀之當時邊
庭警報大吏陞除與夫稽古考文祈年憂旱等事

知問齊

手批或一日而數下口宜或一人而數及臣以爲如此則不必亟見群臣血脉通矣當 穆廟在邸時人情頗亦危疑然加冠出封已判然長幼之序而官闈無別子筦箠無私御臣以爲如此則不必更議冊立大本定矣我 朝立國在此則守之亦必在此 皇上卽有隱軫難割之愛必不忍以家法爲私臣等卽有承望無耻之心必不敢以家法爲市今 皇長子倫序有定 皇上三年前明旨已宣付史官播傳天下 冊立之舉去年未行猶

芳華

卷三九 萬曆

五

知問齋

曰年未及也今年未行猶曰路王尚未之國也過此皆無說矣而猶拱默遷延日復一日不早下九卿臺諫之議以順臣民瞻戴之情以塞道路揣摩之口此臣之所以日夜拊膺流涕而出血者也

七月閣臣申時行等疏

奏曰臣等竊惟 國家政務莫大于馭軍治民而軍民之所以得安其生者則以俯仰有資豐凶無患故也況根本之地尤係觀瞻災傷之年尤難撫戢臣等私憂過計有不能一日安者竊見近日以

來自南京地方至浙直等處俱遭大旱河井乾涸禾苗枯死群情洶衆口替替益連數千里之地數萬萬之生靈有朝夕不保之慮此非細故也且南京軍士驕悍成風噪呼易起先年振武營之事可爲明鑒近因放糧之時米色稍惡幾至激變雖稍懲一二魁宿未能警服其心臣等以爲節制貴于素明恩威宜于並濟假令資儲不乏散給以時如此而猶于制逆節誅之可也竄之可也若糧不足支米不堪食彼方救死不贖而安能使之帖然

芳華

卷三九 萬曆

五

知問齋

無譁故今日宜勅南京戶部會同科道官將通見在倉糧盤驗明白要見足穀幾年放支是否俱在食用如有不堪作何區處如無解到作何預備務從長計處停當奏請施行至如各處災傷宜俟巡按御史勘到之日戶部覆請優恤然非 明旨丁寧亦無以見 朝廷于惠困窮憐憫災傷之意所以安人心固根本計無急于此者

八月十五日輔臣恭請 上于萬壽聖節之日 御殿受賀 允行

十二月禮官請舉裕祭、上玉體未安遣官恭代

四川播州宣慰司使楊應龍素有逆形所部何思朱

世臣等及妻叔張時照上飛文告訖反

按播州古夜郎且蘭地漢始受縵摩屬牂牁郡唐貞觀初分牂牁北外置郎州領六縣已改播州乾符三年南詔寇陷太原楊瑒應募決英馳白錦出奇兵定之授武略將軍瑒唐亂留據長子孫歷宋附屬稱臣大觀三年以楊文貴納土置遵義軍元世祖授楊瑒宣慰使賜子漢英名賽因不花封播國公國初楊瑒內附改播州宣慰使司隸四川其城廣袤千里介川河貴竹間西北塹山爲關東南附江爲池

是年慈谿縣民邵二等船到八都城名茅家浦口

芳墓

卷三九 萬曆

五

知問齋

適見紅血從草湧出約有八處大如盆面高有一尺血腥濺到船上船卽出血濺到人足足亦出血約半時方止考嘉靖年間一見慈谿有倭寇入犯之禍一見東陽有礦賊竊發之虞近萬曆十五年五月復見餘姚未幾卽有杭城兵民之變

建州夷酋奴兒哈赤以姻及商先入貢且以斬叛夷克五十乞陞賞

大理評事雒于仁進酒色財氣四勿藥箴上切責時行救止

焦竑上養正圖說

庚寅 萬曆十八年

正月朔日、上在毓德宮、召問臣申時行許國王

錫爵王家屏四臣于西室

時行等云、臣等久不瞻覲、天顏雖有芻蕘之見、

不能一一面陳、今日幸蒙、宣召、臣等敢不傾吐、

近來、皇上朝講稀疎、外廷日切懸望、今、聖體

常欲靜攝、臣等亦不敢敷數煩勞起居、但一月之

間、或二三次、或三四次、間一、臨朝、亦足以慰羣

情之瞻仰、上曰、朕疾愈、豈不欲出、卽如、祖宗

芳墓

卷三九 萬曆

五

知問齋

廟祀大典、也要親行、聖母生身大恩、也要常時定省、只是行立不便、時行等又云、冊立東宮、係宗社大計、伏望、皇上早賜裁定、上曰、朕知之、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鄭妃亦再三陳請、恐外間之疑、但長子猶弱、欲俟其壯健使出、纔放心、時行等又云、皇長子、年已九齡、蒙養豫教、正在今日、宜令出閣讀書、上曰、人資性不同、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也要生來自然聰明、安能一一教訓、時行等對曰、資稟賦于天、學問成

芳摹

卷二十九

五

知問齋

于人雖有庸哲之資。未有不教而能成者。語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須及時豫教。乃能成德。上令人宜長哥來。着先生每一見。久之。司禮內監傳言。皇長子至矣。皇三子亦至。但不能離乳保。遂復引入西室。至御榻前。則皇長子在榻右。上手携之。皇三子傍立。一乳母擁其後。時行等既見。因賀云。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非凡。仰見皇上昌後之仁。齊天之福。上欣然曰。此祖宗德澤。聖母恩庇。朕何敢當。時行等奏。皇

六月虜入陝西

芳摹

卷二十九

萬曆

知問齋

國初設茶馬司。與番爲市。每歲納馬。易茶者爲熟番。封貢後。虜常抄掠諸番。番不能支。俛首屈服。歲有輸納。名曰天巴。于是虜騎數至番中。而火落赤者尤桀黠。據奔刺川。以戎政尚書鄭洛爲七邊經略。使切責順義。趣之東歸。而聲火酋之罪。革其市賞。逐之遠去。西邊以安。上御門視事畢。召見閣臣等。于皇極門內暖閣。面諭陝西邊事。倦倦以祖宗疆土。中國藩籬爲言。且切責督撫諸臣。平時失于預備。臨事不免疎虞。及牽制將領。廢弛邊務。皆當其辜。至于洞照虜情。則云貢市不可久恃。嚴飭邊臣。則云務要保守封疆。又引古謀臣名將。欲令廷臣推舉將材。念九邊悉備欲。諭本兵申飭各鎮。天語從容。廟謨宏遠。八月閣部諸臣。恭請上御經筵日講。次輔王錫爵約陳安攘定計。以分主憂。疏曰。臣惟方今文武內外之吏。各實異同之間。與古事相反者。三古謀國之臣。無事則深憂。有事則

芳華

卷二十九 萬曆 五九

知問齋

不懼故山。清謝安迄安晉室以經營之與鎮定各當其時也。今則封豕生心。鳴鏑內嚮。當事者亡羊補牢。亦猶未晚。而舉朝震怖惶憂。止辦嗷嗷。追尤首事。此一反也。古策虜之臣。縉紳守和親。介冑言征伐。雖各膠柱一偏。然文武隨其事任。勇怯量其膂力。廟堂自可折衷用之。今則買勇不在邊境。而在朝廷。禦寇不以甲兵。而以文墨。此二反也。古當機制變之臣。或胡越使之相救。或父子不嫌異趣。今則隔垣內外。便分爾我。如扯首一人在宣大。則力保其無他在。甘肅則以之為誅首。皆逃責于已。而嫁禍于人。此三反也。臣竊觀目前跳梁之虜。惟火酋一枝。顯然逆天。自弃斷斷乎不可收拾。若其他或在陰陽逆順之間。或在觀望反側之際。形狀未露。則不妨廣布威信。以招之。羽翼未成。則不妨多行間諜。以散之。方今諸邊戰士。有幾習虜敢戰之將。有幾安攘之計。獨有一面推擇新將。又一面策勵舊將。一面調集客兵。一面招募鄉兵。然一時部署已覺落落難合。況轉餉。詘于歲。儉發帑。

芳華

卷二十九 萬曆 五九

知問齋

困于國虛萬一諸酋瓦解該邊四面大征則我之抽形盡露。何以支撐。故臣以為不如且從容寓戰于謀。藏拙于巧。威之以先。聲示之以不怯。莫遽為張皇自擾之狀。其經略大臣既奉有特旨。全付之以諸邊重擔。則廟堂但當總其大綱。授以大旨。如虜入則我之指麾當愈暇。虜去則我之隄備當愈嚴。虜驕而挾賞。則我之拒捍當愈堅。虜懼而乞哀。則我之牢籠當愈密。而至于瑣細節目。隱微情狀之間。則機關在彼中。功效在事後。自當一切寬假。以觀其運籌調度之何如。若預掣其手足。而遙制其事權。適足為邊臣藉口。逃責之資爾。

九月 詔停刑。

閩臣合疏請止開礦。易州人周言奏阜平房山各產礦砂請官開採

十月 兩京九卿科道合辭懇請 冊立東宮 皇貴妃親弟鄭國泰特疏敦請

十一月 兵部題請邊務久廢 閱視當嚴 九邊宜各差科臣一員

吏部題請驗封司員外鄒元標調文選司

兵部經略尚書鄭洛上疏拒止西虜借路

御史荆川俊論刑部尚書陸光祖

閣臣看得本官清介耿直素有特望近日徐性善事該部左右侍郎先已問明因本官至特署名題奏耳安得遽以通賄誣之

于肅愍改謚忠肅

評事維于仁告病特旨着為民

十一月十九日 聖母萬壽 上出臨受賀

河道右都御史潘季馴乞休有旨准致仕

芳華 卷二十九 萬曆 知問齋

宋纒病求罷不允

一曰石星與纒待漏同生欣然語曰今日查出其者美金若干纒曰不然朝廷錢穀寧可盜而不用不可搜索無餘且使主上知各處美盈或生後心星默然一日有言及太倉陳腐若干明年滑糧可改折者纒曰太倉之穀寧可紅腐不可不足一旦脫有不給從何措置言者亦阻上在御日久習知人情每見臺諫條陳即曰此套子也活各耳卷而封之于慎行嘗稱聖明寬度宋纒獨傲然曰時事得失官須極論正要主上動心寧可怒之官畢竟還有傲者若一葉不理就如痲痺之疾全無痛癢無藥可醫矣

辛卯 萬曆十九年

正月時當廟享上以玉體不安遣官恭代

閣臣恭進寫完累朝訓錄加恩內閣

三月御史周盤疏請雲南備撫李材釋放立功

二十日彗星見西北方在胃宿度分尾長尺餘已而在東北方室壁宿度分尾長約二尺

次輔王錫爵歸省留獻忠言

疏曰臣即日離闕廷南矣威顏在望首長路以踟躕眷渥猶新積感誠為涕淚此臣兒女之私

芳華 卷二十九 萬曆 知問齋

非所宜屑屑上陳者也追惟入夏以來再接再啓

屢剴密問則又見皇上寡欲養心之效臣每

奉聖諭以頭眩足軟為言此濕證也夫服藥去濕

何如莫飲酒以助之臣去後倦倦以此為第一義

側聞寬德雖弘而聖躬正在調攝則抑火戒怒

防患謹微之道不嫌日慎一日也臣之去後倦倦

以此為第二義臣聞惟天子得以祭天地故諸侯

卜郊孔子非之何況祖宗一脉之親而豈有異

姓相對盼蠻可接者郊禮特暫遣攝以待來年

而廢禮則寧少展信宿之期必不可遂廢親行之
典此聯屬神靈導迎和氣之大者臣聞古昔盛時
工商得以流議士庶得以傳言凡皆以廣聰聽而
達下情也 皇上至仁雅量近年言事諸臣涵覆
居多即間有聞見不真言語無次自取罪謫者天
地之大何所不容雷霆之威豈追既往臣請 皇
上與之更始一體錄用之而用之當先自與臣異
同饒伸高桂等始庶亦知芻蕘耿耿非責君嚴而
恕已寬大公之道行衆正之途開矣至于李材幽

芳墓

卷二十九

萬曆

十一

知問齋

園日久罪不蔽律臣不敢望 皇上錄用但望
皇上哀而生之臣愁苦灼腸匆條此數事以當
去後千秋之鑑而竊自附野人芹曝之誠

九月閣臣申時行乞休

奉 旨云卿屢言儲位久虛勸朕早立以固國本
朕久已在心不意小臣要名漬激以致朕怒卿等
見小人妄言紛紛求去即令四方多事正賴卿等
朕分憂今屢疏乞休朕慰留再四卿等道愈懇
特准暫回 ○其時糾參者劉應秋蔡時
藉調攝 ○吳章守誠錢一本是也

是年反商死○大學士許國乞致仕許之

禮部尚書趙志皋吏部侍郎張位入東閣

壬辰

萬曆二十年

二月西夏唃拜承恩作亂推軍鋒劉東陽為會長
唃拜胡人也嘉靖中亡抵朔方驍勇屢立功隆慶
二年八月擊虜山後大青山斬其首總督侍郎王
崇古叙功賜金明年搗虜花馬池陞歷都指揮使
萬曆五年以遊擊統標下二營家丁千餘請得專
勅鈴束總督侍郎石茂華巡撫都御史羅鳳翔以
聞報可于是拜始擅一軍十年授參將一切標兵
隸拜麾下矣巡撫梁問孟請加拜副總兵休致子

芳墓

卷二十九

萬曆

十一

知問齋

承恩襲並慄悍沿邊皆懼伏之辛卯洮河告急時
尚寶丞周弘禴兼御史往寧夏舉承恩土文秀并
拜義子千總唃雲等項之党警為巡撫都御史拜
雖請老平居恒多蓄蒼頭軍聲報 國承恩自調
赴青海還心輕邊卒孱弱益翹喜自負而撫臣聲
每加裁抑且欲覈青海虛糧以此怨刺骨遂乘間
激衆作亂

會試以掌詹事府禮部侍郎陳于陞掌翰林院詹事
府詹事盛納克主試官取吳默等三百人

廷試賜進士翁正春史繼偕顧天峻等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命將出師援朝鮮

西夏方用兵而倭大人朝鮮數告急朝鮮即古高麗與遼接壤修貢謹輿地延袤六千里三都八道饒庶有華風然承平久儒不習戰其王李昫酒而倭酋關白平秀吉起人奴篡立以梟傑雄十六州善用兵朝鮮釜山去日本對馬島不遠向有倭戶流寓往來互市通婚媾因問朝鮮弛備于

芳華

卷二十九

萬曆

一

知問齋

四月間分遣巨酋行長清正義智妖僧玄蘇宗逸等擁舟師數百艘猝陷慶尚道逼釜山鎮五月潛渡臨津掠開城分陷豐德諸郡朝鮮望風潰王舍卒奔望京令次子璉攝國事奔平壤已復走義州願內屬倭遂渡大同江繞出平壤西界是時朝鮮人道幾盡沒王子就俘倭且暮渡島絲則整且中于遼

六月御史葉夢熊常居敬率師征寧夏分爲五軍董一奎攻其南牛秉忠駱志忠攻其東

李昫攻其西劉承嗣攻其北而麻貴率游兵專待敵叅將孟孝臣護糧草于二十日並逼城下呼拜等自北門出戰意親往勾虜麻貴率叅將馬孔英麻承詔等先登却敵逐拜入城擒斬百十七我師以砲箭燒城樓城樓火起以水滅之先是拜與虜深相結日夜從着前帳中便調度至是入城不敢復出虜不得拜亦不敢復渡河深入

援師至安定攻平壤時霖雨我師不諳地利馬奔逸不能止爲倭擊盡

芳華

卷二十九

萬曆

一

知問齋

殪史儒死之祖承訓僅以身免報至朝議震動海上登萊天津旅順淮揚所在添募設防以侍郎宋應昌爲經略員外郎劉黃裳主事袁黃爲贊畫石星以沈惟敬可佐緩急題假游擊赴軍前請金行間八月朔我師決大壩水灌城城外水深八九尺是夜拜承恩東賜遣小艇挖堤洩水如松承嗣斬首十六級生得一人爲言城中乏殺士盡食馬馬餘五百騎民食樹皮敗靴死相

屬城中飢民擁賊求招安會 上念師老無功給事中許子偉等劾總督學曾惑于招撫詔罷秩以夢熊代 賜劔如之十七日新督臣任事申令益肅時諜知賊重賄勾虜承恩東賜方從城上鳴砲俟虜衝突二十一日着力兗果以八百騎入鎮北堡已又擁眾萬餘入李剛堡分部渡河李如松乃大勒兵遣裨將李寧等馳赴黃峽口擊虜而以勁卒千餘身往策應二十三日張亮堡遇虜搏戰自卯至巳虜甚銳如松劔斬縮賄二人會麻貴李

芳某 卷三九 萬曆 一 六六

知問齋

如樺等皆會張左右翼夾攻李寧手殪二虜虜遂却追奔至賀蘭山虜盡走塞我師捕斬凡百二十餘級獲駝馬無算乃移虜級示賊賊為短氣九月三日參將楊文洛志忠提浙兵至巳苗兵及莊浪兵至大治臨衝船筏刻日攻城總督布告營中有能先登以城下予萬金後五日水浸北關城崩南關居民內變我師陽調舟筏擊北關承恩許朝果趨北關屢戰而李如松蕭如並等潛以銳卒襲南關雲梯攀緣而上賊驚散總督

送入勞苦百姓大城悉定十七日辰承恩方馳南門謁梅御史出參將楊文執之李如松等急提兵圍拜家時拜方與牛秉忠飯聞承恩擒秉忠趨出拜眾欲拒敵如松給箭令卸甲拜倉皇縊闔室自然寧夏平 上御門受賀 詔逮前總督學曾得免為民已復與致承恩等獻俘承恩極刑承寵等駢斬長安市頒示天下及四夷君長 詔慰慶王復寧夏今年租王妃方氏不受污薨逝土窖中特詔褒異

芳某 卷三九 萬曆 一 六七

知問齋

十二月 上憫東征將士寒苦特發帑金十萬兩犒慰且重懸賞格 逮楊應龍詣重慶對簿 繫論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御史張鶴鳴方駁問會俟大人朝鮮羽檄徵天下兵應龍因慰辦願日將五千兵報効 詔可釋回 報罷巡撫四川都御史王綱光至嚴提勘結送抗不復出 是歲颶鳥集豫章承寧寺屋上其形如梟人面四目而有耳高二尺許燕雀從而謀之其年五月晦至七月中酷暑無雨田禾盡枯 東閣學士王家屏致仕 二十九卷末

以刑部尚書李世達為都察院左都御史

以吳時來被論去也

刑科都給事吳之佳等合請冊立豫教 上怒命六

科之長皆奪級一秩

南禮部主事湯顯祖呈變陳言

奉輔臣申時行欺蔽上怒降典史

降禮科給事中羅大紘為湖陽縣典史

先是建儲事 上原有旨不許科道等官請擾俟

明冬傳後年冊立之旨故申時行與同官約 上

芳墓

卷二十九

萬曆

六

知問齊

已有明諭臣下自當遵守稍需一歲大事定矣每

諸司接見亦以此告之辛卯之歲自春及秋曾無

言及而工部主事張有德忽請東宮儀杖時行在

告次輔許國老而健忘若不知有前諭者乃曰小

臣尚以建儲請吾輩大臣禁無一言可乎倉卒具

疏首列時行名以進時行聞之大愕別具一揭云

臣已在告不預閣中事同官疏列臣名臣不知也

故事閣臣密揭皆留貯閣中不發科而是疏與諸

疏同發大紘新任時行令典籍從科中取回送閣

次日科臣來索以故事却之大紘遂上疏論時行

迎合上意以固位而武英中書黃正賓繼之 上

怒杖正賓而請大紘干外

禮部尚書干慎行力請乞休以李長春代之

吏部尚書楊鏡罷以陸光祖代之

禮科都給事李獻可疏請豫教降旨削籍

大學士王家屏具揭申救封還御批 上怒會科

道諸臣申救獻可者若錫羽正張棟陳尚象鄒德

誦等輩屢上于是兩日之內嚴旨疊出或奪俸或

芳墓

卷二十九

萬曆

六

知問齊

謫官或調南京或調外任或降邊方雜職或削籍

為民後科臣孟養浩亦以冊立為言且加杖一百

矣皆起于家屏之揭救家屏不自安三疏乞歸

以挾君沽名責之

大學士王錫爵省母乞假王家屏予告俱馳驛回

昭代芳華卷之三十一

癸巳 萬曆二十一年

武原臣徐昌治述

正月平壤大捷

我師于初四日抵肅寧館，倭酋行長遣將吉兵，霸三即餘倭二十一人，同通事張大膽來安定，聲迎沈惟敬，覓虛實，李將軍微游擊李寧生縛之。六日抵平壤，度地形，東南臨江，西枕山，陡立而進，北壯丹臺，高聳最要，是夜倭襲李如柏營，擊節之，李將軍因部勒諸將論無割級，攻圍止於東面，屬游擊吳惟忠，攻壯丹峰，陰取西南，以倭易罷兵，令祖承訓等，將故裝潛伏，八日黎明，鼓行抵城下，倭砲矢如雨，軍稍卻，李將軍手戮一人，我師氣奔，台擊震天，倭方惶，南面為麗兵，不訓等乃卸裝露明，登

芳華

卷三十一 萬曆

知問齋

甲倭急分兵拒堵，李將軍已督楊元等從小門門先登，李如柏等隨後，從大西門入，火藥並發，毒煙蔽空，我師無不一當百，前隊負首，後勁已踵，突舞于撲，倭遂氣奪宵遁，凡得級千二百八十五，鐵首宗逸平秀忠，平鎮信，餘死于火，及從東城跳溺無算，屍開十里。

閣臣王錫爵謹瀝密誠請立 東宮

疏曰：方今 國家之事莫大于 建儲而 皇上之美莫美于 獨斷，乃前者冊典垂行，而輒為小臣激聒，或遲幸而 皇上親發大信，定以萬曆二十一年舉行，且戒羣臣不得激聒再改，于是羣器寂然，及茲春令屆期，竟未先祭一言者，蓋皆知 成

命之在上有所恃而無虞，又皆知覆輒之在前，有所懲而不敢耳。顧臣惟儲官謂之春宮，其禮屬之春宮，其察繫之春坊，而其舉行之典，又必在于春月，即今上元節過，交春半月有餘，皇上宮中片紙遲速，雖可以自裁，而至于諸司造辦器物，定卜日期，則必在一兩月之前預先，傳諭料理，方保臨期無誤。皇上萬一機務殷繁，簡點未暇，以至稽延日期，過此春令，則外廷之臣必曰：昔以激聒而改遲，今以何名而又緩？臣新從外來，相見部科

芳華

卷三十一 萬曆

知問齋

諸臣首問及此，欲再援 成命以請，臣應之曰：知命已成，何必再請？此臣入朝第一苦心。一面對眾將順以防窺伺之口，又一面自行密請以實渙汗之言，蓋以積受 恩私至深至重，但欲早明 皇上青天白日心事，以少効犬馬報 主之忱，而不欲使外庭知其言出于臣，以復蹈要功市名之軌。故此疏手自謄寫，不託吏胥，旋即封閉，不示同官。皇上一覽之後，乞即趣此時 降諭，決在春月舉行。

聖諭今早覽卿咨奏册封事見卿忠君為國之誠朕雖去歲有旨今春行册立之典昨讀皇明祖訓內一條立嫡不立庶之訓況今皇后年雅尚少倘後有出冊東宮册封王乎欲封王是背違祖訓欲立東宮是二東宮也故朕遲疑未決既卿奏來朕今欲將三皇子俱暫一併封王少待數年皇后無出再行册立庶上不背違祖訓下于事體兩便卿可與朕作一論旨來行

閣臣王錫爵復竝封疏

奏曰竊惟自古國家雖有立嫡不立庶之說然實謂嫡庶並生有子以防擺越倫序致啓爭端今皇上嫡子尚未生而世子年已至十二齡向未有待嫡之意乃自今日發之使臣等何以造次奉行

芳摹

卷三十一

萬曆

三

知問齋

抑臣又惟皇上所慮不過為中宮耳而此事甚有成說甚為易處昔漢明帝取宮人賈氏所生之子命馬皇后養之為子唐玄宗取楊良媛之子命王皇后養之為子宋真宗劉皇后取李宸妃之子為子旋皆正位儲宮而三宮妃壓于嫡母之下未嘗加進位號今日事體正與此同與其曠日遲久以待將來未定之天數孰若酌古准今以成目下兩全之美望皇上三思臣言畢竟俯從後着可以曲全恩義鎮服人心耳

禮部奏奉聖諭册封為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

閣臣王錫爵上疏請收回竝封聖諭

臣昨歸寓所忽有六科給事中一齊來見盛稱元子封王從來無此事體三王竝册名分如何可辨且貴臣蒙恩如此萬里入朝乃反為皇上贊成如此之疑事粉飾如此之過舉將來萬世誤國之罪皆歸于臣繼而禮部堂官至亦稱該司議論與科臣紛紛上疏將來恐又有繼踵而至者臣之初心本以宗祧大計不欲居名故連日皇上

芳摹

卷三十

萬曆

四

知問齋

所論不傳一人今物議朋興聖心愈晦不得不略露前論中所云背祖訓二東宮之說以明此舉原出睿謀宸斷而諸臣愈生疑慮以為如此是皇上萬萬年永無册立之期甚而仰疑皇上別有他意此非臣之所忍言矣所以然者一則去年以前原無待嫡之旨二則曾經諸臣累次陳請而今結局止此眾口安能遽服三則歷朝儲位嫡出無幾皇上六齡正位時亦未嘗言待嫡也今不法近事而遠引祖訓道路安得無辭此

臣所以密引漢唐宋明主故事急勸 皇上照此而行早定 大典蓋誠有慮于此也

光祿寺寺丞朱惟京刑科給事中王如堅各疏請冊立上怒甚革職謫戍閣臣王錫爵特疏懇赦有旨免戍

御史薛繼茂主撫楊應龍因上書自白

上謂本酋朝廷原無意必誅大兵一至應自縛軍門請死今御史報與本酋奏辦順逆懸殊行嚴查奏毋姑息後蜀新撫臣譚希思星馳赴任 詔遣

芳幕

卷三十 萬曆

五

知問齋

兵部侍郎邢玠總督以車郎張國璽主事劉一相贊畫會應龍屬携黃白金入燕行問為原奏何恩執詣碁江縣

二月閣臣請會議 冊典不允復請 面陳冊儲事體不報

閣臣王錫爵請定 冊典以信初 詔

疏曰竝封之 論臣所以不敢與羣臣辨而直引為已過亦自有說蓋連日繙閱 祖訓委無 皇儲待嫡之條且 累朝二百年來從無 長子封

王之例禮官所執委難通融止有 穆廟在世

祖廟曾封為王然封王之時壓于莊敬太子之下

竝未嘗以元子受封也今幸 聖心洞然旋止封

王之 命而再訂二三年冊立之期真古帝王轉

圜從善之盛德羣臣自可無言顧臣私憂過計在

皇上已成之詔旨雖不爭二三年遲速之期而在

今日未定之事機恐難息千萬人疑訕之口所以

然者去年之 命既改于今年則又焉知今年之

命不改于他日此羣臣之所以疑也 皇長子始

芳幕

卷三十 萬曆

六

知問齋

生之時業已為之 頒詔 覃恩而 詔書內所

稱祇承 宗社及臣民仰戴等語乃明以 皇太

子之禮待之矣又稱大婚有年熊祥未協又明露

彼時不能待嫡之意矣此 詔一頒深山窮谷九

夷八蠻之人皆知之而到今十二年之後卻反別

尋題目虛 儲位以待嫡子此羣臣所以又大疑

也夫人情惟無疑則已疑心一生則將誣及 官

闈之隱情將慮及千萬世之流禍雖堯舜在上萬

萬無此而 朝著紛呶 詔令阻格亦豈太平景

象故臣復苦勸。皇上既有此含忍之心。莫若
決此狐疑之計。使 冊立豫教。一旦竝行。百官萬
民羣疑盡釋。豈非千古之快事哉。

關白楊帆入犯。經略檄劉綎陳璘水陸濟師。

上益發帑金二十萬兩。佐軍興。李將軍分留李寧
祖承訓等以萬衆駐開城。命楊元駱志忠軍平壤。
拒大同江。接餉道。李如栢等軍寶山諸處。為聲援。
查大受等軍臨津。而身自東西調度。聞倭將平秀
嘉據龍山倉積粟可數十萬。密令查大受選死士。

芳華

卷三十

萬曆

七

知問齋

從間道縱火焚蕩殆盡。倭乏食。

東師議款

初我師捷平壤。鋒銳甚。轉戰開城。勢如破竹。全羅
麗兵亦報獲級。不復問款。及碧蹄敗。勦氣大索。久
頓師絕域。瘴氣蒸濕。瘟疫盛行。急圖休息。結局于
是。推敬款。講始用。而倭勢猖狂。生惡瘡。問我
師發虎蹲等砲。及戰車。列江上。聲日張。其酋行長
亦懲平壤之敗。有歸志。洵敬舌端靡靡。可聽。因得
乘機張翕。而封貢之議。自此起。時倭已去。王京。漢
江以南。千有餘里。朝鮮故土。奄然還定。上乃諭
朝鮮王。還都王京。整師自守。我各鎮兵。久被海
以次撤歸。考與國朝鮮。隔東西二千。里。南北。四
千里。從正北。長白山。發脈。兩跨全羅。界向西南。止
日本對馬。諸島。偏在東南。與全羅。對峙。船抵釜
山鎮。不能越全羅。至西海。蓋全羅。地界直吐。正南
通海。道者。以有朝鮮。通關白之國。朝鮮。意實。在
國。我收朝鮮。非都。都關。比朝鮮。固則東。保。前。遠。並
無。虞。京。師。羣
于泰山矣。

閣臣王錫爵疏

畧曰。臣幸得與諸臣。立不諱之。朝事。聖明之
主。以至人無擇言。言無擇官。皆得揚眉吐氣。論天
下事。豈非甚盛。雖然。言太輕則浮。大煩則亂。太執
則頗。太深則刻。就此甚盛中。亦不無太可憂者。獨
念上下相信。而後政事可修。相重。而後論說可入。
今言不已。而漸輕。輕不已。而漸厭。使 君父視外

芳華

卷三十

萬曆

八

知問齋

廷之論奏。如賈豎之爭言。因一人而疑眾人。因一
事而疑眾事。上下之際。無復相信相重之意。後雖
有忠言讜論。亦將格而不入。此臣之憂也。古稱有
對則爭。與爭則黨立。雖聖明在宥。萬不至如前
代之黨禍。然 朝中議論。已分兩岐。恐因水火之
爭。至成左右之袒。此以彼為邪。彼以此為邪。使天
下之士。智力殫于相伺。名望損于相詆。即使一彼
一此。一勝一負。朝廷亦止得一半人才之用。若
始于兩持。終于兩敗。不但人才盡壞。亦且國體大

芳華

卷三十 萬曆

九

知問齋

傷此臣之憂也。上有所處分而勢未必服，則其勢必爭。下有所爭執而上未必亮，則其勢必處。處之而仍不服，爭之而彌不亮，則益處爭者益爭，下以忤上為高，上以反汗為耻，上下相激，何事不有。此又臣之憂也。大抵數年議論始于相矯，成于相激。前弊雖矯，後議復生。議數更而難窮，法數更而難守。事數更而難睹其效，人數更而難課其成。政事不修，紀綱不振，皆始于此。則莫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竊謂題覆宜慎，聽納宜公，甄別宜先，勸

芳華

卷三十 萬曆

十

知問齋

而或屢推未報，或一斥不復。朝廷既不盡得真才之用，而天下且得借為議論之端。所謂甄別宜先者，此也。近時法紀縱弛，勸懲不立，人才缺乏，推用不敷，弊率繇此。請諭廷臣，以後論人者，須的列年月，明指左驗，下部查勘，務求確實。實者理法自甘，虛者心迹自白。被言者虛實既定，言之者是非自明。所謂勸劾宜審者，此也。夫威福還朝廷，政事還六部，此先臣徐階之言，而臣夙所服膺者也。然部臣之題覆，閣臣之票擬，皆共此一事耳。所事一君，所理一事，豈得自分彼此。總之期于至公，至當，共濟國事而已。

閣臣請進講詩經、孝經、雲南御史薛繼茂條陳緬夷方略，及請釋繫臣李材。六月，沈惟敬歸自釜山，同倭酋小西飛彈守來請款。倭隨犯咸安、晉州，逼全羅，聲復漢江以南。以王京、漢江為界。李將軍計全羅饒沃，南原府尤其咽喉，乃命李平、胡查大受扼南原，祖承訓、李寧移南陽，劉綎移陝川。已倭果分犯，我師並有斬獲。

七月星變、

時彗星漸近紫微垣紫微垣者于象為君于地為藏神布政之所閣部力請上于視朝臨政之外。慎起居于宮闈緩督責于左右寡嗜欲以防疾散積聚以廣惠。

閣臣王錫爵等請發宸翰免口傳、

請今後皇上凡有宣諭親澗宸翰隨意敷行俯示臣等容臣等即時據實條奏以俟聖裁臣等凡有所聞亦不必具章奏容臣等隨事直陳簡明

芳華

卷三十 萬曆 十一

知問齋

數語便達御前仍望聖斷即時信筆批出以便遵行、

勅諭內外羣臣、

項者 皇天垂戒災異洊臻孽火飛流河水橫溢漕舟損于颶風禾稼傷于霪雨至于彗星之變尤屬非常朕仰承天心仁愛且感且懼已齋居思過反已責躬兼勅大小臣工痛加修省外猶恐窮簷節屋之下邊方荒徼之外耳目不周軍民失所以于天和是用痛心疾首申諭爾等朕念頻年以

來各處民窮財盡雖繇兵餉增加供億煩費亦多

因有司官不勤撫字恣意貪漁或積逋之稅已蠲而復征寬恤之旨屢下而終格以煩擾為精采以刻勵為風裁撫按官或偏信毀譽專任愛憎勸懲倒置吏治何繇得清今後但以小民得所為有司之賢否以有司得職為撫按官之賢否其不恤民瘼無益地方者即時議處奸貪不法酷虐害民者參奏拏問如有真心實政德惠及民者即寔據特薦以憑優異至若有災地方倍宜軫念責成司道

芳華

卷三十 萬曆 十一

知問齋

課督守令躬自踏勘一應蠲賑事宜作速詳議奏聞又朕往歲勅督撫官條上各邊優恤事宜今餘一年何故寂然無聞有事則動至張皇無事即不行體恤且國家養兵原自優厚只因官不恤將將不恤兵或指借公費扣減多端或給散不時銀數短少貪將竊以為利各兵借以為名追惟亂源豈獨在下今後著督撫等官痛湔夙弊顯立科條此外如有呼喚倡亂者斷當明正典刑不得過為姑息其舉劾將官亦須加意體訪必慎必公朕又念

東征將士荷戈異邦三伏炎蒸重以陰雨直以恤小禦暴不得不然其在朕心能無憫惻前經略所報將士斬獲功勞已着該部記候旋師陞賞外其發去銀兩不知各兵果否得沾實惠日給糧餉不知有無足用及該大兵所過地方民間不知騷擾否穀價不至騰貴否都察着實查勘以聞爾部院大臣各有安攘之責其益務同心體國率屬奉公務為國家任事任怨以副朕畏天圖治至意

芳華

卷三十 萬曆

十三

知問齋

上諭曰卿為國遠來辛苦朕心甚是喜悅錫爵對曰臣受皇上天高也厚之恩老骨在身佔不能補報何況區區奔走之勞上又諭卿扶母來京可謂忠孝兩全錫爵又對曰臣今日正恐忠孝兩虧且如皇上召臣本付托以國家之事目今外邊諸務雖漸有頭緒苦于朝廷之上議論日繁止因冊立一事不定生出無數疑心使皇上受了無數煩惱臣因此連進密揭力勸皇上早斷使人無詞上曰朕意久定遲早總則一般豈為

人言動搖錫爵對聖意豈有不定臣等亦豈有不知但外人見無消息止不住胡言亂嚷上曰朕知道了恐後中宮有生卻怎麼處錫爵又對這事數年之前說起猶可今皇長子年至十三歲待到何時況且自古至今豈有人家子弟十三歲不讀書之理何況皇子錫爵上曰朕知道了朕子明年該長髮之期卿所奏洞悉苦心

閣臣王錫爵謝允豫教分別長幼

疏曰今日文書官杜茂齋捧皇上手札一道到

芳華

卷三十 萬曆

十四

知問齋

閣諭臣曰前者朕以卿面見苦請豫教冊立朕已親允況今春有旨少俟待嫡且朕不老又無重疾既卿屢揭懇請其冊立還少候旨行且着于明春行豫教出閣禮朕又思皇長子皇三子其齡歲相等今欲一併行出閣禮還先後行出閣禮卿可詳擬來說欽此臣念冊立一節不徒口候旨而曰少候可見候亦不久臣等自可計日而待本不敢再有煩聒惟是聖諭所云且朕不老又無重疾乃漢文帝踐祚之初年而其臣即曰子啓最長

請建爲太子此豈老而有重疾者乎 祖宗列聖
冊立皇子多不過數齡此豈亦爲身之老疾而遽
爲不可知之慮乎其 皇長子 皇三子一併出
閣自 皇上而言有子而均愛之均教之固慈父
一體之念然自外廷而觀 皇長子明年十三歲
皇三子明年九歲前後相去四年豈得謂之相等
大抵皇子生十歲而入學乃適中之制今在 皇
長子則太遲在 皇三子則又早先後緩急之間
一不慎而 聖心又晦矣記得臣昔年于毓德宮

芳墓

卷三一

萬曆

十五

知問齋

並見 兩皇子時 皇長子之年正同今日 皇
三子之年 皇上當其時憐 皇長子之弱而未
許出閣矣則何以今日遽信 皇三子之強而欲
其早出乎且此舉本爲安人心之計有如人心更
于遲早生議論而不安一場好事更不得分曉此
臣錫爵所以不敢主張並出之議而臣志舉臣位
亦斷以爲 皇三子決該少遲一二年原無妨于
蒙養而且使事有次第可以從容舉行

閣臣王錫爵擬勅諭

皇長子冊立一事久已斷自朕心但以方在壯年
不妨待嫡稍緩今欲于明春先行出閣講學之禮
其皇三子少待次年另行長幼之序卽此爲定爾
部更傳諭各衙門如勅奉行不許又來激擾其一
應禮儀着臨期酌議來看

十二月閣臣王錫爵等請 皇長子先行冠禮

閣臣王錫爵請寬言官

疏曰今日忽又見刑科給事中葉繼美之疏奉
聖旨葉繼美蔓詞旁引黨救同類好生可惡孫繼

芳墓

卷三十

萬曆

十六

知問齋

有着革了職爲民譚一召安希范着錦衣衛扭解
來京究問葉繼美姑且罰俸一年臣等讀之不覺
汗流滿背涕下沾衣不知 皇上何以發怒至此
竊詳繼美疏意明稱 皇上英明獨斷事事裁決
且深憫臣等焦心勞思言言伸救卽此四言顯是
爲 皇上與臣等解紛乃近來所未見之公論也
其所以欲寬小臣者乃專是欲安輔臣所以欲安
輔臣者乃專是敷演 皇上休容雅量之旨初非
謂三臣之言爲是今特然動雷霆之怒既重罰繼

美仍將孫繼有加重處分而譚一召等至于差官
拿問夫扭解重典自 皇上臨御二十餘年來惟
有官吏犯賊邊臣失事之甚始間一行之令忽為
臣等當歲除燕喜之時發此異常迅急之怒即諸
臣不足惜但念 皇上原哀臣等之無罪即科臣
亦倦倦于臣等之去留今不使之安而反速之去
不惟非 皇上委信之意且亦非科臣建言之意
矣
惟復建文帝年號

芳華

卷三十一

萬曆

十七

知問齋

工部郎中岳元聲疏

奏天道反常疏末參石星力主封事有三原四
恥五恨五難侃侃危言一時偉之疏入編為民
御史馬經綸懇聖明優容言官

上方震怒舉朝莫敢言此疏咸謂必遭
嚴譴賴聖度優容止斥為民直聲大著

甲午 萬曆二十二年

聖諭吏部

昨歲各省災傷山東河南及徐淮近河之地為尤
甚民間至有剝樹皮削草子而食又至有割死屍
殺生人而食者朕雖居深宮之中念切痼瘼不遑
寢處曾經屢旨蠲賑不知有司曾否奉行小民有
無沾惠況值此公私交誼之時不知各該地方除
內帑漕糧或留或發之外別有急救便宜措處方
略否其各處礦徒劫盜嘯聚成群又不知果已安

芳華

卷三十一

萬曆

十八

知問齋

挿歸農防禦有備否目今四方吏治全不務講求
荒政牧養小民止以搏擊風力為名聲交際趨承
為職業費用侈于公庭追呼徧于閭里鬻訟者不
能禁止流亡者不能招徠遇有盜賊生發則或互
相隱匿或故意縱舍以避地方失事之咎其各該
撫按官亦只知請賑請蠲姑了目前之事不知汰
一苛吏革一弊法痛截冗費務省虛文乃永遠便
民之本如此上下相蒙釀成大亂朕甚憂之又如
沿海地方備禦久疎倭寇情形未定一應城池器

械練兵戰守之備尤在所急而近者將領之權既輕不免責成于文吏乃文吏又習為飾虛取譽首鼠避難以兵馬錢穀之任為劣處以強力幹事之臣為麤材好議論而不好成功信耳聞而不信目見此尤當今第一弊風最能誤事者弭盜安民得人為本以後巡撫官缺你吏部務要選用老成敏練曾經敷歷外任著有成效之人毋得專採虛望其要害地方非但司道當擇即府州縣及江防海防同知等官皆宜慎選優叙毋得盡拘資格

考舉

卷三十 萬曆

十九

知問齋

二月初四日 皇長子出關講學

故事講必已刻遇寒暑傳免至是定以寅刻亦不傳免時 光廟年僅十三歲岐嶷不凡講書成誦作字有法每講閣臣一人入直看講而講案前有銅雙鶴故事叩頭畢從銅鶴下轉東西面立一閣臣誤出其上 光廟囑內侍曰移銅鶴可近前些雖不明言意在馱寓眾皆歎服一日講巧言亂德一節講章解曰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劉幼安當直既敷衍畢從容進曰請問 殿下何以謂之亂德

朗然答曰顛倒是非蓋化詞臣之句而彙括之更覺明切

玉牒成

刑科給事中楊東明進饑民圖說

三月初一日河南巡按御史陳登雲封進饑民所食鳩糞閣臣勸請賑濟

聖諭云昨者朕覽饑民圖說時有皇貴妃在侍聞說自願出累年所賜用外之積以布施救本地之民已進助賑銀五千兩朕意其少欲待再有進助

考舉

卷三十 萬曆

二十

知問齋

一併發出今見卿等所奏着明早發與該部差官解彼賑用其中宮等朕傳着各出所積之貲以助一時賑用又卿等欲捐俸薪以救濟國用甚見優國為民至意

閣臣王錫爵請 親行 廟享

疏曰天地雖尊猶為眾生之公共父母人人可以致敬人人可以用誠則亦有人人可以感格之理而 天地亦或有諒之者至若 祖宗列聖則皇上乃其親子親孫一枝一葉即今二百年來一

統昇平之基是誰爲之開創奕世綿長之祚是誰爲之啓佑而使邈然異姓之人執俎豆奉蒸嘗于前氣脉精神何所聯屬群蒿悽恰何所感通此甚非所以緩神靈而迓福祐也矧郊祀禮繁又每行必以夜而其設壇又遠在都門數里之外若廟禮止于須臾對越原無郊壇陟降之勞而今次夏享在寅又無夜寒風露之苦且廟廷咫尺一舉趾而可達又非有警蹕清道之煩侍衛關防之慮皇上何憚而靳此一出哉

芳華

卷三十

五

知問齋

四月閣臣王錫爵以病乞歸疏五上。帝以狡倭未妥東虜跳梁遣官宣諭懇留。

五月。上以閣臣王錫爵患病沉重特發銀五十兩。

命靈濟宮道官白昭忻于藥王廟建保安醮場三日。

三夜爵上疏謝恩。

閣臣王錫爵救銓臣。

疏曰。凡閣中機務。毫不敢與聞。獨請添閣臣一事。

發之。自臣昨忽聞部疏發下。以點用二臣。方慶

回家得人。不勝歡忭。而隨聞有旨。切責吏部重

虛該司官顧憲成等。則臣又不勝踴躍。卽床前咫尺之地。有若不能自容者。臣伏思吏部此番之罪。在于不能潛會。皇上之意。而實非敢顯逆。皇上之旨。皇上之不許拘泥資品爲部院等衙門也。而該部誤以超用爲不拘。皇上所云堪任閣臣。爲待次翰林官也。而該部槩以已任者並列。此其愚暗之罪。固無所辭。然聖意深婉。苟徒以其辭而已。雖臣等亦不能測識者。而不可以專責該部也。

芳華

卷三十

五

知問齋

閣臣王錫爵八疏乞休。

上特旨云。朕之不逮。有累于卿。久知卿有去志。既屢屢懇辭。特准暫輟閣務。携病扶親歸省。

閣臣王錫爵獻忠。

疏奏曰。咫尺天光。瞻言萬里。雖狗馬不能忘情。

而況臣之遇。主最奇業。恩最渥。此歸之後。死

生不可知。忍遂無一言。竟去哉。謹伏枕口占數條。

竊自附于鳥死鳴哀之義。仰噴九重。倘禪百一伏

乞。聖明裁察。

乞。聖明裁察。

一臣之此去耿耿之懷所恃以少慰者以嘗親見聖體充腴。聖容晬穆。百疾自不能干。顧聞不時動火。生于肝氣之不平。然則戒怒以平肝。不可以年壯氣盛而不加之意也。夫以天子而怒匹夫。聖人而怒愚人。威何所不加。然正恐其自損耳。

一人主之精神無日不通于天地祖宗。而郊廟二祀。乃其所藉以聯屬精神者。御朝之事。天下臣民與人主通者。惟此一脉。政令待此而行。人心待此而定。一刻臨。御勝于百刻批覽。而決一事勝。

芳墓

卷三十 萬曆 三

知問齋

于手勒百言

一 皇上每見人請錄廢棄。疑其市恩要名。臣今身已去矣。何思可市。何名可要。乃尚欲諄諄苦勸者。惟望 皇上稍捐成心。自擇而自用之。今一槩重與人以爵祿。而輕予人以名譽。其究也。名譽與爵祿爭權。而輕者反重。是徒驅之使市恩。使要名也。

一 今之議論。不患其多。而患其浮核。其浮則自不多矣。毀必求其所以毀。譽必求其所以譽。議論皆

為用而不為病矣。

一章奏留中與 御朝疎闊。其害相為表裏。以臣言之。言之當者。不可留中。不當者。不必留中。留不了之議論。則廢事。留不結之罪案。則廢人。是是非何不明白與天下共之。

一 老成人乃 國家之元氣。當審定其人品。人品定。則雖百人譽之。必不以朋黨致疑。百人毀之。必不以曖昧投杆。用其身。則必當使之安其職。惜其去。則必當使之全其體。此乃所謂真惜老成也。

芳墓

卷三十 萬曆 三

知問齋

一事各有主。近乃有因一人有累眾人。以後忤而益重。前忤者。此 雷霆之威。間以為不測。難以為常。常則玩玩。則輕犯犯者多。則 朝廷不勝其處。而臣下不勝其爭。

一 今中外所急。最苦無財。多方以求。出利之孔。害必參半。畢竟節之一字。較為穩着。

一 今天下爭談兵矣。以臣愚見。遼東之患。不必在倭。而在虜。倭之患。不必在北。而在南。馭之之策。不在款與戰。而在備。備之之策。不在添兵。而在練兵。

乞行該部立一勤惰賞罰之條以必行必速為主而沿邊沿海地方雖有司官亦當擇練事知兵者任之

一各邊虜情寧忍其求勿受其給必令各督撫官毋分彼此毋事姑息使作逆者必絕而後效順者可堅乃為長慮

一今內外諸臣惟邊臣任最鉅心最苦亦惟邊臣最難得臣以為邊臣非大欺大罔則小欺必當容小勝必當錄豈可使之不畏敵而反畏議論也

奏草

卷三十 萬曆

五

知問齋

一臣竊歎從來災荒未有如河南之甚者也皇上恩詔一發而盜賊皆投戈以去顧有災不及河南十分之一而反蕭然不聊生者此非重獎循良緩督征歛而嚴為貪酷之罰則空言無益也臣言止此以聖主在上賢執政在下豈反待病臣叮嚀而皇上或念臣垂死之語不可復聞天下或諒臣已去之人無他偏曲倍加省念重以釋思則未必無分毫之助也

附文肅著復河套議

河套自周秦以來為國為郡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據險扼胡往跡具在我太祖以神武定天下

成祖躬御六飛三犁虜庭其虜既殘破我亦未暇舍黃河而衛東勝計則偏矣後又撤東勝而就延綏套地遂淪之犬羊矣然正統弘治之間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恃其爭不力取之可也乃竟因循畫地自守捐天設之險失沃野之利此邊疆之臣所宜臥薪嘗膽而有志之士所以扼腕而攘袂者也先巡撫余肅敏公置

奏草

卷三十 萬曆

三六

知問齋

鎮榆林想亦有志斯舉而套卒未復鎮則空設開墾無聞轉輸難繼孤懸獨立砂磧為墟外之不足恃為藩籬內之無所資其賦役不有其利而益處其勞豈賢豪固略于遠謀抑其時或有掣肘而未終其志耶然弘治以前我軍猶歲嘗搜套搗其巢穴嗣是我謀日疎任虜出入涉流履水揮鞭近塞茂所顧忌今且盤據其中滋其蓄牧遂其生養俾之為家成業久矣又今昔異時強弱異勢事體利害之緩急人情好惡之向背萬有不齊不可以不

慮也。欲一舉而復之，難矣。夫塞下兵，即塞下人也。墳墓廬舍，先人之所營，妻奴眷屬，骨肉之所居，禾黍桑麻，產業之所具，牛馬牲畜，身養之所供，迫于兵刃，休于生死，尚每每怯以煩上人之督責，今驅之于無人迹之地，限之以可立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即不罷之役，恐之以將徙之禍，而欲得人之死力，可乎？議者見近時搗巢之舉，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之邊，虜亦不來，深就以為為套地，易復，然復套于是二者，實有不同。蓋搗

芳基

卷三十一

萬曆

二十七

知問齋

巢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足南嚮，便是家門，壕塹城堡，為援可恃，復套則深入入境，後援不繼，勝固艱難，敗處陷沒事勢異也。往城諸邊，實近北土，又沿邊之地，虜原不以為利，故雖城邊築垣，少有侵取，虜不恤也。套地則自火篩入寇以來，據以為家，四時之間，不離駐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肯安然不有爭乎？事體異也。故曰：殺虎者易奪，虎子者難奪；虎子者易奪，虎穴而居者難奪。未能殺虎而奪其子，欲處其穴，得

乎？夫先據北山，將勇者勝，趙奢之所以得也。若曰：俟虜出套，拒河為守，先將渡口，及可以履水道路，亟築垣墻，以次移置邊堡于沿河，如昔年王晉溪近年張南川及總兵官周尚文所論，似若可為，而不知今日諸酋各有分地，套地為吉囊四子所居，控弦者當不下十萬餘，豈有空套以出之理？沿河計二千餘里，築垣為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置兵非千人不可，而遊徼瞭望哨守者，不與當三十萬眾不止也。誠恐布置未

芳基

卷三十一

萬曆

二十七

知問齋

定而爭穴之虎至矣。況吾邊去河動輒千里，一年之食為數億萬，沿邊所出僅足自供，蓋以此數必仰內地，錄內地而輸之，邊遠者三千里，近者亦不下千餘里，而又自邊而輸之于河，即糧道可通，飛輓實難，此尤所當慮，而殫思者也。然則套中之地，其終不可復乎？曰：事變之來，至無嘗也。要之君子不可有微幸之心，夫秦之所慮者胡，而終秦無北邊之警，漢之所備者胡，而中葉有款塞之順，事變之來，孰能逆覩。

順天增監生中式二十名不爲例。○貴州增中監生
名著爲令。

議日本封貢。

時顧養謙代于寧遠疏得倭情甚悉。上嘉養謙
力主撤兵多膽略。已石司馬星因朝鮮餉不給并
議撤劉綎兵而總督疏請封貢並許云。沈惟敬初
入倭即言封貢倭以是退王京還王子屏跡。胥命
後因中朝無意許貢示倭無信即經略宋應昌
嘗有終始講貢之說。貢道宜定。寧波關白宜封爲

考舉

卷三十 萬曆

三九

知問齋

日本王請擇才力武臣爲使以惟敬從。諭行長部
倭盡歸與封貢如約。

詔小西飛入朝決計

時改總督侍郎孫鏞新受事。差伴抵京。石司馬優
遇如王公。小西飛等殊揚揚過。闕不下。既集多
官面譯。要以三事。一勒倭盡歸巢。一既封不與貢。
一誓毋犯朝鮮。

禮部尚書沈一貫陳于陞入東閣

乙未 萬曆二十三年

正月議日本封事

時禮部議日本原有王未諭存亡關白或另擬二
字或即以所居島封之。行長以下量授指揮銜。賞
賚有差。

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位掌詹事
府吏部侍郎劉元震充主試官。取湯賓尹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朱之蕃湯賓尹孫慎行等及第出身。
總督邢玠乘傳至蜀中。

考舉

卷三十 萬曆

三

知問齋

察永寧西陽墜馬千斛皆與楊應龍通姻媾而黃
平白泥諸司久爲仇讐計先剪枝黨以檄曉應龍
加奴兒哈赤龍虎將軍。

奴兒哈赤修姓故建州枝部也其祖叫場父塔失
並及于阿台之難乃走自雄東方漸北侵張海色
失諸首蠶食之會色失爲孽侄英革仇殺往投奴
酋張海等因奔海西南關都督交商是時海西北
關遺孽卜察那林字羅方連西虜攻交商急奴兒
哈赤以交商匿仇并連那卜二酋圖交商。

丙申 萬曆二十四年

正月東封使抵釜山

沈惟敬詭云演禮同行長先渡海私奉秀吉蟒玉
翌善冠及地圖武經又驅壯馬三百南戈崖騎從
陰獻秀吉娶阿里馬女與倭合宗城故統袴子詠
親從言倭叵測四月三日乘夜易服弄印勅道遠
撫鎮馳奏併報惟敬就縛上逮問宗城議戰守會
副使楊方亨受惟敬誠揭倭情無變改命科臣
往廷臣交章請罷封

考舉

卷三十 萬曆

十一

口司下

七月楊應龍肆逆

劈餘慶土吏毛雲乘棺磔其尸又掠石阡都壩焚
劫餘慶草塘二司遍及興隆偏鎮都勻各衛已又
遣兆龍引兵圍黃平戮及重安司長官張熹家

輔臣陳于陞卒謚文憲

丁酉 萬曆二十五年

正月湖廣苗變

二月復議東征

時封事已壞而楊方亨始直吐顛末委罪惟敬并
本兵前後手書進御覽而惟敬辱國及本兵
彌縫罪狀奉旨勘如律于是以總督尚書邢玠
經略麻黃從延緩改備倭為大將軍而經理朝鮮
特勅俞都御史楊鎬天津亦開府申警備

考舉

卷三十 萬曆

十二

知問齋

餉盡撤戍兵欲倚
小人成功難矣

三月楊應龍流劫江津縣及南川

五月九日麻貴抵遼陽

十八日望鴨綠東發所統兵止萬七千人請濟師
經略疏請募兵川浙并調薊遼宣大山陝兵朝鮮
惟閑山水兵一枝稍勁請益調福建吳淞水兵而
劉綎督川漢兵六千七百聽防勦與麻貴各建牙
麻將軍密報候宣大兵至乘倭未備先取釜山經
略謂一取釜山則行長擒清正走此奇着快人而

勢未可乘七月麻將軍至碧蹄計至王京去釜山
千四百里而南原忠州並相去數百里勢難趨搗
且行長營釜山清正營西生浦如破釜山陸路必
繇梁山梁山西北有峻嶺止容駑馬路險絕南有
三浪大江直通金海竹島二處皆咽喉地倭並伏
勁兵水路必繇巨濟加德安骨三處亦咽喉加德
安骨有倭船鱗次巨濟尚無兵屯此應先據恐一
過梁山三浪江倭水陸各一枝在梁山東西扼險
吾後無應援再益以機張等兵自東來益不可當

芳華

卷三十

萬曆

三十三

知問齋

如破清正陸路自西而東則繇東萊機張自北而
南則由慶州蔚山此路東南大海西北山嶺稻田
止可用步兵水路必自東而西繇長營甘浦開雲
長營水兵極單弱倭所依者水而水戰不利正兵
須東西各水兵一枝牽其回顧陸兵方可衝突乃
一軍屯南原捍全羅一軍屯大丘扼慶尚一軍屯
全慶中如晉忠宜寧爲中堅然後分向釜山機張
兩陸路水兵東西四面齊發此正着而兵糧不齊
難輕動

六月倭數十艘先後渡海分泊釜山加德安骨等窟
放丸如雨殲朝鮮郡守安弘國已復往來竹島漸逼
梁山熊川

初沈惟敬率營兵二百出入釜山宜寧與倭合揆
事不諧聞上罪石司馬而倭酋平調信益兵進犯
乃爲起宜寧會行長之說暗欲走倭調信果以倭
五百來迎楊元聞卽襲執之惟敬執而倭嚮導始
絕

八月十二日倭圍南原

芳華

卷三十

萬曆

三十四

知問齋

守將楊元本債帥無固志十六夜倭猝乘城元驚
起帳中跣足遁時全州有陳愚衷忠州有吳惟忠
各扼險而全州去南原百餘里勢相犄角愚衷懦
不發兵麻將軍急遣游擊牛伯英赴援與愚衷合
兵屯公州倭遂犯全羅逼王京王京爲朝鮮八道
之中東隘爲烏嶺忠州西隘爲南原全州道相通
自二城失東西皆倭我兵單弱因退守王京依險
漢江

詔加兩京監生中額十名不爲例

十一月經略孫鑛渡鴨綠江抵王京共議進剿

所調宣大延浙諸勝兵並集乃分三協左李如梅右李芳春鮮生中高策並以副總兵分將經略計令麻將軍同經理論左右協自忠州鳥嶺向東奔趨慶州專攻清正恐行長自西來援令中協兵馬近宣城又三協中摘馬兵千五百由天安全州南原而下大張旗鼓詐攻順天等處以牽行長經略與麻將軍于十二月二十日會慶州探倭屯蔚山蔚山之南島山並不甚高而城皆依山險中一江通釜窰其陸路則由彡陽通釜山麻將軍欲專攻蔚山恐釜倭由彡陽來援令中協高策吳惟忠等扼梁山左協董正誼等赴南原張疑又遣右協盧繼忠兵二千屯西江口防水路援于二十三日從蔚山進攻游擊擺賽以輕騎誘倭入伏獲級四百餘倭盡奔島山于前連築三寨翼日游擊茅國器路志忠統浙兵先登連破之獲級六百六十一倭堅壁不復出瞰我師稍怠佯約降緩攻而行長來援行長亦慮我襲釜窰營止選銳倭三千虛張幟蔽

主方某

卷三十 萬曆

三

知問齋

江上項之經理聞報印倉皇撤兵倭築兩協棄輜重無算經畧乃移各兵回王京圖再舉而贊畫主事丁應泰疏劾經理楊鎬喪師黨款上罷鎬命兵科左給事中徐觀瀾往勘併勒大學士張位閑往以位密揭薦鎬奪情破倭故也

時楊應龍臨合江索其警袁子升繩城下衛割之

方某

卷三十一

萬曆

三

知問齋

戊戌 萬曆二十六年

正月東征經畧以前役缺水兵無功乃益募江南水兵講海運為持計久

二月別將陳璘以廣兵劉綎以川兵鄧子龍以浙直兵先後至而天津巡撫都御史萬世德代楊鎬

或語經畧朝鮮地里隔越山水險阻兵聚一處難以成功不若因地分任人自為戰守經畧然其謀

分三協為水陸四路路置大將中路李如梅東路麻貴西路劉綎水路陳璘各守信地相機行動

會試以武英殿大學士沈一貫掌院事禮部侍郎曾朝楫克主試官取顧起元等三百人

考奉

卷三一 萬曆

三

知問齋

三月廷試賜趙秉忠邵景堯顧起元等及第出身有

差

九月二十日分道進兵

劉綎通行長營挑戰奪倭橋斬級九十二驅入大

城陳璘舟師協堵擊燬倭船百餘麻貴抵蔚山與

清正對壘據險割其糧稻熱溺甚多董一元進取

晉州拔望晉乘勝渡江南連燬永春昆陽二寨倭

退保泗州老營鏖戰下之

十月十一日董一元分派馬步協攻

自辰至未彭信古用大槓擊寨門碎城堞數處步

兵奔至壕砍護城柵湧入忽營中槓破火藥發烟

漲天倭乘勢衝殺固城援倭亦至我師騎兵先潰

遂奔還晉州經畧查叅朝議以師久無功酒酒

撤兵大學士趙志臯請令總督歸鎮制虜以東方

事專倭新經理萬世德量留兵分布上令府部

九卿科道集議六意進勦會福建都御史金學曾

考奉

卷三十 萬曆

三

知問齋

報平秀吉七月九日死各倭首業有歸意我師因

水陸乘勢來擊捷音日至

十一月十七日五鼓清正發舟先遁

麻貴入島山西浦劉綎略志忠因倭詐降夜半攻

其不意遂奪曳橋獲級百六十石曼子引舟師收

行長遇陳璘半洋邀戰行長乘小艇倭泊露梁尚

數百艘陳璘統蒼唬船追擊并然死石曼子得級

二百二十四水為赤副將鄧子龍朝鮮統制使李

舜臣衝鋒陣亡南海蕩平倭遁錦山殲焉

時兵備使王士琦調征倭楊應龍益統苗兵大掠貴州洪頭高坪新村諸屯已又侵湖廣四十八屯阻塞驛站

安南進代身金人範用囚服面縛

按進金人代罪乃蓋蘇文所以戡唐太宗者一我朝宣德中用之黎利仍陋習件諸大臣其未之攷耶

陳有年陸光祖俱卒○是月論選皇太子婚

分差中官暨藤等各省收稅

南康知府吳宝秀皇子知縣吳一元忤太監李道被

戚臣鄭國泰疏請皇子先冠婚后冊立科臣王士昌

糾之署禮部侍郎朱國祚以國泰顛倒其詞與明旨相持恐釀無窮之禍

已亥 萬曆二十七年

二月議大征播

時黔撫令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部兵三千往勦楊應龍遣子朝棟帥兆龍何漢良等迎敵于飛練堡我師奪獲三百落賊佯走天邦回誘罷我師殲之于是黔撫臣坐浪戰罷以郭子章代而蜀巡撫改總督特起前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節制川湖貴三省兵事決意征勦

時東征業已完局而播州議復用兵劉綎督川兵

先發麻陳董三帥並檄回以李承勛充禦倭總兵

暫留戍萬五千人前後生擒倭六十一

四月十八日獻俘平秀政平正成並梟磔傳九邊

五月總督郭子章馳至蜀即請設標兵益調募浙閩

滇粵將士

六月應龍乘我師未集大勦兵犯碁江

碁江失守賊勢如出柙乘勢長驅計半日可抵重慶重慶失則蜀門戶去矣而賊方出碁江庫犒師依舍就食盡取貨財子女去立石為播界號宣慰

官莊聲言江津合江皆播故土統兵清理遲回累

日總督乃得日夜徵調漢土各兵守渝城

上聞破碁江追統兩省撫臣譚希思江東之各為民

縱騎速兵備使王貽德賜劍懸賞嚴旨進勦

七月給事中楊應文勸東征功次

題叙四帥首陳璘次劉綎又次麻貴而董一元始

破三寨終掃諸巢功亦難泯

十月劉綎統兵至蜀總督亦就近移重慶

賊微聞上無意肆赦益結生苗大治扼塞

方墓 卷三十一 萬曆 四十二 知問齋

上以楚地遠闊偏橋既設總兵仍以文臣特開府視

師廷推江鐸往

是時徵兵屬至總督大頒賞格廣招慰賊黨頗携

給事包見捷疏論臨清稅使擾民必至生變又論礦

店滋蔓又論遼鎮礦市為患太烈

一月三疏降為典史未幾臨清百姓

時礦使四出合肥秦悉教知府具地圖上言高

皇帝恐傷陵脈故六合衛宜特重巡山之任不致

妥議開取奉旨係皇陵來脈俱不許開于是藍鳳一帶得免騷動

庚子 萬曆二十八年

正月五日楊應龍勒兵數萬五道並出攻龍泉司

吏目劉玉鑿妻子並死于賊石砭宜撫馬千乘軍

鄧坎賊乘懈于三更時衝劫我軍堅壁至黎明奮

擊連破金竹青岡莆虎跳關七寨酉陽宜撫冉御

龍進攻官壩斬關直上復擒斬三百有奇賊棄龍

泉遁蓋工捷有以牽之矣

三月楊朝棟等統苗數萬分三路迎敵鋒銳甚我師

夾攻數陷陣朝棟大驚潰圍走

方墓 卷三十一 萬曆 四十二 知問齋

四月朔屯白石應龍身率各苗決死戰

應龍陰令楊珠等抄後山奪關四面合圍都使王

芬中流矢死劉將軍親勒騎衝堅以游擊周敦吉

守備周以德分兩翼追奔至養馬城與南川永寧

路協攻連破龍瓜海雲險圍且壓海龍圍而壘

圍賊所倚天險飛鳥騰猿不能踰者也時偏沅巡撫都御史江鐸

已抵任視師陳將軍璘急攻以十三日破青蛇圍

安疆臣亦以十六日奪落濠關至大水田林森溪

庄賊勢急父子相哭上回死守每路迺降文誘我

師總督檄賊詭降，即斬使焚書，無為所紿。而吳廣以朔三日入崖門，關營水牛塘與賊力戰三日，益厲兵協攻，燒二關，奪三山，絕賊樵汲，八路兵大集。圍下從十八日始築長圍，更番迭攻，自是賊坐困窮。崖知兵在頸矣，時久雨，士苦馳淖。中六月四日，天忽開朗，五日，劉將軍挺身先士卒，遂破土。月二城，應龍窘提刀自巡其壘，見四圍營火燭天，徬徨長嘆，泣謂妻子曰：「若等自為計，吾不能復顧若矣。」翌日凌晨，我師遂登圍，破大城，各將爭奪首功。應

芳華

卷三十一 萬曆

知問齋

增監生中額順天十五名，應天十名，不為例。

八月撤回留守朝鮮兵。

十一月大風寒。

諸講官立殿門外，時煖耳尚未賜爐火，亦未舉光廟方出，際其郭正域充講官，既入，大言天寒如此，勿論。殿下宗廟神人之主，玉體當萬分珍重，即如我輩中寒得病，豈不肩越太甚，嗚呼！役速取火，禦寒氣，時中官各圍爐密室，聞郭言，盡擡出奉光廟環向，始覺煖適，怡顏完講事。

十二月獻俘。

闕下大司寇請剝楊應龍屍，磔朝棟。

芳華

卷三十一 萬曆

知問齋

兆龍等市梟示各夷，弁戮田氏馬千駒，其宋承恩以先絕姻釋勿誅。

播人楊氏八百餘年，至應龍凡二十九世，始以其地分為二都，屬蜀者曰遵義，屬黔者曰平越。遵義領州一，真州改真安州，即古珍州縣。四遵義，綏陽並故縣，桐梓舊為夜郎縣，仁懷舊為懷陽縣。平越領州一，黃平改置州為川貴要區，縣三，湄潭餘慶而甕水重安合為雅安縣，龍泉所改縣屬石阡，又專設播州兵備使，駐遵義，置威遠衛，建學增驛。

辛丑 萬曆二十九年

二月會試以吏部侍郎兼侍讀學士馮琦掌翰林院事禮部侍郎曾朝楨充主試官取許儼等三百人三月廷試賜進士張以誠王衡曾可前等及第出身以禮部尚書朱賡為東閣大學士

閣臣趙志卓致仕

秋奴兒哈赤請補雙貢

冬冊立元子為皇太子時冠婚並舉

冊封福王瑞王惠王桂王恭上聖母慈

方墓 卷三十一 萬曆 早五 知問齋

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徽號

存問在籍閣臣申時行

是年彭宗孟舉進士歷山東朝城滕二縣令兩地歲戶祝之權河南道御史疏論場事論考選及當舉宜禍併斥及時事要人等多有側目者巡按湖廣平反湖北訪犯之誣禁戢承天增翼之構瀋陽派多疏泰括地非制至再至三力爭民不堪命兩監赫爾圖劾功令增解額為摻贖緩以在歌鹿弗授于民是科乙卯長子長宜叔子期生信舉于鄉貽書訓誡語甚切至六年期生進士書誠復如初歷楚四年思親躬將軍對敵諱緝其不候旨拜疏歸子舍其先固潞人以累功改授海寧奇指揮同知遂為海鹽人

壬寅 萬曆三十年

二月冊皇太子妃郭氏

上偶失豫召輔臣一貫入諭以輔佐東宮為好皇帝有事還諫正併及罷礦稅起廢釋禁諸事一貫呼萬歲出翌日安諸事遂寢

焚感人大微

各處稅監所進銀三十六萬兩

閏二月漕運等三汁疏

言皇上御極之初國有餘粟民有餘食自火酋

方墓 卷三十二 萬曆 早六 知問齋

內訌李拜外叛而費用侈矣朝鮮貢獻之邑也無端驅存席之赤子勤瘡海之外夷勞師百萬費財

亦百萬其於中國毫有裨益哉楊應龍三叛其妻

夷狄之性中國不之治也無端而繩之以法議勦

議撫又撫又勦朝改夕更啓其狡焉之志至於不

得不治勞師百萬費財亦百萬何哉天不厭禍黃

河又決一徙千里治之而不必復故也加河恐不

足恃漕運可憂治之而必復故也百萬之費數十

萬之夫將焉取之今天太倉無一年之儲九

萬之夫將焉取之今天太倉無一年之儲九

終歲之餓所以拯溺救焚出民水火試一思之無
駭之民尚可當此礦稅乎用之日尚可棄此忠
賢乎嗇在一念而利在天下屈一時而伸在萬世
此救時之策尚得其半者也

禮科張問達奏稱邪士李贊號卓吾者立言乖僻舉
止惟異所著藏書焚書惑世誣民

有旨逮之詔獄火其所著書贊尋死於獄對溫陵人以舉人仕至姚安知府有異政

三月在籍閣臣王錫爵謝存問

芳華

卷三十一

知問齋

知問齋

伏惟天地之恩非環草可酬腹心之感非披瀝能
盡臣之所願惟願 皇上弘錫孝類大庇恩覃推
此不遺舊臣之心因并推舊臣感恩圖報之心凡
事為狂愚激聒有所欲行欲罷而未果者一切示
人以日月之明四時之信則臣區區私祝之忱也
湖廣進鮮粗惡 詔奪布政使程正誼官

吏科曹于汴劾奏尚書邢珣

陝西黃河竭流三十四日○辛巳夜流星數百出參
宿入天苑○壬辰夜南京星隕如雷丙申孝陵火

癸卯 萬曆三十一年

遣給事中夏子揚行人王士禎 勅封琉球
禮侍郎郭正域奏錄嘉靖間 肅皇納諫止抑內官
弊政六條勸 上法祖安民收回稅監不報

吏科項應祥劾陳八事

一內外員缺二職官壅滯三鴛爵濫觴四逐臣禁
錮五士風卑陋六國計空虛七困國淹禁八土木

繁興

三月武選郎沈朝煥極言錦衣世官允濫宜加汰

芳華

卷三十一

知問齋

知問齋

五月御史王藩臣極論徐州稅使陳增之言

楚王華奎與宗人華越等相揭

時奎襲爵已三十年而越等二十九人並言奎非

楚恭王子禮科張問達請下兩奏於武昌聞宗詢

問物論紛然以為假王下廷議禮侍郎郭正域武

昌人也右楚宗人言戶尚書趙世尚倉尚書謝杰

獨謂王非假正域請再勸輔臣一貫不可正域語

侵之輔臣鯉右正域一貫怒比楚王許正域歸後

楚事竟寢

十二月妖書事發

上怒甚中外危疑幸 上主意素定方嚴捕時召

皇太子大聲諭曰汝莫恐不干汝事汝但去讀書

寫字晏些開門早些開門仍遣司禮監田義傳

諭內閣近有逆惡捏造奸書離間我父子兄弟天

性親親動提天下已有嚴旨緝拿以正國法我思

念皇太子必有驚懼動心我着閣擬寫慰旨安慰

教訓今日宜來我親筆寫的面諭一本賜你細加

看誦則知我之心也到官安心調養毋聽小人引

奏

卷三十一

萬曆

四

知問齋

誘傳時淚下皇太子亦含淚叩頭請去送至殿簾

隨賜膳品四盒手盒四副酒四瓶傳與先生知道

時一貫方以楚宗事恨邪正域疑妖書屬正域為

之下今大索暇騎門出逐捕給事後夢集直指正

域且及輔臣經御史康丕揚任之發卒圍正域所

捕其僕隸犯下詔獄考訊無所得又圍總第長

安中人無敢言吳江人沈令舉以疑似捕治詞

連邸即王上驛于玉立皆坐斥并捕高僧達觀詔

獄親亦被五刑死錦衣周嘉慶遭通問門慘掠獄久不成

甲辰 萬曆三十二年

正月叙播功

進總督李化龍少保兵部尚書廕一子世錦衣衛

指揮使貴州巡撫郭子章陞右都御史兼兵部侍

郎偏沅巡撫江鐸贈兵部侍郎各廕一子世錦衣

衛指揮僉事湖廣巡撫支可大復原官廕一子入

監總兵劉綎陞陞左都督廕一子世本衛指

揮使馬孔英授都督同知加寔職二級世襲吳廣

李應祥子並世襲本衛正千戶李應祥贈左都督

餘陞賞有差

議者以國家用兵西南夷未有太得志者也國

初傳友德統二十四將軍止言防守正統間麓川

之役用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而罪人終逸嘉靖

初思田之役以勤始以撫終至今為諸夷口寔是

役征調兵凡二十萬出師前踰百計三省征勦

防守約二百萬而逆酋投首聞要荒為郡邑遂為

西南一 大奇捷

二月會試以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朱賡掌翰林院

禮部侍郎唐文獻充主試官取楊守勤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楊守勤孫承宗吳宗達等及第出

身有差

山東巡撫黃克纘奏稅府太監委官解銀于路詭稱被劫累地方賄償

駙馬楊春元棄職私走回鄉詔削其父官

兩廣總督戴耀極言中官採珠之害

七月連日大雨都城崩壞武選主事徐鑾上言弭災實意請收回礦使

戶尚書趙世卿諫言蒼生糜爛已極天心示警特嚴礦稅貂璫掘墳墓奸子女侮官虐民驚怖世界

河決蘇家莊水滄豐沛

考墓

卷三十一

知府

都給事中田大英疏

畧曰皇上親覽亂政不減六代之季屢疏泣陳而皇上堅聽兩耳不肯一聽一旦亂作皇上與諸臣身之安危且不可必尚何金玉玩好之有哉又疏畧云皇上深居九重目不見四方之顛連耳不聞萬口之怨言而宵人奸棍妄謂小亂易治搜括奇巧蠱惑聖心遂以憂危為過計忠赤之語為恐嚇耳積怨之民窮極計生斬木揭竿四向而起張空拳以禦盜能乎

三十卷末

武原臣徐昌治述

乙巳萬曆三十三年

皇太子第一子生即蕭胤帝得元孫尊太子生

官封妃

上以

聖母壽屆六袞適會 皇孫誕生尊上 慈聖宣文

明肅貞壽端獻恭僖皇太后徽號 詔告天下覃恩

中外

芳華

卷三十一 萬曆

知問齋

時歸烈婦陳氏卒

歸烈婦者太倉陳鼎曩之女崑山歸善世之妻也年十九來歸而善世年十八年而善世死婦哭之頓牀頭劍拔劍欲自殺母抱持奪劍謂母曰兒必死業已許夫死矣自裁宜死者門無子宜死年無須我宜死日趨市僧我婦人死即殯不可露尺毋守之三日夜謂母曰兒活一刻則一刻如刀刺願聽兒死侍婢以度進不食則以置善世前日君食則我亦食雖死亦死善世所以悲者非悲君也吾也舍尸以玉棺留日舍日九泉之下以此為信母見其志堅不可奪然曰女死不過一時痛耳吾且葬之人爾使吾無後矣遂與子相對痛哭治殮日市積善世死五日婦沐浴更衣拜姑經死

考察京官

時主察當屬史部作即時制制一貫怒其力嚴請以兵部尚書蕭大亨主筆徐觀瀾以不及降時論籍籍給事錢夢阜當外補侍 旨留用於是師中劉元珍御史朱存邦主事羅時雅後先論一貫權奸誤國有 旨元珍等俱謫外御史林秉漢直指楚濬假王亦坐謫

內官楊榮在雲南殘害軍民軍官賀世助韓光大糾眾焚燒其第役之 上聞大怒朱廣奏云 陛下無

以一人故變動一方數日有旨榮不足惜首事者正法中使罷不遣乃捕世助於獄

侍郎楊時喬副都詹沂管計侍郎李廷機署禮部

時除夕 上謂左右曰此時廷臣受外觀官書怕

芳華

卷三十一 萬曆

知問齋

開宴打關惟楊李詹清叙可念

丁未 高曆三十四年

冬長至日南京百官當詣 孝陵上香

將出門兵部忽傳城外有反賊萬餘人乘上陵
殺諸司官據城僭號已閉九門毋得出城洵懼
街市不見一人次日已擒得四十九人付應天獄
為首者劉天叙內外守備會鞠擬磔者七人餘皆
斬時兵尚孫繼
探江下宿

日本源家康復奉朝鮮書契尋盟并縛送據王京時
發掘朝鮮先王丘墓賊僧松雲住探

去歲

卷三十一 高曆

知問齋

家康云壬辰身在關東不預兵事關東卒無一渡
海而朝鮮還人報項倭諸島築城對馬島以主和
事獨獨倭言和事不成則六十六州半築城半
往戰朝鮮朝鮮王以聞 上諭加意偵防而對馬
島私款不絕
慎嬪魏氏似停曠稅取君民同樂

丁未 高曆三十五年

二月會試以楊道賓黃汝良主試取施鳳來等三百
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黃士俊施鳳來張瑞圖等及第出
身有差

是年臣兄從治舉進士歷官至山東巡撫會孔賊
作亂臣兄力保萊州城晝夜防禦被炮碎首而云
時援萊者誤於撫之一字不惟萊几不保青濟危
而天下之咽喉塞臣昌治出一揭備述撫賊被誘
願末蒙南家宰謝陞疏
聞用勦賊道齊地始平

加王錫爵少保兼太子太保遣官召用錫爵疏辭

去歲

卷三十一 高曆

知問齋

閏六月二十四日大雨如注至七月初五六尤甚
京師高敞之地水深二三尺各衙門內皆成巨浸
九衢平陸成江窪者深至丈餘官民廬舍傾塌及
人民淪溺不可數計內外城垣傾塌二百餘丈甚
至大內紫金城亦塌壞四十餘丈會通運河盡行
衝決水勢北嘉靖甲寅更深五尺皇木漂流始盡
損糧船二十三隻米八千三百六十石民間田廬
一切流溢詔發銀十萬兩付五城御史查各營傷
露處小民酌量賑救仍照甲寅年例發太倉米二
十萬石
平糶

是年召禮部尚書于慎行人東閣赴京卒謚文定
以葉向高李廷機為禮部尚書各兼東閣大學士
顧憲成作寤語寐言貽錫爵

大略言近日輔相以模稜爲工賢否混納於平等而曰削破藩籬是非直付之含糊而曰能脫落意見知有私交不知有君父張禹胡廣豈不恨哉

御史唐之夔言 皇上遠處輔臣臥病百官屢疏不下司用人者人材日壅而日消司國計者倉庾日空而日急司兵事者兵甲日衰而日微此至虛極弊之症候也

撤稅使梁永回京

永在陝西橫甚怒縣令滿朝薦之相抗諍之上

芳華

卷三十一 萬曆

五

知問齊

爲之逮治舉朝論救不聽尋 中旨撤回

十二月朝鮮王李昖殂

大學士朱賡請止礦稅

疏曰兒童走卒無非怨詛臣等之言流離瑣尾無非感悟臣等之狀乃者齋捧官來即說礦稅各處書來開緘而知其說礦稅令臣等如何抵對如何搪塞抵對搪塞已非一朝巧言如簧不過增謊皇上於章疏可以留中而臣等之書揭不可無答語

戊申 萬曆三十六年

二月閣臣葉向高上當今第一急務惟用人理財兩端

今日之用人何如哉缺者不補矣選者不下矣廢者不錄矣巡差之御史到處乏人作養之庶常經年曠業意者 聖心於此有數端焉其一必謂官不必備年來懸缺許多亦未至廢事不知一官不補即一事不治若一官兩攝又一事兩妨平居因循苟且猶可支吾一旦緩急必至狼狽其一必謂

除授一官則推舉銓選催請者皆得假以市恩所以重新不知爵位官職皆出朝廷與臣下何與臣在南都每見除官命下人輒歡呼曰此聖明簡用不聞其云出某人推舉某人銓選某人催請也其一必謂諸臣皆希圖榮寵自爲身謀甚者至相爭相訐此輩一用必復多事故爲此以推抑之不知爵祿名譽人主厲世磨鈍之大權使天下人皆輕視 朝巡官爵不求進取則雖神聖誰與分猷若恐用之而多事則臣竊以爲今日之紛紜正繇于

不用如其用之將各業其官各營其職何事之可
多。臣願 皇上察此數端有官必補有補必速用
舍予奪斷自宸衷勿以猶豫之心而致天工之曠
也至于理財則更可慮者太倉積儲盡太僕馬價
空矣兵部工部無不告匱即大官供應之需亦朝
不及夕矣而 皇上猶若緩視之者意者 聖心
於此亦有數端焉其一必謂天下之財皆與天下
公共非上所得私不知天子之所以富貴者正其
藏于無垠流于不涸如使身之所蓄不出宮庭力
之所營僅資騰鏹此何貴于萬乘而毋乃示天下
隘乎其一必謂礦稅數年行之無事民間財力猶
堪賸取不知輦轂之下家家貧窮苟有百金之產
即思逃徙兼之連年水旱到處災傷百姓剝肉醫
瘡以償租賦卒然有事欲出萬不得已之計其誰
應之其一必謂中外積貯尚有贏餘縱使目前不
敷猶可設法處置不知今日庫藏處處空虛西借
東那捉襟露肘即臣在留曹所存者不能以萬計
其在各省匱乏更甚夫他費猶可寬也九邊歲費

軍士旦夕倚以為命者而今歲所少且百二十萬
嗷嗷待哺能不寒心今虜猶未定邊事尚紛遼左
諸夷雄黠日甚頃歲寧夏朝鮮播州三役所費至
千餘萬此皆藉 皇上威靈攘除戡定不至蔓延
而煩費已若此矣今滇南苗首又復騷動如使一
時未能撲滅而重以他警何以待之臣故又願
皇上察此數端以天下財足天下用公私緩急斟
酌通融勿以彼此之心而重計臣之困也
南京科道內外守備大小九卿應天巡撫各揭帖
皆稱地方因淫雨連綿江湖泛漲自留京以至蘇
松常鎮諸郡皆被滄沒週迴千餘里茫然巨浸二
麥垂成而顆粒不登秧苗將插而寸土難藝圩岸
無不衝決廬舍無不傾頽暴骨漂屍悽涼滿目棄
妻失子號哭震天甚至舊都宮闕監局向在高燥
之地者今皆湧為水鄉街衢市肆盡成長河舟航
徧於陸地魚鱉遊於人家蓋二百年來未有之災
也

十一月 詔留稅銀五萬兩賑濟蘇松常鎮四府又

上課儀真稅銀共十五萬兩賑濟杭嘉湖三府

起劉綎雲南總兵討阿克

朝鮮國王妃金氏請立其次子光海君暉詔議之
稅使高淮差舍需索錦州軍戶軍戶殺舍吏侍郎楊
時喬力言建首巨則遠左重困有旨赦高淮回京
南京天鳴聲如濤鏗旬餘日乃止

貴州苗仲作亂

聯福州軍蘇九郎妻郭氏一產兩男兩女

轉臣朱虞卒遺賸請補閣臣忠愍可掬後謚文懿

十二月命朝辭聖天子理髮封

補贈陳獻章謚文恭胡居仁謚文敬

夷酋來暈太入犯總兵杜松率兵從寧遠長山出搗

其巢獲級一百四十顆

十二月閣臣葉向高請補官僚

時刑臺梅傳

虜忠順夫人歿樵臣言納貢恭順宜加褒恤

已酉 萬曆三十七年

正月達虜在邊講賞

民間訛傳警至街市喧擾安定德勝二門百姓扶
老携幼爭入城避難內閣上揭云今日民間訛傳
遂致此動擾雖事本無實而虜賊窺伺人心驚惶
之情狀亦可槩見矣薊鎮去京師甚近虜衆動稱
數萬我守邊軍皆饑寒窮困勢必不支萬一潰邊
而入其抵國門在呼吸間耳望聖明留神省
覽

薊鎮督臣王象乾揭報虜情急迫軍士饑餒非但不

能禦虜恐生中變

兵部請申飭京營添設哨探閣部請上發內帑

以給邊餉

羣臣請東官出講

時輟講已踰四年矣

閣臣葉向高疏

畧曰往者閣臣得聞其忠全在票擬票擬不行全

賴疏揭今章奏留中發票者少票而不當仍復留

中至于疏揭亦十九不報名為閣臣其隔絕之勢乃與外間不殊而外間之一政一事所不能得者無不委之閣臣寧不立見其弊此臣之所以懇懇請補閣員也

吏部參糾擢去諸臣

時工科給事孫善繼掛冠長往劉道隆繼之顧天峻等出都尚在近郊議處有差

閣臣葉向高以議論混淆紀綱廢弛上疏

言曰臣惟天下之治亂必有其形朝政清明庶官

去表

卷三十一 萬曆

疏乞休

輯睦即謂之治法紀凌遲人心驚競即謂之亂

皇上視今之天下治耶亂耶臣不敢言其他即如

近日建言諸臣意見稍分門戶遂立藩籬既樹繁

隙彌開始而臭味繼而參商又繼而水火矣始而

傍觀繼而佐闕又繼而操戈矣株連蔓引枝節橫

生暮跡朝夷好莠自口遂使盡言無諱之朝反憂

白馬清流之禍然此為諸臣言耳朝廷者臣下

之紀綱威令所自出也言一事則必決一事之從

違毋因一事而滋盈庭之議言一人則必斷一人

之用舍毋因一人而開羣枉之門今皇上一切涵容無所可否當去不去當留不留當斷決不斷決聚之使爭養之使閑奏牘日多事端日起職此之故

五月山東巡撫揭報濟南青州二處各產犍牛一隻兩頭三鼻四目二口

吏部尚書孫不揚受事兩月所推上內外大僚疏揭

一槩不報春夏二季選過各官以吏科無官掌印不

得領憑困苦哀號于長安道上者數百人丕揚因上

去表

卷三十一 萬曆

疏乞休

疏乞休

詔順天增中遼東舉人五名

遼東原屬山東士子赴試艱遠嘉靖甲午改附順

天是年應試者四百人中九人次科八人又次科

五人以後漸減至一二人至萬曆己酉從言官請

定額五名以夾字編號著為令

十一月閣臣葉向高請纂修玉牒

查得前次襲封新生計有一十五萬七千餘位玉

牒計二百九十餘冊迄今又踰十年宗支日益綿

衍冊籍日益浩繁若不及時續修益難考據

閣臣葉向高請處置邊餉

揭云今日邊疆之事惟建夷最為可憂度其事勢必至叛亂而今九邊空虛亦惟遼左最甚昨李化龍告臣謂此首一動勢必不支遼左一鎮將拱手而授之虜即使發兵救援亦無所及且該鎮糧食整竭救援之兵何所仰給非反戈內向即相率投虜天下事將大壞不可收拾矣臣聞其言寢不安席食不下咽仰知 聖明亦必為此祭念欲講求

三才

卷三十一 禮曆

十一

知問齋

備禦之方顧所為備禦豈有他法惟有食則有兵有兵則封疆之臣可以責其戰守而首雖強橫我亦何至坐受其禍哉今薊遼兵餉皆缺至數月其養馬之軍皆牽馬還官云身且無食安能及馬似此景象即使平居無事猶恐生變况欲責其出力以禦虜乎中外臣工共望 皇上發帑以濟此急是年薊鎮地陷遼東地震江西福建同日大水淹死人民各十餘萬山西大旱又民間產女頭面相連身體各判異形惟狀從古稀聞甘肅地震如雷搖倒邊

墻一千一百餘丈壓死軍民八百餘人城垣衝舍毀壞無算山東旱蝗畿南真保諸處皆大旱

倭并琉球虜其王取鵬籠淡水侵閩廣

時朝議允于釜山港開市本島商船歲以二十為率

事竣即回海上嚴飭舟師以待

御史過庭訓言自東林之名立而耳目見聞各有濡染我居其君子人誰甘為小人

吏科張延登赫陳無黨之論以定國是

論人者不必為一網打盡之謀論於人者不必為

三才

卷三十一 禮曆

十一

知問齋

三窟藏身之計旁觀者亦不必為黨同伐異

庚戌 萬曆三十八年

正月關臣葉向高請 東宮講學

疏曰臣惟今日天下事雖多然國家最關係人情最仰望者無如 東宮講學一事毋論大小臣工奏牘如山即臣閣中連年題請其疏揭亦且百通于一切當講之故及講與不講之利害固已開陳無餘臣居恒私念 皇上至聖至慈之心光照千古每以遲回猶豫致天下之煩言如往者 元良未建 聖衷何嘗不默定也祇因遷延數年遂紛

芳華

卷三十一 萬曆

十五

如問齊

紘如許今 皇太子春秋方盛 聖衷何嘗不欲其勤學親賢陶成睿質也祇因輟講日久悠悠之口又復滋多以 神聖之貽謀當人倫之極盛願使四海人情皇皇岌岌一至于此此臣之所惜也二月會試以吏部侍郎蕭雲舉掌翰林院事王圖克主試官取韓敬等三百人三月廷試賜進士韓敬馬之騏錢謙益等及第出身有差

吏部尚書孫不揚請留 朝覲俸深各官

京師風霾 雲嘗又日久不雨苗麥枯焦

二月薊遼總督王象乾揭報虜賊四五萬犯遼陽初二日戌時正陽門樓災

聖諭內閣

朕昨承 聖母傳諭因見自春至今雨澤稀少旱魃為災小民飢饉欽降銀十萬兩着給該部差官賑濟務使得沾寔惠以仰體 聖母憫恤元元之意

又諭內閣

芳華

卷三十一 萬曆

十六

如問齊

朕見 聖母頒降帑銀賑濟朕將累年御前積餘及新到浙直稅銀共五萬兩朕又諭令中官等各出費剩之資不等今一併給與該部查發差官賑濟且朕欲發米數萬石以救畿輔災民卿可詳擬來行

聖諭內閣

兩宮內外執事并各衙門及諸 陵墳各門廠等處各捐資俸進朕助賑飢民銀若干兩着給該部與同前降銀兩分發賑濟

辛亥 萬曆三十九年

正月閣臣葉向高請考察日期兵部軍政

二月在籍輔臣王錫爵卒 賜祭葬如例謚文肅

三月閣臣葉向高回秦南京刑部尚書李植擢去

揭云竊惟人臣之去留聽于 君父若不候 命

而擅去既失臣義亦壞朝綱 皇上以此責李植

即植亦無辭以自解矣但臣反覆思之 祖宗朝

雖無擅去之大臣亦無求去不得之大臣自頃十

餘年來大臣得請者百無一二今且一槩不報甚

考其 卷三十一 萬曆 十七 知問齋

至如輔臣李廷機部臣趙世卿皆羈留數載疏至

百餘困苦無聊人人歎息而廷機又屢次叩 闕

莫回 天驥蓋大臣之情急計窮至此而極若非

二臣含忍寧耐以候 命為恭亦豈能淹留以至

今日哉今李植既以真病去而尚書孫丕揚李化

龍又以考察軍政不下相率求去且將踵植之所

為矣臣以為欲禁諸臣之擅去則必先體諸臣之

至情可留則留且行其言以安其身不可留則聽

其去明白 裁斷毋事虛拘使臣子之進退得全

則朝廷之紀綱不失。

四月十九日怡神殿災

閣臣葉向高請留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稅銀一半

令地方官多方賑恤

京城大水霖雨連朝長安門一帶皆成長河水深五

六尺輿馬不能行

上靜揖將二十年閣臣請 御慶頒曆

伏計 皇上臨御以來頒曆已四十次而 聖壽

又適逢五十 聖母萬壽又將屆七十上極 九

考其 卷三十一 萬曆 十八 知問齋

重之色養下撫四世之孫曾 福履之盛真千古

所僅見者誠宜乘此頒曆之期御文華殿延見羣

臣維新庶政則人情暢而泰運開矣

十月工部請 皇極門豎柱

疏曰照得左右二門已成惟 皇極門以方向不

利緩至于今做成木料日久漸朽一木之費嘗至

數千金甚為可惜

十一月兵部尚書李化龍奏請叙賞薊鎮宣大閱視

功次

故事閱祝之典三年一舉以激勵邊將前此一番

已經寢閣今次名爲三年實六年矣

皇太子生母 皇貴妃王氏薨逝已久發引無期閣

部因言李貴妃墳地原有九穴可並葬

時陝西臨洮地方降夷家乳牛產犢人頭人面俱

紅色無毛無眼人口羊耳牛蹄牛身又本夷殺母

羊腹內剝出羔羊一隻人頭人面羊身

時戶部主事陳源道卒妻計氏哀慟不食次日親

夫殮畢淚盡血出而死于柩旁先是乙未檢討王

象節病危妻畢氏皇迫自縊家

人覺之救免夫卒竟閉戶自縊死

勞基 卷三十一 萬曆 九 知問齋

奴酋請遵 諭願減車價入貢及還張其哈喇佃子

即前季成梁弃地也科議請釋建州爲外懼姑置侵

地先許貢教寧東方 上報可

代王元配無子御人裴生鼎渭王以其母賤令妾張

氏母之張有寵進爲次妃後生鼎沙王老兩人爭求

嗣

閣臣李廷機在禮部署事時主立鼎沙至是人方

攻廷機遂有立長之說生立鼎渭刑曹即李泰庶

承斯行等疏請速允廷機之去以存國體以謝言

官無累藩國禮臣翁正春請行勅大同撫汪可受

壬子 萬曆四十年

正月掌翰林院王圖給假回籍五個月仍令前來供

職以右庶子郭滄暫署印

禮部題請 瑞王婚禮踰期乞蚤完大典以昭 聖

慈

二月吏部尚書孫不揚掛冠出都

四月閣臣葉向高議處黔國庄田

閣臣葉向高乞休第二十六

疏曰臣伏枕五旬屢疏陳請使 皇上羈臣而無

勞基 卷三十一 知問齋

害于 國家無損于 聖政臣即病困以死可以

無言乃臣一日未去則朝政一日不行 皇上即

視臣如犬馬可以羈縻進退去留可置不問乃官

僚可盡空乎言路可盡廢乎各省之按差可終不

代乎浙江湖廣貴州之科場可不用監臨乎恐從

古以來無此事也今中外離心人人愁歎臣方深

憂 皇上之孤危而 皇上顧閉塞愈深務與臣

下隔絕帷幄不得關其忠六曹不得舉其職至于

閣臣冢卿亦視若可有可無寧天下無一可信之

一人而自以為神明不測之妙用臣恐自古一聖帝明王無此法也。

五月署吏部印趙煥疏請推補閣臣大僚考選

六月 皇貴妃發引

鄉試主考獨應天浙江江西湖廣陝西部閣屢疏上

請至七月終始下應天陝西至八月十九日江西二

十六日浙江湖廣二十九日試初場

副都御史許弘綱開列臺臣缺乏各差緊急之狀

詔增陝西中額五名考為令

芳纂 卷三十一 萬曆

知問齋

九月十九日閣臣李廷機出都

十月初一日考選官命下

閏十一月初一日以長至節 賜羣臣宴

奴兒哈赤殺其弟速兒哈赤并其兵復侵兀刺諸酋

內使羣毆駙馬舟輿讓於大朝門外與讓及教習官

賈之鳳各疏奏辯御史耿鳴雷亦言國體凌夷之極

皆不報 與讓將冠帶置長安左門而逃下 首切責 差錦衣官訪尋奪與讓父官罰教習官俸

十二月禮科范濟世奏請 皇太子代行祫祭禮

武人王日札等奏孔學與鄭貴妃官中姜內相輔 臣王元太子素 則高奏請解德因密請福王之國

以下原缺

上即遵屢旨速出入閣視事不負朕眷倚至意

部請召用原任大學士沈鯉

先是科臣張延登揭云自 皇上御極以來閣臣

二十有一人只王家屏沈鯉有立朝之節而未竟

其用

九月新簡閣臣方從哲疏辭不允

大學士葉向高奏為 聖政推行有機人情乖忤難

挽敬陳愚衷共維世運

臣竊觀年來中外所喁喁仰望者不過曰 備講

芳纂

卷三十一 萬曆

知問齋

也封婚也故卜也補大僚也起廢也釋繫也今閣

臣補矣滿朝薦等放矣各部所請之國事務已多

得 旨斷在明春無疑矣婚禮亦必不久停矣其

大且難者已見施行其餘當可漸次而舉況有新

臣受事畢力替襄其功效當百倍於臣於此之時

使臣工輯睦以事 皇上天下事自有可為乃藩

籬未破攻擊仍煩遂令二三大臣相繼去國紀綱

為之破壞邦國因而將空凡經年執爭不過庚戌

之科場荆熊兩御史之行勘呂圖南之論劾以此

三事牽纏不休。貽累無數。夫此等事務本不甚關。

于利害安危。若平心而觀。自無難處。而舉朝為之。

闕然。無有寧日。果何為也。天下一家。萬姓一君。

凡列朝紳。皆吾兄弟。何地無君子。何地能限君子。

而畫界分疆。判若異域。如所謂秦人晉人楚人齊。

人。湖人云者。人既以此加我。我亦以此自稱。匪但。

不廣。抑亦不祥。又何為也。人才之生。最為難得。其。

才堪為大臣者。又經國家數十年作養。方得成就。

當此大僚空乏之秋。用人艱苦之日。去一人甚易。

進一人甚難。凡有心胸。皆當保惜。

十一月。延鎮三次大捷。議行陞賞。

十二月。新輔吳道南上疏。辭不允。

福王上疏。請減庄田。

閣部諸臣上疏。恭候 聖母萬安時 聖母違和。

上日夜恭侍藥餌。復虔禱 穹蒼。願以身代。孝誠感。

格果。獲康愈。羣臣胥慶。奉候 皇太子妃郭氏薨。

是年。奴酋圖其壻。卜台吉急。因率所部投北關。

寅 萬曆四十二年

正月。諸司請定 福王之國水陸路程。發損護送。諸。

應用事宜。時吉期已近。都察院亦催補河南巡按。以。

便料理 福藩公務。

二月初九日。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

后午時崩逝。

聖諭諭內閣。

朕 聖母皇太后。自去年十一月內。違和以來。朕。

齋虔竭誠。祇禱在于 聖母前日。每視藥侍饌。

聖母諭朕。內外有罪輕的。當赦的。赦。天下有灾傷。

之處。錢糧免的。免些。朕正在回奏待 聖體萬安。

發旨。擬行間。慈母偶爾崩逝。朕心哀切。痛悼不已。

卿等擬赦稿來看。

十二日。皇上禮服具成。百官恭詣 慈寧宮門外。

哭臨。

內閣擬進 聖母遺命赦稿。

疏云。臣葉向高。方從哲。吳道南等。據戶部侍郎李。

汝華。刑部侍郎張問達。工部尚書劉元霖。開送各。

芳華 卷三十一 萬曆 三五 知問齋

芳華 卷三十一 萬曆 三五 知問齋

欵隨與九卿諸臣再三酌議開列上請大欵多昔年恩詔中已經施行且皆係赦罪恤災中事不敢他及惟刑部所開禁宗一欵須稟 聖裁臣等竊念諸宗當日許奏楚王戕殺巡撫自犯不赦之罪即重加懲創原不為過惟是坐謀反則久以為寬且重辟六人已足正法其餘諸宗禁錮十年併其家屬皆被幽繫男女雜居天日不見號呼痛苦之聲日夜不絕見于撫院各官及守備中官之疏今九卿諸臣又同心合辭請其當赦臣等不得不

芳華

卷三十一

萬曆

三

知問齋

為開列又戶部所開河東兩湖進鹽長蘆過路落地生熟鹽等稅擬與豁免工部所開陝西織造羊絨蘇州織造綾紗自萬曆三十四年以前拖欠擬與豁免當此民窮財盡邊餉匱乏之日欲蠲額賦則無以給軍不蠲則民困愈甚臣等連日與百官哭臨人人皆咨嗟歎息謂 聖母之惻怛慈仁皇上之孝誠哀慕皆千古所未見至恭誦 聖母遺命無不潸然泣下傳之四海臣民悲思感戴又當如何

尊聖母謚曰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弼天祚聖皇太后閣臣催請候補科道

聖諭諭內閣

聖母崩逝以來朕哀感 慈妣思深痛裂五內悲悼之思不能自已因日夜懸仰刻無寧寐心神恍惚偶爾濕火流于下部見今敷藥未愈頭目眩暈肢體軟弱動履艱難尚在調攝所有 尊謚大典朕甚憂畏恐弗成禮卿可傳示禮部等衙門 尊上 冊寶命司禮監等官併文武羣臣如儀奉迎

芳華

卷三十一

萬曆

三

知問齋

朕在几筵前恭候力疾親行上進 尊謚以盡孝思至情

三月吏部具題 陵工在邇乞點工部侍郎林如楚到部署印督理

福王之國百官送于郊外

初四日頒 聖母遺詔于天下臣民感泣

五月命閣輔率中書官詣 南薰殿恭寫 聖母孝

定貞純欽仁端肅弼天祚聖皇太后神主神位

輔臣等歷稽 祖制凡 太后神主俱不用太字

蓋因一太后之號，乃臣子尊奉之稱。若神主神位，則列于帝后之側，于禮未宜。乃遵舊例題稱。

十五日，潞王薨。名翊，後

禮臣孫慎行題發引擇吉。

聖諭諭內閣。

朕覽河南撫按官奏報朕弟潞王，乃因思慕，聖

母仙逝，成恙未愈，偶爾痰火上壅，于五月十五日

辰時薨逝，朕甚悼切，傷感合行事宜。卿等即着該

部查優厚例，出旨朕欲遣一內官往弔，卿等可詳

議來行。

閣部諸臣上疏恭慰，聖懷。

言聖母崩，皇太子妃逝，皇太子第四子殤，今

潞王又繼之，變故相仍，宸衷慘怛，伏乞勉抑

哀情，以慰幽明之望。

閣臣葉向高請申飭防守。

揭云恭遇聖母皇太后梓宮發引，內外大小官

員及旗役軍匠人等，幾于舉國而行，內地空虛，不

無可慮，伏乞嚴諭兵部行令該管衙門，申明禁

令，巡緝奸宄，以保無虞。

閣臣葉向高感觸，聖孝乞休。

疏為第四十五上云：臣觀皇上之事，聖母尊

養備隆，志物兼盡，合四海九州以奉長樂之歡者

四十餘年，可謂千古之僅見矣。而且當違和之時

虔請代之禱，當升遐之日，動擗踊之哀，鴻名顯號

極典上儀，凡可以自效于聖母者，更無一毫之

不盡。至于靈駕啓行，攀號握送，山陵裏事，延

佇焦勞，天地鬼神皆為感動。于斯時也，几戴顏面

而為人子者，孰不自與其罔極之思，而苟有人焉

親恩莫報，墳墓久荒，乃恬然立于聖明之朝，不

思引退，豈非天下萬世之罪人哉！請即以臣言之

臣海上孤生，家世貧賤，其生也為嘉靖己未之年

適當倭亂，室廬焚燬，人民逃竄，臣母懷臣彌月，為

倭所迫，徒步奔馳，產臣于曠野，旁無一人，自斷其

臍，復抱之而野棲露宿，饑餓不支，更數日，臣父

始覓得之，相與扶掖逃生。如此五六年，倭難始息

始覓得之，相與扶掖逃生。如此五六年，倭難始息

始覓得之，相與扶掖逃生。如此五六年，倭難始息

始覓得之，相與扶掖逃生。如此五六年，倭難始息

始覓得之，相與扶掖逃生。如此五六年，倭難始息

芳墓 卷三十一 萬曆 三十一 知問齋

芳墓 卷三十一 萬曆 三十一 知問齋

臣父母減衣損食。課臣讀書。臣備員詞林。父母相繼淪沒。未嘗受臣一日之養。草率營葬。不能成禮。自險服補官二十餘年。南北仕宦。不得一登先人之丘壠。荒坐頽廢。洪水漂流。每一念及。痛心刺骨。人皆有父母。臣之父母。劬勞獨甚。人皆有子。臣之爲子。不孝亦獨甚。皇上大孝。錫類及于普天。奈何獨使臣向隅而無訴乎。

閣臣葉向高上乞休第六十二疏得請。上表謝恩。并效餘忠。

考舉

卷三十一 萬曆

三

知問齋

奴又善賄以風之。而歸者愈衆。則其聯屬撫綏。又至有法。故奴酋之下。其關且且暮間耳。乘其未下之先。而我急爲之救援。則既可以恤小明仁。又可以鋤強。示武于計。豈不甚得。若比關既併。將奴酋之勢愈大。志愈驕。而我中國之兵力愈不可制。貧目前之便安。貽將來之大患。其貽禍尙恐言哉。

乙卯 萬曆四十三年

五月初四日。驀有男子闖入東宮。以挺搭什守門內侍一人。韓本用等呼集執之。

皇太子親奏送部鞠審。是犯姓張名差。御史劉廷元疏言其跡涉風魔。貌似黠猾。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定爲風癲。提牢官王之來。許問言有馬三道。誘至麗劉二太監處。語多涉鄭國泰。國泰出揭自白。科臣何士晉請窮其事。上大怒。因駕幸慈寧宮。令中貴四出急傳百官。以次進。令內侍引至。

考舉

卷三十一 萬曆

三

知問齋

聖母靈次。一拜三叩頭時。聖上西向禮畢。上卽倚左門柱。設低坐。身俯白石欄楯。百官伏。御前叩頭畢。上練冠練袍。聖容粹穆。皇太子冠翼善玄冠素袍侍。御座右三。皇孫鴈行立左階下。羣臣跪候。聖上卽宣諭曰。朕自聖母升遐。今春以來。足膝無力。然遇節次朔望忌辰。必身到慈寧宮。聖母座前行禮。不敢懈怠。昨有風癲張差。突入東宮傷人。此是異事。與朕何與。外庭有許多閒說。你每誰無父子。乃欲離間我父子耶。

尋執 東宮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他時御史劉光復伏于衆中曰陛下極慈愛太子極仁孝因班稍後聲高而聖上聞之不甚悉以爲別有爭執屢目攝之龍顏勃改數而責之連呼提騎何在者三令中涓拏下甚有挺杖交下者聖上戒無亂毆但押令朝房待旨怒稍夷又以手約皇太子體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成丈夫矣我有別意何不于此時更置至今長成又何疑耶復呼三孫至御前舉示衆曰俱曾見否閣臣因請東宮出講復應曰稍待禮後昨瑞王婚遲原無別意不過以聖母之服不便且聖母臨終囑我冊立皇孫我說少俟之衆官欣應時刑部臣張問達以法司臣王士昌見署大理寺篆亦跪在後復至前誦本內五犯名字上云止照本內名數不許亂扯又顧問皇太子你有什么話一同說來太子云似此風癩之人決了便罷不許株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庭有許多議論爾輩爲不忠之臣使我爲不孝之子深

爲可恨。皇上又述東宮語又連聲重申之羣臣跪聽尋誅張差於市範麗劉二侍於內廷事遂發於是罷王之宋官補何士晉於外命相皇太子妃墳地及東宮生母皇貴妃墳北關會白羊骨以老女許婚煖兒子蟒谷兒大且執建州夷六人開原遺論不聽七月遂成婚奴兒哈赤發兵三千屯南關御史王雅量疏稱向救北關恐藩籬一撤奴酋與煖免合而遠不支今奴煖爭婚勢不驟合而北關依強援于煖兒適爲中國利請設防遼陽以東按甲不動以觀奴酋進止威繼光鎮薊所駐三屯置庫隘稍拓之并及文武廟梵宮道院南山有碧霞景忠諸壇望之縹緲若在雲端有香錢簿取佐軍資光不入一錢皆以餉材具有東湖因濠爲險導以資灌溉護以柳堤有魚蝦菱芡之利荷亭采蠲可共游賞縱釋馬三道着刑部重擬劉光復罪刑侍郎張問達傳奉七月淮南大雨山東旱蝗京師地震

丙辰 萬曆四十四年

正月大雪

二月會試主考官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吳道南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劉楚先取中三百五十八人

放榜後第一名沈同和第六名趙鳴陽以獎發除名

三月廷試賜進士錢士升賀逢聖林鈺等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京師大雷電雷火焚稅監張燁房

芳墓 卷三十一 萬曆 知問齋

六月清河兵私出松山採木為奴首部落殺掠御史

王雅量泰游擊馮有功戴罪以需後効

起居注之職向有一翰林官專任葉向高廢其官而自領之

然向高便於筆札歲月微有登記至從制而遂廢有以日後史事為責從制云異日纂修史官自甲各部本重之丙府諸籍甚多自其地遭劫後史官避嫌不敢至丙府諸籍而書皆為史役竊去所藏簿

上軫念山東荒亂發帑金十六萬兩臨德倉米六萬石平糶米六萬石差御史過庭訓齋往設法賑濟

按山東合省以連年荒旱二麥無收斗米千錢小

民易子析骸且有父子相食者泰安安丘之間嘯

聚數千人斬木揭竿幾成大亂撫臣錢士完按臣

馮嘉會及本省鄉紳王象軋等交章上狀上剛

然動念慨發帑金倉米命遣風力憲臣前往賑濟

斯時東省仕紳以御史過庭訓奉差屯馬慈惠素

著力言之都察院特疏上請時漏下三鼓上特

遣內侍傳問云許多御史何為獨差過庭訓辦事

官劉賢回奏云山東人要他去上即御批云過

芳墓 卷三十一 萬曆 知問齋

庭訓着上緊前去速行賑濟以慰東人仰望之心

庭訓即星馳入境設法區處曲周民隱條陳凡數

十上無不朝上夕下事無掣肘得隨力展布不數

月而地方賴以全活者數百萬至如軍需國儲議

留議還皇上一一報可亦異數也夫皇上方

端居靜攝章疏大半留中而獨于東省之荒亂慨

然發帑且于過庭訓之疏隨時批荅亦足見

丁巳

正月禮部遵五年例議謚

疏請應得謚諸臣雍泰畢錮趙參魯王之誥張佳胤余懋學馬理曹端李慶陽賀欽朱冠譚大初版

民魏學曾朱鴻謨魏時亮龐尚鵬陳茂烈姜漢黃

肇汪宗初林綵楊起元汪治楊慎裴應章李中盛

訥會朝節黃鳳姜廷願何源陶望齡劉一儒傅新

德沈節甫周怡梅景王宗沐張允濟李裳董堯封

馮應京放文禎共四十四人彙請候旨初下翰

芳華

卷三十一

萬曆

三十一

知問齋

林院拱擬謚號

太常寺卿林學曾等公疏請釋彙臣劉光復

兵科給事趙興邦參論陝西虜事

疏曰看得套虜乞款邊臣許之仍議帶補前經革

去七年市賞約以新舊互市一歲兩開七年補完

竊惟一年兩市金縉之費以八萬計七年之間所

費幾六十萬取此六十萬金錢每年以二十萬為

芻餉之費則士飽馬肥卽以長驅虜廷可也何至

恣犬羊之求填谿壑之欲示我以弱至此乎

二月禮部請皇太子講學皇長孫出閣就傅

三月初八日吏部奉詔考察京官

直隸巡按毛堪疏請近畿蝗旱甚慘懇恩免稅以

修實政

禮部題請鑄福王第一子由賜封德昌王印信

鎮撫司理刑缺官日久無人問斷監犯淹繫死亡家

屬百餘人聚哭長安門外

五月冊立各藩

應天等處大蝗巡撫王應麟奏請勘賑

芳華

卷三十一

萬曆

三十一

知問齋

丹陽有蝗從西北來蔽天翳日民爭割羊豕禱神

有蒲大王者尤號靈異凡禱之家止啣竹樹交蘆

不及五穀有一朱姓者性醜悉具見蝗已過遂寢

須臾蝗復返集朱田凡七畝盡啣而去鄰苗不損

正陽門箭樓成

七月初六日京師恠風

聲若轟雷到倒正陽門外牌坊

山西大旱山東旱蝗

大學士吳道南丁憂回籍

大學士方從哲疏為閣務煩重勢難獨任請簡

以隆政本、

聖諭兵部近來虜情變動備禦宜周秋防事宜便行與督撫等官嚴督將吏着實用心料理務保萬全、
宣府天鳴地震、

浙江嘉興秀水二縣里老沈科章疏為田賦原平奸民釀亂、

戶科抄叅看得嘉秀里老不遠數千里昧死陳言、蓋為三縣田糧影射不明者三十餘年嘉善之民鼓噪公庭故嘉秀之民因而叩閣辨訴耳夫田糧

芳基

卷三十一 萬曆

三十八

知問齊

即有推有收而隔縣無過割之法在嘉善之積書有無增割冊籍在嘉秀之豪僧有無播弄通同不可不窮詰弊情各置之法、

九月湖廣承天等處夏旱秋水蝗蝻蔽天三災疊至萬姓倒懸各官請賑以重 郵業、

詔停刑、

山東星隕天鳴地裂龍關、

江西大水、

直隸巡視屯田御史奏 屯田火異洊加懇乞軫恤

改折以撫窮軍、

命鼎涓准封代藩世子、

先是鼎涓生于隆慶五年鼎沙生于萬曆十三年雖俱庶出而長幼之序判然因代王爾愛鼎沙謀黜鼎涓涓捏辭以請時部寺通政司宗人府各疏斥其謬經年不結至是始奉 旨定奪

十一月二十日 皇太子第三子薨、

潞簡王妃李氏懇請 天恩特准襲封以重孤藩

時世子年已九歲 賜名常坊

芳基

卷三十一 萬曆

三十九

知問齊

虜犯喜峯等處巡按薛貞劾奏將郭珍選李家峪守備魏允高降罰有差、

隆德殿災、

纂修玉牒成加効勞諸臣侯拱宸等、

漳州大水、

延禧宮災、

十二月大學上方從哲疏、

奏曰竊見數月以來 朝廷之上政事口壅章奏日積外廷之仰望益切而批發益遲諸臣之陳奏

徒煩而允行無日。臣內循職業，外惕人言，憂心如焚。莫知所以為計。事體重大者，皇上既以為重而慎之，其無甚緊要者，又以為輕而忽之。臣等懇祈迫切者，皇上既因其急而故緩之，其稍可從容者，又因其緩而故置之。卒之重者不行，輕者亦不得行。急之無用，緩之益無所用。夫其所催請者，諸臣之事乎？抑朝廷之事乎？催之而不報，請之而不從，其所誤者，諸臣之事乎？抑朝廷之事乎？始以因循之意，隳明作之功，繼以疑二之心，滋叢

方基

卷三十一 萬曆

知問齋

脞之弊相持不已。舉行無期，畢竟朝政何時疏通。人心何時愉快。而臣等尸位之罪，何時可以少解也。礦賊高二集眾千人，流劫靈寶縣獄庫，石知縣却之，已追獲伏法。

是年春，濟南臨邑縣紀家窪有異火，每夜分即出，其大如斗，色紅黃明亮，燒煙直上，約高二三丈，恍惚望之，隱隱似有動躍狀，尋復墜下，散漫無踪。

江南風異

自五月下旬起，千萬成群，脚尾渡江而南，穴處食苗。

戊午 萬曆四十六年

四月，奴兒哈赤率令部夷赴撫順市，潛以勁兵踵襲。十五日交晨，突執遊擊李永芳，城遂陷。因以漢字傳檄清河，脅併北關。巡撫都御史李維翰趨總兵張承胤，移師應援。二十一日，奴兒哈赤暫退，誘我師前，以萬騎迴繞夾攻。承胤及副總兵顏廷相遊擊梁汝貴死之。全軍覆沒。虜東西震動，會正陽門外河水三里餘，亦如潰血。京師震恐。

方基

卷三十一 萬曆

知問齋

上特起廢將李如柏、總兵杜松屯山海關，劉綎、柴國柱等赴京調度。時楊鎬以遼舊撫，推兵部侍郎，命以新銜往經畧。詔總督前遼侍郎汪可受先出關，順天撫臣移鎮山海，保定撫臣移鎮易州，以便控禦。遼報不至，凡三晝夜，開原以西虜窺瀋懿，請救。廷議悉發帑金，餉百萬，大興問罪之師。上諭內帑無措，止括十萬金，佐軍興。頃之，諜稱奴兒哈赤退舍三十里，虜二萬人潘陽。詔斬奴酋首，予千金，世職。閏四月，奴兒哈赤歸漢人張儒紳等賫夷文，請和。

自稱建州國汗，備述惱恨七宗，大畧以護北關嫁老女及三岔柴河退墾為辭，實藉儒紳等以行間謀，最秘。

五月十九日，奴兒哈赤統眾剋撫安三岔，白家冲三堡。

經畧楊鎬兼程受事，以二十一日抵山海關，得尅堡報，疏請就近徵調。上罷維翰，令鎬兼攝巡撫，增設標營遊擊，本兵請發餉二十萬，解赴各鎮，催調宣大山西三鎮，以四萬金徵兵萬人，延寧甘固

芳藁

卷三十一 萬曆

知問齋

四鎮以八萬金徵兵六千，上可其奏。諭總兵杜松劉綎等，星馳出關，并摘調薊鎮臺兵，給同金六萬兩，市戰馬，以候。命御史陳王庭代楊一桂

按遼，維翰章張為民

七月，賜死事總兵張承胤，謚加祭三壇，予立祠，名旌忠。

奴兒哈赤從鴉鵲關入。

二十二日晨，圍清河，叅將鄒備賢拒守，援遼遊擊張旆請戰不從，賊冒板挖牆自寅至未，墮東北角。

因積屍上城，旆戰死，備賢遙見叛人李承芳招脅，大罵，赴敵，亦死之。

偵報奴酋八子，每登山密謀，兵至如風雨，建州馬夏月喜啖河旁柳葉，兼與宰煖合眾，近十萬。

增設遼東巡撫，以太常寺少卿周永春往。

又設援遼餉司。

八月，時應天浙江江西湖廣河南陝西主考，七月二十八日，命下，故皆逾期，試初場。

九月，總兵麻承恩詔獄，以觀望失援清河也。

芳藁

卷三十一 萬曆

知問齋

奴兒哈赤復從撫順入，總兵李如柏以朔三日馳瀋陽，遇賊數千騎，拒卻之，斬級七十六。

時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占為警，及出尤旗，象主兵而呈限地震。

十二月，北關夷金台失，以男得兒華台州勦奴酋一寨來告。

賜白金二千兩，綵段二十表裏。

是月，海州遙見白虹貫日，如日並出者三，白氣直單城上。

贈大學士李廷機少保，謚文節，沈鯉太保。

已未 萬曆四十七年

二月經略楊鎬決策以十一日誓師遼陽

凡分四路馬林率遊擊麻岩丁碧等從靖安堡出邊趨開鐵及都司寶永澄督北關之眾攻其北杜松率都司劉遇節等從撫順關出邊趨潘陽攻其西李如栢率叅將賀世賢李懷忠等從鴉鵲關出邊趨清河攻其南劉綎率都司祖天定等從瞭馬佃出邊趨寬莫及都司喬一琦督朝鮮之眾攻其東計勝兵可十萬而瀋陽路最衝以保定總兵王

芳墓

卷三十一 萬曆

知問齋

宣原任總兵趙夢麟並隸戲下更令原任總兵官秉忠駐遼陽總兵李光榮駐廣寧誓已梟撫順陣逃指揮白雲龍殉衆期二十一日先後出師

上特簡山東巡撫李長庚以戶部侍郎督遼餉

十八夜司天占火星逆行二十日京師風霾晝晦黃塵四塞有頃赤光射人如血西長安坊樓為折其占四夷

來

上傳諭慰勵東征將士兼飭諸邊備

大學士方從哲 移書此師

奈主帥不一師期先泄使逆酋得預為地

杜松越五嶺關前抵渾河棄車管趨利半渡賊酋餘忽濶擊衝我師為二松血戰突圍自午至酉力竭師殲焉馬林敗蹂三岔出塞翌日方抵二道關

遇賊乘勝來攻亦敗績開原僉事潘宗顏及寶永澄麻岩死之劉綎獨縱兵馬家寨口深入三百餘里尅十餘寨朔四日賊詭漢卒裝誘墮重圍夾攻衆遂潰綎及軍鋒劉招孫等並陣歿唯清河一路李如栢以經略令箭撤回獲全先是綎出師日五星闕於東方松番發牙旗折為二又大清堡軍庫

芳墓

卷三十一 萬曆

知問齋

灾火器燬盡白氣竟天三匝而師多烏合深入虎穴識者預知為敗徵云

揭會試榜莊際昌第一主試則吏侍史繼偕禮侍韓爌

三月廷試賜進士莊際昌孔貞運陳子壯等及第出身有差

上令總督汪可受移駐山海關以虎墩乘機挾賞申飭薊昌防禦召陝西總督楊應聘甘肅巡撫祁光宗為兵部左右侍郎起前御史劉國縉以職方主事充

負畫前御史熊廷弼以大理丞馳渡遼宜慰軍民、
兵部尚書黃嘉善率九卿科道叩 文華門請發
內帑特允給四十萬兩募戰士、

廷議頗謂李如栢衰懦不堪登壇巡撫都御史周
永春請都督李如楨代將 上竟遣如楨往撤如
栢候勘 諭經略楊錦戴罪跡事趣宜鎮總兵劉
孔胤就近出關應援初我師之出朝鮮國王願親
提兵三萬合勦已竟令他將引萬衆從劉將軍先
登遇覆盡殲而北關於朔三日方以二千衆赴三

芳墓 卷三十一 萬曆 四十六 知問齋

公此則三帥已陷御史陳王庭請獎卹朝鮮 諭
以一旅屯沿江塞奴酋攻寬奠鎮江路并勅北關
連屯開原俟奴犯開鐵卽襲老塞

大學士方從哲疏籍遼民爲兵并捐俸濟餉御史楊
鶴因 上遣中使薦陣亡將士請卹故帥劉綎家屬
及塑死事諸臣廟食京師以倡忠義、

四月奴酋縱掠鐵嶺柴河撫安等堡
宣武門外嚮關至東玉河水盡赤正陽門尤甚、
五月二十九日奴酋深入撫順更以偏師躡鐵嶺、

安堡

新帥李如楨方與經略總督爭抗熊廷弼以新推
胥後命朝鮮方咨報奴酋移書聲嚇借號後金國
汗建元天命指 中國爲南朝

六月十五夜奴兒哈赤擁數萬騎從靜安堡入乘虛
直薄開原總兵馬林等方引衆出防且倚宰煖新盟
孤城立下西虜適市慶雲堡亦結聚亮子河十九日
以三萬衆圍鎮西堡潘鐵奔潰

上超擢熊廷弼兼兵部侍郎代楊錦經略
芳墓 卷三十一 萬曆 四十七 知問齋

起泰寧陳良弼總督京營召南兵部尚書黃克纘協
理戎政廷弼單騎就道改差御史張銓按遼

遣給事中姚宗文查閱援遼兵馬二十五日奴兒哈
赤從三岔堡入攻鐵嶺從寅及辰城陷

蓋自開原既剋潘鐵逃竄一空奴酋最工間諜所
在內應而我偵備甚疎聞敵膽落開原一帶堅城
應時立破

經略熊廷弼時携兵八百甫抵廣寧聞西虜自鎮
西堡合侵勢甚急會二十八日我師禦之熊官兒

屯以捷聞

八月二日廷弼受代翌日入遼陽斬陣逃遊擊劉遇節等設壇躬祭撫清開鐵死事軍民且諭北關必復意上度新經略已受事十三日遣緹騎速治楊鎬御史陳王庭疏糾總兵李如楨

上以速數告急超擢贊善徐光啓以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專練京兵予總督汪可受回籍經略熊廷弼疏稱瀋陽空城難守不如還守遼陽厚集兵力

上諭酌量緩急務保孤城遏其深入巡撫周永春

芳華

卷三十一 萬曆

知問齋

以奴酋挾卒賽為質且連煖免諸營持諭帖激抄花虎愁啖以利及鼓舞朝鮮優恤將士疏請帑金二百萬

十月二日雷震廣寧

十一月十一日巳刻日生暈兩耳及背氣二道芒色

甚異

是年武原舉碩隱劉詔為鄉賓其素屬高蹈仗義扶危不能盡述即如彭昭毅職揮使時防禦激川夜聞倭徽單騎赴勦詔憐其獨行奔護徒跣者越三十里叱入城已三鼓昭毅驚詢何來詔曰與公同難耳因把臂痛哭為友之風足為世勸

庚申 萬曆四十八年

正月庚辰朔釋御史劉光復為民

熊廷弼奏言以遼守遼之說屢試不論矣貴精之說牢固不破遼陽瀋陽撫順清河鞍陽寬奠鎮江皆富賊來路不置兵無以阻其躡入不多置兵無以當其聚攻而主貴精之說必屯聚一處其去諸處遠者四百里近一百里如何能濟

三月初七日遼陽火藥局忽被焚闔城警擾

四月初六日中宮皇后崩

芳華

卷三十一 萬曆

知問齋

五月召見輔臣方從哲于臥榻諭以枚卜已有票旨東事在克大寮科道稍俟即發

六月十二日奴兒哈赤乘經略閻邊離遼陽以萬騎

由撫順關萬騎由東州堡入深至渾河總兵賀世賢

柴園柱設防瀋陽御之

上特發帑金三十萬兩

關陝永保援兵俱遁

七月初九日 聖諭內閣

前皇太子來大行皇后几筵前祭禮因朝見欣問

安朕面諭皇太子才人王氏薨逝已久墳園未建我心未嘗頃刻忘之欲行另擇恐延歲月可就附葬于郭妃墳園之側汝意如何皇太子回奏才人誕育元孫父皇所諭附葬妃墳之側極爲便益朕見皇太子純誠孝敬朕心嘉悅

十四日、聖諭禮部、

朕中宮皇后作配朕躬負裏內治四十餘年仁敬孝慈始終一德芳聲今元中外著聞忽以疾崩逝宜有徵稱以詔來世朕遵舊典與博採群議茲以

芳墓

卷三十一 萬曆

五十

知問齋

天地宗廟社稷遣官持節發冊謚爲孝端皇后爾部便抄行天下

練軍少詹事徐光啓復奏

臣練兵巡歷已周謹陳軍勢兵情乞 勅該部酌議以重防禦職至通州昌平二處所轄三營兵七千五百人核其年貌程其勇力俱無上等略能荷戈者不過二千并可充廝養者不過四千其真堪教練成爲精銳者不過一二百人而已既驗閱三營火銃器械督管官分率訓習技藝更委透曉障

法諸將參督軍演操方圓曲直衝五法此臣簡練之大略也總之征調之人習于兵革召募之人有志向往兩者練習猶易貪派之兵類多老弱悉應退回蓋凡征調來者向入尺籍加以拊循便無攜志召募來者既受安家更給厚餉即教習調遣久暫遠近惟上所命只聞散之之難未聞留之之難也今獨異是諸人實有父母妻子目今月糧六斗銀六錢僅足糊口無暇及于內顧每年贍家銀六兩必不可少而此銀又將取給于加編新餉就而

芳墓

卷三十一 萬曆

五十

知問齋

計之每人每月共用銀一兩二錢米六斗用此月餉即于近京地方召募丁壯自足練習且亦可久何必使戍者怨思居者化備教習之難如登山留止之難如搏沙而上又負不信之名乎

聖諭內閣朕嗣 祖宗大統歷今四十八年久因國事焦勞以致脾疾速不能起有負 先王付託惟皇太子青宮有年實賴卿與司禮監協心輔佐遵守 祖宗保固皇圖

三十一日酉時 帝崩

皇太子今旨查舊規報計于各宗室其合行喪禮着禮部會同翰林院計議從優具儀註來看又 旨免命婦哭臨并祭、

皇太子令旨先年開礦抽稅為因三殿與兩宮未建帑藏空虛權宜採用近因遼東奴酋叛逆戶部已加派各省地畝錢糧今將礦稅盡行停止張燁等都着撤回。

禮部啓為查照無據之例亟寢非禮之封

內閣方從哲傳 皇太子殿下令旨 父皇遺言

芳墓

卷三十一 萬曆

三十一

知問齋

爾母皇貴妃鄭氏侍朕有年勤勞茂著着進封皇后卿可傳示禮部查例來行欽此隨即詳考 累朝典故並無此例按例其以配而后者乃敵體之經其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貴妃事 先帝有年果其有前例可援亦何俟今日乃不聞倡議于生前而顧遺囑于逝世豈彌留之際神情有不自主者遂不及致詳耶 先帝念 皇貴妃之勞當不在位號之間 殿下體 先帝之心亦不在尊崇之末且 王皇貴妃誕育 殿下豈非 先帝

所留意者乃思典尚有待而欲令不屬毛離裏者得子其子母其母恐九原亦不無怨恫也 鄭皇貴妃賢而習于禮處以非禮必非其心之所樂何如曲體其心俾得相安

神宗皇帝遺詔曰朕以冲齡續承大統君臨海內四十八載于茲享國最長夫復何憾念朕嗣服之初兢兢化理期無負 先帝付託比緣多病靜攝有年民生日促邊釁漸開夙夜思維不勝追悔方圖改轍嘉與天下維新而遽疾彌留不復可起蓋愆補過尤賴

芳墓

卷三十一 萬曆

三十一

知問齋

后入皇太子聰明仁孝睿智夙成宜嗣皇帝位且宜修身勤政親賢納諫以永弘圖皇長孫宜及時冊立進學瑞王惠王桂王各擇善地令早就藩封大小臣工各協恭和衷輔理嗣君保乂王室 特發銀一百萬兩該部各差文武官星夜解赴九邊着彼處各該撫按官酌量犒賞務沾實惠 皇太子令旨 八月初一日 光宗即皇帝位、

卷三十一末

昭代芳華卷之三十二

武原臣徐昌治述

光宗貞皇帝

庚申八月丙午朔為泰昌元年八月起十二月止

帝登極、詔告天下、

曰維我 皇明、運祚隆昌、基圖鞏固、煌煌大曆、
聖聖相承、我 皇考大行皇帝、奉 天臨民、四十
八載、軋綱在握、解澤旁流、淵穆端居、而慮周海內、
化成久道、而誠切日中、方垂恭上之衣、忽陟 上

方英

卷三十二 泰昌

知問齋

賓之馭、顧命神器、昇於眇躬、仰遵 彌留憑几
之言、俯循臣庶累牋之請、宗社大計、弗獲固辭、
茲于八月初一日、祇告 天地、宗廟、社稷、即
皇帝位、永維 皇考啓佑之深慈、嗣服親揚之匪
易、有懷兢惕、若涉淵冰、尚賴文武親賢、一心一德、
惟是邦家憂憲、是訓是行、屬茲蒞祚之初、宜渙維
新之號、
二日、應天督學御史周師旦上言、異途尚可權宜、正
途必難假借、請罷餉例、開納生員歲貢二款、以

心以培士氣

輔臣方從哲請復王昺駙馬都尉、

萬曆四十三年、昺疏放御史劉光復、辭
頗切直、神廟以出位責奏革職為民、

三日、南直巡按田生金奏停織造、以濟 國用、以甦
民困、

起升汪應蛟工部尚書、董從儒右侍郎、

四日起廢官、

起升鄒元標大理寺卿、劉光復光祿寺丞、周曰庠

太僕寺少卿、朱一桂太僕寺少卿、朱國祚南京禮

方華

卷三十二 泰昌

知問齋

部尚書馮從吾尚寶司卿、李宗延光祿寺少卿、
五日科臣惠世揚疏、
言君子小人之進退、關係國家治亂、然而小人不
退、君子不進、故引蠹賊不去、嘉禾不生、為喻、
六日周朝瑞言慎初三要、
信任仁賢、推廣行仁、斥遠嬖佞、
御史張溱論相臣內外兼用、
疏曰、本朝相業彪炳、如楊一清、楊士奇、張孚敬等、
而當時起家、不專在詞林、不待此也、黃文簡、淮以

中書舍人入金文敏幼孜以給事中人黃毅愍

薛文靖瑄以御史入李文達賢方文襄獻夫以主

事入又何嘗單用詞臣之為拘拘也

吏部奏請冊立 東宮 上曰立東宮謹遵 遺詔

于釋服後舉行禮部其擇日具儀注

七日定朝儀

十二日朝過仍照舊三六九日視朝

八日御史申廷謨為枚卜推舉疏

九日袁應泰巡撫遼東

芳慕 卷三十三 秦昌 知問齋

起太常少卿程紹

十日乙卯 上不豫

御史鄭宗周奏救時切務

一曰充仁義謂宜復 祖制貯金花于太倉民庫

備邊以寬民力一曰明賞罰謂宜嚴治遠東敗將

逃兵之罪

楊錦覆師李維翰割地李如楨如柘失機劉國禎糜餉袁大有彭象乾紀律不嚴皆當逮問正法也

十一日御史舒榮都獻治安策三字 虛公二字規臣

臺臣張潑奏言路漸見清明諸臣當和衷以佐隆平

之治

十二日 上御門

科臣韓繼思條議用人宜去議論以收真才

十三日臺臣黃彥士謹陳要務列為十條

一隆孝思一拜聖躬一備輔導一勤政事一通言路一起廢弁一振吏治一謹廟寺一嚴武備一固防

上諭內閣

去奉 卷三十三 秦昌 知問齋

朕今早御門見得有班行後隨從執步洒金大扇

回至省愆居忽聽有散班官于會極門高聲喝道

朕御門後深思治理朝儀嚴肅豈容褻慢以後凡

遇臨朝務要十分敬慎特諭

十四日御史史永安敬陳交濟之道

十五日大學士方從哲奏建儲

漕督王紀奏請釋宗藩充餉

充餉疏收御史劉光復 神宗怒其違例越關奏擾遂臆沽名市恩費而錮繫高牆五載

上尊號

恭惟 皇考大行皇帝，孝格神明，仁兼位育，始以勵精圖治，迄于久道化成，執勉勉之周綱，解恢恢之殷網，用能使吏稱民安，府修事治，愷澤無微，而不被威稜靡勁，而非推府曆數于四十八年，永祚胤于百千萬紀，所謂生民希有天載難名者矣。不幸龍馭上賓，攀號莫及，嗚呼痛哉！願予寡昧，嗣纂丕基，屬訪落之在茲，豈覲揚之敢後，爾禮部其集文武諸臣，定議尊謚，擇日恭上寶冊，以昭我皇考之休于罔極。

芳華

卷三十三

秦昌

五

知問齋

十六日 上不視朝，羣臣齊赴宮門恭候。萬安。

禮部進呈謚議文。

十七日 典用閣臣。

吏部等衙門會推內外大僚二十人，欽點何宗彥、劉一燦、韓爌。

上又諭內閣。

朕思舊輔葉向高、匡時偉器，經濟弘才，今國家多事之秋，正賴輔臣協贊，與尚書朱國祚一併差官召來，同卿首輔佐理。

八日 楊漣奏四事。

禮科署事楊漣申明禮制，疏曰：臣等恭遇 聖明踐祚，百度惟貞，凡用人行政，有當言者，度諸臣處無諱之朝，知無不言，我 皇上大翁受之仁，言無不聽，臣等惟有稽首快睹太平之盛，不敢輕瀆，仰混宸嚴，惟是臣辦事禮科，念禮為四維之首，莫要于尊，朝廷用敢撮其大要，列為數端：一曰正朝廷，嚴肅之禮，我 朝禁制森嚴，著在令甲，豈不凜于日星，偶因年來防衛廢弛，出入無禁，遂使 皇

芳華

卷三十三

秦昌

六

知問齋

城之內，殿廷之前，凡游閒無賴，販夫乞兒，莫不摩肩掉臂，于其間，每遇 午門朝見，雜班行之中，閉人挨擠，往往拜起未畢，蜂擁而入，喧雜如市，如此景象，豈成法紀，近輔臣新奉 嚴諭，肅清褻慢，即當責成該部及巡視錦衣等官，查照 憲典，參稽近弊，于一應出入跟隨人等，嚴加整飭，法在必行，一曰遵 祖宗遺制，世宗齋居西苑，撰述諸臣，不離左右，議論批荅，宛如家人父子，總之君臣情禮，最防隔絕，一有隔絕，即開蔽蓋，請司職掌，最

宜宣問一有宣問即便恪恭。今皇上聰明天縱，虔始厲精，臣奏請御殿與奉大慰謝恩之禮。雖聖躬小有違和，必勉勤接見，仰見太平盛事，同符聖祖，不待臣等預為申請矣。而欣欣相告，群情尤願諸臣奏對之時，懇恩垂問。如吏部則問其叙用幾人，特用幾人，務為官而擇人，無為人而擇官。事有不稱，并坐舉主。戶部則問其生財若何，節用若何，監司考成之法，無屬虛文，帑藏虛空之故，作何料理。倘至有事無備，何辭不展一籌，至于奴首未

芳華

卷三十三

泰日

七

知問齋

寧疆事孔棘，更當時詰兵部尚書責其調度方畧，戰守機宜，狡虜何時可滅。邊臣何人足仗。黃嘉善嘗自稱息心料理，以寬先帝之憂。今既浹旬而核實，奏功安在。毋得虛為担荷。苟且延挨，有負封疆。竊妨賢路。凡各衙門俱以吃緊事務，不時一加詰問。庶幾情竅知微，職守無曠。一日明人臣進退之禮，邇來章奏寢閣，裁決希聞。先帝寬仁大度，悉付之不較。故有幸免斥幽之典，而悻悻言歸。倘寬斧鑕之條，而揚揚自若，故黑白未分，是非安辨。

臺省亦或有之。是君子勇退之高，反為小人藏身之固。至或服闋病痊而不赴部，坐待華遷。或巡行省方而竟自賦歸。若無管攝，該部之罰處愈寬。將來之效尤無已。伏乞勅下部院大小臣工，自今已後，凡經彈劾者，一虛公核奏。國家之事權為重，臣子之體面為輕。宜處者處，宜去者去。幸無概從格套，曲賜勉留。一日申章疏奏請之體。先帝時封章多置高閣，于是渺無顧忌。言一事而旁及它事，言一人而攬入眾人，或稱其地，或稱其官。

芳華

卷三十三

泰日

八

知問齋

捉風捕影，若使先帝一一披覽，必有茫然不解者。今皇上銳精圖治，百官章疏盡入御覽，伏乞申飭諸臣一應入告之文，務在情詞曉暢，不必連篇累牘。每人直載指摘各撫按勘報錢糧刑名等項，亦須撮其大要，其應舉勘司道府縣等官有廉表特異而人不足以副其言，有貪酷萬狀而罰不足以蔽其罪，是又當勅下部院定為畫一之法，使舉刺有章，勸懲不爽。此皆章奏之宜申飭者，以上四款臣蒿目疚心為日久矣。幸茲朝政收觀

易聽之日不避煩聒亟爲申請

十九日禮部署部事侍讀學士孫如游 欽奉 制

諭會同英國公張惟賢等恭擬

大行皇帝尊謚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
止孝顯皇帝廟號神宗

欽天監奏擇九月初四日恭上 大行皇帝尊謚冊

實 制諭禮部

朕惟古昔正位中宮求宜陰教生而儼體沒則同

方摹

卷三十三 泰昌 九

知問齋

尊我 皇妣孝端皇后母儀天下四十餘年恪踐

閨綏贊成化理朕自蚤歲仰荷恩勤不幸 先考

上升曾尊養之勿逮與言風木深疚於衷今將屆

祔葬祔廟之期爾部其會官議合行禮儀來聞

勅諭禮部

朕惟古昔踐天位者必追崇其所生誠繇因心之

孝莫解於衷亦以不置之思用錫爾類也朕荷

皇天眷命奉 聖考遺詔嗣承基緒撫此萬方邇

厥之源則我生母 溫肅端靖懿皇貴妃恩莫大

焉朕昔在青宮既莫親於溫靖今居禮幄徒有痛

於懷倦仰稽懿德恭薦徽稱舉遷祔之隆儀飾闕

宮而孝享爾禮部其會官詳議來聞

二十日部臣臺臣各上書元輔調護 聖躬請冊立

東宮

二十一日御史馮三元備陳目前要務

疏曰臣切見遼左有事以來出賦供徭借資民力

而剝民者則滋甚乘障守隧借資軍力而剝軍者

則滋甚臣請言其甚者夫民之剝也貨官爲甚所

方摹

卷三十三 泰昌 十

知問齋

以用貨官者則事例爲之濫觴也軍之剝也債帥

爲甚所以用債帥者則文職爲之開竇也自東事

議餉搜括加派不得已而開事例夫開之京官止

濫名器猶可言也若外郡佐貳首領則責在親民

亦與斯例彼起家非艱難所資非積累朝輸于官

夕償于民輸者什伯取償者千萬處心積慮惟賄

是求夫朝廷不自取而假手于貨官此與自取何

異至若沿邊軍士荷戈防虜風霜砂磧所恃者將

領得人恤寒憶苦猶可得其臂之力耳乃官之得

也以債而取之其償也寧不以剝而填之故列賢錄功未必得補其補也必關通於要路積功累勞未必得遷其遷也必重託於主司沿習既久副將游守悉有定額腹裏邊方俱設成資賄不入寧懸其缺以待其人其人既列又勒其數以稽其候夫稱貸而益欲無克剝以求償乎哉

二十二日 上復召御醫陳璽等診視
大學士方從哲具揭候 萬安

以下原缺

二十三日

定 瑞惠桂三王封國初議中府東昌平陽已而惠桂二府改于荊州衡州

禮部奉 旨元妃郭氏才人王氏俱加封皇后即議謚及合行禮儀具奏○又論選侍李氏封皇貴妃二十四日

御史王遠宜上言治平第一要務

大約以欲安民生無如綜核吏治而總核之法不越徵收詞訟兩端

芳表

卷三三 泰昌

知開齋

給事中楊璉奏

畧曰諸臣再見 天顏大覺丰神清減不似登極之時全是用藥差悞所致傳聞為內官崔文昇也文昇不知藥不宜以 宗社神人託重之身妄為嘗試如其知醫則醫家有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其事明白易曉以 皇上日日萬機笑笑哀痛精神不無煩費于法正宜清補文昇何投相反相伐之劑遂令 聖體一旦動履艱難眠食俱困至此哉然則前日外傳流言曰典居之無節侍御之盡

惑必文昇籍口以益其悞藥之奸與文昇之黨肆
出煽布以掩外庭攻摘文昇者既益 聖躬之疾
又損 聖明之名文昇之肉其足食乎

十五日大學士劉一燝韓爌充 經筵日講

二十六日 上召閣部九卿科道于乾清宮 上御

東煖閣倚榻憑几 皇長子侍立諸臣問安 上命

諸臣前連諭云朕見卿等甚喜又諭封選侍且論速

封

禮臣孫如游奏曰臣等面睹 天顏耳聆 天語

芳華 卷三十三 泰昌 十三 知問齋

倦倦 聖意惟以選侍保震器國本為重臣等自

當仰體但臣部前奉 聖諭上 孝端貞恪莊惠

仁明婉天毓聖顯皇后 孝靖溫懿敬讓貞慈參

天胤聖皇太后尊謚加封恭靖端懿溫惠郭元妃

昭肅恭和章懿王才人為 皇后皆未經告竣若

論先後次序宜俟四大禮既舉之後若論 皇儲

之保護關係甚鉅而撫育慈愛厥功之懋已明論

中外則 選侍之封惟恐其不早即從該監之請

亦未為不可 上曰着照該監原擇九月初六日

舉行

二十七日以李騰芳鄭以偉教習庶吉士

二十八日刑利魏應嘉請正李如栢李如楨逗遛誤

國之罪

加方從哲少保

賜銀一百坐蟒衣一襲

二十九日御史左光斗奏

近據經畧揭報遼陽赤地千里芻粟一空人馬倒

臥道路枕藉米粟涌貴石米四兩石粟二兩其一

芳華 卷三十三 泰昌 十四 知問齋

石尚不及山東之四斗日騰日貴為今之計急截

漕二十萬石乘風訊之便運至本處今河西河東

一體分給本色各三斗仍量扣其折色俟來春耕

作有獲再行區處此今日救飢第一着請發帑金

二十萬兩置買花布尤今日救寒第一着

上再召輔臣方從哲等十三員于乾清宮

諸臣問安 上仍諭冊立皇貴妃從哲等對以冊

儲原卜期宜移近番竣吉典以慰 聖懷 上因

顧 皇長子諭曰卿等輔佐為堯舜又語及壽宮

輔臣以 皇考山陵對則自指云是朕壽宮諸臣
言 聖壽無疆何遽及此 上仍諭要緊者再賜
諸臣銀幣燒制

是日李可灼進藥

循回楊嗣昌奏言

臣在應天開淮北居民食草根樹皮至盡至于鎮
江斗米百錢漸至蘇松增長至百三四十而猶未
已商船駁不到開米肆几于罷市小民思圖一逞
堆柴封燒第宅誠東南一大病痼是在按諸臣隨
地請求以足食者足民庶民者裕國庶乎有濟不
然奴酋一日未滅新餉難修遼東索之臣部臣部
索之地方索之百姓百姓索之何處豈可不為料理。

芳華

卷三十三

泰昌

五

知問齋

追奴酋于互溝

刑科魏應嘉會議奏

累日能延弱之經畧遠東也雖支棒一年
看近日倉皇殺擄隱匿不報不致謂無罪

九月乙亥朔

帝崩 時萬曆四十八年九月初一日卯時

頒遺詔曰朕以眇躬嗣登大寶夙夜祗懼罔敢寧
居於凡用入行政遵明 皇考遺命力疾舉行哀
勞交瘁奄至彌留定數未移考終何憾但念朕紹
承洪緒筑疲方新志業未就所期繼述端屬後賢
皇長子 茂質英資克荷神器宜蚤嗣皇帝位其
恪守 祖宗彞憲親賢勤學立政安民朝講一遵
典制冠婚擇吉蚤行出入起居倍宜兢慎左右侍
御務近端良内外文武百執事之臣尚懷隱痛同
心協贊永保基圖
文書房傳出 皇長子令旨 大行皇帝合行喪禮
着該部會同翰林院計議從優厚具儀來看
皇長子令旨命婦免哭臨并祭
禮部欽奉 聖諭擇初六日冊封 皇貴妃李氏奉
令旨着該監照擇九月初六日舉行
大學士方從哲等率諸臣哭臨 皇考大行皇帝于
乾清宮

芳華

卷三十三

泰昌

十六

知問齋

禮畢，即請叩見。皇長子良久未出，諸臣力請之。皇長子始出，諸臣叩頭畢，遂擁護。皇長子出，軫清宮門外，至文華殿先叩謝。皇長子即正。皇長子位行五拜三叩頭禮呼萬歲，乃起。諸臣以即日登極，請朝服以待奉。今旨例行郊祀，諸大典禮未行，于禮未協，禮部具儀以聞。吏部等衙門尚書等官周嘉謨等上啓。

恭惟 殿下暫居慈寧，已卜日登極，自當移駐軫清宮矣。從此宮闈嚴遠，外廷迥隔，臣等即有保護 聖躬，何能自遂。所恃先帝存日，面諭臣等有待封。選侍李氏可以託任保護之責，臣等曷勝慶幸。第殿下在冲年，正血氣未定之時，前此朝夕，先帝防護自爾嚴密，臣等可以無虞。今不幸先帝賓天矣，在選侍雖有撫愛之心，不無形骸之隔。且殿下年齡漸茂，婚禮未成，娥眉粉黛，時溷目前，萬一防護稍疎，所關匪細。語曰：不見可欲，此心不亂。臣等願殿下為宗社自愛，更願撫愛殿下者，亦當惓惓念及此近議。

芳華 卷三十二 泰昌 七 知問齋

梓宮安設于仁智殿，選侍李氏或可移駐後殿，使一切宮嬪盡行隨入，一以奉先帝几筵之香火，一以肅先帝閨闈之儀範。

御史左光斗上言：內廷之有軫清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妃嬪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即當移置別殿，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今大行皇帝賓天，選侍李氏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而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典制乖舛，各分倒置。臣竊惑之。倘及今不早決斷，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后之禍，將見于今。望殿下收回遺命，仍令守選侍之職，或念先皇遺愛，姑與以名稱，速令移置別殿。殿下仍回軫清宮中，守喪次而成大禮。庶宮禁清，而名位正。

禮部進冊封皇貴妃儀注，并啓九月初六日辰時，皇長子即皇帝位，二禮難以並舉，合將冊封吉期另行選擇。

御史王安舜奏

畧曰：先帝之得病外廷所知也。三次臨御，儼然步履數次。召見，藹然辭色。諸臣方日祈天永命，願以身代病。雖經旬未應，迅速乃突聞有賓天之事。此衷如割，但見眾論紛紛，咸謂不知誰為薦李可灼者。進紅鉛一九，先帝服之不豫。臣不敢言也。忽接邸報奉令旨賞李可灼銀五十兩。二表禮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先帝之脉，唯壯浮大。此三焦火動，面唇赤紫，滿面紅升，食粥煩燥。此滿腹火結，宜清不宜助。明矣。紅鉛乃婦人經水陰中之陽，純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虛火燥熱之症，幾何而不速之逝乎。乃蒙我殿下頒以賞格，果酬其藥價乎。抑酬其經驗良方能起死回生乎。竊謂不過借此一舉，以塞外廷之議論也。蓋輕用藥之罪固大，而輕薦庸醫之罪亦不小。不知其為謬，猶可言也。以其為善而薦之，不可言也。夫使賞之不頒，臣已不能無言。況見其何物小臣，恩典與大臣等，臣益不能嘿嘿。奉令旨李可灼先

芳華

卷三十三 奏目

十九

知問齋

帝病革之時，具本進藥不效，殊失敬慎。姑從輕罰，俸一年。

御史鄭宗周奏

畧曰：項崔文昇包藏禍心，用藥不慎。大行皇帝明哲寬仁，履位匝月，一旦崩逝，社稷失依，神人怨恫。中外臣民無不痛心疾首，恨不即食其肉而磔其骨。此其罪彌天，尚可一日緩誅。

芳華

卷三十三 奏目

二十

知問齋

奉令旨：先帝自在青宮，宿疾未痊，又因連值大喪，哀思勞悴，以致前疾增劇。崔文昇專管醫藥，全未奏效。其進藥日期及藥方，有無錯悞，着司禮監查明奏處。

御史郭如楚奏

畧曰：恭惟大行皇帝聰明仁孝，數日唐虞，不幸條爾。賓天升遐之日，士民哀號，考妣之慟，無間遠近。殿下以冲齡之質，膺此重任，一應禮儀所賴。二三大臣詳議恪守，而日來多有可議者。如李氏以進御舊愛，微加封之。明旨為臣子者，似宜將順。然而皇祖之山陵未襄，大行皇帝之

梓宮初殯。殿下將登大寶。典禮叢集。拮据不遑。床第私思。何忍獨急。昨科臣李若珪與臣同官左光斗皆言之。閣部執持。斷當緩議。

文選司主事呂維祺啓

諸臣覩殿下粹潤之姿。墨戚之容。俱手額稱慶。以我君有子。社稷之福也。惟是殿下。一身是二祖列宗之所託。先帝之所鍾。慈而百官萬民遐邇華夷之所仰望者也。起居宜慎。問誰異議。飲食宜節。問誰視膳。左右不得嘻笑于傍。問誰厘

考事

卷三十三 泰昌

三

知問齋

蕭侍御不得雜進于前。問誰防閑。閣院大臣此際必費苦心。九廟之靈實式憑之。至于親近內侍。急擇老成忠謹者。四五人。各以姓名達之中外。俾驟然知以重厥任。第不得干預政事。蓋防者不干著而于微。杜者不干成而于漸。崔文昇不誅。李可灼蒙賞。賞罰無章。國無法矣。選侍之封蒙。自另議具奏仰見。殿下慎重至意。周嘉謨等本中。移官之語。誠為篤論。登極在邇。移之此其時矣。

兵科楊選上言

自先帝升遐。人心危疑。咸願殿下即日登極。用洽輿情。而遲迴慎重。必待擇吉者。固以郊廟未行大禮。不容草率。尤為深慮。乃人言宮中有先朝選侍。欲儼然以母道自居。外託保護之名。陰懷專擅之實。大小臣工。心切疑之。不敢以宗廟神靈所託。畀之身。輕付之。不可信之選侍手。故力請殿下。暫居燕慶宮者。實有鑒于皇祖鄭妃之事。欲先撥別宮而遷之。然後奉駕還宮。此

考事

卷三十三 泰昌

三

知問齋

職等之私。願忠于殿下者也。今諸臣靜俟五日。登極已定。明日矣。既登大寶。豈有天子復偏處東宮之禮。而怙恃寵靈。妄自尊大者。猶逼處于其間。種種情形。實為非法。今又奉有移宮。明旨。若仍復借擇吉。耽延。豈真欲中外之共主。避避一宮。嬪乎。人言紛紛。具謂李進忠劉遜劉進忠等。擅開寶庫。盜取珍藏。豈必欲盡取累朝之有。而後出宮乎。抑借皇貴妃名色。遂目無幼主乎。臣謂宜勅令選侍之內使。不得籍口擇日。立刻

移入一別殿養老自便是守禮安分若李進忠劉
遜等亦當念三朝參養之恩有以效忠于先
帝之子孫無謂殿下幼年尚方三尺不足畏也

李選侍移居于仁壽殿

改元泰昌

禮科李若珪奏殿下明日登極登極之詔即定
年號之日前先帝登極之詔以明年為泰昌元
年先帝即位雖僅預月而善政遍滿已足千秋
大業豈使年號之不存善此文無年號至今人心
不平堂堂明朝豈又有此大闕大謬臣謂除明
年正月初一日為我殿下紀元今年自八月初
一先帝登極之日以至十二月終斷宜借之
先帝俱解泰昌每月日萬曆年號斷自今年七
月終止則是先帝之年號既不斷萬曆之實數
又不碍殿下明年之稱元實至便也御史張澐
去尤斗等議曰泰昌雖一月亦君也今一月而
萬曆四十八年之美厚其終天啓億萬年之祥開
其始將不解宗乎不附廟乎稱
宗附廟有廟號而無年號乎

芳華

卷三十二

知問齋

初六日庚辰帝即位
七日 上命查九月初一日起初六日隨 駕值宿
文武諸臣姓名
御史倪應眷獻萬世治安策

一日保身一日定志一日講學一日勤政一日納
諫一日謹微而其幾尤在閣臣之主持閣臣受顧
命而佐新猷兼有師傅保之寄焉責任何等重大
願以至精至密之心特通 帝座以至公至虛之
心總持朝綱議未定不妨斟酌以求至當議既定

芳華

卷三十二

知問齋

不難擔荷以鎮危疑未雨而徹桑土履霜則思堅
冰大小聯為一心宮府合為一體然後天下事惟
其所幹旋而靡不如意

給事惠世揚奏輔臣泰方從哲十
罪三可殺

禮部左侍郎李騰芳教習右侍郎顧秉謙纂修

御史顧慥奏

畧曰時事之足履宸衷者無如遼左一事竊惟奴
酋發難以來假令戰守之事早決未必滋蔓之勢
難圖始則諱言于守而以戰為輕嘗繼以失利于

戰遂以守爲定局也。臣不諳軍旅，又未觀全遼之情形，但以事理度之，竊謂援遼之計，決于守而成。于戰必能百戰百勝，以示威，乃可以固守。

袁應泰巡撫遼東

十二日大學士方從哲奏乞致仕，上溫荅不允辭。

御史馮三元奏

畧曰：臣聞之人臣事君，見無禮于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況膺特達之知，專圖外之寄，騷動天下之兵，傾竭府庫之財，而尺寸之功未立，誕謾之

芳華

卷三十二 奏昌

三五

知問齋

語頻加人臣之義固如是乎？由今言之，則孰有欺君罔言逞臆行私，妬賢嫉能，愁民悞國如經畧熊廷弼其人者哉？臣謹按無謀者八，欺君者三，試爲皇上備陳之。夫兩敵相持，食爲司命，而今日恣搬運以當奴明日恣搬運以當奴，曾一騎不敢窺也。此其無謀一也。中國之長惟在火器，乃八萬之資一朝而燼，曾無防閑何其疎也。向使敵人有知輕騎驟臨一鼓而登，發蒙振落耳，此其無謀二也。北關爲奴內患，爲我外援，金白告急，道臣欲以二百

萬爲之應援，而廷弼不能用也。坐使奴去腹心之蠹，我失肩背之助，此其無謀三也。健兒不以禦侮，而以沒壕行伍，不以習擊，而以執土工，一旦有急，徒委之柴，賀數千之家丁，此可以禦敵乎？此其無

謀四也。潘陽之犯我，主彼客我，逸彼勞，循陣誓師，藏形設伏，摧鋒制敵，正在今日，乃賊來而聽其蹂踐，賊去而謬曰堵回，此其無謀五也。又所云守者，據要害，走集也。地在能守，人力可効，乃數十一屯，數百一聚，如以蛙噉蛇，相次俱盡，此其無謀六也。

芳華

卷三十二 奏昌

三五

知問齋

遼人可用而不欲用，曠兵可用而不能及，其失望而散，猶曰遼東無人，此其無謀七也。自古善用多者，莫如王剪，剪之六十萬，以楚千里而逞也。今之請數有剪三分之一矣，而奴之地有楚三之一乎？其無謀八也。請兵請餉，分固應然，而動爲要挾之詞，曰要遼不要有如我，皇上試問之曰：錫爾上方假借八百萬金錢，四方召募，此何爲者？而曰要遼不要，此其欺君一也。遼左道將亦極一時之選，而足已自賢，不能用也。乃動曰遼陽止兩監軍

也此其欺君二也兵未足而言紙上之兵兵將足則言無用之兵 皇上試問熊廷弼豈欲得神兵而用之乎此其欺君者三也

經畧熊廷弼乞 賜罷斥勘問

疏曰頃臺省諸臣顧慥等交章論職馮三元辨言欺君庸才悞國一疏數職八無謀三欺君之罪云不能職而遠之存亡未可知也是職留而遠必亡職罷而遠必存計 朝廷之上急急欲存遠必急急議罷職惟是無謀之罪職願承欺君之罪職不

考求 卷三十一 恭 知問齊

敢承

江西大水

御史申廷謨奏請賜民租

科臣楊漣奏

畧曰為熊廷弼者有二策焉思 九重之寵賚必不可負三軍之仰望必不可孤則當廣收群策勉圖後功即萬矢攢胸吾目不瞬全副精力誓當報國以報君父知遇之恩是一策也如或以敗壞之封疆必不可支困憊之病軀必不可起則當繳還

上方席蒿待罪求賢速代請 旨上裁祇念封疆絕不顧自家聲名爵祿是一策也至于 廟堂之上亦當焦心遠計博採群謀寧議之而後用毋用之而後議寧儲人以待用無陪用而尋人無得中制其謀無得旁掣其肘而且亟正喪師辱國之罪以儆後來之心東事其瘳乎

兵科楊漣劾本兵黃嘉善八次罪

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奏

畧曰 先帝春秋鼎盛即涉勞勩何得三十日間

考求 卷三十一 恭 知問齊

便已殂落道路沸傳皆知為奸黨陰謀醫藥雜進伏思二十年來忠臣義士受杖受謫以爭 冊立者正以 先帝換耳實不意其猝速之中復為醫藥所傷而身輒一蹙遂不可起 陛下以 先帝之愛子亦未一問 先帝垂歿之事以報 先帝地下之恨誰實謀 陛下至此者先是 御批李可灼崔文昇用藥一節既曰殊失敬慎至于查明藥方有無違錯此自文昇不必言之罪也 先帝之升遐一日不明則內庭之姦謀一日不破而

聖躬之安危安能盡保。正不得以含糊結局。

黃河清

八月十五日臨華州之間。已時見河。流上泛白。至申時徹底澄清。上下數十里。一望無際。至本月十七日未時。照舊濁流。共清三日。

御史張修德糾經畧熊廷弼

疏曰。熊廷弼一荆南書生。聽勘御史耳。其先世非有剖符分壤之功。又非有威啖肺腑之親。皇祖因東事不靖。起之田間。不三月而授之經畧。界之司馬。是何等尊崇。天下勁兵良將。任其調取。國

考

卷三十三 奉旨

五元

知問齋

家正賦加派一切金錢。任其浪費。且皇皇尚方。

勅賜軍門。太將以下。任其殺戮。是何等委任。內庫蓄積。內府珍幣。大臣所不能得者。任其領受。是何等恩賚。吾意廷弼于此時上之。當縛名王擒貴人。以長纒繫奴酋之頸。于闕下。次則斬將奪旗。設奇制勝。又次則勵兵秣馬。選將練兵。遏門庭之寇。于方張為。國家保境安民。乃無何而村落搶矣。屯保破矣。虜酋一入。殺掠不相當矣。乃人言嘖嘖。曉強口。臣猶曰。遣將而中制者。敗從古所忌。且英

雄舉事。不肯俯首下氣。使刀筆吏弄其文墨。姑且聽之。乃未幾而伊路失矣。蒲河又見告矣。胡人飲馬濟陽。而遼陽一片土。將拱手而付之虜手矣。喪盡遼人生齒。竭盡天下財力。今顧欲遺之他人。從何處下手。

詞臣張龔陳十事

養身。養性。勤學。敬天。法祖。親賢。納諫。信令。恤民。持體。

二十四日戊戌赤氣亘天

考

卷三十三 奉旨

三十

知問齋

占曰。臣叛國。亂大將死。又曰。天下大旱。又曰。佞臣在側。屬鄭分。

御史賈繼春上書輔臣。請保全李選氏。

戶科王繼曾奉旨。會議經臣去留。

論內閣。皇考選侍李氏。業已移居於噦鸞宮。撫養所生朕八妹。選侍東李氏。居勗勤宮。撫養皇五弟。選侍傅氏。居昭儉宮。撫養所生朕六妹七妹。俱有隨從宮眷。各衙門月分年例。養贍錢糧。俱從優厚。俾各得其所。

遼東經畧熊廷弼。繳還上方席。榮待罪。

遼東經畧熊廷弼奉旨解任回籍聽勅兵部勘議
定奪仍料理候代員缺命該部即會推

方學 卷三十三 泰昌 三十一 知問齋

三月甲辰 泰昌元年

兵部尚書黃嘉善以刑部尚書黃克績暫署本兵
并協理戎政仍命作速會推

初三日丙午葬 神宗顯皇帝 孝端顯皇后

九月二十八日發引大學士方從哲題主禮部孫
如游監禮部馬太監王進忠掩土

武選主事賀萬祚言遼事宜恤遼人開屯田用餌以
佐行間簡汰以清兵食

遼東經畧熊廷弼數疏陳列臺臣馮三元張修德科
臣魏應嘉交章駁之

芳奉 卷三十三 泰昌 三十一 知問齋

有欲罪以靡耗失事者有欲罪以托病脫卸者有
欲罪以捏造逆榜者于是廷弼又有行勘尚屬虛
文之疏 上曰科道魏應嘉馮三元張修德與經
畧熊廷弼屢次互相奏擾若不速勘無以明罪就
着魏應嘉等前往遼鎮會同彼處撫按勘明從實
具奏

以巡撫袁應泰經畧遼東

刑部主事董繼周上言海運募兵之効請纓遼左

科臣楊璉奏勸事勿遣言官

御史吳應琦奏勸官必須另遣

疏曰大凡兩造具陳必取裁于主者今三臣往勘必謂以先入成文致終無以服朝廷之心復以文致開展辨則將來敗壞邊事者益何所顧忌風聞言事科道職掌今言及遼事便擅扯借往則後有掩敗為功指鹿為馬者誰肯復為摘發乎此三大不便也伏乞 聖慈收回成命速下部院公舉風力科道二員前往遼東地方將魏應嘉等與廷弼屢次所疏事情會同彼中撫按一一查明確從

方某

卷三十三 泰昌

三十三

知問齋

實具奏以正廷弼欺隱之罪其魏應嘉等仍各照舊供職庶言官益殫忠猷而邊臣共加震懼矣

山東道御史鄭宗周丞籌兵食疏

請力行 孝宗廟虞允文之議就各兵見在錢糧簡各兵士馬汰其老弱虛冒必清浮費必減內而司農司馬極力主持外而督撫道將加意洗刷倘有不足當亟復屯鹽之法嚴行鼓鑄之條苟可濟于國家不必避乎勞怨明告 皇上慎儉德以懷永圖禦民苦以固邦本織造等項可停者停之食

庫光祿等項可折者折之

命行人徵請輔臣葉向高朱國祚史繼偕沈淮何宗彥入閣

十八日考選科道

大學士方從哲題日講官六員錢象坤孫承宗周炳謨魏廣徵李光先李標正字二員中書馬健唐允恭報可

吏部接出 聖諭

今歲 皇祖考妣

皇考升遐喪禮相繼古今未

方某

卷三十三 泰昌

三十四

知問齋

有昨 山陵襄事 神主升祔太廟大典告成前 先帝嗣登大寶繼朕登極典禮甚重尚書孫如游以一人獨任艱煩殫竭忠猷悉心籌畫動庸懋著勞績可嘉今特茲簡任着入閣與元輔方從哲等一同辦事以昭朕眷優勞臣至意

御史賈繼春安伸田珍等奏為揆席特從傳奉舉朝太駭聽聞謹合辭糾駁伏乞 皇上收回成命以杜黃緣以維廉耻

二十四日噫鸞宮災

上諭閣臣曰：皇五弟與諸公主，見居勗勤宮，與
熾鸞相隔甚遠，已差人守護。今熾鸞宮雖毀，選侍
李氏暨皇八妹，俱無恙，特諭卿等知之。

南臺御史傅宗舉奏論崔文昇用藥之誤。

御史馬逢臯、李希孔、交章劾崔文昇用藥之故，請正
典刑。

科臣毛士龍、臺臣方震孺、王允成皆疏奏姚宗文諸
罪狀。

十一月甲戌朔，原任經畧今聽勦熊廷弼揭。

今同勦者，有經畧撫按，有部道府廳，有總兵諸將，
軍民審一人有一人口辭，勦一處有一處結狀，經
一官有一官勦語，俱當一一奏聞。三公不得增損
一字也。誠如是而逼真，敢不服，敢不相下，臣意氣
雖類經營久定，即奴酋挾衆恃強，逼處撫順而瀋
奉諸將自能應禦，道將精神，儘能照管，不至驚亂
也。若謂職之功罪小，而封疆之關係大，則又溺其
旨矣。使功罪無關於封疆也，焉用勦？正惟關係封

芳華

卷三二

泰昌

三六

知問齋

疆。勦而是戰守有所持循，勦而非當事，亟圖改正。
勦而功，則寬臣以安衆；勦而罪，則處臣以懲衆。如
分功罪封疆爲兩，是欲勦臣於封疆外也。

禮科周希令陳十二要

一、惕已事。二、論相職。三、斷詔旨。四、別批答。五、親典
禮。六、公賞罰。七、彙奏疏。八、宜和衷。九、慎保舉。十、飭
京營。十一、責成閱邊。十二、增廣武舉。

禮科李若珪言：天氣尚未嚴寒，講席不宜早撤。
經畧熊廷弼交代。

疏曰蒙旨着令新經臣袁應泰刻期到任管事而臣可以交代行矣但往日交代止于交付印信令旗令牌冊卷等項一咨牒足以了事而今日交代則臺省諸臣參臣以破壞遺道他人欲勒臣于關外自裁者既欲逐臣去又恐去後事體難料而臣始不得不將應代事情一一情之于皇上與新經臣交付明白立案而去矣去秋遼陽以北棄城而逃今日自潘奉以南不但本城逃者復歸而開鐵蒲河以南不知日集幾許各處客商增來幾許

芳華

卷三十二

泰昌

三七

知問齋

此交代之人民也清撫開鐵蒲伊汎等城咸為賊陷瀋陽棄城也今復守奉集棄城也今復守寬叟麟陽長永寬莫皆棄城也今皆復守而遼陽無論也此交代之城堡也去秋遼城止弱馬兵四五千入川兵萬人瀋陽戍兵萬餘人今援兵募兵計十三萬各堡漸有屯集各城漸有設防此交代之兵馬也海運俾貢車牛夫仗催趨置辦皆足供餽新餉與臣毫不相干昨據餉司揭報自臣去年八月起今年九月終止通共主客官兵科糧并公費等

銀止用過二百三十一萬餘兩兩府廳報本色米壹止用過一百餘萬石不知一年虛糜八百萬兩之說是從何來經畧經手錢糧舊管宴賞欽賞賞功優恤各存剩銀一十二萬二千有奇新收職帶來犒賞閱科助修敵臺開原道募兵存剩地方輪助紙贖寄收南戶部等衙門輪助并三次欽賞內除一百萬內分去餉銀六十萬兩九邊餉賞三十萬內分去十二萬聽撫臣分賞額軍外共計一百十八萬四千有奇以上管收之兩項通共一百三

芳華

卷三十二

泰昌

三六

知問齋

十萬七千有奇職與撫按關臣陸續支賞開除過四十一萬一千有奇為新經臣犒賞之用俱問監軍道管糧廳細冊存照而臣亦未嘗虛糜也此交代之錢糧也各色軍器除疏請內庫咨計各邊不計外打造過滅虜大砲重二百斤已上者以數百位計百斤七八十斤以數百位計百子砲以千計三眼鏡鳥銃以七千餘計盔甲胸包臂手甲梁以四萬五千餘計戰車以四千二百餘計鎗刀鏜又以二萬四千餘計鐵箭大箭以四十一萬餘計弓

以五千餘計。鐵鑊斧鏃以九千餘計。劉輪火人火馬火罐萬餘。敵砲以十萬釘。擐牌楯刺馬鎗等項。無算。皆詳具各司管細冊中。而職不能悉數也。此交代之器械也。自丁家泊斬捕西虜。而炒花三十營。不敢入犯。自長勇臺撫煖兒二十四營。而東西虜不復交通。年餘已來。河東有犯。槍否。半年已來。塘報東西合謀入犯否。不知是閱臣姚宗文五萬出關四千遺。慙之力。抑職。稽糜之力也。此交代之西虜也。去秋九月。奴賊立欲犯遼陽。臣親往撫順。指點山川。佯示進取。而賊又畏不敢出。四五月間。臣親督兵馬。藩奉修守。以備賊。賊亦懼甚。悉撤東邊。反老寨諸夷于新寨。合力拒守。防我進勦。頃者搶掠乘餘村屯糧食。乃窮寇坐守救死之計。奪取遼陽已絕口。不道欲攻藩奉。又畏我砲車打擊。計惟待我進勦。背城借一。而賊亦情見計屈矣。此交代之奴賊也。然而其大景也。何一件。而非職。大疾呼爭口鬪氣。所得來。何一事。而非職。廢寢忘食。吐血嘔肝。所幹辦。何一處。而非職。身親到口。

芳墓

卷三三

秦昌

三

知問齋

手畫所親授。一切地方極繁。極重。極難。事體有邊才數年。經營不定者。一年而當之。而為臣者亦難矣。一時綱紀。龐陳。局勢漸定。天時人事。亦似有為之好機括。惟只將懦將庸兵弱兵少八字。不得湊手。顧臣私與各道議。便當尋一用懦用弱用少法。與賊對壘。相持漸進。逼而別從他道。搗襲以殺其勢。而亂其心。可坐而困也。七月。曾遣監軍道高。親往藩奉。與諸將帥密議。今冬揚兵撫順。以張其勢。明春移藩奉。及各兵六七萬。札三大營于撫順。城下。衛以戰車。環以木城。對賊五六十里。彼此相持。勿輕動。別遣毛浙各兵。出寬叢。川土各兵。出清河。入搗勦。此兩處賊無重兵。可衝。行無阻。而後豎招降之旗。懸擒賊之賞。不出一兩月間。必有內應而起者。一應軍中箱棚帳鍋口斧鑊繩釘之類。已檄諸將秘辦。停當。即土城不能遽築。權用木城。亦檄諭每軍。砍木一根。聽候。況賊中部落。無食無鹽。無布。又搬運木石。包築山城。甚苦。項又縮新寨。十數里。另起一城。而諸夷甚怨之。若我有舉動。勢必

芳墓

卷三三

秦昌

三

知問齋

內潰然職向不欲明言以俟中外之應援今到此地位不得不言而猶非臣做出纔說初意也然新經臣到遼陽時臣亦細細商說頗首肯而不以此為謬此又交代之方畧也

給事惠世揚遇災陳言

上下交修之實則爵賞之當裁也黨禁之當開也冗官之當議也武備之當修也民窮之當念也

南御史李希孔糾閹科

是時糾罷宗文科臣毛士龍則有同舟抵括之語臺臣方震孺則有當局不言之評王九成一疏再

考

卷三十三

泰昌

聖

知問齋

疏而又繼之以駁楊炳若照燭李希孔一疏再疏至于三疏廣明陰奸鱗甲二義推敲咨選庸弁阻抑考選諸罪狀不遺餘力但盈廷之議總之從閣遊一事而起

尚書黃克纘奏

畧曰臣法官也欲以法死人必使其罪皆麗于法彼方無詞今姜昇鄭穩山劉尚禮不持一物劉遜拾得珠結還與逸侍而與王永福姚進忠手持寶者駢首就戮得無失輕重之別乎若曰李選侍事聖母不恭遇皇上失禮其下人不可輕怒則臣願皇上為先帝優容之蓋父母之恩

猶天地也履后土則思母德戴皇天則思父恩

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如此然先帝欲冊封選

侍為貴妃其匣中袂中之物安知無出于先帝

所賜者乎以是而重下人之罪先帝在天之靈

必有愀然不樂者矣臣願皇上之深思之也

給事中趙時用奏時事

謂今之時事有議論已定而不必進尋者門戶之說也亦有議論未定而不當爭鬪者勘遼之事是有緩之定緩而不可不議行者屯田之利是也至重至大而當執其微者郊廟之禮是也存至

考

卷三十三

泰昌

聖

知問齋

試御史方震孺奏請激濁揚清

謂天下貪吏多而懲貪之法疏况網漏于吞舟官高于金鑄間有二三孤寒清節獨嚼菜根者又未見有十道徵封尤遷異數或因而益其田頓而湖山金穴之子乃相率而嘆其計拙命窮顏影自錄無心誰賞

十二月甲辰朔

給事尹同臯言官聯宜久任以責成功

吏科成明樞奏飭吏治

一防推諉以責實職一明進退以彰大義一杜請托以厲風節一慎起用以清朝賞一速覆結以防壅蔽一禁套辭以重國是一責撫按以約考語一督監司以責守令一重久任以澄本源

禮科周希令奏

畧曰臣妾謂已募者隨令出關未募者即行停止

去墓

卷三十三 恭昌

四三

知問齋

將所省安家行糧抵作加派之數發遣東使該鎮士飽馬騰得餉更愈于得兵惟在將將之人善用將善練兵耳與其用烏合之衆充虛數不若用已試之將得實效彼將各有親丁可以臂指相使則李懷信柴國柱仍當調用者也聞寧夏總兵王汝愈甘肅總兵祁秉忠俱身經百戰且蓄有勇士壯丁十可當百項遼左新經撫有請二帥之意該鎮當聽其去毋相批留奏讞之日三鎮并叙可也

御史張捷奏慎徵決壅

伏乞 聖明察外廷忠愛之微忱有深官慎防之至慮嚴 勅一應中官無大無小咸懷忠良罔干外政而又使大臣克舉其職言官得盡其言則官府通為一體而明良比隆三代矣

都給事楊連敬述移宮始末

每憶 先帝憑几之言留神 國事間亦與選侍鍾情而畢竟再四叮嚀則曰輔 皇上要緊當時選侍忽從門幔中手挽 皇上而入復推 皇上而出隨有要封 皇后之言臣是以心口相問憂

云某

卷三十三 恭昌

四四

知問齋

來無端此八月二十九日之光景也迨九月初一日子夜 先帝又急召諸臣臣從諸臣再至 宮門而 龍馭上賓矣此時 主君為重宜急于請見一見即呼 萬歲以慰人心而守 乾清宮門內使乃有持挺不容閣部大臣入者臣冒犯忿詈謂 先帝宣召諸臣今已晏駕 皇長子幼少未知安否汝等與宮人閉 宮堅阻不容顧 命大臣應召請見意欲何為此初一日卯刻入 宮之景象也已而大小臣民共祈 皇上即日登極

皇上斷以含殮未完，祀告未行，傳諭容卜吉。此初一日辰刻之光景也。邇時諸臣又議：皇上宜歸何宮？臣但云：從來沖齡天子，不宜托之素無恩與德之婦人。且選侍如可托，皇上必深知之。雖強之離而不得，如不可托，皇上亦必深知之。雖強之留而亦不可得。聖駕果徑歸慈慶宮矣。此初一日巳刻之光景也。至初二日，九卿科道左光斗等有移宮之公疏，蓋因皇上一正九五，決無避宮，又無復返青宮之理，而斷斷又不可以同居。至初六日，猶抗不奉旨，而期且迫矣。臣是以有正位、參及李進忠等之疏，總以宮既不得不移，自不得不以新天子即位，宮嬪自有定分，亦各有定宮，即欲加恩，選侍原不在宮之移與不移，且避至尊，安本分爲選侍自處計，亦不可謂不遠。且深此初五日午刻，臣從諸臣于慈慶宮前，憤爭移宮之光景也。至本日移宮，臣隨向諸大臣說：移宮自移宮，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二祖列聖之大寶始安。

考案

卷三十二 泰昌

四五

知問齋

先帝在天之靈始妥，大臣于此密有調停，即本日緝獲罪璫，只宜殲厥渠魁，無深求蔓引，大抵主上冲齡，方其宸居未淨，先帝社稷之付託爲重，則平日之寵愛爲輕，及其宸居已定，既盡臣子防危之忠，即當體皇上如天之度，保護聖躬，肅清宮禁，三公大老，饒有主持，且臣子尋嘗事臣，不過從傍與聞，未議俱不足言，不欲言亦不必言，乃再拾陳語瑣言之，豈得已乎哉？乞採臣之懇言，更於皇五弟、皇六妹、皇七妹、皇八妹時勤，召見諭安，而優念其弟妹不妨曲及其若，李選侍者請自上裁，再酌加恩數，亦遵愛先帝之愛子愛女耳。

上曰：登極移宮事情，不惟科臣所親歷，且文武大小臣工共見者，乃極公極正，極真極切，覽奏其慚朕心，着昭示中外，以釋群疑。

詔曰：九月初一日，皇考賓天，閣部文武大臣，科道官進宮哭臨畢，請朝見朕躬，李選侍將朕阻于暖閣，卿等再四奏請，欲朝見朕，不可得，當時若非

考案

卷三十二 泰昌

四六

知問齋

司禮監等官設法請朕出暖閣，面見大臣李選侍許而後悔，暨朕出暖閣至軋清宮，丹陛上大臣扈從前導，選侍又使李進忠等將朕衣拉住不放，若非司禮監奏請朕前進不可，退又不能，及至前宮門，選侍又差人數次着朕還宮，不令朕御文華殿，卿等親見當時景象，安乎危乎，當避宮乎不當避宮乎，一向刑部及各衙門欲行庇護之謀，先藉安選侍為題目，使是非溷淆，朝政不寧，輔臣義在體國，為朕分憂如此等景象，何不代朕傳諭屏息紛

去真 卷三三 泰昌 四七 知問齋

擾

南臺御史王允成奏保身保治之要

- 一防嚴宮禁一壯維城保護 皇五弟一慎內旨
- 一謹票擬一杜旁落一嚴部覆一勵廉耻一接辭
- 臣一論和衷一親講祀

盜竊承運庫祭品

大學士方從哲乞歸

奉旨朕御極已來，竭誠調護，勞著三朝，從來未有朕眷任者，舊倚賴方殷，卿乃連朝乞身，情詞自

切勉從所請，成卿雅志，着以新任職銜，進中極殿大學士就第，仍准補六年考滿，給與應得誥命兼賜蔭

詹事公彙疏言

覽臺臣奏，有以萬年有道聖人，僅一月太平，一天子不覺髮墜刺心，擲冠投袂，仰屋悼歎，竟夜徬徨。又聞南北臣僚所論先帝升遐一節，迹涉怪異，語有包藏，恐因委巷之訛傳，流為湖山之稗說，掩先帝考終之美，貽陛下共戴之仇，以萬目明見之

去真 卷三三 泰昌 四八 知問齋

事成千古不決之疑，何通國之人安于朦朧而不早為之辨也。臣不忍先帝有不得正命之誣，力思滌濯兩月之疇詞密締，惟科臣楊漣疏中所述情景最為真切，意欲紀為一書，傳之久遠，以贊兩代光明謚靖之治

禮科李若珪奉旨回話恭選大婚

都給事楊漣乞歸疏

曰臣楚鄙豎儒，荷蒙神宗拔置諫垣，本年八月當光宗初登大寶，陡膺老病之時，臣痛心念

先帝毓德青宮，憂危艱苦垂之十年，乃一旦禍發于柔情，不八日命危于奸豎，宿毒復圖于再世，九鼎孤懸于一絲，殆哉岌岌乎！此臣子致命報國之秋也。臣是以有發明。聖體違和之錄一疏，自分妄言宮掖，指斥陰邪，禍當不測，乃蒙先帝俯垂采納，特賜宣召，以一介小臣，微主知于病危，委頓之時，蒙特賜于大命，彌留之日，三生自詫為奇逢，千載亦誇其殊遇。臣即畢命誓死，粉身碎骨，亦何足以酬天地之高深，而報優渥之萬一也。

卷三十二 奏目

四

知問齊

乃因本月備述移宮始末一疏，伏蒙皇上諭謂臣言極公極正，極真極切，且有志安社稷，忠直可嘉之褒。夫移宮一事，本未甚詳，加以聖諭諄諄備言，宮闈凌逼之根因，詳及兄禮篤厚之次第，皇上之量同天海，孝隆唐虞，既已昭揭千古矣。乃微臣于此，則有大不安者。臣今日引分省循，可以仰報。皇上俯全臣節，此惟有去一着而已。夫以安社稷為悅，臣兒童讀詩書，即知慕之，而人臣立朝，又豈有以忠直為諱者？又況移宮始末

了然在人耳目，且自有聖明之特知，在臣亦有何愧怍，有何疑阻，而決于求去也？祇緣臣生平薄相，身無媚骨，以賦命窮蹇，劇世航鱗之人，而際兩朝知遇，被聖明獎誦之過，人生之願望，與書生之福力，至于此極矣。今日捧戴之恩綸，披上方之文綺，賚兩朝之賜金，步歸望門以忠直二字，出告親友，入教子孫，以彰君寵，以圖世報，覺俯仰之皆寬，對讀書而共快，即不幸自先犬馬卒，填溝壑，持此二字以報皇考于在天，見先人于

卷三十二 奏目

三

五

知問齊

地下，臣可以瞑目安寢，且可以歎龍逢比于于當年，遭遇之窮苦，乃因循係恋，日復一日，或不免借王眷以梯榮，挾忠憤以固籠，則臣之生平自許，謂何臣之向日憤爭，謂何始奮鷹鷂之逐，而終甘腐鼠之嚇，陰懷蠅蚊逐羶之情，而陽樹犬馬恋主之恩，則豈臣之所以自處，而亦非皇上之所以蓋臣也。

卷三十二 末

武原臣徐昌治述

熹宗愍皇帝光宗長子
在位七年

辛酉天啓元年正月，上御殿，羣臣朝賀。

大學士劉一燝等請開經筵日講。

原任南京刑部郎中鄒元標起用。

穆廟奇妃葉氏薨，喪禮，命照淑妃秦氏例行。

御史焦源溥明綱常疏，論鄭貴妃李選侍。

遼東經畧袁應泰備陳戰守，并議復撫順。

御史潘雲翼請留部科諸臣。

先責黃克纘以不可去之義，繼謂楊漣以無罪去

國，殊令忠臣扼腕。李若珪以抄叅引義，更令言官

短氣。

發內帑五十萬兩，遼東充餉。

土星逆入井宿。

享太廟。

禮科李若珪敬明職掌，並明去國之意。

臣方條陳大禮，忽見選婚內監，乞請紛紛，既欲帝

領推算，又為帶領者重請勘合，臣謂既云帶領，則

一選婚之勘合足矣，何必兩勘合並行一路哉？臣

自行入時，習見此輩之騷擾驛路，慘害地方，無異

虎狼，有慨于中久矣。況今民生困苦，萬不能堪，故

據疏抄叅，慮百姓明職掌，防中官貪殘之漸，杜

冠婚冒版之機，乃職欲遏其勢，而渠已示其權，懲

職以箝言官之口，天下事尚可言哉。

御史馬逢臯乞嚴勅會議，以定國是。

臣伏覩科臣楊漣近來一疏再疏，其說甚詳，

總為前移官一事，夫移官何罪哉？無罪即功，

罪在攻大璫，功在安社稷，功大罪小，宜留不宜

去。當危疑之際，處人骨肉之間，奮不顧身，止知

皇上為重，不知其他，止知安皇上為急，不計其

他。皇上親見之，重褒之，勿能終庇之，恐正去邪

進矣。直去媚者進矣。上曰：這所奏事情，俱朕親

歷，諸臣共見，有何功罪未明？楊漣忠直，朕所鑒知，

暫准病告，心跡自白。

十二日，舉日講，孫如游侍講經筵。

御史左光斗上言

禮臣孫如游為職所糾決意求歸乃突爾上疏求入講筵又再奉旨入閣矣似此舉動成何行徑數月以來中旨之爭頻見章奏開中旨者自用如游始則塞中旨者必自罷如游始補大選

贈劉元震禮部尚書

贈趙煥太子太保

贈黃承玄工部左侍郎

考案 卷三十三 天啓 三 知用齊

皇極門墜柱遣尚書王佐行禮

上行冠禮

御史方震孺奏三事

一曰國本之事張差是也其次分門戶之說又

其次移宮之事

禮科周士樛進修德教命之說

敬天法祖崇儉恤民聽言凡五事

御史周宗建奏為直抒公論關發其忠

請益先臣顧存仁顧憲成陶望齡王世貞四人

起黃汝良南京禮部右侍郎

以惠世揚為吏科左給事中

二月吏科倪思輝疏請講學親賢用人納諫

御史張慎言條議起廢

起漢中王南驗封郎

武選司鄒嘉遇督理清黃

復駙馬王昺膳養田租

詞臣徐光啓練兵事竣加少詹以病乞歸

贈原任大學士許國官階誥命

考案 卷三十三 天啓 四 知用齊

御史高弘圖請召還楊漣賈繼春

禮科都垣楊道寅敬陳慎始五要

遼東巡撫薛國用請復遼東科舉

李遠唐世濟朱世守巡撫應天南贛廣西

兵科蕭基奏夷謀叵測

臣見正月中遼東總兵李光榮有投降真夷總兵

賀世賢放進之報越二日又有總兵放進收留

安插之報二日中又有總兵放進收留

人之報臣因而嘆曰怪哉其故何其輕也

遼東荒已久。何至今方因餒。開奴騎。兩月絕跡。而西夷降者。屬至。保無借避乎。夷虜居草野。噉腥羶。是其性。若有如許牛羊車輛。何不往牧彼方。乃遠來授我。據報夷人五六千。此非一日一夜。冥冥悄悄而來。彼中部落。豈不覺知。臣不能無疑。即降者真矣。而狼子野心。其可無慮乎。

御史周宗建奏邊計

遼事之壞。不壞于無兵無餉。不壞于經畧將帥之無人。而獨壞于大臣之無識。

方本 卷三十三 天啓

五 知問齋

日暈二月初三日。日暈兩傍有耳。如月狀。光耀甚。閃爍條然如玉環。其大竟天。自辰至午。方散。

三法司會審楊鎬李如楨

奉旨楊鎬輕率寡謀。李如楨退縮欺罔。罪狀甚明。刑章宜正。

贈原任大學士于慎行秩廕

閏二月。御史董羽宸進補偏救弊十說。

絲綸之出當平。牽制之文當夾。官府之法當一。政刑之明當速。保舉之法當嚴。巡撫之任當久。遺佚之材當收。起廢之法當核。補官之期當一。文卷之

刑宜嚴

命大學士劉一燝等擇日開館。纂修

神宗顯皇帝

光宗貞皇帝實錄

風霾。詔九邊嚴加防備

御史潘雲翼救急八款

簡戎政之任。儲邊疆之才。固山海之防。設劄門之備。聯中外之心。鼓士卒之氣。嚴奸細之禁。遠哨探之役。

方本 卷三十三 天啓

六 知問齋

戶部主事陳國鑄 疏請 旌祖陳榮孝行

榮建寧人。母雙目失明。十年百藥罔療。忽聞舌抵可愈。目疾為之日。舐數十遍。母一朝豁然開視。又鄰火及廬。榮從外奔救。抱母號呼。須臾風返。又郡城水災。人民漂沒。榮與母兩地隨流。各附一木。潮達岬。卒遇其母。官舫郡守夜夢神告。次午孝子附舟。郡守穢舟待。至日中一木冲岸。視之則陳榮也。郡守驚詰。何以孝遽動天。榮曰。予何知孝。惟不敢忘母而已。

封郭振明博平伯。王天瑞永寧伯。王昇新城伯。
遼東經畧。老應泰條上夷氛正熾。應援太緩。
吏部等衙門會議。

奉 聖旨。移宮始末事情。中外臣工共悉。自賈繼
春揭出。朝端紛紜。不已。近又具疏肆辯。張慎言等
身居言路。不肯直剖是非。卻乃背公植黨。本當革
職。念輔臣屢為申救。姑准從輕。張慎言高弘圖俱
罰俸二年。王大年罰俸半年。王志道等。姑且不究。
起孫瑋南吏部尚書。魏養蒙南戶部侍郎。兼僉都御

史總理糧儲。朱延禧南祭酒。
卷三十三 天啓 七 知開齊

御史劉大受言。特政五隔。
上與下之情隔。大臣與小臣之情隔。京臣與邊臣

之情隔。腹裏與塞外之情隔。理財與牧民之情隔。
保定巡撫胡思伸疏薦原任陝西按察使邢雲路精
於曆法。宜起用。釐正。

戶科趙時用言。遼事有三可愛。
遼練之無日。調度之失宜。招徠之難測。
昭和殿災。

兵科朱童蒙勘遼事回奏。

曰。熊廷弼有揮霍之雄才。任事纔十餘月耳。而遼
陽。險。額。之。城。如。新。喪。膽。之。人。復。定。至。奉。集。瀋。陽。二
空。城。今。且。儼。然。重。鎮。矣。民。安。于。居。商。旅。紛。于。途。而
後。之。人。因。之。為。進。戰。退。守。之。地。臣。入。遼。陽。官。民。士
庶。垂。泣。而。思。謂。數。萬。生。靈。皆。廷。弼。一。城。所。留。惟。是
廷。弼。性。甚。急。切。而。遼。人。素。習。息。緩。性。不。急。則。功。不
成。況。又。非。常。之。原。黎。民。駭。焉。凡。借。磚。于。鄰。居。採。木
于。園。林。移。石。于。墳。墓。似。乎。爭。民。施。奪。甚。者。督。工。刻

期于鄉紳。青衿及無籍免。能無騰謗聲乎。
禮部奏言。陵穴驚聞石底。上命光祿少卿柳佐同
各官看議。
恤錄首請建儲。舊輔沈鯉
贈呂坤刑部尚書。
三月。吏科倪思輝敬陳修省實政。
兵科蕭基劾閣臣姚宗文。
御史周邦基奏。議用人宜慎其初。
潘遼相繼陷。

卷三十三 天啓 八 知開齊

先是奴賊傾巢而來夜半渡河深入攻瀋陽川兵周敦吉欲直前薄賊謂與瀋陽兵內外夾攻可以成功既而賀世賢開門與李永芳合而瀋陽陷諸將益憤激曰我輩不能殺賊救瀋在此三年何為后柱司秦邦屏遂先率兵渡河諸營繼進而虜以鉄騎四面撲攻諸將奮勇斬賊落馬者三四千人賊卻而復前後虜益衆諸軍飢疲不支遂被衝殺吳文傑周敦吉秦邦屏皆戰死而奴賊遂深入圍遼陽經臣袁應泰親自出城督戰互有勝負既而賊分步兵攻小西門馬達賊攻東門經臣急退入城與按臣張銓東西分守賊勢益衆監軍牛維驤從小南門突圍被賊斫射落水扶傷而走城中火器幾窘經臣與按臣及分守道何廷魁三人在東樓共欲慷慨赴難經臣曰秦徽尙方寵靈固誓以身許按臣無閫外寄尙可收拾餘燼爲退守河西計已而賊并攻益急小西門火起夷賊先登遂有內應開門以延之者城內大亂經臣知勢不可救登樓引刀自殺按臣罵賊不屈死之何廷魁視其

二女二妾投井而後從之監軍崔儒秀自縊于都司堂上

起兵部左侍郎熊廷弼仍前經畧

起鮑應鰲祠祭郎中劉宗周儀制主事高攀龍尤祿

寺丞

四月以李宗延爲右僉都御史協理京營戎政

湖廣道方震孺條陳緊急軍務

一寧前道參議王化刻甚得西虜之情形 一兵事急如火凡東事本章求 皇上隨覽隨下 一兵擇緊要者貼浮票以便觀覽 一要緊軍務不必

從部議覆 一遣官分道募兵 一造火器 一造衛所免以安民心 一承嗣鳳陽係根本重地加派城之兵以收驍雄以散奸棍 一遼陽不守海運難行當併力陸運 一練兵少詹徐光啓尙住天津印刻取回以製火器修敵臺 一自通州至山海關一帶口子勅少詹徐光啓相度設防 一城外向無車砲當即日做起宜責成工部侍郎姚思仁命右僉都畢自嚴駐劄天津備兵防海兼理糧餉王國禎駐劄通州督護漕儲招兵練士添設薊州兵備起邢慎言任之初八日卯時奏告天地 宗廟遣公侯張惟賢宗純臣李成名行禮 奏告大婚也

修山海城

叛臣黃衣伏誅

衣廣寧人原任通判奉經臣委收糧于遼遼陷不
從乃刺頭投降甘心臣處逆引見奴酋酋以大
紅蟒衣之與駝一頭同三僕送出招降過市觀者
如堵撫臣捕得之與其僕黃春李四余伴義并梟
于通衢人心大快

速原任監軍道臣高出御史劉廷宜專疏劾之

刑部右侍郎鄒元標疏

臣謂今日急務惟朝臣和衷而已論一人當惟公
惟平無遽推筆端論一事須懲前慮後無輕試耳

芳基

卷三十三

天啓

二 刑部

食以天下萬世之心衡天下萬世之人與事議論
未嘗不平風波未嘗不息國家阜寧謚清淨之福
願諸臣深維焉臣意急在用人用人急矣不大破
常格謗謫拘拘欲豪傑我用不可得也破格要矣
然又當存愛惜推較之意焉若既用之而復蒙疵
何人無短何玉無瑕況此時得一濟時士如荒年
之穀天下用之惜之而已

罪援遼逗遛鎮將王威達奇助

贈恤先朝講臣焦銓

命科道尹同臬等分營簡練

行納吉禮

山東道汪泗論上言

臣觀今日大勢急著莫如收拾人心以圖恢復
遼東巡撫新陞經畧薛國用以病辭免叅議王化貞
代之

詔加解額

兩京五名大省三名中省二名下省一名以龍

飛首科也

芳基

卷三十三

天啓

三 刑部

陳大逆劉保於市

保遼陽人素與李永芳通好每月傳遞邸報至是
事露被獲伏誅

再發帑金二百萬兩充餉

遼東死節諸臣張銓崔儒秀何廷魁秦邦屏等各贈
官恤蔭有差

二十七日大婚發冊奉迎正使公張惟賢副使大學

士劉一燦韓贍

命司寇黃克績督署戎政協理東事

冊立張氏為皇后、

冊封王氏為良妃、段氏為純妃、

五月、欽天監擇八月廿七日、先帝梓宮發引、命諸

臣早竣陵工、

祠劉純諸臣于其所歲時致祭、

議優叙原任按臣張銓、父現任濟司張五典、

督臣文球、咨送降夷二百八十名、轉發西鎮安插、

御史江秉謙、糾之、謂文球、關外事權在握、未聞如

何運用、乃收納降夷、復蹈袁應泰之軌、

奏

卷三三

天啓

三

御

巡撫王化貞為賊謀愈迫、我備全虛、賊入命諸司如議給應

六月、大學士何宗彥入閣辦事、

雨降、

自冬及春、畿輔久旱、皇上宮中皮禱、素服、御

門、勅百官同加修省、夜半廿雨千里、

大學士朱國祚同知經筵、

詔加奉聖夫人容氏恩典、禮部奏無例可加上切責、

已而照、皇祖戴聖夫人余氏例、加給誥命、

叙黔省平苗功、加恩張鶴鳴等有差、

經畧熊廷弼至京、奏定先着、

曰、以遼論、則三岔廣寧為先着、以京師論、則山海

關為先着、以恢復論、則廣寧登萊天津三路為先

着、一應兵餉戰具、宜盡力全用于此、此着一定、賊

自不能飛越、京師自可安枕、而紛紛留兵募兵、築

臺濬池、以護京師為名者、皆舛也、上納之、賜尙

方劍一品服、仍賜宴、命大臣陪饌、禮數特隆、

經畧熊廷弼請添設監軍諸司、併保繁臣高出

降原任監軍高出二級、胡嘉棟四級、戴罪立功、

奏

卷三三

天啓

四

御

御史李日宣奏請宗生及孔子後裔、于大省加額中

二人、上從之、

七月、御史劉蘭等、公疏、諫容氏

經畧熊廷弼請精棟京營選鋒、

京營協理李宗延言、練兵不如恤兵、

降太監王安為淨軍、魏忠賢害之也

原任遼東巡撫薛國用病故、

八月、詹名臣海瑞子海晏入監、

鎮江奇捷、

先是標下游擊毛文龍奉遼撫王化貞命赴河東等處招降叛逆隨安撫猪島廣鹿島等數處因聞鎮江奴兵止千餘壯勇又各出抄劫遂與遼東避難生員王一寧等率兵三百餘人鷄鳴薄城下又先暗通鎮江中軍陳良策為內應于是內外夾攻賊皆靡落四奔擒其偽游擊修養貞等文龍進城安撫百姓因請兵糧接濟王化貞以聞

詔免行刑

給奉聖夫人客氏坎地二十頃御史王心一切諫被責

芳華 卷三十三 天啓

經畧熊廷弼報于七月二十日抵山海關到任

陞授王紹勳鎮江總兵為主將毛文龍陞恭將為裨

駐又州與鎮江聯合南衛東山岳進取○奴襲金州

二十七日 光宗貞皇帝 孝和貞皇后 梓宮發引

二十九日 梓宮至沙河

九月初一日進祀冊禮部侍郎周道登捧入

地裂湧血

梓宮奉安陵殿

免湖廣災傷田租

鎮江復陷

遼東巡撫王化貞催請盔甲車輛及借援兵馬

遼東巡按方震孺請特旌血戰誓死之將張神武

經畧熊廷弼奏三方布置有名無實

熊廷弼原議廣寧登萊天津三方並進時王化貞

誤信西虜之助而力主進戰本兵張鶴鳴然之熊

廷弼不能為因奏三方布置有名無實臣實不

敢任此變局重擔臣行時與撫臣約曰虎酋大兵

果至我自不得不應如事尚未諧且自據守以待

芳華 卷三十三 天啓

明年各鎮兵馬來完津萊策應備完三方並進一

鼓直前西虜助與不助皆可不必此守之謬也今

樞臣撫臣主進愚昧難決

十月 享 太廟 上御殿頒曆

湖廣道徐卿伯奏論黔事

苗以撫愚我我以撫自愚卒之郭子章不能撫者

遺之胡桂芳胡桂芳之不能撫者遺之張愷張愷

之不能撫者遺之張鶴鳴至于鶴鳴盡翻前局始

為之蕩滌其荒穢而收拾其殘者往事之明効大

驗。况環處皆苗也。則皆賊也。使苗不相安而苟存。安能至今日。使苗終可化而悔禍。又何以至今日。此亦足以明此輩之陽順而陰逆。無日不撫而彼無日不劫。蓋不可講以正心誠意之學。而施之仁義道德之談。被李一鳴吳江龍馬如錦牛可耕諸人。皆提一旅之師。建專闢之節者。而束手坐講。不能制賊死命。而以責之于無兵無餉之府縣。談何悖乎。

湖廣道馬鳴起上言。

客氏既出復入。不便有六。被罰。

方表

卷三十三

天啓

七

方表

卷三十三

天啓

八

給事侯震揚請出客氏。

既而吏科倪思輝朱欽相相繼疏論客氏。上怒。俱降三級。調外。王心一疏救亦被降調。

禮部主事劉宗周疏。

客氏出而復入。以大內之森嚴。恣一官人出入。非所以閑內外。乃以人言之及。一舉而逐諫臣者三人。罰者一人。至閣部以下。舉朝爭之而不得。臣益有感于官官用事之禍矣。

原任大學士葉向高疏。

臣以途次患病。并黔捷蒙 恩。兩疏控辭。再奉溫綸。促臣速行。諭臣領受。臣衰朽殘生。力疾前行。已渡河西。自當匍匐扶攜。一望 天顏。祇謝 二陵。

惟是加恩隆典。萬難祇承。伏望 皇上亟收成命。臣又從邸報。見毛文龍收復鎮江。人情踴躍。而或者恐其寡弱難支。輕舉取敗。此亦老成之長慮。但用兵之道。貴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而定西域。耿恭以百人而定疏勒。皆奇功也。遼陽之失。似亦在知正而不知奇。故糜爛決裂。一至于此。今幸有

毛文龍此舉。稍得兵家用奇用寡之法。臣雖不知其成功否。然為今日計。惟當廣為救援之策。以固人心。而毋過為危懼之談。以張虜勢。即使鎮江難守。亦不必尤其失策也。

兵科給事蔡思充等上言。

遼瀋繼陷。無如保廣寧為急者。

遼東巡按方震孺上言。

用兵之法。千言萬語。總不越賞不踰時。罰不踰刻八字。自有遼事以來。從不曾見堂堂正正。做得一事。從不曾見斬斬截截。殺得一人。人皆知進者之

必死而逃者之必生彼亦何苦又欲尋死乎開錢
既陷且立功于遼濟遼濟既陷且立功于廣寧廣
寧既陷且立功于山海山海既陷又想立功于都
城恐皇上金既無缺之天下不足以當罪并幾
次立功幾次戴罪也仰祈皇上速下一嚴勅星
夜飛至河西若再望風先走各照信地各照職掌
必殺無赦而廣寧塔山地方係寧前副使張應吾
管轄亦宜宿兵一枝肅殺逃軍逃將使三軍之端
路絕而生路可望也

李三

卷三十三

天

天

李三

卷三十三

天

天

天

上念遼左調撥川湖等兵并各邊赴義從征跋跡勞
苦時當寒近倍軫朕懷特發帑金二百萬兩酌量道
里遠近派定數日本處地方官唱名給發統領將目
一并賞之

又出帑金二百萬兩為東西兵餉各項等用爾每遠
酌量緩急樽節通融不得仍前冒啟

經畧熊廷弼奏

頃見兵部上疏要臣提兵出關臣敢不出惟是經
畧一出觀望非輕西虜視以為輕重東賊視以為

進退兵將觀以為勇怯楊臣第知經畧一出足以
鎮定人心不知無一兵之經畧出更足搖動人心
也前兩援兵三千已盡出關矣此外無一卒一騎
不知樞臣與臣何項兵馬出關又不知臣住廣寧
撫臣應住何地乞 勅兵部速議無使擔安危之
重臣徒手出門為賊所笑既而出關駐劄右屯
十一月冬至祀天遣國公張維賢
上御殿羣臣朝賀
王三善巡撫貴州

贈故輔朱廣沈一貫太傅

起南都水司添註郎中雷元聲

十四日 萬壽聖節百官慶賀都御史張問達暨孫

璋白瑜姜習孔李希孔薛鳳翔李養志各疏請宥言

官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以昭 聖度以弘壽域

禮科周朝瑞疏 雖係知縣王綱謀以守正蒙 誣刑科

套虜入犯延安

圍城三日焚殺甚衆臨去曰不拿杜總兵過年三
月大兵徑上西安事聞即有議拿社文煥者給事

奈思充曰大將為虜所忌平日必非嬌虜者若因
謾言而擠所忌則大將之去留夷虜操之如國體
何文煥始從輕

贈故輔王錫爵太傅

申飭計典使各訪杜私搆捐資格核卓異懲操弊

磨南戶部侍郎孟養浩子以功在國本故也

皇極門成

虜酋良定等犯甘肅鎮番等處恭將王承恩率兵將

拒之于麻山湖斬獲甚衆撫臣徐春量奏捷

考績

卷三十三

天啓

三

知門

十二月四川蘭首倡亂

遵義城陷

九月二十一日奔首崇明通同楊酋為內應藉口
調兵援遼重賄凶命奸徒及橋州餘孽一時蜂起
附板送將沿海營哨殺傷一空遵義府縣軍
民震驚無措谷自奔逃頃刻逃兵連入府城

后駐宜撫司掌印女官秦良玉勒王

時賊求秦氏助兵秦氏斬使賊遂進兵圍重慶

吏部尚書周嘉謨疏臣惟願科抄惶惑人心將半午
例竟可廢臣部職附終汝法也

賊攻合州

江津知州翁登彥知縣周禮嘉率眾禦之攻輒文

知縣張振德歿之

賊逼成都酋兵圍省城過二十日
盤踞松林風息不遁

廣東道董翼奏

蜀干諸夏為斗絕北有劍閣東有瞿塘原有割據
之勢中原一擾輒有僻處自雄望九泥而封之蜀
一失守無論滇黔非我疆土其為中原禍不淺矣

總督張我續提督川湖雲貴四省軍務

贈恤途瀋死戰武臣

張神武贈都督會事襲性三級楊宗業贈都督同
知慶一千本衛正千戶某仲善贈都督會事某性

考績

卷三十三

天啓

三

知門

二級俱從刑祭郭有光復原職贈二級襲陸二級
劉芳等五員各照本職上贈三級襲陸三級曹
孟備等三十三員各照本職上贈二級襲陸二級
張鄂等九十二員各照本職上贈一級襲陸一級
冉見龍贈指揮使李柯彭柳彭應勝
彭相舟各贈千戶侯世祿等依擬

吏尚周嘉謨奏言老臣去國身輕犬馬戀主情

重敬陳四則以祈 聖鑒

一日願養 聖躬二日培養 聖德三日責任輔

臣四日愛恤人才

元輔葉向高祇謁 定 慶二陵還恭進詩章 上

宜付史館

疏曰。皇上再起熊廷弼授以經畧。假以節鉞。不
嘗曰。疆場之事。不從中制乎。而數月以來。經畧若
不得措其手足。展其尺寸。呼號日久。辨駁踵至。其
孰為題目者。曰。惟曰經撫不和。王化貞欲戰。熊廷
弼欲守耳。夫廷弼非專言守。謂守定而後可進戰
也。化貞銳意進戰。即戰勝而可無俟守乎。萬一不
勝。而又將何以守也。故今日之會議。非經撫不和。
乃好惡經撫者不和也。非戰守之議論不合。乃左
右戰守者之議論不合也。

芳基 卷三十三 天啓 三 趙爾齊

大學士葉向高上言為 廷議紛紜主持無力敬述
愚見以備 聖裁

惟毛文龍鎮江之事。撫臣以為功。經臣以為罪。意
見大異。臣竊謂國家費數千萬金錢。招十餘萬士
卒。未嘗損奴首之分毫。而文龍以二百人擒斬數
十功。雖難言罪。于何有
以左都御史張問達為吏部尚書。鄒元標為左都御
史。

贈原任入學士高儀少保

臣郭正域太子少保
史官董其昌奏

伏觀奴酋發難以來。河東世將望風投降。反戈內
向。尤幸毛文龍持孤劍穿賊中。與其豪傑王一寧
等設計盟誓。以二百人奪鎮江。擒逆賊。佟養真等
獻之。闕下且不費。國家一把鈇。一束草。一斗
糧。立此奇功。當時登撫若肯疾速策應。豈非制奴
一奇策。奈何信王紹勳之偏私。藉口先發為恨。一
不策。應坐令孤絕。臣竊傷之。

芳基 卷三十三 天啓 三 趙爾齊

壬戌二年

正月朔、上御皇極門受賀、

贈舊輔余有丁太傅、

遼東巡撫王化、直謹述始末、

一月之前、回鄉屢報毛文龍兵至鎮江、奴發兵東往遣人偵之、所報畧同、臣思文龍前具稟、米結之後、奴必狂逞、當約寬毅之人共舉、幸勿拘寒暑不與師之說、今果有此報、勢不得坐視不應、傷忠臣心、因謀取海州、以應筮之吉、會偵者至海州、有

才基

卷三三

天啓

三

知周齋

部夷精騎三千、皆駐牛庄、臣因喜曰、牛庄近易襲、所畏者海州來援耳、今海州步夷不能來、若以輕騎間道、伏海州道中、以計誘牛庄之夷、使赴海州、吾潛兵躡之中道、伏起、前后夾攻、可大殲也、奴氣必奪、鎮江之旅必撤矣、職實欲進、各備煤炒行裝、而從者皆裹餅餌以行、實不虞及河而止、進為見可、止以知難、此亦何傷、不意經臣之汲汲自叨、而乃以為職罪也、臣原請兵六萬、今願以六萬進戰、一舉蕩平、臣不敢貪天功、但過河之后、將土有不

能破奴而逃回者、盡殺之、其軍前機宜、許臣便宜從事、若一切指揮、又責將士待報、而後行、則無幸矣、

經畧熊廷弼上言、

撫臣自許六萬進戰、一舉蕩平、懇乞 聖明、臣如撫臣約、乘米急進、免使兵困不戰而怨、併急罷臣、以正推戰士之氣、灰任事之心之罪、

廕前總兵大保戚繼光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

吏科候震賜疏、

才基

卷三三

天啓

三

知周齋

論沈淮始借募兵以進身、繼借練兵以行媚、不独此也、於幅末、又以王安之殺、咎劉一燝、以楊漣、徐光啓、夏之令之罰、責葉向高、

享太廟、

遼東監軍道御史方震孺、以遼局不易結、遼局不容不結、敬陳籌遼五要、

- 一曰用短不如用長
- 二曰用雜不如用精
- 三曰用多不如用少
- 四曰用禁不如用專
- 五曰用舊不如新

周順昌轉文選主事

四川巡按薛敷政奏報薈賊攻犯成都

命蜀中督撫按查勘科臣明時舉調募起發糧因

遼東巡撫王化貞疏奴眾臨河欲渡官軍撫命相持

錢糧匱乏餓凍可憐

南臺御史歐陽調律奏舉將才

二十日奴酋過河御史馬鳴起請固神京

奴眾臨河欲渡總兵劉渠駐兵振武飛書皇曰急化

貞招虜萬眾至邊遣同知萬有孚犒之化貞此時

方基

卷三三

天啓

三

知周際

猶執認奴不敢渡柳河猶欲令部將過河誘之來入以驍騎蹙之可以大創各道以為非計乃止既而奴渡河逼西平堡羅一貫堅守一日夜奴眾被砲擊死者甚眾乃解圍復犯振武總兵劉渠方集陣有先鋒孫得功乃化貞所任心腹驍將也未及戰得功呼曰兵敗矣率所部走渠被殺祁秉忠扶病上馬中箭死李永芳復環攻西平知守者為羅一貫欲招降之一貫在城大罵城中火藥盡自刎歿西平陷得功走入廣寧疾呼軍民宜蚤剃頭歸

降因命其黨封府庫以待一城闕然爭奔門走王

化貞方起視書西將江朝棟排門入呼曰滿城人

走空矣化貞股栗不知所為倉皇整行李騎馬以

行及門亂兵訶止將縛之朝棟後至持刀與鬪乃

得出化貞既出得功遂踞城附賊廣寧既潰化貞

所招虜騎遂大肆殺掠逃軍和之難民西奔者十

不得一遺壽幼小子途蹙踐死者相望化貞從數

騎走閭陽適賊廷報自右屯引兵至化貞向廷弼

而哭廷弼頓首曰六萬軍蕩平遼陽竟何如化貞

方基

卷三三

天啓

三

知周際

慚尋向廷弼固守寧前計廷弼曰晚矣公不受給募戰不撤廣寧兵于振武當無今日此時兵潰之勢誰真為守惟有護百萬生靈入關勿以資賊足矣乃整眾西行總督王象乾一一驗放入關時按臣方震孺在前屯堅臥未起聞撫臣走亦單騎走各道俱前後隨走惟高邦佐留松山沐浴衣冠向西再拜縊死其僕高厚亦從歿焉兵部尚書張鶴鳴以河西瀕危自請視師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黃克纘條上京營急務

劉遠督王象乾馳報遼變

二月起馬孟麟南光祿少卿

大學士朱國祚辭免典試

吏科侯震賜乞簡別嚴邊守令

通政劉道隆疏

南御史何荐可疏

兵部參論經撫道將望風逃竄

駙馬王昂招練京兵

戶科陳胤震捐俸預買煤炭

芳恭

以禮部尚書顧秉謙右庶子張鶴充經筵講官儀制

員外馬應坤補講章尚書張問達等侍班

命宿將杜應奎募兵訓練蕭如薰等分營練兵

御史謝文錦以經撫罪案原明謹平心直剖

畧曰熊廷弼控扼山海調度三方廣寧原非轄外

而必欲驅之右屯初因賊報緊急移駐間陽分兵

應援未為失策迨至軍民奔潰與撫臣並變而西

不能隻身殉敵惡得無罪王化貞專制一方而未

見確有成謀初意虎怒外助承芳內應使倖存安

不覺墮計乃復浪兵催戰守備不設棄廣寧馳馬

而奔罪復何辭然臣竊歎經臣責任雖重事權實

輕不幸與本兵相忤繫手縛足展布無餘雖欲固

固守而不可得撫臣意氣既銳榮感復多又不幸

有本兵為主言聽計從雖欲不言戰而不可得是

二臣之陷于大辟者寔本兵張鶴鳴致之也

以孫承宗為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起李懷信總兵大同

總兵楊懋恭吳守德出鎮延綏寧夏

芳恭

宴卓異于禮部命侍郎周道登侍

三元輔葉向高輸俸助農

禮部侍郎來宗道充日講官

御史賈毓祥上言兵潰習以為常

奉 旨廣寧失守經撫罪無所逃王化貞着錦衣

衛差的當官扭解來京究問熊廷弼着革職回籍

聽勘其道將等官着樞督巡撫官從公分別具奏

王紀為刑部尚書

袁崇煥為職方主事

歸清節名臣包見提工部尚書

遼東巡按方震儒奏

畧曰向經臣原不敢主戰原不主河上住兵原言遼將不足信今其言一一皆驗即臣亦不敢深求然經畧一軍之主也說不得苦說不得難即有掣肘者不妨委曲相濟而今日上疏明日出揭成何職守臣不敢為廷弼寬也撫臣吞賊之意可資鬼神第未察奴酋之利害未免過信回鄉之言易視奴而以為長我也過信我兵我將真足以制奴之

去基

卷三十三

天啓

註

知問齋

灰命也至于出城一節實因遼將孫得功封大藥等庫迎接奴酋非江朝棟先知其謀撫臣不免矣臣不敢為化貞寬也

舉經筵

搜訪將才

會試中式舉人劉必達等二百餘人

刑部主事王之宋奏

論李選侍鄭貴妃崔文昇李可灼共一線索并論方從哲劉廷元胡士相等

大學士孫承宗敬陳目前切要

年來兵務多不練餉務多不敷以將用兵而以文臣招練以將臨戰而以文官指發以武為邊備而日增文官于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于朝

給事中侯震陽奏 聖學驟變可駭輔臣將順非宜 關鳴泰袁崇煥監軍山海

開日講

大學士沈淮直陳安危之介

三月 命另推遼東經畧

去基

卷三十三

天啓

註

知問齋

時已會推經筵邦矣連章苦辭且修辭于家制上怒其規過章任為民令另議用

陞王在晉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經畧遼薊津萊軍務

經畧王在晉上言時情甚異

臣以鷲材責之千里既鞭策漫加恐視驗賊之顛蹶又羈勒緊扣直令蹶躓之難前不行則以國法繩之詞嚴而義正既行則以微言中之謀詭而機深甚則借事以微名無端而起訕使聞聲者或併疑其人而顧影者必潛匿其跡平地忽生荆棘

簡中盡伏戈矛。真使笑啼不敢行。止皆難。

科趙時用陳時弊。

乘疏通之會。為速化之機。尙未經任。遂爾移升。家
園可作官途。攫取真如捷徑。以致光祿太僕尙寶
之三堂。添注幾無坐處。而內外南北之例。轉閃忽
不啻雷電。

四月三法司集中府會審。熊廷弼王化貞。

三法司王紀鄒元標周應秋會審。經撫進呈狀詞
曰。王化貞全不知兵用。勝而反為虜用。用間而反

芳華

卷三十三

天啓

三

知問

為間用。其叛逆如孫得功輩。日侍左右而不相。詭
賊作子。伎倆已知。乃敢口口聲聲。要戰渡河。及至
胡茄一鳴。風鶴皆兵。鼓聲欲動。尙隔在百里之外。
而棄廣寧如敝屣。事已至此。宜伏上刑。若能廷弼
才識氣魄。睥睨一世。佳年鎮遼。而逃存去。透而逃。
以關係似非小可。及再起。經畧抵關以後。卻微有
可觀。如言我兵不宜浪戰。西虜不足盡信。永芳降
情之叵測。廣寧人心之不回。語語若符左券。其料
事之智。豈不遠過化貞哉。獨剛愎之性。虛僞之氣。

牢不可破。今日一疏。明日一揭。筆鋒舌陣。相尋不

已。追虜騎動地而來。錯愕不知所出。急急飛報督
戰。若將曰。勝可以成吾名也。即敗亦可以驗吾言
也是以巧而成拙也。使廣寧告急之日。廷弼仗義
督師。或提一劍以勸禍亂。或收餘燼以圖恢復。反
敗為功。灰且不朽。計不出此。一聞大兵既敗。先奔
榆關。即有蓋世之氣。亦不足贖喪師失地之罪矣。
若引從前經畧觀之。比之楊竊。更差一逃。比之袁
應泰。反欠一炊。若厚誅化貞而廷弼少及于寬。罪

芳華

卷三十三

天啓

三

知問

同罰異。非刑也。俱坐斬。上從之。

我師復新都縣。奢賈敗走。成都圍解。

復遵義府。

時賊首符國貞。屢為官兵所挫。綏陽任知縣。督
丁文明等進剿。又聞大兵且至。賊有逃歸案。

潛潭賊降。

按潛潭。為川貴險要。時有叛民王倫。引賊焚劫地
方。殺掠人民。都司陳一龍。追至小西地界。倫即投
降。各兵進駐遵義。潛潭一帶。
以軍惟重慶。尙為賊餘耳。

起陞張孔教。李若珪。楊迪。吏兵禮科都給事中。

廷試。賜文震孟。傅冠。陳仁錫。及第。出身有差。

大學士藥向高等條上 切要事務

一安邊民一省煩言一明職掌一恤民用一收人
軫恤遼民

在畿外者安插屯種其流寓京師者查明
分派各令安業生儒准考試發附科舉

禮部尚書孫慎行奏為綱常大分宜明欲逆顯形難
掩欲禦外寇須除內奸欲息羣孽須除大慝

李可灼進藥兩丸乃原任大學士方從哲所進春

秋許世子進藥于父父卒世子自傷與弒不食死

春秋尚不少假併直書許世子弒君然則從哲宜

芳墓 卷三十三 五卷 知問齋

如何處焉速劍自殺以謝 皇考義之上也閣門

席藁以待司寇義之次也而乃宴然傲然含吾支

辨至滿朝攻李可灼僅票回籍調理豈以已實存

灼恐與同罪夫已與可灼相愛而 皇上反可必

乎又豈以謹實為愛不知為罪大許世子以死愛

父尚不能自明而從哲之愛 皇考于何處明乎

奉 古 薛輔方從哲素稱忠慎 皇考獨留李可
灼進藥原由 聖意卿言雖忠愛然事係傳聞係
進封殺官等事當日九卿科道官多所親見據實
會奏以釋羣疑其李可灼輕易進藥不能無罪令
並議以聞既而從哲連章中辨奉 旨覽卿素忠
情始末皆朕所知遠方傳聞未確禮臣感憤有

已存書各官檢實奏明以釋中外之疑時諸臣
集議如刑部尚書王紀侍應楊東明副都御史馮
從吾太常寺卿陳于廷太僕寺卿蕭近高張五典
少卿申用懋於倫李之豫歸子顧劉策孫若和周
起元田生金初果滿朝驚愕明遇黃龍光光祿寺
少卿高傑龍鄭三傑順天府府尹沈光祚給事中
韓繼思陳鳳中陳爾翼郭興治方有度薛文周章
允備張龍 薛大中朱曾家李週知板氏沈沈應
時朱大典武宗載魏照乘霍守典周希令沈惟炳
劉芳劉敏步 吳其貴周宗文馬逢早馬鳴世吳
世翰恩瀚樊向燦陸獻明翁復宜李日宣
吳之仁沈沈猶龍錢士貴等共執法駁正之
議撫西虜

輟寶和店稅

以太僕卿董應舉兼河南道御史管理直隸天津至

芳墓 卷三十三 五卷 知問齋

山海關等處屯田安插遼民又發銀十萬兩賑恤

南京太常寺添註少卿區大倫進 聖學三札

日定 聖志曰一 聖心曰明 聖德

壬辰大雨雹

時四月廿七日酉刻也累月不雨陰風怒號雹如
鷄子大者屋瓦碎俱碎草木禾稼毀折不可勝紀
異常災變
下令省修

四川縣令張振德闔家歿難有 旨贈光祿正卿蔭

子錦衣衛千戶

振德蘇州人繇貢選縣令遠走巴蜀一家相隨歿

疏茹菜三署邑彖三有尸祝當藍首之變振德甫

出棘圍急趨還邑纔二日而賊兵奄至督戰力盡

慟哭入城遂率其妻錢氏長媳顧氏次子張純及

其女淑安淑慶北面羅拜盡投裂燭童僕嚴英顧

美等長幼二十一人皆慷慨憤激同時殉歿止長

子張紀以應試先歸僅存一息

五月陞岳元聲光祿少卿

御史周宗建奏目擊時事之非

一日大臣名節宜重一日小臣忠告宜寬一日內

考墓

卷三十三

天啓

三

知問齋

臣窺伺宜防一日外臣附和宜化

試御史蔣允儀奏培養士氣

吏科趙時用疏

當今之事有不當做而做者請廢請卹之恩例

濫觴已極有當做而不做者李懷信明明託病何

以不逮之來買祥沿路縱兵竟爾置之不問有宜

急而緩做者兵餉之文移與各部之註銷動關軍

國大計而且公然閣之也有名做而實不做者京

營之軍已付三總兵分練乃數月以來不聞其

何演習

御史張應辰以奴媚萬不可支人心一無足恃請

張國法聯羣情

降科臣倪思輝朱欽相福建湖廣按察司知事

降御史王心一江西布政司都事各添註

廣東道李玄條定國是振國紀三說

一日立議忌于煩囂一日議忌于模稜一日覆

議忌于惟怯

定道臣獄

考墓

卷三十三

天

知問齋

看得遼陽失陷以身殉國若張銓何廷魁崔儒秀

諸人項背相望高出胡嘉棟亦既聞且見之矣何

為抱頭鼠竄揚帆航海高出乃敢倡為捐棄廣寧

之說炫惑人心蔑視國法罪更浮于嘉棟河西

之陷必難唯有高邦佐一人骨成灰于節完血化

碧為心丹雖歿猶生也高出胡嘉棟與熊廷弼王

化貞韓初命攜手同逃因服對簿他年何面目見

邦佐于地下

刑部尚書王紀疏

頃見御史楊維垣奸邪古今同憤去留治亂攸關
一疏為臣糾徐大化疏中挿蔡京一段而發也原
是譏諷輔臣沈淮而不列姓名耳京生于千百年

之前淮生千百年之后細按其事實其結交烈進
忠與京之契合童貫同也乞哀董羽宸與京之懇
款陳瓘同也蓄養妖黨邵輔忠孫杰與京之固結

吳居厚王漢之同也顧命元臣劉一燝周嘉謨之
罷逐與安置呂大防蘇軾何異持正言官江秉謙
熊德賜侯震賜之積斥與貶謫御史常安民何異

芳華 卷三十三 天啓 元 知問齋

授毛文龍總兵王一寧登萊府通判贊畫軍務

經畧王在晉綢繆山海之防

復諸言官

上曰左都御史鄒元標等奏給事魏應嘉御史馮
三元張修德劉廷宣原以言遼事降調今其言既
驗併給事郭鞏亦因遼事降處都准復原職

江西妖民程鵬伏誅

鵬自西山布衣私藏天文兵法讖緯諸書皆妄
言國運至于氣數一篇尤為大逆不道以此流播
搖惑人心謀為不軌制臺房
批歷設法密捕之正法示

貴州土莫安邦彥叛攻陷龍里甕安圍困省城
山東妖賊徐鴻儒倡亂攻陷鄆城撫臣趙彥發兵討
捕

川師克復險關攻逼渝城
時賊兵堅據七月有餘而渝城三面皆江春水泛
漲一望瀟灑賊不能飛其出人必徑之要地惟有
佛圖關至二郎關一路故賊自本城之通遠門至

二郎關連扎十七大營宿以精兵數萬我兵前此
環江而守使賊首糧食之路斷絕而應援之兵難
來于是監軍道丘志充楊廷程會同總兵杜文煥
等領毛兵等官軍前進攻佛圖關再戰幾入其壘

芳華 卷三十三 天啓 元 知問齋

勇前去賊眾大敗入佛圖關下殺賊三千餘人屍
積深溝兩岸俱平賊營二十一寨一時俱空

給事中張鵬雲疏

引張差移官三案參劉廷元方從哲

原任大學士方從哲自請褫奪明罪釋疑 弗允
兵部尚書黃克纘議

日 先帝即位正當哀痛焦勞之時因感寒即患
虛弱之症曾 召各部科道官入 宮語以病狀
至八月二十八日疾已大漸臣等至 宮門外有
鴻臚寺李可灼自言欲進紅丸臣同今吏部尚書
張問達與閣部諸臣皆言此藥性熱恐 聖體虛
弱受不得補可灼出萬病回春書一卷載有此
方諸臣亦未敢以為可進也及入 宮問安叩頭
拜 先帝言及輔 太子澤 壽官 壽官 壽官

賜藥師宜欲進藥先着喚他進來可灼入因診脈
奏藥師傳取人乳藥曰和藥以進 先帝奉玉杯
飲藥曰朕欲少休諸臣出候于 宮門外至申後
召入曰朕飲此藥倦欲思睡及覺體有微汗似已
小安次早即聞 上昇矣此進藥始末 皇上所
謂諸臣多所親見者探實會奏以釋羣疑者也禮
臣所言君臣大義忠愛至情欲使天下後世為人
臣子者于君父有疾凡一飲一食之微皆不敢忽
而聞臣實未嘗使可灼進藥即可灼自進其意亦
欲為 先帝少延無疆之壽不自意其夕進藥而
朝 上體也輕易之罪將安避之至及言移官一
事臣記九月初五日 皇上將登大寶而 遇侍
向未移官九卿具公跪後于 慈慶宮前同三閣
臣答云已具揭撥一官使之職移矣回至十庫前
而揭已奉 御批移之職歸宮 國家大事當聽
宰相具疏臣因當日親見且彼時大九卿今在朝
老惟家臣與臣二人無他
後矣謹具揭以便會奏

考舉 卷三十三 天啓 聖 知開齋

造青冊 略工作煩興需外無甚急而後日好幾矣出于是
部科議移咨各省直備造青冊一様二本一送工
部一送工科 互相覺察

星變 山東巡撫趙彥奏報本月二十五日巳時見天上
一 日明當午東二丈許偏北有一星明顯隨成而轉
六月浙江巡撫蘇茂相請恤錄方孝儒
大學士葉向高奏急務

竊惟今日封疆多事東西逆賊勢甚猖獗各處案
餉 請帑皆急如焚目前京師事經皇上修

邊銀九十萬總督張請留湖廣全省錢糧四川撫
按請餉六十萬貴州撫臣請餉五十萬皆係 請
帑其他如登萊之接濟毛文龍董應舉之屯田安
插遼民皆係急務亦須量給若虎兇兇敢舉詭索
賞補罕諸夷欲哈力誅奴則所費更多

山東妖賊復陷鄒滕二縣
試御史蔣允儀疏 張鶴鳴聞以新級徵功受三次之
贈講臣唐文獻太子少保
吏部尚書張問達擬覆恤錄差等

考舉 卷三十三 天啓 聖 知開齋

擬二等應該復職贈官九員
一等應復職贈官共六十六員
王之翰吳應鴻伍謙機稅爭冊立被逮拷問禁楚
等官

願憲成張棟李獻可孟化鯉傳好禮駱于仁王敦
塗本范爾何選協文漢王之陳葉春初錢一本賈
名揚其休舒弘毅吳之臣陳南象安希范張貞觀
王如堅沈朝吳弘濟王學曾甄文選朱維寧于孔
兼錫天民喬胤吳文梓馮生虞劉弘寶陳加訓連
平立張同德許備行鹿文徽劉世辰郭廷彥馬潤
綸歐隨龍宋志黎道德劉為棹林培義十爵錢泰
廉陳於來劉道亨穆深王紹先密許鎮陳德泰賈
必員王士興萬國欽劉文柳彭應泰朱長泰張納
性願允成諸奇賢詩數教崇格但進諫故編修

亦擬賜卿
寺等官

命考選勿拘資格卽科貢亦一體與選

川師克復渝城

五月二十七日薛總領查奏政張副使冊計誘擒賊首樊龍張形領兵入波復獲徐黨

山東巡撫趙彥請暫留班軍以靖妖氛

題原任總兵楊肇基一腔忠義消服甲兵素裕運籌決勝之才裨有中聲破敵之勇咨請督兵

禮科彭汝楠以罪瑣崔文昇咬口肆辨再劾之

刑科沈惟炳謹申奏以釋羣疑

奉旨選侍向有觸忤朕一時傳諭不無忿激追

芳墓

卷三十三

天啓

聖

知問齋

念皇考豈能忽然爾每當體朕意不必多言

復鄆城鉅野

督臣張我續請超擢城守恤錄死節諸臣

翁登秀楊汝昇吳弘業韓應龍程學謝奇舉南元龍冉岑鍾文煇此九臣者其膽畧才韻皆有大過人者也乃若與文知照張振德徐大禮王爾甫洪縉翰左重趙恂樞英韓應泰李世勳柳聯張羽董盡倫以上十二臣者其正氣可以光日月其孤忠可以泣鬼神赴義若飴臨難不避雖古之烈士大加睢陽張許輩焉加焉

吏部尚書張問達會同戶部尚書汪應蛟等公奏

先是禮部尚書孫慎行疏奏方從哲李可灼進藥

之罪既而都御史鄒元標亦論之既而科臣張應

雲汪慶百彭汝楠方有度沈惟炳皆交章論之下

部議至是尚書張問達汪應蛟等公奏曰當日進

藥始末輔臣與九卿科道所共見聞輔臣視皇

考之疾凄然共切欲逆二字何可忍言但可灼妄

意進藥處分即應重票乃先票削奪繼票養病去

則失之太輕也輔臣已自認其罪自請削奪為法

任咎大臣引罪之道宜爾李可灼非醫官也以紅

丸輕進而龍馭上昇罪勝誅乎崔文昇身應提

芳墓

卷三十三

天啓

聖

知問齋

督當可灼輕進之時何不詳察罪又在可灼上矣

李可灼送法司究罪崔文昇發遣南京既而李可灼遺皮

吏部尚書張問達等請盡復言路諸臣

幸我皇上曠然遠覽廓然兼取已將科道魏應

嘉等五臣俱賜寬釋盡復班行然自五臣而外

科道則有朱欽相倪思輝侯震賜熊德陽道臣則

有劉重慶賈繼春王心一江秉謙皆以言事相繼

降謫雖事各有屬而愛國則同言各有歸而愛

君則一望皇上一原百原一錄盡錄

擇二十四日冊封范氏為慧妃

兵部上言奸細關係宗社

奉旨毛文龍因拿修養真修卜年遂投陶朗先

處監軍護害毛文龍拿到劉一燾杜茂等刑部官

縱容通同改口不認前招着三法司上緊問明擬

罪正法且劉一燾等交通逆賊李永芳坑陷全遼

驕士官軍其情最大至今不行問理法司職守何

在王紀着革職為民

禮臣請親學釋奠

夫事

卷三十三

天啓

望

知問齋

淫雨傾壞山海邊垣官民廬舍無算

大學士葉向高申救司寇王紀

貴州巡撫王三善奏餉缺堪憂

賊攻曲阜卻之

六月二十七日鄒縣妖賊烟馬步萬餘擁至城下

知縣率兵民極力捍禦殺賊甚眾賊不能陷旋以

管而去

淮兵驅斬夏鎮妖賊運道復通

五月二十九日遼陽城先起白雲後起黑雲變成

遼陽城火

陞李若珪楊漣太僕少卿

祭告 神宗顯皇帝 神主奉安 太廟

山東一日二捷

禮部尚書孫慎行歸

兵部尚書黃克纘亦歸

光祿少卿岳元聲奏為 國臂輕擲可痛師尾孤搖

宜憐

毛文龍皮島未營之先則為可留可去之文龍皮

島既營之後則為千慮萬慮之文龍 皇上試下

夫事

卷三十三

天啓

與 知問齋

尺一書諭文龍曰爾居島中山川形畧聚米可圖

爾其墾溉屯牧與士卒甘苦是共練榜師沿海嘯

偵以制奴出入就關嶺設奇潛伏扼奴項背與朝

鮮臂指相通不失輔車之倚登萊天津山海諸要

害務為率然策應使酋奴不得見長萬里金湯將

在皮島焉

八月太僕寺少卿滿朝荐上天人交窮疏

一乞骸耳周嘉謨劉一燾顧 命倚重之大老以

構譏去孫慎行守禮介石之宗伯以封典誦王紀

執法如山之司寇以交章華職皆不顧借焉獨勝
 騰于三十劫疏之閣臣即去而尤加異數焉一建
 言耳倪思輝朱欽相等之削籍已重為籍口之嗟
 周朝瑞惠世揚等之拂衣又中一網打盡之計一
 邊策耳欵夷索百萬之貲邊臣尤慮其少伍卒乞
 錙銖而不應一棄城耳且多年議確之犯或以庇厚
 而緩求旬月矜疑之輩反妬深而苛督一緝奸耳
 正罪有常律平反無溢條至于遼廣皆以為奸細
 獻送不知遼陽之禍起于袁應素之納降夷盡佔
 民婦女置不理以故邊民發難遂縛袁撫開門獻
 于奴酋事發倉卒廣寧之孽起于王化貞齎金以
 啗西虜而不先策應及聞奴酋過河便手脚荒忙
 抱頭走矣謀求于奸細不過為巡撫脫卸之地王
 紀想亦訪知的寔不欲殺人媚人耳賦會欽之民
 皆髓血乃棄城數撫擲三千萬如渚面之沙巧騙
 撫賞三十餘萬若草頭之露何至重疲省郡請
 獨加派步步誅求挺而走險恐異時叛亂不獨獨
 黔齊魯已也閣臣謀斷共矢從前救正何至今日

見有忌才壞法之疏則徑行其言見有極奸巨國
 之疏則述加罰矣平章謂何尤可恨者奸輔家居
 托數千金于蘆受借譽起平章入邸而蘆受敗則
 又營窟于與竈遣御客日伺內府交歡跋扈之
 奄借以招寵又助奄以振威樹黨潰裂之舉皆奸
 輔作之俑焉臣豈不知韓文簡于暴奄楊繼盛灰
 于毒輔然一腔血鬱極而灑誠不忍見神州之陸
 沉致陵寢之震驚也疏入落職為民
 禮部侍郎朱廷聘妻逢元補經筵講官
 贈義烈鄉賢董盡倫光祿少卿立祠歲祀
 免磁器等稅
 妖賊于弘志糾眾倡亂于武邑諸處保定輔臣張鳳
 翔請增兵調餉以資勦禦
 平遼副總兵毛文龍遣部將陳忠等斬獲櫻桃塌湯
 站等處賊級
 大學士孫承宗以經畧無人願親督理關城兵務
 改經畧王在晉南京兵部尚書
 以閩鳴泰巡撫遼東山海等處

二法司再會審修卜年仍議流三千里杜茂劉一獻

劉得功寶承武俱斬罪

總兵達奇勲等釋放立功

九月初一日皇考大祥奉安先帝暨孝和皇

太后神主

左都御史鄒元標確陳其學之原以完衆志

千古自吾夫子振鐸東魯孟軻氏繼之唐韓愈譚

軻必不得其傳至宋而諸儒並起我明益光大之

臣等欲爲孔孟求衣鉢朱童蒙獨不思爲東魯延

方集

卷三十三 天啓

知問齊

箕裘之說乎記得隆慶丁卯戊辰間徐階當國

集諸計臣千餘人手書識仁定性二書與諸士人

商度今未嘗以是少徐階相業神宗朝祭未乙

酉丙戌講臣等亦每集于演象所日有講論時執

政諸臣亦嘗過而問焉後生不知今元輔所知也

若只以臣等講學宜放棄斥逐視斯道太輕視諸

林下臣太淺矣臣又有言焉前二十年東林諸臣

有文有行九原已往惟是在昔朝貴自岐意見一

倡衆和幾消清議懲前覆轍不在臣等聞童蒙之

言惟自鞭自策更復何疑

二十二日冊封信王

光廟選侍李氏冊封爲莊妃

免行刑以中官有喜誕伊嫔

贈直諫吳中行姜鏡廢秩

左都御史鄒元標請垂念貞勞慮臣

御史史永安巡撫李德督學劉錫玄戴燦周若萬編田在孤城似當從優議權

十月川湖總督張我續獻俘逆賊樊龍張彤黑蓬頭

等首級并生擒石永高何若海周剛等三十一名

方集

卷三十三 天啓

知問齊

給事薛大中請擢耆碩李維楨周獻臣預纂修以光

典史

都御史馮從吾鍾羽正各疏

俱爲講學一事關朱童蒙

大學士葉向高疏

頃科臣朱童蒙以講學論鄒元標馮從吾二人奉

旨慰留此就論其事未病其人也今科臣郭允厚

遂并其人而詆訛之臣竊以爲過矣

贈袁應泰兵部尚書

御史蔣允儀上言賞罰宜新

奉旨周著城守有功着卽議起用林宰徐如珂從優議叙其餘道將各官著有功次查明具奏

鄒城恢復元兇就擒巡撫趙彥恭報蕩平完局

巡撫趙疏稱總兵楊肇基當機審而謀出萬全料敵明而功收百勝來充監軍副使王從義充州監軍副使徐從治天津監軍會事來斯行運籌則羣策羣力兼收督陣則入戰入克並奏山東都司楊國棟會書廖棟天津都司劉承目冒險冲鋒而力戰復掃巢穴以成功

昌治胞兄從治身歷行間叙平妖紀附刻之徐鴻儒鄒城人祖瓜刀懸鏡之術以水貯盆令男婦持齊而照現出前後幻身俾民眼熱心稠奉爲聖像羅拜願爲之效且片語陳念則數千緡判那

立至不似供賦之敲枋而未肯輸也夫至重者民

之命而彼能使之輕如鴻毛至愛者民之財而彼

能使之捨如敝屣蠢者希未來之富貴黠者啓反

側之雄心自以爲立于招搖之下而神器在握矣乃五月初與極手驥日語難縣令遣人勾攝遂殺

縣使以反狀聞十二日眉鄒城不守退保梁山十

五夜連陷鄒滕二邑而賊首角五劉七沈智夏仲

進等分踞稱王毀元借號偽設官爵屠夏鎮而屍

壅河流劫漕艘而糧米狼籍槍龍袍而借服無忌

其他村鎮被焚掠婦女被繫虜老幼被剝衣八孺

被迫擄者何可勝數從治初蒞沂卽簡卒蒐乘裨

戰砥劍若逆知有今日者中丞遣都司廖樹揚國

二犯之伴也余見各犯儼然丈夫鬚髯如戟意其

爲良民第命搜之搜腰間各白布長四五尺許家

丁闖然曰此其賊也白布纏頭是其記號又搜獲

妖書紅丸及點名冊各犯免冠捨地日難逃明鏡

實約在明後晚陷沂其自道署以及州衙學舍皆

派居已定吾帶先來偵探兵馬消息以作內應遂

爾被擒頭延頭承刃余聞之愕然以賊且視余等

爲不中死也恐爾之因爾必且被劫卽鄒縛梟示

慮城中建頗有徒不可勝誅隨大書告示限以三

日盡殺出城不然浴門查驗必無倖矣三日內面

生可疑約有三千餘放出賊知有備遂蟄蟬不敢

移軍揚肇基題請得

旨而沂民益有恃以無恐

揚大將軍六月初六日率本道家丁征討賊而

鄰城報急遂一面移兵救鄰而實疾趨擊初八日

離輝三十里而營賊聞風宵遁咄叱而復擊縣余

因遣官招募民兵五百名防守之卽以該舍餘糧

拾守者食用賊鋒漸遠趙撫促揚將軍統兵赴充

制各將領以爲恢復鄒滕之計適揚肇三都闕同

舟臨波不相救助致火器輻重盡爲盜資賊勢益

猖且逼兗城而集矣蒙兩院以從治借守道王從

義並題監軍促令赴充進勦從治止帶家下一百

五十名于六月二十九日橫戈拔劍離沂而西渡

雨如澍平地水淫丈餘三十日過費縣山水瀑瀉

淫霖不止時又昏黑河勢洶湧飛鳥不能渡余抱

艇手拖而涉西岸七月朔宿銅池風雨晝晦馬不

能前館舍飄搖同于露宿初三亭午雨稍霽正路

俱已成河或設泅或乘輿蕩流于奔流急浪之中

惻心駭口幸而得渡卽乘輿跨馬踴躍摩騰馬蹄

屢陷泥中須人力翼之而起歷盡崎嶇塗無釜饋

雖濁酒粗菜不得啖口賊聞余往充方謀逆我顏

行從治若據虛若搏景以孤軍經賊巢出入猶受

肉當餓虎之蹊而卒不犯其鋒至泗水時將歸賊

犯曲阜危聲震耳遂北渡河而宿一村舍大雨竟

夜鷄鳴振衣而起左右曰茫茫一片水雖七聖皆

迷何處問途余冒雨遙望

若鴻溝波而渡

知問齋

知問齋

知問齋

知問齋

知問齋

知問齋

知問齋

騎馬馳如駛望充城隱隱在且迫至城下時已
 高春又無一炬引路賊方充斥彷徨馮閣幸平南
 關以進與王從義楊肇基執袂談話且出城迎
 趙撫進府于初七日共請演武塲警師并真陣
 官兵前下馬而忽報賊過大橋即充之南門外也
 大將軍遣將率兵禦之未幾而捷音至大將軍偵
 賊大營未動復引兵泊木道家丁孫玉增等行至
 大橋與賊對壘我兵諜而前賊披靡奔潰橫屍遍
 野一日兩捷賊巢漸退崗山十三日中丞促大將
 軍率各營進剿十五六等日連攻不下十七大雨
 十八日各兵方樵蘇而費解衣曝日賊謂我兵不
 備突衝廣營廣營亂遂奔總鎮管總鎮管亦亂官
 兵被傷甚衆廣兵已歿十之七幸楊將軍收回潰
 卒誓死轉戰急呼各營將領以為後勁而賊大敗
 殺至南坡下奪回馬騾若干每戰必我軍下衝鋒
 頭敵各丁稟欲護我此之曰賊正以護我也並
 不許一人逗遛在後二十八日賊犯曲阜報至輕
 騎飛馳赴關殺賊千餘三十日賊復擁衆欲犯充

兵驅而馳賊無歸室可備從治等日則披偏挨懸
 神臂馳赴各營撫慰軍心商謀破賊約行八九十
 里許抵募乃恐帳房不蔽風雨夜則駁立雨中沾
 翰塗足奮奮營通宵不寐或甫交睫而又被諸
 營驚擾備嘗人世間未有若楚枕暴骨而履羈體
 活不為怪屢被彈擊所幸黍粒其不中者真天幸
 耳廿二日從治與王從義復白中丞分勦賊賊以
 挫其鋒遂撤棚膠劉三都司于廿四日行廿五日
 札營界河賊于廿六日挑選數萬迎擊而我兵戰
 勝逐北直持城下燬其關廟廿八日賊又悉衆來
 攻兵有怯心楊將軍拜請軍日處于走與處于戰等
 城也何如戰之尚有生理乎楊直前撲破趕殺城
 下數萬賊正三四百入城城中哭聲動地共謀出
 城逃避退歸舊巢兩伏山延來十餘里至九月初
 三日三營將卒始入曙之遂復膠城令東昌府同
 知李自齊署膠撫綏齊爽篆之所以不付水火者
 皆賴魏門子周旋姬知縣難道姬自裁即以符授
 阿母密傳城外而罵賊以成解之孟氏一門被害

芳華

卷三十一

天啓

知問齋

驚指如意至是六眾散壞換數十驛通歸鄒城
 侯五魏七等各拔檄來降城中東會諸賊有開齋
 向化者數百人徐鴻儒一夜阮之雖多方招諭不
 聽中丞檄道將急攻而兵士被傷猶故大將軍日
 不如築圍困之食盡必出降偵之城中止有半月
 糧耳乃令各軍捲捲平呼邪詐而荷春鍾樹柵開
 濠五步一舖更番戍守俾城內外聲息不隔廿二
 日遂賊過河遇張參謀領兵北往接戰而參謀兵
 大敗遂乘勝火徐州東關徐民發梁焚舟不克渡
 轉圍沛縣沛告急報資印信手招止背城已破
 四字余等議遣許定國江朝棟梁汝霖孫紹芳彭
 脩翼等率兵適往廿八日馳至賊營賊聞我兵到
 即日吾屬無難類矣吾所畏惟東省兵耳連戰賊
 果大敗十月初四日捷報至而徐黨悉平止鄒城
 孤賊耳于時零露稍寒秋聲不備每至夜分聞三
 軍呼號之聲啾啾亂鳴不啻貯百蚊于一器也竊
 疑旬日不解圍我兵必離然吳吟莫可禁矣中心
 如焚大將軍選善穴者二十人于東南城根下刻

左都御史鄒元標奉

旨馳驛去

國情深疏

東事當守黔事當戰并發餉等

翰林修撰文震孟陳動政講學以裨治本杜亂原

摠憲鄒元標行矣僉院馮從吾杜門矣首揆冢宰
 相率而請去矣此皆三朝勲遺一旦以講學之故
 使俱不得安其位空人國以營私幾似濁流之投
 晉道學以逐名賢有甚偽學之禁
 庶吉士鄭鄭昌言當採疏

奉 旨朝儀大典 累朝成規如何輒肆輕襲文
 震孟好生可惡鄭鄭黨護同鄉當重處念朕首科
 取士姑從輕俱降二級調外

大學士葉向高懇宥詞臣 申救文震孟鄭鄭

芳華

卷三十一

天啓

知問齋

十一月 光廟選侍劉氏封為貞靖賢妃皇二弟追
 封為簡懷王皇妹追封為悼懿公主
 玉牒纂修已完 勅可禮監送館
 諭內閣

前次降謫科道各官但因若輩輒行恣肆報復滯
 亂國是薄德示儆况今朕壽冬至節并宮中大喜
 特將前降劉重慶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吳應琦
 各准復原官著恪供乃職不許仍前妄生猜疑違
 臆玩愒

貴州賊首窺板角關大肆殺掠
貴州道御史梁之棟奏為適當 獻俘之日 請卹
殉難之臣以旌苦節以慰忠魂

撫臣徐可求鎮臣王守忠催兵援遼為王事也變
起倉卒百刃臨頭撫臣厲聲罵賊而歿鎮臣義不
就擒而歿道臣孫好古駱日升李繼周監軍督餉
亦為王事也或肝腦塗地義不反顧而歿或引頭
受刃赴難如飴而歿又如李維周領兵出圍聞變
回授甘心袒受而歿至如循良之章文炳歿之日
芳墓 卷三十三 天啓 語 知問齋

卽逆酋叩頭羅拜尚有悔殺廉吏之言清風勁節
施及貊夷也再如同知熊嗣先洪應科推官王三
宅知縣段高選蹂尸淫夷冠履枕藉也悲夫犬豕
晝嗥寧傷殘我將吏腥羶遍地不屈辱我冠裳諸
臣之歿幸矣尚可曰變出突忽不得不死乎兼督
援兵臨陣戰歿者灌縣知縣左重也結連土司解
厄成都者推官郭象儀也又如慷慨殺賊之楊愈
懋畫遊之杜文煥孰得孰失而尚且責其輕進何
以服忠臣義士之心也鄉官董盡倫無城守封疆

之責者也倡率義勇力捍孤城功已著于合州再
救重慶身死逆賊之手此一臣者果不作于逃驅
之張銓高邦佐潘宗顏乎

擒獲海盜
時浙江海中銅盆洋有大盜吳二等駕船三隻從
日本飄來起逐漁船擄人打票取贖蘇撫院張按
臺密令飛雲關把
總楊懋中計擒之
贈徐可求右都御史廕一子本衛千戶世襲
十二月御史吳姓災異登見疏
山西有天鳴地震之變陝西有星墜地震之變城
垣廬舍頽楊過半人口牲畜殞斃數萬
川湖總督張我續報擒燒安酋之黨并遣將援黔
貴州巡按史永安奏

臣等苦守貴陽已歷四序不為不久自援兵棄城
失利賊志益驕賊黨益眾我兵飢餓逃亡始盡不
能守營壘退守城垣而賊營直逼城下因伐數里
之木柵壘戶墻以坐困我卽烏雀難于飛渡兩月
來塘報絕迹上下音信無聞而狡酋之攻城益力
使此特糧米未匱則兵尚可驅賊尚可守城而倉

未整于六月矣。而例米整于七月矣。是八月已來。派兵坐食于民間。民間之米又整矣。今計合城官軍士民。飢而死者已十之八。其二分亦淹淹待盡。至兵之殺人而食之。不待言矣。甚而易子而食者。父子母女竟相食矣。城上城下小巷大街處處白骨成堆。血肉淋漓。今止存飢餓之卒二千。多僵臥不起。夫斗米價至四十金。且無尋覓處矣。大抵士民所遭者。古今來未有之大劫。臣等所遇者。古今來未有之異變。死已幾盡。士民尚欲固守。飢餓之

芳華 卷之三 天啓 竊 知問爾

極。兵卒尚未大譟。亦古今來未有之人情。獨恨撫臣王三善者。受命撫黔。業經一期。當水關文叛。封疆大變之時。尤從容就道。閱半載而始至沅州。兩月而始至平越。又五月音問杳然。不知所避兵將幾何。所糜費帑金楚餉。又幾何。竟未遣一將一兵。未發一鐵一粒。省直告急之疏。報之。題請而不應。求援之文。急于疾呼而不答。至于總督張我續。總兵杜文煥。俱已亡黔。臣雖非守土之官。然無偷生之理。與張許結良友于地下足矣。

黔師擊殺逆酋安邦俊等餘黨潰散

刑部奉 旨逆犯徐鴻儒等處決。劉崇喜劉尹王文

臣。示傳首九邊。

上以趙彥蕩平妖賊。加陞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張鳳翔馮嘉會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俱照舊巡撫。王從義徐從治加陞布政兼兵道。

芳華 卷之三 天啓 竊 知問爾

武原臣徐昌治述

癸亥天啓三年正月吏科陳熙昌奏歲序方新乞推廣德意重恤人才

召還諫臣熊德陽侯震陽江秉謙賈繼春四人

北直巡按倪應春言虛龍為神京第一咽喉永屬

為畿東第一困苦謹摘目前關切事宜

一議驛遞加工食以募舊役毋令偏累富民一議協濟米湯竟從寬免以救窮黎酒稅之困一議糧草屯屯田預市革一恤臣私抽扣馬夫銀濟遠又裁軍紙張銀兩各官既憂百責交萃又苦一飽無

時一議徭役添衙門而不添差役添差役而不議工食乃民之最不便者一議鄉兵今日募兵明日加稅民累極矣不圖所以安之輒迫而練之不閉門而走借戈而亂乎

黔撫王三善兵進龍里解省城圍師次于宅溪

御史周宗建疏

料科臣郭鞏動輒以封疆為名率合竟無了日不知鞏自召還之后有何憑恃而狂謀不倫至此

二月經筵講官蔡毅中進字學要覽

三月御史霍鏐奏國史期于傳信

疏論挺擊紅丸移官當直書不諱并論熊廷弼下化貞宜速正刑章

貴州巡撫李樵敬陳新撫救援之功

職在途追憶圍城措餉費幾許心神當事竭防受幾許怨謗總為此一片城池數萬生靈而日久無援財盡民窮兵驕將悍衛民之兵盡是殺民之兵護民之城池反作坑民之陷窳是時鄉宦潘潤民倡義捐資破產贍兵猶不免抄其家而殺其女職痛念身家婦女數口授以刀繩聽其相機自盡尚有十歲之子七歲之孫不能死職又不忍殺之職妾馬氏曰妾能生之亦能死之願授火藥一霍足

了大事毋落逆賊亂兵之手職泣而許之孰意日延一日有新撫臣王三善之兵從天而降收此殘

山剩水還之天朝拔此憊卒遺黎山之苦海哉

戶科羅尚忠疏請編建文年號追復位號並復廟祀并贈廢祀謚仗節死事陳廸景清黃觀黃鉞王

良鐵鉉練子寧陳思賢八人

御史彭緄化陳時務切要八事

欲收人心先減加派欲足民財要嚴稽核欲示激勸在明賞罰欲用人材當崇恬退欲省議論當息

紛爲欲師減事須省煩文欲興吏治要覈官評欲計戰守要擇勇將

貴州巡按史永安陳蕩平疏 頌王三善功

御史周宗建疏

郭擊受魏忠賢指使中傷各臣爲匿名之書羅織五十餘人于省則以劉弘伯爲首次及于周朝瑞熊德陽等干臺則以方震爲首次及于江秉謙等數月以來斥熊德陽江秉謙侯震陽王紀滿朝高去鄒元標馮從吾逐文震孟鄭鄞近且厄刑慎行盛以弘欲一網打盡臣則其網中之人也

五月御史吳姓請舉 視學

治亂之原係于教化而風勵之術循自朝廷况

考舉 朱 知 閣

長 知 閣

孔子萬世之師 神京首善之地躬行倡率風示海宇博求海內經明行修之士徵詣公車如李光縉陳繼儒之徒督率生儒闡明經義以庶幾執經問難之風又如詞臣文震孟磊落倜儻感時念殷偶以字句未簡致被嚴罰陛下教養人才者外則提學內則祭酒司業在文字考課之何存木鐸聲警之意今國學廢弛已極未見有胡瑗李時勉其人者申嚴條教甄陶士類江河日下汪溷安抵至于各省學臣自譚昌言洪承疇文翔鳳而外指

不多屈

寇復遵義

時叛賊尤朝柄楊維新鄭應顯據借府城副將素衍祥會同侯參將一面親督大兵二千分佈各路次攻先將統手埋伏誘戰于九接龍尤朝柄令頭日棟賽領賊拒戰被統擊破賊即潰散逃走復追南城外羅網渡斬級三十顆遂入城分札四門防禦出示招撫殘民至于城內民房燒燬大半僅存道 鎮兩署

安鑿率妻子部衆來降

朝鮮國王李暉爲其侄李綜所篡

登萊巡撫袁可立請討朝鮮篡逆

考舉 朱 知 閣

長 知 閣

督餉侍郎畢自嚴奏李綜之事不必議討不可遽封以臣愚見固不必窮治其篡立之罪使其挺而走險亦不可遽與以 封爵之榮使其狃而成玩俟其請 封使至 明旨詰問候其輸服請罪而後許之不則俟其進兵勦奴功績昭著而後 封之太僕寺卿董應舉安插遼民事竣進呈列名冊并請存遼一學以示不忘三韓之意 永寧大捷

四月十五日李總鎮密命秦國偉等兵潛至永寧

百餘騎兵四五千一人一齊殺至城下賊出四門堵截見勢將潰將房屋亂燒張命官等殺入小西門周邦泰接應張命官等就馬上生擒亂冲大西門出除投降二萬賊城越水死者無計城烟燭薰天逆酋父子合營列在江崖上賊兵已散大半

六月羅平沙賊作亂雲南巡撫閔洪學發兵平之

按羅平改土為州在萬曆十四年州治之建在十五年因奢四既平各寨夷民不通漢語怕見官府于是設立糧差議以漢人領之謂之歇戶有司輒下正糧之外增添剋剝而歇戶又指一科十各夷始驚然喪其樂生之心逞動矣至是平之

七月南御史李希孔再折邪議以定兩朝實錄

論鄭貴妃三王並封黨之者不謂非張差關官黨

考其

考其

考其

之者猶謂無罪封后遺詔凡稱先志者即重誣神祖而陰為阿附者也

川師進勦寇險固破蘭州并獲偽官偽勅

八月貴州巡撫王三善除賊雙翼獻傷

王撫力解會城之圍凡十八大戰而黔乃漸次再造其中據腹心塞咽喉不可不亟為底定者無若洪邊十二馬頭與夫龍里一路蓋十二路馬頭西接安酋水外六因之地綿亘數百里而當省會之胸龍里居新添平越上游茶布穀百里寨而當省會之中安邦彥敢于跳梁畧無顧忌素恃有此也乃朱萬化極惡窮兇精悍而狡偽總兵自稱龍里土何中蔚共成邦彥兩賊既除首勢孤矣

九月麻羊島守備張盤收復金州

如以劉愛塔之故將金伏等處邊民盡行殺戮逃離人民甚多守備程鴻鳴等帶領船隻俱往青山嘴接渡盤招撫遺民男婦老幼共計四千批選壯丁列有三十五隊因哨探金州城內有達賊五六百餘守城于七月初二日統領島兵并帶壯丁黑夜上岸晝伏夜行于初三夜齊至金州南門城下各舉火把吶喊放炮軍聲震天達賊從北門逃出天明進城安撫居民

防紅夷

按澎湖為浙直潮惠總要之路自金中丞勸議力爭守此地開二十餘年不受倭害浙直諸處陰受其福不知何時撤守竟至今日倭夷校射砲爾

南道御史趙應期等上言

婦寺子侄繁籍世襲者十餘人不勝駭傳夫此等

考其

考其

考其

爵蔭非軍功不授富有濯沐之日今日與之既以爲榮他日裁之必以爲辱皇上奈何予一朝之榮而使貽後日之辱乎

再起余懋衡南京吏部尚書具疏力辭

十月兵科陳良訓兵民實政宜修疏

聖嗣誕生百官慶賀

諭停刑

平遼總兵毛文龍亟請兵餉

詔嚴獄禁

詩李繼翰等朝 出入長安右門 擢總長 悉家人持之 上怒命該科參經管等官

免河南進貢圍屏

逮登撫陶則先

閏十月遼東巡撫張鳳翼以關外遼民漸廣謹陳賑

恤消彌大計

冊封慧妃范氏為 皇貴妃

涼馬佃報捷

涼馬佃地在江東奴首部兵俱在佃中放馬安歇 毛文龍偵知領官兵分路齊進夾攻斬獲級馬

牛毛大捷

芳華

文龍調水陸官兵三萬累二十日糧兼程而進分為三敵奮力追殺斬級二百三十有奇

湖廣牛妖豕怪

陝西怪鼠

十一月御史樊尚景飭鹽法議

上以川貴搗巢解圍各官勤勞日久功當先叙

朱燮元加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仍舊總督楊述

中升俸一級王三善加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

史薛貞加右副都御史俱照舊巡撫張諭侯恂

宰楊松年俱候陞京堂戴燦陞二級閔夢得王

仁李仙品赫奕陳龍光吳光義劉可訓朱芹繆國

維陳堯言向日升徐清楊世賞各陞一級周著楊

述程丘志充准各起用仍加陞一級

平遼總兵毛文龍報牛毛再捷

奴酋欲集兵渡河文龍即統各將陳繼盛許 山朝等進兵牽搦揀險設伏斬獲級馬有差

僉都御史王洽程正己徐良彥魏雲中巡撫浙江保

定宣府寧夏

御史李玄奏樞輔遽撤非宜請留輔臣孫承宗

十二月左都御史趙南星申明憲職

芳華

川貴總督張我續病免以楊述中代之

陞張鳳翼河南參政仍理遵化事

烏鷄大捷○叛逆奸細韓宗功等伏法

御史方大任疏

郭鞏于救弼者盡入以黨賊于救化貞者置不論

至其結交魏進忠反進譽言為言路之奇醜至進

忠壯麗宅第美好田園不下數千百所又預營葬

地其制度宏偉過于諸陵又列文武臣像侍立左

右武像用甲冑文像用朝衣朝冠關人安得有此

甲子天啓四年

正月王師進搆大方奏捷

巡撫王三善督同總理魯欽總鎮馬如監軍道尹
仰岳見仰向日升等各領兵渡渭河賊衆潰散焚
大方老巢賊首安邦
劫斬竄逃匪賊金

獲逆首奢崇明州師殺入龍場陣擒逆首等

盜起長興知縣石有恒主簿徐可行殛之

吳野樵爲藥即生條黨逃匿廣德長興交界地方
縣官日緝捕謀于正月初二日賀正同野樵等到
縣放火賊殺一令一簿地方事起逆
之當獲吳野樵王召魁等餘黨逃竄

削蘇州同知楊妻職

芳奉

姜素廉直會織監李實惡其強項欲以逆候織
造嚴旨遣之撫臣周啓元力諫得奪職歸里

御史李應昇補救時事

天下有三患一曰夷狄吮背之患二曰盜賊肘腋
之患三曰小人腹心之患三患不忌乃有三病邪
氣王而无氣削則病內元氣削而神氣盡則病外
庸醫四出參黃之劑亂投補其邪而伐其元則病
醫又疏皇上試問罪璫遣而嫂出入者何人馬
上催而三路敗者何人中樞執拗而經撫受敗者
何人貪殘激變而貽患黔蜀者何人賄脫盜庫表

裏爲奸而一網善類者何人所幸天宥 聖心劉
朝斥厥然天下之爲劉朝正多也。

獲妖首王好賢

王森子好賢家深州以救一妖狐狐令斷尾藏之
招人令人開異香皆願歸附稱爲開香教主遠近
响應徐鴻儒既敗而
好賢竄逃今始獲

二月御史喻思恂上言治道猶多闕畧

謂中外不盡相應名實不盡相符八地不盡相宜
法守不盡相信

提督操江熊明遇請軫念根本

芳奉

上元江寧句容等縣地震各稱地從西北方震起
向東南去墻壁動搖屋脊梁柱俱各有聲城垣墻
塚倒塌常州鎮江揚州等府地震有聲自西南來
屋瓦搖落房憲斜傾且多倒塌一連兩次移晷妨
科臣程註請惜老成以重表率請起鄒元標

命優議輔臣孫如游恤典

御史吳尚默請定吏胥稅役以補民賦之所不及

黔撫王三善被陷

撫臣入大方酋把陳其愚詐除赦其罪予以參謀
令招安箇母子提兵回省中途被羅鬼諸苗所殺
兵部以黔禍未弭陳職守善後九事
風霾上命內外臣工各圖修省

免川廣閩浙香貢

刑科解學龍飭玩懲貪疏

撫賞一節不過藉此以紆吾邊鄙之警而未嘗恃此以撤吾戰守之防若以款而雜奴虜之交則可謂彼受款而為我出效力以捍奴三尺童子知其必不然也

大學士孫承宗奏

叙毛文龍之功請發餉以濟之

四川總督朱燮元議處蘭地

三月樞臣請亟推前邊總督

奏

奏

知

以孫居相為兵部左侍郎漢中王為尚寶司少卿曠

鳴鸞為尚寶司丞

冢臣趙南星酌議銓司變通之宜

銓部舊例一省用一司官南星建議議司官賢者一省不妨兩用于是江右司官吳羽文現在部復調兵部郎中鄒維璉干考功江右科道章允儒陳良訓傅繼等各出疏捐力乘黨黨從此寢開

秋圍在邇禮臣請酌滇黔試事

上曰賓興大典雲南京官主考仍早與題差貴州不得停科暫照壬午前例聽御史便宜行

大學士孫承宗上彌邊繫疏

杭州兵變

正月十七夜陸生員家開宴張燈火起延燒有聞許兩生與槍火各兵角鬪眾生員及市民遂入接待寺與把總為難而把總舉統為號各兵雲集執生員而訴之抗嚴道將生員朴責驅候以謝亂兵而九營兵心憤憤不平猶拆毀錢塘門外以北更樓十座矣有一管把總出示約束管兵不許與戰而各兵手縛本弁還管懸之高竿開弓發矢欲斃之而後快兩游擊跪拜求之得免

貴州巡按侯恂按黔事竣敬陳奠安遐荒

一在添將領以裨戰守一在加兵餉以資防禦一在核田畝以定賦額一在禁兌扣以厘弊政一在增佐令以藉分理

奏

奏

知

應天巡撫周起元奏

蘇松袍段四十萬分為十八運按運支銀原編正

額止有此數同知楊妻奉法急公並未擅減乃李

實來蘇杭一味管利兼饒辣手講屬吏之禮罰府

官之俸開密訪之門又背違成憲侵漁歲改擅增

袍船鎮徽寧廣各府驛遞怨咨萬一奸民構出事

端誠恐禍生不測

御史李應昇縷訴民隱請實行寬恤

御

四月總督楊述中回籍聽勘鎮道各官戴罪立功

御史張鑛上言黔撫王三善以孤軍深入大方信

陳其愚之詐降師老財匱事久變生受鎗落馬中

道被執噫抑何其闢而踈于計也乃何以大方深

入之後二十日聲息不通前無偵探後無救援又

何以糴鬼蜂擁之時進不能摧鋒陷陣退又不能

捐軀赴難在楊述中以水火之見而成秦越之視

在魯欽馬炯紀律踈于平日臨難惟有退縮至張

彥考之托病規避罪浮于三升而尹紳輩之抱頭

奏

鼠竄亦何顏以見梁思泰方明棟于地下哉

島帥毛文龍擒賊將又敗奴眾于高嶺沙松牌

蔡復一以總督兼巡撫貴州

登萊巡撫袁可立奏報朝鮮更立情實請勅專使

以重冊典

奴賊攻旅順堡都司張盤大創之

刑科傅樾奏

職竊見憲臣左光斗科臣魏大忠甘心比膺內閣

中書汪文言即經犯贓吏奉旨令問捕網之王

守太初充歙縣門役復營充本縣庫胥竊藏擬戍

營脫潛逃京師遂父事內監王安內外交通管納

今官光斗身在憲府不能追論而且引為腹心大

中職忝諫垣不行驅除而且助其資斧

左僉都御史左光斗上言

刑科傅樾論臣及科臣魏大中一篇之中終不得

其指歸着落何在汪文言之昭雪者前司寇前總

憲也其題授中書者今閣臣也臣不聞也

魏大中亦上疏陳辨

奏

臺臣袁化中科臣甄淑相繼上疏剖白左魏諸臣

大學士葉向高懇恩允放

大僕寺卿王之案奏言官討賊甚明

奉旨皇考實錄紀載留中各疏近又錄付史館

始末自明何待再勘王之案原以功在國本不

次擢用心跡昭然不必辨

四川女總兵秦良玉以撫臣王三善被難弟秦明屏

戰死侄佐明祚明突圍重傷上疏

五月刑部尚書喬允升廣教化以省刑罰

福寧州軍變榮起于命官林廷柱之盜竊軍儲怨

兵科董承業請預儲將才

科道周之綱許譽卿劉廷佐交章請勿輕用立枷

叙黔中解圍復城土司各官功次

秦良玉馬祥麟秦翼明秦拱明冉天胤等陞賞有差

蔭馬德禮子馬嘉柱入監讀書

德禮為刑部主事擬劉光復未減奉旨降調嘉柱疏於功在國本錄蔭

蔭田爾耕一子錦衣衛百戶

芳妻知問

加魏忠賢原蔭第任一人二級

御史黃尊素疏

考功郎中鄒維璉調司一事迄今紛紛未有已時

夫維璉之入銓也豕臣趙南星破格之選也亦以

維璉生平大節愿掛冠以救竇子偁之賢敢繳檄

以阻袁一驥之祠寧失考選寧忤權貴進退何其

了了

贈蔭長興知縣石有恒主簿徐可行等鄉官丁元薦

吏部優權

八 月樞輔孫承宗進呈車營圖冊

左都御史楊漣參魏忠賢二十四罪

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自忠賢等擅權旨

意多出傳奉至有徑自內批不相照會者大罪一

舊閣臣劉一燝家臣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

也一燝親捧御手著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于松

棚下義斥鄭養性立寢后封以清宮禁忠賢交通

孫杰論去大罪二先帝壯年登極一月賓天執

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

恭奉知問

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

喉言官論劾去顧于護黨氣毆聖母之人曲

意綢繆大罪三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

為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為司徒清修如鶴忠賢一

則使人喧嚷于堂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淮交構

陷之削籍去顧于善媚附之人破格點用大罪四

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

孫慎行盛以弘是真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廷議

南太常比少宰皆點陪二枚卜點陪之案一復

夫墓

卷三十四

法略

知問齋

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滿朝薦
 文震孟鄭鄤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等九人抗論
 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 恩典竟阻賜環
 大罪七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上年 皇上南郊
 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舊貴人德性貞靜荷上寵注
 忠賢恐其露已驕橫權謀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
 掩殺大罪八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得封中
 外欣欣相告忠賢以抗不附已煽其私比捏無喜
 矯旨勒令自盡大罪九猶曰在妃嬪也 中官
 有慶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為飛星墮月之慘忠
 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包藏禍心大罪十 先
 帝之在青宮所與護持孤危威劫之不動利誘之
 不變者僅王安一人耳即 皇上倉卒受命擁衛
 防護之中不可謂無功忠賢矯旨掩殺于南海
 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大罪十一因而欲廣願奢
 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近于河間府毀人房屋
 以建牌坊鏤鳳雕龍于雲梯漢又不止于塗地擅
 用朝官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今日陰中

夫墓

卷三十四

法略

知問齋

中書明目陰錦衣如魏良弼良才良卿希孔及外
 甥野子傅應星等五侯七貴有何軍功大罪十三
 因而手滑膽愈用立枷之法以示威枷死皇親數
 命動搖三官若非閣臣力有護持言官極為糾正
 椒房之威又與大獄大罪十四猶借曰禁平人開
 稅也良鄉生員章士魁即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
 爭煤窰托言開礦而致之歿趙高鹿可為馬忠賢
 煤可為礦大罪十五伍思敬胡遵道侵占牧地果
 真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
 擊黑獄三次拷掠草菅士命使青燐赤壁之氣先
 結于壁宮泮藻之間大罪十六未也懸監榜之令
 于臺省使吏部不得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
 駁致周士棟卒困頓以去大罪十七未也開羅織
 之毒于精神北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忠賢以
 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將使羅鉗吉網然後快
 心大罪十八未也示移 天障日之手于絲綸科
 臣魏大中到任已奉 明旨鴻臚寺報單忽傳詰
 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章再奏 王直幾成解組

考墓 卷三十四 知縣齋

大罪十九。取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非擾平民也。野子傳。應星等。為之招搖引納。陳祿為之鼓舌。搖唇傳。繼教為之。投匪打網。片語違忤。則為帖立下。如近日之擊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理。閣救。大罪二十。尤可駭者。東酋未靖。內外戒嚴。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其發銀七萬兩。更創肅寧新城。誠可作為增塢。深計不知九門之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祖制不蓄內兵。即四衛之役。備而不操。忠賢謀同沈淮。創立內操。親戚羽黨。交互盤踞。安知無大盜刺客。東虜西夷之人。寄名內相家丁。伺隙謀亂。發于肘腋。大罪二十二。忠賢進香涿州。鐵騎之簇擁如雲。蟒玉之趨隨耀。日驚蹕傳呼。清塵墊道。歸駕駟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已儼然乘輿矣。大罪二十三。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忠賢走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忠賢退有怨言。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尚可養虎兕于肘腋間乎。大罪二十四。忠賢之二十四大罪。想內廷之發其

考墓 卷三十四 知縣齋

奸殺者。殺換者。換。左右既畏而不敢言。愚外廷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又有奉聖客氏為之。彌縫而遮飭。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又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竟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賢。臣知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容臣。然臣不愚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悞。皇上堯舜之名。即可以報命。先帝可以見。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兩朝特達之恩。知於願已畢。死且不恨。
先是不諱。入遺持之。木下。伴解。服乞罷。而旋矯。濫給慰留。乃徐下。嚴旨切責。連一時臣工。無不義憤。于是科道。則有劉大中。陳良訓。袁化中。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切大任。劉芳。劉廷宜。許崇。卿。房可。杜。諭。思。恂。胡。承。順。胡。良。朱。大。典。陳。奇。諭。翟。學。樹。熊。奮。滑。劉。之。傳。段。國。璋。霍。守。典。龔。澗。孫。紹。統。周。汝。弼。吳。弘。業。劉。其。忠。陳。照。昌。王。政。新。李。先。春。潘。士。良。謝。奇。舉。胡。士。奇。劉。朴。楊。玉。珂。劉。先。春。萬。燦。南。科。道。徐。憲。卿。趙。應。期。等。兵。部。尚。書。趙。彥。魯。事。翁。正。春。太。常。胡。世。賞。太。僕。朱。欽。相。撫。寧。侯。朱。國。祿。南。公。疏。陳。道。亨。等。先。後。申。疏。或。專。或。合。無。不。危。悚。激。切。而。總。受。抑。于。熒。籠。之。奸。一。高。下。其。手。而。得。罪。之。輕。重。故。分。矣。
特有陳思恭等反戈。論黃尊素劾之。

貴州巡按陸獻明請錄大方陣亡將吏

大雨雹

江南水災

杖注文言為民

工部屯田司郎中萬燦題為陵寢用工甚繁權

璫造意故違

聞之龍不可離夫淵虎不可離夫山而人主不

可離夫權夫一人主有政權有利權政權一日不

在人主則有尾大不掉之虞利權一日不在

人主則有毛將焉附之患竊見今太監魏忠賢性

狡而貪膽脆而大口啣天憲手握王爵陰子

任至一世再世賞所隸至千金萬金立枷士民斃

至十數命驅逐大臣處置言官空至十數署是一

切爵賞生殺予奪之權全不為皇上有而盡為

忠賢有舉國側目幸有憲臣之首發九卿科道

之交彈如盜利權悞陵工為通天第一大罪而

關切于臣之職掌者諸諸臣後而為皇上陳

之為陵工而用財是皇上不以天下儉其親之

極念也至搜財以急陵工之用又天下體皇

上昊天罔極之苦念陵工原無額瓜盼盼

于外解而外解無至轉盼于事例而事例又不

多向承乏寶源局隨蒙陞授屯司陵工正其職

也當臣在局時目擊銅錢匱乏局中人咸言有內

官監破廢銅器堆積朽爛不下數百萬但一移之

旦夕可至臣因移文請發忠賢怒云外邊敢擅查

內邊之銅臣憤激于中遂于三月二十八日具疏

特請查發廢銅到局鑄錢協濟陵工忠賢益怒

方奉卷三四知問齋

旋出中旨謂內庫銅器已有屢旨何得再請嗟

嗟以無用之廢銅而鑄為有用之錢以若大之工

程而探于若寄之取忠賢忌而寢閣且併臣任事

四月若積補秤錢得銀五百七十餘兩報助陵

工亦無一語之及夫寶源局二百六十年來未有

積報補秤錢者報之自臣始臣豈好作破格事以

要譽故因實見得庫藏之虛陵工之繁耳忠賢

所管墳墓彷彿陵使忠賢以管墳墓之慈憐

而為先帝陵寢急必且以美苑剝之贊奉而

先帝陵寢費乃鑿池豎坊。杵木雷動。布金施翠。車轂如流。曾不聞一痛。先帝之陵寢未完。曾不聞一蒿目完。先帝陵寢之費無措。即不痛念不

蒿目。而于臣所請發廢銅鑄錢一事。僅僅一引手之勞。便可立救。陵工萬分燃眉之急者。而纖悉不似假人。究必至于盡內廷之財。而悖之出。盡外廷之財。而悖之入。盡內廷外廷之人。而止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臣職在陵工。痛工程之垂成無期。恨請發廢銅以濟。陵工之前計有阻。故

去毒 卷三十四 天啓 知問齋

不識思諱。再伸前疏。奉旨。陵工費用浩繁。內府廢銅能幾局中何人見知。萬燥輕信奏請。前旨已明。今又僭言。費擾。朕不孝。且皇子薨逝。便來激聒。好生在悖無禮。着錦衣衛拏來。午門前着實杖一百。棍革了職。為民永不敘用。

杖御史林汝翥

汝翥福清人。以乙榜為御史。以小內者衝道。擒治之。為內臣所糾。逮杖。汝翥走匿。諸內臣以首輔葉向高同里。因大索向高私寓。備極窘辱。向高上疏

乞罷。復大索于京師。汝翥數日後自歸于薊鎮。臣疏聞。仍逮杖奉。禁百官乘有輿。七月。決蘭首賊首。

南禮科楊棟朝奏魏忠賢種種罪狀。加張五典兵部尚書終養。詔進大學衍義補。大學士葉向高陞辭疏。皇上御極以來。待大小臣工。恩禮可謂厚矣。以數十年不行之。廷杖三見于旬日之間。萬燥已

去毒 卷三十四 天啓 知問齋

林汝翥汪文言亦將就斃。雖言者不無過激。而論以君臣一體之大義。所傷多矣。臣願皇上當多艱之日。深懷一體之念。委任大臣。優容言者。其以前譴請王紀文震孟等。盡賜召還。至于內廷近侍。朝夕在左右。中間固有謫護勤勞。至于中官之邪正善惡。歷漢唐以來。昭然清史。並未嘗漏却一人。如必以憤激作快意。終至決裂而愈亂。此臣所忠告于內外之諸臣。自古禍亂之生。多起于凶歲。今歲江南。洪水為災。國家財賦之區。盡化馮

夷之窟山東地方復若荒旱瘡痍未起溝壑又填此非破常格勞來批必無以安民心而彌禍亂

河決

六月初二午時黃水洶湧山堤潰四散奔流冲裂徐州東南城垣平地水深丈餘淹死人畜甚多平遠總兵毛文龍進呈地圖并陳戰守糧餉軍需事宜

工部員外王振奇疏

伏見郎中身故萬燦者前以疏言職掌忤璫致于聖怒杖削為民閣臣申救無及臣堂官疏請矜宥

茅舉

卷三十四

天啓

五

知問齋

不得致燥以苦楚慘殞旅櫛血肉淋漓余棺不具白髮無依土庶童叟共為雪涕我皇上聞之必有惻然感動者

賑恤山東江南水旱災民

帝不豫改明年二月視學

島師三捷毛文龍兵至把骨寨骨皮略分水嶺三戰三捷斬級四百五十俘獲活夷二十餘名

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右侍郎許元聲等公疏

忠賢罪狀十有一端... 聖德傷和致災... 況如廷臣博採就... 不信獨信一忠賢而... 陛下尚且... 皇上于... 聖德傷和致災... 況如廷臣博採就... 不信獨信一忠賢而... 陛下尚且... 皇上于...

之理

吏科魏大中疏

近者傅樾以六月二十五日開喪至七月十二日方始辭朝復疏論職不輪職受何賄賂薦引何邪人仍指一長安其來其往之汪文言謂職私人文言下詔獄煅煉兩日無一指實何得以之為阱于國中

八月黔師魁眉頭寨

禮科虞時泰條陳時弊九極

考舉

卷三十四

天啓

美

知問齋

一曰民生凋敝之極一曰財用匱乏之極一曰仕路蹙蹙之極一曰老成凋謝之極一曰人心渙散之極一曰法紀凌夷之極一曰名器濫觴之極一曰風俗奢僭之極一曰災異譴告之極

御史房可壯疏

傅樾聞父喪越數日後復得樾近疏一冊臣不覺為撫卷太息當披疏辭誦之際而方寸不亂文采橫生樾之留神世... 親之存心二心有如此此豈五百金買傅樾教為宗之後殿兄科第遂復

行狼依邪。

耕藉田。

黔師破平茶。

陝西地震豕妖。

吏科許譽卿疏。

票擬授內廷封駁難執奏。建言謫降。歲不乏人。萬

燥杖死。言者短氣。用立枷。而士民稿項而斃。苛織

造。而東南突黎堪憂。禁放日集。內探未能。寄狼虎

之跡于蕭牆之內。聚鳴金之氣于心腹之間。何不

去甚。卷三百。天啓。知問齋。

一深長思也。

九月。原任大學士沈淮孫如游奉。命各省搜羅。誌

傳奏疏文集等書。以備纂修編輯。

議死戰撫臣王三善恤典。

三善立解貴陽之圍。迅掃大方之窟。功在垂成。以

接濟不繼。陷敵而死。血隨碧化。骨逐沙輕。忠臣固

雲南副使周三錫致仕。

命瑩葬贈太常少卿。

左都御史高攀龍疏。

糾崔呈秀。巡按淮揚貪濁。

御史謝文錦等疏。

恤國體而待二臣。以有禮闢言路。而還沈惟炳

以原官。

吏科許譽卿亦有公疏。

考功司郎中鄒維璉。日請罷斥。

大計在邇。方闢。臣堂官趙南星。澄清世道。不意

臣堂官竟以會推晉撫一事奉。旨。有議。遭誣受

譴矣。以三朝風望之元老。任怨在勞力為。因

家慎名器。抑能伴。且蒙不公忠之。旨。以去。臣又

何能辭罪乎。臣若暗中察。則誠恐不吐。以為苟免

之計。賣反之人。即是欺。若之人。臣豈敢蹈厥

覆轍。人千載之上哉。疏。人允去。

御史李應昇。糾閣臣魏廣徵。負罪愈驕。

魏廣徵之父。嘗為言官。公正發憤。得罪閣臣。以去

聲施至今。廣徵何不。退讀父書。保其家聲。乃倚三

窟。與言官為難。

十月奉。旨。會推吏部尚書。

署部事左侍郎陳于廷等。以資望所屬。列推喬允

升。馮從吾。汪應。諭曰。吏部都察院。濁亂已

久矣。祖宗設立初意。朕已屢諭更改。如何此次

會推仍是趙南星擬用之私人顯是陳于廷楊璉
左光斗鉗制衆臣，猶私袁化中不無扶同都
著革職。

選郎張光前御史房可壯以會推事認罪各降調
刑部尚書喬允升引疾求歸

在景榮仍以太子太保起吏部尚書

李宗延改吏部尚書掌都察院事

戶科陳良訓疏請寬會推諸臣

戶科陶崇道陳一得以弘治化慎起居去疑衷

芳墓 卷三四 天啓 千九 知問齋

吏部趙南星疏

崔呈秀之按淮楊也，大開賭門，舉刺一憑錢神，至

于多支州縣一萬四千兩，則明明侵公帑，以潤私

囊

逆賊陳其愚伏誅

其愚與安邦彥之兄，邦俊交契，故逆謀皆出其愚，而又僞降以陷王撫，輸貴陽情實，以速攻襲。

南工科徐憲卿以江南被災之民急不能忍，司農部

覆之疏，緩不切救

柳泗盜平

開兵之局，復有賊首數世，繼聚三百餘人，沂道從治，親詣泗城，陳兵示勦，傳牌示撫，衆賊驚附，各就安插。

大學士孫承宗疏，叙關外勞臣，薦總兵趙率，教滿桂

吏部趙南星疏

晉撫謝應祥之推發，自臣南星之心，出自臣南星

之口，實與大中嘉遇無異，明有天日，幽有鬼神，御

史陳九疇非病狂喪心，安得為此無稽之言，以蔽

賢乎

十一月，巡撫程紹奏報玉璽見漳濱

芳墓 卷三四 天啓 千九 知問齋

九月初四日，臨漳縣學生員王思極，王煥，同鄉民那一奏，等在磁州入里漳河西畔耕，平地忽風大起，旋速直騰而上，視之，閃出黃白色物，一塊大如斗，晶瑩異常，光潔陸離，龍紐龜形，方各四寸，厚三寸，重一百餘兩，上有篆文，日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奏聞，命進表官齋進。

左都御史高攀龍疏

謝應祥之推巡撫，出冢臣真見，為地擇人，欲開此

獎勸，恬士故與夏嘉遇言之，而特用，不謂陳九疇

誣其圖謀，并誣及不說事之魏大中也

福建撫臣南居益，跋

起曹於汴南都御史

焚其城，獻俘

進王天瑞承寧侯郭振明博平侯

降吏科魏大中吏部員 嘉遇

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乞罷允之

科臣沈惟炳疏救亦降調

樞輔孫承宗以病乞歸

御史馬鳴世奏計吏先論其守懲貪務澄其源

十一月復逮汪文言是逮也為一時羅織之張本諸神殺身之禍胎

召還臺臣賈繼春徐景濂王志道等

吏科許譽卿疏

步臺 二四 天啓

三 知問齋

晉撫一事為降用諸臣懇恩此職等六垣之言非

為首一人之私言也今沈惟炳降矣冢臣趙南星

憲臣高攀龍相繼著回籍矣 國家未得撫臣之

用而以一人之言去諸臣又使冢憲二老臣一

立斥恐 祖宗朝所未數見也

乙丑天啓五年

正月禮科劉懋慎請

二月宴天下卓異官員

巡按陝西蔣九儀檄陳壽邊七事

一酌移地鎮一易地而官一選有司一積貯為本

一酌補馬匹一鼓舞宜先一撫賞宜議一恤核墩

夜

革刑部侍郎王之來職追奪 誥命

御史楊維垣劾宋以張差一事伴功環噴誣 且 祖負 先帝不惟無功抑且有罪

芳華 卷三十四 天啓

三 知問齋

三月奴賊旅順將士張盤朱國昌死之已而遊擊林

茂春等邀擊其歸路擒斬甚多

初六日 上臨學釋奠 先師

擒賊首安應龍

殿試賜余煌華琪芳吳孔嘉及第出身有差

督臣蔡復一既列諸將罪狀自劾復疏言協援無

實乞專節制以轉敗

建徐州新城于雲山

四月科臣霍維華疏奏延擊紅丸移官三案

斥楊漣左光斗王安史徐景濂亦疏翻三案

兵科蕭基奏議東西用兵機宜

策駘事有三一專管轄一神鼓舞一審布局而要
以坐因為搗巢之機括策遼事亦有三一善御將

一密偵探一定戰守而要以牽制為恢復之根底

五月御史顧宗孟陳清冠餉復管官

原任刑部郎中岳駿聲申奏挺擊顛末疏入起用

王之寀逮訊追贓

芳華 卷三四 天啓 三三 知問齋

六月初一日冊封 衡 魯 慶 濟 周 蜀

德 光澤 永和 各王府

禮科葉有聲上司牧攸重疏

也賦京邊為緊無如署印者盡放工食不解京邊
而于離任為甚彼固將留此宿道而以需之後耳
夫以後人代前人徵比則後解益遲以後人代前
人余罰則功令不信其如于署印交盤冊內明註
原額若干徵完若干解過京邊若干申詳撫按而
撫按亦即據此以報部考核庶平為署官者有參
罰于後不致蕩擲金錢而為新任者有分數于前
亦可安意惟科也

浙海官兵擒滅寇盜

外洋有大夥劫賊稱稱帥偽用寬和年號旂號
入犯詳詳士用命一戰而獲

兵科陸文獻陳驅場積弊之情

下周朝瑞袁化中左光斗顧大章魏大中楊漣于獄

七月修撰王應熊條議平定西南五策

一固本之要一行師之要一屯守之要一進取之
要一勦撫之要

御史倪文煥疏論東林渠魁尚伏

奉 旨李邦華東林高足向與李三才結為友黨
同任李日宣校計陰謀傾害善長周顯昌竊附陳
林管入吏部貪橫異常仇逐朱童蒙厚結江文言
又與魏大中構黨同盟遠過姑蘇留連十日以女
許配魏目中罔知國法林枝橋改調署選惟庸是
聞擬于林亮世私藏淹觀收銀賣官都著前了為

克恭 卷三四 天啓 三四 知問齋

民當差仍
追奪詔命

賜吏部尚書崔景榮馳驛歸

兵部酌議旅順駐防定畫

賜黃洪憲祭葬以酬講讀之勞

八月科臣吳國華直糾部郎曹欽程奉 旨劾奪國

御史張訥請廢天下講壇

奉 旨鄒元標孫慎行馮從吾余懋衡俱削籍仍

追奪詔命鄭三俊 姑冠帶閑住一切書院

俱著折毀

周如磐丁紹軾黃立錚俱入閣辦事

樞輔孫承宗汰關門廢省餉七萬有奇

冊封任氏為容妃

決熊廷弼傳首九邊

時魏忠賢以妖書謀逆等事坐蔣應陽而廷弼之疾速矣

九月御史蔡國用條陳七事

曰定相術曰儲經畧曰選將領曰阜財糈曰惜才

臣曰尊言路曰鼓邊吏

吏科黃承吳進佐銓政疏

才基 卷三百 天啓 三五 知問齋

其一嚴州縣之舉其一疏部屬之壅其一預邊才

之儲其一清吏胥之弊

御史賈繼春請蚤定爰書

奉旨先帝升遐朕躬嗣服父子承繼正統相傳臣子何得居功而揚逮左光斗等妄希定策申通王安倡為移宮之舉不許康如從容奉旨而通令跟踰出宮恩禮有虧于朕皇考且不得為純孝御寸斬楊漣左光斗何敢干事况與魏大中何朝瑞袁化中深盟固結招權納賄罔上行私黨援廷弼髮壞封疆鉄案既定猶力為出脫託江文言暗弄機關言念及此深切痛恨已將廷弼處決傳首九邊楊漣等人即送法司將身故而顧大章係同惡之

戶科陳序疏糾諸臣

至二萬一千有奇 黃金九十餘兩俱有印冊可據著該撫按驅助工梅之煥以孫居相為介紹出越南 結私交并著削籍民當差仍追奪節命

御史倪文煥疏薦邵輔忠劉廷元姚宗文盧謙孫居

相史記事夏之今李孔度

賜太監魏忠賢印信

逮惠世揚至許顯純等鍛鍊成獄與楊漣等同招

十月 皇子生陞容妃父任景春錦衣衛正千戶

御史李蕃疏

才基 卷三百 天啓 三六 知問齋

樞輔以東事自請督師庶幾裴晉公之義云滅賊

則朝 天有日賊在則歸闕無期不知何以倏忽

入都以嵩呼為名也 祖宗法度雖百里小吏亦

未有不徼君命擅離職守者况擁兵闖外乎

川湖總兵朱燮元陳會勦機宜

上宣兵部尚書高第至文華殿 賜尚方劍坐蟒玉

帶銀幣經畧遼東

誥勅房辦事中書吳鎮撫司獄

時值魏忠賢擅權 擊不平及楊漣二十四

期糾劾侵冒件增撤回懷賢以同鄉眼其不同有
事極必反反正不遂... 詞多激烈同官博應星
陰構逆僕將平且... 構及書底盡送忠賢賢
大怒曰其等官見... 我速處死

御史潘汝頤奏刑部右侍郎朱世守大理寺丞楊一
鵬兵部侍郎劉策布政陸完學

十一月南道梁克順參梅之煥趙特用陳以聞

先是論者欲坐廷弼以逆罪之煥力言以明其無
罪而克順復為風影之說若趙特用則謂其曾薦
廷弼陳以聞則謂其結納楊左

尚寶司少卿劉志選參原任禮卿孫慎行去輔葉向

高... 張問達并請前後論進葉兩疏

芳華 卷三十四 天啓 三七 知問齋

宣付史館

吏部接出 聖諭

朕覽皇極殿屋柱升梁工程已有次第輔臣密勿
贊襄區畫備至各官虔恭厥職拮据惟勤朕心嘉
悅特用加恩首輔顧秉謙加尚書仍賜坐蟒
襲丁紹軾黃立極各賜坐蟒一襲兼官如故馮銓
加太子太保餘官如故各賞銀千段照新銜給與
誥命內臣魏忠賢銳意圖謀殫精襄事況多樽節
倍著苦心歲加爵米一千二百石其督工官黃克
績等各加俸一級崔呈秀陞工部右侍郎李衣德
加通政使楊夢泰改太
侯寺卿潘達等各賞銀

臨雍禮竣優叙孔聞

南戶部員外胡芳桂參原任御史胡永順陸師贊易

應昌坊可壯并通判歡... 奪

削奪科臣陳熙昌詞... 壯試錄內有庸主失權
英主境權等語故及

遣行人護送大學士周如磐地驛回籍

刻宗藩限祿成書

成原任吏部尚書趙南星

御史二時英參浙撫劉可法吏部郎中唐順則奪

工部侍郎胡世賞閑住

御史梁夢環參唐世濟閑住張潑徐如翰削奪

速揚州知府劉鐸

芳華 卷三十四 天啓 三八 知問齋

僧人本編偶構鐸贈詩三章至京師為田爾耕王
淘民遷執懸坐詩詞為譏訕 朝政下本福鎮撫
司獄而 并逮鐸

禮科張惟一陳關門積弊

平遼總兵毛文龍解進俘夷

巡撫周起元疏 糾蘇松兵糧道朱童蒙輕率孟浪

加原任南京工部尚書丁賓太子少保賜廕建坊

十二月兵部奏海外情形微變屬邦嚮貳可虞

以楊麒為總兵鎮守

署遼東

御史倪文煥參太常少卿金世俊無按提問

副使米萬鍾參議王繼其削奪

削奪原任太僕卿馬○州道副使韓萬象原任

吏科方有度為御史王業浩所糾也

御史盧承欽參大理寺卿曹珍工部侍郎董應舉兵

科給事中李遇知削奪

御史王珙疏參方大任問徒追贓

吏科趙興邦參御史練國事李玄祚昌霍鏜等削奪

御史劉弘光參談自省賴良佐張篤敬削奪

刑科蘇兆先參周希令蔣允儀趙延慶削奪

芳墓 參三函 天啓 三九 知問齊

賜工部尚書黃克纘馳驛歸

克纘持正不阿見魏忠賢舉動日非因議工程不合堅意乞歸

武原臣徐昌治述

丙寅天啓六年

正月御史陳以瑞疏叅太僕少卿劉蘭吏部郎中呂

維祺工部郎中呂克孝南戶部郎童述先閑住

刑科劉先春御史高弘圖敬陳營務十一款

刑科潘士聞直糾不簡之臣糾曹欽程削奪

經畧高第榆關修守宜嚴

兵部疏

去庚

宋三五

天啓

知剛齋

本月二十六日寅時據寧前兵備袁崇煥差撥兒

楊景松口報二十三日大營達子俱到寧遠札營

二十四日寅時攻打西南城角復攻南推板車遮

蓋用金鑿城數處被袁崇煥網柴燒油并攬火導

用鐵繩繫下燒走至二更時候方纔打退又選健

丁五十名從城上繫下用棉花火藥等物將達賊

戰車盡行燒毀今奴賊見在西南上離城五里龍

宮寺一帶扎營約餘騎其龍宮寺收貯糧

好米俱運至覺華米俱行燒毀訖近島

海岸米俱鑿開達賊不能過海

二月經畧高第塘報

奉旨屢報捷音朕心嘉悅袁崇煥已陞僉都御

史滿桂趙率教陞實授總兵加都督同知左輔等

着查明優叙所發犒賞銀十萬兩聽經臣分給寧

遠前屯四處軍士

順天府府尹沈演謹陳制禦十款

兵科叅看得三輔為京師重地未事而張皇即

事至之暇豫也京兆所籌十款似無遺者然非

去庚

宋三五

天啓

知剛齋

廟堂功令嚴赫而概求守令設誠致行恐不可得

法在限之以程期督之以申報先之以委查繼之

以巡閱如凡堅築深浚設險伏機積穀教射器械

炮石等項要必近地撫按加意神京不時舉劾

以此為課吏第一義而後十款可舉行也顧奴酋

計必困糧則清野尤為長策中國計必嬰守則

火攻尤為長城

命員外孫元化製西

遠歐陽暉下劉鐸刑

防禦

經界高第飛報奴兵

奉 旨據報奴兵... 深慰朕懷，還着嚴加

偵探，亟修戰守實事以備將來。

鹵簿大駕工完。奉 旨魏忠賢加恩三等，廢第任一

南道徐復陽疏察曾汝召魏士前郝士膏等。

奉 旨曾汝召魏士前郝士膏等，驟躋臬憲，郝士膏作令不仁，應親無父，典試策文，訕上無君，并前降處的方達年章九儒，酌錫時丁，乾學熊喬渭李繼貞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命。

戊張慎言遺周宗建繆昌期

芳奉 卷三五 天啓 知問齋

削總兵楊麒以應援不前致有覺華島之失也。

勅獎魏忠賢復廢第任一人都督會事。

時崔呈秀有觸事懷忠一疏，頌忠賢獨年例免風，通緝獲有功，鼎建多績。

繼 太監李實以欺君蔑旨奏。

奉 旨周起元背違明旨，擅減原題袍段數目，且

托名道學引類呼朋，有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高

攀龍李應昇黃尊素盡是東林邪黨，除周宗建繆

昌期已經逮解外，魏忠賢等五人都着錦衣衛

差官旂扭解究問。

應天巡撫毛一鷺按察使古奉吏部咨文

將曹欽程察周宗建繆昌期等一研勘，竟無實，勉坐

修造書院俸薪公費等項千金，猶未稱旅 旨清

苦之宦，愈不能堪矣。

三月，朵顏等衛夷人妙朵兒進貢。

朝鮮陪臣全堤等慶賀。

經界高第以病辭免從之。

上諭吏部

當奴首猖獗之日，有叛賊內應之奸，非但封疆勝

去奉 卷三五 天啓 知問齋

負攸關，亦宗社安危所係，魏忠賢預發不軌之深

謀，大挫積年之強虜，捷音雖報于邊塞，勝算實出

于廟堂，特封忠賢任太子太保，左都督，魏良卿為

肅寧伯，世襲，歲加祿米一千一百石。

以袁崇煥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山海等處地方，

提督軍務。

中后所災。

發帑金十六萬兩，崇禎充賞

給肅寧伯魏良卿四代，崇禎土田七百頃

內監劉應坤陶文

駐山海參軍務

工部侍郎崔呈秀直

原以三案各孫慎行
王之案張問達

時閣中吏兵二部俱以危疆不宜輕遣中使縷述其不便有四

大約言軍機應在呼吸六人者奉 詔密奏則動

關進止反有漏洩參差之虞一也將吏樹功立名

之心每不勝憂讒畏譏之心牽制既多展布必少

且有十羊九牧之虞二也况二鎮守三中軍凡事

開錢糧軍務一應文冊必致增設檄書旁午郡邑

方集 卷三三 天啓 五 知開齋

交馳日益不給三也六人并駐關門必增衙宇一

應人役漸多即中官雖賢而此輩蟻聚豈能以無

事為福者地方騷騷四也况一時創立後將因仍

正恐後人未必如前人則無窮之患實自今日始

耳 係王永光筆

中使出鎮

閣部爭之不得于是計臣薛國光楊所修王鳴玉

林宗載周洪謨 陸文獻段國璋黃

承昊楊文岳虞 祖高弘

圖李九官王業浩 張文熙許其孝梁孟環

李蕃李懋芳劉徽 陳世竣袁鯨王琪盧

承欽曾應瑞倪文煥王時英鮑承謨陳朝輔李燦

然等相繼合辭言其徒增紛擾無益疆場弗省

南京河南道御史何早參區大倫魏說劄奪

陞畢自肅為參政代表袁崇煥督寧前道事

以王之臣經畧遼東之臣上言經撫不宜並設

封西洋砲為安國全軍平遼靖虜大將軍遣官祭

刑科黃承昊上言邊才儲之宜預

方集 卷三五 天啓 六 知開齋

時科臣黃承昊欲散遣遼人出關撫臣袁崇煥欲

籍遼人以復遼兵部議曰此不無可商者彼既托

足內地幸免蹂躪一旦驅之出關能無生心應行

各撫按各州縣有司通查境內遼民若干其老弱

者留之中有堪籍為兵者量捐俸薪給與衣糧并

給批文赴寧遠撫院撥隸某將其管食糧操演

刑部左侍郎沈演陳與上制敵方略

治西南夷之法惟 在勝之遼東神京左

臂控制諸夷奴酋 胡原非英傑邊臣失計

祖宗疆土拱手輸... 恢復斷在不疑

四月兵科詳國親

毛文龍自信牽制之能而正月奴酋大兵入犯幾于傾巢逍遙內地二十餘日畧無跟踉反顧之意何云牽制今接塘報尙叙去年十月間事其于大舉入犯越兩月餘概乎未聞有旨毛文龍當自已審處以圖結局勿徒以獻俘塞責下周宗建繆昌期北鎮撫司獄贈朱之蕃禮部尙書

芳墓 卷三十五 天啓

高攀龍自溺卒

時有旨逮攀龍明日開讀前一夜攀龍溺園池歿有遺疏曰臣雖削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稽首以效屈平之遺

巡撫遼東袁崇煥酌定兩鎮職任以便責成命成熊明遇黃龍光鄧漢鄒維璉徐良彥

時江西巡撫鄧... 臣擬城且奏復而忠賢必欲戍遣之

叙前功次

先是被逮順昌聞而哭之道經吳門與約婚姻奉酒炙相持慟哭以此櫻忠賢怒遂遣官旂逮順昌官旂至郡知縣陳文瑞夜半求見撫床而慟順昌曰吾固知詔使必至此特意中事耳毋效楚囚對泣妻子環繞泣昌不顧曰無事亂人懷也

芳墓 卷三十五 天啓

知周齊

神色自若臨行顧旁一素榜曰此僧屬書者向以許之不了亦一負心呼筆題之字大如斗體法道勁投筆出門意氣浩然士民聞之皆相聚曰吏部忠清亮節何罪而朝廷逮之當投哀兩臺懇其疏救于是相聚益衆至開讀日巡撫毛一鷺巡按徐吉至公所百姓皆執香伏地呼號不已諸生楊廷樞等痛訴曰周銓部清忠端亮與望久歸以觸忤權璫遂下詔獄... 何以慰洵洵之衆

聲曰東廠嚴旨逮容鼠輩置喙百姓顏何意

等曰爾言東廠青出魏監邪諸旂斥

之曰速剗舌旨出東廠非何如佩韋等不勝憤大

呼曰吾輩謂天子詔耳東廠何得逮官首擊之炳

百姓從者千計毛一鷺倉卒恐怖急召兵自衛而

所逃匿已有踰死者越二日人情稍定或謂順

公不幸遭清流之禍忠良無得全矧今日變

因公起此行恐徒自苦順昌嘆曰以我一人貽禍

于桑梓必且日不瞑我豈不知自裁然順昌小臣

考 卷三十五 天啓 九 知照齋

也豈得引高公不辱之義乎今我赴都必死死則

訴 高皇帝速殛元兇以清君側之惡乃間行赴

京下鎮撫獄竟卒于獄毛一鷺奏聞民變有旨

密拿首惡正法一鷺遂捕佩韋等五人斬之

神廟榮嬪李氏薨喪禮照萬曆魏慎嬪例行

贈劉光復太常寺卿

命清查京營軍馬在

下李應昇鎮撫司在

命浙江撫按解黃尊京究問

時吳中有開墾不敢復出故有本

下周順昌黃尊素北

兵科薛國觀上言

安邦彥率眾數萬渡江與我兵大戰數日至初七

日總理魯欽親督兵敵賊回營至二更賊勢甚眾

漸逼營壘名兵因數月無餉紛紛逃散令難禁止

五鼓營兵盡散總理引劊死于營中

刑部左侍郎沈演上治外必先治內疏

一日寬猛應酌時宜一日祖宗成法宜守一日

考 卷三十五 天啓 十 知照齋

預處經費以程工作

五月旌表常州吳氏一門雙節

潘氏係潘耒室女有提學副使吳仕年六十無嗣

聘為側室時年十七五年而仕身故氏生子敦復

氏以幼誓抱子雖中十餘年不敢出戶外而

子得成立尋薦賢書後不幸復先物故遺孤士貞

等俱在歸德值族兒棍結連巨室飛禍構之其家

幾破氏號天禦節五十三年又沈氏婦已故舉人

吳敦復時十八歲復敦復年二十九歲于士貞

甫數歲于時新 家即起蒙橫路籍幾欲 取卯破巢正前 潘氏相對嗚咽 築在疾不遑寧 傑勝于嚴父士貞 家進原冠都葛成進

士氏年六十一歲
守節三十五年

旌表上海孝儒張秉介

按張秉介直隸松江府上海縣儒學生員係巡撫
貴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鷄翼李于事父至孝朝
夕奉侍頃刻不離左右凡飲食所需衣服所適必
躬親寸進及見父顏色和悅則喜或自他事稍有
不怡若默然則退而展轉憂思寢食無廢每日夜
伺察數四凡若此者自近官以政遠官自遠宦以
至歸家歷二十年宛如一日迨鷄翼病秉介萬端
療治以至迎神買卜等項輒至垂裳暮夜叩膝北
辰請以身代類為之裂父病篤時目不交睫衣不
解帶嘗自闔戶引刀割股家人掛闔號前抱持之
然刀痕已入寸許及父終不能救秉介哀慟即絕
家人以水漿灌口喻宿而甦是時神病床褥不及
躬撫交板乃以卧榻之前設一靈几早晚上食不
緩令人扶掖于床榻上微作樂拜狀氣息奄奄有淚
而無聲遂近聞而哀之自父歿甫及匝月竟柴毀
骨立以歿

方其

卷三三

天啓

知開齋

繆昌期卒于獄

燕毛一鷲勘奏
志禮制籍
夏嘉遇充徒姜

陝西巡撫喬應甲參孫璋劄奪

王恭厥火

時救火諸役從厥中救出淨身男子吳二問之
稱字係厥中本撮火藥人役但見颶風一道內有
火光致將滿屋燒燬同作三十餘人盡被燒
灰止存吳二一人
之跡藥樓飛去
剪火木塵封
異者庭樹盡拔而無焚
之抗庫中軍器如故

干酋快賞

虜酋干兒罵回伊
賞四百二十餘兩
京師祈雨
春夏以來
九旱雨澤未澍

兵部尚書王永光備陳修省之實

疏曰臣觀古今災異洵臻未有如近日都城之變
雷轟電掣屋覆牆傾死者屍橫枕藉傷者呻吟載
道流離殘破之景不忍見聞諸臣謂王恭厥不過
火藥延燒已耳何能使坤維震撼數十里作霹靂
之聲此非徒藥之力也目前稽查失火則甚非上
天垂戒之意與
聖明修省之深慮矣今我皇

方其

卷三三

天啓

知開齋

上減膳撤樂
臣素服角帶謂遂足以當修省乎
臣請就諸臣言之問之植黨背公招權納賄者已
伊其辜矣今果能大法小廉靖共爾位否問之懷
忿逞臆斷送封疆者已伏其辜矣今果能協力和
衷共抒敵愾否問之蠹國剝民騙官盜餉者已伏
其辜矣今果能各滌肺腸清白自砥否諸臣位置
不同職業各異而撮其修省之要端不越此
上固天之子也
是為景星慶雲片念回便
是和風甘雨

寧有缺事而亦有

董以士師申以牛

追贖即以逼命甚至秋后與不時並律囊首與絞

斬同斃痛快之事每足于和請自今以往輕重罪

囚悉付法曹罪疑惟輕者或開其謫除減免之一

線罰當其咎者仍念其子孫父母之無辜至于軍

儲告置土木繁興豈不知生財為亟而急土木不

如急軍儲議接括又不如議節省今既接無可接

括無可括而瑣屑凌雜冬臣以入告竊恐焚林竭

澤之后能無魚鱉鳥散之憂請自 皇極告成暫

停工作悉以海內之物力并于軍前之輓輸寢其

屑瑟之誅求益見 聖心之敦大 大傳宜 詔

旨或以誤而成訛不如以稟擬還歸之政府甄別

品流或以疑而或溷不如以邪正盡付之公評此

皆舉朝所欲言而臣不忍不言者臣奉 先帝憑

几之命受 皇上特達之知臣若不言不惟負

皇上抑且負 瀝血陳之

蘭州地震

卷三五

天啓

知縣齋

遼東巡撫袁崇煥奏

禮科彭汝楠請省刑

原任大學士丁紹軾卒

朝天宮火 此係 勅建殿宇千官習禮之處

削葉大受職

夷漢人來歸督師王之臣譯審真確下令安插之

實州巡撫王斌請 勅督臣撫鎮黔陽蚤結西南全

局其便有十

六月雨降

芳基

卷三五

天啓

知縣齋

京師地震天津三衛亦震宣友同日震創壓死傷更

辰時皇子薨

發帑銀一萬兩賑王恭廠一帶居民

督師王之臣歷陳遼事壞于不和之故

遼東巡撫袁崇煥以賊情緩題贊畫孫元化回部

兵部尚書王永光疏

皇上祖述堯舜

加怒者也乃一怒 萬家傾覆矣 再怒 必鍾愛而不忍

前融為虐朝天 之烈燭天以四方輻輳之

地半屬丘墟以 之理盡歸煨燼即行路

為之憫惜况臣子能不痛心 皇上亦既耳聞目

擊傳示諸臣共圖消彌實政乃諸臣條上封事自

停刑罷稅之后卒未能恩免何項寬恤何人夫委

之不知尚有悔悟之日知而不改何時是蘇息之

期

周順昌卒于獄

周宗建卒于獄

伯王婚禮

閏六月黃尊素卒于獄

遼徽州富民吳養春來京究問追贓

先是吳養春與弟養澤爭家財

家人吳榮逃匿京師首告東廠言養春霸佔黃田

獲利何止數十萬魏忠賢奏聞故有 旨逮問追

贓以助大工

浙撫潘汝慎疏請

黔督朱燆元回籍守

議加備沅巡撫閔夢得

督從中調度控制五

李應昇卒于獄

御史袁鯨劾吏部尚書王紹徽閑住陝西巡撫喬應

甲候勘

下周起元鎮撫獄

御史李燦然論列諸臣

奴酋侵并西房部落

總督倉場薛貞疏太監魏忠賢救滅草場雷火

御史王業浩枚卜疏

一曰求真品一曰收人望一曰重老成一曰化

隅一曰嚴疑似

七月王之臣袁崇煥會議總兵滿桂掛征虜將軍印

鎮守山海駐扎關門兼管四路

冊封遂寧長公主

八月雲南巡撫閔洪學奏報獻賊夷人中途被殺據

實參料

兵科參看得安

置勦滅無期庶幾

用計巧行羈縻之法今酋

中自縛獻其元兇甲當事之苦心也安効良
縛安應龍來獻在在在獎賞其長而厚結之堅
其內附以俟異日之再獻何曲清道王鎮以爭蘇
應龍之故謀殺安効良縛獻之使何與先保邦正
于曲靖城外致安効良藉口殺他獻功之人復肆
猖獗爭功起釁莫此為甚如王鎮者急當從重處
議以為邊臣之炯戒

方震孺擬絞劉鐸李端一併遣戍震孺後釋

侯恂杜三策徐應秋削奪

芳莫卷三五天格六知附齊

奴酋東侵毛文龍奮勇截殺敗之于大石門嶺七道

河擒夷人四十二名報捷解俘

東省蝗

賜川湖總督閔夢得尙方劔

福建地震

九月主科王夢尹以東江有當整頓之成局奴酋有

可招來之部落

一名器之當重也一南兵之當

裁也一餉運之當部落之當招也

平遠總兵毛文龍

報

所仕須彌島去奴寨二

千餘里遠不相救着聯自已審處奏報以圖結

局皆出自聖裁而部議又謂海外一旅所不憚

悉索以供之者專為牽制一着今奴西向有如風

馬牛職于奴非不知者亦非但知之者職于上年

十月內即發塘報言奴于燈節前後必大舉入犯

謂右屯等處更宜加嚴防守即經臣高第曾云得

職塘報而預令道鎮預為料理是職之先知已

芳莫卷三五天格六知附齊

寧遠職守計矣及至今年正月十五日即雲從

發兵本月二十日職即督官兵至沿江一帶督發

深入攻威寧營進襲海州等處皆有擒斬奴聞掣

回是職不但知之亦盡力牽制之矣特苦糧餉不

足不能與賊久持器具不備即尅復城堡不能站

住保守廟堂議論以東江為牽制之虛局不以

為進剿之實事錢糧半飽軍需若有若無奴

不西去不言矣一過河便言職不牽制

豈不念全遼不復危奴賊不滅終為國

忠如伊下下而眾讓紛紛更不以職

言為是急加糧糧時勦復致有今日及至

今日便議移鎮此何見也夫逆奴進犯止有二路

從鎮靜堡進守便可當鎮靜之鋒遼瀋來從

三岔河過駐三岔便可截狂奴之渡必如是而寧

遠可以安堵山海可以無虞先結此小局另議復

遼平奴之大局

黃承只削奪

編修姜日廣工科王夢尹冊耗朝鮮

三五 天啓 元 知府齋

遵旨便道詳閱海上情形覆疏曰毛文龍以平

百人入鎮江據鐵山招降蕩撫歸義之民至十餘

萬衆即不謂沈奴背之口血亦可謂收遼左之孑

遺不念于遼陽一隅越海而南廣寧一潰望風而

遁者哉本年八月初十日奴兒哈赤痘發背成

皇極殿告成禮部請擇吉臨御

諭停刑

旅順兵變

按旅順前官守旅順前官守旅俗被害人民州官毛旅俗被害人民州官毛

遷 山東參政分守東山東參政分守東衛計擒賊首鄭江等東

作以寧

內官監疏頌魏忠賢內官監疏頌魏忠賢殿工殿工御史梁夢環上疏頌魏忠賢并參何士晉諸臣有

旨削奪

戶部主事徐天鳳奏臣親見難甚烈

奉旨徐朝綱以身殉難徐朝綱以身殉難忠節可嘉恤

典直優

三五 天啓 元 知府齋

用賓彭汝楨用賓彭汝楨王慕浩沈應時周汝璜

十一月陞陳九疇太常寺卿

旨繼良

十一月陞陳九疇太常寺卿

削奪張鵬雲韓干宜郭尚賓詞臣唐大章劉弘訓劉

鍾英

御史梁夢環疏參御史梁克順削奪御史梁夢環疏參御史梁克順削奪同官操戈時

十八日卯時南京地

十二月禮部奏定

國日期

兵科李爾生上言兵科李爾生上言

奉旨駁事勅
成局皆因事權相制是見
互異這本裁撫
兼撫便稱制而專責成

關中賊首楊六等就

聖駕輔忠其部尚書仍官左侍郎事郭肇陞添設左

侍郎呂純如改右侍郎兼領華陞兵部添設右侍郎

加總督閩鳴泰其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遼餉

黃運泰戶部尚書楊邦彥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陳

叢胤大理少卿陳九疇刑部尚書吳淳夫右副都御

太僕事馮三元右副都御史田吉太常少卿仍

督仍督司事從總漕蘇茂和疏也

事許顯純右都督加太子太保舊應元右都

張鶴鳴仍以太子太傅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

御史總督貴州四川湖廣雲南廣西軍務

遼東巡撫袁崇煥陳屯遼地

奪真意時俱坐以門戶故也

地庭訓應天府丞

行補精熟主事

南京太監劄魏忠

崇勳

奉旨覽奏熊廷弼

益帑金不下百萬着該撫

毛士龍着法司提問追

按嚴提家屬追

房可壯贊向學行

御史徹底清查追贓具

立案成孫慎行為劉志選所參也

自王三司恢復議

一據廣西人短河東一定軍營以

兵以亟修築一分兵民以安地

馬一合水陸以張捷伐

用西勇以蹙東夷

政道臣以清

蹙東夷

蹙東夷

蹙東夷

蹙東夷

蹙東夷

蹙東夷



丁卯天啟七年

五月祠魏忠賢於國子監

監生陸萬齡請以忠賢配孔子忠賢父配啟聖公
其疏曰孔子作春秋厥臣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
厥臣誅東林黨人持疏詣司業林鈺鈺援筆塗抹
即夕掛冠櫛星門去司業朱之俊為奏請從之鈺
坐削籍

八月帝崩

帝大漸召閣部科道諸臣於乾清宮諭以魏忠賢

王體乾皆恪謹忠貞可計大事黃立極等奏曰陛下
下任賢勿貳諸臣敢不仰體及崩遺詔以弟信王
嗣位廷臣入臨內使十餘人傳呼崔尚書甚急呈
秀入與忠賢密謀久之語秘不得聞或云忠賢有
逆謀呈秀以時未可止之也

今聖上即位由檢初信王

十一月魏忠賢崔呈秀及客氏等伏誅

帝素稔忠賢惡即位後深自儆備廷臣交章劾忠
賢忠賢大懼以重寶啗信邸太監徐應元求解帝

斥應元安置忠賢於鳳陽既行遣使逮之竝逮呈

秀及工部尚書吳淳夫兵部尚書田吉太常卿倪
文煥副都御史李夔龍忠賢呈秀自縊死詔戮其
屍客氏及魏良卿侯國興客光先等竝伏誅籍其
家田爾耕許貽純等以次伏法

十二月以錢龍錫李禔來宗道楊景辰黃道登劉鴻
訓竝為東閣大學士

帝以施鳳來輩皆忠賢所用詔廷推閣臣倣古枚
卜貯名金甌焚香肅拜探之得龍錫禔宗道景純
輔臣以天下多故請益一二人復得龍錫登鴻訓
命入閣

帝閱奏便殿

帝御便殿閱奏意聞香煙心動詰近侍何來對以
宮中舊方帝叱令毀之勿復進因太息曰皇考皇
先皆為此誤也

昭代芳華三十五卷終